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四八冊目次

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首一卷（二）（清）傅澤洪撰 清雍正三年刻本 〇〇一

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首一卷（二）

（清）傅澤洪撰

清雍正三年刻本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河務兼防河道驛鹽屯田事務兼理刑按察使司副使加二級傅澤洪錄

河水

黃河源遠流疾其勢屈曲而多沙大汛一至輒高數十尺是以有潰溢之患至於潰溢則其流散漫水緩沙停下流或淤上流日益奔潰矣淮水不及黃河之遠發自河南之桐柏山納七十二山溪之流又會洪澤阜陵諸湖而出於清河縣之東每伏秋水漲其高亦數十尺此黃與淮古並稱爲二瀆也自宋熙寧間黃河南徙會於淮於是淮黃合流入海者迄今六百

餘年前代治河之法雖隨時變通然其大要在固守其隄防弗使暴漲之水得而乘之設有衝決則亟塞其口弗使泛漫如是而已當治安之時人情懈弛修守弗謹一遇暴水横決隨之及其既決水分勢緩正流漸堙人不之察以爲故道不可復而欲謀其新故往年高堰唐埂不修淮水東潰清口流澀黃水因而蹋之清口遂淤人不以咎淮之東而謂清口不可疏也黃水倒入清口加以兩岸潰決以致海口泥沙壅塞人不以咎黃流之失其軌而謂海口不可通也且創爲攔黃壩以障之河工之潰壞至斯而極惟我
皇上睿智如神指授方略盡毀攔黃壩大闢清口迤開張福口張家莊諸引河堅築唐埂六壩自是淮水悉出而會黃淮黃相合其力自猛流迅沙滌海口深通兩河皆循故道淮揚諸州邑數十年在波濤中者一旦復爲耕稼之區下流既暢上流亦不至潰溢即宿桃徐邳以西至中州所屬凡濵河之民俱可無胥溺之慮矣後之防河者藉此成規時時修補弗致隳壞即千萬年長治之道也臣鵬翮愚蒙仰承
聖訓幸覩成功不勝欣慶謹將歷年修防事宜分段詳列於後俾天下咸知
皇上平成之偉績云以下俱張文端治河書

河南黃河南岸自陝西潼關督裴云潼關衛在西安府華陰縣東北四十里南有潼谷潼水出此東北

有黃巷坂在黃河南岸黃坂東之下望潼關城北有黃河自華陰縣流入與山西蒲州接界東入河南閿鄉縣界南有崤山北一里水中有石嘉水文鎮河水是其石不沒即冀以為鎮石而有清河源出潼谷入河　永樂康熙十九年潼水溢靈潼城西入城中而岸居民前徙安二千三百餘人遷避官民房舍百餘間已而水縮河復岸東北故道遂成平陸東南有潼關故城古桃林塞即此四面谷東西各開在洪弘農縣即今靈寶縣西南十一里漢武帝徙新安之關即今新安縣東一里故關是也隋大業元年移於南北徙河為路即今關也其地山勢高峭實險洪水溢壁崤函而西至潼津數百里間盤紆峻極實為天險河之北岸為風陵渡又北至蒲關六十里河山之險迤邐相屬入閿鄉縣境經靈寶陝州澠池新安孟津鞏縣督裴云閿鄉縣在河南府陝州西南一百二十里西南有陡山西風黃河自陝西華陰界流入與山西芮城縣分界東入靈寶縣界西有玉澗水合鳩水郎水東有盤澗水西南有閿鄉驛宏農澗水引流名為閿鄉縣故城在故湖縣衛名東有湖城廢城有秦湖關口有潼關驛今屬縣界又有曹公壘有古城　靈寶縣在陝州西少南六十里本宏農縣南有涓水出焉北流名為稠澗入河西南有石堤山柏谷水出焉入河又有石城山好水出焉入河北為黃河自閿鄉縣流入東入陝州界又有門水自盧氏縣流入亦名弘農澗東有稠桑河南有好陽澗引水入城又有曹操等五十餘渠歷代相繼修治引山水溉田　陝州在河南府西三百里東北有砥柱山在黃河中去州四十里為黃河自華陰東至於底柱西北有黃河自靈寶縣流入東入澠池縣界又有公主河在三門山之應關元中鑿此通漕以避三門之險約百丈許復入於河西有七里澗自南山流

西南有澗水東有澗水自永寧流入此入於河又有利人渠二瀆濟東一皆引
水入城以供汲今湮塞城北有黃河中有鐵牛渡南岸北岸傳為禹以鎮河
患　澠池縣在河南府西一百六十里東北有澠池山澗水出焉西有馬頭
山穀水出焉南流入新安界北有黃河自陝州流入與山西垣曲縣分界東入
新安縣界河水自底柱而下至五戶灘其間一百二十里皆石壁出發建瀨雞
合一十九灘水迅湍三峽陡岩舟楫自古所患後世嘗穿黃河上自三門集津下
迄錦魚皆奔流迅駛舟筏傾覆南有天
池積潦無源有平泉涌出平地民資灌溉西有穀水澠池縣故城　新安縣在河
南府西七十里東南有缺門諸山穀澗水出焉澗水入穀南有青要山畛水出
焉注洛西南有鵓鴿山東谷水出焉一名赤谷水入穀西北有孤山土地河出焉
又有闕山同水出焉東北有北邙山西北有石山有沙渠馬陵川出焉北
有黃河自澠池縣流入東入孟津縣界又有長泉水即豐鄉水入河南有黑水
自澠池縣流入入穀南有穀水自澠池縣流入東入宜陽西北有龍潭河入穀
泉有孝水發源澠池界入穀自南入横洛水出新安縣西北入河皆關塞也　孟津縣在河
南府東北四十五里東有龍門山南有平山北有黃河自新安縣入又東入鞏
縣界明嘉靖十九年水破縣治徙縣治東南於平樂河勢漸北徙決之患嘗自縣
治西有馬家灣又有高崖以防河決又有馬渚北有三渡西有鐵謝河又有
唐清水自新安縣流入入河西有灌水出穀城山西一里平地發源入洛縣界南
老源出穀城山自萬嶺東北起與九里谷合流入縣東北有永安堤唐時築石堤
當河陽岸長五丈闊如之延長六七十里今在孟津縣上有二三里在北
岸者盡決　鞏縣在河南府東北一百二十里南有嵩山山形高峻下臨五
伯河又有鍛石山下有五泉北有員山臨河東北有神尾山宋鄧水源首子洞

溪引汴入汴此有黃河自孟津縣流入與溫縣接界又東合洛水入汜水縣
界為黃河自孟津東過洛汭又有鄩溪在縣東河中西北有洛水自偃師縣流
入東至汜水縣界始入河西有鄩水接偃師縣界西南有曹水源出偃師縣界
東北入洛又有伊河水源出嵩山東南石山五泉之水入洛又有洛水東
北外有雷河僕入洛東南有石子河即古湛水也一曰石
仙河發南石泉又北入洛　以上七州縣俱屬河南府

汜水河陰至滎澤縣而始有堤工　晉薛氏云汜水縣在鄭州西一百四十里東南有方山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即此也有馬鞍山果渠家
泉環翠峪峪下有柏池泉有玉仙山山上有玉仙元君祠祠前有二泉一為小
黃池為小黑河源一為黃龍池即汜水源伏出為伏再見於神堂祠下之柏池
又長罷水亦出焉西有大伾山亦名大岯山山之東麓於成皋山為汜水入河
處北有廣武山其山西河表六十里西盡於玉河北大伾相對西南有浮戲山
在城南河外東北有孤柏嶺一峰北出峨枕河流宋祥符中護於南岸山城開
汴口以約水勢又有分水嶺在五雲山峯之間故為枕於河上為
竹渠河此為黃河自鞏縣流入洛水入焉又東入河陰縣界北有洛水舊自鞏
縣入河今則遊成皋東至滿家溝入河北有濟河自溫縣流入又向下里合於
河山海經曰大河至成皋與濟水合按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鬥流瀉不混清
濁分行者數里乃溢為滎又有汜河有二源俱出方山合流水至縣治為鷄
鳴川又受柳泉水東出玉門合洛東入於河南有崵關川又有竹川池獨曹渡
泉有馮王溝又有金家溝在臥龍山北滌附官城後廣會為一今患之東北有板
渚南屬鵓鴿山以臨汜水隋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　河陰縣在鄭
州西北五十里東北有廣武山西自汜水東盡滎澤外捍大河內包原壤汴水

從廣武澗中東南流今澗北有武山即廣武支麓地為滎陽瀆汴相傳為周武王
濟河處宋元豐中范子淵議導洛通汴屢請於武濟山麓作堤置埽是也北為
黃河自滎陽流入東入滎澤界有櫓兒源河名廣武埽對岸分滅埽下濁水也
宋大觀中詔從紀臣開寫和初又浚治焉西南有濟澗源出漫泉一名庭河
至滎澤縣達於河南有索河自滎陽流入與京水合又東入滎澤界西有石
門渠滎瀆受河之處即為黃瀆滎水之道汴口榮口亦菜邓之溯皆楚之戰壘
單于即此水也後漢靈帝時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浚儀渠口水門廣
十餘丈西去河三里水盛則通注河水耗則輟流然黃初中河濟泛溢鄧艾鑿
開石門以通之晉武帝時復故偽水為滎瀆太守建沉米羅是寬泉無水患
東北有清水即濟水舊流也今堙東有河陰舊城　滎澤縣在鄭州北少西四
十里西北有敖山殷仲丁自亳徙囂即此明成化十五年知縣曹銘以水患徙
築今縣北為黃河自河陰縣流入又東入原武縣界志曰滎澤地勢下水所鍾
也新志黃河舊在縣北十里近漸南徙逼近縣城弘治間樂言決河滿
界之勢未可遏回今自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頓猶有滑濁
之處若疏之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時多從其策東北有滾蕃渠西通河洛
南達江淮隋通濟渠也曾開此以避于江鄉今涸南有賈魯河亦曰祥河南有
惠濟河自河陰流入達於大河治南有滎澤河為賈魯河合入於河溢為滎又曰
滎澤陂者其衝及敖人莊於滎澤則在河北非此澤也在傳楚潘黨逐晉魏錡
及滎澤亦此處有滎陽澤故城為河水所圮西
南有滎陽故城　以上三縣俱屬開封府

自此而鄭州原武陽武中牟祥符陳留蘭陽儀封　晉書云鄭州在開封府西少南一百四十里北為黃河東有鄭水出梅山

東北入賈魯河明天啟中知州劉光祚疏之起州北至州東接中牟境可通舟
楫其州西北白沙西上河身特高嘗有大患光祚又濬之今民守渠皆獲灌田
數千頃向賈魯流民以為便西有須水明正德時鑿之以抒河患今湮東南有
七里河其源有三一出泰山一出梅山一出站馬屯會流於此入賈魯河東有
鄭河出鄭西廟前每日三潮因名下合賈魯河東有龍池河是李衛公廟後湖
周三里許居民依水種蓮東南有僕射陂源出曹家潭周十八里堤趙孝文帝
賜僕射李沖故名今名城湖東有圃田澤與中牟接界　原武縣在開封府西
北一百二十里南有黃河本在縣北自滎澤縣流入東入陽武縣界明正統十
三年河決滎澤始改而南弘治初河又決分為三衝原武十四年知縣尉宗榮
築護城堤十四里城中乃無水患嘉靖以來河屢決屢塞議者主移堤以避水
衝數正南逼近十五里許知縣治生寶何宜從秋冬水退漸移縣埽並始為
定策南有古滎水與古陰溝水今皆混入黃河西北有沁河自武陟縣東入黃
河南有賈魯河遲秋水泛漲與沁河皆為民田患　陽武縣在開封府西北九
十里東有鄭沙岡西有黑洋山河決後皆淪於河南為黃河自原武縣流入東
入封丘縣界舊治本在城北決溢不時遂徙而南自五代周至明永河決不可
勝計西北有濟水今自溫縣東入大河不至縣境東南有白溝亦名清水亦名
白河流至封丘境內曰翟溝西有沁水自武陟縣流入後蔡堤歲入黃河其故
渠皆為桑田　本朝順治十一二年築蔡家樓新堤長五百七十二丈督堤長
六百零二丈又潭口寺北月堤長六百三十丈督堤長五百丈　中牟縣在開
封府西七十里北有牟山南有馬陵岡長五十餘里即故河堤北為黃河自原
武縣流入東北入祥符縣界北有汴水亦自原武流入東入祥符即官渡渠也
亦名鴻溝亦名官渡水明正統七年滎澤縣知縣李全芳以淪沒民田奏請開

塞改流入黃河遂涸為平地南有圯水東流入官渡水今涸東南有刁馬河今湮西有鄭水源出鄭州至東牟流田千餘頃下入於汴北有金水河自鄭州流
入東入祥符界下流與黃河相通歷焼諸水所歸每遇霖潦則淹沒民田萬曆中屢加疏導又有從沿小清河即鄭民所渰清人在密者源出新鄭至三縣西東
北流入大八溝北有鄭源河係黃河支流自滎澤流入東南入尉氏縣界西有圃田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高者可耕窪者成藻
澤為澤者八為陂者二十四中牟志載大清八澤三十六陂按明孫守已嘗天子傳以為自鄭州北抵中牟西東達尉氏西接新鄭周圍三百餘里蓋謂之
圃田縣城日有海子河上有渰子嶋向以為有河俱出水門注城濠入小清河東有唐中牟舊城　祥符縣即開封府治西北有龍牟岡河決後今為下路
東北有赤岡西有雞城周闊萬曆中河決於此東北有護堤周明萬曆中河決於此漸成護西北有黑岡明崇禎中河決於此為黃河自中牟縣流入
東入陳留縣界南有汴河自中牟縣流入又東入陳留縣界即賈魯渠分流也水經汳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鄭以陰溝為官渠之自王賁灌大梁水出縣南
而東經其北汳水又東經倉垣城南又東至陳留縣大棗初開汳渠之疏本云出河為有巨澤水西自中牟縣流入而首之大梁城西南繁多引汴水
即賈宗興也元至元二十七年汴始決於北河初設以大名北京滅汴不果今一望平壟無復堤渠故峙矣宋都汴時引黃河水灌舟城中濟汴互通南明
李濟沒後深溝渠為為卑大變為平原土中往往得其遺跡北有梁水西有襄泉臥見衛宏風詩東南有蔡河自中牟縣流入東南入通許縣界水經注黃
溝渠自中牟東流至浚儀縣分為二水南出曰沙水東注曰汴水沙即蔡河也元至元二十七年河決祥符義唐灣蔡水上堤淹沒明洪武八年大河南決故

道入淮蔡河之下流亦湮然北有五丈河九域志曰即為貫之號溝陳留曹滑有廣五丈因謂之五丈河五年疏汴水北入五丈河東經定陶北入於
濟以通齊魯舟楫皆通宋時河塞又引京索二水入之金元以後湮入黃河而有金水河其上源即滎陽縣之京水酒入五丈河者今湮城東有白溝河無
山源以濟蔡為護城西有金溝流周九里餘引蔡水注之名教船池又曰講武池今淤西北有沙海隋文帝疏舊渠引汴水注之以習舟師今廢南有逢澤
西南有蓬池陂俗名西北有灌溝流經歡大梁城北有一名汴堤西通滎水南接淮泗今遺跡僅存西北有貫家隄自黃黑以下皆河津要
害唯賀家口為要害　陳留縣在開封府東少南五十里北有黃河自祥符流入東入蘭陽縣界又有汴河自祥符流入縣界東入杞縣又有睢河自祥符
縣流入南入通許即沙河也今涸北有睢水沙水分流東入杞縣界通濟渠舊跡西北有魯溝水泰沙水支流今涸東北有巴河一名汳水黃河支流
自封丘縣流入又東入蘭陽界今涸縣北有秦隆河故城東北有狼小黃故城　蘭陽縣在開封府東少北九十里北有黃河自陳留縣流入又東入儀封縣
界北有賈魯河又有馬蹄河一名清河皆故河所經也南有巴河自陳留縣流入東入儀封縣界亦名汴河北有古濟水今入於河西北有城故渡一名蘭陽
口又有銅瓦廂集明設管河主簿今廢其北有舊長堤長四十五里　儀封縣在開封府東少北一百十里東北有黃陵岡與山東曹縣接界北有古陵鎮又北
有黃河自蘭陽縣流入東經考城入曹縣界縣有七河口北曰黃河在東北五里曰南曹黃河在西南三里曰賈魯河在黃陵岡南二里曰歷水河在北八
里曰圈頭河在北五里曰巴河曰新河與黃河南動批以分殺水勢今皆黃河
轉徙所經忽南忽北穿堤堤遶今惟有賈魯河巴河故道湮塞宋二河

堤如故北有黃陵河周六十餘里蓋大河所溢也今涸為田又有古濟水蓋南濟也有滎澤陽故城東北有小宋城元堤北有方家莊小堤河南岸有舊築堤
北岸有舊遙堤黃陵岡相近有三家莊堤　以上州縣俱屬開封府

考城商丘虞城 舊志云考城縣在歸德府治西北九十里北有

黃河自儀封縣流入經曹縣界自古為衝決之所堤防最切北有賈魯河又有沁河自儀封流入一名巴河有沙河與故城河旱涸水溢亦為民害南
有汴河自杞縣流入東入商丘界北有黃水自杞縣流入北流入定陶界西南有大蕃陂黃水注為即蕃陂也北有護城堤近為小堤遠為大堤今小堤頹北
過半西南有長堤起儀封府南丘上下七十里然去河甚遠恐防北堤正塞轉為民害　商丘縣即歸德府治西南有商丘北有黃河自考城縣流入又北
入虞城縣界自元至大後河決而南歸德當在河北至順以後河決而北歸德仍在河南逐明正統以後河又決而南歸德又在河北正德以後仍在河南
其新集口丁家道口皆河衝要嘉靖三十七年新集河淤河流北是一變按大河舊道乃元賈魯所浚勢甚建瓴上下順利後河南水患頻急另開一道
出小河口意欲分殺水勢而河不兩行大河日衰改流自新集至小浮橋非凡二百五十餘里河流北徙出碭山縣治之旨趙單縣東南之段家口新為六股
俱由運河至徐州洪入又析為五小股名曰小浮橋合流大河分十一流而勢緩矣勢緩則沙淤多沙澀致淤然則潰溢之患由此其詳見會典
河渡主黃貴決淤是淤北有沱水自考城縣流入東入虞城縣界北有古汴水自寧陵縣流入東入虞城縣界宋時東南之漕由汴達故地理為詳南道
後日復淤塞明嘉靖中縣遭衝決又淤如以河決衝決移於谷闕置洪水斯續餘不可問矣南有古睢水自寧陵縣流入東入夏邑縣界今湮其曰故水者即睢

水也南有蘄水又有渙水一名澮水今皆湮東北有孟諸澤接虞城縣界為貴漕河渠故孟渚東北有滎澤北有漆溝東有新溝明萬曆時開以洩水東有清
冷池東南有武津關西北有張屯口其地與城中龍與塔平元人劉稿建決此口河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睢水遶城反以水為固北有丁家道口接
虞城縣界當黃河津要東有白沙渠名梁渠宋張方平知應天府治此二渠民無水患舊城外三里有兩堤今廢　虞城縣在歸德府東北七十里北有黃河自
商丘流入東入江南徐州碭山縣界又有巴河黃河支流也又有小瀝河繞城入黃河按虞城上接考城下接碭山郡比數縣土皆卑下每經河溢至相傾注
河決考碭則土聚虞城河潰虞城則土聚考碭故舊道盡淤歷年水患無已欲設支河則易於宣洩然防則無山陵可倚若於寧界高口西岸淩水南行則
縣境之流自殺又自楊房口起築堤分水使下流有歸然後河不為患北有汴河自商丘流入東入碭山縣界亦名獲水北有雪水自商丘流入東入山東單
縣界西有孟諸澤與商丘接界今俗呼為湄臺蓋澤中有臺也西有丁家道口北有蔣家口皆黃河要地西南有北堤南有中堤堤北有韓家莊堤　以上

三縣俱屬歸德府 **至江南徐州之碭山縣界北岸自山西垣曲縣**

舊志云垣曲縣在山西平陽府絳州東南二百十里東北有王屋山黃河南濟源縣及陽城縣界西北有黃河自平陸縣流入東入河南濟源縣界 **入濟**

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舊志云濟源縣在河南懷慶府西七十里東北有太行山南有黃河自垣曲縣

流入與洛陽分界又東入孟縣界北有濟瀆東南流入孟縣為濟瀆沇水東流為濟西南有溴水東經孟縣入河新志溴水一出魏陵山一出五指山一出系

嶺山至三河口合流與湨水合東南入孟縣界入河北有漶水源出瑤山入湨西南有湨流水濟水入湨東南有天漿水同水俱入孟縣界西南有溢水注河西有甚水入沁北有沁水自陽城縣流入東入河內界梁有千金渠讀水合流也有上下二堰東北有馬頰溝西北有望仙溪西有東陽渭西陽渭西有七谷溪東有玉泉　孟縣在懷慶府南少西五十五里南有黃河自濟源縣流入與溫縣接界河南二里又東入溫縣界南有孟津一名富平津一名陶渚西南有冶坂津北有湨水即洛水自濟源縣流入入河北有漠水自濟源縣流入南合洸水入河西有冶河即濟溪也大服溪也北有鍾渉河沁水分流也縣人引以溉田南有萬頼澤在黃河側舟所泊也西有河陽故南有河陽故城即古孔中城也金大定中州治以河患圖新故城北十五里爲新城徙治焉曰上孟州故城曰下孟州東魏又築南城在今孟津縣界及中潬城在今縣西南是爲三城　溫縣在懷慶府東南五十里南有黃河自孟縣流入與鞏縣接流又東入武陟縣界舊縣城二十里今邑近城隍西有濟水自孟縣流入南入河當土築時用濟裕渠以淺塹渠勢改不與當同今則故道盡沒河中北有廣濟渠沁水分流也自河內縣流入東南入河又有溫渠引沁水分流隋刺史盧賁於河內引沁爲利人河又派流入溫縣故名溫渠舊府志有豐稔河分廣濟河水東流入溫西北北有濟水溝豐稔河東有平皋陂多菱荇蒲葦陂南即黃河西南有李陂今湮西有小金堤隋濟溪二水塹南界名流河堤成化間增築長二十里　武陟縣在懷慶府東一百里南有清風嶺□河黃河自溫縣流入與河陰縣接界東入原武縣界東有沁水自河內縣流入至南賈村入河其支流入縣北東引灌田二千餘頃入修武縣界西南有廣濟河沁水分流也今湮西北有小丹河即丹水分流之支明漢也今堪縣溝渠又有上秦河即丹水

分流之秦渠也自河內縣流入東入修武之三橋陂入衛東北有蓮花池在沁河東岸地名木欒店古黃河故道明萬曆中沁河決此決入衛　以上四縣俱屬懷慶府亦至滎澤縣而始有隄工自此而原武陽武封丘晉嶺云封丘縣在開封府北六十里北有黑山東北有瀦子陂與黑山皆湮其水南有黃河本在縣西北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灌封丘而東縣遂居河北自陽武縣流入東經陳留入蘭陽縣界舊明之世凡五決銅瓦廂口一決陳橋集屬決居寔　本朝順治七年九年兩決至十二年始塞舊黃河自陽武入封丘出荊隆口東經長垣東明兩縣境從此經曹濮直達大清河東入於海故之出於濟合濟河以入海其道最爲陸易從來河行之道宜東不宜北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也西北有沁河一名丹河自武陟陽武流入經于家店北達縣衛穿縣股河東注每遇漲則能爲害自懷慶增堤遏之水始合丹路南於縣南爲武境入卽白溝也南接黃河支流今湮北有璐渠首受沛東北流至縣西入開州界河決後亦湮西南有黃池東西廣三里南有金龍口即荊隆口舊城北遺律而下最爲險要今離河稍遠然地勢窪下夏秋水發一堤之外皆爲巨浸揚府最多此恐憂也西南有中欒城之時運道中梗受江淮之交流運使淤行以舟載運京師後改海運而中欒廢其西南爲大王廟口康熙元年河決於此決口有積水渥汪洋數十頃深十餘丈有河道標兵防禦今縣治未割北故城今時以河淹沒遷治新城元初新城又爲河壞仍遷於此縣城外有護城隄河決沙淤僅存舊跡南有長堤高可三丈起荊隆口迤邐東南直抵徐州西南有小長堤在長堤南東起祥符陳橋西迄荊隆三十里高厚倍於故堤西有黃家堤隋與黑洋山永萬曆三十年決口數十丈至今未塞每遇霖雨城西北皆爲巨浸

祥符陳留蘭陽儀封以至山東曹縣界凡係開封府者南岸屬南河同知管轄北岸屬北河同知管轄係歸德府者南岸屬歸德府管河通判管轄北岸係山東曹單二縣界屬兗州府黃河同知管轄又沁河一道屬懷慶府管河通判管轄

洛河源出陝西雒南縣冢嶺山流入河南境至盧氏縣熊耳山始大歷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五縣於鞏北十里循邙山尾南入黃河晉蔡云前漢書地理志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山海經讙舉之山洛水出焉一統志洛南縣屬西安府本漢上洛周魏以大德王邑改爲雒魏後改爲洛上洛縣即今商州治

澗河源出澠池縣東北白石山由新安至洛陽縣西七里橋東流轉東入洛河晉蔡云地理志弘農新安縣下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洛澠池縣下云穀水出

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洛水經注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白石之山惠水出於其陽東南注於洛澗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澗按新安無洛漢志云澗入洛者其誤也其實澗東合穀至河南入洛今通志澗水之源有二一出澠池縣白石山一出盧氏縣香爐山俱流至澠陽界會於洛一統志云在盧氏縣源出鐵嶺流入城中析爲泉渠東南流入洛者爲東澗水别出池爲西澗水矣周書所謂澗水東澗水西即此二水又地理志澗水出今城新今縣西北蓋於此則是一澗也

瀍河源出孟津縣穀城山自高廟溝起與九眼泉合入洛陽縣界由邙山西北注向東南至縣後轉折而東行至北窑始逶迤而南入洛河晉蔡云地理志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東南入洛穀城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劉璠明曰古瀍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瀍水東澗水西蔡以爲下都洛邑之文甚明也自周寧王遷穀水後東出於王城之北則其勢必入於瀍水而合流經王城之東以南注於洛於二水徙來經洛陽城也迨東漢建都於此引河南縣東十五里之千金堨引水繞都城而北以通漕而瀍水始與穀水俱東注矣古時瀍不合瀔亦不遶洛陽縣南而東至偃師也

伊河源出盧氏縣悶頓嶺由嵩縣洛陽至偃師縣高

莊與洛河合流至鞏縣東北洛口入黃河晉蕺云地理志伊水出弘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當盧氏今嵩縣州

汜河自林園川石背村發源由孤柏嘴以下入黃河晉蕺云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北流注于河一統志汜水源出汜水縣西方山東南入鞏縣境志云源出王仙山北流經古嘴關東入黃河謂之汜水村取水決溉入之義又謂汜水出嵩高其為汜水之說以今嵩陽村店澗曰成皋關曰汜水

濟河濟水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出濟源縣為東西二源東源即瀆廟地西源俗呼龍潭自此東南流至柏香鎮分為二一於鎮之東北流至河內縣穿郡城經龍潤村入沁河一於鎮西南流經猪龍河自小營村入黃河

溴河在濟源縣發源三處一出姑嫂山一出泰嶺山

一出五指山至縣西南三河頭合為一處至孟縣海子頭村入黃河晉蕺云看河紀程言溴水出泰源春秋會於溴梁即此其源有三一出五指山城坊一出當陽西南二源俱流經修武縣治南一出晉陽城南漢或斷或續至莽山雙泉寨發源為白澗水又伏於源修武縣治西又東南流經城南與二源合水經注曰溴出原城西北原山勲掌谷俗白澗自莽山來或呼莽河

沁河源出山西沁源縣穿大行山出濟源縣經河內武陟縣入黃河自濟源縣大坡界起東至河內縣計長七十里又東與大丹河合而至武陟縣界計長七十里又東流繞武陟城北由東而南北岸計長七十里南岸計長五十五里寬一百六七十丈中皆浮沙淺深無定伏秋水發常廣泛濫晉蕺云沁水至懷慶府武陟縣與黃會合其湍激之勢較黃河益甚而武陟縣東岸之蓮花池金屹嘴最其衝射要害處也萬曆十五年沁從此決斷鄉護嘉一帶俱為漁鱉每年諸築堵禦勞費不貲且懷內為南民燕集之處翅受水下千餘衛堤為今議更石四百三十五丈預守防修限以三年告竣並堤一成永久可恃而議者異辭尚未興舉其北岸大洪村亦係緊要害剩堤埽均在司河者留意焉

大丹河源出山西澤州穿大行山至河內縣入沁河自河內縣丹谷口起至留村入沁河止計長五里晉蕺云丹水在懷慶府東北十里源出澤州高平縣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又有小丹河自修武縣西門外東流至獲嘉入衛河

廣濟河源自五龍口鑿山取沁水澆灌民田經由濟源河內溫縣至武陟縣澗溝村入黃河　按沁水即酈道元所稱朱溝水也唐崔弘禮李元淳相繼疏濬元世祖時始名廣濟有明因之萬曆間河內令袁應泰鑿山穿洞懸閘兩崖之間受水則啓障水則閉以溉民田引水由濟源河內孟溫武陟入於黃河渠閘

八尺延袤一百五十里分二十四堰袁應泰廣濟河碑記云二十四堰第一永益堰白官莊至徐堡長三里第二永利堰第三富豐堰俱併入永益堰第四天富堰由趙村長二里第五永福堰順入利人河第六廣福堰由許村官莊入豐稔河第七和豐堰由李村高村長五里第八廣豐堰由東許村歸黃河一百二十里第九大豐堰由南寻西李家橋曲溝椿園金家至小營入黃河長一百二十里沙岡有鄭府寄莊地七頃五土坎賈村至黃閘可減水入黃河長一百三十里沙岡有鄭府寄莊地七頃五十畝除本堰三分水一日第十一太平堰由武家作保家作至劉家莊長一十里第十二廣濟堰由七里橋故市馬鋪至古灑入沁河長二十五里第十三永濟堰由袁家作宋家歸城尚香鎮至蘇東家橋堰長七十里尚香西柳橋水閘減水入沁河第十四廣惠堰由南老沙岡至平王長一十里第十五新興堰由里村李家莊賈村至北魚長一十八里第十六廣晉堰由五王長二里第十七萬豐堰由分水石上里屯衛村至彭城長三十里第十八長濟堰由佳村珍珠莊南堰至段家莊入濟河歸黃河長六十六里第十九興隆堰由郭村王里李家莊至北敦長一十八里第二十興福堰由彭城尚香鎮至劉家莊長一十里第二十一安福堰由蘇王向徐溜至南張長一十五里第二十二萬億堰由西合至東周長一十里第二十三大濟堰由北合至杜家莊長八里第二十四永通堰由保封崔家莊至馮郭入黃河長四十里

黃河南岸　滎澤縣臨河堤上自本縣境內起下至鄭州交界止計長一十二里　第一段自老護城堤

起至小格堤止長三百八十丈康熙三十六年修築
坐落舊城北　第二段自護城隄起至沈家莊堤頭
止長二百六十八丈康熙二十四年修築坐落舊城
東　第三段自沈家莊起至鄭州堤界止長一千三
百九十九丈康熙二十二年創築坐落魏家莊前
鄭州臨河堤上自滎澤縣交界起下至中牟縣交界
止計長四十五里　第一段自滎澤縣堤界起至藍
家屯東止長一千七百九十五丈康熙二十二年創
築坐落永興鎮前　第二段自范四家埠口起至藍
家屯新堤止長一千六百七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
創築坐落藍家屯南　第三段自藍家屯東起至老
君堂西止長一千三百七十一丈康熙三十七年創

築坐落閻家橋南　第四段自任八家莊北祖師廟
後起至石家橋堤頭止長八百丈康熙二十三年加
幫坐落老君堂後　第五段自石家橋起至原武堤
界止長一千三百三十丈康熙二十一年創築坐落
馬家渡南　第六段自來童寨月堤起至中牟縣堤
界止長一千一百六十丈康熙二十六年創築坐落
婁昌廟前
中牟縣臨河堤上自鄭州交界起下至祥符縣交界
止內間陽武縣所管一段長四里八分中牟實管堤
工長四十三里七分　第一段自鄭州堤界起至二
郎廟後止長二百三十丈康熙二十六年創築坐落
二郎廟後
陽武縣臨河堤自中牟堤頭起至中牟堤界止長八
百六十五丈坐落郝家寨前　中牟縣第二段自陽
武隄界起至康熙三十八年新堤頭止長五百一十
丈康熙十九年創築坐落孫家莊東　第三段自十
九年月堤起至十八年月堤止長一千五百四丈康
熙三十八年創築坐落白家莊南　第四段自三十
八年新堤頭起至張家莊前止長四百六十七丈康
熙十八年創築坐落許家莊前　第五段自十八年
月堤起至堤角止長五百七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

幫坐落張家莊前　第六段自堤角起至張滿家莊
後堤角止長二千三百七十六丈康熙二十三年加
幫坐落辛莊前　第七段自張滿家莊後堤角起至
閻家寨後堤角止長四百三十九丈康熙二十三年
加幫坐落太平莊南　第八段自閻家寨後堤角起
至祥符縣堤界止長一千七百八十六丈康熙二十
三年加幫坐落朱姑村前
祥符縣臨河堤上自中牟縣交界起下至陳留縣交
界止計長七十七里　第一段自中牟堤界起至馬
家寨北埠口止長三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馬家寨
西北　第二段自馬家寨北埠口起至回回寨西堤

頭止長二千一百二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幇坐落曹家寨北　第三段自回回寨堤頭起至二十堡北堤頭止長七百七十二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回回寨後　第四段自二十堡北堤頭起至二十五堡北堤頭止長八百六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沙門後　第五段自二十五堡北堤頭起至馬頭北堤頭止長一千一百二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幇坐落雙河鋪後　第六段自馬頭北堤頭起至一覽臺前止長四百五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馬頭後　第七段自一覽臺前起至四十一堡東堤頭止長八百八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張家灣後　第八段自四十一堡東堤頭起至四十二堡堤頭止長八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梅家莊前　第九段自四十二堡堤頭起至四十五堡堤頭止長五百六十六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幇坐落梅家莊東南　第十段自四十五堡堤頭起至四十七堡西止長三百五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步李寨後　第十一段自四十七堡西起至四十九堡南止長三百二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小馬圈前　第十二段自四十九堡南起至四十九堡止長三十五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大馬圈前　第十三段自四十九堡北起至老劉家店北埠口止長九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謝家莊後　第十四段自老劉家店北

埠口起至班家埠口止長一千一百一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劉家店後　第十五段自班家埠口起至孟進祿家寨東北埠口止長五百九十三丈係遠年老堤坐落班家寨東　第十六段自孟進祿家寨東北埠口起至陳宗家東北堤頭止長一百七十六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孟進祿家寨東　第十七段自陳宗家東北堤頭起至姜家莊西月堤頭止長八百六十一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幇坐落王家店後　第十八段自姜家莊西月堤頭起至門家寨東北止長七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姜家莊前　第十九段自門家寨東北起至七十二堡東埠口止長一百一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門家寨前　第二十段自七十二堡東埠口起至楊頭西北止長一千一百八十九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幇坐落康家寨東　第二十一段自楊頭西北起至陳留堤界止長一千四十丈康熙二十年創築坐落楊頭東北

陳留縣臨河堤上自祥符縣交界起下至蘭陽縣交界止計長一十五里八分　第一段自祥符堤界起至小寺後止長九百二十七丈康熙二十年創築坐落耿家寨後　第二段自小寺後起至毛家寨後止長六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譚家寨後　第三段自毛家寨後老堤起至郝家寨後止長六百丈康熙十一

年創築坐落郝家寨西　第四段自郝家寨後起至
楊家莊後止長四百二十丈康熙十二年加幇坐落
郝家寨東　第五段自楊家莊後起至蘭陽縣界止
長三百二十丈康熙二十一年加幇坐落楊家莊東
蘭陽縣臨河堤上自陳留縣交界起下至儀封縣交
界止計長二十四里三分　第一段自陳留堤界起
至管家水口西頭止長五百一十丈康熙二十三年
加幇坐落管家水口西　第二段自管家水口西頭
起至梁家水口東頭止長五百六十二丈係遠年老
堤坐落榆林前　第三段自梁家水口東頭起至欧
家水口西頭止長二百二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幇
坐落欧家水口西　第四段自欧家水口西頭起至
蔡家樓東止長八百一十一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東
王廟前　第五段自蔡家樓東起至常家樓西止長
一百五十四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幇坐落常家寨東
南　第六段自常家樓西起至儀封堤界止長二千
一百零七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李家民寨前
儀封縣臨河堤上自蘭陽縣交界起下至考城縣交
界止計長四十七里　第一段自蘭陽堤界起至郭
家莊西北止長一千一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郭家
莊西南　第二段自郭家莊西北起至郭家樓西止
長五十八丈康熙二十二年加幇坐落柳樹後　第

三段自郭家樓西起至張家莊前止長四百零五丈
康熙二十二年加幇坐落張家口南　第四段自張
家莊前起至劉家莊後止長八百八十丈康熙二十
二年加幇坐落舊堤後　第五段自劉家莊後起至
大劉家寨東止長四千三百七十五丈康熙二十三
年加幇坐落中村角　第六段自大劉家寨東起
至中莊前西南止長四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
李家寨西北　第七段自中莊前西南起至李家寨
東北止長四百三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幇坐落李
家寨後　第八段自李家寨東北起至趙家莊西北
止長一百七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幇坐落趙家莊
西北　第九段自趙家莊後格堤工尾起至趙家莊
東月堤頭止長一百零五丈康熙二十三年加幇坐
落趙家莊後　第十段自趙家莊東月堤頭起至
考城縣交界止長五百七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石
家樓後

卷第五十八

河水

考城縣臨河堤上自儀封縣交界起下至商丘縣交界止計長五十四里　第一段自儀封縣交界起至石家樓後止長六百一十丈康熙七年幫接牆堤坐落一堡北　第二段自石家樓後起至小顏家集西歲修工頭止長六千九百六十丈又康熙二十四年加幫五千四百二十七丈坐落大顏家集西　第三段自小顏家集西起至商丘縣交界止長二千二百丈康熙二十二年幫接坐落小顏家集北　月堤自儀封縣交界起至牆堤中間止長二百丈康熙八年創

築重堤坐落一堡　月堤自一堡重堤起至石家樓後止長四百丈康熙十　年創築坐落一堡

商丘縣臨河堤上自考城縣交界起下至虞城縣交界止計長六十六里　第一段自考城交界起至傳樓止長一千四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一堡北　第二段自高家莊陡東起至河夫營止長六百一十二丈康熙二十二年幫接坐落蘇家樓西北　第三段自河夫營西加幫工尾起至清水河西止長一百三十八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河夫營東　第四段自傳家莊西河夫營起至李家鹽店止長一千五十丈康熙二十二年創築坐落九堡　第五段自九堡堤東

起至老堤中身止長六百四十丈康熙二十四年幫接坐落李家鹽店北　第六段自荊家閣埽頭起至二十三年加幫工頭止長四百一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荊家閣東　第七段自蘇家莊起至薛家莊後止長七百二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幫接坐落十五堡　第八段自二十三年加幫堤起至二十三年加幫八段工頭止長四百五十五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蒙牆寺後　第九段自閻家莊後起至崔家樓後止長二百四十二丈康熙二十三年幫接坐落崔家樓後　第十段自二十三年加幫堤起至虞城交界止長九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二十堡　徐家莊月

堤自考城交界起至司家莊止長一千三百五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幫接坐落楊家堂西　楊家堂月堤月堤自楊家堂北頭起至高家莊南北老堤止長一千五十丈康熙十八年創築坐落楊家堂東　傳家莊創築月堤自河夫營迤西堤口起至李家莊後止長一千一百二十丈康熙二十六年創築坐落李家莊西北　祖師廟後月堤自祖師廟後起至老牆堂止長一百八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祖師廟後　老牆堂自小牆堡房莊起至小大王廟止長八百二十丈坐落小大王廟西　舊堤自小大王廟起至荊家閣後灘頭止長一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

史248-010

小大王廟東　舊堤自蔚家閘西老堤起至康熙二
十三年加幫隄止長四百二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
蔚家閘北　舊壩自本壩堤岔起至康熙二十三年
加幫堤止長七百五十丈康熙二二年幫築坐落十
六堡西北　舊月堤自康熙二十四年堤工起至郭
家莊後康熙二十三年幫築堤止長四百八十丈係
遠年老堤坐落潘從朱北　舊月堤自小橋堡房基
起至崔家樓東北老堤止長三千二百四十丈係遠
年老堤坐落崔家樓南　舊月堤自雙廟西堤起至
南老月堤止長三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郭家
莊南

虞城縣臨河堤上自商丘縣交界起下至江南碭山
縣交界止計長八十三里　第一段自商丘縣堤界
起至土樓止長一千二十二丈康熙二十三年幫接
坐落徐家莊東　第二段自土樓起至許家樓止長
二千一十五丈康熙十九年幫修坐落周家樓北
第三段自鮑家樓起至大王廟止長一千二百二十
丈康熙二十四年幫修坐落韓家樓東　第四段自
大王廟起至田家廟止長一千六百三十二丈康熙
十九年幫修坐落田家廟西　第五段自田家廟起
至牛頭澗寺止長一千一十丈康熙十八年幫修坐
落田家廟東　第六段自牛頭澗寺起至彭家集後

止長一千二百八十一丈係康熙二十四年新收山
東單縣堤工坐落牛頭澗寺北　第七段自彭家集
後起至盧家廟止長三千一百四丈康熙十九年幫
接坐落馬家坊西　第八段自盧家廟起至尹家集
後止長五百二十二丈係康熙二十四年新收山東
單縣堤工坐落尹家集北　第九段自尹家集後起
至張家集西止長一百一十二丈康熙十九年幫修
坐落尹家集東　第十段自張家集西起至張家集
東止長四百一十八丈係康熙二十四年新收山東
單縣堤工坐落張家集北　第十一段自張家集東
起至小喬家集東江南碭山堤界止長一千三百四

十丈康熙十九年幫接坐落小喬家集西　月堤自
[illegible]家莊[illegible]大堤起至[illegible]家樓[illegible]大堤止長一千三百
[illegible]十丈康熙六年創築坐落[illegible]家樓西　月堤自鮑
家莊大堤起至[illegible]家莊後重堤止長三百六十丈康
熙九年創築坐落劉家莊北　月堤自劉家莊西起
至歸鴻集後東堤止長五百六十丈康熙二十一年幫
築坐落劉家莊後　月堤自大王廟大堤起至大寨
寺大堤止長一千三百四十丈康熙五年創築坐落鮑
集後　月堤自顧家樓西大堤起至彭家[illegible]後大堤
止長一千一百五十丈康熙十一年創築坐落[illegible]家
集西北　月堤自韓家樓後大堤起至[illegible]家[illegible]東大

史218 011

堤止長一千五十丈康熙二十四年創築坐落薛家
樓東
黃河北岸　滎澤縣臨河隄上自武陟縣交界起下
至原武縣交界止計長八里五分零西自武陟縣隄
界起東至原武縣隄界止長一千五百三十七丈康
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五孫寨前
原武縣臨河堤上自滎澤縣交界起下至陽武縣交
界止計長四十里　第一段西自滎澤隄界起東至
孟家莊西止長二千四百三十四丈康熙二十三年
大修加幫坐落胡唐家莊前　第二段西自孟家莊
西起東至馬家莊前止長五百一十二丈係遠年老

堤坐落東家莊前　第三段西自馬家莊前起東至
陽武縣堤界止長四千二百五十四丈康熙二十三
年大修加幫坐落張家寨前　月堤西自王村正南
大堤根起東至孔家莊後月堤根止長九百九十丈
係遠年老堤坐落胡唐家莊後　月堤西自吳家莊
西大堤根起東至董家莊東大堤根止長九百九十
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孟家莊後　月堤西自胡村舖
西大堤根起東至黃家寺東大堤根止長四百九十
八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胡村舖黃家寺後
陽武縣臨河堤上自原武縣交界起下至封丘縣交
界止計長三十八里　第一段西自原武隄界起東

至張家寨迤東堤頭止長一千九百九十丈康熙二
十五年歲修加幫坐落奶奶廟前　第二段西自張
家寨迤東堤頭起東至羅李家西止長二千一百丈
康熙二十三年創築坐落大賓管　第三段西自羅
李家西起東至封丘縣堤界止長二千七百八十四
丈康熙二十五年大修加幫坐落水寺和家莊前
月堤西自黑洋山起東至雁李家西大堤根止長七
千二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本縣南
封丘縣臨河隄上自陽武縣交界起下至祥符縣交
界止計長三十四里　第一段西自陽武堤界起東
至三李家門前止長一千八百七十二丈康熙二十

三年大修加幫坐落東吳家寨前　第二段西自三
李家門前起東至中欒城西頭岸口止長一千三百
一十六丈係遠年老堤坐落于家店前　第三段西
自中欒城西頭岸口起東至中欒城東頭止長一百
四十七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中欒城前
第四段西自中欒城東頭起東至荊隆口正南止
長八百一十二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荊隆口前　第
五段西自荊隆口正南起東至荊隆口東頭止長八
十八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幫坐落荊隆口東
第六段西自荊隆口東頭起東至祥符縣堤界李七
寨止長二千零三十八丈內龍門口一處長一百五

史218 012

十二丈東岸二十四年下埽加幫坐落泰閘神馬前
月堤西自蘇甸郭家門前大埽口起東至祥符縣
堤界止長四千三百四十二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楊
家樓後　格堤西自三李家西堤根起東至于家店
寺西堤根止長二千九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三李
家前　縷水堤西自于家店迤東舊堤根起東至中
牟城迤西舊堤根止長五百五十丈係遠年老堤坐
落于家店東　舊月堤西自劉家樓正南舊堤根起
東至中牟城迤西舊堤根止長八百五十丈係遠年
老堤坐落劉家樓東　月堤西自于家店西頭舊堤
根起東至十七堡止長五百七十丈康熙元年建築

坐落于家店後　月堤西自神馬後舊堤根起東至
祥符縣李七寨門前堤根止長六百一十丈康熙六
年建築坐落李七寨西　月堤西自溫家灣後迤東
舊堤根起東至關王廟迤東舊堤根止長三百三十
丈康熙二十九年建築坐落關王廟後　格堤南自
荆隆口東岸頭臨河堤根起北至月堤根止長四百
二十丈康熙八年歲修加幫坐落荆隆口東北
祥符縣臨河堤上自封丘縣交界起下至陳留縣交
界止計長五十里　第一段西自封丘縣李七寨前
堤界起東至北堡東止長一千二百七十丈康熙九
年加幫坐落新店前　第二段西自五堡東起東至

八堡東堤頭止長一千五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東
橋西　第三段西自八堡東頭起東至十堡西堤灣
止長三百七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陳橋前　第四
段西自十堡西堤灣起東至大王廟大埽口止長五
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陳橋正南　第五段西自大
王廟大埽口起東至魁星樓止長一百六十丈係遠
年老堤坐落陳橋東南　第六段西自魁星樓起東
至十一堡東堤頭止長四百四十丈係遠年老堤坐
落三郝莊西　第七段西自十一堡東堤頭起東至
十二堡止長十五丈康熙二十四年加幫坐落蔣家
寨西　第八段西自十二堡起東至十五堡東止長

九百九十九丈順治七年加幫坐落馬[illegible]　第九
段西自十五堡東起東至賈家堂東止長五[illegible]丈順
治十八年加幫坐落殿門口西南　第十段西自賈
家堂東起東至十八堡西止長四百二十五丈順治
十八年加幫坐落殿門口前　第十一段西自十八
堡西起東至十九堡東堤頭止長四百二十丈係遠
年老堤坐落郜王寨正南　第十二段西自十九堡
東堤頭起東至大王廟東堤頭止長一百二十丈係
遠年老堤坐落郜王寨東南　第十三段西自大王
廟東堤頭起東至二十堡止長四十五丈係遠年老
堤坐落郜王寨東南　第十四段西自二十堡北東

至二十一堡止長五百六十丈康熙元年加幇坐落
郜王寨東　第十五段西自二十一堡起東至二十
二堡止長三百二十丈康熙四年加幇坐落清河集
西　第十六段西自二十二堡起東至常家寨西大
王廟止長四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常家寨西　第
十七段西自常家寨西大王廟起東至二十四堡止
長二百二十丈康熙二十四年加幇坐落常家寨東
第十八段西自二十四堡起東至陳留堤界止長
一千六百八十丈康熙十九年加幇坐落韓羅灣前
陳橋西月堤西自張新莊前牛角哨起東至十堡
西止長一千一百三十七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陳橋

四　陳橋後月堤西自封丘堤界起東至王盧集東
頭止長五千零七十丈康熙八年加幇坐落陳橋北
陳橋月老堤西自魁星樓東起東至十二堡堤頭
止長三百八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陳橋東南　王
盧集前月堤西自王盧集東南堤根起東至王盧集
東北堤岔止長六百零二丈係遠年老堤坐落王盧
集東　馬房後月堤西自王盧集東起東至馬房東
埠口止長五百二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馬房後
郜王寨後重堤西自馬房東堤根起東至郜王寨東
大堤根止長七百五十三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廠門
口後　廠門口後月堤西自十八堡起東至大王廟

止長五百七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廠門口東　廠
門口東月堤西自廠門口西起東至郜王寨東止長
五百八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郜王寨後　張家寨
後月堤西自丁家莊前岔堤起東至常家寨西堤岔
止長一千一百三十七丈康熙二年創築坐落張家
寨後　張家寨斜月堤南自大堤起北至月堤止長
二百五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張家寨東　清河集
後重堤西自堤岔起東至常家寨後月堤止長六百
四十丈康熙元年創築坐落清河集後　清河集後
月堤西自二十二堡起東至新寨止長九百九十丈
係遠年老堤坐落常家寨後　回回寨月堤西自本

縣二十堡迤西大堤根起東至陳留縣竹圳村堤界
止長八百六十丈康熙三十九年祥符陳留蘭陽三
縣會築坐落韓羅灣後
陳留縣北岸臨河堤西自祥符縣堤界起東至蘭陽
縣堤界止長一百一十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貫臺北
回回寨月堤西自祥符堤界起東至蘭陽縣堤界止
長四百五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祥符陳留蘭陽三
縣會築坐落竹圳村前　蘭陽縣臨河堤上自陳留
縣交界起下至直隸長垣縣堤界止計長四十一里
第一段西自陳留縣堤界起東至第六堡止長九
百五十五丈康熙十五年歲修幇築坐落銅瓦廂西

北　第二段西自第六堡起東至第八堡迤東止長
五百丈係遠年老堤坐落銅瓦廂東北　第三段西
自八堡迤東起東至管李寨東南止長八十丈係遠
年老堤坐落管李寨前　第四段西自管李寨東南
起東至管李寨東北止長一百七十八丈係遠年老
堤坐落管李寨東　第五段西自管李寨東北起東
至程家樓西頭止長二百五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
加幇坐落程家樓前　第六段西自程家樓西南起
東至楊家莊東南堤岔止長六百八十丈係遠年老
堤坐落楊家莊前　第七段西自楊家莊東北堤岔
起東至十八堡東月堤頭止長七百七十丈康熙二

十一年歲修創築坐落瞿家莊前　第八段月堤一
道西自十八堡迤東月堤頭起東至樊家寨西跕堤
根止長一千八百五十丈康熙三十六年歲修創築
坐落耿家寨後　第九段西自樊家莊西頭堤根起
東至張村集東南岔堤頭止長五百九十丈康熙二
十三年大修加幇坐落張村集前　第十段西自張
村集東南岔堤頭起東至吳家廟西止長六百九十
丈係遠年老堤坐落谷家營前　第十一段西自吳
家廟西起東至袁家寨東南止長二百四十丈康熙
二十三年大修加幇坐落袁家寨東　第十二段西
自袁家寨東南起東至長垣縣堤界止長六百三十

三丈康熙二十二年修築坐落袁家寨東　回門寨
月堤西自陳留堤界起東至銅瓦廂五堡迤東月堤
根止長六百一十五丈康熙三十七年祥符陳留蘭
陽三縣會築坐落孫家寨前　月堤西自銅瓦廂八
堡迤東起東至管李寨東北止長九百四十五丈康
熙十八年創築坐落管李寨後　月隄西自張村集
東南起東至袁家寨西南止長九百五十丈康熙九
年創築坐落谷家營後　直隸長垣縣堤工康熙三
十一年河南蘭陽儀封會同長垣二縣共築月堤一
道坐落城東南黃家集西自蘭陽交界起東至儀封
交界止長五百五十一丈　康熙三十六年築月堤

一道西自黃家集迤東大堤起東至儀封縣洪路營
西南王兆玉止長五百六十丈　儀封縣堤上自
長垣縣堤界起下至山東曹縣交界止　月堤西自
洪路營西南長垣縣堤界起東至舊民堤由止長一
千八百四十丈康熙三十六年長垣儀封二縣會築
坐落西馬木後　月堤西自月堤起東至宋家營後
止長二百四十丈康熙十八年修築坐落秦家莊前
月堤西自劉家樓東月堤起東至十四堡東止長
一千一百五十丈康熙三十七年創築坐落宋家寨
東　臨河堤第一段西自宋家營西起東至宋家樓
西南月堤頭止長一千五百五十丈康熙二十一年

大修加幇坐落刁家樓南　第二段西自曲家樓西
南月隄起東至曲家樓東南月堤止長六百四十丈
係遙隄老堤坐落小曲家莊前　第三段西自曲家
樓東南月堤起東至小宋集東南止長一千五百三
十丈康熙二十三年大修加幇坐落小宋集前　第
四段西自小宋集東南起東至袁家樓南止長二百
二十丈康熙二十二年大修加幇坐落袁家樓前
第五段西自袁家樓南起東至杜家樓前止長七百
一十五丈康熙二十二年大修加幇坐落杜家樓前
閻家集月堤西自杜家樓前堤稔起東至楊家堂
後月堤止長二千八十丈康熙二十五年創築坐落

二郎廟後　黄家集前月堤西自楊家堂後月堤起
東至黄家集前堤頭止長六百四十丈係遙隄老堤
坐落黄家集前　蔡家樓月堤西自黄家集前月堤
起東至張官營後曹縣堤界止長六百二十丈康熙
二十七年創築坐落李韓寨後　李韓寨月堤西自
裴家莊前四十一堡西起東至曹縣新築遙堤止長
一千六百四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坐落聶家莊
後　河内縣沁河南岸民堤西自覆背村起東至迴
龍廟接連官堤止計長二十里　官堤西自迴龍廟
起東至張家莊接連民堤止計長六里　民堤西自
張家莊起東至武陟縣交界張計村止計長四十四

里　北岸民堤西自留村起東至張茹村止計長四
十五里　武陟縣沁河南岸民堤西自張計村起東
至方陵村止計長七十五里　北岸官堤七處坐落
大樊村留村原村郭村詹家店何家營馬營計長二
十一里　北岸民堤四處坐落東曲鎮傳村大樂店
南賈村計長八十六里 [illegible]
發者黄河在河陰以上土性堅硬從來不事修防在
滎澤以下土性虚鬆隄岸易潰每遇伏秋河漲卒發
澄激衝擣甚有一日之間塌卸河岸寛一二十丈至

四五十丈者歳修搶修在在有之幸頼
皇上宸謨區畫周詳淮黄交會海口深通全河之尾閭
無滯而陵處上游亦藉以稍軟下游自無潰溢之虞
數十州邑生靈仰頌
皇恩直與天地同其高厚自今以後從事河渠者惟有
恪遵成法不敢稍懈於已治已安之地庶億萬斯年臣
民共享平成之福爾 [illegible]

卷第五十七

河水

山東曹單二縣俱在黃河北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自河南儀封縣交界起由考城縣境三十里而

入曹縣 百四十里而入單縣又六十里出單境西
境於江南碭山縣共計二百三十里屬兗州府黃河
同知一員管轄
曹縣黃河自河南考城縣東界入境康熙二十五年
以考城北岸堤工二十里與曹境相連應歸曹縣就
近修防故今所管堤工上自河南儀封縣交界起下
至單縣交界止計長一百七十里設有縣丞主簿巡
檢各一員分管河務
安陵巡檢分管堤工五十里內歸併考城縣臨河堤
自儀封縣交界起至戴家樓後止計長三十里又自
戴家樓後起至主簿分管交界止計長二十里乃年

歲修內有黃家莊西臨河堤一段長二百六十五丈
馮家廠西臨河堤長一百二十二丈康熙四十一年
加幫　上自張官營後界石起下至臨河堤止格堤
一道長三百九十六丈康熙三十五年創築　上自
儀封縣交界起下至黃家水口前裏河堤止月堤
一道長一千二百五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
上自儀封縣界石起下至備堤止月堤一道長一千
二百丈歷年歲修　上自月堤起下至裏河堤止備
堤一道長一百二十八丈康熙二十七年創築　上
自臨河堤起下至備堤止縷堤一道長二百九十三
丈　上自臨河堤起下至裏河堤止小縷堤一道長

一百一十三丈　上自黃家水口前堤下至天王廟
西止裏河堤一道長九百三十八丈　上自裏河堤
起下至天齊廟西止月堤一道長九百四十五丈
上自天齊廟西起下至楊家道口止月堤一道長一
千五百一十八丈　上自關王廟起下至臨河堤止
月堤一道長五百六十丈　上自尹家莊起下至天
齊廟西止月堤一道長四百七十五丈　上自唐家
水口西起下至回龍王廟西止護堤一道長六百九
十丈　上自回龍王廟後起下至崔家莊東止月堤
一道長三百七十丈　上自楊家道口起下至流通
集西止月堤長五百五十五丈以上堤工俱歷年歲

史248-017

修　上自臨河堤起下至主簿分管止月堤康熙四
十一年修築
主簿分管堤工上自巡檢分管交界高家莊後起下
至縣丞分管交界李家樓東止計長七十里臨河堤
歷年歲修　青山廟前月堤上自十字堤起下至埽
壩止長一千二十丈康熙三年創築　銅奶奶廟北
新補月隄上自青山廟前月堤起下至新月堤止長
一千五百五十八丈康熙三十九年修築　銅奶奶
廟北邊月堤上自青山廟前月堤起下至草樓西新
月堤止長二千七百四十丈康熙四十年創築四十
一年又加幫銅奶奶廟向稱極險雖經添築月堤猶
不足恃且劉估莊坍卸幾至堤根去此切近危迫尤
甚故又添築此堤　劉估莊月堤上自臨河劉滿莊
堤起下至臨河舊老堤止長三百五十五丈歷年歲
修　趙家集西月堤上自新月堤起下至劉估莊月
堤止長一千一百八丈內二百九十五丈康熙四十
一年加幫　草樓前新月堤上自臨河堤起下至臨
河新月堤止長二千八十八丈內五百三十丈康熙
四十一年加幫　魚鱗月堤上自臨河備堤起下至
邊月堤止長八百六十丈康熙二十六年創築　曹
巴莊廟後邊月堤上自魚鱗月堤起下至楊釘口月
堤止長二千九百三十丈康熙二十五年創築　楊

釘口月堤上自謝家集南縷水堤起下至楊釘口縷
水堤止長七百九十二丈歷年歲修　黃家奶奶廟
後月堤上自楊釘口月堤起下至李家樓東臨河堤
止長九百四丈歷年歲修
縣丞分管堤工上自主簿分管李家樓東交界起下
至單縣交界止計長五十里臨河堤歷年歲修　梁
家樓西月堤上自臨河堤起下至大大王廟西止長
一千三百二十丈內六百三十丈康熙四十一年加
幫　大大王廟東護堤上自大大王廟起下至臨河
堤止長二百九十三丈歷年歲修　韋家樓後月堤
上自安家莊東起下至孫家莊東堤岔止長一千九
百八十三丈內五百六十四丈康熙四十一年加幫
單縣黃河上自曹縣交界起下至江南碭山縣交界
止計長六十里設有主簿一員專管河務
臨河堤從前係攔水壩斷續不一最是險要之處
添設以護縷水堤者後因縷堤之外攔壩之內村莊
衝稠防禦倉急遂將各壩接連築成長堤名攔水堤
自明季相沿已久今改名臨河堤係又得三堤離河
三四五六里不等隨河蜿蜒計長六十里　上自曹
縣交界起由雖龍寺墓而下至頭鋪止長一百五丈
係舊堤康熙三十一年修築　南北月堤自頭舖起
至峨嵋殿止長六百六十丈此隄專防曹縣上流直

史248-018

下之衝溜最爲緊要康熙四十一年於歲修案内估
修　峨嵋殿後斜月堤係老堤長四百二十三丈未
經加修　孫家集後臨河堤自峨嵋殿起至鄭家樓
前止長七百丈康熙三十一二三年修築　石家樓
前臨河堤自鄭家樓前起至董家小莊後止長一千
一百四十六丈康熙三十五二十八兩年修築　石
家樓臨河堤後月堤自鄭家樓前起至石家樓東臨
河堤止係老堤未經加修　石家樓後臨河堤自董
家小莊後起至董家營月堤西頭止長一百八十五
丈康熙四十一年修築　董家水口即董家營後臨
河堤自董家營起至趙家樓前止長一千四百八十

丈康熙二十三三十七兩年修築　董家營臨河堤
後備護月堤自石家樓西起至鄧家林止長九百二
丈康熙三十三年創築三十四年加幫　趙家樓東
南北格堤南自臨河堤起北至縷水堤止長二百二
十五丈康熙二十五年創築歷年歲修　格堤迤東
臨河堤自格堤頭起至黃家莊前止長五百五十三
丈康熙三十八三十九兩年修築　火星廟後九舖
迤東臨河堤自本堤起至郭家莊前止長二百一丈
康熙四十一年修築　桑園寺後臨河堤自黃家莊
起至鄧家莊止長七百六十五丈康熙三十七三十
八兩年修築　鄧家水口迤東臨河堤自本堤起至

郭家莊後止長一千八百一十六丈歷年歲修　孟
家樓臨河堤後月堤自孟家樓西起至孟家樓東止
係遠年老堤未經加修　朱王口北臨河堤後舊月
堤自李家莊迤西臨河堤起至許家莊東止係遠年
老堤未經加修　包家瓦房前臨河堤自十四舖起
至月堤頭止長五百一十丈康熙四十一年修築
許家莊前臨河堤自許家莊前起至姜家莊西止長
六百五丈康熙四十一年修築　楊家樓前臨河堤
後修護月堤自楊家樓前起至鄭家店西止長五百
二十丈康熙三十五年創築三十六年加幫　鄭家
店前臨河堤自鄭家店前起至朱王六壩西頭止長

三百五丈歷年歲修　朱王大壩臨河堤自大壩西
頭起至大壩東頭止長四百一十五丈康熙二十二
年修築　朱王大壩東臨河堤自朱王大壩東頭起
至黑龍潭西止長九百九十三丈康熙二十八二
十九兩年修築　黑龍潭臨河堤長五十丈係遠年
老堤未經加修　黑龍潭東臨河堤自黑龍潭東起
至江南碭山縣交界止長三百一十丈康熙三十九
年修築

縷水堤俗名二堤離臨河堤十里上自曹縣交界起
下至江南豐縣交界止計長五十四里明時所築嚮
爲河防首重之堤嗣將攔水壩築成臨河長堤則門

户之捍禦已在臨河為重而縷堤次之矣然連年以
來修守不敢稍懈一有殘缺即督令補築屹然仍為
重門之障云
太行堤離縷堤十里上自曹縣交界起下至江南豐
縣交界止計長六十九里明弘治十年河決黄陵岡
大學張秋運道始築此堤
曹單二邑堤工舊例不動帑金惟就額設之夫為數
有限而汛險工長頗形失役且正月集夫二月興工
三月間工未就而桃汛至五六月而伏水發七八月
而秋水溢時時可慮在在須防固工程而嚴守禦司
事者所當加意者也

江南徐州黄河 [illegible] 南岸上自河南虞城縣交界起
下至靈壁縣交界止計程二百六十里北岸上自山
東單縣交界起下至邳州交界止計程二百七十一
里設徐屬河務同知管理修防其汛六在南岸曰碭
山縣汛蕭縣汛 [illegible]
小店汛在北岸曰豐碭汛 [illegible] 徐州郭工汛徐州
[illegible] 徐州大壩汛

碭山縣汛自虞城縣交界起至蕭縣交界止縷堤長
一萬四千四百一十七丈計程八十里
自虞城縣交界起至毛城鋪止舊有縷堤長一萬五
百六十丈八尺內近毛城鋪山石間一段長一千五
百四十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自毛城鋪石閘起至蕭縣界止縷堤長三千八百五
十六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毛城鋪小石閘一座大石壩一座俱康熙三十三年
建伏秋黄漲由此出小神湖康熙三十九四十年河
身淤深水不過閘惟四十一年異漲之水出閘

定國寺舊險工今因河勢北徙停修
定國寺月堤長一千九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
蕭縣汛自碭山縣交界起至徐州交界止縷堤長一
萬一千六百八十九丈計程六十五里康熙二十三
年修築內有卑薄處三十八年又加幫　東舖口格
堤長八百六十四丈康熙十九年創築格堤北有大
横堤格堤南有小横堤皆舊險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徐州郭工汛自蕭縣交界起至徐州一山頭止計程
六十六里
自蕭縣交界起至徐州王家山止縷堤長三千四百
四十八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內有單薄處二十八
年又加幫
王家山天然石閘一座康熙二十三年建以洩黃漲
自三十九年至今河底漸深水不過閘
十八里屯東西兩頭各天然石閘一座康熙二十三

年修築
自苗家山起至冰雹山止縷堤長一千五十丈康熙
三十八年創築
自韓家山起至段家莊西頭止舊有民修堤長四百
九十三丈康熙三十八年加幫
韓家山南山溝中舊有民築土壩長七十二丈康熙
三十八年加幫
韓家山堤工因黃河上游溜水南射逼近堤根內有
石狗湖地勢甚下最關緊要康熙二十九年創築月
堤自楊家樓起至段家莊止長四百五丈以為重門
之障

段家莊舊險工康熙三十九年決對岸沙嘴挑引
河大溜下從
郭家嘴險工因黃水自西南直射北岸蘇家山觸激
山根折而南岸以致郭家嘴奶奶廟一帶正當大溜
頂衝歷年以來大溜或由奶奶廟之上或由奶奶廟
之下忽東忽西遷徙無常康熙三十九年因將廟
閘形勢退逝徐城最為緊要　題請建修石工長五
百三十九丈三尺現在修砌四十年鑄鐵犀 [illegible]
堤上以鎮水
自雲龍山黃茅岡起至徐州西關街栅欄門止蘇堤
長六百三十八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illegible]

[illegible]

徐州舊有護城石岸長五百一十五丈康熙三十六
年加高三尺六寸又接築南段長一千二丈九
尺三十六年創[illegible]

[illegible]

下洪奎山店堤一道長一百二十七丈舊係民修其
殘堤康熙二十七年幫築此堤外臨黃河內傍支河
最爲險要二十八年改挑支河二百丈以保隄工
自七里溝接奎山店堤起至三山頭止縷堤長一千
四百九十丈內接奎山店堤長二百二十丈康熙三十
七年加幫又接奎山店堤殘堤長二十九丈三十八
年築人字壩處三十八年加幫
徐州下店保自三山頭起至靈璧縣交界止縷堤長
八千八百六十丈計程四十九里康熙二十二年修
築
涵家馬路歲修險工長六十四丈康熙四十年間因

對岸新生灘心灘大溜掃彎崖岸坍塌遂成險工
楊橫莊歲修險工長四百三十五丈埽臺長四百一
十四丈康熙三十七年加幫
楊橫莊挑水壩西雁翅歲修險工長四十二丈六
楊橫莊月堤長三千四百三十六丈康熙三十一年
修築
曹家莊搶修險工長八十六丈
曹家莊月堤長四百六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
涵家馬路楊橫莊曹家莊三險工相連北岸沙灘過
溜頂衝康熙四十年內挑
土取直於北岸開[illegible]引河一道長一千八十丈引水東

下以殺其勢
楊家窪歲修險工長三百二十三丈埽臺長三百五
丈康熙三十六年加幫
楊家窪月堤長七百二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
韓壩搶險工月堤長三百五十六丈康熙二十八年
修築
小店歲修險工長三百一十丈[illegible]
小店月堤二道一長三百九十丈康熙三十六年修
築一長三百六十丈三十六年因河勢下徙[illegible]
自小店迤東起至靈璧縣界止有民築臨河子堤長

四千五十三丈
豐碭汛自單縣交界起至徐州李道華家樓止縷堤長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三丈二尺計程七十三里[illegible]
[illegible]
自單縣交界起至吳家寨止舊有民修縷堤長一千丈康熙二十八年加幇
自吳家寨起至李道華家樓止縷堤長一萬二千一百九十三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卑薄處三十八年加幇

吳家莊搶修險工長一百二十五丈五尺此工向係歲修因康熙三十九年於上壩頭築迎水壩一座迎挑水勢使大溜向南又於對岸窪去灘嘴以順其流險工漸平四十年遂改爲搶修
谷家莊歲修險工長一百八十五丈谷家莊即在吳家莊之下康熙三十九年九月間金黄有射此工堤岸坍塌一百七十餘丈危險異常并此工題入歲
吳家莊谷家莊險工相連康熙三十九年加幇埽長二百四十八丈又築月堤長九百四十三丈
徐州大壩汛自李道華家樓起至邳州交界止計程一百九十八里

自李道華家樓至蘇家山無堤之處計九十里蓋因黃河上游寬闊而徐城以下窄狹一遇大漲即難容受故從來不議築使漫溢之水從圓頭湖荆山口輾轉入於運河也
自大谷山起至蘇家山止堤長四百四十七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內有大谷山石壩一座蘇家山石閘一座俱二十三年建以洩黃水異漲
自陡山起至了房山止縷堤長一千三百一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內有缺口閘一座今沙淤
黃山口民修小堰長九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加幇
自華家樓起至長山頭止民修堤長一千九百六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加幇卑薄處內狼矢溝歲修險工

長二百五丈
狼矢溝月堤長八百丈康熙二十五年修築
自閻王廟起至大壩上壩頭止民修堤長五百九十五丈
長樊大壩歲修險工一段長二百二十丈大壩險工舊有月堤長四百九十丈自大壩尾起至王家山止民修堤長九百八十丈自王家山起至出頭山止天生土壩長九十六丈　自九山起至出頭山止遙堤長一千六百八十九丈爲大壩險工重門之障康熙三十八年修築[illegible]

[illegible]

自董家山起至盧家山止遙隄長一百八十二丈康熙十九年創築

自盧家山起至宿遷界上遙隄長一千四百八十二丈康熙十九年創築

[illegible]

[illegible]

卷第五十八

行水金鑑

卷第五十九

河水

邳睢靈三州縣黃河北岸上自徐州交界起下至宿遷縣交界止河口計程八十二里零係邳州境

[illegible]

[illegible]

黃河南岸上自徐州交界起下至睢寧縣

[illegible]

交界衛工頭上計程二十二里零係靈璧縣境

[illegible]

史248-024

[illegible]

上自靈璧縣交界衛工頭起下至

宿遷縣交界古堤頭止計程一百里零係睢寧所境

設有邳睢靈璧河務同知一員管理修防其汛三曰

靈璧縣汛睢寧縣汛邳州汛

靈璧縣汛自徐州交界起至睢寧縣交界衛工頭止

縷堤長三千九百四十八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自徐州交界撑堤起至龍虎山止臨河子堤長二千

六百八十四丈內接徐州子堤長七百七十四丈係

民築共一千九百一十丈康熙二十四年修築徐家

交界處縷堤與子堤不同縷堤在胡家樓之西子堤

在胡家口之西

胡家口工康熙三十年舊堤塌斷復築小堤仍恐卑

薄不足以捍禦口西有民築撑堤一道長一千一十

六丈康熙四十年令河兵加幫以防胡家口出水不

致倒灌張寒二堡張寒一堡即在胡家口地方最為

窪下向來常常漫決者也

睢寧縣汛自衛工頭起至峰山閘止縷堤長一千

三百四十五丈康熙十七年創築內自龍虎山至峰

山共閘四座康熙二十四年建以洩異漲之水流入

孟山等湖 [illegible]

自峰山四閘起至武官營止縷堤一千三百一十

一丈三尺康熙十七年創築上兩堤內有月堤長三

千二百五十一丈今廢

武官營子堤長七百四丈康熙二十三年舊堤崩塌

勘復創築

武官營大月堤長三千一百二十四丈康熙二十四

年修築康熙三十年因武官營險堤[illegible]

又築重堤未幾而北岸[illegible]

徙其工遂廢

自武官營起至朱家樓王家堂至金家堂止縷堤長

二千四百二十三丈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朱家樓險工長五百二十五丈康熙二十四年創

築

王家堂險工長一百一十六丈五尺康熙二十

八年秋漫決工下口六丈賠修新堤卑薄二十九年

漫明動帑重修又撥令河兵於口西頭建托水壩

一座東頭建迎水壩一座不使水衝新堤又於兩

壩塘灣共長五十五丈加寬一丈始足防禦

王家堂舊月堤長一千六百丈前被水衝殘康熙三

十九年撥令河兵修築
自余家堂起至戴家樓止縷堤長一千九百丈康熙
二十三年修築
戴家樓歲修險工長三百四十丈舊有月堤長五百
九十三丈康熙三十八年加幇北段二百五十五丈
又另築南段長八百四十丈自戴家樓起至韓家莊
止縷堤長二千八十二丈康熙二十二年修築　韓
家莊月堤長一千一百一十丈康熙十七年創築 [illegible]
[illegible]

自韓家莊起至古堤頭宿遷縣界止縷堤長六千一
百四十一丈五尺康熙二十三年修築 [illegible]
[illegible]
邳州河自徐州界起至磨山止縷堤長二百二十二
丈康熙十七年創築內有舊格堤
自綿山起至拐山止格堤長二百一十九丈康熙十
七年創築
馬家山格堤長一百九十五丈康熙十七年創築
自劉家寨起至劉家店止縷堤長三百四十丈康熙

十七年創築
自豐山起至青羊山止格堤長一百八十一丈五尺
康熙十七年創築
自青羊山起至雙溝舊堤中間止格堤長一千八
百六十二丈康熙十七年創築自青羊山至舊遙堤
頭有堤今廢
塘池搶修險工長九十一丈如園頭搶修險工長七
十四丈兩工月堤共長一百六十五丈　塘池月堤
長一百一十丈康熙二十六年創築
自塘池起至羊山寺前止遙堤長[illegible]自九十二丈康
熙十七年修築　羊山寺前歲修險工長二百七十

八丈
自舊遙堤中間起至羊山寺西止遙堤長五百二十
一丈康熙十七年創築羊山至半戈山有堤今廢
自羊山寺前起至葛家堂與壩止縷堤長一百一十
四丈康熙十七年修築羊山寺東有格堤格堤南頭
又有攔堤今俱廢
自葛家堂頭壩起至馬路村止歲修險工長六百一
十一丈
自馬路村起經宋家莊至五工頭止縷堤長一千二
百九十二丈五尺康熙十七年修築　[illegible]
有攔堤長九十八丈康熙十七年創築今居民[illegible]

已為街市又自邵雎廳署前起至五工頭西止有堤
又自前堤中門起至成字堡月堤頭止有舊堤堤今
俱廢
宋家莊搶修險工長九十八丈
自五工頭起經成字堡至舊遙堤頭止縷堤長八百
四十五丈康熙十七年修築
成字堡歲修險工長一百一十九丈康熙四十年置
鐵犀一座於工上鎮水
成字堡險工因對岸沙灘日長逼溜頂衝康熙四十
年遵
旨取直於南岸開空引河長五百七十丈分殺水勢今
已成河
成字堡西撑堤長七十八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又
月堤長四百四十丈康熙二十八年將舊遙堤改修
成字堡東有舊遙堤今廢
自舊遙堤尾起至沈家堂止縷堤長九百五丈康熙
十七年創築
自沈家堂起經青墩營姚家莊三官廟至古河口衍
邊縣界止縷堤長一千四百五十三丈九尺康熙二十
九年創築
青墩營搶修險工長七十七丈姚家莊歲修險工長
一百二十丈三官廟歲修險工長二百二十二丈三工

相連共長四百六丈 青墩營姚家莊三官廟工
埽壩康熙二十八年雖經修築長三百八十八丈頂
俱寬三丈三四尺四十年撥河兵再修新舊頂共寬
六丈有餘足資捍禦 青墩營姚家莊三官廟共月
堤長六百四十丈康熙二十六年創築 [illegible]

[illegible]

宿遷縣 [illegible]

[illegible]

古堤頭起下至桃源縣交界白洋河口 [illegible] 計程
六十三里北岸自山陽縣交界起至宿遷 [illegible] 止又自
吳家墩起至桃源縣交界止計程六十八里宿遷
虹河務同知管轄其汛四南岸曰 [illegible] 汛陳家道
口汛北岸曰關黃墩汛大古城汛
蔡家樓汛自睢寧縣交界起至徐家灣西張王廟止

縷提長六千三百五十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蔡家樓歲修險工老堤頭歲修險工二工相連共長
三百五十丈
彭家堡歲修險工長一百四十二丈
蔡家樓墩即廟月堤長二百九十五丈老堤頭月堤
長四百三十九丈彭家堡月堤長八百七十五丈俱
康熙十八年創築又三工總大月堤長二千一百九
十六丈五尺三十八年創築
陳家道口汛自張王廟起至桃源縣交界止縷堤長
五千一百一十七丈九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徐家灣龍門搶修險工　臨河堤長一千二十一丈
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陳家道口歲修險工舊長九十一丈五尺又坍塌河
崖二十五丈共長一百一十六丈五尺
陳家道口月堤長七百五十丈康熙三十八年修
攔黃壩汛自邳州交界起至張莊運口止縷堤長五
千九百一十六丈
自邳州交界起至阜河石確迤西止縷堤長二千四
百八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朱家莊舊險工今河淤南徙堤外沙洲停修
朱家莊月堤長五百二十三丈一尺康熙三十六年
修築

阜河攔黃壩西堤長二百四十九丈六尺康熙三十
八年修築攔黃壩臨河堤長三十六丈五尺三十六
年修築內歲修險工堆長八十四丈五尺新生七丈
五尺
攔黃壩東堤長二百二十九丈三尺五寸康熙三十
六年修築
攔黃壩迤東攔運河堤一道長三十九丈康熙三十
六年創築
自攔黃壩東堤起至張莊運口止縷堤長三千四百
三十一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大古城汛自宿遷縣西門吳家墩起至桃源縣交界
大古城止縷堤長八千一百五十八丈五尺康熙九
年創築
蕭家渡舊決口截堤長八十五丈康熙三十六年幫
築
朱家堂舊減水壩基長一百一十三丈四尺康熙三
十六年拆壩創築
楊家莊舊決口截堤長七十八丈康熙三十七年幫
築
[illegible]

[illegible]

温州廟舊減水壩基長二百二十七丈五尺康熙二十八年修築

河北鎮下灣搶修險工　挑水壩三道其第一第二道康熙三十六年築第三道四十年築第二第三道俱搶修　河北鎮險工戧堤長二百三十六丈八尺康熙三十六年幫築　河北鎮月堤長九百七十八丈八尺康熙二十八年創築

自卓家莊起至大古城桃源縣交界止縷堤長一千六百二十六丈康熙三十六年修築　大古城歲修險工長一百一十四丈

宿遷黃河北岸上自張莊運口起下至矮堤頭止計程一十一里屬宿桃中河通判管轄

臨黃縷堤自張莊運口起至駱馬湖口西[illegible]長一千九十一丈五尺又自駱馬湖口東[illegible]起至攔馬湖砂礓嘴迤上矮堤頭止長九百八十一丈一尺俱康熙三十八年捐工人員承修[illegible]

[illegible]

駱馬湖口竹絡石壩一座康熙四十年　題准修建

駱馬湖口迤東臨黃外口險工搶修

臨黃外口迤東石閘一座康熙三十九年修建

石閘迤東攔河大壩長十六丈康熙三十七年築[illegible]

[illegible]

歸仁堤在宿遷縣黃河南十八里始於[illegible]間所以捍睢水湖水及黃水使不得南會於[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

使之并入黃河助其衝刷也歷年堤工廢棄不一致

利堂湖一帶連決七口盡諸水而注之淮河以為高
堰害辜我
皇上審悉形勢知其緊要
詔令興修堤工既完又開引河引諸水至桃源老堤頭
出以達於黃又慮黃水消長靡常於歸仁堤建閘三
座於老堤頭建閘二座黃水入則閉老堤頭閘開歸
仁堤閘以放水入淮黃水小即閉歸仁堤閘開老堤
頭閘以引水刷黃節宣有制可以垂久遠而無弊矣
舊屬宿虹同知管轄今新開引河在桃源境者屬桃
源同知管轄
歸仁集西烏鵲嶺土堤上自虹縣[illegible]交界起下至歸

仁集石工頭止計長五百九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歸仁堤舊石工上自歸仁集起下至五堡格堤頭止
計長三千八十八丈六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砌其內
土堤四十一年重修
五堡迤上雙金門閘三座西曰利仁東曰歸仁中曰
安仁俱康熙三十九年建五堡舊減水壩於二十三
年被水衝決四十一年堵塞
歸仁石工東舊堤上自五堡起下至桃源縣交界止
長三千七百五十七丈康熙三十九年修築內自五
堡迤下起至九龍廟止石工長一千一百丈三十九
年創砌其下自九龍廟起至桃源縣界止即作新開

引河之南岸東水堤　格堤自五堡起至便民閘止
長二千七百二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便民閘
係十九年建
引河自九龍廟起至桃源縣境老堤頭黃河邊止計
長三千七百丈四尺五寸在宿遷境長三百五十七
丈七尺五寸在桃源境長三千三百四十二丈七尺
康熙三十九年挑挖
桃源境引河南岸東水堤接宿境堤起至老堤頭黃
河邊止長一千四百六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創築
引河北岸東水堤自格堤三堡起至桃源縣黃河
境上計長三千七百七十六丈七尺在宿遷境長六

百八十三丈康熙三十九年創築在桃源境長三千
九十二丈七尺內五百九十五丈係舊堤重修其二
千四百九十八丈七尺係創築
宿遷境北岸東水堤內小石閘一座通運軒小河之
水康熙四十一年建
桃源境老堤頭出水閘一座曰裕管閘又月河小閘
一座曰五瑞閘俱康熙三十九年建月河長九十六
丈六尺三十九年開挖
引河口門東水橫堤長四十丈內草壩一座[illegible]
三十九年建
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初十日

上諭看圖內將歸仁堤便民閘等口俱已堵塞其毛城
鋪以下各口尚未堵塞即將此處堵閉則毛城鋪等口
所出之水由何處洩去必致於散漫各處民受大害所
關甚屬緊要此處宜速籌一策　三十九年九月初十
日總河張鵬翮摺奏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初十日
上諭云云到前河臣于成龍查勘於四堡空引河由胡
家溝出黃水尚未估計臣到任後率同部員廳縣等
官相度形勢胡家溝迤東地勢頗高恐引水不暢且
地係沙土難以建閘復於八月初十二十四等日率
同道廳等官再加查勘挑空引河之處在於涵洞口
起至老堤頭迤東出黃河地勢低窪打量水平黃河

本文八鑑叁　二二九　百

堤地平比黃河水面高五尺五寸縷堤外地平比堤
裏地平高三尺舊河唓地平比舊河水面高一尺七
寸口分通平牽算湖水比黃水高七寸六分自涵洞
口起至黃河邊止共長四千八百五十丈四尺內自
涵洞起至九龍廟止見有舊河一道計長一千二十
七丈九尺河身深窪不必挑浚惟有舊河路至黃河
邊止應挑引河長三千八百二十二丈五尺估挑面
寬十丈底寬四丈深八九尺一丈不等應於黃河縷
堤出水之處建造石閘又於臨河之處建築草壩隨
時啓閉以防黃河倒灌再加歸仁堤五堡建設石
閘若遇黃水異漲則閉黃河縷堤之閘將此五堡之

閘開放以洩湖水不致淤墊堤身於引河兩北岸
築束水堤並補築九龍廟舊堤缺口二處加砌石工
使水不致旁溢如此引河開成則洩歸仁堤之水出
黃河可以衝刷河身可以保護民間田廬不致淹沒
又使此水不由歸洪澤湖可以減高堰水勢但事關
緊要工程約需錢糧二十七萬餘兩役亟不致擾便
伏乞
聖裁奏
旨此事曾屢經面諭于成龍最為緊要乃于成龍性偏
未行詳看遷延時日以至於今龍發難所奏甚為合
理此事所關至要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行詳議具
奏欽今年黃河水小之時與工毋誤欽此　九卿會

本文八鑑叁　二一九　五

議具覆奏
旨依議速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卷第五十九

行水金鑑　卷第六十

河水

桃源縣 [illegible]

自宿遷縣交界白洋河起至清河縣交界駱家營止計程八十八里北岸上自宿遷縣交界古城起下至清河縣交界駱家營止計程八十二里設有桃源河務同知管轄其汛四南岸曰煙墩汛龍窩汛北岸曰九里岡汛禮營汛

煙墩汛 [illegible] 上自宿遷縣交界白洋河錢家口起下至舊縷堤止長一千四十丈康熙三十六年創築

白洋河舊縷堤自宿遷縣界起至臨河堤頭止長七百六十丈康熙三十七年裁入今堤

自臨河堤頭起至四撥舊堤工東頭止長 [illegible] 二百九丈六尺康熙 [illegible] 七年創築 [illegible] 四千 [illegible] 二十六丈六尺三十六年加幫

自卓堤起至 [illegible] 堤長八百一十 [illegible] 康熙四十年修築半邊堤一名野鴨 [illegible]

[illegible]

煙墩歲修險工舊長二百五十八丈康熙四十一年

東頭新生險工一百五丈此工近來對岸沙嘴日長逼溜南射以致加險四十一年閏六月間大水暴至舊埽衝盡堤土坍卸亦幾無餘臣督率河員晝夜搶築不數日而幾堤成以次下埽畢復幫築埽臺長三百六十丈又於對岸開引河長五百九十二丈以殺水勢又唖激迤東舊有護城堤長五百七十丈今加幫高厚又接築六百一丈共長一千一百七十一丈為唖礮之月堤以資防禦以上張文端公治河書

唖激險工於康熙四十二年

皇上親閱在於大王廟東

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十五丈六尺五寸寬五丈發

帑遣官建築張鵬翮治河事宜冊

龍窩汛自唖激舊險工東頭起至駱家灣清河縣交界止縷堤長七千七百四丈八尺康熙九年創築內自唖激舊險工東頭起至高家灣止三十八年加幫卑薄處自高家灣起至駱家灣止四十年加幫卑薄處

張家莊歲修險工舊長四百六十丈康熙四十一年又新生險工五十四丈此工於三十五年七月間漫缺三百五十二丈是年堵塞四十一年閏六月間異漲之水復於張家莊之下顏家莊漫缺八十餘丈至十月間堵塞張文端公治河書

龍窩張家莊險工於康熙四十二年

皇上親閱

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壩臺長二十七丈三尺壩身出水長十丈寬八尺發帑遣官建築張鵬翮治河事宜冊

張家莊北岸顧家灣引河長九百二十一丈康熙四十年開挖

談家莊歲修險工舊長二百七十丈康熙四十一年又新生險工五十丈康熙四十年置鐵犀一座以鎮水四十一年創築月隄長六百一十六丈又加幫埽工尾縷堤長一百二十丈

九里岡汛自桃源縣交界起至河北鎮止縷堤長八

千一十二丈五尺康熙三十六年修築　歲修險工長三百三十三丈三尺埽臺長三百二十八丈康熙三十八年加修張文端公治河書

九里岡險工於康熙四十二年

皇上親閱在於大王廟東

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九丈八尺寬四丈發帑遣官建築又於四十四年

聖駕南巡回鑾

指示舊龍門處建壩二座第一座長十四丈寬五丈第二座長十三丈寬五丈張鵬翮治河事宜冊

崔鎮石壩一座康熙三十二年閉塞

徐昇石壩一座康熙二十五年閉塞

上洩口歲修險工長六十丈滿[illegible]長二十八丈四尺

康熙三十八年加修

機當壩汛自河北鎮起至清河縣交界止縷堤長六千八百二十九丈一尺康熙三十六年[illegible]馮家莊一段長四百四十丈三十八年又加幫

七里溝機當壩歲修險工長五十[illegible]丈

支河石壩一座康熙三十二年閉塞

新莊口排樁工長一百四十丈康熙二十七年[illegible]

三義石壩一座康熙三十二年閉塞

三岔歲修險工舊長一百一十九丈康熙四十一年

又新生險工長二十丈

三岔險工減壩長二十四丈康熙三十八年加修

[illegible]

半路劉險工於康熙四十二年

皇上南巡在於上水頭頂衝處

指示建築挑水壩一座長五丈寬八丈上下[illegible]各長八丈發帑建築[illegible]

[illegible]

清河縣[illegible]黃河

北岸上自桃源縣交界駱家營起下至山陽縣交界

泗鋪溝上南岸上自[illegible]縣交界吳城[illegible]起下至山陽縣交界季家

洩上山陽縣[illegible]

[illegible]

黃河南岸上自季家洩[illegible]起下至海口止北

岸上自泗鋪溝清[illegible]交界起至安東縣[illegible]

[illegible]

自安東縣交界雲梯關起至海口[illegible]安東縣上自北

岸顏家河山陽縣交界起下至雲梯關山陽縣交界

止三縣黃河南岸共計程二百六十餘里北岸共計

程二百四十餘里分屬山清外河山安河務同知

管轄

山清外河同知所轄黃河北岸自駱家營起至泗鋪溝止南岸自吳城起至陳家社舖下止其汛五在北岸曰清河北岸汛在南岸曰清河南岸汛山陽外河汛山陽上河汛山陽下河汛

清河北岸汛自駱家營桃源縣交界起至中河口西岸止縷堤長二千三百四十丈五尺自中河口東岸起至泗鋪溝山陽縣交界止縷堤長六千四百六十二丈一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三十九年加幫地勢窪下堤身卑薄棗龍王廟黑魚汪一帶五百七十六丈及前工未竣王家營至泗鋪溝八百六十三丈五尺四十一年又加幫自護縣堤頭起至王家營塲工止二百二十一丈五尺又王家營險工卑薄處四百八十五丈

石人溝歲修險工長五百丈

王家營歲修險工長六百九丈 [illegible]

陶家莊堤外引河長七百八十丈康熙三十八年
聖駕南巡親閱水勢恐黃流逼近清口淮水不得暢出
諭開引河引黃北注乃屢空屢淤至四十年復 題
請開空寬深已經告成

護縣堤在縣治後自娘娘廟起至龍王廟止長一千四十二丈八尺康熙二十六年前河臣靳輔開整中

河築堤以護縣治四十一年陶莊引河告成水勢逼近縣東縷堤塌卸復自創築撑堤於縣治東護縣堤之內自縷堤起至護縣堤止長二百八十四丈又加幫護縣堤於撑堤之外自撑堤洞起至縷堤止長一百九十丈以為縣治重門之障

王家營迤西縷堤上舊有減水壩歷久圮廢康熙四十年重建土壩口寬三十丈壩內挑引河以洩黃水遂張由鹽河入海 [illegible]

清河南岸汛自吳城桃源縣交界起至張碼口檯堤頭止縷堤長三千九百一十七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未竟四十年重修

張福口横堤自縷堤起至清口西壩止長一百九十二丈康熙三十七年築清口兩岸東西兩壩俱三十七年建

陳家莊東秋水新壩一座康熙三十八年
聖駕南巡駐蹕於此相度河勢親定方所
命築壩挑黃水北入陶莊引河不致逼向運口今土人
俱稱
御壩四十年建設雁翅一道又清口西壩亦添築雁翅又自挑水壩至西壩築頂堤長四百八十丈五尺今河溜全趨北岸淮流暢出四十一年異漲之水清黃

俱順軌而東絶無壅抑之虞矣

自挑水壩尾起至縷堤止撑堤長三百四十六丈康熙四十一年創築

自陳家莊至挑水壩順水小堰一道係民築

清口東甘羅城隄自甘羅城西南角迤西裹河交界起至卞家汪工頭止長一百三十一丈舊係埽工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內接卞家汪長五十五丈搶修 [illegible]

卞家汪堤自甘羅城北起至天妃壩石工頭止長八十四丈舊搶修椿埽工今　題准改建石工康熙四

十年置鐵犀一座以鎮水 以上俱張文端治河書

康熙五十一年奉

上諭今年清水小黃水大黃河大溜過丙壩直匈卞家汪激成回溜以致倒灌清口迨後清水暢出則通清口滔行無阻今欲於天妃壩以上卞家汪以下相度形勢酌議

御壩規模建壩一座內蓄清水之勢外緊黃水回溜

論總河趙世顯勘明形勢酌妥即行具奏再將酌議引河疏濬深通務必導流仍由北岸而行使口自無倒灌之虞遵

旨估計題請發帑在於卞家汪建壩一座挑溜仍由北岸至陶莊引河遵奉

皇上指示再加疏濬亦估計加挑寬深黃流暢行現今成河 外河廳河工事宜冊

天妃壩石工三百四十七丈康熙二十九年建砌三十一年添設雞嘴壩一座長十丈搶修 [illegible]

東惠濟祠後舊埽工自天妃壩尾起至顧家灣止長一百六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　題准改建石工 張文端 [illegible]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內前部院于疏稱清河縣惠濟祠後一工乃黃淮交匯埽灣之處一線孤堤每遇風浪搶救大險堪虞奏

上諭將惠濟祠後　題請改建石工　又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內恭逢

皇上南巡指授方略於惠濟祠前後建築挑水壩二座并卞家汪舊挑水壩亦加寬厚前河院張　題請發帑建築挑溜開行以保運道 外河廳河工事宜冊

自馬家灣起至李家淺山陽縣界止縷堤長四百六丈五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山陽外河汛自李家淺起至三岔止縷堤長一萬一百九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內自上張莊至三

岔一千四百八丈四十年又加高二尺

王公堤石工 [illegible]

[illegible] 自海神廟至老

壩口長五百九十五丈明萬曆三年漕督王宗沐捐

俸創築以禦河患民為立碑廟祀號曰王公堤歲久

決墊乃築外越隄長六百二十丈三十八年加幫護

以椿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三日

聖駕南巡看閱黃河堤岸

上命王公堤甚為險要務須加幫修築堅固沈即具

題加幫　又於康熙四十二年

聖駕南巡

上諭王公堤關係運道民生最為緊要堤岸單薄樁埽

亦漸朽腐再加幫河院張即估計　題請發帑加幫

又於康熙四十四年恭逢

聖駕南巡

上諭王公堤建築挑水壩一座河院張即估計　題請

發帑在於王公隄外建築挑水壩一座挑溜北向 [illegible]

[illegible]

老壩口歲修險工長一百四十二丈

小東路口歲修險工長六十丈

大東路口歲修險工長二百五十丈

兩東路口月堤長二百二十丈康熙三十七年創築

朱家溝歲修險工長一百九十四丈

洪福莊歲修險工康熙四十年長六十丈四十一年

又析出十二丈幫築東岸堤長二百丈以資防護

自老壩口至洪福莊五險工有康熙四十年置

鐵犀工上以鎮水

紫市歲修險工長一百九十三丈雖有壩一座康熙

二十八年築　張莊歲修險工長一百四十二丈

此兩險工相連

上張莊歲修險工長五百一十九丈

自東路口起至上河汛大裳段止汰黃堤長一萬一

千二百五十九丈八尺康熙二十八年修築

山陽上河汛自三岔起至葉家營止縷堤長八千八

百九十七丈三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未竟四十年

加幫卑薄處長六千三百八十四丈一尺

尹家莊歲修險工長二百七十丈　韓家莊歲修險
工長一百六十五丈此二工相連康熙四十一年築
大月堤一道長八百八十丈又加幫韓莊[illegible]長八
十丈　尹韓二工對岸引河長六百四十丈又韓莊
東引河長五百二十丈一以分尹韓二工之水勢一
以分安東便益門之水勢俱康熙四十一年開它
[illegible]港歲修險工長一百五十丈
周家莊歲修險工長二百四十丈
唐家營歲修險工長六百六十丈
小茭陵歲修險工長[illegible]百四十四丈
小艾陵修堤自縷堤起至淤黃堤止長一百八丈康

熙三十六年創築
何家莊歲修險工長九十丈
大茭陵歲修險工長四百二十六丈以上五險工相
連
山陽下河汛自葉家營起至陳家社迤下山安交界
止縷堤長一萬三千一十二丈康熙三十六年築
自上河汛土壩頭起至下河汛童家營止共長二千
二百九十三丈又自馬家社起至蔣家塢流泉溝止
長一千八百四十一丈俱康熙二十八年[illegible]釘樁
胡家莊歲修險工長一百六十丈
童家營歲修險工長一百七十八丈此工於康熙三

十五年決口三十六年堵閉大溜衝決於外積水
蕩漾於內新堤單弱難恃康熙四十年建月堤一道
長六百七十丈於對岸開引河一道長六百二十丈
又堤內下埽壓土幫戧以資捍禦
在家口[illegible]險工長一百二十丈今堤外少灘停修[illegible]
[illegible]
自馬家社起至[illegible]馬頭止排椿工長一千八百四
十一丈康熙三十八年修建
北沙臨河堤民修
陳家社迤下縷堤其下有泉水迸出屢築屢陷康熙

四十年於堤外築兩小月堤以護陷處又築大月堤
長四百八十丈護小月堤之外
山安河務同知所轄黃河北岸自泗鋪溝起至海口
六套止南岸自陳家社迤下山清外河交界起至海
口陸家社止其汛五在北岸曰安東汛上河汛下河
汛北岸汛在南岸曰南岸汛南岸自陸家社迤下尾
至海計程五十四里北岸自六套堤尾至海計程六
十九里
安東汛自泗鋪溝山清外河交界起歷顧家河至安
東縣東門上縷堤長九千一百四十一丈八尺康熙
三十六年修築二十九年又加修

邢家河險工長六百五十丈康熙四十年於埽外之
上加鑲丁柴高四尺又壓土二尺以資捍禦
鄭家馬頭歲修險工長一百三十五丈
時家馬頭險工歲修新舊共長二百二十九丈八尺
又搶修二十五丈此工於康熙三十六年漫缺周五
十餘里民田廬墓盡沒水中至三十九年堵塞四十
年又築磯嘴埽一座
便益門歲修險工長三百一十八丈康熙四十年置
鐵犀牛上以鎮之
南東西□歲修險工共長二百五十丈　安東一邑
瀕臨水患(?)康熙四年河決茆良口又小決口數處漂
溺廬舍人畜無算九年九月二十六日風雨大作城
闕衝決城內水深數丈溺死男婦甚衆十年河決邢
家河口二鋪口張路二口至十七年堵塞[illegible]
[illegible]三十五年七月初二日中河水溢南便民塘
入城本年居民自行堵塞三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河
決時家馬頭以致便民塘又陷次年六月居民又自
行堵築河臣以此非黃河堤岸故置弗理數年來
城中積水地上行舟房屋坍塌人民遷徙至四十年
臣設法開放涸出平陸民始復業而於郊外一帶汪
洋今皆得而耕種矣
上河汛自安東縣東門起至彭家灘止縷堤長八千

九百三十三丈康熙三十六年修築三十九年加幫
險要處
汪家莊搶修險工長二百五丈康熙四十年建築磯
嘴埽一座長十二丈　二塘搶修險工長四十丈
汪莊二塘兩險工相連康熙三十九年水勢洶湧幾
至漫溢至四十年汪莊迎頭建築磯嘴逼溜開行兩
工始無所以　題定汪莊引河奉經
旨允行後題停止　汪莊二塘月堤長五百七十丈
康熙二十九年創築
宮灣搶修險工康熙二十七年搶修一百四十二丈
二十九年搶修一百五十五丈四十年河身漸深水
勢稍平止搶修挑水霸二丈七尺四十一年異漲之
水搶修一百五十七丈八尺
下河汛自安東縣起至宿遷山陽縣交界止縷堤
長八千七百一十一丈五尺康熙二十六年修築三
十九年重修
龍潭口搶修險工長五百五十丈此工內外積水汪
洋風浪衝擊最屬險要康熙四十年堤外創建排樁
護岸堤裏下埽頭十共資防禦
老堤頭歲修險工長二十四丈康熙四十年堤外磯
嘴埽一座
伍湖搶修險工長四十五丈康熙四十年建築磯嘴

壩一座

北岸汛自雲梯關起至六套止縷堤長八千一百四十二丈五尺內有康熙三十六年修築卑薄之處又有三十八年捐工人員領工未經興修之處三十九年俱重修　雲梯關乃黃淮入海故道相傳當年關下即為海口所以立關設營有守備駐劄關以外舟楫所不及也瀕落沙淤潞海漸為桑田南北兩岸有港有套有渠本無堤岸前河臣靳輔以一望平難不分是河是地若不為之一束則雖黃河全歸故道而大溜到此四散而去究無入海之路因築兩岸長堤南岸地勢窪下多築二千丈然沙淤之上時合時開是堤保守之難未可與他處同年而語者 [illegible]

馬家港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國以海口淤淺開空引河導黃由小河口入海至三十九年二月間前河臣于成龍堵塞是年六月間被水衝開復築未就今大通口寬深河流順軌此港盡淤四十年置鐵犀堤上以鎮之

大通口即舊攔黃壩處康熙三十八年築攔黃壩河臣催拆其半至三十九年臣奉
旨盡行拆去是年
賜名大通口　淮水出清口經安東由雲梯關以達於海此自夏禹至今數千年之故道也自宋神宗時南徙而與淮合今亦六百餘年其出海之口廣至數百丈深至數丈非人力所能為者或因上流不治水緩沙停以致梗塞而遂欲別尋一道以達於海此必無是理明臣潘季馴論之甚詳邇來河臣不察漫築攔黃壩欲令河水盡由馬家港出下流既窄則上流愈益壅滯東衝西決將無已時幸蒙
皇上宸謨獨運
命盡毀攔黃壩
賜名大通口又
命齊闢清口淮水悉出會黃二瀆合流奔騰東注積沙盡滌今河面寬至二百餘丈即水落亦一百八九十丈深至四丈五六尺即水落亦二丈五六尺自大通口至惠家港八灘入海之處俱深二四丈不等自此兩河皆復其故而淮海之間永慶安瀾矣

埽閘頭新生險工長二百九十五丈六尺

四套險工舊長五十二丈康熙四十年水勢漸平上修二十五丈四十一年水勢更平停修其　題築月

堤亦暫停止
南岸汛自孫家社下山清外河交界起至[illegible]家社窄
工尾止縷堤長一萬二百六十一丈五尺內有康熙
[illegible]六年修[illegible]築[illegible]又[illegible]八年[illegible]二人[illegible]
領[illegible]未經[illegible]十九年[illegible]
至[illegible]堤長二千[illegible]五丈九尺[illegible]年加幫
高厚
辛家蕩滚水大壩一座現在興築
陳家樓新生險工止在大溜頂衝之處[illegible]年各處堤
岸受[illegible]水勢至此平[illegible]自康熙四十年前黃並下衝
刷以致[illegible]

內[illegible]險工即在陳家[illegible]下水勢頂衝[illegible]以河面窄狹
河由[illegible]康熙四十年加築外圍堤
八十丈內築堤三百一十五丈臣又督令官弁挑挖
沙嘴及對面河灘[illegible]水面僅寬六十丈今衝刷至一
百餘丈矣
當[illegible]工在西[illegible]之下康熙四十年七八月間陳
[illegible]
衝[illegible]家[illegible]更須加謹矣[illegible]
[illegible]
修[illegible]事[illegible]凡應用埽[illegible]
十丈八丈者方穩高一丈有埽臺要寬七丈方穩得

緊如遇堤頂窄狹者架木平堤名曰軟埽臺然後擦
下先將柳枝紐成埽心拴束心繩擫頭繩取蘆柴
之黃亮者綁紮小纓總繫於埽心之上每丈下鋪滚
肚麻繩一條或不必用麻者即用蓋縴又將大蘆纜
二條作鏈繩一條並纏於小纓之上鋪草為筋以柳為
骨如柳不足用柴代之均勻鋪平需夫五六十名如
長十六者共需夫五六百名八丈者四五百名用勇
健熟諳埽總二名一名執旗招呼一名鳴鑼以鼓衆
力俟埽綑捲後用多夫齊推埽身[illegible]將小纓均束
於埽埽岸上每丈釘下留橛二根將滚肚纜挽於留
橛之上每擫頭繩一根亦釘留橛一根看水勢之緩
急定擫頭繩之多寡漸次將埽推入水中將擫頭滚
肚用活扣結於留橛之上然後漫提壓土俟埽將次
沉下然後下樁每丈用一尺八寸木一根若水勢湍
激頂衝埽灣並合龍之埽須用大木不在一尺八寸
之例每丈用料物細數照現行工部則例加用可也
擺滿下埽之法[illegible] 凡黃河內埽工有修防有攻[illegible]有搶[illegible]
有新生險[illegible]工程若當[illegible]後水勢[illegible]
傾欹者整[illegible]
刷殘補下層層簽釘大樁照依大汛水漲之[illegible]
出數尺一律下成順埽薄散以土俟其鑿定方可下
丁頭埽若埽未整齊即下丁頭埽前順埽一[illegible]

將別埽俱爲帶動矣其救險工程將有危陷埽尚未
去急須臨河添壓大埽長樁簽提急清舊埽恐爲匯
崖填之以軟草將兩傍安穩之埽亦須補下大樁併
力救護勿使走動則工程平穩矣其搶險乃因舊埽
朽爛或因頂衝急溜將埽下衝空舊埽全去水匯崖
岸舊提坍卸岌岌堪虞當此之際人皇皇莫知所措
搶險工程事有先後埽有緩急若提下一埽提釘一
樁反致逆溜滿激衝刷舊提欲去不能每致僨事須
責令久慣埽手或熟諳工程人員殫心料理責任既
專令其度量穩妥然後急爲接下埽筒晝夜搶下庶
舊提無虞兩旁之埽平穩矣其新生險工每於舊險

工之上下黃河大溜一時衝至埽傍舊提坦坡坍卸
急須下埽直至關溜之處而止大率埽料黃河之內
以柳柴爲重次則枯草樁必長大繩須堅實至於壓
土非比清水埽箇黃水一入埽中即泥沙停滯若壓
土太厚反恐款卸俗云下埽無法全憑土壓若乃是
言清水之埽也[illegible] 凡黃河初決且不必急計
裹頭亦不必急計堵塞初開之時水勢洶湧未可與
爭看其出口急溜若有奪河情形須建挑水壩以逼
其勢上流挑空引河以挽其流速運積料物料物既
積矣猶在得時時可堵矣裹頭舊堤務必多下邊埽
堅固停妥然後逐漸進埽埽不可緩緩恐決口漸深

又不可急急恐下埽有失埽必欲其大而長長大則
穩捲埽首重於繩纜其法用滾心滾肚必須長壯務
使繩隨埽莫使埽離繩洗下矣必用土壓埽將沉
於水方釘簽樁再加土埽其臨水必須長大可埽將
到底方可再進[illegible]水將次合龍之際須[illegible]工料物
除合龍之外仍多積料兆須防合龍之後必有一大
蟄陷每於合龍之後復有決者率因蟄陷故也於合
龍之時晝夜兼工漸塞還有毛洞滲漏或係春須不
下或係埽手任非故留洞隙必須急爲壓土使其平
實於縫隙用細草或紅草塞之務使斷流若滲漏不
息漸至蟄陷若不急搶救則潰矣故紅縫埽手之

弊將有恤其勤勞厚以賞賚不必按日計值惟以成
工爲主則工易舉而成亦速也凡決口初開時不係
頂衝之處出口勢緩去口平散亦不必急計堵塞久
之率多掛口淤墊也[illegible] 凡黃河過溜之處宜
建築挑水壩又名順水又名磯嘴又名馬頭其功最
大如清河縣境內之運口每爲黃水急溜直逼[illegible]家
莊閘閘清水不得暢出以致運口淤墊[illegible]家莊引河
數次不成仰蒙
聖恩指示於運口迤西築挑水壩一座將黃水挑逼北
徙清水得以暢出陶莊引河得以成功今二瀆合流
河工告成者仗賴於是凡遇有險工之處照式築之

裨益非小酌議建築之法務欲其寬不可其□□且故
疏翅邊埽以順上流勿使其對迎溜有收拾之處若
離堤遠者須接築格堤并禦水以防異漲時黃水溢
灘後衝刷之處此築挑水壩之法
一論黃河灣曲之處俱應挑空取直於是挑空陶家莊
引河工成而淮水暢流挑空成字堡楊橫莊引河工
成而險工遂平仰見
聖謨精詳黃流取直之明效也挑引河之法審勢貴於
迎溜而施功宜於深闊且俟水大漲乘勢開放則有
一瀉千里之勢若挑空太窄與交水無多大勢挽溜
以入新河若挑空太淺水不全趨勢緩則勢若挑引
河太短水流不舒為正河所抑洄漩凝淤須挑空六
十丈或四十丈即窄亦須十餘丈須長二千丈或千
餘丈即短亦須八九百丈方能溜有勢而成河若挑
空引河太直因屬節省錢糧又恐直則□淤而□淤
淤淤之勢久亦漸淤也須□□河□□□□□□其
河頭迎溜河尾洩水中□□□□□衛刷□□□岸
河頭□於河頭築接水埽□□□□□□□□□
河□挑水□□□□引河□成也□□□□□□□
必築堤東水歸漕以防旁溢無論創築□□□以老
土為佳但黃河兩岸率多沙土恐難□□老土□□於
堤完後務尋老土蓋頂務邊栽種草根以□□□□

山築堤之法每土六寸行硪其岐縫處用夯堅築其
新舊堤交界又用鐵杵力築層層夯硪期於一律堅
實總以簽試不漏為度

卷第六下

行水金鑑　卷第六十一

[illegible]

淮水

導淮自桐柏 禹貢

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孔氏注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水經

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風俗通曰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於海也淮水體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體東流爲淮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也山南有淮源廟 酈注 [illegible]

元和志云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西南九十里淮瀆廟在縣西六十里山之東北桐柏縣志云縣西三十里有淮井石砌水池方七尺許有泉三處湧出即於池邊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體水西流逕平氏故城東北又西至唐縣界而入泚水體亦作澧又元和志云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東界梁置義鄉縣開皇十八年改以桐柏山爲名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大復山謹按此山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界西

接襄陽府棗陽縣界峰巒奇秀餘山乃桐柏之異名縣志云大復山在縣東三十里胎簪山在縣西北三十里皆其支峰禹貢明紀謂之桐柏也以今輿地考之淮水出桐柏縣西北桐柏山 [illegible] 東南流逕其縣南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者也 [illegible]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禹貢

乃泗沂二水合入淮 [illegible]

沂水先入泗泗入淮以沂先入泗泗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illegible]

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淮浦 [illegible]

泗沂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於江漢之例 [illegible]

淮出桐柏初其源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注亦尚淺其深廣爲十四瀆至於汝潁始大汝潁而下不費治導故不書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 [illegible]

地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下邳西南入泗曹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

史248-014

又水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
大則出太山也[illegible] 泗水出魯國卞縣桃
虛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爲名西南
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illegible]今[illegible]泗水源
也[illegible]許愼說文泗水受泲水東入淮按泗受泲者
桑欽云濟水至乘氏縣分爲二一水東北流爲
北濟一水南流爲南濟通志云今此水與濟不通但
菏水亦自乘氏至方與入泗而菏水通濟則泗可以
達菏菏可以達濟而自濟可以通河矣[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沂水出沂水縣[illegible]歷沂州郯城[illegible]
至邳州合泗水又東南至清河縣入淮[illegible]導淮

云東會於泗沂是也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兗陽濟
寧鄒縣魚臺滕縣[illegible] 沛縣徐州[illegible]邳州宿遷
桃源至清河縣入淮[illegible] 此禹跡也今其故道自徐
城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指會泗之名矣漢
志淮水出平氏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illegible]
[illegible]行三千二百四十里疑太遠按易氏曰淮自桐柏
縣東流二百八十里至真陽又三百里至汝陰又二
百十里至下蔡又五百里至蘄縣[illegible]又二百四
十里至臨淮又二百七十里至漣水縣入海通計一
千八百里金吉甫云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二說
近是漢志云至淮陵入海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

北八十五里此地距海甚遙淮何得于此界入海淮
陵乃淮陰之訛三千字亦誤也淮之所納其山源之
水泗沂汝穎爲大汝穎不見於經以未嘗施功故耳
[illegible]及滎陽下引河東南與濟汝淮
泗會則陰溝汳水鴻溝沙水過水睢水諸川或自入
淮或由穎泗以達于淮而淮之所納愈多矣今全河又
悉注於淮淮雖大亦何以堪河不駭此徐揚間昏墊
之患恐未有已時也[illegible]
淮水[illegible]又東逕義陽縣[illegible]
縣南對固成山山有水注流數丈洪涛灌山遂成巨
井謂之石泉水北流注於淮[illegible]

又逕義陽縣故城南[illegible]
義陽郡治也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
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於安昌城有九渡水注之[illegible]
[illegible]
東過江夏平春縣北[illegible]
又東油水注之[illegible]
水出縣西南油溪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淮水又
東屈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流波三寸入
於油水亂流南屈又東北注於淮淮水又東北逕城
陽縣故城南[illegible]
又東北與大木水合[illegible]

史248 045

水西出大木山東逕城陽縣北而東入於淮 酈注
又東北流左會湖水 水經
傍川西南出窮谿得其源也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 水經
江國也今其地有江亭地理志曰漢乃縣之 酈注 [illegible]
陽故城與光州口[illegible]
又東得湖口水 水經
湖水南出大潰山東北流翼帶三川亂流北注湖水東南流歷金山北山無樹木峻削層峙又東逕石城山北又東逕七井岡南又東北注於淮 酈注
又東逕新息縣南 水經

東逕故息城南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逕浮光山北 水經
亦曰扶光山即弋山也逕新息縣故城南東合慎水慎水出慎陽縣西而東逕慎陽縣故城南應劭曰慎水所出東北入淮慎水又東流積爲燋陂陂水又東南流爲上慎陂又東爲中慎陂又東南爲下慎陂皆與鴻郤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修復之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陂水散流下合慎水而東南逕息城北入淮謂之慎口淮水又東與申陂水合水上承申陂於新息縣北東南流分爲二水一水逕

深止西又屈逕其南南淚爲蓮湖水南流注於淮淮水又左迆流結兩湖謂之東西蓮湖 [illegible]
又東右合谿水 水經
水出白沙山東北逕柴亭西俗謂之柴水又東逕黃陂西故弋陽郡也又東北入於淮謂之柴口 酈注 [illegible]
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 水經
水首受陂水於深北北東逕釣臺南臺在水曲之中臺北有琴臺又東逕蟹亭南東南合淮 酈注
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 水經

楚白公勝之邑也又東北去白亭十里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 水經
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又南於長陵戍東東南入於淮 酈注 [illegible]
又東北合黃水 水經
水出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水注之又東北逕弋陽郡又東北入於淮謂之黃口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過期思縣北 水經
縣故蔣國周公之後也楚滅之以爲縣城之西北有楚相孫叔敖廟 酈注 [illegible]
又東北淠水注之 水經

水出弋陽縣南垂山東北注淮俗曰白鷺水

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 水經

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 水經

廬江故淮南也應劭曰故國子國也決水自雩婁縣北注不於北東也安豐東北注淮者窮水矣又決水皆誤耳

又東谷水入焉 水經

水上承富水東南流世謂之谷水也又東逕汝陰城東南注

又東北左會潤水 水經

水首受富陂東南流為高塘陂又東積為陂東逕荊亭北而東入

又東北窮水入焉 水經

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楚救灊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於窮谷者也又東為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丘戍淮中有洲俗號關洲

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沘水泄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 水經

淮水又東左合沘口又東逕中陽亭北為中陽渡水流淺磧可以厲也

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 水經

縣即楚考烈王自陳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漢高帝四年為淮南國孝武元狩六年復為九江郡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是為三楚者也

又北左合椒水 水經

水上承淮水東北流逕旌池南又歷其城東亦謂之清水東北流注於淮水謂之清水口者左合椒水焉

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 水經

謂之肥口又北夏肥水注之俱入於淮

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 水經

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春秋襄公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又東逕八公山北山上有老子廟

壽州北少東有水之南晉謝玄北禦苻堅於八公山堅望山上草木成爲人狀是也一名肥陵山在壽春縣北四里

又北逕莫邪山西 水經

山南有陰陵縣故城項羽自垓下從數百騎夜馳渡淮至陰陵迷失道者也 酈注 今定遠縣西有莫邪山

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 水經

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 酈注 [illegible] 古當塗故城在今懷遠縣東南塗山在縣東南 [illegible]

又東北濠水注之 水經

水出莫邪山東北之溪溪水西北引瀆逕禹墟北又西流注於淮 酈注 [illegible]

又北沙水注之 水經

經所謂浪蕩渠也郡國志曰淮出於荊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之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過鍾離縣北 水經

縣故鍾離子國濠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東北流歷小城而北流注於淮 酈注 今臨淮縣 [illegible]

又東逕夏丘縣南 水經

又東渙水西入九里注之渙水又東南流逕鄲北蘄故城南又東南逕白石戍南逕虹城南洨水注之水首受蘄水於蘄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又東南流於洨縣故城北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洨水又東南入於淮淮水又東至巉石山潼水注之水首受潼縣西南潼陵縣故臨淮郡之屬縣又東南流入淮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逕浮山 水經 [illegible]

山北對巉石山梁天監中立堰於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淮矣 酈注 [illegible]

又東至徐縣南歷澗水注之 水經 [illegible]

導徐城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絕蘄水逕歷澗水西東南流注於淮 酈注 [illegible]

又東池水注之 水經

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又東北流歷二山間東北入於淮謂之池口也 酈注 [illegible]

又東蘄水注之 水經

水首受睢水於穀熟城東北東逕建成縣故城北又東南逕蘄縣又東入夏丘縣東絕潼水又東南逕潼縣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注於淮 酈注 [illegible]

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 水經

又東逕廣陵厤淮陽城北臨泗水阻於二山之間述征記淮陽太守治自後置戍縣亦有時廢興也 酈注 [illegible]

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 水經

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 水經

淮水右岸即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東奔袁譚路出斯浦因以爲名焉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爲侯國

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即漂母冢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於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 陵即信母冢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故城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中瀆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 酈注 [illegible]

又東兩小水流注之 水經

淮水左逕泗水國南故東海郡也地理志曰王莽更泗水郡爲順水故縣爲生水淩水注之水出淩縣東

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淮即經所謂之小水者也 酈注 [illegible]

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 水經

應劭曰浦岸也蓋臨淮浦故受此名淮水於縣枕分北爲游水歷朐縣與沭合又東北逕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地理志曰游水自淮浦入海爾雅曰淮別爲滸游水亦枝稱者也 酈注

[illegible]

淮自荊山而下即受黃河從渦河一支之水至清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泛濫中土蓋海口近年淤沙下淤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淮陰之地甚卑而徐呂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當陸沉而徐呂爲安流矣審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淤沙而南口更衝廣

[illegible]大知錄八卷

淮水昔不病淮安今病淮揚蓋黃河未流往經河南或出潁川或出壽春匯淮入於海其入小浮橋經徐邳入海者支流也勢故卑且弱河淮合則爲一家直湧而東奔是淮以河利也安能害淮安今全河舍河南之故道傍流徐邳經清河而淮水自西來會是二家也不相統一故河落則淮乘高而凌之淮安以爲秋水灌河河恃勢而驕直淮安之東北若大行者而淮水方挾潁川壽春諸平陸之水勢與強河鬪於清河不能衝中堅則氣喪而潰散淮安之郊甚爲總息俟河之消鈍乃假道會弱河始入海淮安始得不病淮河哉若導黃河經河南會淮水於潁川壽春勢既不能若任淮水灌淮安勢又不可唯朝廷定策開高寶諸湖老隄建諸平水閘大落高寶諸湖之巨浸廣引支河歸射陽湖入海之洪流乃引淮河上流一支入高寶諸湖如黃河平則淮水會清河故道從淮城北同入於海如黃河長則淮水會高寶湖新道由射陽湖從淮城南同入於海則淮安全得平土而居之

神禹疏瀹排決之法今不講久矣考之正字疏者水窄爲患則闢聚以疏之瀹者水散爲患則合水以瀹之排者水侵爲患則拒堵以排之決者遲迴爲患則搜剔以決之朱子云汝泗皆入淮而淮自入海夫淮之入海此三代以後事也禹治水先審中國大勢北水之大唯河南水之大唯江而四瀆特始以淮漢配耳豈真可敵江河哉故導汝泗入於淮又導淮入於江東北注海邗溝淮入江故道也今失之而淮自入海蓋失禹決排之法而淮之南北始多水患矣泰寓

治水筌蹄

河自中牟以下會汴徐州以下會泗清口以下會淮凡三會而後注於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泗淮又不能容府堂之議既視其奪以爲害于水之臣又求其決以爲利不獨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氣運夫必不有關也　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合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兼河三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數處猶有所分如毛氏茨河之斷雖以元人挽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

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並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瀆入淮淮能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深山泉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鱉之憂殆未已也日知錄

黃河行至清河縣南與淮水交會是為清口由清口而合流東北行三百餘里入海方康熙十六年以前河道潰壞之時清口一片淤沙自清口以至海口幾水綫流河身寬處不過十餘丈窄處僅有六七尺深處不過五六尺淺處僅有二三尺及全淮歸故之後漸漸刷開迨黃河亦復歸故而水力所至淤沙盡闢清口寬二三百丈河漕深二三丈不等己漸復當日之舊矣繼下三百餘里河身俱寬一二百丈不等河漕俱深二三丈不等惟安東縣蓮花巷迤下河漕一千餘丈僅深一丈二三尺須多置二百餘斤重之大鐵犁數十架乘船施治必期深至二丈之外方為永久之道也周洽河防雜說

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由開封至歸德至小河出小清口至大河口會黃入海今則開封至歸德一段已經淤塞必大加開通中間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蒲溢引水灌田皆聽其自便則黃河以南西北之水利大興矣古時清口止出淮水而黃河由清河縣後往東行至大河口淮黃交會所以黃水無倒灌之患今黃河遷於清河縣前直逼清口若改於大河口之下使之會黃入海自無倒灌之患矣[illegible]

卷第六十一

史218 051

行水金鑑　卷第六十二

淮水

漢桓帝永興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 後漢書五行志

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 [illegible]

宋明帝泰始二年淮水竭 南史明僧紹傳 [illegible]

[illegible]

梁武帝天監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 梁書[illegible]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作浮山堰 [illegible]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高祖從之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康絢護堰作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天監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用鐵數千萬斤沉於堰所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上卒死者十七八明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百四十丈天監十五年九月淮堰壞死者十餘萬口 梁書康絢傳

梁堰淮水以灌壽陽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二冶鐵器數千萬斤沉於堰所仍伐樹為幹填以巨石踰年堰成其長九里軍人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絢

而昏霧不解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illegible]

梁武帝普通元年秋七月淮海並溢 梁書武帝本紀

唐德宗貞元八年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沒泗州城 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七月淮水溢亳州 唐書五行志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六月辛未淮水溢 唐書五行志

大中十二年淮南大水溢泗州漂沒數萬家 [illegible]

中和二年汴水入於淮水閘壞船數艘 [illegible]

後周顯德中淮水漲溢 [illegible]

宋太祖乾德四年泗州淮水溢 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蔡州淮及白露舒汝廬潁五水並漲壞廬舍民田 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六年潁川淮渒水溢海民舍田疇甚衆 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七年四月泗州淮水暴漲入城壞民舍五百家 宋史五行志 六月己亥淮水溢入泗州城壞民居 [illegible]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六月泗州淮漲入南城汴水又漲一丈塞州北門 宋史五行志

宋咸平四年淮水溢天聖四年又溢景祐三年作外堤以備淮水 江南通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穎州頴水溢壞隄及民舍 宋史太宗本紀

徐州白溝河溢入州城 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秋七月淮水溢 九月睢溢沒田六十里 宋史太宗本紀

宋眞宗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泗州水害民田 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景祐元年閏六月甲子泗州淮汴溢 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嘉祐二年三月戊戌淮水溢 宋史仁宗本紀 七月淮水自夏秋暴張環浸泗州城 宋史五行志

泗州南去淮一里每遭水患宋開寶七年淮水溢入泗城歷咸平至祥符無歲不溢迨至景祐三年作外隄以備淮水高二十三尺自是水患少弭歐陽公云泗州之患莫甚於淮是也 [illegible]

宋仁宗嘉祐六年七月乙酉泗州淮水溢 宋史五行志 [illegible]

宋神宗熙寧四年十一月開洪澤湖達於淮 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元豐四年五月淮水汎漲 宋史五行志

是年命發運副使史公弼修泗州洪澤湖 [illegible]

軾以龍圖閣學士出知穎州先是開府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穎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穎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穎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 宋史蘇軾傳

宋徽宗重和元年夏江淮諸路大水民流移溺者衆分遣使者振濟 宋史五行志 霍端友知陳州陳地汙下疏新河千里從於淮水患遂去 宋史霍端友傳

宋高宗紹興二十二年春淮水溢中有赤氣如凝血 宋史五行志

三十一年四月淮溢數百里漂民田廬死者甚衆 宋史五行志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五月淮水溢盧濠楚州無爲安豐高郵盱眙軍皆漂廬舍田稼 宋史五行志

宋寧宗開禧元年九月丙戌淮[illegible]年泉郡同楚州盱眙軍爲甚 宋史五行志 [illegible]

元仁宗延祐七年四月安豐廬州淮水溢損禾麥一萬頃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元統二年六月戊午淮河漲淮安路山陽縣滿浦清岡等處民畜房舍多漂溺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元五年七月汴州沂沭二河暴漲決隄害田稼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四年冬十月乙酉議修淮河隄堰 元史順帝本紀

明太祖洪武八年九月壬子上閱輿地圖得虞永古跡一卷命內臣馳驛以賜東宮且題其外令濬諭訪隨處古跡皇太子至池河驛得上所賜書大喜以示群臣啟曰臨濠古蹟惟塗荊二山最著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

淮水繞荊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獲免阻
修之難禹之功也 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九月濬淮安山陽縣支家河水
南入淮北通安東海州 明太祖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六月乙丑鳳陽府壽州言淮水決城
垣命以時修築　丁卯中都留守司言夏雨不止淮河
水漲衝圮見發軍夫晝夜築塞命工部遣人督視 明
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八年三月丁卯工部言淮安府淮河兩岸
堤圮及倉廒壞宜令有司修築皇太子從之　五
月戊子工部請修淮安府淮河堤岸以固大河衛城池

皇太子從之 明太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七年八月己丑直隸壽州衛奏近城西有
湖與淮相通比雨潦暴漲壞城二百四十餘丈乞發附
近軍民修理從之 明宣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十二月癸亥直隸壽州衛奏七月閒
淮水泛漲壞西北城垣請修治從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二年八月戊辰掌直隸清河縣事知州李
佑奏本縣四月終霖雨壞麥五月終淮水泛溢漂流
房屋孳畜甚衆民不堪命乞賜賑貸其歲凡買辦物料
等項軍夫等役濬河人夫俱乞暫免其額辦商稅課鈔
乞暫存本縣給用上命有司覈實從之　九月戊申直
隸大河衛奏舊置軍器局以軍餘造器械供用近因淮
水泛漲決堤漂屋請修造從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三年四月庚午直隸鳳陽府泗州淮安府
清河等縣各奏去歲天雨連綿淮水漲溢沙淤地畝不
能耕種今年夏税乞從蠲免上令行在戶部遣官覆視
除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四年七月辛卯直隸鳳陽府自五月淫雨
至七月淮水溢決壞廬舍城垣淹沒軍民田畝甚多至是
上聞命巡按御史中都留守司各遣官去視災傷民加
意存卹衛決城壩速為築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七年閏七月戊戌修鳳陽衛土城及護城
堤以大雨淮水衝決故也 明英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九月丙寅淮水溢淮安所屬州
縣壞官民屋舍淹沒人畜甚衆 明憲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七月辛丑總督漕運都御史叢蘭
奏淫雨為災淮水泛漲衝決漕堤淹沒人畜禾稼乞免
坐派工部料價部議已徵者解部未徵者從其今數奏
請仍以所在椿草銀修理決堤從之 明武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四月丁未總督漕運右副都御
史龔輝巡按直隸御史史載德各奏泗州逼近淮河地
勢低下今黃河水決入淮下流壅塞其勢必且上溢為
陵寢之憂乞亟開直河口以通下流築二陳莊劉家潰

二口以防衝決仍命欽天監官一員相度祖陵地脈擇日興工工部議覆報可明世宗實錄

嘉靖三十年淮水大溢田地俱沙淤[illegible]志

總理河道曾鈞言淮以淮水唯資黃河易涸而多淤廢庫挑浚之費而泗水西流實應南注大江可以入淮於是因五里壩塞之不費不勞河流通利未旬月巡撫丙廣去[illegible]

嘉靖三十一年淮河大溢田地俱沙淤[illegible]

嘉靖三十四年淮水溢淮安府志

明穆宗隆慶三年九月丙子時淮水漲溢自清河縣至通濟閘及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明穆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四年六月丙辰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報疏濬淮河及鴻溝境山等處工完上從部議賞大立同知李琦等賞賚有差　九月壬申侍郎翁大立言今淮河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朱家溝旁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於黃河聞者無不駭異然淮以為宜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平江伯故道則淮河以無虞臣所患獨在黃河雎宿之間遷徙不知所定泗州陵寢甚有可虞臣請濬古睢河繇宿遷歷宿州出徐州小浮橋以洩徐呂二洪之水又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以下草灣免衝射之患南北運道庶幾可保詔給事中雒遵亦請下所司勘議或尋復故道或分洩二洪及倣先年置鋪設夫開溝建閘之法以為久計工部覆行新任都御史潘季馴如議悉從之明穆宗實錄

是年高家堰大潰時淮水東遶諸州縣匯為巨浸淮城民不聊生黃河亦決崔鎮等處而桃清河塞運道梗阻者數年江南通志

高家堰者郡志云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所築以百詩口此堰不見於史籍考三國志登當為典農校尉經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登固精於水利者又嘗為廣陵太守處濱江表傳云治射陽則此堰距治所甚邇登築堤以障淮水理勢宜然也由是觀之漢世河未合淮尚不聽其旁奪況今欲藉此清淮以刷沙乎苟非以堤束水使淮并力東注則自清口以至海口終不能無壅也禹貢錐指

高家堰今府志稱高加堰注云高加者為護運道邑井宜加高而名之蓋益加而益高耳故民或去寶應高一丈八尺去高郵高二丈一尺高寶堤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高三丈有奇[illegible]自明迄今又不知高幾許一有匪洩而淮揚兩府之城郭田廬皆在水底可可畏哉[illegible]

萬曆元年五月十八日夜淮水暴發王甲汙洋浸棠淹田廬河民多溺死淮安府志

萬曆二年秋七月二十四日辰刻微雨而風入戌風大雨如注次日夜益猛拔樹撤屋東海大嘯淮河並溢漂蕩山清安鹽等邑官民廬舍一萬二千五百餘間溺死男婦鄭江等一千六百餘名口崩鹽邑城垣百餘丈徐邑同（[illegible]）

是年淮河泛溢（淮安府志）

是年七月二十四日淮河並溢漂官民廬舍溺死男婦不計其數（[illegible]）

萬曆三年淮河並漲（淮安府志）

是年泗水南下衝決清水潭等處（南河全考）

是年六月霖雨不止風霾大作淮河並漲千里共成一湖（揚州府志）

是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　奏祀朱宗唐請行南京工部委主事郭子章會穎州道勘視水勢衝嚙崖岸致侵祖林議造石砌泗陵堤二百二十六丈至五年工完時御史邵陛亦行泗州將護城堤用石包砌堅固至今賴之稱為邵公堤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邵元哲亦修高家堰并開菊花潭以洩三城之水東方米多舟楫皆通（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五年六月甲戌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奏淮水向經清河會合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崔鎮清江

一帶正河淤墊淮口梗塞於是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灌山陽高寶之間向來湖水不逾五尺堤僅七尺今堤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過之此從來所未有也議護堤以殺水勢部言堤雖可護而不能必水之不漲欲水之不至必使淮有所歸而後可宜令漕河諸臣[illegible]便宜可　八月辛丑以山陽高寶淮水瀰漫禮科右給事中[illegible]議導淮入江並灰洲入江之口分流增闢以殺其勢已漕運侍郎吳桂芳尋其故以向者黃河改道而去下奔如駛淮遂乘虛灌入清口故道淮為[illegible]一議不同奏請行勘上以河淮統合命宜其議　九月丁卯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原從清口會黃河入海今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渙散於高寶邵伯諸湖而湖堤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墊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蓋淮水併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廢壞而清口內通濟閘又開朱家等口引淮水內灌於是淮泗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敝此清口所以獨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畢運堤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為力水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

春初運事忽至僅完堤工於河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
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而不止於邳遷下流之
涸將盡乎邳遷而不止於清桃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
百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乃為一勞永逸至高家
堰朱家等口宜乘時築塞使淮泗併力足以敵黃則淮
水之故道可復高寶之大患可減若於興化鹽城地方
海口湮塞之處大加疏浚而湖堤多建減水大閘堤下
多開支河以行各閘之水庶乎不致汙浸總之未有不
先黃河而可以治淮亦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堤
者也部覆河內疏浚若無良法惟先臣劉天和用平底
方舟橫排河中為一層四維拴繫以長柄鐵爬浚之浚

深數尺移舟再浚後數丈復為一層如前法則水中與
陸地施工略同與工停運宜行河道等衙門會議具奏
定奪報可　十二月己丑先是淮水南徙從泗淮揚間
已而漕運侍郎吳桂芳報稱草灣開通淮水消落至是
淤墊如故給事中劉鉉言治淮以開清海口為策宜簡
方略大臣一員會同河漕諸臣相繼浚為新運計上
令吏部推舉才望實心任事者以聞於是吏部請以總
督漕運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為工部尚書總理河漕得
旨近來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至日久無功
今以此事專屬吳桂芳經理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李
世達改推別用其選任部司處置錢糧俱許以便宜奏

請若明歲運道有梗戶部查先年海運事宜行（明神宗實錄 吳侍郎疏）
（淮向來湖水不過五尺堤築七尺今則加至一丈尺不今更過之以故泰州東有也可見高堰未加一石高當時已然矣今又一歲壅之而且中所亦未滿漫大入湖而今入湖者也入湖者更多甚則由何不能容而今乃漲溢設也亦口之以塞者又難黃河坍塌日高淮水不得不取之于旁使也以至今日而更甚矣此為數患）
是年三月至五月恒雨西河水發白高家堰一縣東
浸鹽城水災特甚張宗仁賣兒詩云攜兒去賣向兒
哭賣兒買米供晨粥粥稀呼兒兒不來只恐貪穀
兒肉（淮安府志）
是年漕撫王宗沐築高家堰（小字記）
萬曆六年九月總河侍郎潘季馴題准令郎中張譽
海防道龔大器揚州府同知韓相等築高堰堤長六
十里內砌大澗口等處石堤三千一百一十丈柳浦

灣堤東三十餘里西四十餘里　先是萬曆三年淮
決高堰寶應而山陽高寶興鹽等處匯為巨浸至是
梗阻總河侍郎潘季馴行相度築堤起武家墩至大
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
山柳浦灣迤東以遏河南溢于是淮畢趨清口會大
河入海海口不濬而通（河防全書）
萬曆七年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一丈（寶應縣志）
隆慶辛未河大溢壞漕舟以千數天子念大計不以
沐為不肖從郎署使督漕計按自淮軹只數也踰年
淮父老詣余而泣曰郡地專受淮故稱淮安勢自西
南歷清河而來與湖南僅隔拳土故高家堰自堤不

治而淮輙入海幾受其半淮揚兩郡皆困終不治則
且妨漕余揚馬按之信然乃檄守陳文燭以軍餉六
千餘金致鄉先生偶君胡君築焉又明年癸酉五月
淮水溢平地高三丈餘而以堤故不溢入湖郡之南
鄉與揚皆無恙然勢猶郡西合黃河折而經北城下
安東則海口幾嚙而挾漕河而出余為之不寢者
三夕幸而勢稍殺則又以其泛濫四溢數道出禮信
漏及鈙池山民在巨浸中至八月而始涸余以災請
幸天子仁聖捐米八萬石賑之而又允折漕糧是時
幸淮獨承受稍遲于漢黃河并發則事不可支矣
是年冬余再檄于守知時保以賑之餘米一萬石築

千八八畫大六二一　三

大築郡西長堤焉高家堰堤北自武家墩起至石家
莊止計三十里而遙為丈五千四百堤面廣二丈底
廣三之而其高則准地形高下大都俱不下一丈許
而又於大澗小澗其溝舊漕河六安溝諸處築龍尾
埽以遏奔衝堤內自澗口以達張家莊亦皆可以洩
澗水使不侵嚙工凡五十日而畢郡西長堤自清江
浦華子廟起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
過金神廟至柳鋪灣六十里而遙為丈八千七百九
十八堤面廣四丈底廣三之高可七尺餘蜿蜒如長
虹以障郡城之北工凡三月而畢余按淮安郡三城
在淮與漕河夾中自嘉靖中年以來無歲不被水而

其最甚則己巳癸酉極矣物為大澤不見水端民之
棲樹巢冢以歲旦夕即余疏中所道蓋其十之三四
也而今二堤並峙高家堰獨抗淮於西南而西長堤
又障淮於西北蕃屏而居者曰者皆有事足可望
生全無若昔敖久余不才且旦夕乞身然使余者在
守而時復視之無至潰以永為障使吾民得甦食百
子孫則大幸也顧淮水高於郡勢若建瓴而下使
其發時與河並則為患且甚長堤雖障淮於西
其從下嚙而崩者不能卻河故去城數十里而合乃
在城下是其大勢無受而南可觀也開草灣以分河
勢通濁河以防淮流余心默識而未以語民亦生

千又今畫未六　四

病姑少休之以待文燭楚之沔陽人時繇浙之嘉興
人而是時同相二役者郭同知大綸王通判弘化諸
推官大綸山陽縣縣丞欽嘉謨也
明神宗萬曆八年三月乙巳工科給事中尹瑾陳河工
善後七款一高家堰近已築塞成堤體制高厚既有椿
以以護其外復設官府以嚴其防然終不若石堤更為
永待宜於中間二十里低窪處用石包砌令徐鎮海防
三道均分道里各派所屬而董其成　六月戊午先是
淮陽等處雨潦淮溢水薄泗城且至祖陵墻中御史陳
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四瀆古黃河未派淮泗之間
霖雨偶集而清河口已不能容淺萬一驚陵寢誠非

細故宜令河臣設法疏導諸寒之總理河漕潘季馴謂
黃淮合流東注勢甚迅駛止因霪雨連綿而泗州岡阜
盤折宣洩不及遂至泛溢若欲更求疏浚則下流已深
淺無可施欲更事截塞則上流之水勢難遏諸該部亦
以為然覆議令季馴從詣相度從之　十一月乙酉高
家堰石工將興鄉官常三省等倡言有妨祖陵具揭欲
阻之河臣潘季馴疏陳其非謬不經具請再行勘議上
命修築以終前功而革常三省職為民　十二月戊申
以泗州等處連災詔免萬曆六年以前改折漕糧一十
二萬三千七百九十兩有奇從總理漕河兵部尚書凌
雲翼請也 明神宗實錄

淮入海由清口入江由大關達湖自高堰築而江路
塞自黃河決而海道阻所受七十二河水俱為泗患
州人常魯軒先生謝政里居書分黃導淮策計當路
忌坐阻撓奪官寘之編戶已而茂安水災復請開
黃河浚清口可以導淮入海開周家橋高家堰以導
淮入湖開芒稻河瓜儀閘以導湖入江又御史牛公
按淮以泗上震怒治諸行河者亟而疑司空[illegible]公於
事張公卒以先生策從事乃行與水[illegible]
[illegible]
是年[illegible]巡按兩淮鹽法時黃水入淮淮大溢總河

大臣與撫臣相掣肘而有司行河者率委之倖貳又
有議罷范公舊堤勿修而別開支河者公疏言倖貳
權輕不如專任守令大臣事權不一難責成功宜罷
總河以其事歸撫臣便又河口外高內下明支引河
引伏流之例隔扒壩之路不若修范公廢堤使內水
不出外水不入外沃補鹽竈之地內不爲耕爲之田
疏凡數百言皆鑿鑿可行部覆如公言事竣有旬金
之賚 [illegible]
以上[illegible]

卷第六十二

淮水

萬曆八年總河潘季馴題河工善後事宜一議砌石堤以固要衝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議高家堰西當淮泗衝洗東護淮揚以土即今築塞已固要將當中大澗口二十餘里用石包砌合咨臣等今歲預行估計幹辦合用石料若干工費若干責成徐淮海防三道併力分工同心協慮自萬曆九年興工酌寬限期合用錢糧於大工餘剩銀內支用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查得本堰自漢陳登剏築之後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築之向不甃石者

非謂石之不堅亦以采石之難也去歲堰工告竣即設官夫畫地分守每歲四月以前八月以後水及堤根者不滿二百丈防守甚易惟是五月中至八月盡最爲喫緊如有淺刷浪窩隨時補修可保無虞然歲久月深官更吏換首尾不知疎虞難免誠不如甃砌山石之爲一勞永逸計臣所云三利者論之曲盡無矣況內土既已取用兩石亦易爲力但石產原不齊石俱於徐州取辦而節年采伐不歇勢必鑿山遠搜石炭爲尤多出山脚價自倍於昔水次去工尚餘五百里搬運帶運勢必病軍民舟拉較勢必病商若自備官船專人管運之費不可惜也採石數萬丈以近以須數千名非遠募於山東江南必聞不得也其直不多誰肯樂就及卸石工次搬運至堰遠者將十餘里近亦萬六餘里況今深陷泥趾艱難比之伐石出山之苦又有甚焉大工甫畢民勞方休勢難驟舉故須濡遲歲月事難獨任故須分責三道該料慮之詳矣今該臣等公同勘得大澗口極窪去處自列字號至水字號止計長二千丈合派南河分司三百丈徐海穎二道各九百丈每堰長一丈壓砌高一丈內外用石二層該石二十丈共該石六萬丈約計在山採辦工價出山脚價并鑿砌工食每丈該銀五錢九分共該銀三萬五千四百兩合用船隻除南河分司查

有見在混江龍船免造外每道該造船九十隻共船二百七十隻每隻連蓬桅什物等價銀五十兩共銀一萬三千五百兩每船雇募水手六名共募一千六百二十名每名每年工食銀七兩二錢大約四年爲期共該銀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兩募夫搬石上船下船及搬石到工大約每丈費銀二錢共銀一萬八千兩每砌石一丈用石灰二斗銀八釐共該銀二百四十兩堰基二千丈每丈約截用長杉二十五根共計七萬五千根每根價銀一錢三分共該銀九千七百五十兩椿手每丈三十工該銀一兩二錢共銀三千六百兩管工官廩糧比照大工事例合用府佐二

員每員每日廩給銀一錢書辦一名口糧銀四分州縣佐貳官十二員每員每日廩給銀六分書辦一名口糧銀三分陰陽醫祭等官三十員每員每日銀四分每年該銀九百七十二兩共銀三千八百八十八兩以上通共該銀一十三萬一千三十四兩應於大工用剩解還戶部銀一十二萬奏請留用向欠銀一萬一千三十四兩再於原留用剩銀內動支除南河分司見有船隻一面行令采運外其三道工程今歲時月已促止可打造船隻置辦器具雇募夫匠完備明歲採運石塊陸續細鑿備用萬曆十年方可下樁甃砌隨砌隨採定限四年以裏工完聽總理衙門將

各效勞官員分別勤惰題請敘賞實罰如司道等官處置得宜能於限前早竣工堅費省者破格優處其原造船隻事畢量行變價作正支銷庶料理周悉而隄防永固矣（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曆九年十一月乙亥修泗州城外石隄泗城淺窪重地勢極窪下舊有石包土隄藉以護城禦水久被淮流衝囓撫按凌雲翼陳用賓等各請大舉修築以為一勞永逸之計詔亟行之（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正月丁未以高家堰河工成叅政舒大猷等紀錄　十月己酉以高堰工完尚書潘季馴原任兵部尚書凌雲翼等賞賚有差（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十月甲申總督河道潘季馴條上河工八事（刻書條附後）一添設隄官謂高堰柳浦灣二堤綿亘二百餘里一大使什夫防守未免疎虞宜另增柳浦灣大使一員夫役即於高堰南河數內裒出五百餘名屬之以密隄防一加幫真土謂淮水發源桐柏挾七十二溪之水經鳳泗入海而基運山橫截河中湧漲時惟僅恃石堤一帶為捍禦而石內之土多係浮沙一遇霖雨輒至坍損土既坍矣石將安附宜急取真土幫築完固以捍洶湧一接築舊堤謂清口乃淮黃交會而淮黃原自不敵然清口不至壅淤者以王家口之堤築全淮皆從此出其勢足與黃敵也自商販盜決前堤挖渠利涉

淮勢漸分將來清口必致淤阻宜接築長隄嚴近責清河令監守稍有疎虞即行參治命依擬行（明神宗實錄）

是年八月總河都御史潘季馴請加泗城護堤行穎州兵備副使王之猷督知州江一右等修築除內換老土外自新橋口起北至西門牌坊止加修石堤長一千九百二十二丈加高二尺用大石六千八百六十四丈添建子堤長一千六百八十丈又自西門牌坊起至迤南新橋口止砌高二尺用碎石長一千一百六十五丈又添修新橋迤南大堤并窰西石堤共長八十六丈俱於十八年完工（泗州全考）

潘季馴條上河工八事一添設隄官以免掣制竊惟

當官之事兼攝爲難而以最卑之官攝最遠之事爲尤難臣於萬曆七年建復高堰之隄以捍横流於淮郡之東挈築柳浦灣之隄以遏狂瀾於淮郡之北十餘年間利賴於二隄者良不淺矣第因此時冗員之禁方嚴不敢多求添設故止靖高堰大使一員兼攝柳浦灣一帶隄務但查高堰之隄增築已幾百里而柳浦灣之隄起自清江浦以至高嶺戴百户營延袤一百三十餘里伏秋之時顧此失彼一大使豈能日奔走於二百里之間耶縱委義民等官不過虛應故事豈肯在隄防守前歲范家口之決實由此也臣請添設柳浦灣大使一員住劄本堤要害去處自清江

浦起至戴百户營一帶遥堤付之管理應用夫役即於高堰八百名數内裒出三百再於南河隄淺夫内裒出二百共夫五百與之其高堰大使專管本堤各令晝夜巡邏遇汛即搶庶地有專轄而功可責成矣　一加幫真土以保護堤查得淮水發自河南桐柏山挾七十二溪之水經鳳泗東入於海然至泗州而龜山横截河中即基運山圖中所云灣如牛角勢橫非凡者是也下沙一轉迴瀾西顧此於風氣實爲完美然伏秋之時不免專漲亦由此也臣謹案臣歐陽修先春亭記其略有云景祐三年泗守張侯明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禦備矣可久而不壞又云泗天下之水會也又云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張侯親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夫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爲暴於泗舊矣曰是高三十二尺則知水之高矣先後州守惟以築隄爲事則知御淮之策舍隄之外無策矣今查四州護城隄高不及宋三之一然幸當水一面其石可恃但石内土堤皆係浮沙一遇霖雨輙至坍損土隄一圮石將安附不可不慮也臣於六月閒躬往閱視即行額刊兵備道及該州知州浦朝柱令其覓取宜土另加堅築第本隄丈數頗多工費不少

錢糧難處延久未報臣請勅下工部咨行撫按衙門多方計處覆請施行庶護隄可恃而州民獲安矣再查基運山去州一十餘里地勢高峻嘉靖十四年間該先任總理劉天和令匠役王良等量得地形比高二丈三尺一寸則又與州不同東麓石堤見在查修臣故未及之也　一接築舊隄以防淤淺疏濬清口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外有沙淤非利涉但欲其流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滌黃不爲沙墊往歲高堰潰決淮從東行清口遂爲平陸高堰既築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從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臣於萬曆八年行郎中佘

敎中即於本處築隄一道以防其溢數年之間清口
利涉實賴於此不意鳳泗商販船隻又於本堤之東
盜挖一渠取便往來歲久成河已闊九十餘丈淮水
盡由此出清口不免沙淤臣查得此處係清河對面
地方該縣知縣出入之間一覽在目何致任其盜決
汪洋北注而若罔聞知且不以報也其秦越肥瘠亦
甚矣除臣見在查理及行司道官促淮水涸落接築
長隄一道務期堅久可恃外臣請隄成之後專責清
河縣知縣管理每歲派定官夫時加幫補如遇水發
率同地方人等晝夜巡邏以防盜決儻有疎虞即將
掌印官參治蓋此隄即在縣治之前較之他所不同

而掌印官常川在縣較之管河官尚有他處奔走者
又不同也 河防一覽　略見實錄[illegible]全書

明神宗萬曆十八年六月乙酉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
馴以增修泗州石堤經用不足工部議給淮安庫貯停
濟草灣銀四百四十餘兩許之 明神宗實錄

是年五月十二日以後大風雨淮水漲[illegible]禾麥[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明神宗萬曆十九年三月戊午以築泗州一帶護城石
堤工完各官紀錄獎戒悉依部覆施行 [illegible]

泗州水患[illegible]甚公[illegible]州治水深三尺其城内原有水關
後因淮水高於城濠故塞水關以防水灌至城[illegible]水
不洩居民十九淹沒工部尚書曾同亨上其事上令河
臣督撫會同巡按御史勘議要見泗城積水何以宣洩
淮水停漲何以疏導並上流高有無可以捏築周家莊
是否應塞高家橋是否可開張福隄是否阻礙或別有
可開之處為地方之利者具奏以聞 十月壬寅時揚
州風雨連日淮湖漲溢[illegible]縣北一淺約[illegible]家[illegible]
從衝決五十餘丈高郵南北閘等處俱被衝決總理
河道潘季馴上其事工科都給事中楊其休劾管河通
判劉汝大州判張允恩等故違節制海防道張允濟查
議踈虞總理潘季馴俱宜同坐部覆海防通判州判等
官俱應議罰潘季馴既屢次催督宜速行道府上緊備

築以勵後効得旨罰汝大等各罰俸三箇月張允濟姑
免究 十一月癸亥工部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等議
[illegible]一增砌石堤以固保障謂高家堰當湖之衝中段
原鑲石堤只當風浪其石隄南北俱係土堤歲修無已
議將中段一築砌石除[illegible]道與河南分司各管砌三以
一十一年為始應用錢糧俱於歲修銀內剖處八年之
內准可通完矣[illegible]依擬之 [illegible]

是年五月以後恒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三等
日暴風霪雨不息河湖泛漲山清安桃宿沭海贛平
地水丈餘房屋牲畜漂溺無數 皇安附志　內縣志略同

是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於城溺人無算浸及祖陵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强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霪水漲久當自消時季馴凡四治河河皆守季馴之議以爲河性湍悍善徙者水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循河故道東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爲縷隄縷隄之外復爲遥堤故水益淺遠不至旁決明紀事本末

或有問於馴曰淮不敵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

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河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淮黃合流無患乃今遂有避黃之說耶夫淮避黃而東矣而黃亦嘗決崔鎮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黃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數則然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漲即溢今復合之溢將奈何馴曰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於分也 或有問於馴曰高家堰之築淮揚甚以爲便而泗州人苦其停蓄淮水何也馴應之曰此非知水者之言也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爲山陽縣之西北鄉池稻實腴堰西爲阜陵泥墩范家諸湖西南爲洪澤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於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輒及堰秦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明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爲安者二百

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侵淮東注合白馬氾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匯爲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畚土塞城門穴竇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泥日淤清口漸堙而決水行地西當淤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淤上源而鳳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爲兩河關鍵不止爲淮河隄防也馴戊子年葺之負謫之淮人曰鳳泗之水皆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蓄也清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塞也

駟口堰決而家築則必通堰決而家築則必隄堰成
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駟何疑乎逵鈍意
董諸臣察之二月決工告竣而清口遂闢七月隄工
告成清口深闢如故今將考二志傳卷時四語開列
一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職
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至徐邳至清口而與淮
會宋神宗後黃決而南遂併泗沂而與淮會是故昔
之東會於泗沂即今之東會於黃也　一中都志云
淮河自五河東來經州城南東至清河口會泗水東
入海職按泗即泗沂之泗清河口即清口也此與禹
貢所云無異要之淮由清口入海自禹迄今故道今

至清口板沙若門限然欲舍故道而出高堰似不可
也　一查萬曆六年工部郭子章勘得水勢洶湧風
浪衝擊岸堤漸坍包砌石工長一百二十六丈及查
從按郭亦於此時行州砌護城隄案今見之郭公
隄按前開工程皆職未任時事此時淮水已從高堰
決衝淮揚黃水從崔鎮決出五港入海而泗已不會
於清口無堰可阻無黃可遏其勢如此今之水漲未
可歸咎黃與堰也　一中都志與歐陽文集載宋臣
歐陽修先春亭記略云景祐三年泗守張侯問民之
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秋作城
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

備災可久而不壞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先時歲大
水州幾溺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
舊者是也職按修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為
暴於泗舊矣曰隄高三十三尺知水之高矣大水
幾溺州而先後守修以築隄為事則知禦淮之策
舍隄之外無策矣今查泗州護城隄高不及宋時之
一半今之水較宋為甚小矣再查黃河自宋神宗十
年七月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南清河
而入於淮而先臣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黃河入淮
之始則仁宗景祐三年黃河尚未會淮業已為泗州
暴矣今乃歸罪於黃或未可也　一泗州舊志載元

知州錢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未夏五
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
尺一寸未抵圈甎頂城中居民號呼因考宋辛丑之
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刊之於
石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勿驚罷云職按錢居仁記此
以示泗州官民令其勿驚勿擾良工之心可謂獨苦
然以州守載州事必無不真者夫云漂沒鄉村廬舍
未抵城門圈甎頂者此二尺二寸宋辛丑之水大此
二尺則已抵城門圈頂無疑矣元泗州水患景象
如此此與歐陽文忠公所云暴莫大於淮州幾溺者
可為互相參考此時已有高堰官民何不請毀如其

無堤則水漲與堰無預矣今乃歸罪於堰不亦過乎

或有問於馴曰高堰之築是矣而南有越城幷周家橋淮水暴漲從此溢入白馬湖寶應縣河水遂溢比與高堰之決何異馴應之曰馴與司道勘議已確籌之熟矣其不同者有三而其必不可築者一夫高堰地形甚卑至越城稍亢越城迤南則又亢故高堰決則全淮之水內灌冬春不止若越城周家橋則大漲乃溢水消仍為陸地每歲漲不過兩次每溢不滿再旬其不同一也高堰逼近淮城淮水東注不免盤旋瀠縈繞郡郭若周家橋之水即入白馬諸湖容受有地而淮城晏然其不同二也淮水從高堰出則黃河濁流必逆流而上而清口遂淤今周家橋止通是溢之水而淮流之出清口者如故其不同三也當淮河暴漲之時正欲藉此以殺其勢即黃河之淤亦減也若并築之則并淮高堰之水增溢難守即黃河亦不免加漲矣然則即於周家橋疏鑿成河以殺淮河之勢何如馴曰漫溢之水不多為時不久故諸湖尚可容受若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之大勢而淤塞清口泛溢淮揚之患又不免矣況私鹽商舶由此直達寧不壞鹽政而虧清江板閘之稅耶　一嘉靖十四年先任總理劉天和題勘議都御史朱裳所請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堤以障泛溢內開行潦稱

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十三里坐北向南地俱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脈經靈璧虹縣遷迤起伏數百里而來會秀合靈至茲聚止陵北有土岡以絡脊負南有下岡橫亘依憑下岡之北開有溪水漲流先年置橋利涉凡謁陵官員俱至此下馬是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永奠無虞其南面小岡之外即係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於此沙湖之南為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上有共影盧湖龍山韓家村家等湖但遇夏秋淮水泛漲與西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蘭溪浸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瀰或淹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陵門差役擗壁此明驗自昔而一見也今欲遵奉原題東西南三面量築土堤一節竊等覆見欲自下馬橋邊及林木左右築堤則板築震驚鋤斧掘伐關係匪細四非職等所敢輕議欲自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淤盛舉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妨亦非職等所敢輕議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別遠築引堤但恐此堤一成淮河一時泛漲之水孰能障蔽旁溢而陵前湖河諸水又必阻遏北役名雖曰治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為患而北水先自可憂者矣尤非職等所敢輕議者也又據沉役于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北水高七尺又自

岸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至陵門地高六
尺陵門池至殿池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
況其迎山雖俱土將一餘年來每歲水道未聞衝決
實我二祖陵寢萬年根本之地百神拱翊之區委的
事體重大未敢遽擬等因到職隨該職公同各官恭
詣二陵伏睹環仰持訪備詢亦與各官會議相同竊
惟祖陵數百年來奠安已久今一旦添築土隄雖水
患固當預防而工役豈宜輕動委的事體重大非職
等所敢輕議等因職按前疏係嘉靖十四年所題地
勢水勢頗爲明悉據稱陵地還高二丈三尺一寸則
雖極大之水亦無高出二宮者且陵前湖河諸水向

來伏秋漲溢如此要知非築高堤後始然矣　一查
據泗州申稱萬曆三年該奉祀朱宗房具題蒙南京
工部委官郭子章前來會同穎州兵備道勘得水
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迭漸圮塌遂使柏林包砌石
工計長二百二十六丈至泄泗州之水此言最易惑
人既非志乘有據之言又非合衆通方之論執已見
以清國是如之何其可哉累經勘議並未有敢訂詳
確鑿發明悉者若知泗州伏秋淮水之漲即知徐邳
河南每歲黃河之漲必不可免止宜堤防則其議自
息矣　高堰爲淮揚門户隄防不可不嚴修守不可
不預内除石堤三千丈外兩頭土堤每歲伏秋畫地

分守隨汛隨葺似可無虞矣但幇護之法須於冬春
門樁内貼席二層豎埋草牛排席密護毋使步須漏
縫然後實土堅夯則堤以排席護草牛以草牛護土
浪窩何從得來至於宫楊栽柳茭葦以爲外護須於
水落即種庶免淹浸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　清口
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便非利
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敵
黃不爲沙墊偶遇黃水先發淮亦尚敵河沙逆上不
免淺阻然黃退淮行深復如故不爲害也往歲高堰
潰決淮從東行黃亦隨之而東清口遂爲平陸今高
堰築矣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過盛從

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故於清河縣南岸築堤一
千一百八十丈今又接築張福口隄四百四十餘丈
以防其決蓋爲此也工若甚微而關係甚大已經題
奉明旨每歲專責清河縣掌印官責差的當員役看
守如遇塌損即便修築更有一事尤宜督察河南原
泗等處向有船隻最利由此直達每爲盜決須嚴防
之　泗州先春亭記云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
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患苦而治其尤甚者
曰暴莫大於淮趨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
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
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

予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于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客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御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城壞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為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閱此則知淮源於泗自古為患又何咎於高堰也 [illegible]

卷第六十三

淮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正月癸酉先是泗州大水州治至深三尺民苦蕩析患及祖陵疏洩之議父老有謂縣傅寧湖開至六合入江者有謂濬施家溝周家橋入高寶諸湖者有謂弛張福隄以廣洩淮之口者又有謂開寺州瓦埠河以分上流之水者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周寀陳於陛巡按御史高舉合疏以聞工部覆請咨行河漕巡按勘議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謂祖陵切近王氣攸關與三臣議左俱下工部尚書曾同亨以為河臣閱歷多年宜悉河事而撫按二臣又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之外主於疏濬者先年緊急河工例遣科臣往勘況泗州水患既關陵寢又關運道攸關一方生靈攸係宜命風力科臣一人往會河漕撫按官從長計畫具奏從之辛巳遣工科右給事中張貞觀往勘泗州水患開浚工程　戊子總河尚書潘季馴疏稱去秋霪雨連綿淮水暴漲邵伯湖隄衝塌非專石築砌不可久遠查故總河事經理則各官司之本道張允濟報轉宜俟工竣離任毋貽後艱通判張文璧劉汝大宜照工程督理揚州知府吳秀江都知縣武之望受事方新鳩集宜預毋使臨期缺乏庶可不誤河防工部覆請得旨如議行　二月丙申遣欽天監監副楊汝常往泗州祖陵審看水口

三月壬戌御史王門泰言近臨兩淮兼有河漕地方之責目覩淮為泗患請往陳于陛欲開周家橋以疏之使遂開則六州縣生靈為魚四百萬漕糧俱梗而三十六鹽場其治矣宜令河臣上尋舊支而殺其勢下濬舊口而貫其途勿苟且目前貽後日患戶科給事中耿隨龍亦言泗州苦水議疏周家橋施家溝以高寶一湖為壑將運道民業立盡臣曾令寶應聞見頗真夫黃河自徐邳直下東折入海淮亦東北趨會之共所遵道故不病泗也自黃奪淮流閼擴於南淮遂不得東因瀦泗州為祖陵患又黃之奪閘南也寶湖受淮無所洩運道遂不可守欲拜河患非復通濟閘不可工部覆議上請上曰河道衆論紛紜張貞觀著先將泗州其餘河患仍與地方官詳勘除害興利毋徒目前塞責致誤方議河道關防　四月丁亥勘河給事中張貞觀言[illegible]家根本不知運道民生莫與較[illegible]一線以給京師泗淮揚又湯沐[illegible]引運道民生所關亦非細也臣展謁祖陵見淮水[illegible]際泗城如水上浮盂而泗中之水復尚氣盈[illegible]不忍視聞蹕祖陵元宮[illegible]自神路至二橋[illegible]一不被水矣此高堰一堤危如累卵倘潰則淮河之民與運道立盡此又高寶意外隱禍也今欲洩淮當以闢海口積沙為第一義然洩淮不若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既合

不若殺於未合但殺於既合者其理無妨殺於未合者與運利礙別標本究利害必當殺於未合之先矣於廣入海之途則治鮑家口王家營至魚溝金城一帶地勢頗下因而利導之似當并議者工部覆稱科臣親歷地方擬議詳確皆前諸臣所未及者惟是黃河殺於未合運道仍宜計處若桃源淮口停沙及利導鮑家口一帶當即如議措費與工以紓梁明南爾未盡亦宜通俟酌請其移州治開周家橋瓦埠河既稱不便即准停止從之 八月乙卯工部覆直隸巡按御史彭應參疏稱巡歷稽查工程小民紛紛訴僉派抵價呼籲之苦而管河通判胡傳尤爲極貪已行提問今西苦賊東備倭淮揚一帶添將拔兵日且多事頃據泗州報淮水自決張福隄已退二尺七寸祖陵或可無虞竊謂河工可暫停也應令科臣河臣熟計行止上是其言 十一月戊申總河尚書舒應龍勘河給事中張貞觀題稱治河之議欲拯陵患偶值時艱議司道查稱泗水今秋發堤消落雖足爲張福隄開放之驗然爲祖陵計久遠則支河實必不容已之工乞勅部覆議將淮口置船濬沙事宜聽河臣於原估工銀支給先行開濬以導淮水之出其疏鑿支河之上俟明春倭警寧息照議畫地分行部覆從之

十二月庚寅工部覆勘河科臣張貞觀題稱泗城護陵大隄向因裹口未添幫石致多損壞議行添砌勒限與工計費一千二百五十有奇即於該州庫貯賑濟餘銀動支從之明神宗實錄

萬曆二十一年淮水大漲湖河泛溢高郵南北中堤衝決魏家舍等處大小二十八口共長五百餘丈又西老石堤洪水漫過衝決東堤又寶應決六淺潭堤二十九丈又高良澗決二十二口民罹昏墊田皆淹沒郎中沈季文居在洋分調官夫疏水運料於二十二年盡行築塞又照舊於舊加修磚石樁板兩護其西老石堤呈詳總河舒應龍批允加砌磚石二層南河全考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黃水大漲清口沙墊阻遏淮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侵祖陵泗城淹沒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四月戊辰時泗陵水患日急而議者訖無成畫上既有旨選老成風力科臣往勘俾立限回奏又以從前地方官因循坐視勘官竟成虛文令工部查名具奏於是工部沈思孝奏言勘科常居敬之委始於萬曆十五年斯時以河道開封等處堙運道耳初未嘗議及祖陵自科臣王士性有祖陵當護之說與開老黃河之圖始命河漕臣與勘科會勘而居敬與漕臣舒應龍河臣潘季馴共爲條議亦不過築堤防運之舊論迨皇上允總漕周案所奏有泗州積水可虞之

旨再遣科臣張貞觀往勘而闢清口開腰鋪之議始出
河臣舒應龍方欲舉行而按臣彭應參科臣陳洪烈劉
弘寶以倭警歲祲請暫停止蓋亦天時人事適然未必
盡諸臣之過疏入上怒甚詔以河工歲糜金錢百萬而
侵沒滋甚總督河漕官故爾遷延希圖糜費舒應龍著
革職為民陳洪烈劉弘寶扶同停寢降極邊方雜職張
貞觀彭應參以既為民免究潘季馴令吏工二部查明
來說勘臣張企程立限五月作速前去勘議具奏　五
月庚子御史高舉疏稱黃河為患自古記之未聞淮水
之為患也淮之患起於高堰之築張福之堤臣往祇役
江北曾議疏周家橋以殺淮裁張福隄闢門限沙以洩

淮至高堰東揖高寶淮揚未可盡去唯當於周家橋大
開一小閘口武家墩經揚海及前所挑會通河諸處擇
其要地建滾水石壩各於壩外浚河築岸使行地中由
白馬汜光等湖會入邵伯水入邵伯應害高寶開河壩
便舊建十二閘閘外疏成十二河皆洩湖水而注之海
者宜改前閘為壩闢入海之途入瀆頭而下舊有芒稻
河揚州而南設有瓜儀二閘皆洩湖水而注之江者宜
將芒稻河大加疏掘廣江都多建水閘以廣入江之途
然而海口日壅則河泥日積河身日高欲二瀆安流不
得也顧海口沆漭不能為力有灌口者視諸口頗大而
近日所決蔣家鮑家吳家三口直射此口若挑浚成河

俾經由灌口入海似為上策有謂自三義口駱家營魚
溝口等處修復老黃河故道又是一策然而有治人無
治法委任責成則惟天語勅厲耳已而南京工部主事
樊兆程上言欲導淮先疏黃欲疏黃先闢海口然而舊
海口決不可浚當自鮑家營至五港口挑浚成河令從
灌口入海俱下工部議部臣沈思孝覆言御史巡歷其
地見聞既真議論既鑿鑿可行至於人責成之說尤探
本之論今科臣奉命往勘宜將此疏及兆程之奏并行
勘議以圖永久詔行勘河科臣并總理河漕及御史將
各疏條議與疏中未盡事宜一一商確具奏　六月壬
子御史夏之臣疏請決高堰其略曰高堰者即臺臣高

與所云大澗口淮水所由以直趨東注之處也築之自
舊河臣潘季馴始臣嘗讀其治河之疏矣謂海口無可
浚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
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築堤防俾無傍溢此其大指也
毋論海口終歲無歲不有浚黃之役即淮水之舊自西
而東稍折而北由清口會黃入海此故道也而邪說不
敢清口斷淤今所稱門限沙是矣淮水欲出清口會黃
既不可得則就下順流取道大澗口而沿流東注非其
性則然哉而奈何阻之彼一淮也既為黃遏而不得入
海又為堰阻而不得入湖瀰漫浸淫因其所矣三祖宜
穴名舊龍脈其地冬夏草色常青壯氣所鍾者也萬曆

不作壩成而金水河壅而不行節年河流日增元宮之上水且盈丈議者既不敢言又不能救初建堤以障之而堤内之水自若也尋又建子堤以障之而子堤内之水自若也尋又設水車於子堤以撤之而隨撤隨生譬之漏卮之海自若也前總河使者亦明知之第以高堰獲費已至百萬一旦破之則前功盡棄於首事諸臣不便遂決意庇之而以治黃為詞有欲闢海口者有欲勞樹河者有欲闢草子湖者有欲開草灣河者有欲開渡鋪者有欲闢雲梯關者人惟無救於淮亦無救於黃何則海口之決不可闢也橫河下為軟拔沙上為柔沙人力莫施其不可闢行道之人皆知之草子湖在高堰之東今非不流草灣河在清河之南即黃河見流之處皆無從闢也唯渡鋪議開新河至周家莊四十里其地洩水不多闢之徒費財力雲梯關又在安東之下隔黃甚遠更為迂闊就令各路可開亦當責效數年之後近者救臣欲開施家溝周家橋使淮由高寶湖而出即闢高堰之意但二處各數百里費出不貲即開亦以年計急救祖陵非開高堰不可臣請畢不開高堰之說一一破之彼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說數千年無一効無容借口矣有謂形勝之說以存高堰者必曰淮黃合襟形勝在焉然當淮黃會合篤生聖祖之時未有高堰者也相傳白龜背元宮也較合襟孰重今沉水底有年矣且詳而

不言而力爭合襟門吻言形勝乎又有謂運道及危高寶之說以存高堰者然而高堰之築纔二十餘年而國家轉餉二百餘年矣未有高堰之先豈遂無運乎且運道經黃入閘固不畏黃也寧畏淮乎然可畏尚可移高堰石堤之費以修湖堤也今何藉口湖堤強存高堰也如曰高寶受害則泗亦受害[illegible]高寶之害不在淮水之去而在淮水之[illegible]障上流實為危害歷年以來土堤之在高良澗者每遇伏秋即潰衝決石堤之在大澗口者每遇淘湧即見崩潰使[illegible]年今久能保其不頹而無傷乎然則高堰在為高寶之利小而高堰決則高寶之害非大也孰若明議而明闢之使知趨避子闢科臣張貞觀勘議之時高寶之民[illegible]如聚訟然[illegible]引高寶士民有識者至祖陵一窩日之則孰輕孰重有人心者宜於此為較也疏上工部覆奏以事難懸度令既遣科臣會勘并行酌議上從之　甲子戶科給事中黃運泰言治河之策當治下流今日欲安祖陵不得不洩淮水欲洩淮水不得不浚黃河下流以殺其奪淮之勢倘黃河下流未浚而遽闢高堰周橋以洩淮水則淮流南下黃必乘之無論高寶數州縣盡為池沼運道[illegible]河勢必衝潰即淮水且終為黃所遏抑而壅如故大指欲別尋五港口浚之達灌口門入於海工部覆請詔令勘河管河各官悉心會議　七月丁丑時泗州水患遣

科臣張企程往勘企程具奏欲遣使致祭祖陵兼折漕
糧謫馬價且欲勘臣與河臣和衷共濟無致參商上報
可 八月辛丑朔勒原任浙江巡撫常居敬閑住以科
臣勘河失護祖陵罪也 甲辰勘河給事中張企程表
兼程抵泗州展謁祖陵見長淮激湍洪波汩流誠有如
御史牛應元所圖上者實此河不為陵患自隆慶末年
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於目前清口既淤又築高堰以
遏之堤張福以東之障全淮之水與黃角勝不虞其勢
不敵也迨後甃石加築壅塞愈堅舉七十二溪之水匯
於泗者僅留數丈之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河身
日高流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瀦畜日益深安得不倒

流旁溢為陵泗患乎今論疏淮以安陵有謂清口當闢
有謂高堰當決有謂周家橋武家墩當闢有謂高良澗
施家溝當決論疏黃以導淮有謂腰鋪可修有謂老黃
河故道可復有謂鮑王二口可開有謂呂家墩五港口
可泄淮水之洪雖由高堰之築而工程浩大可議
廢且以屏翰高寶淮揚亦不可少周家橋北去高堰五
十里有支河下接草子湖若奮未挑三十餘里大加開
浚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
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武家墩南去高堰
十五里逼鄰永濟河引水由窯灣閘出口直達涇河從
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此急救祖陵第

一議也工部覆議詔作速疏浚毋得推諉觀望 九月
己卯以直隸清河盱眙桃源高郵寶應興化六州縣淮
水為患其歲漕糧暫准改折一年 明神宗實錄
顧雲鳳開施家溝周家橋議略曰淮由清口以至安
東雲梯關入海即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
沂東入于海故道也自神禹以來未有改者孟氏誤
以為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朱註已辨之矣夫淮之趨
高寶以便其東流入海似拂逆迴神禹之智豈其不
出此歟而漢陳登又築高堰以防之迄今治河能臣
守其舊而不變抑又何說也蓋水以海為歸者也高
寶低下也其東南濱江濱海之處則曰廣陵曰海陵

曰蜀岡又曰阜口岡不可踰越皆以高亢得名水無
所出則由所出而江湖海嘯互為吞吐故瓜儀之有
四閘若上流節其出抑亦制其入而通泰與附諸郡
縣尸祝范公者又知已昔以范公堤之建為能防其倒
灌逆流而始民以魚鹽耳以此思之則江湖之水勢
可知寶應之難為又可知淮非由清口安東以入於
海別無可為歸宿之地矣而後之人又虞其泛濫而
四出也故又遏之以堰語曰障百川而東之高家堰
若障之之說也嗟之人為狃一時之便而蓄之雍不
若審血脈之宜而因其境不待智者而後辨也武墩
諸閘之水夏秋則流冬春則涸高寶湖堤猶得乘其

稍涸之時而施其補葺之計今施家溝當水涸之時
已與武墩諸閘同其用矣若更從而闢之是使淮泗
無餘蓄而高寶無餘地矣水無時不滿湖無時不漲
堤之拼卸即欲修築無所措手况高寶諸湖不過盈
溢而止耳平時先已盈溢又何以容基發之水乎蓋
嘗譬之淮泗百石之甕也高寶諸湖升斗之罌也若
稻河杯勺之斟也以罌之腹而欲受甕腹之所受其
數不勝也以罌之口而欲出甕口之所出其數又不
勝也滿則溢溢則傾傾則散漫旁流不可收拾即欲
復歸之甕而宣洩由我不可得已好事者倡爲廟閘
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諸閘之議先實諸湖之腹水

無所受故一雨而即盈耳向使施家溝之議早定則
此時湖已出於隄上即銅之鐵之豈能無崩潰衝決
安在無閘民矣是病民未嘗不病運也而猶未也此
一淮水耳入湖之分數多則入海之分數少而淮弱
矣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清口淤矣異日者入湖而湖
不能容入海而海不能入將瀠迴泛濫合盱泗高寶
而爲一此其滔天之勢爲害不更烈乎雖曰杞人過
慮萬不至此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而况滔滔不止
何難陸沈哉昔白馬汜光甓社邵伯諸湖始何嘗不
分而今安辨其爲某某湖也則泛濫之明驗也古今
治水莫如禹禹所治莫大於江淮河漢其萬古不變

者則爲古經患淮濟垣公塞允可爲一河決入流以
自廣遂爲萬世無窮之害所幸工作尚仍禹舊奈之
何輕變古而更生一患哉王介甫欲泄梁山泊之水
以爲田而患水無所貯劉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
足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今者必欲使洪澤阜陵
化爲桑田高寶與泰化爲魚鱉耳其究且復爲遵是
齊桓之過舊而貢父之所姍笑也議者不察輙文其
名曰導淮夫導人者當導之於正而不當導之於邪
導淮者當導之入海而不可導之入湖湖非民田乎
又嘗譬之淮爲泗患淮即泗之寇也爲泗計者宜亟
之出境而驅之四出使抄掠內地可乎黃爲淮患黃
則淮之寇也爲淮計者宜堅壁以待而預自退縮使
黃得乘勝長驅可乎况今淮黃且合從而至也不
固可以決處宮也不用洩之於尾閭而今日曰浚海
明日曰開溝是不知割地之難於自完而戚疏之終
於取虜也寬淮黃於泗傍而欲使泗無恙非策矣 奇
河也

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四月丁酉朔工科給事中周之
文題頃者河高淮弱相陵沮如皇上所然動念遣科臣
往勘簡允今貢導淮之議部謂福建右參政錢澂又
有拆高堰之揭夫高堰 開淮揚高寶爲數郡害較然
彼一則曰高堰築而淮水不能歸而黃河不能兼受一

則曰導淮無藉於分黃一則曰決堰即所以導淮此說
一倡便成爭射將令擔事者灰心勘議者睨見趨役幸
敗恐成固理所必然者按臣蔣春芳曰河工垂成乞勅
河漕大臣勘河科臣無畏浮言安心料理并禁中外不
得阻撓三者是當機之斷也伏乞俯采臣言勿惑鐵拱
辰之謬說趁春和日暖分黃導淮奏平成以答聖衷部
議陵泗受害委因淮壅所致然淮之壅非盡由高堰所
致以黃強灌清口淤沙日積使淮不能敵之而出耳若
黃流既分清口沙盡闢則淮得由故道雖周橋武墩等
處建設閘壩及疏浚丁嬰浮河等工似亦在可緩矣又
何必以闢高堰為哉應從科道兩臣之議以圖竣事

四月辛丑工部覆河道總督楊一魁題泗陵水患已平
上曰祖陵積水盡平朕心已慰各様工程總督河官便
議修舉務竹報完戶部銀兩准借用仍照數撥還在工
人役久勞委宜賞資優恤　八月壬寅部覆總督河道
工部尚書楊一魁條議分黃導淮事宜十事　一議
毀新堤以免壅潰蓋築堤所以障淮而恐以泗為壑新
堤可以議毀而恐毀去太多或貽後悔且應量毀數段
以洩淮漲仍開瓜儀二閘以分高寶之害庶上有洩而
下有歸也　一議修祖陵以培國脈蓋以二十五年為
始查閱應修所在估料工費於糧漕衙門移文南京工
部動支以憑開銷類繳　一議分河官以理淮泗蓋以

鳳陽府同知兼管淮河泗州同知盱眙縣縣丞加管河
名色專屬南河分司遇有修築前呈管河衙門料估起
工歲終告成甄別　一議開清口以導淮流蓋清口為
淮出之門而苦為黃壅今雖挑浚猶恐水分勢緩泥沙
復入合議歲修以圖永利　一議浚海口以免內漲蓋
以黃水倒灌正以海口為阻卽分黃工就而伏秋水漲
勢恐復然則石礶口廖家港白駒場諸處海口金灣芒
稻諸河宜乘時開刷以為預圖酌量工程修舉者也
神宗實錄
先是萬曆二十二年決高家堰高良澗郎中詹在泮
等嚴督官夫築塞仍又加石勢砌是年三月總河楊

一魁會禮科給事中張企程并巡按會題分黃導淮
至是行委郎中詹在泮等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
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導淮
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閘洩淮水由永濟河
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
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由岔河丁溪河一由
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仍恐淮
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為患又挑高郵茅塘港通邵
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　按金家
灣在邵伯南五里許逕通芒稻河入江之捷徑也是
年既開一十四里以至芒稻河復建減水石閘三座

由芒稻河通江一十八里亦建石閘一座于是河淮
有所宣洩云揚州府志
萬曆二十三年上發帑金五十萬役山東河南江北
丁夫二十萬諸役畢大舉其明年秋工告成淮果出
清口而水患以寧是役也當潘公季馴填治未久淮
黃尚由故道特黃以暴漲侵淮稍分之足以殺其勢
功不在濬淮也而周橋之閘遂爲後世厲階焉[illegible]
志
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八月甲申山東樂安小清河水
逆湧虎臨清磚板二閘無風起大浪明神宗實錄
是年臨淮知縣陳民性建議會同指揮趙允昌申請
錢糧於濱淮一帶創石隄以捍淮水至萬曆二十七
年知縣蕭如薰隄始告成東西三百一十餘丈亘如
長虹全城賴以無恙鳳陽府志
是年淮水大漲浸及泗陵總河楊方興建閘以洩一
時暴流稍平即閉自是至崇禎之末四十年間雖漲
當漫溢然或霪雨爲災或川源暴漲變生靡常容非
人力所能盡及矣泗州志 [illegible]
[illegible]
西至盱眙又北至泗州以達懷遠又北至宿州又北至[illegible]又北至[illegible]又上
至小東面直隸入運河既可以與黃河之要又可居出[illegible]而成數十萬頃

[illegible]
[illegible]失人
天啓元年淮安淫雨連旬淮黃暴漲數尺決高堰武
家墩等處總河陳道亨躬親課工照段拆修浪窩盡
塞至明年工竣[illegible]
是年五月淫雨淮河交溢泗州志
明熹宗天啓六年九月辛卯漕督河道工部尚書李從
心奏淮水驟發以淮劉黃閘小暑所運道受淤報聞明
熹宗實錄
是年夏淮水困黃泉河口沙淤數里運道阻艱總漕
蘇茂相禱於神期以五日乃七月既後淮水暴漲黃
沙洗刷數十里[illegible]競發七月初一初二兩晝夜
狂風暴雨漂壞牧丈損舟各河水驟長丈許[illegible]
崇禎元年十月[illegible]命修葺泗州祖陵從[illegible]
是泰也[illegible]
崇禎四年十月丁未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今歲
災異疊見淮河洪水汎濫浸及陵寢[illegible]
是年六月淮黃交漲海口壅塞總河朱光祚方議開
高堰三閘淮揚在朝者合疏言建義諸口未塞民田
盡沉水底三閘一開高寶諸邑蕩爲湖海而漕糧鹽
課皆害矣高堰建閘始於萬曆二十三年未幾全塞
今高堰日壞方當急議修築可輕言開浚乎帝是其

言事遂寢 明史稿

是年淮水秋漲入城人多流散 泗州志

崇禎五年十一月癸丑直隸巡按饒京疏奏祖陵地繞淮黃會合諸水實王氣所鍾然歷年既久河形之遷徙無定以致沙水之流止非初況當水患泛溢後所宜講求者不一事敬陳護陵八議一議一陳哲之決口一議高家堰之三閘一議添守閘之官一議祖陵對照之山一議大嶴寺之塔一議再申祖陵之禁一議恤附陵之州縣一議設護陵之衛章下所司 [illegible]

長編

崇禎六年三月己未工部尚書周士樸疏言歸仁一隄長六十餘里內障祖陵外捍淮水關係最鉅臺臣吳振纓憂深思遠為歸仁外捍計欲修宿遷上下兩北舊隄蓋舊隄原捍淮水向因久不修葺余望諸口一時并決致黃水直射歸仁與淮河流沖突震蕩不特歸仁受其蕩蝕祖陵亦浸淩有震驚之患矣蓋黃淮之合在清河入海之處今以決口內注故潰全失河逐淮之流而淮愈驕淮挾黃之勢而禍愈烈民生運道并遭其厄不止祖陵之可憂也則以歸仁以衛祖陵并修舊隄以衛歸仁河安其在道循其故可與河臣分黃導淮之議并行以加惠北元元也臣前復臺臣吳甡一疏內築建議二決口曾勒限三月報竣

議處諸臣政於此程功罪毋借口新代有人豫心未路而置民生於度外也故因議歸仁等隄而并及之

帝從其議　四月癸未大理寺左寺丞吳甡翰林院編修夏曰瑚廣東道御史金光宸中書科中書舍人喬可聘疏言祖陵形勢髮張來自萬里蜿蜒盤結拱山帶江匯五十二湖七十二溪之水而淮與泗合襟交會以成朝宗之勢衆水匯於洪澤諸湖障以高家等堰所稱朝水諸口不開而自開口水諸口不塞而自塞蓋天生此靈阜奧區開億萬年有道之長非人力所能為也第泗州地形窪下間有泛溢之時而衆水瀠迴王氣所鍾說者以為靈秀會聚實在於此況此水僅繞於明堂之前而陵寢從未有積水難消之患也按臣饒京雖有八議之疏而必請詳察地脈者亦慎之也惟是高家堰三閘所關利害又有不得不言者按高家堰北當淮泗之衝南抵寶湖之坑地形最為高峻而淮揚兩郡及高寶興泰山陽各州縣地居下流所恃無水數仞建瓴之勢也東北保障全藉此堰是豈可輕議開洩者近日建義諸口蹄躅未寒民田盡沈水底僅存災黎方且泣對垂涕束手待斃而三閘一開勢必以淮揚為壑行見淮泗諸水滔滔東注將高寶漕隄蕩為湖海運船縴挽無路河數百萬糧何由而達京師各鹽場盡被渰沒者[illegible]

百餘萬鹽課其問諸水濱乎郡邑城池必致衝壞田
廬漂蕩數百萬生靈悉爲魚鼈則數百萬榷稅誰爲
供輸乎況開濬諸費業委水衡於逝波若淮揚水患
須仍不可收拾之後勢不得不議築塞又不知費朝
廷幾百萬金錢矣嗟乎今天下脊脊多事司農仰屋
切歎者數矣國家財賦半在東南今一舉而阻運道
廢鹽課棄兩郡數十州縣生靈之害備焉是何可不
深長思也議者必曰高堰既不可開則三閘何以設
也不知高堰自明興以來從未建閘建之自萬曆二
十三年始然未幾旋以湮塞夫歷二百六十餘年開
者一時而塞者永久固爲運道民生關係匪細亦抑

寄形家聚鬼之理有利於蓄而不利於開爲祖陵地
脉計者未嘗不深遠也今高堰日就圮壞識者又從
乎抱宦房鉢子之憂有地方之責者方急議[illegible]以
求鞏固之不暇而可輕言開濬乎臣等生長淮泗之
鄉習知地方利害之原乞廣集衆論熟計利害陵寢
國計民生胥賴之矣帝是其議事遂寢（[illegible]）

崇禎十五年八月戊申泗州水患已及陵塔請所司
保護（泗州志編）

崇禎十六年黃河溢由渦入淮漂沒廬舍（鳳陽府志）

淮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夏五月息縣淮水溢壞民舍田
禾平地水深數尺牛畜俱淹死（河南通志 [illegible]）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戶部左侍郎王永吉詳陳導淮
入海情形并議夫料錢糧諸務疏曰治河必先治淮
而導淮必先闢海口蓋黃水自邳宿而下至清河口
淮泗之水聚於洪澤湖亦出清河口淮黃交會東入
於海然黃強淮弱勢不相敵淮泗遂而南趨直走四
百餘里出瓜洲儀真方能達江一線運河收束甚緊
即有大小閘河涵洞宣洩而海口不闢下流壅塞來

水無窮去水無路所以河堤潰決修築歲費金錢九
載以來八年皆然海口之當闢何時可不容再緩者
也查海口之在興化縣境內則有丁溪場小海場白
駒場神台場草堰場之斗龍港等處在泰州
境內者則有河垛場之新洋港草堰場之鴨兒港近
丁溪場之馮家壩合洋港等處以上諸口[illegible]
鹽徒遞利阻塞閘有閘皆不於口外築壩橫攔水不
通行若在鹽城縣境內者縣治東南則有石𥔲海口
東北則有天妃海口先年俱各設有石閘又有夏家
港海口新洋港先年亦曾議造石閘以上三處
係淮揚六州縣洩水要道今石𥔲閘既稱逼近城郭

不利風水而天妃姜堰二口復被附近奸民將閘門實塞河口填平滴水不通咽喉重地歲歲陸沉目不聊生死徙載道害民病國關係匪輕而未即舉行者其故有二一則恐奸徒造言阻撓然蕩水東流勢必趨下沿海州縣各有海口乃天造地設非人力所為行水河港皆有舊蹟近因湮塞未免淤淺開鑿深通還其故道豈屬創舉況先年舊閘已圯者加工修葺未造者量議增添題定閘官閘夫以時啓閉有利無害固灼然無可疑者一則因河道甚長河皆有限工料既難措處民夫復奉
新旨不許僉派凡事甚多掣肘然海口既開則河隄不

決修閘造閘之費較之塞決修隄孰多孰少若挑濬淤淺需用人夫動叡數萬自當州縣協濟豈能盡動官帑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此一勞永逸之計固士民所心悅而樂趨者也伏乞
聖恩勅部酌議亟行 于敏自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淮水溢民稼為傷 江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歸仁隄決水自翟墹谷溝下灌諸湖江都瀕湖田舍水深六七尺高寶則浸及城郭月餘乃潰漕隄而東注興化埜為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歸仁堤再決時部司有閘周橋閘者淮水大洩而黃河逆入清口又挾睢湖等水從

歸仁隄決口入與洪澤湖相連直抵高堰衝決翟家墹流成大澗九條在上流泗人既利積水得洩而下流揚屬奸民亦利私販貞達可避征榷互為掩覆不以額聞以故患日益深翟墹周橋晝夜水常東注焉歸諸湖淮揚自是歲以災告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七年黃河屢決清口亦塞淮不出口刷黃而黃之下流既阻上流奔注洪澤之勢益甚 揚州府志
黃強淮弱勢本不敵淮為黃拒則由大澗口施家溝周家橋高良澗武家墩等處散入射陽湖白馬湖寶子湖高寶等湖由湖達邏入江此淮之支流也明隆

慶六年淮大溢爾黃水亦漲相通不得直下沙隨波停逆將清河淤塞所謂門限沙者是也萬曆二年淮又溢總河潘季馴始為高家堰堵築大澗口一處其猶可洩後將小澗口等處凡入湖舊道盡築隄防自是清沙日高淮水益壅而泗大病矣郡紳常三省偏揭當道力辨其非但隄工已成待議益固至萬曆二十一年水患益烈巡按牛應元親行踏勘始議開金家灣芒稻河洩湖水入江繼議開周家橋洩淮水入湖又以淮受黃逼乃先開武家墩以殺其勢此議開三閘之由來也是後定計分黃以腰鋪地勢不若黃家嘴為便特奏請監督大發河南山東江北等處民

夫自黃家背而下直至漁溝浪石由安東北與疏為
河身歸五港口使獨入海不趨清口逼淮令得縱出
又督撫諸臣定計導淮先濬金家灣芒稻河以為湖
水入江之路又開子嬰溝由射陽廣洋湖入海下流
既通上流仍阻始建武家墩閘由永濟河達涇河下
射陽湖入海建高良澗閘由岔河亦入涇河下射陽
湖入海建周家橋閘由草子湖寶應湖入子嬰溝下
廣洋湖入海上下之水流通自不橫逆為害不獨泗
境安即淮揚高寶亦安此建三閘以分黃導淮治湖
之所由來也　本朝定鼎康熙三年淮溢武家墩高
良澗閘堤衝卸且土石填塞周家橋復啓閉失時淮

水遂無從分洩矣足徵定計當淮刷黃乃復築武家
墩夫武家墩至周家橋二十里在高家堰南地勢高
亢原無堤埂康熙七年奉
朝命瑪明二大人同河漕兩臺踏勘明白同議以為天然
減水壩水漲聽其漫溢仍責令高寶等縣之民但填
平衝開決口不許一槩加土增高以塞水路今則堤
非昔比矣然與其堰水為功何如分導開閘舊制猶
可倣也
聖祖仁皇帝康熙九年五月暴風雨淮黃大漲浪撞卸
高堰石工六十餘段衝決五丈有餘又[illegible]沙河西
堤岸衝倒淮黃之水直注於高寶湖見總督御疏當是時高

郵幾崩淮揚二郡殆矣哉水之今淮黃從諸決口以
注於湖也江都高寶皆有司無歲不防隄晝夜巡警
增堤與水俱高然以數千里奔悍之水攻一線孤危
之堤值西風鼓浪堤崩聲如雷一瀉萬頃其決愈堤
為害愈劇而江高寶泰迤東無田地興化以北無城
郭矣時御史徐越高郵關係最重疏曰臣之句請修
復歸仁堤石工使由白洋河入黃者不止以清局黃
實為截住高家堰西北水勢使此堰僅受西南淮水
而為運道民生一大關係也今因歸仁堤工而未舉
而此堰黃淮併受衝激巨浪搏擊已壞石工六十餘
處而全堰幾至潰決五十其洪波橫流挾山倒海已衝

開淮揚一帶數十餘處決口遂至戒郵僅存關廟陸
地有水高丈餘者萬一高堰突有疏虞尚復有淮揚
數十州縣之城郭乎而況民生乎尚復有漕河運道
可以飛輓乎而況鹽課與商稅乎則此堰之關係如
何重大此堰之保障如何緊要故臣今又得不再陳
高家堰也高家堰石工最皆壘石加椿筏鐵淮釘後
來年深日久各處有朽裂從未大修經今年一副波
浪衝擊動搖處處殘損若不亟議錢糧預備物料來
今冬水勢少落之一時大修堅築明年西水發臣
愚竊慮此堰萬難倖保若失守淮揚數十州縣城
郭廬舍百萬生靈俱屬波臣運道梗廢　京師重地

所緊需歲漕數百萬石何道飭轉且云稍閘之海口
全藉黃淮二河併力衝刷一決高堰清口必淤止餘
濁流一股海口必塞海口一塞則下壅上潰即今日
之大修兩河工程勢必仍歸潰壞此高堰之利害不
僅僅在淮揚而實有關於天下者也　布政司慕天
顏借陳黃淮全局疏曰高家堰捍衛洪澤蔽於淮城
之南迤西則逮高良澗翟家壩中設閘坊閘其地比
高堰稍亢故壩閘亦比高堰稍低蓋夏秋淮水盛發
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陸沉矣故不使翟霸增高
正欲從壩洩水出泄光白馬高寶諸湖不惟雎泗之
深潦可藉抑且高堰之築工永固及至水平壩西即

澗閘不亢高寶漕堤亦無傷害往昔治河如此周密
止因康熙元年間南河工部分司吳炳擅開周橋奸
宵利通私販往往盜決翟壩諸處以致淮水漏下諸
湖盡已盈滿及桃花水漲湖不能容狂風擺漕堤
大壞清水潭之決所從來矣淮水既東黃踞其後濁
流口逆清口遂湮清水漸微黃力全注而入天妃閘
沙隨水漫而運道淺塞矣黃淮相背海口則淤塞稍
闊入海之路日墊日高下流哽咽而上流四泛必然
之勢也又云淮瀆自桐柏千溪萬壑匯為洪澤湖注
出清口其水會黃入海者十之八引資漕運者十之
二唯清口無病則湖水直瀉而北勢盛足以敵黃而

黃沙不致倒灌運道惟海口無病則黃水疾趨而東
其勢迅激自無淤墊之阻而奔流不致橫潰四決此
以清刷黃用水治水千古不易之法也　王乾清紀
周橋閘口設高橋閘係利害山河郎中黃日浩辯疏
極為詳明 [illegible]

[illegible] 從門萬曆二
十五年淮水大漲浸及泗陵總河楊公建閘以洩一
時暴流稍平即明從未嘗閉前賢亦云東去最宜閘

海口西來切莫放閘蓋周橋閘而海口塞黃逼淮
也周橋閉而海口通淮刷黃也淮出清口刷黃濟運
則淤消皆為利益淮入內湖潰堤淹民則淤濡皆為
害也若內湖壞一分漲堤崩民之淮則清口便減一
分而黃流逆之淮故周橋之啓閉實為利害之關不
可不察也　為郡志記翟家壩以堵扁山門在周橋
迤南接盱眙境界長二十五里比高堰石工低二尺
昔稱天然減水壩中有古溝深不過尺許舊有石閘
亦有石限止留四尺水頭水入民田不通河路近因
淮水漲發土被衝刷年久漸成低窪加以私鹽漁戶
時行偷挖漸成河港淮水徑入寶應湖匯於高郵歲

史248 081

歲決堤爲漕大害康熙七年奉
旨令山江高寶四州縣民力合修盱泗之民妄行阻撓
如明萬曆間阻撓修築高堰故事給事中李宗孔疏
參致煩大臣勘復按壩北接連周橋閘閘尾石工尚
存與壩相平又古溝廟基亦是見存式樣宜復舊制
豈欲加高惟水衝盜挖徹底淘河淮水平時直流無
阻灌滿諸湖水發湖盈遂不能受致害漕堤爲國大
患每歲起民夫修築不過補苴一時一遇水至即被
刷衝纖毫無益必另議興工或磚或石築底陡岸平
鋪壩基方可過水經久不壞　工科李宗孔條陳修
翟壩疏曰竊思高寶七邑連年罹遭水災者則以淮

水南流入湖決堤之所致也淮水舊由泗自老子
山北直出清口與黃水會流入海此歷年北流之利
安瀾便漕之故道也自老子山南周橋閘翟家壩一
帶注射高郵寶應邵伯諸湖而下流阻於舊堤曾無
入淮之路以致每年潰決此南流之害淮揚七邑被
災之由皆因泗盱地方私開決口也蓋淮水至清而
流急必全淮皆出清口則淮水力強可以抵黃流之
淤泥有濟於運道而高寶七邑復無水災故昔人設
有周橋閘翟家壩二處蓄洩有方淮水漲則僅使漫
壩南下而鳳泗之水患不作淮水不漲則阻其南去
傍流而清口之水力不分法甚善也邇來泗盱之民

不惟私啟閘壩又且潛開決口自古溝鎮南鎮北以
及谷家橋夏家橋等處竊開溝路至有八條淮水大
半入注清口水分力薄無以刷黃河之濁泥下流
壅則上流易潰而高寶諸湖受水而無所洩乃至衝
決堤岸高寶七邑之患臣親查近日地形翟壩以
南固有殘缺只衝決大溜盡在翟家壩之北今將古
溝鎮南鎮北等處原係平地者止令塞其決口並不
築堤加高其閘壩地形不過復從前未決之舊址使
全淮盡由清口會黃不至潰決入湖可永杜高寶七
邑之災倘有時異水暴漲仍可從壩上滾水南下亦
不爲鳳泗州縣之害誠兼利無患之至計也寶應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一年河決洪澤湖之高良澗又決
高郵運河之清水潭[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河決武家墩拔丁一處高家
堰石工七處高良澗坂工二十六處[illegible]
是年大水淮黃復大決高家堰時頻年被水諸堤工
俱未竣淮河正道日益阻塞是年五月雨久連天
潰決前此諸工盡廢高堰一帶仍卸二十餘處水侵
揚屬又過往年三之一漕堤崩潰高郵之清水潭等
漫閘工部之大潞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
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自堤以東浩浩乎茫無際涯
矣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六月總河靳輔大挑清口爛
泥淺引河四道及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道　是年
創築雲梯關外束水堤一萬八千餘丈塞于家岡武
家墩高家堰等處大決口十六處 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創築周橋翟壩堤工二十五
里塞高良澗等處大小決口二十五處淮水始歸故
道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六月總河靳輔恭報翟家壩
成河九道盡行堵合龍門各日期奉
旨據奏翟家壩成河九道盡行閉合龍門具見殫力籌
畫有裨河務深為可嘉知道了該部知道 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大挑爛泥淺裴家場等處皆
成大河淮水始暢注會黃不致倒灌創建周橋高良
澗武家墩唐埂古溝東西減水壩共六座　是年夏
秋旬北皆霪雨七十日淮黃並漲有滔天之勢堤岸
衝潰甚多工亦為之阻然衝潰之堤俱在舊工不致
大患卒賴新築工堅之所致云 淮安府志
是年再大挑清口爛泥淺裴家場帥家莊引河四道
淮水全出清口 靳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淮水暴漲壞泗州城郭公私廬舍蕩沒無算 居
易錄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聖駕南巡閱高家堰工是日微風小浪
上云今日風不大就是這樣浪若再風大怎麼處總河
臣靳輔回奏風再大時就要打上堤頂若西北大暴
風一起浪俱從堤上過了
上云這是利害
又問來黃河險工下大埽防護如何回奏大埽下了總
是大浪來當時就擊去了除非是下丁頭埽庶幾略
加攔護然亦要每年修補的
上曰就前番差人出來看工俱是瞎看是看銀子罷了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九月總河靳輔題為霪霖
之後漲非常等事部覆奉

旨詳高家堰堤工應否加修着總河靳輔再行確議具
奏　十月二十三日大學士勒德洪等傳
上諭高家堰堤工關係最要應令總河靳輔進京面與
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 [illegible]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聖駕南巡駐蹕瓜洲陳家營地方奉
上諭高堰石工著修理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工部題奏臣
等議得戶部侍郎博濟等疏稱高家堰減水壩六座
內有古溝東減水壩底被水衝損共三空開寬六口
向來下埽今改竹絡已完三處尚有未完應令將此

史248-083

修完七里閘啓翅以內底石被水衝損二丈有餘應
令河臣速行修理太平閘并傍束水墻仍應令酌量
開放 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旨高堰障淮敵黃關係最為緊要若使堤內受水則內
外浸灌衝激甚為危險高堰之堤不固雖另增堤數層
有何裨益運料小河增加堤岸無用高堰應作何加
修以期永遠堅固應遣大臣前往察視所遣大臣職名
開列具奏十二月初一日奉
旨著張玉書圖納去 [illegible]

[illegible]

淮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總河董安國
題奏兩河見在情形奉
旨著江南總督漕運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公同速行會
勘確議具奏 會議得查清口為黃淮門户引清敵黃
所係甚大祇因爛泥淺帥家莊裴家場三道引河勢
分力弱每遇倒灌動輒淤墊應從大墩接築長堤挑
濬裴家場引河並令全湖之水匯歸出口併力敵黃
又自清口歷武家墩高家堰高梁澗徐墻以至翟家
墻除小黃莊以南新石工見在興砌外其武家墩元
帝廟後堤工卑窄昔為沙灘今成巨浸急應加幫高
宜舊石工五千八百餘丈內倒卸石工八百七十八
丈急應修砌又石工頂上排樁風浪衝擊日久朽壞
應重修釘并於排樁之內加以木板填築土方再於
堰堤之上已築子堤者普面加高未築子堤者一律
加築堤東內戧霪雨淋溝亦應如式酌修茅家圍等
減水六壩應加修砌并添設磯心建置閘板淮弱則
下板蓄水以敵黃淮漲則啓板減水以宣洩翟壩一
帶堤工低窄不堪今秋異漲漫堤過水均應加幫奉

旨河工關係重大這會勘應修應築工程供著照該督
等所題作速興工該部即將錢糧撥給其海口為黃水
入海之道所關甚屬緊要河道總督每年委賢能河官
嵩管修理勿致壅滯該部知道
總河王新命疏言禹王古河自盱眙聖人山歷黑林
橋楊城鎮楊村天長縣以達六合之八百橋各有河
形溪澗山岡不等若開引入江則天長楊村楊城各
汊澗大水發時可不入高郵邵伯諸湖湖水不致泛
溢而下河之水可減至古河之口見與淮水不相通
流必建立閘座水小則閉閘以濟漕水猥則開閘以
洩水庶淮水洶湧之勢可殺高堰減水壩即不便塞

欽定四庫全書

塞而水亦可少減是古河所減者乃泛淮水暴漲之
時而非時常分洩淮河之水似無不可以致貢至天
長楊村楊城挑河入江之後若入湖舊河一帶居民
用水灌田或建閘或建壩再行酌議等因九卿應事
利道會議得開復禹王古河之處無庸議承
旨古河是否必可開濬後有無裨益河道民生著該督
撫等再行確議具奏　按李翱來南錄自淮沿流至於
高郵乃泝至於江沈括以為淮泗固當入江此乃禹
之舊蹟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
禹貢沿於江漢達於淮泗自古江不通淮江之通淮
自隋開皇大業間始閻百詩先生曰淮水入江自孟

子一時誤記朱子所謂不必曲為解說最是然鄭夾
漈已強為之說曰按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
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
掘之道以為禹迹而忘卻禹貢不知亦非然也
杜注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
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
江者不合直至隋開皇間山陽瀆大業開邗溝皆自
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至是孟子之言始
驗蓋古時江高淮低故江水入淮今淮為黃河所奪
淤沙日久轉而為淮高江低也先生嘗謂孟子說錯
了淮入江後九百餘歲果自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為

欽定四庫全書

之兆者亦屬異事又按筆塵云夫差溝通江淮以窺
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
堰入淮謂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即今土壩所
由始也周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江阻於此堰乃
鑿楚州西北鸛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達
於江其說亦有理百詩先生又於潛邱劄記中昌言
之曰孟子錯言排淮入江乎隋文帝開皇七年將伐
陳韓擒虎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煬帝大業元年
以邗溝水道屈曲發民濬治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深
廣四十步孟子之言始驗所以唐白居易詠汴水流
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是也近河臣疏云孟子大

賢去禹僅千餘年必不為無據之言況舊迹至今可
考以盱眙縣治東二十里有聖人山山下有禹王河
一名古河土人咸稱大禹治水導淮入江故道為據
余考之明一統志盱眙縣山川有新河在彭城鄉宋
發運使蔣之奇開後以避淮流之險猶未詳及讀宋
史蔣之奇列傳元豐六年之奇擢江淮荊浙發運副
使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
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升發運使河渠志元豐六年正
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
十五丈深一丈五丈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
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

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
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
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以為然會發運副使
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
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
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為可惜宜
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河取淮為源不
置堰牐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
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
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
今既不用牐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

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
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
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
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建中靖國初之奇
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漸成墊缺請下
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常乃知蔣所謂聖人
山者即盱眙縣東北龜山也下有禹王河即蔣之奇
元豐六年所開龜山運河也一名古河又即一統志
所載之新河豈可以土俗無稽之言而據為金條玉
律哉又豈可以孟子一時之談記而謂禹貢為不足
信哉吳嘗聞諸先輩言江高而淮下禹必自淮浦入

海者正行其所無事以下為趨也今欲從瓜埠入江
無論謝家鍾家曾家岡及分水嶺為所畫斷勢必繞
山鑿道且江受淮水而地形實高淮水趨江而形實
窊下奈何疏又云循沿河形細閱有現在河形淤澗
成田者有溪流溝澗寬窄不一者有山岡平陸高低
不等者疏已自言有山岡禹時導淮入江不慮此山
岡阻塞乎抑此山岡乃既生於禹治水之後乎自相
矛盾莫此為甚至淮從入江不復濟淮揚運道不數
年而國計民生交受其病有不可言者則人所共曉
不復贅云記中所言河臣即築攔黃壩之董安國也
安國亦誤聽泗州莫之翰之言遽行入告不學無術

一至於此 泗州志…[illegible]

[illegible]

天長縣志亦有其說 [illegible]

[illegible] 皆捕風捉影之語不足據也 以上谷口書叢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聖駕巡幸高家堰閱視畢隨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朕念河道國儲民生攸關親行巡幸由運河以至高家堰運口等處留心細覧見運口大直黄水倒灌兼之湖水淤墊以致清水不能暢流今河與洪湖之水如何得能敵黄若將清河至惠濟祠挑濬由北岸挑引入惠濟祠後入河而運河再向東引流入惠濟祠交匯黄水如何能得倒灌今應將清口之兩壩臺加添挑水壩修築堅固加長過於東壩臺將清口安置裏邊洪澤湖擇其水深之處開直成河使湖水流黄河灣曲之處直挑引河使各險處不得受衝 謹按上諭見洪中…[illegible] 今上諭錄…[illegible]

四月二十四日河道總督于成龍協理河道府尹徐廷璽奏

上諭高家堰速速修完下河田地不過一二年可以見出 二十八日奏

旨于成龍爾回去即看歸仁堤高家堰其歸仁堤作何修補爾等即議明具奏清口甚屬緊要 九月十三日

上諭大學士學士九卿今歲朕南巡看得黄河逼近清口黄水每多倒灌以致淤墊洪澤湖水不出自高堰各壩流入高寶諸湖自高寶湖流入運河以至下河田地

盡被淹没淮揚所屬錢糧雖頻年蠲免賑濟動帑修理堤岸等項尚在水中朕深為軫念遂行于成龍動帑挑除洪澤湖出水堤岸令其完工近差工部官員前往查勘清口仍…[illegible]洪澤湖水仍未出口堤岸尚未…[illegible]等語清口甚為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向水不出…[illegible]堤工并…河堤工雖加高厚均屬無益…[illegible]所…[illegible]之河再加挑濬此河如不可挑或將清口…[illegible]北遠移…[illegible]之處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看明河圖逐一…[illegible]議具奏 會議得臣等看明河圖黄河逼近清口是以淤塞應作速挑浚不可不將黄河移遠應請

勅下總河于成龍等將清口挑濬令其出水或將黄河

移遠清口或即將董安國所挖之河再加挑濬詳看
趁今冬急為興工不至大長之處速行定議具題可
也總河題覆九卿復議得川道總督于成龍等既稱
臣等率同道廳各官歷清河縣石人溝以上沿河踏
勘逐段簽探徧處盡係淤泥深有七八尺丈餘不等
人夫無立足之地難以施工臣等再四思維竊以黃
河大溜勢若排山若遠移改挑工大費繁且清口對
過北岸一帶積水於沙淤須難施臣等未敢
俞旨之先已經催督降調同知常維楨見挑裴家場將
泥淺等引河不日可竣又委堵閉唐埂等處成瀾膺
俟各壩堵塞之後使湖水不往東趨引出敵黃以免

淤墊之患再將董安國所挑引河復加挖空挑水壩
再為接築黃水由引河而堤北岸可無倒灌之虞至
於遠移改黃之處俟湖水出後酌定形勢另行奏
請遵行董安國已經病故未完引河挑水壩二工應
否動帑挑築理合一併具題等因前來相應如議
督等所題董安國未完引河挑水壩准其動帑挑
築俟河工告成之日將用過錢糧造冊等因奉
旨依議　二十日户科掌印給事中張睿題為　年以
來淮南水溢下河數被奇災
皇上恤念民生親臨閱視灼見清水不出黃水必不能
疏黃水不除淮下必不能出乃

特賜指授命前河臣董安國等將黃河灣曲處挑引水
河一道使水直下遠避清口免其倒灌此殆神靈天
授非臣下意計所及百姓歡呼誇看底績但新挑引
河必俟水汛大發始行開放則刷沙有力一舉成功
因放水太早以致復淤煩恭讀
上諭清口甚為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浚湖水不出高堰
堤工并運河堤工雖加高厚均屬無益且
聖明洞鑒全河瞭若指掌臣下所宜仰體
聖懷夙夜以圖者也臣聞居民傳說去河水從仲莊出
口建瓴之勢直溜使南岸以直射清口不獨清水難
出而黃水反為易入則欲挑浚清口不得不挑中河

之水以制黃河之水矣又讀
上諭謂將董安國所挑之河再行挑浚或將清口挖北
遠移挑浚之處速行詳議臣恭繹再四可行分黃導
淮之法蓋黃分則勢弱而清口不當其衝從此挑浚
自不難矣其分黃之策不必另闢河道工費繁多合
無於仲莊閘以下見有不係運道之中河自清河縣
起至山陽之草灣附近地方止約長七八千丈挖寬
十餘丈以足二十丈之闊上口將縷堤挖通使黃水
由此分洩至下口亦空通縷堤仍歸大河會流入海
再於挖通縷堤之上下口做明紹興知府湯紹恩三
江口遺制建立雙板石閘中實以土以時啓閉如此

則中河之水由此而去黃河之水亦由此而分北岸水勢既殺則南岸之水勢必趨而北矣董安國所挑之新河有不刷深直下誠如

聖慮者乎再將清口去其沙墊引湖水暢出不獨清水刷黃以濟運由是清水東下而唐埂六壩過水漸少然後閉橋習浦易於修築得以閉塞庶免下河昏墊之憂且省朝廷歲發帑金之費其於治河之道或有小補也如云河不兩行謂分則力弱緩則沙停而獨非所論於清口以清刷黃原取其弱以水攻沙不患其停况建閘又可以蓄洩也臣生長淮土素聞土人之言無所折衷不敢漫信因奏

上諭所及謹擇其稍合者具疏上聞以備採擇奉

旨這本說得是著河道總督速議具奏總河題覆分黃導淮之法未嘗不得河防機宜但黃河之水勢大力強難以輕議分洩何也它堤挑河而水勢不趨反擾之而溜行不急閉放之後方見少淤董安國所挑之引河坐於河身之中對河又築挑水大壩歷經伏秋二汛水勢大洪猶不能挑之北行矣能強之入於雙金門閘下之中河乎若開它縷堤而溜趨引河則排山之勢難於止遏從前漫缺皆係堤隙之間即成缺口安能必之循軌而行由二十丈寬之中河達之草灣仍復紆迴使之入於黃河而不他溢乎且清口對過北岸皆係淤沙人夫無立足之地畚鍤難施臣等鰓鰓過計而不敢出議改遷也前奉

上諭將清口遷北遠移挑浚臣等已將見挑裴家場等處引河堵閉唐埂等減壩加挑陶家莊引河接築南岸挑水大壩具題在案今蒙

皇上撥發帑銀臣等見在分撥趲催俟銀兩解到唯將周橋以南一帶堤工歲搶修築堅固唐埂等減壩一槩堵塞湖水涓滴不令東洩盡由裴家場閘泥淺等處引河暢流外注敵淤黃河并將陶家莊引河再加挑寬南岸挑水大壩再加接築俟水勢大溜趨新引河然後相機閉放加以清口引出之水敵黃衝刷黃

河由引河而趨北岸似可[illegible]淮之[illegible]至於二江口雙板石閘則可行之清水而不可行之黃水今既不議改它[illegible]而[illegible]雙板閘之[illegible]入無容更[illegible]今[illegible]移改黃[illegible]之[illegible]俟湖水出後相度地勢另行奏請

行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一併會議具奏[illegible]遵旨會議于成龍等疏稱戶科給事中[illegible]奏稱中河[illegible]從仲莊閘出口建瓴之勢直注使倚是以直射河口不獨清水難出而黃水反為易入等語誠為有理相應行令總河于成龍等將清河縣以下新河陶莊閘或改挑浚出水或將董安國所挑引河以下酌量挑空建

閘之處親身詳看速行具題可也奉
旨依議　十月二十日總河于成龍等題奏為敬陳兩
河隄岸修治情形竊照臣一介庸愚荷蒙
聖恩畀以督河重任臣雖衰老病軀敢不刻夜圖維欲
求久安長治之策以祈仰報
高深於萬一臣查淮揚徐三府州屬黃運湖河隄岸再查
高堰隄工為淮揚保障運道民生實係於此所當急
為整理難容刻緩貽誤者不謂從前膜視承修五年
迄今尚未成功節年水發之時河內不能容蓄以致
東淹海及民田水勢既分而黃流倒灌清口淤澱遂
致運河一帶河身墊高皆由堰工未完湖水不出之

故久在
皇上洞鑒之中臣故於今歲履任之後即首先挑挖爛
泥淺等處引水敵黃以濟運行一面嚴飭原修各官
上緊償砌其如原撥堰工銀兩被原任河臣及道廳
各官那為別工用去故雖日事嚴催或以料物不齊
為護除分委監工各員修砌已經修完者不議外其
未經興砌完工者見在另疏　題參追帑將未完工
之委令候補道程兆麟等領帑辦料乘時償運前經
具　題部議不準動帑駁令仍責原委之官修砌勢
必不能驟告成功也況凡賠修緊急工程動帑修理
臣於去冬

陛辭之時業曾預為奏明以某年告成功似此部駁往
返豈不有誤臣今見在調簽能官員發釘排樁下
釘鋪草只勒限報竣如高堰一帶工程告成則清水
自出黃沙可刷矣伏乞
皇上府賜乾斷允臣所請之後容當逐疏題估並收實
効庶可仰副
聖恩其攔黃壩雖經拆毀尚須挑空究深以引大溜時
家馬頭一工已經委員辦運料物一俟齊集即興工
堵築相應一併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奉
旨朕撫御寰區愛養兆民視同赤子務期無一人不獲

其所比年淮揚所屬地方罹於水患百姓田廬俱被淹
沒朕甚憫焉朕懷深切軫念屢經蠲租賑濟乃黃河勢
高清口底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災弗獲寧處
念此淮揚數州縣生靈豈可不急為拯救乎今海內無
事惟河工最為緊要水患未平民生失所朕用是時廑
於懷若何修理河道以濟生民爾等九卿詹事科道各
官亦宜念切須問南省來人云黃水比淮水高一尺有
餘若將高堰堤岸增加堅築以束淮水使刷黃而行亦
似有益但淮水瀦聚而黃河桃汛又至則高堰危險亦
未可定今或堅修高堰堤岸以束淮水使之刷黃或移
清口於清江之左右或另濬河道以通舟楫俱宜一一

講求此事關係甚鉅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細
閱河圖詳議再將二本一并議奏　會議得臣等恭聆
上諭仰見我
皇上軫念淮揚地方百姓必欲拯除水患底於安全河
務關係運道民生甚屬緊要難以懸議總河于成龍
徐廷璽見在地方應令率同賢能道廳等官親身前
往將作何興工之處詳探速行定議具題到日臣等
再行會同請
旨可也奉
旨河工關係重大豈惟另尋河道不可得從新創作亦
屬繁難高堰堤岸縱多方堅築清水亦不能出今惟當

議移清口於他處兩岸俱用石工堅砌使清水流通朕
南巡時曾以另開清口面諭于成龍于成龍亦奏稱淮
水可從武家墩向清江浦移改此事著總河于成龍及
府尹徐廷璽會同河道各官詳看清口當移於何處所
用石工等項作速行辦備著即詳議於成龍具奏餘依
議　十二月十七日工部等衙門會覆侍郎常綬等疏
奏
旨若將高堰減水壩堵閉建造滚水壩上堤加幫高厚
則湖水必高黃水又大湖水不出之時高堰堤工危險
而泗州等處必至水淹著大學士九卿詹事掌印不掌
印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會議得侍郎常綬等既稱武

家墩村北元帝廟稍遠之處應行開口又將高堰加
築高厚減壩盡行堵塞臨湖汕刷之處亦應修補不
許堤根取土應添挑引河二道等語查武家墩開口
改移清口甚好但見今物料未備恐明年雨水之前
不能完工漕運甚屬緊要雖改移清口其高堰亦必
須加幫切應將高堰照侍郎常綬等所奏速行加幫
高厚不致遲悮明年漕運所需約估銀一百二十八
萬五千零令戶部就近撥給再先前各工撥給銀一
百八十萬兩分給各官至今工程尚未完竣此加幫
高堰挑空引河等工若又交與伊等必致遲悮修此
工程應差部院堂官一員督催并簡賢能堂司官員

分給段落令其節省錢糧堅固作速修造至部伯更
據高郵大里等處決口至今尚未堵塞完工此亦關
係運道亦應差部院堂官一員督催作速完工應差
堂官并分段修工堂司官員恭請
欽點　二十二日
旨依議這督催工程著范承勳王鴻緒王掞田雯布雅
努徐成龍顧藻王頊王綸高裔去分修工程著萬內王
梁朱弘作江有良王啓元富夢仁綠一信陳汝器王日
藻衛既齊李應薦馬世濟高承爵金鉉楊雍建去

卷第六十六

行水金鑑　　卷第六十七

淮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十一日工部等衙門
會覆兵部尚書范承勲等奏奉
旨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會議得先經兵部尚
書范承勲等奏稱自武家墩起至小黄莊止可以稍
緩其小黄莊起至周家橋止急宜先築又周家橋起
至宋樂樹上堤內有未堵決口三處仍聽河臣催堵
完工唯是原估皆係分頭林辦一時難集臣等酌量
各決水深之處仍用丁埽其堤內加幫土方險頂
寛加高二項悉照原估丈尺惟底寛槐幫十丈大坡
無益酌量裁減其未挑引河一道俟河臣于成龍到
淮商酌舉行經臣等會議以均如所奏奉
旨這挑浚運料小河將何處水引入水又從何處出並
未聲明請旨行文武家墩等處堤工專理俱行文范承
勲等會同總河于成龍等詳細速議具奏　部議據尚
書范承勲等會同署理河道總督印務府尹徐廷璽
奏稱高堰堤工武家墩等處應培頂高丈尺照原估
外唯是底寛十丈未免太坡今會議得每堤高一丈
坡出二丈工力可免虛費其臨湖一面原估築用丁
埽臣等公同酌議水深之處仍用椿埽其餘出水之
堤築用柴草丁鑲用土堅築與用丁埽無異其小黄

史248-092

莊至周橋先闢興築武家墩至小黃莊見在丈尺即
日興築周橋至棠梨樹內有三壩未堵無如消口黃
流倒灌見在打壩禦黃若將壩遣行全堵淮水無處
宣洩而壩口之堤單薄必難捍禦臣等會議未堵節
家圍南壩唐埂北壩暫留夏家橋一壩再於棠梨樹
以西暫築衆頭於壩以備伏秋漫溢候水消應開之
期堵塞幫築六壩一帶地方最為危險修防刻不可
緩前撥河廳營汛行等修築今著伊等上緊修築務
將堤岸無虞其再挑引河一道目今黃流堵淤舊引
河俱係灌淤若再加挑浚必仍復淤塞徒費工力應
俟堵塞夏家壩之先清水河出之時兼工挑挖方為

有益前來均應如尚書范承勳等所奏可也奉
旨依議 本月二十九日工部等衙門會覆兵部尚書
范承勳等奏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會議得先經臣等會議
以時至桃汛未堵高堰減水壩暫行停堵俟汛堤
可修之處案將速行修築完工如遇汛水發有倒築
不及之處俟其伏汛築將物料備辦秋汛水落即行修
築完工 如別有善策將淮黃兩河并高堰堤作何修
治裨益運道民生之處所去大臣河道官員公同詳
議速行具奏奉
旨這本內事情著行文前往河工尚書范承勳等會同

河道總督董所議可否伊等意見又後如何之處速議
具奏將自安國所挑引河再行挑濬諸閘黃水倒灌清
口之日或將清江閘堵閉及查看修理更樓決口等工
著侍郎常綬前往查閱具奏 四月十二日部議據尚
書范承勳等奏稱先經臣等指望六壩水勢稍可捍
護即竭力上前加工不料三月十三十五兩日雨風
大暴更兼湖水日長高家閘唐埂一帶堤西在在渦
水將已堵三壩復行衝開而曼決之口更增數處今
水勢日長且無寸堤足恃時俟水勢兩處其雖無從
下手六壩全閉萬難於伏秋之前盡即堵塞高堰小
黃莊至周橋修築已將告竣其周橋至棠梨樹一帶

見今漫水無土可取應俟河臣堵壩之後臣等會同
河臣作速幫築其武家墩至小黃莊工程亦應俟堵
壩後同時幫築目下備辦料物為險工之用仍令道
委河員協同承辦毋得阻誤其六壩一帶地方土埂
出水之處及浪窩殘缺之處照例動搶修錢糧責令
河員修築仍貨完石工所發高堰帑金除小黃莊工
程及備辦料物所餘甚多應貯河庫俟堵壩後為幫
築大工之用等因行來查尚書范承勳等既稱小黃
莊至周橋修築已將告竣其周橋至棠梨樹一帶并
武家墩至小黃莊見今漫水無土可取應俟河臣堵
壩之後幫築等語均應如所奏將料物備辦俟河壩

後速行幫築其六壩一帶地方有土埂出水及浪窩
殘缺之處應行總河責令河員作速照例修理未完
石工嚴飭承修人員迅行借完至高堰餘剩錢糧應
暫貯河庫毋得那移別用仍為幫築高堰大工之用
可也奉
旨依議　四月初四日工部尚書王鴻緒摺奏臣恭誦
聖諭云仍將交與董安國所挑引河再行挑濬使黃河
循北岸而流清口作何疏濬方為有益又蒙
聖諭云伊等意見又復如何之處速具奏欽此除同尚
書范承勳等公議具摺啟奏外臣謹再四循繹
聖訓真洞達精微直抉黃淮強弱之機指示臣等雖大

禹之神智無以過也茲仰體
聖慮所及合諸今昔議論謹為我
皇上陳之伏查河防一覽云歸仁堤所以捍禦黃水睢
水湖水使不得直射泗州并攻高堰又逼睢水湖水
使之并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為重大等語今白
洋河等處淤墊堤內之水不入黃河及由歸仁堤減
壩洩入洪澤而洪澤為之加漲
皇上洞鑒情形時令河臣挑河以引堤內之水入黃刷
沙最為有益乃河臣久未興工因衆議以周家溝一
帶地方河身淤高難以出水不若自胡家溝挑挖以
至清口清口黃流比白洋河等處約低丈餘可以導

之助清敵黃一面將歸仁堤減壩堵塞則洪澤湖亦
不致增漲此說訪之新舊河官相同者頗多在臣之
愚見以為不必再挑之清口止須挑至
皇上所指挑水壩之上令其出黃直頂大溜今正當挑
空引河之時而又有南岸清水隨挑壩直射勢必益
循北岸而流矣臣據所見陳奏愚昧罔知可否
聖明自有裁鑒謹奏奉
旨速摺子交與工部行文河道總督張鵬翮如照王鴻
緒所奏開得即行速開　十八日九卿詹事科道會議
得侍郎常綬等奏稱臣等會同尚書范承勳王鴻緒
等府尹徐廷璽等看得原任總河董安國所挑黃河

之引河已經淤墊挑水壩亦已毀壞今將引河挑寬
三十丈長七百八十丈深一丈三尺河口挑及大溜
其挑水壩務令寬長盡力修築使水溜挑入引河此
修築之處交與范承勳董納將捐修官員內揀選十
人乘時修完等語查黃河挑引河築挑水壩之處先
經尚書范承勳等估計具奏臣等會議題覆令速行
挑築在案今侍郎常綬等既經會同尚書范承勳等
驗看具奏應如所奏又疏稱清口淤泥處三道引河
雖然出水止能入運並不能由清口入黃不閉清口
黃水一長運河淮河俱致倒灌淤墊若口門下埽堵
塞漕船一到隨開已過隨閉必致提根刷深難以修

史248-091

堵應於清口之內見有兩岸之堤橫截清口非若下
埽僅留船行之口漕船過完之日隨即堵塞俟漕船
回空之時開壩過完仍行堵塞此所修之處一面修
築一面將所用錢糧詳估造冊報部再見今三道引
河既已出水只應照尚書范承勳等所議將裴家場
引河一道照原估丈尺再加挑空寬深此三道引河
出水之口築壩攔堵以防黃水倒灌漕船過完清口
堵塞之時將引河攔堵之壩開放使水入運俟淮水
蓄聚可以抵黃之時將清口堵塞之堤開放抵黃等
語均應如侍郎常綏等所奏可也奉
旨依議　四月二十一日總河張鵬翮題清口為淮黃

交匯之處目今糧艘北上最為緊要今河身淤墊竟
成平陸清水隔絕不通獨有黃水流入運河深不過
三尺五寸四尺不等與去歲所見大不相同該部臣
常綏議築攔黃壩糧艘過盡之行堵塞使黃水不入
運河再將裴家場三處引河開浚廣寬深通引清水
入運河是亦權宜之計臣親到此地相度形勢擇緣
與論僉訂黃河北裴家場引河身高編淤淺係流沙
旋挑旋淤裴家場與鮑家莊相連不遠即開浚深通
當夏秋黃水大長力強之時引河清水終屬力弱不
能相敵應於張福口挑引河一道身長一千五十丈
面寬十丈深一丈餘或八九尺不等引清水於黃河

口相近處入運河勢在裴家場引河之上上下水勢
相濟當夏秋水長之時兩處清水匯合庶可敵黃蓋
因清口淤塞之後甚為廣闊非多挑引河鮮克有濟
比之引湖水入江既有金灣三閘之河又有鳳凰橋
雙橋灣頭等四處之水引入人字河芒稻河水勢得
以暢流入江此成法之有效者也故宜開張福口引
河以導清水使之暢流建閘一座以司啓閉若俟具
題部覆後方始興工恐伏汛水發緩不濟事趁今水
勢未長正可興工挑濬臣謹具題九卿詹事科道會
議題覆奉
旨依議速行 張福口引河一千五十丈外又淤水一百八十五丈既挑 三尚須水起方能引水暢出其河淤甚深今口四尺四
十七丈以須堤塞方不使湖水散漫盡 將引河可固上全事獨分六處之大系重

五月二十五日總河張
鵬翮摺奏應修工程一六壩之宜閉也逼清水出口
以會黃入海其關鍵全在六壩而六壩之最要者尤
在夏家橋一壩以全湖水勢趨此故也今夏水方盛
若急於堵塞一則高堰堤岸危險可虞一則湖水洶
湧恐旋塞旋衝糜費金錢可惜目前正須備料俟水
落堵塞庶為萬全之計　一高堰滾水壩宜修也高
堰容納七十二處山河之水古人設壩原以洩其漲
之水非以洩平槽之水也今冬六壩閉後止有秋汛
黃淮並漲宜洩湖水非壩不可按南河志云六家墩
高良澗周家橋古溝俱報有閘又河防一覽云武家

壩地亢為天然滾水壩今周家橋高良澗等閘俱已
堵塞臣親至翟家壩見湖形漸淤水勢不由此出是
古今變遷不一翟家壩亦非出水之處也前河臣于
成龍等相度地勢將六壩改為四滾水壩臣覆加相
度地勢相去不遠併為三滾水壩亦屬妥協今宜備
辦石料修建於壩下就原有草家河唐曹河閘為引
河并築順水堤則民間田廬無淹沒之虞　一武家
墩至小黃莊之石工宜加砌也查此一帶臨河舊有
石工僅出水面二三尺不等必須加砌使高與小黃
莊見修石工一律齊高止在確估工料與修并查戳
從前領銀不修情弊另疏題參　一古溝至六壩之

石工宜修也臣查臨湖石工至古溝而止自此迤下
俱係土堤每年歲修搶修糜費錢糧似宜修砌石堤
在目前用帑雖多然計之數年之後可省歲修之費
宜於滾壩告成之後漸次修舉　一歸仁堤臨湖石
工加灰抹縫將畢臣乘舟往看尚有缺陷椿朽之處
飭其補砌滾水壩一座尚未修築有涵洞扶口洩水
盡入洪澤湖故白洋地方可無水患若將缺口堵塞
水無去路今見在訪求出水之處另疏奏聞　又据
奏見修工程一運口修築攔黃壩准有部文動帑興
工今先築兩岸上壩俟糧船過完再堵運口使黃水
歸海引清水入運河　一裴家場引河部臣委工號

賢挑空寬深正在動工挑空務期一律寬深俟水長
開放　一挑張福口引河一道引清河水濟運經臣
題明動帑興修在案今正在挑空工已及半飭其趕
期完工俟水長開放　一高家堰係淮揚二郡保障
關係甚鉅其自武家墩至小黃莊一帶堤如排樁堤
身衝刷之處臣同部臣范承勳王鴻緒等會議動大
工帑銀先將臨湖釘埽修築曾經題明在案今正在
修工將高堰閘帝廟至小黃莊緊要之處先行修完
再將關帝廟至武家墩堤工修理務期速竣以禦伏
汛　一小黃莊至周家橋一帶堤工經部臣范承勳
等具題交與分修官王日藻等分十四段加幫今正

在興工尚未全竣必須上緊加幫一律全完前俟大修分入黃運一方
六月十五日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馬奇見在清口淤墊著差人往納
河張鵬翮處明年漕船行走有無遲誤至其漕船禁載
沙船可否從江下海入黃河海口由中河行走此外有
無另見之處議明具奏十九日總河張鵬翮題該臣看
得堵塞六壩逼清水出口會同入海此目今要緊工
程先經河臣于成龍等會同侍郎臣常綬疏稱高堰
加築高厚滅壩盡行堵塞估銀一百二十八萬五千
餘兩九卿會覆奉
旨差部臣范承勳等督催續經部臣范承勳等疏稱臣

等會議先堵茆家劉南壩唐埂北壩俟水清涸之
期堵塞幇築等因續又經部臣范承勳等疏稱六壩
全閉萬難於伏秋之前盡即堵塞應俟河臣堵壩之
後幇築等因九卿會覆俱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履任後接到堵壩部文轉行淮徐
道施世綸揚理淮揚道同知馬鎮遵行去後今據詳
稱裏河同知常維楨堵閉惠濟南壩用銀四千二百
餘兩山盱通判孫調鼎堵閉茆家圍北壩用銀二千
一百餘兩又堵閉惠濟中壩用銀一千一百餘兩俱
被本年三月十四五等日湖水大漲衝門又唐埂北
壩上年前河臣于成龍等題報衝開部議落修准同

三月內衝開三壩一并責令常維楨等照例賠修堵
塞其夏家橋原未堵塞茆家圍南壩未合中泓十二
丈六尺二共估銀一萬四百餘兩來時辦計興築皆
因前來臣覆查無異隨照數發河庫大工錢糧交承
修官工部員外郎王登魁等作速辦料乘水落堵閉
委原任按察使趙世顯監工督催再照加幇六壩堤
工前河臣于成龍等發銀二萬餘兩交淮揚等道加
幇不完經侍郎常綏以遲誤題參議處在案此項錢
糧花費若俟追出加幇緩不濟事因係緊要工程先
動正項錢糧令裏河同知常維楨等作速加幇用過
錢糧於原承修官名下追賠還項可也理合一併題

明　部覆奉
旨依議速行　七月初七日部議河道總督張鵬翮疏
稱清口築壩漕船過完隨即堵塞臣准部咨即行發
帑委令裏河同知常維楨借築已照式築壩下埽僅
留口門令漕船盡數過淮指日出口即可放壩且張
福口引河挑成引出清水已至壩口只待放壩便可
刷放入運其一應准貢以及差使官兵船隻應過壩
者聽其過壩其餘於前即行起旱不得擅自開放俟
漕船回空之時啟壩過完仍行堵塞相應具疏題明
等因前來應照該督所題可也奉
旨依議速行　九月初二日九卿會議得河道總督張

鵬翮疏稱發帑大修高堰工程特差部臣范承勳等
督修部臣將小黃莊至周橋分為十四段派與分修
官王日藻等加幇茲王日藻病故揚州建江有良年
老高承爵起任所遺工程部臣范承勳等派河官常
維楨等修理查常維楨賠修唐埂南壩尚未興工孫
調鼎賠修茆家圍等三壩亦未興工朱廷楨接受靳
治豫南堰石工久未興工羅京加幇濱河堤工見在
興修今又領大工錢糧誠恐顧此失彼不唯工程兩
誤且帑銀不無牽混應將此工交與効力學道姚淳
燾劉謙吉史陸輿陸鳴珂修理彼家有厚貲不致侵
蝕帑銀且與發往高堰効力之

俞旨相符等因前來查先經尚書范承勳等奏稱姚淳
燾有樁木事未完係見任岳常道暫令其回任料理
劉謙吉史陸輿陸鳴珂俱已年老不能行走經已捐
力應令其回籍等因續經尚書范承勳奏稱王日藻
病故楊雍建江有良年老高承爵已赴任所伊等所
遺工程見在分修諸臣各有分地難以兼顧原閣分
王日藻者係孫調鼎協築楊雍建者係朱廷植高承
爵者係常維楨江有良者係羅京與聶景松今即着
此協築之員領帑封築仍令淮徐道施世綸監工催
築并查數錢糧等因經九卿會議覆准俱各在案今
總河張鵬翮既稱常維楨等有賠修唐埂南壩等工

恐顧此失彼將此工交與姚淳燾劉謙吉史陸輿陸
鳴珂修理等語應將王日藻等所遺工程交與姚淳
燾等四人將姚淳燾等行文尚書范承勳等總河張
鵬翮速行調赴工所領帑修築再行先經尚書范承
勳等奏稱催工辦料必須地方賢能道廳一同辦理
方待上呼下應無悞工程等因奉
旨准行在案常維楨等原係闔分協築之員又一住高
堰工所前項幫築工程亦應仍令常維楨等幫同料
理至高堰工程關係緊要凡在河工大臣理應和衷
協同料理使工程速行告竣今范承勳等張鵬翮彼
此互異具題俱屬不合嗣後一應事件務須公同商

酌具題如仍前不行公同商酌彼此互異具題交與
該部察議可也奉
旨總河職任宜專着遣往督修高家堰范承勳等九臣
俱著撤回其督修工程着交與總河張鵬翮餘依議
十三日總河張鵬翮摺奏臣欽遵前
旨已令河官將運口兩壩築壩僅留口門以放糧船指
日糧船過完將新挑張福口引河開放入運河裴家
場引河將湖內淤沙二百丈挑通之後亦可引清水
入運再將六壩閉塞逼清水滔滔出口此二處之水
必然暢沛運道可以通行況今歲河道極其潰敗糧
船阻於邵伯以下不得前進臣恭遵

聖訓指授方略堵塞邵伯決口糧艘即便通行尚不致
有悞此時運河各決口盡行堵塞清水又已引出來
時將運河淤墊之處再加疏浚來歲糧船自是通行
不致有悞至於改載沙船雇募人夫水手恐致糜費
錢糧且由江入海從黃河海口進中河之處則沙消
長水勢不一風濤不測甚屬難行臣愚一得之見未
知是否伏乞
皇上睿鑒奉
旨知道了摺子交與户部　部議將海運之處毋庸議
奉
旨總督阿山將修理沙船之處具題前因運河難以行

走欲由海內運糧曾差官查看沙號船隻總河張鵬翮
既稱運河淤墊處再加疏浚來歲糧船不致有悞等語
是漕船不必海運總河張鵬翮又稱將沙船暫行取用
此所查沙船俱給張鵬翮應用之處交與該部議　九
月二十日總河張鵬翮題康熙三十九年四月二十
五日准部咨到臣行淮揚淮徐二道親勘議詳外臣
於五月初三日率部員屬縣等官親往查勘又於八
月初十二十四等日復往查勘茲據淮揚道王謙淮
徐道施世綸會詳據裏河同知常維楨詳稱建築夾
堤束水東行由桃源清河出口之說勢須挑河築堤
約長一百二十餘里未免工費繁鉅設或清水不出

恐徒勞無益等情又據山清外河同知羅京宿虹同
知鄧之琮桃源同知孟時芳詳稱該卑職等會勘得
三邑一帶地勢雖其間高下不等但西高而東下此
又大勢皆然今自胡家溝以至清境挑水壩之上相
距一百二十餘里由高而下宜可導清入黃而滌水
之尾閭然桃源自胡家溝至烟墩數十里不行地勢
低亢而外逼險工內臨縣治關係甚重自宜由鍋底
湖水勢難涸未易施功若繞出鍋底湖由義馬坡奶
奶湖前至卜家湖似或可行但查胡家溝老堤頭起
卜家湖止用水平打量地勢頗高乘有四十餘里土
岡起伏不一皆係沙礓之地挑空維艱則錢糧費大

而挑水壩之上陳家莊仍屬外高內低倘清水不暢
流致黃倒灌事關重大卑職等未敢擅專並會詳河
圖具詳本道轉詳施行到道道詳到臣該臣看得部
臣王鴻緒奏摺內稱歸仁堤挑河以引堤內之水自
胡家溝接挑至
皇上所指挑水壩之上令其出黃等語其地形之高下
道里之遠近摺內未之及也臣率部員河官量度形
勢至桃源縣鍋底湖鍋底者水入不能出之謂也相
繼又有卜家湖誠恐引水至此合連湖水泛濫難禦
桃源縣治有漂沒之患打量水平挑水壩黃河地形
亦高且道里有一百二十餘里之遠挑空工程需用

錢糧甚多如引水不出則屬無益且據道憲等官衆
論僉同臣再三訪求出水之處不若自涵洞口起至
老堤頭迤東挑空引河出黃河乃爲近便除臣於欽
奉
上諭事案內另摺啓奏請
旨外應將此處無庸再議理合具題奉
旨該部知道　十月初四日部議總河張鵬翮疏稱武
家墩起至小黃莊止一帶順湖舊石工糟朽石軟必
另行拆砌方可堅固經久今於舊殘石工之上疊柴
壓土以爲越壩於內建砌石工共長五千五百二十
七丈四尺共估銀六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八兩零

除撥發錢糧等事案內撥過銀五十萬兩外尚有不
足銀兩應請撥給等因奉
旨這修築高堰不足銀兩著照該督所請速行撥給乘
此冬令水涸作速修築完工勿致遲悞該部知道十
三日工部覆議得兵部尚書范承勳等奏稱臣等奉
命督催春初到工詳加體訪并細覈河員估冊知決口
必須釘埽其餘鑲築可止用下柴內戧坦坡亦稍可
減損裁去土方埽料銀四十二萬餘兩先築小黃莊
至周橋止原估土方價值取土百丈之外及稱可經
運者韋等每方三錢臣等將此段工程會同河臣張
鵬翮議定乾土每方二錢水土及百丈以外者每方
二錢二分省銀六萬七千餘兩又鹽壩一段臣等亦
照舊例仍令商人承築又省銀一千九百餘兩將各
分修用帑細冊移送河臣察核彙銷又臣等前奏開
運料小河不另用帑金一面築堤一面挑浚今小黃
莊以南至周橋止各分修或咨報已完或以水占尚
未挑浚亦聽河臣兼催竣工又裴家場引河照覆估
丈尺令于毓賢常維楨等挑完今應聽河臣一併核
減彙銷前來相應行文總河將高堰小黃莊等處併
運料小河催令分修及河員速行修築挑浚完工其
裴家場引河既經完工應令該督將用故錢糧查核
造冊題銷可也奉

旨依議　先是七月二十五日大學士伊桑阿馬奇折
本啓奏奉
旨見今遣人往張鵬翮處若將各處工程修理若何等
明白問寫摺子交與遣去筆帖式賫回啓奏諭十月二十
五日總河張鵬翮摺奏小黃莊至周橋一帶
隄工分修官朱弘祚等分十四段加幫俱七月初六
初七兩日大雨淋漓多有浪窩倒卸之處見移咨部
臣轉催作速修補完工高堰史家易家西高堰墻
北捐工尚有未修工程若俟修完方令分修官加幫
恐其遲誤請敕部臣范承勳等速令分修官作速加
幫以資捍禦用過錢糧於原捐人員名下追賠還項
高堰關帝廟至小黃莊一段隄工委同知李鈞等將
隄身衝刷之處臨湖釘埽修築將完其自關帝廟至
武家墩一帶隄工見在釘埽修理嚴催作速竣工武
家墩至小黃莊一帶應拆砌石工五千五百二十六
丈四尺見在選鍾等官估計造冊另行具題其埂六
壩已經題明責令常維楨等賠修四壩其裴家橋前
家園二壩已發帑委員外郎王國軾等辦料俟水落
即動工堵塞其埂等六壩收律一系水壩已久足估
委令河南管河道李言等領帑辦料修砌俟九月霜
降後河南河道無事即檄催李言等親身速赴工所
勒限儹催六壩加幫隄工已委原任同知劉先業等

領帑俟水勢稍落即行加幫臣謹具摺付筆帖式開
住齎捧奏聞（河防）

卷第六十七

淮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總河張鵬
翮題奏臣準
旨督修高堰堤將六壩已閉其五夏家橋揩閉過斗
今唯留口門三十丈待宿州衛糧船過湖曾經題報
在案今於十月十九日臣親往高堰六壩一帶催工
見湖水長至三尺臣由陸路至老子山觀淮水出洪
澤湖之處一望汪洋無際進湖水長三尺詢之土人
云因閉壩故爾水長若再加長堤工單薄可虞臣一
面令夏家橋口門後緩進埽以便分修官上緊臨湖
鑲柴仍催趕幫竣工足御風浪即合龍門於二十一
日馳至清口見引河水勢加長臣令河兵新定之三
汊河及現通河口引水入湖泥淺的家莊等河身俱
已有水而張福口裴家場二引河水長至滿口宣水
平引河水高於黃仍將張福等河口之水直入裴家
場引河一處俾其水聚力強足以敵黃於二十四日
西南風起引河水驟長比黃水高一尺一寸臣率河
廳等官親放引河之水暢流入於運河臣擬俟回空
糧艘過完將運河頭壩堵塞逼清水出黃另疏題報
但夏家橋口門堵閉後六壩水勢較今更為加長平
漕之水足以敵黃清漕之水應行宣洩因三滾壩尚

未修成轉盼冰凌桃汛之水又至設遇西風鼓浪無
處宣洩何以保門埧岸公議於翟家壩東有天然滾
水壩之處地亢土堅仍留天然滾水壩寬百十餘丈
門埽裹住兩頭平漕之水蓄以濟運溢漕之水從其
滾去出唐曹河入白馬湖若伏秋水大再於蔣家壩
盡頭走兩有之清水溝河以及涵洞酌量放洩若水
小仍然閉塞總以臨期相機而行務期有濟堤防再
查六壩口寬二百八十丈今清口引河共寬三十餘
丈不足以宣洩全湖之水應發舊壩處所開使水暢
流歸黃至於運河伏秋水漲應由涇河閘河洩出射
陽湖入於海此二河見在挑浚應將涇河閘二閘砌築

修補以資啓閉臣親行相度形勢博采衆論一得之
愚未敢擅便恭請
皇上聖裁指示方略俾臣欽奉遵行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九卿議准具題奉
旨依議速行　初十日總河張鵬翮題奏臣仰遵
聖訓指授方略明晰周詳先疏海口水有歸路入歲黃
水不出岸矣繼挑芒稻河引湖水入江又寬一帶水
由地中行矣再闢清口開張福口裴家場等引河淮
水有出路矣又加修高堰堵塞六壩逼清水復歸故
道於十月二十四日引張福口等河會入裴家場引
河開放清水流入運河曾經具摺奏報臣一面將湖

頭再加疏浚深闊以洩洪澤湖大溜又將張福口引
水入裴家場之處再挑寬深水大勢壯迅流暢沛今
於十一月初三日自該黃水暢流入運河矣運河之
中純係清水已無黃水滲入臣於初九日自下河回
至清口見水勢暢流大半入黃少半入運一水兩分
若有神助官民俱親見淮黃交會歡聲若雷皆感頌我
皇上軫念國計民生宵旰憂勤精誠上孚天心河神效
靈之所致也伏惟我
皇上睿慮周詳
聖謨獨斷邁神禹之峻烈貽萬世之平成臣愚不勝懽
忭踴躍謹恭疏題報　十二日總河張鵬翮題奏我

皇上洪福齊天
聖謨獨斷指授治河方略以至淮黃交會　國計民生
兩有裨益萬姓讙忻感頌無已但善後之計尚應次
第講求者謹先就濟運言之臣觀見在諸水河之水
勢聚而力強故足以敵黃而直出運口但大溜出黃
少半濟運一水兩分當伏秋黃長之時恐[illegible]之力
稍微臣率河官部員親行相度應於張福口[illegible]
二引河空地中間迎湖大溜之處再挑引河一道面
寬二十丈底深一丈會入一河出口敵黃俾清水之
勢常強而禦黃有力將淵泥淺會入三汊河從七里
河出文華寺運河專以濟運衆議僉同實屬可行所

需銀兩於捐銀節省二項內動用不另請正帑理合
具題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會議具題奉
旨依議速行　張文端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總河張鵬翮
題稱武家墩至運口一帶堤工捍禦湖水風浪最關
緊要前河臣于成龍等題請大修高堰堤工案內失
於估計以彼時湖水未出故也今六壩堵閉全完洪
澤湖水勢盛出遠流武家墩一帶堤狠而舊堤卑矮
單薄難資捍禦必須作速加幫高厚並釘排樁與高
堰堤工一律相平又新大墩至裴家場從前未有堤

工應行築攔湖壩一道方可束水禦浪啟黃濟運茲
據淮揚道王謙詳稱武家墩至運口一帶堤工計長
一千一百七十二丈約需工料土方銀二萬一千餘
兩此工原屬高堰工程應動高堰大工銀兩作速興
工蓋以資捍禦等因前來臣親勘委屬緊要一面
動支高堰大工銀兩委官作速辦料興工仍一面估
計造冊另疏具題外所有急修緊要工程理合恭疏
題明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　部議准覆奉
旨依議速行　三月初九日總河　張鵬翮題節略本
聖訓指授治河方略堵閉六壩大闢清口引清水暢流
出口會黃入海濟運通行今三月初二初三初四三
日桃汛已至黃淮並長清水盛出敵黃有餘時西南
風大作高堰一帶水長浪湧如龍門大壩高堰大壩
堤工卑矮水從月壩漫過與石工之頂相平臣親率
河官搶修並六壩一帶堤工俱皆平穩但部臣范承
勳等估計加幫時六壩未閉未得水勢高下確實情
形今六壩閉後全湖蓄水堤岸卑矮者離水面二三
尺高者離水面五六尺不等西風鼓浪危險堪虞應
將卑矮之處再行加幫臣令河官作速估計動大工
節省銀兩興修另疏具題其天然滾水壩尚未開放
欲其蓄水敵黃若湖水再長相機開放以保堤工初

八日臣查清口形勢武家墩三汊河淨泥淺張家集
張家莊湖頭水勢相連清然而出有寬數百丈直繞
大墩其流至運口也三汊河裴家場張福口張家莊
四引河匯為一河寬九十丈流出二座攔黃壩壩基
淤沙如湯沃雪自然河化至頭座攔黃壩刷寬四十
六丈兩壩臺亦係淤沙見在盤裂若清水再長勢必
刷開自難存住詢之土人云當年黃淮交會清流係
河心若刷去壩臺口門寬闊則清流益暢方足以濟
全湖盛大之勢臣觀口門水溜糧艘揚帆安流而過
則土人之言不誣也但桃汛湖水已大伏汛勢必加
長大墩一帶堤工禦河水而保運道關係緊要令河

官作速臨湖下埽加幫堤工高厚以資捍禦其資河
因會淮合流桃汛水大馬家港難以合龍以致走埽
口門寬二十丈目前水長不能進埽留此口門以洩
溢漕之水亦可保固堤岸運河之水半長中河之水
亦大糧船通行快利黃運三河堤岸見在俱屬平
穩除高堰堤工間有浪窩尺許外大壩高堰大壩馬
坎捐工漫水之處令各官上緊修補並查明高堰石
工間有塌卸段落照例於桃汛情形另疏具題外謹
將清水盛出情形先行奏報奉
旨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總河張鵬翮題稱高堰一帶
堤工前部臣范承勳等估計加幫時因六壩未閉未

得水勢確實情形不過約略估計今六壩已閉淮水
復由故道會黃入海水勢加長全湖形勢可得其真
今三月初二初三初四等日桃汛水長風暴大作臣
見沿湖鑲柴卑者初浪掣去再浪掣柴惟高者風浪
不能撼越則是加高工程實有裨益臣委員丈量自
出水面至頂高者五六尺不等卑者二三尺不等桃
汛初至水勢已如此之大將來伏秋二汛勢必更長
臣集新舊河官公議修防之法僉云通共加鑲柴工
以七尺為度如六尺者加一尺五尺者加二尺以次
第加高出水面七尺庶可捍禦風浪准分修馬世濟
宮夢仁金鋐等咨稱鑲柴加高前來復咨商分修董

訥王起元線一信陳汝器李應爲等衆議相同隨委
効力知縣陳鵬年同該汛通判朱廷植等逐一按工
確估自武家墩起至棠梨樹止計長一萬四千九百
八十一丈二尺三寸需用工料土方銀二萬九千餘
兩隨行淮徐道施世綸照數動支高堰大工銀兩交
原修官照段作速辦料加鑲以資捍禦其六壩與王
家口新閉俱係埽工石堤未能即成公議於臨湖密
釘排樁以抵風浪而固堤身需用銀九千三百餘兩
亦照數動高堰大工銀兩交原修官速行辦料發釘
蓋前清敵黃全恃高堰堤工堅固關係最爲緊要刻
不容緩臣照例一面動帑交原修官作速與修估冊

送部外理合恭疏題明奉
旨該部知道　部議准覆奉
旨依議速行　二十八日題六壩自棠梨樹迤南至秦
家岡一帶堤工前河臣于成龍等因彼時六壩未閉
水勢東注此處地勢稍高未經估計加幫今據淮徐
道副使施世綸等詳稱今六壩全堵湖水驟長通堤
俱經加高此處反覺卑矮一遇西風鼓浪危險堪虞
必須照六壩一律臨湖丁頭鑲柴以資捍禦計工長
八百九十四丈需用銀一萬九百六十三兩零動用
高堰大工銀兩交各分修鑲柴仍責令該汛廳員協
修以期速竣等因前來臣覆親勘無異相應題估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　部議覆奏
旨依議速行　四月初四日工部郎中王進柎傳奉
上諭對總河張鵬翮說保守高家堰第一要緊　初八
日總河張鵬翮題令六壩全閉淮水初復故道水勢
蓄長止由清口一路會黃入海一切堤工俱係新築
湖寬水盛風浪易發最爲險要加謹保守誠如
聖諭臣等公議保守之法一在分地巡防自清口歷高
家堰至六壩每五里派官二員不分風雨晝夜巡防
發帑委能員備料運貯工所備用其臨湖鑲柴預防
浪掣武家墩至高家堰令原修廳員住工防守自小
黃莊至周家橋令分修諸臣住工防守自周橋至六

壩令分修諸臣及接修學道河員住工防守臣仍不
時親往高堰適中之地分頭督催一在修理險要工
程查龍門大壩部臣范承勳等原估鑲柴二路後止
鑲一路將一路節省不鑲今湖水盛大止鑲一路堤
身單薄不足禦浪應將節省一路仍發帑令分修官
夢仁作速購料加鑲其高澗大壩地勢低窪向有積
水深潭係分修撫臣高承爵所修之工裏戧旋修旋
蟄舊堤頂寬不滿三尺一遇風浪甚屬危險臣相度
形勢應於裏口築越堤一道以爲重門之障委効力
學道王式穀領帑承築該汛官協修其内戧蟄陷之
處仍令高承爵之弟高蔭爵照原估下埽鑲填堅實
至於宣洩之方因三滚壩尚未修成從權暫改天然
滚壩遇淮黃並長之時清水由天然滚壩洩出黃水
由王家營減壩洩入鹽河下海已經題明奉
旨允行在案如此則巡防嚴密堤工可免汕刷宣洩以
時堤工可保無虞似亦保守之一端也理合題明奉
旨該部知道　部議准覆奏
旨依議速行高澗大壩裏戧蟄陷之處著高承爵自往
河工作速修補　十一日總河張鵬翮題六壩全閉高
堰一帶堤工關係最爲緊要龍門壩石工係革職管
河道馮佑領帑修砌原估九層較之臨湖一帶石工
卑矮四五尺不等積水淹沒石頂危險堪虞必須加

砌五層高出水面方資捍禦行據淮揚道參議王謙
詳稱工長二百一十丈加高五層共需工料銀五千
五百餘兩屢催馮佑遷延不修若仍令馮佑修堤勢
必遲誤此係緊要工程應照例動高堰大工帑銀委
該汛署主簿事許瑜等辦料乘時修砌所用銀兩於
馮佑名下將應還項等因前來臣覆覈無異除容册
送部查核外臣謹具題奏　部議准覆奏
旨該部速議具奏
旨依議速行　二十一日總河張鵬翮題高堰南北滚
工程最爲險要臣率道廳等官親往勘驗原堤積水
深潭南一半長二十丈係督修尚書臣范承勳等委

分修原任貴州巡撫衛既齊承築之工估用埽料銀
四千九百餘兩已經領帑修築工程將完遵俻藝陷
埽工無存又北一半亦長二十丈係委分修原任廣
東巡撫江有良承築之工估用埽料銀四千九百餘
兩亦經領帑修築工未及半今亦蟄陷臣等公同相
度此工臨湖舊堤面寬二丈三尺及二丈不等雖有
石工尚虞單薄而內裏潭形如釜底水深底淤椿埽
難施幇築裏戧土工難於存立公議於內裏加築月
堤一道以為重門之障此工最關緊要又值伏汛伊
邇奉有保守高家堰第一緊要之
旨若責令原任巡撫衛既齊江有良賠修誠恐一時無
措緩不濟急應照例動支高堰大工銀兩令衛既齊
及江有良之孫江夢筆作速修築月堤以資捍禦用
過銀兩仍將衛既齊江有良名下照數追取還項庶
要工不致貽誤矣所有需用錢糧除委該道廳確估
造冊另行咨部外理合具疏題明奏
旨該部速議具奏　部議准覆奏
旨依議速行　二十六日工部議得河道總督張鵬翮
疏稱六壩開後河水已退行據淮揚道糸議民諫詳
草子河築堤長四千八百九十五丈唐曹河築堤長
三千二百一十五丈又天然壩二座各口寬六十丈
兩頭用埽裹護並築攔湖越壩二道以便相機啓放
又臨湖釘鎖口樁二路以防壩底刷深共估計土方
工料銀一萬二千四百餘兩因係緊要工程臣照部
文一面動帑委官修理等因前來查先經該督將高
堰滚壩下就原有之草子河唐曹河開為引河并築
順水堤又瞿家壩留天然滚水壩寬百十餘丈以洩
洪湖溢漕之水等因具題經九卿會議覆令一面興
工一面將需用銀兩確估具題行文在案今既經該
督估計具題應令其速行修築完工竅減造冊題銷
可也奏
旨依議速行　五月二十一日大學士伊桑阿馬奇王
熙吳琠熊賜履張英學士法良宰保傅紳范承烈王
九齡曹鑑倫奏
旨高承爵奏報泗州盱眙地方水災著總河張鵬翮會
同兩江總督阿山親行察勘具奏前高家堰閉塞六壩
時朕謂六壩塞完後泗州盱眙等處必致水淹曾向九
卿降有諭旨今六壩方經閉完洪澤湖水長泛溢泗州
盱眙等處城郭田畝果被水災高家堰堤益覺危險朕
為此時屢次諭且天災靡定萬一有異常風暴及地動
當震之事亦未可知倘若高家堰至於危險則揚州淮
安等處皆被災矣朕為此日夜甚切憂懼高家堰堤作
何保守或閉或另有修治善策著張鵬翮陳奏著差爾
衙門中書一員前往　六月初八日總河張鵬翮摺奏

康熙四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接内閣中書李保住奉
旨到臣内閣云云臣跪誦之下仰見我
皇上軫念民生注意河工無時不厪
聖懷凡河工之事洞照於未然之前應驗於已然之後
此皆我
皇上大智如神臣查泗州水災自古已然即六壩全閉
之時泗州亦被水淹臣於四月二十八日前往泗州
查勘水勢情形詢據土人云明季時有水災於康熙
十九年泗州城被水淹沒官民移徙堤上等語且康
熙三十八年李柄題報水災揭云泗居山河聚匯之
區連年積水為殃災固頻仍歷蒙

皇恩等語則泗州水災不全係六壩之閉也按泗州志
載宋臣歐陽修泗州先春亭記云泗民所素病而治
其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為暴於泗自古而已
然矣臣觀形勢泗州在山之麓泗州在山之下淮水
繞泗州而流三十里有龜山屹立河中又十五里流
過老子山出洪澤湖乃汪洋暢市、漲水發於河過
壅水流不及勢必助長又有歸仁堤諸湖之水奔泓
而下入於泗州此其所以多水災也桃汛水長淹沒
職此之故今四五兩月清口水流甚暢洪澤湖水漸
消泗州水勢亦漸消且六壩既閉之後水不東注高
郵寶應興化泰州山陽鹽城江都等州縣田地涸出

人居乎土田可耕種到處感頌
皇仁歡聲如雷且今歲漕艘運河揚帆遄行於四月十
二日盡數過淮較往年甚速此皆由六壩之閉也其
保守高堰之法派員備料防守修理高良澗等險要
工程若遇水大開天然壩宣洩已經前疏題明奉
旨俞允在案今據頒
綸音臣雖臥病傳衆衆河官講求另有修治善策咸稱
清口暢流會黃流過惠濟祠達大交陵一帶皆係清
水今五月已過湖水較桃汛將消落二尺餘堤岸平
穩此清口引動湖水大溜之所致也若做古制於翟
家壩建閘以資宣洩仍石工不能即成不若馬家港

口門仍留不堵以分洩黃河之水至[illegible]家蕩修攻水壩
以洩黃河異漲之水下流益暢則淮水之出清口亦
暢淮水之出清口既暢則河引之濁流不壅況馬家
港在[illegible]之下宰家蕩在大通口之下皆[illegible]處海
套[illegible]民田不關運道且欽奉
上令河臣[illegible]仁堤引湖水出黃則泗州上游之水人無所
入上無所入下有所歸將來河引水上[illegible]
語衆河官之議似亦[illegible]但係一得之見未知可否
伏候
聖裁指示臣觀天意人心可保其成五月初四五等日
高堰微雨下河一帶則大雨五日兩次風暴片刻轉

風浪不淹堤河工効力人員踴躍捐資疏浚湖頭引
水流暢趨事赴工引領而樂觀河工之成臣等加意
防守過此六七八三箇月水落歸槽則具疏題報成
功仰慰
睿懷總之黄運中三河俱復故道東南萬姓咸慶河工
之成皆仰賴
皇上區畫周詳
聖謨獨斷精誠感孚天心順應河伯効靈所致也再照
五月二十四日臣在高郵六壩巡查皆備咸旨風寒
於二十七日回清江行署服藥調理不能親往泗州
會勘疏咨兩江督臣阿山或俟病愈訂期會勘抑
或督臣先往查勘淮督臣覆稱先往蘇湖常州秋審
等語今臣病稍愈移咨督臣擬於本月往泗州等處
會勘另疏具題外所有高堰目前平穩及水勢情形
理合先行奏報臣謹具摺付中書李保任賫捧謹奏
請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題奉
旨這堤岸修築防護著照張鵬翮所議行前總河于成龍具疏欲
將高堰六壩堵塞蓄湖水以敵黄水疏通清口九卿覆
奏時朕以為高堰六壩若行堵塞湖水泛漲泗州等州
縣必被水淹沒曾諭九卿速遣范承勲等堵塞六壩此
非張鵬翮到任之後始行堵塞頃因巡撫高承爵題報
泗州盱眙水災欽勅張鵬翮會同江南總督阿山踏勘
情形將泗州盱眙泛溢之水設法修治作何賑濟蠲租
令其奏聞又以洪澤湖水泛漲高家堰堤工以致危險
朕於此事時切躊躇若高家堰至於危險揚州淮安等
處州縣皆被淹沒為此日夜殊切憂懼高家堰堤作
何保守堅固更有何修治萬全之策著張鵬翮陳奏曾遣人
勅諭張鵬翮稱病未往泗州盱眙今具疏稱泗州盱眙
水災自古已然即六壩全開泗州亦被水災臣往泗州
查勘水勢情形詢據土人云明季時有水災明泗州之
水不係六壩之開按泗州志載宋臣歐陽修先春亭記
云民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為暴
於泗自古而已然矣今清口水流甚暢洪澤湖水漸消
泗州水勢亦漸退且六壩既閉之後水不東流高郵寶
應興化泰州山陽鹽城江都等州縣田地涸出民得耕
種皆河伯效靈之所致等語朕簡著張鵬翮會同阿山將
泗州盱眙泛漲之水作何設法築堤幫修或賑或蠲俱
有益於災黎並非欲閉高堰六壩救泗州盱眙之民而
令淮揚百姓罹於水患也朕念黄河運河關係國計民
生三次看閱河工屢行嚴飭河臣修築堤岸每歲不惜
數百萬帑金解發夏月雨水時晝夜憂慮不時遣人看
視凡被水災截留漕米盡出倉糧賑濟者總為拯救我
民並非賑救泗州盱眙百姓之災而淮安揚州等處百

姓聽其罹災之意也據張鵬翮謂泗州盱眙水災自古
已然而淮揚水災亦素有也張鵬翮奏稱六壩既閉淮
安揚州百姓俱免水災是但知淮揚地方豈獨不知有
泗州盱眙天下之大亦并不知其為愚昧已至於極朕
念四海一家凡有來朝見者必細詢雨澤田禾見有居
住賀蘭山後公允木春來見問陝省河西田禾雨澤黃
河水勢據允木春奏稱今歲自正月至六月滴雨未降
黃河水消二丈有餘西地賴黃河水引入田畝耕種今
年因黃河水小不但田禾即草亦未生發朕以陝省
河西百姓作何拯救雖督撫未經具題已晝夜籌度張
鵬翮與衆河官乃謂清口水出皆賴河伯效靈伊等効

力所致此實因黃河水小清口之水偉而得出并非伊
等効力之所致也總一天下之主坐視災黎不為拯救
張鵬翮既係讀書之人此果載之何記何書乎至張鵬
翮題請議敘河員疏內明知朕有諭旨故稱允假不將
今覽此奏又含怒具題意謂必有人阻撓果如此必疑
皆憤之極未有如張鵬翮者這事情又似鹽紀大臧孔
文泰之案希圖好勝昌昧不顧將以罪戾著將朕諭旨
及張鵬翮所奏一并刊刻於淮安揚州泗州盱眙等處
徧行張挂令衆人觀看天下之人自有公論以上俱據編年紀書

淮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年七月三十日總河張鵬翮為
題報開放陶莊引河日期事具奏奉
旨張鵬翮奏稱開陶莊引河黃河水向北岸流去等語
若黃河水向北岸流離清口甚遠乘此時自注承勳所
築挑水壩起寬長加築堤岸過清口將黃河清口之水
儘向下流再合為一處則黃河之水可永無倒灌之虞
朕先曾面勅過于成龍今在河官員亦有知者著張鵬
翮將此事問知道的官員詳明定議其應築堤所需錢糧
即為估計所修之處著畫圖速行具奏此事甚為要緊

不得輕忽該部知道　總河張鵬翮奏稱臣自承所見
駐至清口齊集衆河官詢問留知此事之員止據原
任同知常維楨等咯式馬教回稱曾蒙派原任總河
于成龍云奉
旨接長挑水壩過清口使黃水不得倒灌但我等未聞
其詳等語臣遵
聖謨指示自注承勳所築挑水壩起加築堤工至清口
西壩長四百八十丈五尺頂寬六丈底寬十丈再查
西壩見長二十丈今再接長五丈將舊合長二十五
丈俾清口黃河之水向北下流過惠濟祠後合為一
處益加暢沛黃水可永無倒灌之虞估計工料銀兩

不另請帑動支節省銀兩備料修理但臣識見淺陋
所議恐有未當伏候
皇上聖訓裁示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會議具題奉
旨依議速行　九月初三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柟題
皇上軫念淮揚疊遭水患親幸河工指授方略不惜百
萬金錢堅築高家堰必欲淮水之出將裴家場等處
引河開濬深廣又灼見淮水之不出者皆係黃水所
阻若非逼令黃水北流止其倒灌淮水何得寬暢而
出乃於清口相對黃河曲流處之陶莊直窄引河又
於清口外黃河大溜處築挑水壩分引大溜歸入陶

莊引河此誠我
皇上天授神智洞悉本源知捨此再無善策非一日矣
近見河臣張鵬翮疏稱開放陶莊引河黃水北流隨
奉
旨乘此時自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起寬長加築堤岸遏
清口又
命張鵬翮將此事問知道的官員詳明定議益見我
皇上愛民之深憂民之切淮揚在朝諸臣莫不感激涕
零臣敢不據所聞為我
皇上陳之陶莊引河既開之後務令斷不復淤方為有
濟築堤勢在難緩誠如
睿慮而河心水急沙虛一時恐難著力當於未築堤之
先，亟商一法以遏水勢臣衙門御史武進賢平日出
言慎重偶向臣云曾効力河工遇大風時目擊百餘
糧艘阻於清口外銜尾俟渡黃水忽被逼而北由此
觀之土人有用木筏之說似乎可行夫木乃歲修所
必需筏非波浪所能壞打散仍可撈取借用不費帑
金臣請聚木為大筏附以竹纜直接南北之壩分為
數筏可離可合風大暫泊兩岸風小仍結一處以鐵
貓沈水釘定筏上安蓆蓬選善識水性者居之晝夜
巡守河工必預貯樁木堆積多層入水約可丈許將
黃河大溜永如

聖算北流淮水自寬暢而出然後堤工可以次第舉行
臣又聞古人於大溜處築堤不就輙沈船以塞之其
法每船用五六大鐵鍋鍋底鑄鐵環中穿以木到釘
鍋於船底乃實船以土石鑿之使沉鍋口翻入泥內
則牢不可動黃河至深處不過二丈餘倘用木筏不
能排散大溜可免漂沒之虞船糧似少應聽臣等兼如
此法行之則目前黃河大溜之上下均被擋禦自充
入陶莊引河將來築堤即以此為根腳鼓柳枝柴草
最為堅固臣非為此說必可行請
勅下河臣於築堤之外並倘用筏用船二策酌其難易
權其後先遵

旨速行則萬世攸賴矣抑臣更有請者淘莊引河雖甚
河大溜一入即可刷令深廣但水性就下今引河不
及黃河大溜之深夏秋兩汛落後當能捨卑就高故
土人謂黃河徙之使北不但河底宜深亦且河面宜
廣臣思此河共用銀二萬三千兩有零若再加倍深
廣其銀亦不過加倍而已大抵黃河之沙冬則堅固
從人工稍費易於施工今歲冬月或相其地勢機宜
再加挑浚深廣亦一勞永逸之計臣前隨
駕河干見我
皇上乘坐小舟往來洪濤之上多方區畫備極焦勞故
此百萬生靈今高堰已修六壩已閉而收功於一著
端不能喻此迴黃北徙之法用敢妄抒管見伏乞
御覽採擇施行奏
旨該部知道　十月
初二日總河張鵬翮議覆臣集同河官前往清口南
北兩壩令汛官探量黃河水勢水深二四丈餘不等
水深溜急木筏難以存住又河底淤泥土虛鐵貓難
以抵實擬將沈鐵器礙重運糧船行走具欽奉
旨於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至清口築寬長堤岸足以
逼溜向北已經具題請
旨在案似且不必用筏用船矣又疏稱淘莊引河不及
黃河大溜之深當能捨卑就高臣思此河共用銀二

萬三千餘兩再加倍深廣其銀亦不過加倍而已今
歲冬月相其地勢機宜再加挑浚深廣等語應如所
題再加挑浚深廣爲便
聖裁訓示奏
旨該部知道　部議覆准奏
旨依議速行　丁伯弦文安河圖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總河張鵬
翮題竊照高堰運料小河原屬淺窄經尚書范承勳
等具題議以不動公帑以加幫大堤取土挑空面寬
八丈底寬五丈深五尺以資運料以保堤工九卿議
覆應如所題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查此河南自周橋北至武
家墩止乃屬無源之水必須堤內積水匯流入河方
克有濟今臣等會勘高堰工程并查驗分修諸臣所
捐挑運料小河雖報完工但小黃莊一帶地形低窪
見今堤裏積水與河面相平若遇風浪汕刷堤根深
爲可虞蓋部臣初估時六壩未閉一片皆水未得確
實情形今工程已畢保固堤工最爲緊要公議將原
挑小河再加挑深使積水洩流河中由武家墩臨河
出口以免汕刷堤工約需銀一萬餘兩人夫引發
應將高堰大工節省銀兩動支濟用此爲堤工實與
高堰工程深有裨益矣奏

旨遣河著照該督所題挑濬應否永遠存留該督確議
具奏　八月初八日總河張鵬翮題查高堰一帶堤
根地形窪下積水浸汕堤根難免坍卸之虞今若將
運料小河再挑深通一以宣洩堤根積水一以運送
修工料物而且通商便民利益不淺或應士塘水洩
偶致消涸每俟春融令河兵撈濬草壩六座每年修
葺以收束水勢應宜永遠存留以保堤利民隨據該
道等估計共應挑新土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一十八
方零每方銀九分共銀一萬五千餘兩估建草壩六
座每座銀四百五十餘兩通共銀一萬七千七百餘
兩造具估冊一并呈詳臣覆核無異應動支高堰大

工節省銀兩委□□照估備挑修建□□監工督催
并原冊送部查核外相應具題奉
旨該部議奏　部議准覆奏
旨依議　十一月十二日總河張鵬翮題疏歸仁堤引
河閘座等工程仰遵
聖謨動帑修濬次第告竣今年伏秋二汛黃水異漲高
於湖水迨霜降後黃水漸消臣行令淮徐道等官將臨
湖歸仁安仁閘壩堵塞蓄湖水盡行引河流至臨黃
祥符閘啓秤閘放今據報清水高過黃水一尺九寸
於十一月初七日開放湖水滔滔出黃河臣親往勘
視清水暢流沛然莫禦百姓聚觀莫不欣喜感頌

皇恩歡聲雷動此皆仰賴我
皇上聖謨獨斷指授方略
睿鑒高深時發帑金開濬歸仁湖導睢湖諸水刷黃日
益寬深宿桃等處民生川以淮泗上流水勢少減誠
天授之神智垂萬世之利賴者也謹將開放歸仁引
河出黃日期具疏題報奉
旨據奏歸仁引河開放清水暢流出黃知道了該部知
道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上諭歸仁堤引河開放今見洪澤湖水勢若黃水加長
則清口水弱著將祥符閘下板堵閉草壩將五堡土壩應
行堵閉以助清水之勢　三月初三日

上諭高堰工程關係重大保安最為緊要朕今日乘舟
由洪澤湖閱視見有殘缺石工以草埽鑲墊倘遇水發
危險堪虞閱至六壩見新修石壩堅固方慰朕懷其殘
缺石工著即興修乘水未長之前完工以資捍禦　總
河張鵬翮遵
旨疾催完竣以固堤岸　又奉
上諭朕今見高家堰防險人員用候選縣丞經歷等微
員不過俐監書辦出身家產微薄倘有疎忽干係不小
須於候選職銜稍大身家殷實者委其防險如此則彼
知自愛身家又有選用之望自然盡心防險有裨工程

總河張鵬翮遵
旨選派職名稍大每堡一員往工防守於桃汛日起工
竣後掣回 初四日
上諭清口西壩東北水淺再加長數丈有益 初八日
上諭高家堰石工關係緊要必須嚴催早完 十
一月內准徐道張弼奉
上命洪澤湖風浪危險每致損壞船隻民命攸關著於
沿湖設釘樁木以資救濟 總河張鵬翮遵
旨於高堰山盱二處簽釘樁工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四年閏四月初一日
上諭石工完者准其先為銷算保固三年免其賠修
初十日
聖駕臨幸高家堰閱視工程
上諭朱廷璋石工老堤頭轉彎處甚屬險要宜作速修
完 十一日
聖駕臨幸惠濟祠石工召總河張鵬翮[illegible]及[illegible]揚道
張弼等又召大學士馬齊等跪
上諭朕三十八年閱河時所[illegible]之處[illegible]黃水今清
水暢流逼黃竟抵北岸僅成一線朕心甚為快然觀此
形勢朕之河工大成矣 十月初四日
上諭諭工部方今海宇昇平惟以安阜黎元為急東南
要務莫重於河防朕數經南巡指示修築方略凡以籌

運道衛民生也自累歲兩河先後衝決而黃流淤墊
以高堰唐埂壩久決未塞而洪澤湖水直從決口旁洩
以致淮水力弱黃水倒灌全河幾至淤墊于是分遣廷
臣發帑金數百萬增築高堰盡閉六壩俾淮水全注清
口又特築挑水壩以逼黃溜趨向北岸仍開浚陶莊引
河以導黃北流然後黃水無倒灌之患四十二年以河
工尚可底績躬親臨視時高堰石工尚多未竣飭令迅
速修築又因仲莊閘水勢湍急恐逼黃流倒灌清口隨
命閉仲莊閘改建楊家莊閘閘工既成今年春復往巡
閱比至高堰見石工仍未完固舊埽亦多朽爛諭河
臣張鵬翮謂水勢無常修防宜豫一有疎忽則前工盡
廢且甫奏安瀾旋報衝決天下其謂之何張鵬翮當奏
稱堤工捍御可以無虞迨伏汛大水驟發果衝決古溝
唐埂清水溝等處淮揚一路田畝被淹者甚衆今已嚴
飭堵塞決口酌議處分朕屢觀黃河千里變形勢當水
漲之時若高堰及運河減水壩不令開放則堤堰甚為
危險若開壩宣洩則閘門壩必致[illegible]民
間[illegible]播種一經夏秋汛漲開壩放洩而下游之種
植淹沒朕心惻然殊為不忍使不致淹沒水有所
收束則涸湖及下河民田究不免於水患朕再三籌畫
宜於高堰三壩之下挑濬一河兩旁築堤束水入高郵
邵伯諸湖湖外亦築土堤不使漫溢其高郵減水壩

下亦挑濬一河兩旁築堤束水由串場河入白駒丁溪
草堰等河白駒等河淤淺之處并開濬深通俾之入海
如此則各壩所出之水不致有漫散橫流之害又洪澤
湖水勢大漲泗州盱眙等州縣俱被水災應於泗州一
帶受水之地亦酌量築堤收束毋令泛溢則所全於淮
安揚州鳳陽三郡民生者多矣此事原於河道無涉在
河官止知保護河道不復詳計民生朕惟民間田畝所
繫甚重宜圖萬全可久之策築堤束水行之北河業有
成效則施之南河當亦有濟應從何地築堤延袤若干
里需費幾何行令江南總督總漕總河江蘇巡撫會同
確勘詳議具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總河張鵬翮會

同總漕總督巡撫會勘估計於三滾水壩下挑河築
堤蔣家壩添建石閘水大開放循河歸入高郵諸湖
并請發內帑遣官修築奏
旨依議著孫渣齊徐潮鐵圖黑中速同花蔡執茂前往
督修完工迨今閘壩之水悉由壩下之河歸入高郵諸
湖由東堤壩下各引河歸海不致散漫淮揚二郡億
兆生靈桑麻樂業莫不感頌
皇仁與天地不朽矣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河工効力知
府陳九階等賫到康熙四十五年正月二十日大學
士馬齊席哈納張玉書陳廷敬學士阿錫社拉都渾

赫壽二哥蔡升元王之樞奉
旨見今所議應築之堤應挑之河與漕運河道絕無關
涉特爲淮揚所屬田畝不致淹沒有裨民生故但高
家堰堤岸甚屬緊要不可不嚴加防守去歲朕南巡閱
河至高家堰立於堤上於衆官民前面諭張鵬翮高家
堰堤岸甚屬緊要今石工內有未完之處若不嚴加防
守伏汛水漲之時必致衝決張鵬翮保奏以爲斷然無
虞去歲水大古溝唐埂清水潭等處俱被衝決今歲高
家堰若不嚴加防守朕不能保其無衝決之患爾等繕
寫諭旨著來奏河工事務陳九階等賫去交與張鵬翮
是年月日又奏

上諭高家堰酌看險要之處再添建救生樁工五處需
用錢糧著估計具奏　總河張鵬翮遵
旨估計具題奏
旨所需錢糧無多著於蘇州織造處取用以上[illegible]

[illegible]

桐柏縣西三十里胎簪山之陰有泉曰淮井即淮河
發源處井口縱橫各七尺水深五六尺雖大旱不乾
蓋其泉眼三出昔人因之砌磚爲井井上置亭其水
伏流東二十餘丈泉眼遂多水始羣出至桐柏縣繞
城北門而東有山曰桐柏淮水出其南昔禹導淮自
桐柏即此也水深五六寸至尺餘寬四五丈漸流成

渠矣又東二十餘里月河水入焉
月河發源泌陽縣南流合閭山諸水入於淮　自淮
井以西凡山澗之水俱向西流入南陽歸漢江淮井
以東水皆東流注淮河桐柏縣之水有東西分流之
異也　淮瀆廟舊建於桐柏鎮西二十五里淮井鋪
漢延熹六年移建桐柏鎮東一里許明洪武中定名
神號稱東瀆大淮之神廟內古柏五株相傳漢時所
植康熙二十三年
御書靈瀆安瀾四字扁額遣官賚建 [illegible]
淮水又東過信陽州北 [illegible] 去州四十五里游河明河洋河水入焉淮水
至此深二三尺寬至六七十丈其勢漸大
游河在州西五十里源出四望山流至出山店入於
淮 [illegible]
明河在州北九十里源出天木山白龍潭流至杜家
灣入於淮 [illegible] 明河即水經所云大木水也今
俗訛大為天或以木為目皆非
洋河在州東北六十里源出大埠澗之西洪東流入
淮
淮水又東過羅山縣北 [illegible] 去縣二十里獅河瀖清河月兒灣河

竹竿河水入焉
獅河源出隨州黃土山為黃土河經信陽州會九曲
河北流抱州城至縣西北六十里入淮九曲河即九
渡河源出信陽州雞翅山 [illegible]
瀖清河今名澡水河在縣北一十里入於淮
月兒灣河在縣東北二十里源出石山北流入淮
竹竿河在縣東北三十里會小黃河水北流入淮
小黃河源出靈山流繞縣城南門東入竹竿河 [illegible]
淮水又東過息縣南 [illegible] 去縣四里
澺河谷河泥河閭河營河清水港水入焉
澺河在縣北十里下流東南為鴻陂達於淮 [illegible]
谷河在縣東南四十里源出堅谷境東流達於淮
泥河在縣東南四十五里源出萬安塘東流入淮
閭河在縣東北九十里源出確山縣高黃陂東流達
於淮
營河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源出汝河 [illegible]
清水港在縣南三里源出汝陽牛固塘東流入淮
淮水又東過光山縣北 [illegible] 去縣九十里泉河水

入焉

寨河在縣北二十里合清流河北入淮清流河在縣西四十五里 [illegible]

淮水又東過光州北 [illegible] 去州二十里小黃河水入焉

小黃河源出麻城縣北九十里分水嶺經光山縣東至光州西北流貫城東出會恨溝入淮按水經注黃水出黃武山東北流太陵關水注之今俗稱小黃河州誌黃加水作潢非

淮水又東過固始縣北潁川南 [illegible] 去固始北七十里潁州南一百二十里淠河史河汝河谷河水入焉

淠河一名白鷺河在固始縣西五十里源出麻城縣分水嶺東流入固始會春河至期思鎮達於淮 [illegible]

史河在固始縣東三十里源出商城縣東流入固始會石灌河曲河至臨水鎮達於淮石灌河在固始縣南四十五里源出大蘇山曲河在固始縣西十五里源出斛山東北流至東曲里入史河設有閘壩以灌田 [illegible]

汝河在潁州南一百里入淮按汝水源出汝州 [illegible] 山東南入西平徑上蔡汝陽新蔡以達於淮元季水益為害自舞陽之濁河截其流約水東注因陞蔡州為汝寧府而西平雲莊遂平馬鞍諸山水仍合洪古渠至潁州入淮

谷河在潁州南七十里上源莫詳由新蔡入境經黑塔坡東南過老軍屯又東過楊宅橋繞七里岡北為崇灣匯於中郎岡南至水臺西入淮

淮水又東過霍丘縣北潁上縣南 [illegible] 去霍丘北四十五里潁上南二十五里灃河東河清河潤河潁河水入焉

灃河在霍丘縣西十里源出眾木河東北流入淮

東河在霍丘縣東五十里源自六安北東流合洪河水入淮洪河在霍丘縣東南二十五里源自六安香和嶺分小河灣東流入東河 按灃河洪河即水經之窮水也窮音戎並聲相近字隨讀轉與戎二水本出一源後因塘堰變遷遂分而命之而各加以水耳 [illegible]

清河在潁上縣西南六十里漕口鎮南流入淮

潤河有大小潤河大潤河源出潁州土坡泉及諸

陂積流成河東過磚橋受小潤河水出椒陂至潁上縣潰口鎮過靈臺入淮小潤河出潁州龍坊以東潢潤積水成河東流至磚橋東入大潤河

潁河亦名沙河源出登封縣乾陽山東南過陳州合清水又東南過南頓合隱水又東南徑潁州至潁上縣東門外東南流入淮汝水發源天息山者自元季於舞陽截斷南流亦東歸於潁河 [illegible]

卷第六十九

卷第七十

淮水

淮水又東北過壽州西 [illegible]

州六十里清河西肥河東肥河洛河水入焉

清河源出六安州界木廠山至州西南七十里自入

西肥河上源莫詳自太和縣流入州至硤石山自入

東肥河源出合肥縣雞鳴山北流二十里許分為二其一東徑合肥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至州北西入於淮 [illegible]

[illegible]

洛河自定遠縣約望堆流入壽州境至新村河口自入

淮水又東北過懷遠縣東 [illegible]

去縣二里洱河茨河天河渦河淝河水入焉

洱河在縣西六十里源發蒙城縣至縣南歐村入

茨河在縣西南十里源發永城縣至縣荊山南入

天河在縣南五里源出鳳陽縣之利山西北流至荊山南入淮

渦河在縣北一里發源自葛河口由鹿邑至亳州界黃河支流從西北來注之至亳城北與馬尚河合經蒙城流至懷遠縣北東入淮謂之渦口

淝河源出宿州龍山湖東流至縣之正義村匯為白浸東入於淮

淮水又東過鳳陽縣北縣為鳳陽府治去城十里

淮水又東北過臨淮縣北

去縣一里濠河月明橋水入焉

濠河在縣東南出豪塘山西小鎮山二水至昇高橋合流至城西由廣運橋入淮

月明湖在縣東一里北流入淮

淮水又東北過五河縣東

去縣二里漴河澮河沱河潼河水入焉

漴河俗作崇在縣南二里源出蔺湖東流入淮

澮河在縣南門外源出河南永城縣馬長河東流經宿州過靈璧縣因鎮橋至縣南入淮

沱河在縣北二里源出宿州經靈璧縣東南至縣西北會澮水東入於淮

潼河在縣東北三里源出虹縣羊城湖過沱河穿天井湖南至鐵鎖嶺入淮北至虹縣石碑子亦入淮

淮水又東過泗州南盱眙縣北

與淮合於大會[illegible]

其南許家河澗溪水注之其北又與柳山雙山陡安硲墩塔影龜山洪澤諸湖水合而出清口與黃河會東流入於海

許家河自定遠縣流至盱眙縣境由查家埠入淮

澗溪盱眙縣西南山澗之水由舊縣小河口入淮

柳山湖在泗州西北九十里柳山下

雙山湖在泗州西雙山下長十餘里

陡湖在泗州西二十五里

安湖舊名安河在泗州北一百二十里

硲墩湖在安湖內中有高墩

塔影湖在泗州北長六十里闊五十里北連濠河東連洪澤湖相傳湖中有塔影見故名

龜山湖在泗州東北三十里

洪澤湖在泗州東北闊一百二十里　湖之在泗者五十有二不勝名載州西北東三面皆湖南面爲淮每遇夏潦秋霖小大匯注害禾稼淩城市爲泗民患[illegible]

洪澤湖在山陽之西南北距大河東併高寶諸堅淮水遠自豫省復挾汝潁渦汴衆川之水匯而入焉瀠洄激蕩惟下之是趨而其地東北爲下趨而北則出清口而達於海趨而東則由高寶諸湖瀦滔天而淮揚之民其魚矣漢末陳登爲廣陵太守大興水利首建高堰障其東而使之北淮南千餘里始無泛溢後世治水者皆守其舊而不變自唐以來南北通運至宋黃又徙而南湖日高廣成巨浸而是堰之所係愈重慶曆

間一修於發運使張綸明初再修於平江伯陳瑄至萬曆間河臣潘季馴復大修之且砌以石者三千餘丈然恐罔弛頹而高一帶自周橋至翟壩三十里空之而弗堤曰此天然減水壩也但當清湖水深而能納水不築是以不當水衝其面惟遇霖霖異漲始漫溢而出故昔人曰周橋漫溢之水為時不久消湖尚可容受也迨其後潰之後湖底墊高湖底高則淮水不出之而高堰決口乃竹口則成河地形愈陷以愈高之則放於陷之地於是此三十里皆充之遙昔所稱漫溢不久者今且終歲滔天東注而不止不特清口之力分無以敵黃而淮且反引

黃水以俱東六七交漲勢高當湖堤頂衝而不安此清水潭所以大決而不可塞下流不得一減以洩湖也

臣奉

命人修築諸決並塞自清口至周橋九十里舊堤悉增修高厚并將周橋至翟壩三十里舊所以之處亦創堤之蓋今日之地形水勢與明萬曆間大異即使季馴而在今日亦未有不堤者也然仍舊減水者六處計二百丈留之而不堤何也湖水之高於黃水者常五六尺若一任其建瓴而出則所蓄無幾一逢亢旱上源微細既不足以濟運更恐黃水之乘其弱而入故閼泥淺一帶湖灘昔人稱之為門限今不使盡闢

欲清水常留有餘然設遇大水連旬洪波駛溢清口一道之所出不勝數百里全湖之漲不有以減之勢必尋隙而四潰故堤以防之不虞之溢復留以減之然後節宣有度旱不至於阻運而澇不至於傷堤也雖然洪澤周圍二百餘里合阜陵泥墩萬家諸湖而為一又上受全淮之委空濛浩瀚每西風一起怒濤山湧而以一線之長堤捍之浪頭之所及土崩石卸雖歲歲增高培薄終不能禦切思水柔物也惟激之則怒若順之自平順之之法莫如坦坡乃多運土於堤外每堤高一尺填坦坡八尺如堤高一丈即填坦坡八丈以填出水面為準務令迤斜以漸高俾來不拒而去不留是年秋黃水大漲奇風猛浪倍異尋常而洶湧之勢一遇坦坡而其怒自平惟有隨坡上下而無所逞其衝突始知坦坡之力反有倍蓰於石工者故障淮以會黃者功在堤而保堤以障淮者功在坦坡也唯是坦積坦坡以來甫及十載風濤之所汕刷平鋪卸去雖坡已四五十丈矣若用帑填積既所費不貲又工程冀見應每年著河兵歲夫逐漸加工立為定制每歲坦工一丈填土二方務使所增之數適稱所耗之數則善矣久而久之離堤百丈之內必漸墊而高因廣植柳蘆茭草之屬俟其根株交結茂盛蔓延則雖狂風動地雪浪排空終不能越百餘丈之茂林深草而潰堤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淮水又東北逕清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 [illegible]

又東北逕山陽縣北 [illegible]

又東北逕安東縣南又東北入于海 [illegible]

且東折而西北為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illegible]

北導

淮會泗沂東入海之故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

淮而兩瀆并為一瀆清口以東淮悉成河矣[illegible]

高家堰所以障全淮之水使不得分流旁出而并力

北趨以與黃敵乃兩河之關鍵也志稱後漢廣陵太

守陳登所築唐宋以來不可悉考至明則平江伯陳

瑄大葺之其後少保潘季馴復大葺之堰之上下其

地不一而曰高堰者舉其大而稱之也自河工敝壞

黃河之水逆入清口清口湮塞淮水潰六壩而東出

山鹽高寶諸州邑幾爲巨浸堰雖存與無堰等幸我

皇上南巡

親覽形勢洞燭機宜

命堅閉六壩廣闢清口且大張增築高堰上自武家墩

下至秦家高岡長八十七里屹立如山於是堤以西

之水涓滴皆出而會黃而堰以東沮洳之地俱爲膏

壤矣此皆

廟算精詳功同造化以致兩河普利億兆更生從之防

河者奏爲一定之制守而弗失即千萬年可長治也

設高堰山盱兩通判管理修防其汛有三北曰高堰

汛屬高堰通判南曰徐壩汛屬山盱通判中曰高㵎

汛則分屬焉

高堰通判所轄北自山清交界武家墩後橫堤頭起

南至高良㵎禹王廟前止[illegible]

山盱通判所轄北自高良㵎禹王廟前起南至秦家

高岡止[illegible]

[illegible]

高堰汛自武家墩西堤歷攔河壩至東堤[illegible]至

十姓廟前大堤頭攔河壩止長七百六十六丈七尺

自武家墩土地廟起至高堰大壩北止大堤長二
千四十一丈八尺自高堰大壩北頭起至小黃莊止
大堤長三千七百二十六丈七尺
高澗汛自小黃莊起至高良澗禹王廟山盱交界止
大堤長二千三百七十四丈五尺六寸　以上屬高
堰廳
自高良澗禹王廟起至周家橋止大堤長三千二百
二十七丈四尺
徐壩汛自周橋起歷棠梨樹至秦家高岡止大堤長
四千三百七丈　以上屬山盱廳
高堰大堤於康熙三十八年冬

命原任戶部尚書王日藻等領帑分修
命兵部尚書范承勳等督催康熙三十九年二月　題
請將工分為三段自武家墩至小黃莊為一段小黃
莊至周橋為一段周橋至棠梨樹為一段先從中段
興修本年四月臣始履任見湖堤衝刷殘缺難禦伏
汛於五月內　題准武家墩至小黃莊臨湖釘埽工
程先行備築以資捍禦至堵閉六壩塞茆家圍南北
壩及夏家橋唐埂中壩北壩俱於八九月完工是役
也湖溜湍激堵塞倍極艱難幸秋令八十餘日西風
不作洪濤不興得以就緒此皆
皇上至誠格天之所致也是年九月奉

旨撤回范承勳等九人臣亦
命專督各工至康熙四十年冬方竣北自武家墩堤頭
起南至棠梨樹止長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一丈二尺
三寸高二丈三四五尺不等臨湖鑲埽高一丈一二
三四尺不等頂寬八丈四尺又臨湖鑲埽寬八尺底
寬一十三四丈不等臣又慮埽工不能經久自武家
墩至小黃莊堤腰舊石工年久殘缺淤墊　題請重
砌新石岸自小黃莊以南至古溝前河臣于成龍委
員建砌石岸有未完工者覈飭備完有被水衝殘者
遴員修補又自古溝以南至林家西亦俱創砌石岸
又自天然壩南起至秦家高岡止俱臨湖鑲埽以資

保障又置鐵犀五座於高堰大壩高良澗龍門大壩
茆家圍夏家橋諸處以鎮之又康熙四十年三月桃
汛大發湖水蓄長　題准自武家墩起至棠梨樹止
加築子堤以出水面七尺為度以禦風浪頃四十
一年伏汛黃淮並漲水勢與堤平全賴子堤得禦
武家墩西堤東堤原係明季行運河之東西堤也
西堤於康熙十五年間被水衝決堵築今歷年加修
東堤係舊堤康熙三十九年議修以為西堤重門之
障
山清交界東擱河壩長四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創築
因每歲修葺西堤築此以便取東岸之土

眞武廟東攔河壩長三十丈康熙十六年建因新河不復行運築壩河上以便往來
鹽壩長五十八丈五尺康熙三十四年隨商築
南攔河壩長三十四丈康熙二十二年創築以攔湖水
高堰大壩外越壩長一百八十一丈五尺康熙十六年創築
六安溝外越壩長六十八丈五尺康熙三十九年鑲柴修築
高澗大壩內有深潭不能封築康熙四十年創築東月堤長二百五丈五尺估砌石工又臨湖外月堤簽釘排樁鑲柴長一百五丈
龍門大壩臨湖埽工長二百二十一丈五尺東月堤石工長一百七十丈
青水潭堤內有深潭不能封築康熙四十年創築迎月堤長九十六丈
周橋迤南舊減水壩六座康熙三十五年大水衝壞康熙三十九年堵塞今另建減水石壩三座上下兩座金門口寬各七十丈中一座金門口寬六十丈又建天然壩草壩二座一口寬六十丈一口寬六十二丈三尺
大堤內運料小河自武家墩起至周橋止前河臣靳輔開空未成康熙三十九年范承勳等疏准以挑河之工築大堤河面寬八丈底寬五丈深五尺爲度因水淺未能通舟康熙四十一年　題准加挑
運料河堤土人稱爲二堤自武家墩起至周橋禦堤止前河臣靳輔築
周橋東草子河順水堤自周橋大壩東起至仁和集西止長四千八百九十五丈康熙四十年修築
唐漕河堤自天然壩南大堤起至甲溝止長三千三百一十五丈康熙四十年創築
蔣家壩攔水堤自蔣家壩起至周家圍止長一千一百五十三丈康熙四十年築
洪澤湖築高堰南北閉岸所以束淮水出清口敵黃濟運也於清口築新大壩一道逼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若遇桃伏秋三汛湖水盛漲水大易起風浪於堤岸以衛運道民生今山盱建築水壩一座其由身尺寸與清口黃水形勢相照應取勞逸以黃過則聽其滾出此四季可量水平常其尖當建定滾壩歷年著有成效如春夏之交黃水先長清水消涸清口清水稍弱不足以敵黃則啓滿仁壩一閘之收坆水入洪澤湖以助清口水勢敵黃而濟運此皆聖主數次閱視河工指示方略精詳盡善乃克底成奏績萬世永賴屬在臣工敬奉遵行勿穿鑿私智變易

成法則淮揚七邑永蒙利賴於無窮矣
洪澤湖北滾水壩一座長七十丈由身高六尺八寸
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十八日開放時量高堰關帝廟
前水深一丈三寸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七寸北滾
水壩外水深六尺九寸由身過水一寸每年水大開
放驗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出水三尺七寸為則八
月十二日湖水盛長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
面一尺二寸時北壩由身過水一尺九寸　九月初
九日湖水落二尺八寸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
水面四尺特北壩斷流壩外水深六尺
中滾水壩一座長六十丈由身高六尺八寸康熙四
十五年七月十八日開放時量高堰關帝廟前水深
一丈三寸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七寸中滾水壩外
水深六尺八寸由身過水五分每年水大開放驗高
堰關帝廟前新石工出水三尺七寸為則八月十二
日湖水盛長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一尺
一寸時中滾水壩由身過水一尺八寸九月初九日
湖水落二尺八寸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四尺
時中壩斷流壩外水深六尺五寸
南滾水壩一座長七十丈地形稍高由身高六尺三
寸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二十日開放時量高堰關帝
廟前水深一丈八寸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二寸南

滾水壩外水深六尺四寸由身過水一寸每年水大
開放驗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出水三尺二寸為則
八月十二日湖水盛長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
水面一尺二寸時南滾壩過水一尺九月初六日湖
水落二尺二寸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四
寸時南滾壩斷流壩外水深七尺五寸
天然北壩一座長六十丈壩基高七尺康熙四十五
年八月十二日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一
尺二寸湖水盈滿三滾壩宣洩不及將天然北壩開
放宣洩異漲之水湖水從此漸消故天然南壩停其
開放至九月初九日湖水落二尺八寸高堰關帝廟
前新石工高出水面四尺三滾壩俱斷流時天然壩
基尚有二十二丈過水深五尺壩外水深四五尺不
等至十月十六日湖水又落五尺高堰關帝廟前新
石工高出水面九尺天然北壩斷流
清口淮黃交會處查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淮
黃水勢盛長時量惠濟祠前
御
示桃水壩處石工高出水面三寸至九月初九日止
落水三尺二寸惠濟祠前
御
示桃水壩處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五寸
清口清水高出黃水二尺三寸自清口東壩起至北
岸止計河面寬五百五十丈中泓水深三丈三四五

尺不等清水敵黃四百三十七丈黃水止存寬一百二十三丈至十月十六日天然北滿舒流時清口中泓水深三丈一二尺不等清水敵黃水北行距北岸黃水止存寬九十五丈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敘具遂寧張鵬翮記立石以上俱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五年　月日河工効力原任大理通判徐光啓條陳泗州境內溜淮套爲洪澤湖上游議於溜淮套穿湯家洞挑河築隄引淮水經金華寺許家岡曹家廟盧家集馬厰下張福口直出清口分水勢以達黃河一則河南一帶船隻無洪澤之險二則減洪湖之水以保高堰三則溜淮套高於張福

口一丈八尺建瓴之勢亦可刷黃濟運總河張鵬翮據以上聞即遣光啓賫奏

上諭總督阿山總漕桑格總河張鵬翮江撫于準安撫劉光美會勘　督臣阿山等僉議自泗州由溜淮套開河築隄分洩淮水至張福口會出清口約估銀一百三十九萬四千有奇具奏部議錢糧甚屬浮多應令嚴加核減具題奏

旨依議督臣等復率領多官細加查丈測量水平地勢低窪之處減挑河土高阜之處減築隄工確核估計仍令原任通判徐光啓宿遷縣縣丞郭維藩清河縣主簿方德弘估計土方夫工料物等銀一百二十三

萬七千有奇較原估共減十五萬六千有奇

[illegible]

[illegible]

閱許家閘起至常家樓口長一千八百丈[illegible]

[illegible] 建河

四月十四日總督阿山等具疏覆奏并請

皇上親臨閱視指授方略　五月十四日部覆　十八日奉

旨這所估錢糧尚屬浮多著行該督等再加核減溜淮

套地方如往閱視可否直達盡境及沿路有無阻礙著

該督等身親詳看確實具奏　六月初六日會住部咨

轉行原任通判徐光啓等覆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詳覆　十二月初八日總督阿山等

題覆　十五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十七日議覆　十

十一日奉

旨自溜淮套至張福口開濬河道甚有裨益著即舉行

朕屢次親臨河上於地方情形遠近無不周知不係乎

朕之親視與否今朕年已漸增憚於臨幸且行水土

不比北地每渡大江河湖及過閘口亦甚加廑念故不

欲親往閱視著即將興工之處再行定議具奏　二十

二日內閣九卿合疏題奏請

皇上早臨閱視指示　二十七日奉

旨溜淮套工程於運道民生甚有裨益故前旨令即議

興工不必朕親臨視今內閣九卿等僉謂非朕親臨指

示不能斟酌盡善且地方官不經指示亦所不敢興工

再三陳請朕以此奏聞

皇太后奉

皇太后懿旨事關重大故諸大臣合辭懇請予身體甚

安健皇帝躬臨指授於地方民生有益朕祇遵

慈訓親往閱視著該衙門擇日具奏　二十九日欽天

監欽奏明年正月十九日癸酉卯時

皇上往溜淮套閱視運道本日奉

旨依議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初八日[illegible]

俟予來保轉傳

上諭諭八旗都統院大人溜淮套河工[illegible]見於

今年務必挑濬其挑濬人員亦將都統孫渣齊等所帶

去入旗部院人等俱著該管處保舉謹慎老成有操守

身家殷實者派出每人各帶銀三千兩若謂二千兩之

外則力不能措此銀內不侵蝕一兩一錢者方好其用

過餘剩節省銀兩數目不足者找領此河不可一齊全

挑恐挑至將半時至夏間被雨水衝決反致敝壞若於
今年挑一半明年挑一半則成功甚速而又無疎虞如
保舉人員內前至地方有生事胡為侵蝕錢糧等情事
發將原保舉都統副都統參領部院大臣一併嚴加治
罪決不寬恕其所派人員於起程前期引見預備俟朕
著來之時作速前往　初十日工部議覆奏
旨依議　是日工部請差督修大臣將各大臣職名具
題本日奉
旨都統孫渣齊等督修之河甚好百姓亦甚感戴伊等
又伊等俱已諳練仍將都統孫渣齊等派出　二月日
聖駕駐蹕清口　日
駕自清口起行閱視溜淮套工程是日曹家廟駐蹕內
傳馬武傳
旨與總河等遂回蹕至清口傳
旨切責張鵬翮等　二十三日總河張鵬翮以自陳認
罪事具奏　二十八日奉
旨黃淮兩河關係運道民生總河身任河責必勿憚煩
勞時親勘閱將應修應築之處斟酌合宜又能任用得
人斯為稱職張鵬翮聽信罷斥小人徐光啓誑開溜淮
套河竟不親加審勘輒奏稱比河開後有益所立開河
標識至毀壞民間墳冢田廬又地勢甚高雖開成河
亦不能水出清口徒滋生事擾民張鵬翮請開此河輕

率妄動大員職掌九卿詹事科道將張鵬翮並前會題
請開溜淮套督撫等俱嚴加議處具奏　三月初十日
會議得溜淮套一工該督等意見未周疏請
皇上親臨指授臣等議以此事關係甚重再三恭請
聖駕親臨閱視河務
皇上軫念國計民生親臨閱視審度形勢有礙民墳冢
田廬又地勢甚高雖挑成水未必能出清口特頒
諭旨切責後張鵬翮等奏稱從前誤聽小人徐光啓
之言將無益之河妄行啟奏以致煩勞
聖躬罪愧萬死認罪前來總河張鵬翮職司河務凡應
開應籌之處理宜詳看確實奏
聞今溜淮套地方並未詳加審看聽信徐光啓之言將
無益之河妄行啟奏殊屬溺職應將總河張鵬翮革
職查張鵬翮係革職留任之員相應解任所任河務
令刑部尚書阿山往署
特旨著往溜淮套詳勘確實乃不行加審勘妄行可否請
挑浚甚屬輕率大溺
皇上委任之職應將阿山革職查阿山係革職任之
員相應解任總漕桑格安撫劉光美江撫于準既來
特旨會勘並未詳議妥確輒行合詞會題亦屬不合應
將總漕桑格安撫劉光美江撫于準各降五級調用
革職通判徐光啓係罷斥小人妄行條陳輕生事端

應將徐光啓枷號河干兩箇月示衆責四十板遞解
原籍可也　五月二十六日奉
旨阿山著革職張鵬翮著革去所加宮保銜降五
級劉光美于準著降三級俱從寬留任餘依議淮揚道冊
檔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初八日奉
旨朕南巡閱河時見洪澤湖風浪危險堤岸陡立商民
船隻觸石損壞傷人甚多朕心時切軫念因特令河臣
於湖堤創設救生大樁自設樁以來數年內並未損船
傷人於商民大有裨益此樁應於加增愈多愈善嗣
後著江寧蘇州杭州織造每歲於節省銀內各捐五百

兩解送總河衙門以備救生樁之用該督逐歲修理在
案不必入奏銷如不實行修理於別項支用者從重治
罪高堰山盱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三月日淮揚道傅澤洪詳請
濬運料小河　高堰山盱兩廳所屬運料小河於康
熙四十一年間蒙前院張具題奉
旨挑濬深通保堤運料誠爲善策迄今一十九年日久
漸成淤墊兼之五十八年奇風駭浪水溢漫堤閘而
堤工汕卸淤墊更甚運料船隻艱澀難行又於五十
九年補築大工之時隄邊取土地益窪下以致積水
汪洋宣洩無路風浪汕刷堤根受傷實屬危險茲據

兩廳會詳請憲批浚本道遵奉憲批親往確勘一線
長堤爲全湖保障運料保工委屬要務此河挑濬深
通既可保護堤工又可宣洩積水運送物料船隻無
艱澀之虞積貯土方兵夫無望洋之歎一舉而四善
具備則詳請題估發帑與挑誠不可一日稍緩者也
淮安府冊

卷第七十一

[illegible]

漢水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illegible]

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 [illegible]

嶓冢山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出焉經南鄭縣南去縣一百步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 [illegible]

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

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爲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合古皆以爲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彧然矣而西漢則無沔漾之名漢志漢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沔漾俱爲東漢也鄭氏道武都雖絡不通川渠阻隔武都受漾爲不可據而桑欽道從氐道漾水爲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並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爲可據上邽今廢入清水金牛今廢入褒城 [illegible]

岷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自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即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得名於漾水云 [illegible]

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經其中略如棧道但山麓無林木沔流舒緩不及褒水湍悍耳西涉沮水抵大安驛有土城廢址宋置大安軍沔沮之間

闊者未丈許狹者才一二尺沙石磷磷派不沒踝自大安西南亂山益稍至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巍然雲表一小水自西東流即所謂嶓冢導漾者也水纔盈匊不沒足爲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名始大金牛驛西三里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 [illegible] 峽口縣崖鳥仍陰風[illegible]水自峽中噴薄而出寧羌州在亂山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賊作亂置寧羌衛於此成化中又衛建州名曰州行十里渡水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爲川江雷琢云沔出嶓冢今白水爲西

漢明與導漾之文相悖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漢之與沔本為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辯而明矣[illegible]

山海經云漢水出鮒嵎山嶓冢之異名也本在漢中郡沔陽縣界[illegible]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置嶓冢縣屬華陽郡故地形志云其縣有嶓冢山隋省沔陽入嶓冢屬梁州大業初改置西縣[illegible]故隋志云西縣有嶓冢山唐武德二年分利州綿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illegible]而山入其境故括地志云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通典云金牛縣有嶓冢山四年又分綿谷置三泉縣[illegible]寶曆初省金牛入三泉故寰宇記云嶓冢山在三泉縣東宋至道二年升三泉縣為大安軍紹興三年改建軍于西縣界復置三泉縣隸軍[illegible]故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為源後人省三

泉入軍故地理通釋云嶓冢山在大安軍西元降軍為縣故大一統志云漢水源出大安縣嶓冢山明初以其地改置沔縣又于縣西南置寧羌衛成化二十二年即衛置州而山入其境故漢中府志云嶓冢山在寧羌州北九十里蓋此山本在漢沔陽界西南接葭萌自後魏以來言山之所在曰嶓冢曰西縣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寧羌地名六變而山則一皆在古梁州之域其為禹貢之嶓冢無疑也　嶓冢山孔傳不言所在之郡縣而正義引地理志以實之曰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夫此水即嘉陵水之上源非禹貢之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者也而班固以西縣之嶓冢為禹貢之嶓冢謬矣自是以後言嶓冢者率依班氏如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乙連岡乎嶓冢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玩其辭意皆主隴西而言司馬彪郡國志亦云漢陽郡西縣有嶓冢山無異議也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地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名始著酈道元卒于孝昌二年上距正始置縣之時凡二十餘歲本朝與故生所親見而注水經不言豈事在成書之後不及追改抑亦因其晚出而疑之乎然漾水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作者亦似知班志之謬而以禹貢

嶓冢爲當在漢中也者不然於漢中記冥爲詳及隴西之山邪由此觀之則魏收以前已有知嶓冢在漢中者不待地形志出而後知也猶達豈未之考乎然班志雖以西縣嶓冢爲禹貢之山而漾水則自繫氐道之下不言出於山自水經云漾水出氐道縣嶓冢山而氐道亦有嶓冢矣常璩華陽國志云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乃氐道之嶓冢且有漾山之目矣郭璞注山海經云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酈道元注水經云東西兩源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則似一山跨二縣之境而在西縣者爲西源在氐道者爲東源矣輾轉述貳愈久愈譌說經者不能出其窠臼而禹貢之嶓冢幾不可問矣西縣故城在今秦州西南氐道今不知所在蓋自晉永嘉之亂隴西沒於氐羌郡縣荒廢常璩郭璞皆云氐道屬武都而晉志武都郡無之則此縣之不可考久矣要之二縣在隴西皆古雍州域也而禹貢嶓冢乃梁州之山不應闌入雍域故唯魏收所言爲得其實而况秦州之嶓冢與寧羌之嶓冢南北相距五六百里也錐指

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水經

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出河池縣東南流入沮縣會於沔酈注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南逕瓜水戍而東南流注漢口沮口水經

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嵎山也東北流得獸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爲沔水故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 [illegible]

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水經

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魯沛國張陵孫陵學道於蜀鶴鳴山傳業衡衡傳於魯魯至行寬惠百姓親附供道之費米限五斗故世號五斗米道初平中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道用遠城治即崎嶺周迴五里東臨濬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爲盤道登陟二里有餘濜水又南逕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濜水南流入沔謂之濜口其城西帶濜水南面沔川城側二水之交故亦曰濜口城矣 [illegible]

又東逕武侯壘南水經

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

中有小城迴隔難解鄭注小城亦名石馬城在今沔縣南

又東過沔縣故城南水經

城蕭何所築也漢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并劉璋北定漢中始立壇即漢王位於此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逵南面崩水三分之一觀其遺略厥狀時傳南對定軍山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於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壟唯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營所在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鍾士季征蜀枉駕設祠營東即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褫難識鄭注八[illegible]故址[illegible]在沔縣東南[illegible]今在沔縣東南十里

又東過西樂城北水經

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東容裘谿注之谿水又北逕城東而北流注於漢鄭注城在今[illegible]縣西南[illegible]

又左得度口水水經

出陽平北山水有二源一曰清檢出佳蠖二曰濁檢出好鮒常以二月八日取之美珍常味度水南經陽平縣故城東又南逕沔陽縣故城東而南流注於漢水鄭注水在今縣南二里

又東黃沙水左注之水經

水北出遠山山谷邃險人跡罕交谿曰五丈谿水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南有女郎山有女郎廟及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鄭注[illegible]女郎山在褒城縣[illegible]

又東合褒水水經

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諸葛亮死於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謂是道也自後案舊修路者悉無復水中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搖心眩目也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矣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為楊厥之所開逮靈帝建和二年漢大中大夫同郡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為石牛道來敏本蜀論曰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厥蓋因而廣之矣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

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
謂北出褒又南逕褒中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
又南流入於漢 漢水又東逕萬石城下
又東逕漢廟堆下
昔漢女所遊側水為釣臺後人立廟於臺上世人因
其頹基崇廣因謂之漢廟堆傳呼乖實又名之為漢
武堆
又東過南鄭縣南
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
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中郡治也漢高祖入秦項
羽封為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
以今輿地言之漾水出寧羌州北嶓冢山
東北流逕沔縣合沔水又東逕沔縣南
又東逕褒城縣南 又東逕南鄭縣南為漢
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者也 漢志
下云禹貢嶓冢水所出至武都為漢
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水經
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常 陽

國志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
禹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此皆依漢志以為言然氐
道漾水至武都為東漢水今莫有能言其所經者今
按酈注濁水出濁城北 東流
與丁令溪水會又東逕武街城南 又東弘
休水注之又東逕白石縣南 又東南濜陽水注
之又東南與仇池水合又東與河池水合又東南兩
當水注之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
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東又西南入秦漢郡界
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水上承武都沮縣之沮
水 西南流注於兩當溪又西南注於濁水
濁水南逕盤頭郡東 而南合嘉陵
水又東注於漢水詳見北文酈注以沮水枝津上承
氐道水下為東漢水可知也氐道雖未詳其處所以
地望度之當在西縣之東河池之西上下之間下辯
之北濁水所發今 皆出其
北蓋自氐道分也其中或亦漢 但今
無可考耳 沮水枝津上承沮 入西 自西
入東 沮水作記者不察地勢之高下不辨
流之去來遂以為氐道水 由枝津
以達河而遂為東漢之源而不知其非也酈因因之
故有此誤水經於武都下加沮縣二字蓋亦以氐道

水下通沮水為東漢之源也然漢志不言養水出何山而水經復附會之曰嶓冢則氐道亦有嶓冢山矣常璩知其非是故又因水以名其山曰漾山而為之殊曰要知氐道水所出別是一山非嶓冢也近世言漢水者皆知此說而不知其誤所由來故詳著其原委如此　漢志隴西西縣下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illegible]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illegible]過郡四[illegible]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與氐道之養水全無交涉水經非一時一手作據水篇首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此不從漢志氐道一條以立文惟加嶓冢沮縣為不同耳其所謂漢水即東漢亦與西縣之之西漢全無交涉及觀下文東南過白水葭萌閬中至江州入江則又雜述西漢水與武都一條全無交涉矣首尾橫決必魏晉間人所續也[illegible]尋其章指蓋以氐道水南合沮水兩當[illegible]頭郡東而南為西漢水也[illegible]故酈注以為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其言曰劉澄之云有水

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邕又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則兩川通波更在沮縣之南矣嘗試以圖志考之漾沮雖有枝津與西漢通要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蓋嶓冢百餘東西俗謂之分水嶺地勢東高而西下故西漢水自略陽縣南入寧羌州界即折而西南避高就下其[illegible]有東入之理證之所言禹貢之潛仲邕所言即潛谷水也二水皆東漢之枝津西流入西漢水而說者乃謂西漢水至葭萌入漢頭創之矣今嶺東漾江枝津皆入西漢嶺西谿澗之水亦皆入西漢川流去來有目皆能驗之其可是古而非今乎　酈道元雖有東西兩川俱出嶓冢之說而終以西漢為主注云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illegible]也西流與馬池水今又西南合楊廉川水又西南逕始昌峽始昌縣故城西[illegible]又西南逕宕備戍南[illegible]又南逕祁山軍南[illegible]又西逕蘭倉城南[illegible]又南入[illegible]而為嘉陵水[illegible]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illegible]又東南逕濁水

城南（今□□水戍在□□四）又東南逕修城道南（[illegible]）又東南於槃頭城南與濁水合（[illegible]）又東逕武興城南（[illegible]）又西南逕關城北（[illegible]）又西南逕通谷（[illegible]）又西南寒水注之（[illegible]）又西逕石亭戍又逕晉壽城西又南合漢壽水（[illegible]）水經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注云白水西北出臨洮縣西傾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又東南至吐費城南即西（[illegible]）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水有津關（[illegible]）水經又東南至巴郡閬中縣注云巴西郡治也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又東南逕宕渠縣又東南合宕渠水水北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與難水合又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illegible]）水經又東南過江州縣東南入於江注云涪水注之故仲雍謂涪內

水者也（[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秦州西和禮縣成縣（[illegible]）略陽寧羌（[illegible]）廣元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illegible]）蓬州南充（[illegible]）定遠合州巴縣（[illegible]）諸州縣界中皆西漢水之所經也禹貢雖無西漢水然必周知其所歷之地而後可以折東漢受氐道水之妄且廣元以下即禹貢之潛昭化合白水亦即禹貢之桓皆有關于經故備著之　禹貢以嶓冢屬梁州而漢志嶓冢在隴西之氐道一誤也禹貢（[illegible]）以嶓冢導漾而漢志以嶓冢所出為西漢水其漾水則出氐道二誤也禹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為西漢水而漢志西漢水出西縣之嶓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何山而水經云出氐道縣嶓冢山是氐道亦有嶓冢四誤也漾者東漢之源而謂水者以西漢接漾水為一川五誤也漾沔枝津皆自東入西而酈注從舊說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離合地上灼然可見而酈注惑闞駰之說以為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東西俱受漢漾之名七誤也群言殽亂學者靡所折衷今說漢水當排棄諸家專主禹貢以沮沔為漢之別源以西漢為漾之枝津而氐道水則存而不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術也（[illegible]）

當郎[illegible]

[illegible]

所敘之[illegible]

卷第七十一

行水金鑑　卷第七十二

漢水

又東爲滄浪之水（[illegible]）

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於楚地則其名爲滄浪之水也（[illegible]）

漢水自興元南鄭縣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二里又三百里至洋州興道縣百步又經金州之漢陰縣南二里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百步又經洵陽縣又經均州之豐利鄖鄉二縣又六百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州至此又名滄浪水（[illegible]）

傳云別流在荊州正義云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按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按水經夏水注云庾成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劉澄之著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庾氏言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也此辯最爲明晰孔傳實出康成之後以夏水爲滄浪故曰別流（[illegible]）

[illegible]

漢水自南鄭縣東南又東得長柳渡 水經

長柳村名又東逕胡城南南對扁鵲城漢水出於二城之間右會盤余水水出南山巴嶺上東流兩分飛清流注南入蜀水北注漢津謂之盤余口 酈注 胡城在今城固縣西四

又左會汶水 水經

水即門水也出胡城北山石穴中東南流逕胡城北三城奇對隔谷羅布浮溝固壘高臺相距門水右注漢水謂之高橋谿口 酈注

又東黑水注之 水經

水出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曰朝發南鄭暮宿黑

水四五十里謂是水也道則百里也 酈注 黑水在城固縣西北三里

又東過城固縣南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 水經

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左谷水出內南而東北入漢右谷水出漢北即壻水也壻水歷㓥奴城張良渠樊噲臺大城固北城韓信臺東迴南轉又逕其城東而南入漢水謂之三水口也漢水又東會益口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 酈注

又東至灙城南與洛谷水合 水經

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右則灙水注之水發西谿東南流合為一水亂流南出際其城西南注漢水 酈注

又東逕小城固南

州治大城固移縣北故曰小城固漢水東逕上濤而逕於龍下盆伏石壁湍流電激怒鼓有上下二濤也名龍下地名也自白馬逕此以平川夾勢水豈壞決利方三蜀矣度此濤洄從漢為山行之始

又東逕石門灘 水經

山峽也東會西水水北出秦嶺西谷南歷重山與寅泉谷水東出寅泉涌山頂望之交橫似若懸布頹波激石散若雨灑勢同厰源風雨之狀其水南流入於西水西水又南注漢謂之西口 酈注

又東合姆㛪為灘 水經

世本曰舜居媯汭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媯墟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姚姓媯姓媯姚之異尋文未知所從 酈注

又東逕猴徑灘 水經

山多猴猿好乘危綴飲故灘受斯名 酈注

又東逕小大黃金南 水經

山有黃金陗水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傍山依陗嶮折七里氐掠漢中阻此爲戍與鐵城相對 酈注 [illegible]

又東合蘧蒢溪口 水經

水北出就谷在長安西南其水南流逕陽都坂東坂自上及下盤折一十九曲西連寒泉嶺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黃金陗寒泉嶺陽都坂峻崿百里絕壁萬尋既造其峯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陟羊腸超煙雲之際顧看向塗杳然有不測之險山豐野牛野羊騰巖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山殫艮阻地窮坎勢矣其水南歷蘧蒢溪而南流注於漢謂之蒢口 酈注 [illegible]

又東右會洋水 水經 [illegible]

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又東北流入漢謂之城陽水口 酈注 [illegible]

又東歷敖頭 水經

水陸嶮湊魏興安康縣治有戍然頓流雜 酈注 [illegible]

又東合直水 水經

水北出子午谷巖嶺下又南枝分東注旬水山上[illegible]戍置於崇阜之上下臨深淵張子房燒絕棧閣示無還也又東南歷直谷逕直城西而南流注漢 [illegible]

又東逕直城南 水經

又東逕千渡而至蝦蟇頓歷漢陽灘口而屆於彭谿龍竈矣並溪澗灘磧之名也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 水經

縣治松谿口又東逕魏興郡廣城縣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逕魚脯谿口 水經

舊西城廣城二縣指此谷而分界也 酈注

又東過西城縣南 水經

又東逕鱉池而鯨灘鯨大也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者也又東逕嵐谷北口嶮峻谿深澗峽險邃氣蕭蕭以瑟瑟風飀飀而颼颼故川谷擅其美矣 酈注

又東右得大勢 [illegible]

勢岨急谿故亦曰急勢也依山爲城 酈注

右對月谷口 [illegible]

山有阪月川於中黃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饒水田 酈注

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 水經

漢中郡之屬縣也漢末爲西城郡魏文帝改爲魏興郡治 酈注 [illegible]

又東爲鱣湍 水經

洪波濟盪湍浪雲頹古耆舊言有鰻魚沓鮨溯流望
濤直上至此則暴鰓失濟故因名湍矣（注）
又東合旬水（水經）
水北出旬山東南流注漢謂之旬口（注）[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木蘭南（水經）
左岸壘石數十行重疊數十里爲木蘭塞云（注）
又東左得清溪（水經）
與晉旬陽二縣分界於是谷漢水又東注谷甲水口
又東逕上庸郡北與關柎水合關柎水又南入上津
注甲水甲水又東南流逕魏興郡之洵陽縣南又東

右入漢水（注）[illegible]
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水經）[illegible]
爲白水錫縣故春秋錫穴地也故屬漢中王莽之錫
治也縣有錫義山又東逕長利谷南[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入焉自上[illegible]
堵水自建平縣界故亭谷東歷新城郡郡[illegible]漢中之
房陵縣也房陵故縣有粉水縣居其上故曰上粉縣
也堵水又東逕方城亭而東北歷嵾山下而北逕堵
陽縣南北流注於漢謂之堵口[illegible]

[illegible]房縣境
又東過鄖陽縣南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水經）[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琵琶谷口（水經）
梁益二州分境於此故謂之琵琶界也（注）
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illegible]
[illegible]
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
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
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
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

濯我足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
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
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纒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
都矣[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鄖縣南又東[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洋縣南[illegible]又東逕西鄉[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逕石泉縣南[illegible]又東逕漢
陰縣南[illegible]又東逕紫陽縣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北逕興安

州北[illegible]又東逕沔陽縣南[illegible]又東逕白河縣北[illegible]又東逕鄖西縣南[illegible]又南逕鄖縣南[illegible]又東逕均州北[illegible]經所謂又東為滄浪之水者也[illegible]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illegible]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三澨水名也[illegible]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

師於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於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杜預亦以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康成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邔[illegible]縣北沱[illegible]流多矣而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illegible]

[illegible]

三澨鄭康成說水在竟陵司馬貞引水經以為地名在郢縣北謂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三嗌非也今漢陽漢川有汊水自復州景陵縣來東入於漢寰宇記亦名澨水疑即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薳澨之屬皆其水際未可強通今江漢之水浸流屯潛尚不可辨況所謂三澨乎[illegible]

過者三澨之水分流別派至是而始合於漢水也蓋漢水既東流為滄浪之水又於是過三澨水所入之處於是觸大別山以與江合也[illegible]

按左傳澨有五蹄澨宋故酈注不引今就其所引者論之不知何者可當為貢三澨之目蔡傳以漳澨薳澨與汊水為三澨而句澨雍澨其地皆有可考卻不數韓汝節宗之以汊澨漳澨薳澨為三澨汊澨古無此名薳澨不知所在紛紛推測終無定論所可知

者三澨為漢水之三大防其地當有名川來入漢上不越滄浪下不踰大別愚意當在淯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邔縣之北也言在竟陵者非是　邔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其北即襄陽縣之東境是也史記索隱曰三澨地名在南郡邔縣北[illegible]水經所言今無地以應之淯水注云淯[illegible]有二澨所謂南澨北澨者水側之濆此亦相得云在南陽淯陽之間者與邔縣無涉若以為入漢之水名則二澨不可為三澨水經沔水從襄陽縣東[illegible]而淯水從北來注之注云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

東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淯水今名唐河在襄陽縣東北及會白水名蠻水一名白河水又謂之唐白河而淯水之名遂晦其入漢處名三洲口三國時吳將朱然攻樊司馬懿救之追至三洲口大獲而還又王昶屯新野習水軍于三洲謀伐吳水經卬北之三澨豈即此三洲邪然洲澨不同水中可居者曰洲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曰澨以洲爲澨吾終不能無疑　鄭劉皆言三澨在竟陵界故後世說三澨者多求之此地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參音去聲蔡傳曰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界又名汊水雜志鄭云汊楚劉友今按傳丙州有汊川縣村佑曰汊音叉家亦可讀名故曰汊川則汊與義也古可知詹頭人呂物切水名蔡傳作汊誤今元和志又以汊水在汊川縣南一里今陽有志云楊子且自漢陽縣至皇漢川縣志又東[illegible]也疑即三澨之一據左傳漳澨薳澨則爲水際未可曉也湖廣通志曰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於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爲北爲滄浪之水按山臨大江而所稱三澨者又在其東南與漢水絕無交涉通志大謬承天府志以司馬河爲一澨西出[illegible]石山出馬溪河爲一澨石家河爲一澨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謂之三汊水蓋即索隱所稱三參水[illegible]蔡氏謂即三澨之一者專指司馬河而言　大別山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漢水西岸左傳小別至於大別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安陸吳乃徙此山左即沔口矣沔左有却月城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治也昔吳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神祠渭按禹貢大別山杜元凱已知在江夏不在安豐鄭氏亦主杜說而終不能指魯山爲大別至唐人始能言之　左傳定四年吳子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史皇謂子常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

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止之十一月庚辰陳于柏舉吳師大敗楚師子常奔鄭孔疏云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自東而漸西也今按豫章杜注云漢東江北地自豫章與楚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言其師衆爲長陳自西及東若此其遠兩軍今戰則自大別以東尋傳文無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之事也小別當在大別之西孔說正相反今漢川縣東南有甑山即小別山元和志云小別山在汊川縣東南五十里[illegible]寰宇記云山形如甑土諺謂之甑山索隱云大別山土人謂

之甑山蓋承孔疏之誤二別相去一百二十餘里禹貢錐指

漢水又東爲伋子潭水經

潭中有石磧洲長六十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爲伋子葬父於斯酈注

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水經

又東平陽川水注之水經

水出縣北伏親山南歷平陽川逕平陽故城下又南流注於沔酈注

又東南逕縣城東水經

又東曾水注之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山形特秀曾水發源山麓逕越山陰東北流注於沔謂之曾口酈注

又東逕龍巢山下水經

山在沔水中高十五丈廣員一里二百三十步山形峻峭酈注

又東南逕涉都城東北水經

故鄉名也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均水於縣入沔謂之均口酈注

又東南過鄖縣之西南水經

縣治故城南臨沔水謂之鄖頭酈注

又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西水經

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酈注

又東南得洛谿口水經

水出縣西北集池陂東南流逕洛陽城北枝分洛谿水東南注沔水也酈注

又南過筑陽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水經

沔水又南汎水流注之水出梁州閬陽縣汎水又東逕巴渠北新城上庸東逕汎陽縣故城南晉分筑陽立白縣以上山深水急枉渚崩湍水陸徑絕酈注

又東逕學城南水經

梁州大路所由也舊說昔有人立學都於此值世荒亂生徒罔依遂共立城以御亂故城得厥名矣汎水又東流注於沔謂之汎口也沔水又南逕隰林山東

又南逕筑陽縣東水經

又南筑水注之杜預以爲彭水也水出梁州新城郡魏昌縣界東南流逕筑陽縣筑水又東逕筑陽縣故城南又東注於沔謂之筑口又南逕高亭山東酈注

又東爲漆灘水經

新野郡山都縣與順陽筑陽分界於斯灘矣酈注

又東過山都縣東北 水經

沔南有固城城側沔川即新野山都縣治也舊南陽之赤鄉矣秦以為縣沔水又東偏淺冬月可涉渡謂之交河兵戎之交多自此濟 酈注　今襄陽縣西北有山都故城

又東逕樂山北 大經

昔諸葛亮好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樂山為名 酈注　今襄陽縣西北六十里獨樂山是也

又東逕隆中 水經

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曰先帝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 酈注　今襄陽縣西二十里隆中山是也

又東過襄陽縣北 水經

又東逕方山北山上有鄒恢碑魯宗之所立也山下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尚後名作兩碑並志已功一碑沈之峴山水中一碑下之於此潭曰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為陵也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 酈注　方山一名萬山元和志萬山一名漢皋山在襄陽縣西十里與南陽郡縣分界古諺曰襄陽無西言其界促也

又東合檀溪水 水經

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為鴨湖湖在水自湖兩分北渠即溪水所導也北逕漢陰臺西臨流望遠按眺農圃情邈灌蔬意寄漢陰故因名臺矣又北逕檀溪謂之檀溪水溪水旁城北注於沔一水東南出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陽縣之故城也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立為襄陽郡冠蓋相望 郡之會也城南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一碑是征南將軍杜預碑一碑是安南將軍劉纘碑並是學生所立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遶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 酈注　今襄陽縣即漢襄陽縣故城在縣治之西

又逕平魯城南 水經

城魯宗之所築也東對樊建安中關羽圍于禁於此城會沔水泛溢三丈有餘城陷禁降 酈注　樊城在縣北[illegible]

又從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 水經

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 酈注　[illegible]

卷第七十二

漢水

沔水中有魚梁洲 水經

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爲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汎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游於此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 酈注

又逕桃林亭東 水經

又逕峴山東羊祜之鎮襄陽也嘗登之及祜薨後人立碑於故處望者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 酈注 按[illegible]亭在[illegible]東南山在[illegible]七里有[illegible]

又東南逕蔡洲 水經

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侍中襄陽侯習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池池中起釣臺東北二邊限以高隄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游宴之名處也山季倫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其水下入沔 酈注

又東南逕邑城北 水經

習郁襄陽侯之封邑也故曰邑城矣 酈注

又東合洞口 水經

水出安昌縣故城東北大父山西南流謂之白水水北有白水陂有漢光武故宅所謂白水鄉也 酈注 安昌本曰蔡陽縣後漢曰章陵鄉東名[illegible]在今棗陽縣界

又東過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 水經

縣即春秋廬戎之國也縣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山 酈注 今南漳縣東有中廬故城

又東南逕黎丘故城西 水經

建武四年朱祐自蔡城圍秦豐於黎丘是也 酈注 光武紀作黎丘 [illegible]

又南過邔縣東北 [illegible]

又南得木里水會 水經

楚時於宜城東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漢南郡太守王寵又鑿之引蠻水灌田謂之木里溝逕宜城東入於沔 酈注

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東流注之 水經

夷水蠻水也桓溫父名夷改曰蠻水夷水導源中廬縣界康狼山山與荊山相鄰其水東南流歷宜城西山謂之夷谿又東歷宜城西山謂之夷谿東流合於夷水謂之淶口也與夷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夷水又東注於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即是水也水從城西灌城東入注爲淵今熨斗陂是也水潰城東北角百姓隨水流死於城東者數十萬城東皆臭因

名其陂爲臭池臭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諸田餘水又下入木里溝木里溝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頃白起渠溉三千頃膏良肥美更爲沃壤也 酈注 [illegible]在宜城縣東九里

又逕鄀縣故城南 水經

古鄀子之國也楚昭王都之所謂鄢鄀盧羅之地也秦以爲縣 酈注 故城在宜城縣東南

又東敖水注之 水經

水出新市縣東北又西南流注於沔實曰敖口又南逕石城西 酈注 [illegible]

又東南與臼水合 水經

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西流注於沔魯定公四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濟於成臼謂是水也又東逕荊城東 酈注 [illegible]

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 水經

禹貢所謂內方山至於大別者也既滄滯沔流實會尚書之文矣 酈注 在今荊門州東北

又東右會權口 水經

水出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權水又東入於沔 酈注 荊門州東南有權城

又東南與陽口合 水經

水上承江陵縣赤湖逕郢城南東北流謂之楊水又東北流白湖水注之又東北流得東赤湖水口又東入華容縣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於沔謂之楊口中夏口也沔水又東得滻口其水承大滻馬骨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渺若滄海洪濤巨浪縈連江沔故郭景純江賦云其傍則有朱滻丹漅是也 酈注 [illegible]

又東南逕江夏雲杜縣中夏水從西來注之 水經

即堵口也爲中夏水縣故邧亭禹貢所謂雲土夢作又故縣取名焉縣有雲夢城城在東北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逕左桑 水經

昔周昭王南征渡沔中流而沒百姓佐王喪事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 酈注

又東合巨亮水口 水經

水北承巨亮河南達於沔 酈注

又東得合驛口又東謂之橫桑又東謂之鄭潭又東得死沔 水經

言昭王濟自是死沔王尸豈逆流乎但千古芒昧難以昭知推其事類似是而非矣 酈注

又東與力口合 水經

宵滭水出竟陵郡新陽縣西南池山又東南流注宵城南又南入於沔水是曰力口 [illegible]

又東南須水入焉 水經

沔水又東逕沌水口水南通縣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又謂之沌口 [illegible]

又東逕沌陽縣北 [illegible]

沌水之陽也又東逕林鄣故城北 [illegible]

又南至江夏沙羡縣北南入於江 水經

庾仲雝曰夏口一曰沔口矣禹貢曰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是矣 [illegible]

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均州北又東南逕光化縣西南 [illegible] 又東南逕穀城縣東北 [illegible] 又東南逕襄陽縣北 [illegible] 又東南逕宜城縣東 [illegible]

又南逕鍾祥縣西 [illegible] 又南逕荊門州東 [illegible] 又東南逕京山縣西南 [illegible] 又東逕潛江縣北 [illegible] 又東逕景陵縣南 [illegible] 又東逕沔陽州北 [illegible] 又東逕漢陽縣北 [illegible] 又東至大別山折而南是爲漢口 經

所謂過三澨至大別南入於江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漢志云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云沮水南至沙羡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蓋曲莫如漢故其所行有若是之遠也 [illegible]

東匯澤爲彭蠡 禹貢

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 [illegible]

彭蠡今鄱陽湖也納江西饒信州諸水自南康軍星子縣東北至湖口縣入江 [illegible]

彭蠡之為澤定在大江之南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
故其入於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
豬以為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 朱子書
江漢之水相合而其流浸大於是東流於彭蠡大澤
水既鍾於彭蠡則有所洄旋曲折不至於泛溢漂悍
以衝突下流之勢故東為北江入於海也蓋先為之
匯而後分之語也 [illegible]
敘漢江皆曰東者主岷嶓居西而言非指曲折為文
也 九峯蔡氏
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故中北過
南而南相與回旋而為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為本
其所由有澤之因故錄之於漾而為之言曰東匯澤
為彭蠡而於江亦曰會於匯耳其實彭蠡一澤二江
之水為之也說者未有發明此義 [illegible]
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於海者也故禹貢雖
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紀其合流故於漢水言南
入於江江漢朝宗於海各見其首尾故於漢水言東
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於江水則曰東迤北
會為匯東為中江入於海 彭蠡因江漢之所匯者
也今春月江水暴漲則匯而入湖蓋江流浩渺而其
下東以小孤山水道狹甚其勢不得不逆流而入此
澤故有發舟湖口無風而一夕達鄱陽之安仁者聞

其故乃舟乘逆流行甚迅速猶隨潮而上者也故江
水之匯衆所共知今乃疑之頗弗深考耳且謂漢自
大別入江合流已七百餘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為
漢水耶亦可謂膠固之甚者矣夫單敘漢水源流則
其勢不得不以漢水為主但既云南入江則東匯澤
為彭蠡即江漢共匯可知矣不成曰南入於江東與
江共匯澤為彭蠡然後為門戶耶又謂彭蠡在大江
之南當曰南匯不當曰東匯匯既在南則當曰北為
北江不當曰東為北江若論南北反戾幾為可笑蓋
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而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別
入江則折而南流與江相合仍舊東流而匯為彭蠡
又東流為北江以入海其東西南北以天下大勢論
不主一江南北而言也今若欲改云南匯彭蠡則是
南流入江之後又南匯彭蠡則漢水當逆流向洞庭
矣匯澤之後不云東為北江而云北為北江則漢水
又當決破安慶橫入淮河矣 [illegible]
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 [illegible]
山海經曰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於江入彭澤西
也班固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仲初謂
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於江者也地理志曰豫章水
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雖稱
謂有殊言歸一水矣故後漢郡國志曰贛有豫章水

雷次宗云似因此水爲其地名雖十川均流而此源
最遠故獨受名焉豫章水導源東北流逕南野縣北
贛川石阻水急行難傾波委注六十餘里逕贛縣東
右會湖漢水水出雩都縣西北流逕金雞石又西北
逕贛縣東西入豫章水 [illegible]

又西北過廬陵縣西 [illegible]

十二州志稱廬水西出長沙安成縣吳寶鼎中立以

爲安城郡東至廬陵入湖漢水也 [illegible]

又東北過石陽縣西 [illegible]

漢和帝永平九年分廬陵立漢獻帝初平二年吳長
沙桓王立廬陵郡治此豫章水又逕其郡南 [illegible]

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北過新淦縣西 [illegible]

牽水西出宜春縣東逕吳平縣又東逕新淦縣而注
于豫章水湖漢及贛並通稱也又淦水出[illegible]下注
于贛水 [illegible]
今新淦縣宜春縣即今袁州府治吳平縣即今新喻縣

又北過南昌縣西 水經

盱水出南城縣西北流逕南昌縣南西注贛水又有
濁水注之水出康樂縣故陽樂也濁水又東逕望蔡
縣建成縣又東至南昌縣東流入於贛水贛水又北
逕南昌縣城西秦以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
灌嬰以爲豫章郡治此王莽更名縣曰宜善郡曰九
江焉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建安
中更名西安晉又名爲豫章城之南門曰松陽門門
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蘇垂蔭
數畝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贛水
又逕郡北爲津步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步
之處也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北五六里有風雨池

東太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迴折至
南塘水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
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深魚
甚肥美每於夏月江水溢塘而過民居多被水害宋
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隄開塘爲水門水盛則閉
之內多則洩之自是居民少患矣又北逕龍沙西沙
甚潔白高峻而陁有龍形連亘五里中舊俗九月九
日升高處也又北逕椒丘城下又北逕鄡陽縣餘水
注之水東出餘汗縣餘水北至鄡陽縣注贛水贛水
又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西逕其縣南又西注於
贛又有僚水入焉其水導源建昌縣又經海昏縣謂

之上係水又謂之源豫江分為二水縣東津上有亭
為津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而東出豫章大江謂
之慨口其一水枝分別注入於循水也 酈注 [illegible]

又北過彭澤縣西 水經

循水出艾縣東北逕永循縣又東北注贛水其水總
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於彭蠡也 酈注 [illegible]

北入於江 [illegible]

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而清潭遠漲綠

波凝淨而會注於江川 酈注

以今輿地言之贛水自湖廣郴州宜章縣流入江西
寧義縣界歷上猶南康 [illegible] 安和廬陵
吉水永豐 [illegible] 峽江新淦清江 [illegible] 豐城至南昌入
彭蠡湖 [illegible] 又北歷星子都昌 [illegible] 德化湖口 [illegible]
注于大江春夏時彭蠡湖 [illegible] 無涯及 [illegible] 降水涸則
贛川如帶而已此水自昔有南江之稱 [illegible] 三
江云右會彭蠡為南江南史王僧辯傳陳霸先自豫
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行至湓口胡三省云贛水謂
之南江唐張九齡都督洪州有望南江入始興郡路
詩又自豫章南還江上作云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

清豫章水之為南江其來已久非宋人臆說也 [illegible]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 [illegible]

尚書禹貢匯澤也 [illegible] 與江 [illegible] 轉東成其澤矣 酈注

又東北出居巢縣南 [illegible]

古巢國也江水自濡須口又東左會柵口水導巢湖
東逕烏上城北又東逕附農山北又東左會清溪水
又東左會白石山水又東南積而為寶湖湖水東出
謂之寶湖口樅水又東南逕高江產城又北委折蒲
浦出樅陽縣東南流注於大江謂之柵口水 酈注 [illegible]

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 水經

經所謂石城縣者即宣城郡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
熟烏江兩縣界中也于石城東北減五十許里安得
逕牛渚而方屆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 [illegible]

東為北江入於海 禹貢

自湖口以東江源固同流矣而有北江中江之號者
以今江南言之江之北 [illegible] 大江
過湖口東行至通州海門縣入海者數千里禹貢止
于匯者揚州無江患也 書古文疏

漢既入江與江混為一水而又曰東為北江入於海
有似別為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於江

兩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荊州書
朝宗於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
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
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若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
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
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
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無他水入之然
皆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并小而專爲瀆江漢勢
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於江而
沒其入海之實故於漢於江並言入海而同爲瀆也
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於海乃衍文而其彭

當殷導洛之後矣[illegible]
禹貢於嶓冢導漾之下則曰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
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曰東迤北
會爲匯東爲中江入於海此二條者朱子及九峯蔡
氏皆以彭蠡乃江西諸水所瀦固無仰於江漢之所
匯而江漢二水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者
於是以疑經之誤其說甚備愚[illegible]也細觀其
說而以經文証之乃知經文無誤二先生之[illegible]皆過
論也夫匯本訓廻乃下流之[illegible]水勢有所[illegible]於是
廻旋渟蓄瀦而爲澤之謂也今[illegible]之門江[illegible]水漲
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瀦爲巨浸茫然

數百餘里無復畔岸其匯爲澤蓋如此雖無仰於江
漢之所入然是因其下流物故湖水壅闕阻抑而不
能出方能成其澤[illegible]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爲
匯也若其截入爲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
必變文言匯哉此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會爲匯本
無誤矣漢水不言會者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
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夫二水漸消則
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從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
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是矣第江水
導發岷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
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爲中江

漢乃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爲南江者不言可
知非謂分支各派判然殊途爲三江也此處爲北江
東爲中江入於海亦無誤也而理明義精如我朱子
九峯又其高弟乃皆不能無疑於斯何與況經文簡
奧其言南入於江東匯爲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
曰東與今水道屈折逶迤之勢正相符今却又云經文
自有誤處與今水道今然不合不可强解此不可曉
也又按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
漸趨東北湖口爲江漢所匯之處乃在東陵漢陽東
北與經文亦合今却又云於漢水則宜改曰南匯彭
蠡於導江則宜改曰南會於匯此又不可曉也若夫

所謂横截南入於鄱陽又横截而北流爲九江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滙之後又復衍次而出以爲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之誤也蓋經意以爲漢雖入江而自循北岸以達於海不可泯滅故有東滙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爲二水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有取於鄭樵之說以爲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二句宜衍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再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皆大水也然渭水洛水皆入於河不言中河北河安知中江北江之說不爲誤乎是不然河源遠出崑崙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湧而洛渭二水近出鳥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於河奚不能見安得與河爲敵若夫江源出於嶓冢既不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捨則漢雖入江猶得各紀其爲滙爲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於兖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復渭洛而於荊州則曰江漢朝宗於海對舉二水而並言之禹貢之立義精矣嗚呼經賴是傳而明爲可有朱子及蔡氏者爲之辨析其義猶明信乎說難矣

漢既入江所行與江同道故於導江下還□之

卷第七十三

江水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illegible]

岷山江所出在汶州沱江別名[illegible]

漢地理志云南郡支江縣江沱在西此荊州之沱也蜀郡郫縣江沱在西此梁州之沱也蓋自江水溢出別爲支派者皆名爲沱故梁荊二州皆有沱也此言東別爲沱接於岷山導江之下則自江水始出而別流者也意其指梁州之沱也[illegible]

易氏曰岷山漢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考唐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松州交川縣古西羌

地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江南流二百四十里至冀州冀水縣二百步又六十里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即岷山禹導江始此又經蜀州之青城縣彭州之導江縣後以二縣治永康軍又三百七十里至成都縣南七里縣有沱江鎮以沱水名即東別爲沱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

舊說江出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而亦甚微水經注曰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羌之列鷲村一名鴻濛即隴山之南首故稱瀧蜀又名汶焦山江水所出水利志曰蜀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鷲村名羊膊嶺者分爲二派

一西南流爲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湔灌之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於灌縣灣西南流者爲之南江即禹所導岷江正流江源志曰岷江發源於臨洮之木塔山山頂分東西流由甘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經鎮刀營達松潘於下水關入紅花屯達疊溪至穆肅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深溝經茂州南至於威汶轉銀嶺今草坡河至蠶崖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爲玉輪江至汶爲皂江至嘉爲沫江一云洮河發源岷山北流入洮爲臨洮府南入川爲大川之祖范成大曰江源

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於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游曰常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川廣谷綿綿起復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額按雲南志謂金沙江之源出於吐蕃之犁石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經麗江鶴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於馬湖敘南然後合於大江趨於荊吳又緬甸宣慰司志曰其地勢廣衍有金沙江闊五里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其源之遠且大也明矣何爲言江源者止於岷山耶蓋

江出犁石即崑崙之南河出枲甘思即崑崙之西二
源實前人所未詳也
川西皆岷岷北流爲洮入黄河南流入川爲大江此
知岷峨總是一山只横障西南二處爲異耳今江水
果隨岷峨至嘉眉直下中間如嶲州之大渡沫水夾
江之青衣犍爲之漢水無不湊集至嘉定爲一郡聚
合之禹貢岷山導江一語地勢悟合
岷山廣遠江水所出必有定處近世無能窮其源者
隋經籍志有尋江源記一卷今不傳未知其說云何
據漢志言江水出湔氐道西徼外則當以酈注所引
益州記爲正自晉以下說江源者皆云出羊膊嶺與

益州記同羊膊嶺一名鐵豹嶺按益州記江水發源
自羊膊嶺東南下二百餘里至西陵又南下二百四
十里至汶山故郡即今茂州是也然則江源在茂州
之西北去州四百四十餘里亦可謂遠矣而范至能
陸務觀乃云江源出西戎不可窮極蓋以身入言江
源自松州甘松嶺始
而當時又有謂羊膊嶺在茂州列鵝村者
其地太近故爲是說非謂江源更在羊膊之外也近
志引江源記云岷江發源於臨洮木塔山山頂分泉
西流南流八百里經甘松嶺又南經漳臘堡西其水
漸大復經鎖刀灣達松潘下水關臨洮今陝西洮州

衛也在松潘之東北江源果發此則又自東北而來
與氐道西徼外之岷山相去懸絶爲此說者蓋因隋
志云岷山在臨洮郡臨洮縣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
溢樂縣見有一水自木塔山來入江者遂以爲江水
發源彼中明與漢志相背無稽之言不可從也　古
今言岷山者凡四處一在今四川松潘衛東南去
布政司七百六十里史記作汶山封禪書云自華以
西名山七而瀆山蜀之汶山也漢書地理志云岷山
在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蜀志秦宓曰蜀有汶阜
之山江出其腹華陽國志云岷山一名汶焦山其趾
曰羊膊江水所出任豫益州記云大江泉源始發羊

膊嶺下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水經
注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即瀆山也又謂汶阜山在
徼外江水所導隋志汶山在汶山郡汶山縣
此皆謂在松潘者也　一在今成都府之茂
州州本冉駹國漢以其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唐改
曰廣陽隋又改曰汶山山海經注云岷山在廣陽縣
水經注云汶水出汶江徼外
志云汶山縣有汶山即岷山去青城山百里天色晴
明望見成都即隴山之南首蘇軾西岳碑云岷山在
茂州列鵝村其趾曰羊膊也輿地廣記云岷山在汶
山縣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王氏地理通釋云大渡河

一名羊山江源出伐猕嶺嶺即羊膊之異名也此皆
謂在茂州者也　在成都府之灌縣縣本漢綿虒郫
江原二縣地周武帝分江源置汶山縣因山為名元
和志云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西北二十二里杜光
庭成都記云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灌縣青城山
乃其第一峯也縣志云汶山在縣北三十里蓋即青
城矣一在今陝西岷州衛衛本漢隴西郡地西魏置
溢樂縣今衛治即其故城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
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元和志云山
在溢樂縣南一里此皆謂在岷州衛者也然則岷山
最大志家各就其所在言之陸游曰自蜀郡之西大

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薛季宣
曰今自岷洮松疊以南其大山峻嶺班班可考者皆
岷山之隨地立名者耳此說是也觀漢志云山在徼
外則固不可以湔氐一縣限之矣大抵岷山北起于
溢樂實跨古雍州之境而南則訖于青城綿地千餘
里與太行伯仲或專指在松潘亦非篤論然大江所
出則必直氐道西徼外者也沱謂梁之郫江荊之夏
水也東別為沱者謂江水東流而別之沱以大勢言
之江自梁而荊皆東也傳云江東南流沱東行非是
正義云以上云浮於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
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是專以荊州之沱釋傳

也蔡傳云沱江之別流於梁者則又遺却荊州之沱
東至於澧於夫不大可絕予惟林氏兼二州言之確
不可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 [illegible]
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
今所謂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
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
為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
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

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延平
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 [illegible]
[illegible]
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 [illegible]
漢武帝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統之縣本秦置後
為升遷縣也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千餘里至
龍涸又八十里至蠶陵縣又西下六十里至石鏡又
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餘里至
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湔堰
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纏曜江漢炳靈河圖括地
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書

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為四瀆之首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東北百四十里曰岷山中江所出東注於大江又東百五十里曰崌山北江所出東注於大江江水又逕汶江道汶出徼外岷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於大江故蘇代告楚曰蜀地之甲浮船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謂是水也 [illegible]

又有湔水入焉 [illegible]

水出綿虒道亦曰綿虒縣之玉壘山呂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 [illegible]

又東別為沱 [illegible]

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江有笮橋 [illegible]

又東逕都安縣 [illegible]

李冰作大堋於此壅於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撿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

右撿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頹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蜀人旱則藉以為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江水又逕臨邛縣縣有火井鹽水昏夜之時光興上照又逕江原縣郫江水出焉又東北逕郫縣又東逕成都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沖里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吳漢入蜀自廣都令輕騎先往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於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為耕牛二頭一頭在府市市橋門一頭沈之於淵也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夷橋下曰笮橋南岸道東有文學始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後學者失火後守更於二石室後州奪郡學移夸里道西城故錦官也言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而錦至鮮明濯以他江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為錦里也江北則左對繫田文翁又穿湔湔以溉灌繁田一千七百頃人果饒用洛堤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於江謂之五城水口斷為北江水又東至南安為璧玉津故左思云東越玉津也 [illegible]

[illegible]也

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 [illegible]

縣故大夜郎國漢武帝開道置以爲縣有都江入焉出江鄉縣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於江縣下注上舊有大橋廣一里半謂之安漢橋水盛歲壞民苦治功後太守李嚴鑿天社山尋江通道此橋遂廢縣有赤水下注江此縣藉江爲大堰開六水門用灌郡下北山江水又與文井江會李冰所導也文井水又東逕江都縣濱文井江江上有長堤堤防四十里有朱亭又東至武陽縣天社山下入江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口外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有灘名曰壘坻亦曰鹽溉李冰所平也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即蜀王開明故治也縣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濛溪東南流與涐水合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 [illegible]

又東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注水北流注 [illegible]

縣本僰人居之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從人秦紀所謂僰僮之富者也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僰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鏨鑿之跡猶存江中崖峻阻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崖猶有赤白玄黃五色焉 [illegible]

又與符里水合 [illegible]

水出寧州南廣郡南廣縣縣故犍爲之南部也導源汾關山北流有大涉水注之出南廣縣北流注符里水又北逕僰道入江謂之南廣口 [illegible]

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東南注之 [illegible]

洛水出洛縣漳山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也又南逕新都縣蜀有三都謂成都新都廣都也[illegible]水合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illegible]江也又逕犍爲牛鞞水又東逕資中縣又逕漢安縣謂之綿水也自上諸縣咸以溉落故語曰綿洛爲浸沃也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曰中江江陽

縣枕帶雙流據江洛會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安漢縣北[illegible]
縣雖迫山川土地特美蔬魚豈家有蜀江陽郡治也
故犍為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illegible]
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附灘[illegible]
頻歷二險也[illegible]
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illegible]
[illegible]

縣故巴夷之地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為中郎將
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其鰼部之水所未聞矣或是
水之殊目非所究也[illegible]
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彊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
五水合南流注之[illegible]
彊水即羌水也宕渠水即潛水渝水矣巴水出晉昌
郡宣漢縣巴嶺山西南流歷巴中逕巴郡故城南西
南入江庾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
左則蜀外水即是水也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
巴郡漢初平元年分巴為三郡於江州則永寧郡治
也[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至枳縣西延江從牂牁郡北流西屈注之[illegible]
東逕陽關巴子梁江之兩岸猶有梁處巴之三關斯
為一也江水又東右逕黃葛峽又左逕明月峽東至
梨鄉歷雞鳴峽江之南岸有枳縣治華陽記曰枳縣
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雍所謂有
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逕涪
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江水又東逕涪陵故郡北
又東[illegible]二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

於積石東為枳林[illegible]
[illegible]
又[illegible]東[illegible]
峽對岸民[illegible]巴子別[illegible]華陽記曰巴子雖都江
[illegible]
又[illegible]
涪水庾大夏所行旅[illegible]
又東逕臨江縣南[illegible]
華陽記曰縣在枳東四百里東接朐忍縣[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得黃華水口 水經

江浦也 酈注

左逕石城南 水經

庾仲雍曰臨江至石城黃華口一百里 酈注

又東至平洲 水經

洲上多居民 酈注

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壇 水經

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 酈注

又東右得將龜谿口 水經

華陽記曰朐忍縣出靈龜自此谿也 酈注

又東會南北集渠 水經

二谿水涪陵縣界謂之于陽谿谿水北流注於江謂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陽谿口又南一百里入朐忍縣南入於江謂之北集渠口別名班口又曰分水口 酈注

又右逕汜谿口 水經

蓋江汜決入也 酈注

又東逕石龍 水經

水至於博陽二村之間有盤石廣四百丈長六里而復殆於峘塞江川夏沒冬出基亘通渚 酈注

又東逕羊腸虎臂灘 水經

楊亮為益州至此舟覆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曰使君灘 酈注

又東彭水注之 水經

水出巴渠郡獠中東南流逕漢豐縣東而西注彭谿謂之清水口彭谿又入逕朐忍縣西六十里南流至於江謂之彭谿口 酈注

又東右逕朐忍縣故城南 水經

常璩曰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坂南臨大江江南岸有方山枕側江濱 酈注

又東逕瞿巫灘 水經

即下瞿灘也又謂之博望灘左則湯谿水注之水源出縣六百餘里上庸界南流歷其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名之曰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矣湯谿下與檀谿水合上承巴渠水巴 檀井谿也檀井水下入湯水湯水又南入於江名曰湯口 酈注

又逕東陽灘

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勢壽未及楊州也

又逕魚復縣之故陵又東為落牛灘逕故陵北

江側有六大墳庾仲雍曰楚都丹陽所葬亦猶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為名

故城也

又右逕夜清而東歷劇陽谿口又東左逕新市里南水經

常璩曰巴舊立市於江上今新市里是也酈注

又東右合陽元水口水經

水口出陽縣西南高陽山東東北流逕其縣南丙水注之水發縣東南柏枝山山下有丙穴穴中有嘉魚亦褒漢丙穴之類也其水北流入高陽谿谿水又東北流注於江謂之陽元水口

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

劉備終於諸葛亮受遺處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入峽所無

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

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

又東南逕赤甲城

是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東高一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連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土悉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

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水經

故魚國也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爲白帝章武二年劉備改白帝爲永安巴東郡治也白帝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岬山西南臨大江闚之眩目江中有孤石爲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矣縣有夷谿即狼山清江也經所謂夷水出焉

卷第七十四

江水

又東過廣谿峽 水經

斯乃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頹巖倚木厥勢殆交
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
神淵土人見其高白因名之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
燼下穢淵中尋則降雨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夏水
廻復沿泝所忌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
東之峽夏后疏鑿者又東出江關入南郡界 水經注 [illegible]

[illegible]

自關東逕弱關捍關 水經

捍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在建平秭歸界昔巴
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秦兼天下置立南
郡自巫山皆其城也又東過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
流注之 水經 [illegible]

又東烏飛水注之 水經

水出天門郡漊中縣界北流逕巫縣南西北歷山道
三百七十里注於江謂之烏飛口 水經注

又東逕巫縣故城南 水經注

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
建平郡治巫城城緣山為墉南臨大江故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巫溪水注之 水經

溪水導源梁州晉興郡之宣漢縣東又南逕建平郡
泰昌縣又逕北井縣西有鹽井井在縣北故縣名北
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鹽
水之稱矣鹽水又南屈逕巫縣東有聖泉下注谿水
谿水又南入於大江 水經注

又東逕巫峽 水經

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云按地理志巫山在
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恒故也 水經注 [illegible]

歷峽東逕新崩灘 水經

此山漢永元十三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
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簞
或方如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
之新崩灘其頹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為竦桀其下十
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偕嶺
衡疑其翼附青山並槩青雲更就霄漢首尾一百六
十里謂之巫峽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
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
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
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

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
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
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
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酈注

又東逕石門灘 水經

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
劉備為陸遜所破是逕此門遂發鎧而焚之 [illegible]

又東過秭歸縣南 水經

[illegible]

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袁崧曰屈原有賢姊
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
曰秭歸即離騷所謂女嬃嬋媛以詈余也縣東北數
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屈田之稱也
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 [illegible]

又東逕城北 水經

其城憑嶺作固夾溪臨谷據山枕江北對丹陽城南
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
所都 酈注

又東南逕夔城南 水經

跨據川阜西北皆枕深谷東帶鄉谿南側大江熊摯
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變徙也春秋左傳僖公二十
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
歸鄉矣 [illegible]

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 水經

袁崧曰父老傳言屈原既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
名歸鄉 [illegible]

又東逕信陵縣南 水經

臨大江東傍深溪溪源北發梁州上庸縣界南流逕
縣下而注大江 [illegible]

又東過夷陵縣南 水經

江水自建平至此峽即宜都建平二郡界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峽東逕宜昌縣之插竈下 水經

江之左岸絕岸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
燼插在崖間父老傳言昔洪水時人薄舟崖側以餘
燼插之巖側至今猶存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流頭灘 水經

其水並峻激奔暴魚鱉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
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袁崧曰自蜀
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 [illegible]

又東逕宜昌縣北 水經

分夷道很山所立也縣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與夷

陵對界 酈注 今夷陵州西有宜昌故城

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 水經

袁崧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嶔崟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人灘也 酈注

又東逕黃牛山 水經

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行深迴望如一矣 酈注 黃牛山在今夷陵州西

又東逕西陵峽 水經

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峽中疊崿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詞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 酈注 西陵峽在今夷陵州西北二十里

歷禹斷江 水經

南峽北有北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者舊

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並衝此江遂絕於今謂之斷江也 酈注 在夷陵州 今南有斷江山

出峽東南流逕故城洲 水經

洲附北岸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 酈注 故城在今夷陵州

又東逕故城北 水經

所謂陸抗城也城即山為墉四面天險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袁崧為郡嘗登之矚望焉 酈注 故城在夷陵州東南大江南岸

又東逕白虎巖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間 水經

荊門在南上合下開闇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象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曰虎牙桀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磐礡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呴而電激者也 酈注 [illegible] 不更詳荊門也

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 水經

漢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 酈注 [illegible]

禹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之所經以今輿地言之江水

出四川松潘衛徼外岷山流逕衛北[illegible]又東南逕疊溪營西[illegible]又東南逕茂州西[illegible]又西南逕威州西玉輪江注之[illegible]又西南逕保縣西[illegible]又東南逕灌縣西沱水出焉[illegible]

江水又東南逕溫江縣西崇慶州東[illegible]又東南逕新津縣東北[illegible]又東南逕眉州東[illegible]又東南逕嘉定州東[illegible]又東南逕犍為縣北[illegible]又東南逕宜

賓縣東北合馬湖江[illegible]又東南逕南溪縣南[illegible]又東逕江安縣北[illegible]又東逕納溪縣北[illegible]又東北逕瀘州東南沱水合湔雒諸水從西北來注之[illegible]

沱水自灌縣西南分大江東逕郫縣北[illegible]又東逕新繁縣南[illegible]又東逕成都縣北[illegible]又東逕新都縣南[illegible]又東逕金堂縣南[illegible]又東南逕簡州北[illegible]又東南逕資陽縣西[illegible]又南逕資縣西[illegible]富順縣東[illegible]又東南逕瀘州北又東南與江水會[illegible]

江水又東逕合江縣北[illegible]又東北逕江津縣北[illegible]又東北逕巴縣東南西漢羌白涪巴渝諸水自北來注之[illegible]又東北逕長壽縣南[illegible]又東逕涪州北涪陵江水自南來注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逕酆都

縣南 [illegible] 又東北逕忠州南 [illegible] 又東

北逕萬縣南 [illegible] 又東北逕雲陽縣南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奉節縣南夔水故

道出焉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巫山縣南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巴東縣北 [illegible]

又東逕歸州南 [illegible] 又東逕彝

陵州南 [illegible] 又東逕宜都縣北與夷水合

[illegible] 夷水本首受奉節縣之大江今建始縣北

[illegible] 其故道皆

之所棄也從縣南受施州衛衛界水東逕巴東長

陽 [illegible] 至宜都

縣北又東入于江經所謂東別爲沱者禹所導一爲

梁州之沱今鄂江是也一爲荊州之沱古夷水是也

[illegible]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illegible]

澧水名東陵地名 [illegible]

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

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孔氏疏

九江即荊州所謂九江孔殷是也此九江發源山澤

分支別派以入於江而江則過之也江水既過九江

又至於東陵也 [illegible]

東陵巴陵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

是 [illegible]

孔傳云江於此州分爲九道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

大名謂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也潯陽記

有九江之名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陸氏釋文曰九

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

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

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

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

江七曰箘江八曰沙堤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

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州

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按秦始皇滅楚以其都壽春爲九江郡太史

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曰禹鑿江而

通九路地里志廬江尋陽縣下云禹貢九江在南皆

東合爲大江王莽改豫章曰九江郡柴桑縣曰九江

亭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郭璞江賦曰流九派乎

尋陽自西漢以迄東晉皆言大江至尋陽分爲九江

禹之所疏鑿而尋陽記綠江圖又備列其名元和志
云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荊二州之境揚州云彭蠡既
瀦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也荊州云九江孔殷
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也彭蠡以東為揚州界
九江以西為荊州界此亦襲舊說九江孔鄱異義而
不言其處所諸家皆謂在潯陽其以洞庭為九江者
自宋初胡旦始而晁以道曾彥和皆從之朱子九江
辨曰九江若曰派別為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
所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如一則橫斷一
節縱別為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
間乃為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

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
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
豈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
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入於海者不知
其當為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此經文
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
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
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
證前二說者為不可通之妄說也九江即洞庭既有
山水二經為根據而又得朱子此辨其不在潯陽亦
明矣　曾氏說九江一曰沅[illegible]二曰漸[illegible]

[illegible]三曰無[illegible]四曰辰[illegible]
五曰敘[illegible]六曰酉[illegible]七曰湘[illegible]八
曰資[illegible]九曰澧[illegible]朱子考定九江去
無澧二水而易以瀟蒸一曰瀟江[illegible]二
曰湘江三曰蒸江[illegible]四曰潰江五
曰沅江六曰漸江七曰敘江八曰辰江九曰酉江按
朱子據漢江文江先合澧而後過九江故不數澧然
澧實會南江以東注洞庭非上流自入江也安得而
不數無字誤作元朱子以為二是不故置之古無瀟
水酈道元云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
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是納瀟湘之名矣然則瀟湘

猶言清湘非別有瀟源隋唐以後始謂瀟水出九疑
山北合湘水是曰瀟湘耳武陵零陵長沙之水皆入
沅湘如蒸水者頗多今皆不云柳水亦入湘舊不列
九江未知與漸敘二水大小若何然則朱子所更定
亦未有以見其為必然也若予非所顧之言曰九江
之名與其地勢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
入江則可以意曉也斯豈真人之見傳所叔云九江
不必求其有九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
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此說本蔡傳之據
又不然當時必實有九水會同故以為名但水道通
塞難合古今不當自戰國時唯知有湘沅貲徵澧而

名之五渚矣況後世乎與其出此入彼不若闕疑之
爲得耳 禹貢錐指

江水 又東逕上明城北 水經

江水 又東過枝江縣南沮水從北東注之昔太
元中苻堅寇荊州刺史桓沖徙渡江南使劉波築之
移州治城也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入大
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
東入江是也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
西去郡一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槃布江中其
百里洲最爲大也其中桑田甘果映江依洲自縣西
至上明東及江津有九十九洲

又東會沮口 水經
楚昭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酈注

又南過江陵縣南 水經
縣江有洲號曰枚回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
也

又東逕鷰尾洲 水經
北合靈溪水水無泉源上承散水合承大溪南流注
江

東得馬牧口 水經

江水斷洲通會 酈注

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 水經
故楚也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秦置南郡
漢景帝改爲江陵縣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故洲亦
取名焉江大自此始也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
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言其深
廣也

又東逕郢城南
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

又東得豫章口 水經
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矣 酈注

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 水經
江水左迆爲中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迤南
派曲而東水曲之地勢世謂之江曲者也

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又東涌水注之 水經
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謂之涌口春秋所謂閻敖游涌
而逸于二水之間者也

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又東南油水從東南
來注之又東右合油口

又東逕公安縣北右會高口 水經

江浦也對黃州 酈注 今公安縣東北五十五里有公安故城

又東得故市口 水經

水與高水通也 酈注

又右逕楊岐山北 水經

山枕大江山東有城故華容縣尉舊治 酈注

又東左合子夏口 水經

江水左迤北出通於夏水故曰子夏口也 酈注

又東左得侯臺水口 水經

江浦也 酈注

右得龍穴水口 水經

江浦右迤也北對虎洲又洲北有龍巢地名也昔禹

南濟江黃龍夾舟舟人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養民生死命也何憂龍哉于是二龍弭鱗掉尾而去故水地取名矣 酈注

自龍巢而東得俞口 水經

夏水泛盛則有冬無之江水北岸上有小城故監利縣尉治也 酈注

又東得清揚土塢二口 水經

江浦也 酈注

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 水經

赭要洲名在大江中 酈注 [illegible]

[illegible]

左得飯筐上口 水經

秋夏水通下口間相距二十餘里赭要下即楊子洲在大江中二洲之間常苦蛟害昔荊佽飛濟此遇兩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江之右岸則溝水口口上即錢官也水自牛皮山東北通江北對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江水右會飯筐上口江浦所入也 酈注

又右得上檀浦 水經

江浦也 酈注 [illegible]

卷第七十五

江水

又東逕竹町南

江中有觀詳溠溠東有大洲洲東分爲爵洲洲南對湘江口也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

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也

湘水從南來注之

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

山海經云洞庭沅澧之交瀟湘之淵是爲九江之門

按澧鼎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滙爲洞庭至巴陵與荊江合而東州據其上水經云湘水右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右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江東到微湖世謂之麋湖西流注爲江謂之麋湖口左則澧水謂之武陵江凡此五水注爲洞庭北會爲大江名曰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戰大破之襲郢取洞庭五渚楚辭帝子降兮北渚亦其地也　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於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荊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洶湧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皆混濁岳人謂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還俗云水神朝君山

以今輿地言之江水自宜都縣北合夷水又東逕枝江縣北　又東逕松滋縣北　又東逕江陵縣南　又東逕公安縣北　又東逕石首縣北　又東逕監利縣西華容縣北　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之水　此後世大江之經流酈道元所稱北江者也禹之所導則異於是袁中道澧游記曰酈注水經于

江陵枚回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沒僅為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可考云今按小修此義最為精覈水經注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illegible]又東婁水入焉[illegible]又東過今澧陽縣[illegible]又東過澧陽縣南會渫水[illegible]又東逕澧陽縣南[illegible]又東逕作唐縣北[illegible]大谷涔水出西南天門郡界南逕岑許也也揭涔水溉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illegible]又東澹水出焉澧水入南平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illegible]又東逕安南縣南[illegible]澹水注之[illegible]又東與赤沙湖會[illegible]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注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澧水自石門以西與導江無涉其南江會澧故道參以近志有可得而言者江陵縣西南二十里有虎渡口在龍洲之南[illegible]南江從此東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茲即所謂涔水也澧州志云涔水為岷江別派從公安入境為四水口[illegible]又東南流遶逕折一管河至匯口入澧故稱涔澧楚辭望涔陽兮極浦今

公安舊縣東南有涔陽鎮即其地也澧水又東逕安鄉縣南會赤沙湖[illegible]而東入洞庭湖湖在巴陵縣西南一百五十步[illegible]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故道也　春秋傳曰物莫能兩大故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理也昔禹既疏鑿[illegible]峽水勢并注其中而北谷枝之舊流遂為漸江其後魚復江所出之處水亦致淺狹不可行舟近事如何容縣故江乘地北瀕大江今[illegible]江水南岸二十里揚子江舊闊四十里瓜洲本江中一洲今北與揚子橋相連而江面僅七八里又如靖江縣大江舊分二派[illegible]縣南北明天啟以來潮汐壅積北派竟成平陸與揚州之泰興相連以今驗古小修云北江[illegible]庭而南江日微殆非誣說然自屈原九歌云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蓋涔陽在涔水之北大江在涔陽之北戰國時固以北江為正而南江為涔水矣年代久遠世鮮有知焉地志水經所言合乎與禹貢不合也[illegible]

水也北會于匯[illegible]

此皆斜出之辭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抵礙而相為敵漢水自發源嶓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其稍折而南江水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

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後東也
滙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滙澤
爲彭蠡之文且見其以漢水共注此澤也漢孔氏以
東迆爲一句以北字屬于下謂北會于滙故其說以
謂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鄭氏又以東
迆者爲南江夫旣以迆爲溢而又以東溢爲分流展
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
北江中江者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爲二江鄭氏以東
迆爲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此說尤不
合尚書全解

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而還于東陵之下記其東行斜
迆而北者著其與漢旣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滙者
著其同爲彭蠡澤也經之文明潔如此何得不信而
猶惑于孔鄭之鑿說乎禹貢集解
江水迆北由沙羨始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
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迆北矣經先漢後江東
滙爲彭蠡者漢也而江水亦至其處故曰東迆北會
於滙言與漢所滙之彭蠡會也于字俗訛作爲則其
義不可通矣禹貢錐指
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水經
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又東逕忌置山南山東即隱口
消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酈注 今巴陵縣北有忌置山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彭城口水經
水東有彭城磯故水受其名酈注
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水經
北對蒲磯二磯之間大江中有獨石孤立山東江浦
世謂之白馬口酈注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左逕白鹿山南水經
右歷鴨蘭磯北江中也東得鴨蘭治浦二口夏浦也
酈注

左逕止烏林南水經
郁居地名也又東逕烏黎口江浦也即中烏林矣又
東逕烏林南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即是處也酈注
又東左得子練口水經
北通練浦又東合練口江浦也江之右岸得蒲磯口
即左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二山溪又入蒲圻縣北又
逕蒲磯山北入大江酈注 [illegible]
[illegible]
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水經
一名沙屯即麻屯口也本名蔑默口江浦矣酈注
東右得聶口水經

江浦也左對舉洲
左逕百人山南
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所起也
東逕大軍山南又東逕小軍山南
又東逕雞翅山北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
北來注之
沌水上承陽縣之白湖東南流為沌水逕陽縣南注
於江謂之沌口
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洲
小山歎步矣江之右岸當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迤
之驛渚三月以末水下通樊口水
又東逕魯山南
古翼際山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
歷黃鵠磯西而南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溠曰洪浦
是曰黃軍浦船官浦東即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
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
左得湖口水通大湖又東合灄口水上承沔水于安陸
縣而東逕灄陽縣北東南注于江又東湖水自北南注

謂之嘉吳江右岸頻得二夏浦北對東城洲西浦側有
雍伏戌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出北山蠻中江之右
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
荊州界盡此
東逕若城南又東逕邾縣南
庾仲雍江記曰若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南對郭
口夏浦而不常泛矣江水東逕白虎磯北山臨側江
瀨又東會赤溪夏浦二口江水右迤也又東逕貝磯
北庾仲雍謂之沙洲矣江右岸有欽口江浦也
右得黎磯北
亦曰黎岸也北對舉口舉水出龜頭山西又南東流
赤亭下又謂之赤亭水又分為二水南流注于江謂
之舉口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疑即
此也
又東逕邾縣故城南
南對蘆洲
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
江水又左逕赤鼻山南
山臨側江川
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即西陽縣也江之右岸有鄂縣
故城
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自公安

徙此故曰武昌縣鄂縣徙治于袁山東今武昌縣治城南有麥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江中有節度石三段廣百步高五六丈亦西陽[illegible]分江於斯石也又得東五丈又得次浦江浦也東徑五丈北有五山沿次江除故得是名矣仲恩謂之五圻 鄂注

左則巴水注之 水經

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又南逕巴水戍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 鄂注 [illegible]

又東逕軑縣故城南 水經

故弦國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 鄂注 [illegible]

東會希水口出灊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灊縣故城 水經

地理志曰縣南有天柱山即霍山也有祠南嶽廟齊立霍州治此西南流分為二水枝津出焉右水又南積而為湖謂之希湖湖水又南流逕軑縣東而南流注於江是曰希口水水流急[illegible]兩[illegible]無常行者難之 鄂注 希水在今蘄水縣南

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浦 水經

從此至武昌尚方作部諸屯相接枕帶長江又東得桑步步下有章浦本南陽郡治今悉荒蕪 鄂注

左得赤水浦 水經

夏浦也 鄂注

又東逕南陽山南 水經

仲恩謂之南陽圻水勢迅急 鄂注

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 水經

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 鄂注 [illegible]

東歷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其北 水經

即黃石磯也東山偏高謂之西塞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 鄂注 [illegible]

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東注之 水經

又東逕蘄春縣故城南又東逕積布山南西陽縣二郡界也 鄂注 [illegible]

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水經 [illegible]

又東左得青林口 水經

水經注江水自三鑿以東所紀山水地名或頗細難考而水自石城以東尤多舛錯道元亦自謂未必一得其實今據府州縣志以為之證而擬取水經注及羣書要語附載於其下江水自巴陵縣西北會洞庭湖又東逕其縣北又東逕臨湘縣北 [illegible] 又東逕嘉魚縣西北與沔陽州分水 [illegible] 又東北逕江夏縣西漢陽縣東又北漢水自北來注之 [illegible] 又北折而東逕武昌縣北其對岸則黃

陂縣黃岡縣（[illegible]）又東逕大冶縣北蘄水縣南（[illegible]）又東逕興國縣北蘄州南（[illegible]）又東逕瑞昌縣北廣濟縣南（[illegible]）又東逕德化縣北黃梅縣南（[illegible]）彭蠡澤在德化縣東南（[illegible]）

九十里其水北注于江北逕江東迤北會于滙之所經也（[illegible]）

吳幼清移前東滙澤爲彭蠡六字于此東迤北會于滙之上其說曰鄂北對漢陽軍大別山漢水自北來入江江水與之會合流曰滙故口東迤北會于滙不言會于漢者以漢有漾沔滄浪之異名不可指定一名而言故但曰會于滙也金吉甫則直以滙爲誤字其說曰當作會于漢蓋江勢也北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滙字必因上文而誤也今按江漢合流入揚州之域會彭蠡水始有二江之目若以滙指漢水則北江中江不待過彭蠡而始有其名矣禹貢于荊州言江漢無中江北江之名于揚州始言三江蓋必會南江而後可命之曰北曰中也周禮荊州曰其川江漢揚州曰其川三江與禹貢若合符節匯非漢口明矣自宋以來說此經者遇難解處不以爲衍文則以爲錯簡不以爲錯簡則以爲誤字眞禹貢之一厄也（禹貢錐指）

東爲中江入于海（禹貢）

漢江二水既合于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爲北江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爲中江入于海而上文導漾東爲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即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尚書全解）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曾氏曰豫章九江合于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江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非禹所導禹惟漢水入江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導岷山之江入爲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爲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經不志程氏曰經云東滙澤爲彭蠡東迤北會于滙是二語者附著南江以記其所不書者也彭蠡爲南江無疑禹之行水當循其故道雖小而見錄無所致力則雖大而不書南江導以既大且長正以不經疏導故略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于經然于其合并江漢而以滙會名之使天下因錯之實參北中之目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中此聖經之書法也鄱氏曰江水鍾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江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並然一

水唯見江不見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吳傳謂經誤者非是餘千張克修亦云謂按三江之說自庾成子瞻以後得三氏而愈明江漢共爲一瀆而其入海也則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則朝宗於海並舉二川已爲之張本矣南江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導水無文 以今輿地言之江水至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東北顪水合彭蠡湖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北逕湖口縣北又東北逕彭澤縣北其對岸則宿松縣望江縣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逕東流縣西其對岸則懷寧縣 [illegible] 又東北逕貴池縣北其對岸則桐城縣 [illegible] 又東北逕銅陵縣西又東北逕繁昌縣北其對岸則無爲州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逕蕪湖縣西又北逕當塗縣西其對岸則和州 [illegible] 又東北逕江寧縣西其對岸則江浦縣 [illegible]

[illegible] 逕上元縣北其對岸則六合縣 [illegible] 又東北 [illegible] 北其北岸則儀徵縣 [illegible] 又東逕句容縣 [illegible] 縣北其北岸則江都縣 [illegible] 又東北逕丹徒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丹陽縣北又東逕武進縣北其北岸則泰州

[illegible]

又東逕江陰縣北其北岸則泰興縣靖江縣如皋縣

[illegible]

又東逕常熟縣北其北岸則通州

[illegible]

又東逕太倉州北其北岸則海門縣又東入於海

[illegible]

[illegible]

北東為中江入於海之所經也

卷第七十六

行水金鑑　卷第七十七

江水

漢高皇后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漢書高后本紀)

漢高皇后八年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漢書高后本紀　四川總志載七年江漢水溢後五年江漢水又溢即此一年之事又七年者八年也)

是年南陽沔水溢(...)水漢水溢也

漢成帝河平三年春二月犍為地震山崩雍江水水逆流(漢書成帝本紀)是年二月犍為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壅江水江水逆流壞城殺十三人(漢書五行志)

漢成帝元延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雍江三日江水竭(漢書成帝本紀)是年正月丙寅岷山崩壅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漢書五行志)

漢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溢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後漢書五行志)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

魏曹叡太和四年九月大雨漢水溢(...)

吳孫權太元元年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宋書五行志)

晉懷帝永嘉三年江漢皆竭可涉(晉書懷帝本紀)

晉穆帝永和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晉書穆帝本紀)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晉書五行志)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戊子濤水入石頭毀大桁殺人(晉書孝武帝本紀)

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晉書五行志)

晉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晉書五行志)

晉安帝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晉書五行志)

晉安帝義熙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晉書五行志)

晉安帝義熙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晉書五行志)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夏五月沔水泛溢遣使巡行賑贍(宋書文帝本紀)是年五月江水泛溢沒居民害苗稼(宋書五行志)

宋順帝昇明二年七月丙午朔濤水入石頭居民皆漂沒(宋書五行志)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七月濤水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南齊書五行志)

梁武帝天監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濤上御道七尺(隋書五行志)

是年荊州江溢隄壞刺史始興王憺親率府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隄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隄立郡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至驚走登屋緣

樹艢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得州民乃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失田者與糧種 梁書始興王憺傳

天監末耒陽江水暴漲 湖廣通志

梁武帝普通元年秋七月江海並溢 梁書武帝本紀

唐高祖武德七年七月嶲州地震山摧壅江水噎流 唐書五行志

李孝恭之討蕭銑事罷還襄州乃授襄州刺史會漢水暴齧城郭孝恭之圍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

景龍三年七月澧水害稼 湖廣通志

唐明皇開元十五年八月八日沔池縣夜有暴雨澗水穀水泛合毀郭邑百餘家 舊唐書五行志

唐代宗大曆七年一月江州江溢 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二年六月荊南江溢 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二年五月揚州江溢

唐德宗貞元四年正月江溢 唐書德宗本紀 是月京師地震金房二州尤甚江溢山裂屋宇多壞人皆露處 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十月朗蜀二州江溢 唐書五行志

貞元二十一年朗州江漲流萬餘家是八年夏朗州水

閏 湖廣通志

唐順宗永貞元年秋武陵龍陽二縣江水溢漂萬餘家 唐書五行志

唐穆宗長慶四年敬宗即位夏六月漢水溢決 唐書敬宗本紀 是年夏襄均復郢四州漢水溢決

唐文宗大和四年夏舒州江溢 是年夏江水溢沒舒州太湖宿松望江三縣民田數百戶 唐書五行志

唐文宗大和五年六月甲午江水高一丈溢入梓州羅城 唐書五行志

唐文宗開成三年夏江漢漲溢壞房均荊襄等州民居及田產殆盡 唐書五行志

唐武宗會昌元年七月壬辰漢水溢 唐書武宗本紀 是年七月襄州漢水暴溢壞州郭均州亦溢漢水溢壞城郭僧孺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 唐書牛僧孺傳 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堤六千步以障漢暴 唐書盧鈞傳

後周廣順三年襄州漢水漲溢 湖廣通志

宋太祖建隆二年襄州漢水漲溢數丈 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乾德二年四月廣陵揚子等縣潮水害民田 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元年六月江水泛溢壞州城八月集州江漲壞民廬舍及城壁公署

宋太祖開寶五年六月忠州江水漲二百尺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忠州江水漲二十五丈興州江漲毀棧道四百餘間七月復州蜀漢江漲壞城及民田廬舍集州江漲泛嘉川縣 宋史五行志 是年九月澧州江水

溢 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八月梓州江漲壞閣道營舍 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七月復州江水漲毀民舍隄塘皆壞 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六月均州涢水均水漢江並漲壞民舍人畜死者甚衆 漢陽軍江水漲五丈 七月南劍州江水漲壞民居舍 宋史五行志 是年秋七月涢水溢 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七月江漢皆溢為患 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七月嘉州江水暴漲壞官署民舍溺者千餘人 雅州江水漲九丈壞民廬舍 新州江漲入南砦壞軍營 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雍熙二年七月朗州江溢害稼 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雍熙三年秋七月癸巳階州福津縣有大山飛來自龍帝峽壅江水逆流壞民田數百里 宋史太宗本紀

山崩而壅江水漢書以之為因大山飛來恐猶是吾浙西湖飛來峯之說倘也

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吉州江漲漂壞民田廬舍黃梅縣江水漲二丈八尺洪州江漲壞州城三十堵民廬舍二千餘區漂二千餘户 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淳化二年七月嘉州江漲溢入州城毀民舍

復州蜀漢二江水漲壞民田廬舍 八月藤州江漲十餘丈入州城壞官署民田 是秋荊湖北路江水注溢漫田畝甚衆 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淳化四年九月江溢陷涪州詔溺死者給斂具錢三千 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宗至道元年五月虔州江水漲二丈九尺壞城流入深八尺毀城門 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咸平二年二月梓州江水漲壞民田 七月洋州漢水溢民有溺死者 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景德四年六月鄧州江水暴漲 八月橫州江漲壞營舍 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六月吉州臨江軍並江水泛溢害稼 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洪筠袁州江漲漂民田壞州城 宋史五行志 是歲吉州臨江軍江水溢害民田 宋史真宗本紀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利州水漂棧閣萬二千八百間 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辛卯襄州漢水壞民田 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壬子江寧府揚真潤州江水溢壞官民廬舍遣使安撫賑恤 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景祐三年六月壬申虔吉州水溢壞城郭廬舍

賜被溺家錢有差（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嘉祐元年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宋史五行志）

姚煥知峽州大江漲溢浸前戒民徙儲積遷高阜及城沒無弱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埽木岸七十丈餘以長隄捍以薪石厥後江漲不為害民德之徙知藩州（宋史本傳）

孝基判閬州閬州江水齧城幾沒前史多引避孝基率其下決水歸舊谷城賴以全（宋史本傳）

沈起知海門縣縣負海地旱閒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為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命以歸至

立祠以報御史中丞包拯舉為監察御史（宋史本傳）

宋神宗熙寧八年夏四月壬午湖南江水溢（宋史五行志）是年四月

程師孟為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為江隄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歷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宋史本傳）

宋徽宗大觀三年七月階州久雨江溢（宋史五行志）

宋徽宗大觀四年夔州江水溢（宋史五行志）

紹興三年五月武昌江漲累月不洩（武昌縣志）

陳桷知襄陽府明年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採築隄岸賴以無虞以疾乞祠除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宋史陳桷傳　桷知襄陽在紹興五年）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潼川府東南江溢水入城浸民廬（宋史五行志）

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潼川府江溢浸城內外民廬（宋史五行志）

楊政守漢中十八年六堰久壞失灌溉之利政為修復漢江水決為害政築長隄捍之凡利于民者不敢以軍旅廢也（宋史楊政傳）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五月階州白江水溢決隄圮城浸民廬壘舍祠廟甚多（宋史五行志）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荊江溢（宋史五行志）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五月丁巳階州白江水溢浸城市民廬六月辛卯潼川府東南二江溢決隄浸橋浸民廬

涪城中江射洪通泉郪縣沒田廬（宋史五行志）

張孝祥知荊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寸金隄自是荊州無水患請以疾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歎（宋史張孝祥傳）

宋光宗紹熙二年五月庚午利州東江溢壞隄田廬舍辛未潼川府東南江溢六月戊寅又溢再壞隄橋水入城沒廬舍七百四十餘家郪涪射洪通泉縣田為江者千餘畝七月癸亥嘉陵江暴溢興州圮城門郡獄官舍凡十七所漂民居三千四百九十餘潼川崇慶府綿果合金龍漢州懷安石泉大安軍魚關皆水時上流西番界古松州江水暴溢龍州敗橋閣五百餘區江油縣溺死者衆（宋史五行志）

是年七月襄陽大雨連旬漢水溢害壞隄防民舍殆盡（宋史五行志）

宋光宗紹熙二年五月乙未潼川府東南江溢後六日又溢浸城外民廬人徙于山　七月襄陽江陵府大雨水漢江溢敗堤防圯民廬没田稼者逾旬復州荊門軍水亦如之鄂江府三縣水損下地之稼（宋史五行志）

宋光宗紹熙五年秋武陵縣江溢圯田盧甚衆（宋史五行志）

慶元二年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宋史五行志）

宋寧宗開禧元年九月丙戌漢水溢（宋史五行志）寧宗登位柄以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為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裡未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宋史吳獵傳）

宋寧宗嘉定十年蜀漢二州江溢城郭（宋史五行志）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五月鄂州江湖合漲城市沉没累月不泄　是秋江溢圯民廬（宋史五行志）

宋理宗端平三年襄漢江溢皆大水（宋史五行志）

宋理宗淳祐七年五月重慶府江水泛漲高者三十丈城壁壞頹指（宋史五行志）

宋度宗咸淳六年六月漢水溢（宋史五行志）

宋度宗咸淳七年七月壬午四川制置使朱禩孫言夏五以來江水凡三泛溢自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圮壞（宋史度宗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九月辛卯江水溢沒民田（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江水溢免江夏田租（元史世祖本紀）

元成宗大德元年六月和州歷陽縣江漲漂沒廬舍萬八千五百餘家（元史成宗本紀）是年六月和州歷陽縣江水溢漂廬舍萬八千五百區（元史五行志）是年十月廬州路無為州江漲泛溢漂沒廬舍（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五年七月江水暴風大溢高四五丈連崇明通泰真州定江之地漂沒廬舍被災者三萬四千八百餘戶（元史五行志）

元成宗大德九年六月甲午潼川霖雨江溢漂沒民居溺死者衆賜有司給糧一月免其田租（元史成宗本紀）是年六月潼川郪縣丙綿江中江溢水決入城（元史五行志）是年七月沔陽玉沙縣江溢（元史五行志）

元成宗大德十年二月乙未澧州營道等處暴雨江溢山裂漂民廬溺死者衆復其田租　七月辛巳平江大風海溢漂民廬舍（元史成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二年七月全州永州江水溢害稼（元史五行志）

元英宗至治元年七月乞里吉思部江水溢　八月安陸府雨七日江水大溢被災者三千五百戶　九月京山長壽二縣漢水溢（元史五行志）是年九月庚子安陸府漢水

溢壞民田賑之元史英宗本紀

元英宗至治二年六月壬午辰州江水溢壞民廬舍元史英宗本紀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夏六月渠州江水溢元史五行志

元泰定帝泰定二年六月潼川府綿江中江水溢入城深丈餘元史五行志

元文宗至順三年八月江水溢元史本紀

元順帝至正八年五月庚子廣西山崩水湧灕江溢平地水深二丈餘屋宇人畜漂沒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九年五月白江大溢浸漢陽城民大饑秋九月江漢溢漂沒民居禾稼元史五行志

明太祖洪武元年六月戊戌江西永新縣大風雨蛟出江水暴溢入城深八尺民居蕩析男女多溺死者有司上聞從賑之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二年六月戊寅應天府江水泛漲久雨江溢漂民居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四年秋七月壬子南寧大雨江水泛溢壞城郭漂民廬舍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六年七月己酉叙州南溪縣大雨江水泛溢漂公廨民居　己未德慶州言城臨江岸每江水泛溢城郭頹圮乞移於地令兵民并力興築從之明太祖實錄

洪武二十三年秋八月淫雨漢水泛溢由鄧以西廬舍人畜漂沒無算州城幾陷五日乃止明太祖實錄

明太宗永樂元年三月癸未修揚州府江都縣河東等鄉邊江圩岸　五月辛巳湖廣安陸州言州境及京山縣俱臨漢江舊有堤岸傾圮二百餘丈乞修築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年五月戊辰工部言太平府當塗縣慈湖等處上通宣歙東抵丹陽湖西接蕪湖地多瀕江比雨水浸溢及海潮泛溢決堤傷稼宜遣人相度修築上從之又諭之曰緣江低窪之處非止當塗一縣霖潦傷稼必多宜分遣官乘傳往視凡浙江江西湖廣安慶蘇松等府遇湖泊窪下圩岸頹圮亟督有司修築　己巳湖廣布政司言長沙湘陰益陽岳州安鄉華容常德龍陽武陵荊州石首監利江陵諸縣霪雨湖水江溢壞民居田稼命戶部遣人馳驛按視　十一月辛丑江寧縣民言自龍江至三山門河道窄狹各處餉運之舟聚集江滸卒遇風濤多致損壞乞浚江東門外北河令深廣以納餉運之舟從之　癸卯泰興縣言沿江圩岸東至新河西至拼湯界長六千六百五十丈高一丈五尺頃被江水衝決乞於民閑時發民丁修築從之　戊申南京和州民言州銅城閘上抵巢湖下接揚子江圩岸七十餘處為江潮衝決壞禾稼乞修築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年十月乙亥修無為州周興等鄉及廬

揚鄉烏江屯緣江圩岸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四年三月丁未湖廣石首縣言境內臨江萬石隄三百七十餘丈當大江之衝間為洪水所決而隣境華容安鄉皆受其患乞先時修築從之 六月辛酉工部言湖廣蘄州廣濟縣武家穴等處江岸為水衝決宜發民修築從之 七月辛未修應天府江浦縣沿江隄岸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五月戊子朔戶部言和州奏治瀕江潰決圩岸千六百餘丈請發民修築從之 十二月己未揚州府泰興縣耆民言縣南瀕江隄岸為風濤衝激淪入于江者一千九百餘丈又大港北自縣河南出大

江淤塞四千五百餘丈請命浚從 皇太子遣官相度修治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九年六月自甲辰至戊申直隸揚州府通州泰興江都儀真海門等縣風雨暴作江潮泛漲壞房舍漂流人畜事聞命戶部速遣人巡視撫䘏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年六月辛未湖廣荊州武昌黃州常德漢陽等府久雨江水泛漲沒民廬舍田禾事聞命戶部遣人巡視綏撫 九月癸未朔湖廣黃梅縣耆民言縣瀕大江舊有圩岸百二十餘里洪武中嘗修築之今夏霖雨江水泛溢圩岸坍塌傷民田千八百二十餘頃請以農隙丁夫修築從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一年七月壬午戶部言通州海門縣官民田近被風潮衝塌入江者該輸糧二千五百八十餘石命除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四年五月江西南昌等府言自四月至五月淫雨江水泛漲壞廬舍沒田稼命戶部遣人撫視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十年十月戊申湖廣沔陽州奏今秋霪雨江水泛漲浸沒田地溺死人民命戶部遣人撫視 明太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元年十月戊午直隸太平府蕪湖縣奏今年五月久雨江水泛溢淹官民田一百五十八頃有奇

命行在戶部遣人覆視蠲除租稅 十一月癸卯湖廣衡陽縣奏今年六月初八日大雨十四日止江水泛溢漂民廬舍沒田稼命行在戶部行布政司按察司督府縣優卹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二年四月乙丑四川崇慶縣陰陽學訓術嚴亨泰奏本縣都江等四十四堰洪武間修以障水灌溉民田比因江漲衝決乞仍發民修築為便上命行在戶部移文有司令農隙用工 八月庚寅湖廣常德府奏龍陽武陵二縣五月以來霖雨不止江湖泛漲衝決隄岸漂流民居淹沒田苗命布政司委官撫恤 九月丙子湖廣沔陽州及監利縣各奏今年七月八月久雨江水

泛溢低田悉渰無收上命戶部遣人覆視免秋租 明宣宗
實錄
明宣宗宣德六年十月甲子湖廣石首縣典史劉英奏
本縣舊有三隄長一千九百四十餘丈比因江水泛溢
風浪衝激頽圮其半近隄之田連歲被渰禾稼無收其
隄內民田與荊州衛軍士屯田利害共之乞命軍民並力
築之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八年七月壬申巡撫侍郎趙新奏江西自
六月初旬以來大雨不止江水泛漲南昌南康饒州廣
信九江吉安建昌臨江等府瀕江之處漂流居民渰沒
田穀請加寬䘏上命行在戶部視有災處蠲其租 明宣宗
實錄

明宣宗宣德九年二月甲戌巡按御史吳政言去秋荊
州江水泛漲衝決江陵枝江二縣江隄岸三百五十
餘丈民田軍屯多被其患請于農隙發民相兼
修築從之仍令改選廉能官督之 八月癸酉湖廣
慶府奏五月初二日至初六日江水泛溢漫入所倉
糧壞南充縣居民房舍漂溺牛馬命行在戶部遣人巡
視并寬䘏之 明宣宗實錄

江水

明宣宗宣德十年七月戊戌 即位未改元 湖廣黃州等府奏今
歲天雨連綿江水泛漲所屬州縣田苗渰沒無收上命
行在戶部遣官覆視除其租稅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十月甲戌江西吉安府知府陳本深
言府城外緣江隄岸損壞宜修築以備水患從之 丙
子湖廣荊州府奏江陵公安二縣及荊門州大雨江水
泛漲衝決圩岸貽害民患請下行在工部覆奏請令荊
州府與荊州衛協力修築從之 十一月戊午直隸揚
州蘇州常州府各奏十月初一日颶風大作海潮泉湧
所屬州縣居民漂溺者各數百家湖廣黃州府所屬州
縣各奏六月至七月天雨連綿江水泛漲渰沒民田上
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以聞 實錄

明英宗正統二年三月己酉命襄城伯李隆禱於大江
之神以南京龍江關等處隄岸壞決故也 十月己未
湖廣江陵松滋公安石首潛江監利六縣各奏近江隄
岸俱為水決渰沒禾苗甚多事下行在工部覆奏請移
文勘實修治從之 十一月戊戌修湖廣老龍隄以其
為漢水所決也 十二月丁丑修江南通江橋東西一
帶江岸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四年二月乙卯湖廣荊州府奏府城西四

十里江水高城十餘丈傍遇霖潦隄壞水即灌城爲害不小乞專命府通判一員荊州等三衛千戶二員常巡隄岸少壞輒修庶可以防水患從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五年六月甲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奏積雨壞南京中新河上新河隄并濟川衛新江口防水隄請俟水退量撥丁夫修築從之　七月庚辰江西南昌饒州九江南康自五月至七月淫雨江水泛漲衝開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六年二月辛卯命南京守備豐城侯李賢修於江樁以江水決隄故也　四月丙子江西布政司言寧都武寧縣建昌縣江通抵梢而多灘石兩岸樹木

叢生乞興役修築從之　五月乙卯修江西吉安府城南近江隄　六月己卯直隸當塗縣大信巡檢司前舊河南通大江舟行避險者悉由此行後以江水泛漲沙土壅積不通有司請疏濬從之　九月癸未先是南京江岸累決已命工部侍郎吳政等修築政等言水深未便工力請於農隙時疏江中沙洲以殺水勢然役用工至是復以興役請上命守備豐城侯李賢太監劉永同政提督仍戒其務恤軍民毋容侵擾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七年五月丙辰江西廣昌縣縣丞張壽等奏請修近縣江岸從之　七月築南京浦子口大勝關隄先是江中有洲激水橫流決隄豐城侯李賢請鑿洲引水直流則隄可固上可之會語竭天下徭役遂不果鑿止令築隄遣兵部右侍郎徐琦祭告大江之神然後興役　壬戌湖廣荊州府奏東門外小江接荊門滔江等處近爲沙土淤塞者三十餘里請疏浚以便民　九月辛酉先是江西九江府城以受大江爲水齧者二百餘丈隄決倍之巡按御史及有司以聞命九江衛率軍工修築至是以人夫物料不足爲請事下工部議宜諭三司官計其所需與之第存撫兵從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九年閏七月戊寅又湖廣荊州各奏江溢　丙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彭信奏江都縣揚子江沙洲上民戶不下數百餘七月閏中夜風雨大作江潮

泛漲沙洲水高丈五六尺溺男女千二十人皆產田禾淹沒無算越三日風息水始縮上命御史府縣官出官錢葬溺死者而給存者以食滌沒田畝蠲其稅 明英宗實錄

正統九年江湖泛漲漂溺江都等縣一千七百餘人 揚州府志

明英宗正統十一年八月辛酉湖廣荊州府奏今年二月以來大雨洞庭湖隄決居民男婦多被溺死并沒廬舍禾稼牲畜無算上命布政司委官人夫修完湖隄存恤被災民戶 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元年六月己丑先是南京風雨江水泛漲

壞城垣官舍民居甚衆拔神營監樹木二十餘株至是詔有司修理之（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二年六月乙亥命以直隸揚州府瀕江新漲地土與坍江失田人户耕種（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三年十二月戊午四川綿州奏本州西舊河名飲馬池者以通大江數致隄岸請發民修築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五年九月丁巳四川都司奏七月大雨江水泛溢漫入東城水關決城垣二百餘丈壞驛馬萬里二橋欲同布按二司起附近府衛軍夫備料修理從之（明英宗實錄）

景泰六年江水泛漲遣巡撫王竑祭於江神（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二年八月乙丑安慶府屬縣江水泛溢浸爛秧苗秋成無望糧草無從徵納上命户部知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四年八月甲辰朔湖廣都布按三司奏武昌黄州漢陽襄陽德安辰州常德荊州諸府衛自四月至七月陰雨連綿江水泛溢衝決堤防渰没麥禾民多流徙上命所司加意安撫蠲免其租税　十月壬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奏瑞州南昌南康等府四月以來江水泛溢二麥渰死顆粒無收上命户部勘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五年十一月丁巳直隸揚州府奏所屬海門等縣今年春夏旱傷七月以來江湖泛溢渰没田禾事下户部覆視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七年五月壬戌鎮守太監王塔奏襄陽城垣濱江自昔有隄號曰老龍隄環護城郭歲久爲水衝激已漸坍決及城南有教場生塔水大入可度橋登山以免水患今亦損壞非大是工力修治不足捍災禦患請敕附近府州縣并本處有司衛所爲之事下巡撫湖廣左僉都御史王儉嚴實驗以爲宜上命儉督有司修築　九月乙酉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陸干奏九江府德化彭澤二縣今年六月以來天雨連綿江水泛溢渰江民田渰没無收欲徵秋糧恐逼民逃竄乞量爲優免上命户部理之（明英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年六月癸卯湖廣江夏縣水衝隄岸起竹牌門外江口迄夏口驛漢陽馬樹閣長八百五十丈有奇從巡撫都御史羅箎等各言隄岸逼近城垣近者不滿十步宜命有司採辦物料量役軍民以漸修築（明憲宗實錄）

夏時正成化五年遷大理寺卿明年春命巡視江西災傷增築南昌濱江隄及豐城諸縣隄岸民賴其利（明外史本傳）

明憲宗成化六年十月戊午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奏江水泛漲衝塌上新河口岸南北共長一百三十四丈

河口沖入三十五丈兩岸軍民房屋災者四十八間事下工部覆奏移文南京工部會守備等官勘議（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七年四月丁卯禮部奏南京江東門外江水泛溢崩頹北岸損壞民居請遣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祭告江神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八年二月辛卯襄王瞻墡及巡撫右僉都御史吳琛并湖廣守臣各奏襄陽府江岸石橋被水衝塌俱宜修築事下工部以為其事已經勘議但今彼處民困未甦合俟秋成之後勘酌修築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二月甲戌直隸安慶府大雨江水暴漲（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五月丙戌吉王見浚奏長沙府地西臨大江水勢洶湧岸無迴曲往來客舟灣泊多為風濤所損問府外西南原有通江一港年久淤塞不便舟楫今左少監唐宏員外郎劉琛奉勅於此營造府第工完之日宜令督工疏通之工部議以宏琛事完即當復命其疏浚河道宜移文巡撫等官覈實令有司行之上曰事果無礙當從所請　六月丁巳襄世子祐鏞奏今年四月中旬久雨江漲漂流居屋衝決隄岸水幾入城驚惶無地乞敕所司同議修築俾無後患事下工部議以水患急務宜移文撫按并三司分守等官覈實修築務在高廣堅厚以為久計詔可（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冬十月丙子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奏新江口操演戰船俱於中下二新河住泊以避風濤今二河為泥沙淤塞無深水閘出均為難請敕工部循往年例撥軍修浚庶船出入便利遇警不至誤事從之（明憲宗實錄）

弘治三年春二月施州石脂山崩有大石二如人形卓立路旁距五里清江南岸山崩大石塞江水為不流遂雍為灘（湖廣通志）

明孝宗弘治七年七月庚子直隸蘇常鎮三府風雨驟作湖水泛溢拔木飄瓦平地水高五尺餘沿江地水高一丈娼塌房屋城垣民多溺死　九月丙申禮部尚書倪岳等言近日南京風雨大作蘇松等府海潮湧江水泛溢湖廣武昌等府州縣天雨不止洪水泛漲一望無際漂平民房屋俱被淹沒（明孝宗實錄）

弘治十二年安陸漢水溢田廬漂沒民多溺死（湖廣通志）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十月丙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奏荊州府舊有護城隄岸長五十里近隄崩壞又江水衝決城門橋樓民屋為患甚急請命修築工部覆奏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八月庚戌遣官祭告孝陵以南先是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等奏南京自本年六月一日霪雨浹旬平地皆水至七月三日猛風急雨震蕩拔揻

江潮洶湧江東諸門之外浩浩波濤泛入城五尺有餘軍民房宇俱塌若干百餘間男婦有淹溺死者新江口中下二新河等處官民船飄沒人多溺死鎮江揚州諸府沿江風潮亦復如是故有是命（明孝宗實錄）

弘治十六年江潮入望京門浦口城圮（江南通志）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八月戊寅命南京守備魏國公徐俌祭大江之神以江水衝決浦子口上新河等處故也（明武宗實錄）

是年下蟇頤灘安瀾記云蜀之灘以千計戎州之西最險戎以西灘以百計犍為之蟇頤最險雖在犍為西十里石牙中橫江水走其上前塞後砲勢不得不起而立循掉噴薄叫號怒激聲聞十數里外舟人上下咸默股重足睜目屏氣以幸無事一失其勢輒破壞帶溺不可救人死是灘者歲以千數也昔李冰守蜀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豚崖在嘉州犍為今之犍為古爲邑也相去不遠不應舍之不治疑冰之治水也多此亦以彈壓湍急犍為故有瓦窯驛豈冰當治之而今成槩抑江流變遷今昔不同也豈而始見險歟不可知也正德十一年丙子前御史張公思聰以憲僉行縣邑人赴訴請口一辭時適有錢公可與事公進諸生而語之吾受天子命官以水利為名豈一一利之去害乃以為利也計度安出諸生曰治其西岸水放而西灘其可夷公曰然吾意如是驗其同耳且事委曲得俞監臨監門考選按監察御史盧公雍也乃卜乃度臨江用犍為人齊奮身自爲督董不爲隄以木爲捍既鑿既疏自下而上時天大寒雪雨交集公撤去廳蓋勞來以行者不波乃息凡在後者益感公意并力趨事兩月告成漢江之日人士走觀空其一邑歡呼嗟歎不圖成功乃至於此由是灘險遂虞而夜亦可航矣（四川總志）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七月壬辰大學士梁儲等言湖廣荊襄等處以霖雨江水泛漲琉入不省（明武宗實錄）

是年安陸漢水溢田廬漂沒民多溺死（湖廣通志）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二月甲寅湖廣衡州府大風雨江水溢没入城郭房屋及人民多漂没者（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六月己卯漢江溢淹沔人口用承奉張佐言遣人賚府採按其役又出營神像隄四十餘里自是水患乃絶而軍民瀕水之田始得以安（明武宗實錄）

是年揚州大風江海溢數丈漂沒廬舍民多溺死（揚州府志）

明世宗嘉靖元年七月己巳南京暴風雨江水溢郊社陵寢宮闕城垣吻脊欄楯皆壞拔樹至萬餘株江船隻漂沒甚衆　八月庚子敕諭兩京文武群臣以朕躬謝守祖宗鴻業代天理物負荷維艱夙夜兢兢罔敢

自逸黽勉遊歲治效未臻災異洊見近者南京守臣奏
報七月二十五日猛風驟雨砂石飛揚江水湧溢郊社
陵寢宮闕城垣等處吻脊闌楹多被損壞并各衙門樹
株拔倒甚多大江船隻漂溺甚衆上新河等處邊江軍
民房屋被水衝塌者不計其數又前此湖廣江西地方
水患尤甚朕心祗懼莫究其端意者政事乖違刑罰不
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天和昭示譴告朕方
致齋積誠祗告於天地宗廟社稷凡事關朕躬者痛自
省循爾兩京文武群臣宜同加修省務在守法奉公熱
修職業以圖消復其被災軍民之家各遣官巡視量行
賑恤庶幾天意可回用保我國家億萬年太平之祚欽

哉故諭　十二月辛巳湖廣荊州府潛江縣知縣敖鉞
疏請開濬淤洲以弭水患但沿江一帶淤洲盡屬皇莊
未敢擅興工作戶部覆議江洲原非額田歲入無幾苟
可拯一縣之民何惜於此請令巡撫湖廣都御史行守
巡官親詣縣治相度地形水勢果為民患即及時併工
疏濬淤洲新增子粒悉蠲勿徵從之 明世宗實錄
是年七月二十五日揚州大風雨江潮湧漲溺死男
婦一千七百四十五口 揚州府志
嘉靖五年漢水決洋渡初渡口忽陷城穴有女子衣
絳綠恒坐其上一夕痛哭河遂決 湖廣通志
明世宗嘉靖六年八月辛未御史郭希愈言江北岸善

崩凡坍江田地約有四萬二千餘畝所指民額歲取賃
於民而江西新漲灘田九萬八千餘畝漸成沃壤豪民
霸占爭訟致傷人命數年不決前奉明詔下有司覆勘
不報宜責南京巡江御史勘理戶部覆請上命南京巡
江御史委有司踏勘其坍漲田數相應抵補者通融
撥給以足糧額餘皆賦民耕之先已告田納糧者咸與
公斷以杜爭訟 明世宗實錄
嘉靖八年秋漢水溢 湖廣通志
嘉靖十一年僉事張彥果議築於江堤石工不果
江漢之水出自岷嶓其勢建瓴而注全蜀神禹疏濬
之功茲最烈焉至秦李冰鑿離堆以疏沫水衆渠順

流沃野千里號稱陸海厥後文翁白敏中張詠咸加
修濬迄今賴焉嗟夫郡國之有流渠猶人身之有脈
絡也一縷不通合體皆病按方而治之則壅滯決而
精神流通矣守土者其尚因時修之以甦蜀哉蜀中
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鵝村所謂羊膊嶺
者分為二派一西南流為尖囊大渡河一正南入濫
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之
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
白沙口同會於灌經灌西南流者今謂之南江即禹
所導岷江正流自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東
注北折於是始以東南正流為南江經離堆遶灌城

而東北注者爲北江北江出自寶瓶口穿三泊洞而北注者爲外江自寶瓶口直東入五斗口而東北注者爲内江蓋北江析爲二江并南江而三其北行入五斗口一支在南北二江之上故以内江别之外江北經崇寧彭縣新繁漢州界出金堂峽内江東經郫縣崇寧界内下逕府城北南會府城前江以趨於彭合彭山金堂諸水會于瀘州合綿涪諸水并嘉陵江經合州會於重慶合硐雅諸水會於嘉定合松潘之西南入炎夔大渡河者會於叙州遠近灌田不可勝計然各府塘堰皆民間自修官課其成而已獨李冰所鑿離堆山設立都江堰在岷江中流時歲工費鉅

萬元至元元年廉訪僉事吉當普建白用石包砌諸堰爲石門以時啓閉國初加意水利每歲冬春之會令得水州縣與軍衛屯所共役人夫五千竹木工料計田均輸修葺堰得不壞成化九年巡撫都御史夏塤以遠人赴役不便又將郫灌二縣雜派科差均較得水州縣專備工料以供堰務弘治九年添設按察司僉事一員專一提督都江堰併各府州水利於時灌縣知縣胡光伐石冶金即舊址甃砌爲防貫以鐵錠柱三各長一丈二尺使當湍勢石隄中貫鐵處周以油灰直長一十五丈高一丈三尺闊五尺背闊一丈二尺用鐵三萬餘石一千二百爲廣丈餘長倍之

桐油五百麻線二百木二千五百各色工役計二十五萬三千二百有奇正德間水利僉事盧翊親詣督理疏濬直抵鐵板得秦人所書六字訣曰深淘灘淺作堰大書觀瀾亭上以貽永鑒先是每年起工役有不均之歎翊乃下令以糧二石派夫一名分入班凡八年一周仍啓蜀府每年助青竹四萬竿委官督織竹籠裝石爲堰嘉靖初僉事劉隅重修都江堰觀瀾亭十一年僉事張彥果議築石工復吉當普胡光之舊以工費浩大不果謹按四瀆惟江最大蜀水自江之外有七皆注於瞿唐由荆達揚以入於海世傳杜宇命其相鱉靈作三峽以通江水而李冰離堆之鑿

最有功於蜀然總之則大禹平成功在萬世矣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蓋水出于岷者皆謂之江出於江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沱此禹治功之神流澤之遠也或謂灌縣都江堰乃諸堰綱領而分江流之第一咽喉當事者嗣而修築之亦一方之利也謹附著之（四川總志）

卷第七十八

江水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正月壬寅以南京江水衝齧諸守備鎮遠侯顧寰祭江神（明世宗實錄）

嘉靖二十九年江水漲至三山門秦淮居民水深數尺（江南通志）

是年湖廣江隄決　按湖廣境連八省凡秦蜀巴蜀中原貴竹嶺右諸水俱注之遂為三江潴為七澤則禹貢江漢九江沱潛雲夢之故區也江發岷山抵巴東入荊襄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其受決害者惟荊州一郡為甚漢發嶓冢抵上津入郢地流至漢陽與大江水合其受決害者郢襄安漢四郡而襄安為尤甚九江是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諸水合流入洞庭湖沿匯八百里經岳陽樓西南出湖口與江流合其受決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二水總會于武昌其江身始闊直注而東以故武昌蘄黃之境無大水害大較隄防多在襄安常武荊岳間蓋古七澤正其地也漢唐以來代苦水患至宋為荊南留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之地漸湮三江流水之道漸狹而溢其所築之隄防亦漸潰塌明嘉靖庚申歲三江水汎異常沿江諸郡縣蕩没殆盡舊隄防存者十無二三而後來有司雖建議

修築然旋築旋圮蓋民私其力而財用匱詘之勢異也　又案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今澧州巴陵正澧與九江東陵故地也江水方出三峽口加建瓴勢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洞庭陵而上山阜夾岸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闊順流直注中間郡縣兩岸俱平衍下濕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回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逆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諸縣縣各沿岸為隄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磯隄凡長亘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至茅埠隄凡長亘七百餘里隄尺不堅千里為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竄伏其間江陵之龍灣市監利之分鹽所公安石首澧州安鄉之四水口嘉魚之簰洲東江腦俱為水賊藪盜以防隄不修則津渡散漫莫可四出故也自元大德間決公安竹林港又決石首陳瓮港守上官始議築隄竟無成績始為開穴口之計按江陵舊路有九穴十三口其所可聞者惟郝穴亦剝楊林采穴調弦小岳六處餘皆湮塞嘉靖初六穴復湮其五故隄防不時決然未甚也惟嘉靖二十九年決後殆無虛歲而荊岳之間幾為巨澤矣　漢陽縣舊有襄陽口在漢口北岸十里許即古漢水正道漢水

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環抱牯牛洲至鵝公
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陽口約長四十
里外從下岸口明成化初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
通一道約長十里洪水徑從此下而古道遂淤且漢
口路為漢水橫流之地但為江水洶湧橫截其口流
不能洩復逆折而上故太白新灘馬影蒲潭沌口刀
環等湖易於泛溢而春夏水漲郡治常苦衝決之患
其陸架全藉大別一山故從來未設隄防　漢川縣
東至漢陽南至沔陽西至景陵北至雲夢正當漢江
下流故有長湖摺溪觀湖蔡東小松等湖以蓄水又
有城北南湖魚湖蓼湖西岡水洪等垸以禦水且漢

江至此分流一由張池口經縣治一由竹筒河出劉
家隔二水復合流出漢口故無大水患明嘉靖三十
九年漢水大溢各垸隄俱潰而竹筒河衝塞五十里
許其張池口江身又復淺狹以故水多壅滯于鍾祥
景陵間而劉家隔之估船不得通于漢川民亦病之
頃年查勘上自河口由經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大
約淤塞一千三百一十二丈上河口地勢稍低不便
受水改從沙臺寺前去舊口約數十丈許中排子口
至東湖流水口舊河身甚曲新改直勢以順水性約
直二百丈零下口叫子臺出風門又半淤計二百丈
餘巡撫劉總奏請贖鍰一萬餘兩募夫開濬現臨關

工乘流下上河勢大通自春二月興工至三月告成
　按禹貢九江孔殷即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水
會合滙為洞庭一湖是也今以郡縣志考之辰常衡
永枝河會流於洞庭者數十水而其會衆流而
注之湖則有三焉曰沅江湘江澧江而止沅發自牂
牁經辰溪合麻陽等溪河水過常德出湖之北湘發
自廣西興安海陽山至分水嶺分為二派一為灕水
一為湘水至永州合瀟水汨羅過長沙出湖之南澧
發自武陵古充縣東流過武水口合焦溪如溪諸水
經慈利石門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沅辰敘酉資共
合流而匯為洞庭以為之壑故沅辰衡永長沙得免

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陽當江湖之會合故
歲遭浸溺而隄防之設最宜急講者也　岳州府城
西岳陽樓一帶正臨洞庭湖春夏水漲波濤拔岸勢
甚可虞宋守滕宗諒築偃虹一隄障之迨明初漸
崩洗致漸退陷後復成於阿阜至嘉靖二十九年以
後陶宗卜繼而隄岸殘缺危甚岳陽樓亦將頹知府李
時顧募夫役用雜磚石結砌成以自岳陽樓而南
凡二百六十餘丈城賴以寧七隄以捍之勢其為邑臨
江常苦水患者有四安鄉華容巴陵臨湘也何安鄉
四面皆水難以設隄臨湘半倚山岐雖可捍禦然西
北與瀕江水口又多勢難築隄巴陵隄防代在江北

諸里惟華容四十八垸之堤最為要害（湖廣通志）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江堤大決　江水之患全在荊
州一郡夾岸南北凡六縣北岸則江陵監利堤凡四
萬九千餘丈南岸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堤凡五萬
四千餘丈明嘉靖庚申歲洪水決堤無慮數十處而
極為要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
虎渡黃潭鎮公安之搖頭鋪艾家堰石首之藕池諸
堤衝塌深廣最難為力者也每歲有司隨築隨決迄
無成功至四十五年十月知府趙賢估議請築務期
堅厚自丙寅歷戊辰凡三冬六縣堤稍就緒始立堤
甲法每千丈堤老一人五百丈堤長一人百丈甲一

人夫十人江陵北岸總共堤長六十六人松滋公安
石首南岸總共堤長七十七人監利東西岸總共堤
長八十人夏秋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為常　荊州郡
治濱江郡西上六十里有萬城堤在當陽江陵之界
嘉靖十一年一決直衝郡西城不沒者三版十二年
有司挽築更築李家埠重堤護之二十九年又決此
堤乃郡治之大要害也後江陵縣東為修坪始得無
虞　案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今考漢江圖西自漢中
流至漢陽大別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即漢水故道也
水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岸江

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故多
遷徙潛沔之間大半匯為湖渚復合流至乾鎮驛中
分一由張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
先年安襄一帶雖遷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渚為之壑
三流為之瀉也明正德以來潛沔湖渚漸淤為平陸
上流口以堙滯嘉靖初年安陸石城故道改徙沿山
灣二十六年決荊門沙洋鎮三十九年決紅廟堤四
十五年決襄陽老龍堤宜城故道改徙鴉潼新河而
竹筒河復湮淺十餘里下流又日淤阻故水患多在
荊襄安陸潛沔間矣　鄖陽府西北控扼秦豫東南
接連荊襄四面皆疊山峻嶺屬邑半依山城獨郡治

孤立川原之間正當水衝故上津竹山諸縣雖臨漢
濱不必隄防其水患祇在郡治而御水又以城為隄
自古無大決害至明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初九日衝
決東南門外土隄城半傾塌民多淹沒　襄陽古有
大隄曲是隄防之設自商周已然矣漢壽亭侯決水
灌樊城是漢水為襄樊患最切要害明初水流故道
不復為災故大隄漸塌民多侵為已業而有司並無
築隄之慮嘉靖四十五年洪水四溢郡治及各州縣城
俱潰只漂流以數萬計郡西老龍隄一決直衝城南
而東故郡治之患為尤甚副使金世龍參議徐學謨
先後條議估修踰二年工成（[illegible]）

江之故道過近安陸府治石
城而下明嘉靖初從新洪決泊山灣東去城彌遠水
患日深考其故在豐樂閘舊有九龍灘龍拱漱角木
頭金花鵝卜等湖之分洩至不疏則舊有城北湖池
河殺家等河之洩為後洩淤平軍民官莊爭墾為業
而下流竹筒河復淤下滿上決同一郡水患之源也
雖邑六半沿江而受害甚者北岸則鍾祥京山景陵
之紅廟南岸則荊門潛江沔陽之沙陽也 [illegible]

是年漢水溢壞城城北舊有大堤城南西江一帶皆
頹決盡貫決議者謂決城貫則襄城無患于是琉寘
不查決城之害與郡[illegible]

明穆宗隆慶二年四月辛巳湖廣撫按官劉思等言承
天府元祐宮故[illegible]邸也自陶仲文請易今名以為祀
延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永德因奏乞供養之田歲入千
七百餘金又比顯陵興邸例使有司歲為估修費按歲
為奏報僭擬不經無過於此請追奪入官徵其租以供
漢江築堤之費戶部覆奏報可[illegible]

明穆宗隆慶三年四月辛卯巡撫湖廣都御史劉愨請
開竹筒河以洩漢江之勢工部覆議從之[illegible]

明神宗萬曆二年二月辛丑工部覆河道侍郎萬恭題

瓜洲花園港等處原設閘蓄洩江南倚運可以直達
免口口之費也自隆慶六年花園港淤市上下閘成先
今二載淤塞無濟省民閘不貲之費但上閘重建方畢
而下閘衝塌又該合行河道侍郎將瓜洲廠改下閘及
瓜家月應建中閘作速興舉并議造河擋子橋于於明
年接續修建以收全功其江南廠議協助修閘銀兩酌
行追解濟用從之　四月乙巳湖廣撫按趙賢等枝題
荊州沿采穴新衝二口承天泗港謝家灣各穴口以殺
水勢工費重大錢糧不敷已將德安倉稻銀并各王府
減存備用祿銀撥濟戶工讓如議行　辛酉戶部覆工
部咨撫湖廣撫按趙賢等題為省當江漢之委荊州承
天等處頻遭水患其民恃隄為命而隄所恃以固者惟
穴口分洩之力祇因舊穴湮塞以致水勢橫決今議開
荊州采穴新衝二口承天泗港謝家灣各穴口以殺水
勢自此節經撫按等官修築隄防[illegible]萬五千餘兩水患
如故合將庫貯德安倉稻銀并減存備用各粮銀三千
二百二十二兩未完[illegible]銀五千二百三十一兩五
錢准令支用以後年分收銀[illegible]從之
九月癸酉湖廣荊岳等府松滋等縣[illegible]不
堅水勢異常撫按追賠將公安石首等處五縣南充
二糧照例改折內公安等縣仍與安鄉縣蠲免存留多
方賑濟及將衝決前隄仍令原管官戴罪修築部覆報

是年通泰等州縣風雨異常江潮漂沒人民無數 揚州府志

萬曆四年三月都江堰功成陳文燭記畧云灌縣都江堰蓋江之會云禹導江自岷山西入大渡河南過於汶歷于灌堰存江中流爲二有南河者會新津有寶瓶口者流爲三至于漢至于崇寧至于華陽故類灌口堰外低而寬堰内高而狹水勢也作堰灌田始于秦李冰司馬遷著河渠書賛蜀之岷山大李公之功且云渠可舟行民饗其利蜀人廟祀焉漢唐以及宋元堤法漸壞至元間僉事吉當普鑄鐵爲民利之略代以來屢修屢圮嘉靖間復鑄鐵牛銘曰問堰口準牛首問堰底淳牛趾堰隄廣狹順牛尾水沒角端諸堰豐殺稱高低修減水真名言云萬曆乙亥江大溢堰盡壞成都知府徐元氣灌縣知縣黃奇能列狀修復巡撫都御史曾公羅公慨然允行役先軫念巡按御史郭公慮益深長增以鐵柱命淳牛趾而濬之自堰以下如仙女三泊洞灌縣五虎口虎頭諸岸間植三十二柱每柱長丈餘共用鐵三萬餘斤又樹竹以石護岸以江水濆衝則力分安流則堰固大都做古云水利僉事杜公詩悉心區畫始萬曆三年十一月越四年三月工成費金三萬灌溉千里民咸歌頌

四川總志

是年修桑落洲隄萬衣記畧云予郡德化縣桑落洲之有隄也有司者奉巡撫都御史烏程潘公名季馴封郭隄而築也隄延亘七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強才五閱月而告成當其告成之時都御史言曰往予在江郡視若州土田甲壤沙磧雖壞中汀水溢輒善潰朝新賁鮮實欲塞唯難而可以爲成乎復命按察僉事劉公來視按究故親悉民瘼者即嚮行隄上鎮日終日不爲輟當隄之費甚撤九江知府李君規畫方畧同知宋君專領其事率其民卒增高若干尺廣稱是又沿隄種柳無慮數十萬以護之汀之所趨則佈椿捲埽以捍外衝水之所聚則開渠道引以疏内漲分隄而守則德化湖口黃梅宿松四縣之民而以九江蘄州三處之卒畫疆勒石限地以責其成不閱月而績奏[illegible]

是年巡撫江西先在九江見德化桑落洲隄薄不及修至是發帑增築四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餘遂成

沃壞

萬曆十年漢水溢壞興安州城公私廬舍皆盡溺死

者以千人（湖廣通志）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四月甲戌承天府大雨江水暴漲

入城漂沒官民廬舍溺死人畜無算

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二月丁未淮安揚州廬州及應天

上元江寧江浦六合俱江濤沸騰（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庚申直隸應天等府自五

月以來霪雨連綿江河泛溢平地水深丈餘田廬淹沒禾

已浸七月中颶風大作飛浪滋甚壞數百里之地一望

成湖太平地勢最低被禍更烈詔被災地方錢糧停免

有差

萬曆二十一年修紫陽隄吳國倫記畧云南康南城

當彭蠡湖一面湖受章貢弋三江之水而成巨浸爲

負郭四周匯澤爲彭蠡是也揚瀾左蠡縣流而下稱江

湖巨險南康以斗城瀕之能保無陵谷之虞乎宋淳

熙間水勢齧城西時朱元晦爲太守入告隄以障

之至今號紫陽隄不朽邇年水勢從西齧城人

患之以告太守田公公鳩工伐石聚傭操畚鍤距城

半里許累爲長隄由大南門達文昌閣黃婆磯以下

延袤可千餘尺廣可二十尺未數月隄成公名琯字

希舜閩之大田人起家進士（江西通志）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南京守備太監劉朝

用報江潮水災乞行賑濟得旨行都查地水災異常百

姓漂沒合行修省賑濟事宜令該部議　乙卯南京科

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稱地方霪雨連

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府皆被淹沒蓋

二百年來未有之災大學士沈一貫等請速議蠲賑以乞

罷免以塞其災（明神宗實錄）

是年湖廣常德府江隄決　按郡治與武陵龍陽二

縣地皆濱江歷來歲遭水害南齊永明十六年沅江

諸水暴至常德沒城五尺宋淳熙十六年沒城一丈

五尺漂民廬舍後唐虎如常砌二石隄以殺水勢稱

保城垣元延祐六年郡監哈喇又砌石隄

一座高二丈餘益加保固明嘉靖元年大水決隄十

二年江蔡錢欲彌城隍隆慶元年萬曆二十六年皆大

水湖遭淹沒丙午修築民始有寧居

萬曆四十一年築新郭洲隄萬寅亮記畧云封郭洲

者在江北其隄綿亘三十里先是萬曆三年督撫楊

公觀察魏公始築外隄易沮洳爲磽園二十六年直

指史公又建石閘以備隄內之蓄洩歲癸丑霪雨大

浸稽天泊所築外隄潰其七口新建石閘亦崩圮十

之三乃悉發贖鍰及稅羨夫培築以癸丑年十月口

日始事告成口口月口日取決七口歲復其故隄長

二千八百丈有奇悉培而高厚之（西江志）

神宗萬曆四十四年七月乙未時江西報水怒激民居漂析浮屍蔽江湖廣亦報水怒災發（日神宗實錄）

崇禎五年十月丁丑兵科署科事給事中劉安行上言臣鄉襄陽大水為災上自漢口下及武昌瀕江一帶俱遭淹溺（崇禎長編）

崇禎七年二月己巳錦衣衛郝之有請移公安縣治於城南四十里祝家岡以避水患命撫按看議以聞（崇禎長編）

是年夏江水泛溢溺死老幼無算（明季北略）

崇禎十二年七月乙巳兵科給事中賀國桂疏言安

慶一府岸蔽倍京漢連楚豫頻年遭寇焚殺蹂躪民之流徙四方者又不知幾何矣近雖安集招徠瘡痍稍甦不料四五月間霪霖不止江水泛漲瀕江田禾俱成巨浸即高田之不被沒者傷於多雨亦復萎敗歲租以故米價騰貴小民併日一餐或枵腹待斃菜色鳩形觸目堪涕夫水患泛溢江南江北所同而至兵燹之餘復遭水荒毒則安慶所獨望仰體皇上救民水火之仁不敢不為呼籲伏乞皇上亟敕撫按確核被災分數作何蠲賑災民幸甚帝命該撫按察奏（崇禎長編）

揚州以南瓜儀並通漕江西湖廣上江之舟並由大江入黃泥灘過儀真通江閘以溯揚淮所謂江漕也洪武中餉漕卒者從儀真上淮安由鹽城泛海餉梁晉者亦從儀真兆淮安盤壩入淮江口則設壩置閘凡十有三浚揚子橋河至黃泥灘九千餘丈永樂間浚儀真清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沿江隄岸洪熙元年浚儀真壩河後定制儀真壩下黃泥灘真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瀆河皆三年一浚成化中建閘於儀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復閘之既又於總港口建閘蓄水儀真江都二縣間有官塘五區築閘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為業真揚之間運道阻梗嘉靖二

年御史秦鉞請復五塘從之萬曆五年御史陳世寶言儀真江口去閘太遠請於上下十數丈許增建二閘隨潮啓閉以截出江之船盡令入閘庶免遲滯疏上議行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與常州孟瀆河斜對江船由此可免瓜洲盤壩之累與泰興北新河皆新漕間道也自陳瑄始開尋淤於宣德間從趙新陳祚請命瑄役夫四萬五千餘人浚之建新開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正統四年白塔河水潰閘塞都督武興因閘不用仍自瓜洲盤壩瓜洲之壩洪武中置凡十五列東西二港永樂間廢東壩為廠以貯財木其港盡淤止存西港七壩漕舟失泊屢遭

風險英宗初年復濬東港及是漕舟盡由之既而湮塞周忱築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啓閉漕舟稍分行成化中定白塔河三年一濬視瓜儀例正德二年復濬白塔河及江口四閘自鎮江東河閘濬漕舟出甘露新港徑度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捨而不由矣明史河渠志

卷第七十九

行水金鑑　卷第八十

江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夏江水大漲湖廣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江水決於萬城荊州府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六月漢水決於沙洋之下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江水決於周尹店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郝穴堤潰潴口泊大鐵鍾還於與窟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五月郝穴江堤潰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十一年[illegible]江堤通潰漢水[illegible]

[illegible]議在路江陰隄防議曰江出岷山漢自嶓冢濫觴川以東注而荊州正當其衝瑤滸門為[illegible]蓋江水在岷山[illegible]湔[illegible]為諸山[illegible]之[illegible]呼[illegible]吸而[illegible]既出峽口始得展運勢以[illegible]秋[illegible]百里而[illegible]江陵公安石首監利[illegible]自[illegible]而東而南[illegible]多[illegible]至[illegible]自[illegible]而南後轉東北[illegible]而下故決害多在[illegible]川夾江南北[illegible]縣[illegible]各[illegible]隄以禦水勢由來久矣[illegible]之隄自[illegible]以[illegible]達萬城以至[illegible]不下[illegible]百餘里而江陵之[illegible]在其東南二十餘里一決則江陵潜江監利沔陽荊門皆為[illegible]故[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以[illegible]數[illegible]江[illegible]而[illegible]以夾至沙市有砥[illegible]出大江數十丈捍禦江水水為之

稍紆抱而黃灘之怒差殺其後嶠嶼無存而水之向
黃灘者駭崩浪而相礡矣稽古大禹疏沉澹灾以奠
高山大川而自漢晉以暨有明南郡大水荊州大水
史不勝書嘉靖二十六年沙洋隄決以後水災殆無
虛歲萬曆十九年江陵黃灘隄決民之溺死者無算
二十一年癸巳逍遙隄旋潰至今九十餘載　國朝
庚寅年江水大發時幸瓦舍闕後癸巳夏江水決于
萬城都□□□□□然臣□□□□□□矣癸卯秋
江水決于陽□□隄而承之五月□□秋方至而郝穴
之江堤潰矣夫哀鴻散鴻而嗷形並繪圖所難盡者
展轉數年流移畧集而去酉七月黃灘修決望肯
冀勿屢聞耳人皆為築功及於庚午戊六月江隄復
決漢水並溢所謂潰汾者何□□□決於斯為甚
之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二月日總河王光裕會同
江督傅總漕董疏稱應仍挑新洲舊河身自通河開
一切糧艘令循以浚洲尾轉入新河口可以通行其
口後或有泥阻聽河臣酌量挑浚奏
旨據前巡行江南經過儀真地方見水淺閘壞行船艱
難俱宜修理著再議具奏　部議據該督等稱新河口
之北新洲可否挑挖成河難以預必即挖成之後果
否不復淤長尤難逆料且糧艘皆由瓜洲一閘總行

未見阻滯其儀真挑河修閘俱應暫停飭令地方為修
葺等因臣部以各省糧艘盡由瓜洲一閘進口勢必
頂阻守候以致遲誤亦未可定請
敕總河總漕江督會同確勘定議具題等因題覆奏
旨儀真河閘關係糧道著河道總督會同江南江西總
督漕運總督詳閱定議具奏　臣部以應如該督等所
題交與總河確估具題還俟應准其開銷題覆奏
旨依議 戶部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二年十月日總河于成龍題請
將瓜州儀真河道閘座專務就近改交江防同知專
管職掌部議覆奏

旨依議 戶部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二月日總河趙世顯奏稱
瓜洲河道乃糧艘經由要區關係甚重荷蒙
聖明洞悉機宜
睿慮精詳修建頭四兩閘著水濟運甚為神佑查瓜
洲自四閘起至江口止計長二百九十七丈統名花
園港凡江船隻賴以屯泊上年六月內江流北徙將
四閘之下運河南岸花園港地方淤蘆田畝中間坍
卸一百二丈以致屯船無多恐漕艘移前泊□糧艘
遲滯今將瓜洲進城內閘端行漕運糧艘已於三
月初九日盡數過完臣處并細□之計□領道□□

縣河官細加會議相度現今情形應於四閘之傍運
河北岸挑挖月河一道以為屯船之地此議挑月河
江防同知胡璉情願捐俸挑挖以備屯船倘來年江
流北徙逼近四閘則預將四閘石堤錠鋦拆起存貯
臨期相勘另行酌議其瓜洲濱城河逼近城垣護岸
埽工不敢議動後經江都縣知縣李蘇情願捐備加
謹保護再照瓜洲之息浪菴前石馬頭已坍塌去十
分之六廟宇因坍塌逼近拆去兩層拆後地連坍塌
蓋因江潮浪湧大溜北趨所致會同總漕施世綸具
題著令阿達哈哈番張朸齎奏　閏三月十一日奏
事雙全等傳

旨此事甚屬緊要着大學士帶領張朸當面具奏　本
日大學士松柱帶領阿達哈哈番張朸面奏奉
旨據施世綸奏稱花園港地方及息浪菴前石工馬頭
俱被江水衝坍屯艘之處甚窄風浪可虞題請挑挖月
河等因乃伊慮及河工之意欲以帑大之下生民為念
無處不預為籌畫倘江水日漸北流衝刷不已則瓜洲
城垣必致危險其揚州杭州等處俱有磚城隄岸瓜洲
地方修建護城隄工作何保護不致危險其瓜洲一帶
地方始得完固齎奏張朸為人明白着九卿向伊問明
詳加確議具奏　會議查該督既稱江口花園港地方
向來渡江糧艘賴以停泊因上年六月內江流北徙

將花園港坍塌一百二丈以致屯船無多恐遲悞糧
船將本年重運糧艘暫由瓜城河行走又風浪驟作
江口停泊不便請于四閘傍運河北岸挑挖月河預
備屯船等語應如所題速行挑挖并濱城河岸捐備
埽工加謹保護至瓜洲城垣與息浪菴相去四十餘
丈息浪菴已漸坍卸我
皇上軫念民生誠恐江流日漸汕刷逼近城垣應照揚
州杭州等處建築護城隄岸此誠
睿慮周詳
聖謨弘遠預為百萬生民籌畫萬全之至意也但護城
隄岸作何建築并築成之後作何保護不致危險臣

等因地方遼遠水勢靡常不能懸揣難以懸議應行
總河會同江南督撫漕運總督作速親詣相度形勢
詳加確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具題奉
旨施世綸奏稱江溜北徙花園港地方被衝坍塌一
百二丈瓜洲息浪菴前石馬頭亦被汕刷坍塌等語倘
江流日漸北徙衝刷瓜洲城垣必致危險有關民生若
不預為籌畫修築保護斷乎不可著江南督撫總河總
漕速行親往詳加察勘作何修築保護城垣勿致危險
之處作速詳議一面動帑修築一面奏聞　督撫四府
親詣瓜洲察勘議於息浪菴門首建築護城隄埽工
長二百七丈護城石工長三百一丈花園港越埽長

一百八十丈及開寬挑深渡軍橋起等處河道並設
文武汛官河兵住工每年入汛修案內修防奉
旨依議（工部檔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九年冬奉
上諭岷山導江今江源所出之地奇人名阿那是知岷
山岷江古人即取其音
江防廳所管臨江工段　一息浪庵前建築埽工長
二百七丈內　一息浪庵彌勒殿自
西山拐角起至馬頭東轉角上長十二丈又馬頭東
轉角石墻長五丈二共長十七丈大觀樓西首起至
息浪菴西山止沿江一帶築隄岸一道連裁彎長一

百五丈息浪庵東山石馬頭下首起至東土隄上首
止沿江一帶築護城隄岸一道長八十五丈以上共
長二百七丈（康熙五十三年四月二十日興工於本年七月十五日完竣）　一自花園港三宮
殿後起至四閘下劉家涵洞止築護灘隄一道長一
百八十丈（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初十日興工六月十二日完竣）　一瓜洲沿北水閘起至
西北城拐角下首止建石工長三百一丈
一護城河閘段開挑寬深工長一千三十一
丈內渡軍橋起至北水閘止河長二百二十六丈北
水閘起至埽工施南止河長二百二十五丈埽工南
南起至南閘止河長二百四十丈南閘埽起至其
心橋止河長二百四十丈以上共長一千零三十一

丈　一花園港建築埽工長四百丈
一花園港建築越隄埽工一道
長五百三十丈以作重門保障　一
江防廳捐挑瓜洲西門城西越河一道長二百丈
一瓜洲正人洲開挑引河二道內第
一道長五百五丈第二道長五百二丈
一花園港西北家巷建築挑水壩二座并
雁翅包灘裹鑲共工長一百八十五丈又舊四閘西
龍王廟建築護埽工長一百三十八丈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開武曲港萬承蒼記畧云贛

水逕南昌北流匯為彭蠡湖又北逕湖口縣會湖漢
九水入江瀦蠡洩滿兩石鐘山扼之勢湧怒奔虹洞
駭目我
國家置榷關於北縣城下故有虹橋港其塩冬水涸
舟不可入夏秋僅容百艘餘悉艤江濱每西南風作
觸石撞底彼此互相擊撞檣折人溺死無算
皇上御極六十年洞悉九州水道別其險南領各嗟
咸丁酉大中丞仍公潰持節江右
睿鑒論及之公蒞任一年奉行興所有堅形使得武曲
港故址距下石鐘五里依山帶洲約可容千艘步環
曾隨紋流形通發具疏繪圖請捐俸錢設治以利行

舟得報可於是下令鳩工挽水鑿石壅者闢之障者
決之公以時臨視人歡功倍五閱月告成自江干至
港口通以丈計袤九十有三廣八十二深二或倍之
因港爲塘袤如港口之數加七廣强半於深深視港
取中焉距江建敵埼左右各一以遏淤沙袤四十丈
廣八丈高二丈許外加排樁衛之又酌捐歲修費使
可恒守是役也費白金二萬六千兩有奇皆出公私
庫中上無煩國帑下無妨民力迄工甫而所部不知
其勞 [illegible]

[illegible]

江漢源流昔人言之詳矣而莫詳明於湖廣通志所
載漢水引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
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于飛越嶺者不與焉
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經梁洋金房
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
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
源出於西和州徼外經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
漢又經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流入于江江水云
江出岷山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
合大渡河穿邊界十山以會之至叙而馬湖江會之

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
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
州而黔江合南者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
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
凡入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
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
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黄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
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
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
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
大水凡五累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

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二故曰江源其出如甕
而能浩渺萬里衍溢所受者衆也此言江漢之大凡
也再就　大清一統志稍本分省所紀綜而括而合觀
之更灼然矣按西漢水源出寧羌州嶓冢山經沔縣
褒城南鄭城固洋縣西鄉石泉漢陰紫陽諸縣[illegible]
又經興安州洵陽縣白河縣[illegible]而入湖廣鄖陽府
界一名東漢水又有西漢水源出秦州[illegible]西南嶓冢
山經西和縣成縣徽州[illegible]合兩當水又經略陽縣
寧羌州[illegible]而入四川之廣元縣界亦名嘉陵江曰
川岷江源出岷山[illegible]
[illegible]南流經松潘衛[illegible]疊溪所[illegible]茂州[illegible]

至灌縣[illegible]導流益多包絡於成都其正流徑崇慶州
[illegible]眉州嘉定州[illegible]又經敘州府瀘州[illegible]又經重慶府
涪州忠州[illegible]又經夔州府而入湖廣界亦曰汶江
亦曰都江亦曰外水其在州縣城邑間往往隨地立
名而都江外水則岷江之通稱也通釋云自蜀而言
大江之外其水有七曰綿水曰雒水曰湔水[illegible]

[illegible]

曰涪水[illegible]

[illegible]

曰嘉陵水曰巴水曰渠水[illegible]

[illegible]

七水合於江而江
始大今按綿水湔水入雒而巴渠合爲一水則大江
之外爲巨川者四而已矣其出於蠻中入中國而附
於江者又不與焉嘉陵江即古西漢水也[illegible]

[illegible]自
陝西寧羌州南流經廣元昭化二縣[illegible]白水又經
劍州蒼溪縣又經府城西又經南部縣[illegible]又經蓬

州[illegible]順慶府城東又徑合州[illegible]合渠江又合涪江又
至重慶府城東北入大江亦曰閬水以流徑閬中也
亦曰巴水以水流曲折也亦曰渝水[illegible]

[illegible]

蜀又有瀘水大渡河亦入大江[illegible]

[illegible]

湖廣江水自四川巫山縣
流入界經巴東縣歸州[illegible]歷華容縣[illegible]至岳州府
北又經臨湘縣[illegible]嘉魚[illegible]又北至漢陽府城東武
昌府城西而會於漢水後北折而東經武昌府北東
南府蘄州黃梅[illegible]一縣[illegible]而東入江南宿松縣界江
之南岸則江西德化縣[illegible]矣漢水[illegible]自河縣流
入界徑鄖陽府城南至襄陽府[illegible]又南
徑安陸縣[illegible]西荊門州[illegible]東[illegible]南至漢陽府城東
北大別山下會於大江又[illegible]水入於大江又沅水
沅水並入洞庭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江府北廣二十里東流百二十里潯陽驛又百七十里入江南望江縣徑雷港野亦名潯陽江也贛水因章貢二水合流而名自贛州府城北會流北注一名南江徑吉安臨江二府為豐城縣西北至南昌府城西繞城而流東北入於鄱陽湖北由湖口縣西注於大江鄱陽湖即彭蠡湖在南康府東北百二十里饒州府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東南九十里周四百五十里浸四郡之地江南大江自江西彭澤縣流入宿松縣界[illegible]下流過江寧府城北又東至通州東入海東西橫亘幾二千四百餘里為江雲南之金沙江其流亦入大江[illegible]

[illegible] 按

一統志稱所載江南江西大江共之人簡崑山鄭若曾作江防圖考自江西九江起至江南鎮江揚州沿江信地頗有里數可稽為據錄之江西則有南湖信地南岸上自九江府下巢湖起下至馬當止計三百二十五里北岸上自湖廣龍坪鎮起下至沙角灣止計二百四十里江南則有安慶信地[illegible]南岸上自馬當起下至池口止計一百九十里北岸上自史家溝起下至老洲頭止計二百[illegible]港信地[illegible]南岸上自池口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北岸上自老洲頭起下至西梁山止計一百里遊兵信地[illegible]南岸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北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illegible]北岸上自瓜埠黃天蕩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瓜洲信地[illegible]北岸上自花園港起下至[illegible]港止計三十里二江口信地[illegible]北岸上自瓜洲起下至[illegible]港止計一百四十里圌山信地[illegible]南岸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止計二百五十里[illegible]江南省城去句容九十里句容抵龍潭抵斜溝僅七十里長江一帶則潴限隔此斜溝龍潭二處船隻自此出入故黃天蕩為賊淵藪而龍潭斜溝則津要之地[illegible]信地上自儀真縣東溝起至青山幻茅墩上江[illegible]四

十里自青山起至羅漢洲止江面八十里中間青山
爲黃天蕩最要自下江口起至寗港止江面四十里
自寗港起至何家港止江面□□里自羅漢洲起至
舊江口止江面八里自舊江口起至蔣八港止江面
十里自蔣八港起至深港止江面十里自深港起至
穿心港止江面六十里三江會口上至瓜洲鎮下至
廟港止江面一百五十里乃瓜儀險要之最自穿心
港起至急水港止江面三十里自急水港起至李家
港止江面三十里圌山兀處江邊與周家橋相對乃
鎮江之咽喉江寗之門戶也鎮江府東西二馬頭皆
濱大江逼近城郭亦爲要地北至瓜洲儀真以備江

冦南至圌山安港以防海賊三江會口係江都縣地
方西至瓜洲鎮一百三十里東至周家橋四十里與
江南圌山相對中有順江洲江面頗窄水□□爲最
爲險要瓜洲鎮係江都地方南濱大江□□□河港
一十里西至花園港七里北至揚州府城四十五里
與江心金山寺相對建有甎城居民稠密□□輻輳
江南糧運由此過□花園港係江都地方□□瓜洲
鎮七里西至何家港十五里商船多於此停泊何家
港係儀真地方東至花園港十五里西至舊江口十
里舊江口係儀真地方東至何家港十里西至下江
口六十里與江心新洲相對下江口係儀真地方東

至舊江口十里西至青山嘴二十里與江心天寗洲
相對其洲接連何家港爲江洋要害儀真縣城東至
瓜洲鎮四十里西至六合縣六十里東北至揚州府
七十里南濱大江貨財輳集漕運糧船由此過壩上
江口係儀真地方東至下江口約一里去下江口不
遠青山嘴係儀真地方東至下江口三十里西至東
溝二十里東溝係儀真六合二縣交界正當黃天蕩
大江之中險要尤甚此皆沿江一帶設兵防守之處
雖無預於河工亦以見王公設險之至意也小谷口薈蕞

卷第八十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illegible]傅澤洪錄

濟水 [illegible]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illegible]

泉源為沇流去為濟 孔傳

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 孔氏疏

[illegible]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沇水 水經

山海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郭景純云聯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城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貴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津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溫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illegible]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沇水出溫縣西北有原城昔也[illegible]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流水注之水出西南東北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為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行水即沇水也濟水又東南逕絺 [illegible] 城北而出於溫矣其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湨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南逕原城西春秋會于湨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曰梁莫大于湨梁梁水堤也湨水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右會濟水枝津又東逕[illegible]北又東南[illegible]水注之又東北逕[illegible]縣故城北又東南流天漿水[illegible]水注之又東南流右會同水又南注於河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至溫縣西北為濟水又東過其縣北 水經

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illegible]公[illegible]南有[illegible]公[illegible]存[illegible]水南沇注于河濟水故瀆[illegible]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又東逕虢公冢北[illegible]曰虢公冢溫縣郭東濟水南

大冢是也濟水當在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
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 鄭土
屈從縣東南流逕隤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 [illegible]
[illegible]隤城故在今鞏縣西南[illegible]
又濟水故瀆即漢志所謂東南至武德入河者蓋禹
迹也河水又東逕成皋大伾山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
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即經所謂濟水從北
來注之者今濟水自溫縣入河不於此也所入者奉
溝水耳即濟沇之故瀆矣 心水篇云心水東逕成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正與此相發

明濟水於武德入河南直成皋今汜水河陰之界是
也其後由溫縣入河則南直鞏縣所謂津渠勢改不
與昔同者也今其故道又盡陷河中濟水唯從拔津
之合溴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 見[illegible] 南直孟津縣其
[illegible]實由大禹而來濟水入河之道凡再變 [illegible]
[illegible]
滎澤名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
在其縣東 [illegible]
王氏截河之說捋氏河溢之說皆非是惟蔡氏說當
蔡以經譜之遺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其自中而溢
故不如菏澤被孟豬之波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

見故不如沇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屋
之下既見而伏流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溢猶
獨溢出於河南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爾雅猶
有亭有門兗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間曰兗
州之稱使其下流至兗皆非沇水自來之水則歷代
何以[illegible]其以無源之水名兗[illegible]一也[illegible]之大河之
[illegible]其[illegible]伏地之泉而不知礙自[illegible]至[illegible]入河
皆[illegible]果下其伏地浮而復見[illegible]於滎再出於
菏皆既絡未嘗不與沇相通 王氏[illegible]
溢者[illegible]知非泉自中而溢非有來處如菏澤於孟豬
之被 [illegible]

傳云[illegible]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
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
水[illegible]入於河與河相亂何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
故可[illegible]地[illegible]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
水[illegible]一里水[illegible]入河
與[illegible]河內修武武德
之界東流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
四十一里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
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illegible]數十里又數
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illegible]也[illegible]與河並流始
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

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于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為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為言謂濟與河亂南出還為自顯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之曾有人伏水求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遂有濁河清濟之圖一水劃然日光[illegible]衛曰俗語不實旋為丹青丹青之言之人或為其足之謂矣林少穎云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

者皆已化而為濁矣既合流數千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為為滎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為俗語所惑者也東坡謂禹以味別知滎之為濟說本許敬宗亦云於傳云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以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帶文與沇條[illegible]導其[illegible]而貴有源流或見或伏何[illegible]若先[illegible]以濟水性[illegible]疾故能入河穴地[illegible]潛伏此說似勝于孔然沇水至泰澤渟而不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有目者所共見若河中之事詳則知之豈真有伏水底者見清流一道穴地而入出而言之耶影響之說殆難據信矣　泰澤之水有上源

泝隨潤濁以但至此渟而不流又疑其為潛行地下耳滎澤則異了足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溢不可指一路為源故吳幼清云無來處也東阿之井沈存中以為齊水澤雖大其亦此類與（沈存中夢溪筆談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illegible]）禹時之滎澤渟而不流後人尊為滎川此說創自曾彥和而余深信其然者蓋使滎澤均此之間[illegible]果[illegible]濟瀆距河[illegible]道之浮淤者[illegible]而經不外[illegible]以陶丘滎澤相去可五百里[illegible]故必由濮以達[illegible]說者謂河濟本相通則此之潛亦非復[illegible]可以直達而濮遂獨為兗州北境之所

注於[illegible]涉矣以此[illegible]頗與直捷而不知其有礙於[illegible]之經者大也程泰之云古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一隅對求皆無所礙乃為通耳此窮經之要又學者所當知也　說文滎絕小水也余未識其義以問閻百詩曰爾雅正絕流曰[illegible]疏云正直也孫炎所謂橫度之也以為小溝可[illegible]過為滎故以[illegible]小水[illegible]許敬宗問答在[illegible]人下洪[illegible]甚細而在[illegible]獨也不同餘水獨能越[illegible]雖微細獨而南此可以為其注[illegible]解不減徐楚金繫傳解濟絕河

為滎自是漢儒訓詁禹之所以名水恐未必爾也 孟賓

錐指

濟水 [illegible] 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

北 [illegible]

又東至北礫谿南東出過滎陽北 水經

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世王景所修故瀆也渠流

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漢靈帝建寧四年于敖

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

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水南帶三山 [illegible]

即皇室山亦謂之為三室山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 [illegible] 逕廣武城北 水經

郡國志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

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也

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 注

又東 [illegible] 逕東廣武城北 水經

[illegible] 漢破曹咎名羽還廣武為高壇置太公其

上 [illegible] 高祖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為天

下者 [illegible] 但益怨耳羽從之今名其壇曰項羽堆

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於

其上婁煩精魄喪歸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逕敖山北 水經

[illegible] 其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帝王世紀曰仲丁

自亳徙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于其中故

亦曰敖倉城 [illegible]

又東合滎瀆 水經

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為滎口石門也而地形

[illegible] 自此始也門南際河有故碑

[illegible] 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河

川 [illegible] 大河衝塞侵齧金堤以竹籠石葺

[illegible] 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

[illegible] 壘以為障功業既就徭役用息詔書許誨立功

[illegible] 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沇州乃簡朱軒授

使司馬登令纘前緒 [illegible] 登以伊洛合注大

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蒙濤怒湍

急激 [illegible] 害起不測蓋

自 [illegible] 之所

[illegible] 之于臣

[illegible] 浚瀆時慶賜

[illegible] 功程有

[illegible] 上德之宏表也 [illegible] 為修九道書

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安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於後其辭云云使河堤謁者山陽東緍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曲城王誨字孟堅河內太守守城向[illegible]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堤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石銘歲遠字多淪缺其所滅蓋闕如也[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過滎陽縣北[illegible]

又東南[illegible]水注之[illegible]

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東北流歷敖山南又東北逕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溪矣[illegible]

又東索水注之[illegible]

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東關水分水即古旃然水也索水又東逕[illegible]北[illegible]索水又東北逕滎陽城東而北流注濟水[illegible]水所出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illegible]東逕[illegible]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與出河之[illegible]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即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

又南會于滎澤[illegible]城[illegible]出其北春秋文公三年[illegible]盟[illegible]也京相璠曰[illegible]今濮陽[illegible]城東春秋[illegible]公[illegible]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illegible]城[illegible]又合黃水發源京縣[illegible]京水又東[illegible]與濟水枝津合水[illegible]合[illegible]注于濟水[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過陽武縣北[illegible]

[illegible]城東南流[illegible]為[illegible]出焉[illegible]

又東[illegible]陽武縣故城南又東逕封丘縣南[illegible]

又東[illegible]入[illegible]城北東[illegible]扶[illegible]又東逕小黃縣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illegible]

陽武[illegible]陳平[illegible]之後置東昏縣也[illegible]

又東[illegible]

故[illegible]城在[illegible]水之陽故名[illegible]

又東[illegible]

古[illegible]水自[illegible]則其入河在溫溫與犨對而溫與之地決不在犨與成皋也

[illegible]各成皋有汜[illegible]水皆反東注汀以[illegible]地皆特
高故也洪則滎濟何由逆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
[illegible]汜水之下已有濟隄名為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
然以古人名縣之義考之此處正當成皋未屬滎陽
則知滎在下方而[illegible]所役明濕矣漢之石門隋之
坂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滎陽地則古滎所
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illegible]五六十里上下
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
流數里溢為滎[illegible]在敖倉東南其說固是計考其入
自[illegible]溢下南出聞當不止數十里也　若據水經
[illegible]則[illegible]及在濟水之南[illegible]水北
[illegible]者[illegible]不合而又六經所載明有故滎枯澤與
[illegible]故[illegible]濟[illegible]之濕為滎陽有
[illegible]而[illegible]皆在二邑東南古宋西北門
[illegible]凡[illegible]古義又孔安國亦[illegible]澤在敖
[illegible]在
[illegible]名在
[illegible]
[illegible]而
[illegible]而水
[illegible]大澤[illegible]大不
[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滎播為澤之因也惡此而

[illegible]不獨可以知澤之為澤[illegible]可以知禹之名滎以濟
者正以會其通[illegible]而非[illegible]義也澤之下方不遠
一二十里又有[illegible]而以[illegible]為名者其東[illegible]蓋四
十里而南北亦二十里也以[illegible]之濟之[illegible]河其在
沙[illegible]之[illegible]入澤而[illegible]黃水之間其謂
為[illegible]榮[illegible]門有濟
隄[illegible]滎波[illegible]患無其
傳[illegible]不自[illegible]可知也
[illegible]
[illegible]滎澤[illegible]
[illegible]陽[illegible]河[illegible]
[illegible]而河始與濟亂[illegible]
[illegible]亦名汴渠[illegible]

[illegible] 又名通濟渠 [illegible]
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水經有渠之水 [illegible]
自榮口石門至[illegible]代人
所云職方豫州之川水經謂之榮瀆亦謂之陰溝者
也迄此則爲陶丘復北之溝以入與他水之榮澤
原武陽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 [illegible]
水中皆榮瀆之所經也自河[illegible]河
以所說只非其舊[illegible]東漢之世榮澤亦[illegible]
然[illegible]矣 榮瀆非榮澤也鄭康成云榮澤在今榮陽
縣東杜預同宋祁謂云在縣東南榮澤縣志[illegible]

[illegible] 十

南其說不可按今縣西南十二里有榮陽故城漢縣
也昔時置在榮陽縣東今則在榮澤縣南[illegible]社說
是榮澤的非距榮口二十餘里其間必有水之相通
而志家不詳云按水經注黃水自京縣東北流入榮
澤[illegible]俗謂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
[illegible]榮水乃秦廣樂是也[illegible]濟
[illegible]人[illegible]川之路澤水從此北出[illegible]爲榮
濟[illegible]口[illegible]水自[illegible]又東不[illegible]以
是知[illegible]之澤[illegible]也 河與榮[illegible]已
久乃榮澤在西漢時依然無恙故班固云[illegible]水軼出
榮陽北地也[illegible]也至東漢乃填爲平地不知何

[illegible]大禹[illegible]其[illegible]水而下榮陽下引河東
南以通淮泗又云大禹塞榮澤[illegible]以通淮泗
夫榮澤何以[illegible]水經[illegible]既[illegible]禹方陂之以
蓄其水何以塞也[illegible]王莽時[illegible]竭
而不復出故榮澤[illegible]大[illegible]馬彪郡
國志[illegible]注下[illegible]南
榮陽下[illegible]甚[illegible]
乎地乎濟枯之[illegible]溫縣[illegible]于
溫縣濟水故[illegible]然北泗[illegible]歷
可考也何以[illegible]而榮澤[illegible]又似專指南
源此後人所以移其說于榮陽也程大昌云王莽

[illegible] 一四

居下流故河徙而枯皆歸于莽余謂河徙事見王莽
傳無可疑若濟枯亦理之所有但濟水因旱而枯旱
止則當復舊夏季伊洛竭商季河竭周幽王時三川
竭諸水不聞自此遂絕也濟何獨一枯乃不復出且
南北二源同此一濟北源復出南源何以終絕除不
可讀[illegible]久之竟不知[illegible]何[illegible]後漢
書[illegible]得之[illegible]傳[illegible]河決[illegible]未及脩
汴渠事後[illegible]河
決積久日月侵毀[illegible]所[illegible]數十許縣明帝紀永平
十二年[illegible]自汴[illegible]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
汴水[illegible]時[illegible]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

清濟[illegible]非濟瀆之歸河從之[illegible]為
[illegible]知北濟水卯榮[illegible]南去榮澤不過二十餘里則[illegible]
在所經數十縣之中者也河水氾溢必至其[illegible]歷六
十年而後已壅淤之久[illegible]由[illegible]中伏流不能上
涌榮澤之塞實由於此[illegible]乾[illegible]故余謂曰
河大下之濟水也[illegible]觀
流可見[illegible]之所謂北[illegible]大[illegible]中漫
[illegible]然[illegible]從澤去後安行不[illegible]
[illegible]河決入鉅野及徙後澤遂涸為平陸
[illegible]得[illegible]不暇深考故[illegible]之不詳世遂
[illegible]以[illegible]塞之故殊非事實余不可以無辨

自榮陽引河後[illegible]加疏導枝[illegible]交絡名頹互見使
人目眩心搖今綜其大畧以蒗蕩[illegible]為上水經注云
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濟[illegible]中牟
縣之圃田澤與陽武分水又東為官渡水又東至浚
儀縣左則故渠[illegible]秦始皇二十二年[illegible]
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illegible]故[illegible]陰
溝而以[illegible]溝為蒗蕩[illegible]陰溝東南至大梁城合蒗蕩
[illegible]者為汳水[illegible]
[illegible]蔡縣為睢水又東至彭城縣入泗[illegible]
[illegible]自大梁城南南流為鴻溝[illegible]中分天
[illegible]以為東西之界故蘇秦說魏曰大王之地南

有鴻溝是也鴻溝又兼沙水之目沙水東南流至新
陽縣為百尺溝注于潁水[illegible]此即注所
謂蒗蕩渠首受濟東南至陳入潁者也其一支[illegible]百
尺溝分出東南流至義城縣西而南注淮[illegible]謂之
沙汭左傳昭二十七年楚子常以舟師及[illegible]還
即此也沙水所出又有睢水渦水[illegible]雖入[illegible]留縣
首受東南流至下[illegible]入泗[illegible]入渦水[illegible]縣首
受東南流[illegible]東注淮以上[illegible]於
[illegible]河之濟[illegible]故[illegible]此為[illegible]溝[illegible]渠
者[illegible]此為蒗蕩[illegible]汴水者指此為汴水[illegible]者
[illegible]此為浚儀[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之目[illegible]此外有

[illegible]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南流與出[illegible]會自
[illegible]八激堤而其流遂斷[illegible]

表第[illegible]

濟水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 禹貢

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 [illegible]

也者[illegible]在平地自下而高[illegible]有[illegible]

士之[illegible]

[illegible]即菏澤[illegible]者濟[illegible]有[illegible]派[illegible]地

[illegible]

[illegible]者無[illegible]源亦無下流[illegible]阿[illegible]似[illegible]源在地中[illegible]在地上如[illegible]突泉之流而爲濼水[illegible]自此不更[illegible]矣 [illegible]

濟水又東逕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illegible]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 [illegible]

冉秦宣太后弟也定陶恭王漢哀帝父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illegible]

[illegible]年更[illegible]

乃[illegible]名[illegible]於陶[illegible]朱公以[illegible]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之所交易也治產致千金富行好德[illegible]

業遂致巨萬[illegible]口陶朱公也 [illegible]

又屈從縣東北流 [illegible]

又東[illegible]陶丘北[illegible]以爲[illegible]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者也尚書所謂[illegible]水自陶丘北謂此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按自滎口至陶丘皆後世滎瀆之所經非禹迹也今曹州定陶界中並有濟水故道禹時則[illegible]伏流涌[illegible]自陶丘北而東注于菏澤無上源也陶[illegible]漢志云在定陶縣西南而[illegible]今[illegible]在城中蓋其時郡徙西南[illegible]陶[illegible]而[illegible]今[illegible]則又徙於東北故陶丘與漢[illegible]

[illegible]菏澤在陶丘之東北相去不遠[illegible]

水伏流[illegible]東北[illegible]菏澤又東北[illegible]入海者[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人[illegible]水[illegible]

濟水在[illegible]今[illegible]

水在湖[illegible]澤之下[illegible]入泗[illegible]

其文[illegible]菏澤在湖[illegible]而[illegible]水[illegible]者[illegible]澤

矣釋此至于菏又[illegible]菏澤之水[illegible]定陶之

菏澤[illegible]

故[illegible]

[illegible]水又[illegible]入泗爲澤水所鍾而不知此[illegible]澤

之[illegible]貢[illegible]所[illegible]則在定陶也且豫州[illegible]菏[illegible]被孟豬
[illegible]菏澤水之餘波南入于孟豬[illegible]東[illegible]至湖陵入
泗[illegible]菏水鄙乃混而為一[illegible]皆為孔傳所說
說禹貢者當以漢志為正經文二菏字皆以澤言在
定陶[illegible]無[illegible]也 [illegible]之為[illegible]中大半
是[illegible]水[illegible]注[illegible]濟水[illegible]是
[illegible]不必有[illegible]濟水[illegible]又東
北[illegible]水[illegible]承濟水於濟[illegible]東[illegible]五丈
溝又東[illegible]出[illegible]左合[illegible]水[illegible]
東[illegible]又東今于[illegible]又東北[illegible]南
又逕此右合黃水枝渠而北注濟瀆是[illegible]水[illegible]五丈

[illegible]卷八[illegible] 二

[illegible]皆濟水之分流也[illegible]宋字[illegible]菏水
[illegible]俗謂之五丈河西自
[illegible]東郡大昌[illegible]史宋字[illegible]濟陰有山昌
為[illegible]山菏水西自考城來考城在[illegible]濟之正流
不當經考城可見菏水自為一[illegible]明
也水經以此水為五丈溝即[illegible]河首此
正菏水首末也[illegible]按[illegible]山在[illegible]十里
以[illegible]本[illegible]以名其山也
[illegible]是[illegible]注菏水分[illegible]于定陶
東[illegible]謂濟水東至乘氏[illegible]分為二南為
菏水[illegible]也乘氏故城在今鉅野縣西南漢

[illegible]州之[illegible]東南與定陶接
界菏澤在[illegible]定陶東北即經所謂乘氏縣西
也[illegible]不[illegible]流[illegible]菏水只自菏澤分流鄙以
[illegible]出之五丈溝為菏水[illegible]而有此繆
元和志[illegible]之菏水曰五丈渠而程氏據以為
菏水[illegible]如此皆非[illegible]水定乘
氏[illegible]菏水[illegible]見[illegible]或謂
山[illegible]不可信[illegible]以東濟
為[illegible]東[illegible]漢[illegible]為
[illegible]于河為[illegible]謂入于河溢入于河亦
[illegible]明[illegible]本[illegible]而

[illegible]卷八[illegible] 四

[illegible]入日出[illegible]無[illegible]不知
[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渭
按此之說二孔[illegible]有[illegible]來泰[illegible]伏東[illegible]
[illegible]見本水[illegible]入河再伏[illegible]陽[illegible]出[illegible]本地
理志[illegible]東又[illegible]伏出[illegible]見本唐書[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自近世但以入[illegible]有[illegible]安耳
滎澤自周以[illegible]以復出之濟相接
故漢志[illegible]又東至瑣[illegible]
入[illegible]在西南不引東
[illegible]濟
[illegible]澤之[illegible]如

以與後滎澤亦塞則河南由是無濟水而更見之迹
前亡水經以河濟合流分入滎澤者爲濟水亦相[illegible]
謂之出河之濟酈道元宗之而班固之所謂軼出地
中者絕口不談矣孔安國以爲河中截流而過蔡沈
以爲反伏穴地而來孔穎達以爲河濟相亂南出逆
行[illegible]大禹以疏導會河滿溢出南岸各行所見終非
定論余竊謂河南之濟[illegible]河南之地中未必與
入河之濟爲一脈譬如人之鼻[illegible]出[illegible]由氣海中
[illegible]者皆必其吸者之復出邪[illegible]下尺[illegible]地皆
是[illegible]世傳[illegible]水[illegible]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下[illegible]爲
[illegible]泰山諸谷之水[illegible]岸[illegible]地中[illegible]城

[illegible]爲[illegible]實旁溢十數泉蔡傳引以證濟之伏見
[illegible]所在多有元和志云鄭州滎城縣京水出
縣南平地鄭縣[illegible]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
[illegible]明驗蓋濟源所經之地其
[illegible]伏流[illegible]即他涌出故一見於滎澤再見
陶丘不必以入河之濟爲上源亦不必并泰澤東
[illegible]之爲二伏二見也草廬之說雖聖人復作無以
[illegible]
又[illegible]汶[illegible]
[illegible]
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illegible]

[illegible]
濟水[illegible]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 水經
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分曹地東傅于濟濟水自是
東北流出巨澤[illegible]
南爲菏水北爲濟瀆[illegible]
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illegible]定陶縣[illegible]北 水經
[illegible]
又東北[illegible]故城南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北

又[illegible]
濮水[illegible]水[illegible]于封丘縣闞駰曰首受別濟即北濟
也其故瀆自東北流左[illegible]爲[illegible]陂濮水又東逕匡
城北孔子[illegible]於匡[illegible]者也又東北左會別
濮水[illegible]故[illegible]濮水出酸棗縣首受
河[illegible]河水
[illegible]酸棗[illegible]
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名故曰
[illegible]
[illegible]濮[illegible]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
[illegible]乘氏

當者會濮水以濟門入鉅野故地理志曰濮水自濮
陽南入鉅野[illegible]所謂濟水自乘氏縣南分為北[illegible]
入鉅野也[illegible]
濟水又瀆又北右合洪水[illegible]
[illegible]野[illegible]洪[illegible]西北諸又北[illegible]剛[illegible]城西又
北濟[illegible]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illegible]
山以太和四年[illegible]北入[illegible]至[illegible]十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兩入[illegible]又廣其功自洪口已上又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北注[illegible]
又東[illegible]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

[illegible]汶水注之[illegible]謂清口也[illegible]生[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首受洪水北流[illegible]而[illegible]
濟東北會于汶今枯[illegible]注巨澤巨澤北[illegible]水[illegible]水
與汶會也[illegible]
[illegible]
濟水自荷澤東北流[illegible]而[illegible]合洪水[illegible]至
民亭南者[illegible]不知何[illegible]從[illegible]而之
清水[illegible]北以會汶[illegible]中[illegible]自洪
口[illegible]故清[illegible]謂之
[illegible]會[illegible]河逕鉅野縣東北
七十里去故城[illegible]并清水會汶之故道亦湮沒而

不可考況[illegible]于 以今與[illegible]汶水自萊
蕪歷泰安[illegible]東平入濟合流以注于海此
所注也[illegible]元人引汶絕濟[illegible]會通[illegible]明永樂中又築
戴村壩遏汶水[illegible]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
[illegible]指[illegible]久矣[illegible]
又北東入于海[illegible]
北折而東[illegible]
濟水[illegible]又北[illegible]山
截汶[illegible]即此處也[illegible]
[illegible]

又北[illegible]城西[illegible]
[illegible]妊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子
[illegible]有宿須[illegible]顓臾[illegible]也實司太皞[illegible]有濟之祀
[illegible]西北有朐城者是也[illegible]有安
[illegible]北[illegible]民山東臨濟水[illegible]界也
[illegible]
又[illegible]東[illegible]
春秋[illegible]公[illegible]之[illegible]在
東平[illegible]有[illegible]
有[illegible]水又[illegible]分[illegible]水[illegible]之
馬頰水[illegible]

又北過須昌縣西 [illegible]

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秦以爲縣濟水於縣趙溝水注之 酈注 [illegible]

又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 水經

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西流趙溝出焉東北注于濟馬頰水又逕桃城東又東北流逕魚山南山即吾山漢武帝瓠子歌所謂吾山平者也其水又東注于清濟謂之馬頰口 酈注 [illegible]

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 水經

[illegible]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也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即此水也 酈注 [illegible]

又北過穀城縣西 水經

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春秋之[illegible]

又北[illegible]

[illegible]秋[illegible]月[illegible]公[illegible]于[illegible]又獲長狄僑如弟焚如鞮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即是邑也今世謂之盧子城濟北郡治也 酈注

又北過臨邑縣東 水經

地理志曰縣有濟水祠也水有石門故濟水之門也春秋隱公三年齊鄭會于石門鄭車僨濟[illegible]京相璠曰石門[illegible]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之[illegible] 酈注 [illegible]

又北過平陰城西 水經

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侯沈玉濟河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者也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山在平陰東北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濟水右迤遏爲湄湖方四十餘里 酈注 [illegible]

又東北至垣苗城西 水經

故洛當城也伏韜[illegible]河水又[illegible]河合流至洛當者也[illegible]地記[illegible]洛當城[illegible]北[illegible] 酈注 [illegible]

又東北過盧縣北 水經

濟水東北與湄溝合水上承湄湖北流注濟 [illegible]

又東北過臺縣北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與中川水合

水東南出山荏縣之分水嶺一源兩分泉流半解

亦謂之分流交南水南出太山入汶北水出山荏縣

西北逕泰山郡治山荏西北與漢寶谷水

合水出南格馬山漢寶谿北逕盧縣故城北隙駛成

而北流與中川合謂之格馬口其水又北逕之盧縣

故城東而北入濟俗謂之瀝沙溝水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右會玉水 [illegible]

水導源太山朗公谷西北逕獵山東又西北逕祝阿縣

故城東野井亭西俗謂是水為祝阿澗水北流注于

[illegible]

又東北濼水出焉 [illegible]

濼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湧若輪春秋桓公

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為娥姜水以

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其水北為大明湖西即

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

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望水木明瑟

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湖水引瀆東入西郭東

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陂水上承東城歷祀下泉源

競發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為流杯池州僚

賓燕公私多萃其上分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

歷城北西北為陂謂之歷水與濼水會白水枝津合

水首受歷水於歷城東東北逕東城西而北出郭又

北注濼水又北聽水出焉濼水又北流注于濟謂之

濼口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過華不注山 八字

單椒秀澤不連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

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泉水故京相璠

春秋土地名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左傳成

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

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即

華水也北絕聽瀆二十里注于濟 [illegible]

又東北過臺縣北 水經

巨合水南出雞山西北逕巨合故城又北合關盧水

關盧水導源馬耳山北逕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陵

城西與武原水合水北逕譚城東又北逕巨合故城東合

關盧水西出注巨合水西北逕臺縣故城南西北流

白野泉水注之又北聽水注之水上承東流水北流

西又東北流注於巨合水亂流又北入於濟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合芹溝水 水經

水出臺縣故城東南西北流逕臺城東又西北入於

[illegible]卷之二 二

濟水 [illegible]

又東北過菅縣南 水經

濟水東逕菅縣故城南鈞百脈水水出土鼓縣故城西

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謂之百脈水其水西北流[illegible]

於濟 [illegible]

又東過梁鄒縣北 水經

瀧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東故城西南與般水

會瀧水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瀧水即

古袁水也故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瀧

水又西北逕梁鄒縣故城南又北屈逕其城西西北

注濟其城之東北又有時水西北注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過臨濟縣南 水經

故狄邑也漢安帝永初二年改名臨濟安帝詔曰有

南北二城隔濟水 [illegible]

又東北[illegible]濟南之千乘 水經

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縣侯國也應劭曰博昌縣西

南三十里有安平亭故縣也世尚存平安之名矣濟

水又東北逕高昌縣故城西又東逕薄姑城北後在臨

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又東北逕狼牙固西 [illegible]

[illegible]卷之十一 南

[illegible]

又東北過利縣西 水經

王莽之利治也晏謨曰縣在濟城北五十里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 水經

班固曰千乘郡有樂安縣 [illegible]

又東北過甲下邑[illegible]

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地理風

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山海經
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
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濟
非濟入河 [illegible]
又東北入于海 [illegible]
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
仍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並失然河水於濟漯之北
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郭或以爲濟注之
事實非也[illegible]水不如山經之爲密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地[illegible]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illegible]
長清[illegible]河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illegible]博興
樂安[illegible]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故道也
濟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按[illegible]王謂
蘇代曰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鄒[illegible]河首受
洪水北[illegible]謂清則濟也酈道元[illegible]水[illegible]
之目[illegible]之名所自來也至宋又[illegible]北清河之
名河渠志云熙寧十年河決澶州[illegible]梁
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illegible]一合北清
河入于海南清河即泗水北清河即濟瀆也南渡後
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蓋自劉豫導濼東行始有乘

以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illegible]所[illegible]志家皆沿其
說莫了[illegible]非之曰以水經注元和志[illegible]諸書考
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illegible]小清[illegible]
[illegible]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illegible]安諸
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illegible]以上至東阿
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illegible]齊東[illegible]諸
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illegible]河水[illegible]宋
時河[illegible]行[illegible]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illegible]其小
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渭按[illegible]此[illegible]正[illegible]
餘年[illegible]傳之誤爲清河所行本清瀆不知何時從歷
城東北決而北入濟陽縣界與漯水合而冒河之名

[illegible]漯[illegible]水經漯水逕著縣故城南著即今濟陽
而[illegible]南有大清河是知大清即漯其水自歷城入濟
陽乃近世之所決非唐清河入海之故道也[illegible]
流日盛則[illegible]之流日微故劉豫[illegible]
之[illegible]
[illegible]
陽之大清[illegible]其所行者皆濟水故道[illegible]以濟
然大清自歷城入[illegible]以東入[illegible]不知
決于何[illegible]者宋熙寧[illegible]今北清河入[illegible]則
[illegible]其後今明昌五年[illegible]由此入海久而後去流
益深廣此大清之所以浩[illegible]而小清之所以屢[illegible]

衆也與[illegible]文敘濟水自滎陽以下原委甚悉杜預
春秋釋例[illegible]濟自滎陽[illegible]縣東[illegible]陳留[illegible]北經
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千乘安博昌縣入海郭
璞注山海經畧同酈道元依水經以立注出河之濟
又加詳焉是由東漢以迄後魏濟未嘗一日絕也唐
人則據司馬彪之言以為自王[illegible]後[illegible]不復[illegible]濟
水太子賢注後漢書傳曰濟水東流至溫縣入河
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王
莽末旱[illegible]枯周但入河內而已杜佑通典曰濟水因
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illegible]淄川北海
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而

[illegible]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元和郡縣志曰濟水
自王莽末入河同流于海知河南之地無濟水矣自
後所說皆襲舊名如鄆州之須昌濟州之[illegible]清盧縣
齊州之臨邑豐[illegible]全節臨濟章[illegible]北淄川之[illegible]陽[illegible]山
[illegible]平高苑青州之博昌諸縣界中[illegible]濟水[illegible]
不[illegible]博昌而改從棣州之蒲臺入海[illegible]
實非濟也渭按[illegible]溝[illegible]河水[illegible]
塞為平地則河南[illegible]水[illegible]之所[illegible]
皆滎陽下所引之河水也[illegible]郭璞酈[illegible]
[illegible]輩皆莫能辨唐人始知之所見[illegible]于[illegible]但以[illegible]
河南之濟由王莽末旱枯而絕[illegible]以余考之旱枯

之事郡國志縣河內溫下鄭注亦於溫縣濟水故瀆
下[illegible]之[illegible]復通津[illegible]改者謂濟水自溫
縣入河不復東今[illegible]滎陽以下之無一字道
及殆與河南之濟無涉釋例自為縣博昌而外畧舉
[illegible]名故與水經不同孔穎達以為水流之[illegible]今古或
殊杜據當時所[illegible]之濟水[illegible]非[illegible]時濟水
之道實與漢世不殊文有詳畧[illegible]道津[illegible]勢
改也若夫唐之清河自須昌以下所受[illegible]汶[illegible]又
[illegible]菏澤天寶後濟水竭廢菏渠亦無所受菏澤
以[illegible]元和志云濟自[illegible]而通典云
濟河實菏汶之合流其所謂菏者即五丈溝之水西

自考城來者也迨元人開會通河引汶絕濟以資運
道明永樂中又于古四汶口之地築戴村壩遏汶使
西南流[illegible]唯小鹽河一
線流入清河[illegible]清河[illegible]泉[illegible]
澤以成共川[illegible]無菏汶之可[illegible]矣[illegible]河
以為禹貢之濟水不亦[illegible]乎[illegible]
濟水溢為大小清河濟雖[illegible]
濟水則可以是為[illegible]東漢後
河南無濟之[illegible]或無
為也[illegible]之下[illegible]以來[illegible]及[illegible]
為川引滎與濟合為溝[illegible]謂滎瀆為河所亂及滎澤

又塞則所行者唯河水矣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
行唯荷汶穀材已絕則東阿以下所行唯山泉溝澤
之水其號為濟者襲舊名而已濟瀆入海之道自唐
以來亦數變初經高苑縣北又東北至博昌入海其
後則不由博昌通典云舊濟合在今博昌縣界今無
元和志蒲臺縣下云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
一沙阜俗呼為斗口淀是濟水入河處海潮與濟相
觸故名蓋其時濟水改道從蒲臺東北與河派齊而
入海也宋南渡後劉豫導濼水東行入濟水故道為
小清河仍經高苑縣北至樂安縣入海及今皇統中
縣令高廸改由縣南長沙溝至博興合時水又東北

至樂安由馬車瀆入海 瀆在縣東北五十里今為高家港 其後小清之上流
湮塞鄒平長山新城界中故瀆皆為漯河所行漯河
即故濟瀆水寰宇記所稱獺河者也新城新志云小
清河自明永樂後漸至湮塞成化九年僉事[illegible]治之[illegible]
清十二年又塞乃復[illegible]博興以[illegible]達于歷城[illegible]一百
里久之復淤蓋小清唯恃樂水[illegible]東有[illegible]則[illegible]
水仍自華不注東北入大[illegible]故也
水經所敘清河[illegible]水與[illegible]故[illegible]河南無濟
水濟同敘[illegible]一端各
有所當今與人[illegible]水猶以為經[illegible]七十二泉
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為有則又據杜佑之說祇水

經不當襲舊名為濟[illegible]與公言如扶醉人扶得
一邊起又倒一邊真可笑又可惜也 [illegible]
有問濟水枯而復通在何時予曰考王景傳曰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
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建
後十五年[illegible]下詔[illegible]河汴分流復
其舊迹[illegible]北[illegible]而[illegible]濟治
而濟不治之證也又考晉書[illegible]傳[illegible]滎陽
太守[illegible]大水後河濟汎溢鄧艾[illegible]河論
開石門[illegible]復[illegible]
水患[illegible]超傳大和中桓溫[illegible]伐慕容氏引軍自濟入
河超[illegible]清水入河無通運理[illegible]之
鑿鉅野[illegible]引汶會於濟此豈竟枯絕若說大抵
王莽世天災雖甚[illegible]皆不遣[illegible]天[illegible]
而東北風海水溢[illegible]數百里九河地已為海
所漸[illegible]故[illegible]在[illegible]之世
[illegible]云王
[illegible]東南[illegible]入河[illegible]又
東至[illegible]入海[illegible]九行[illegible]八百四十[illegible]驗
者[illegible]也[illegible]
絕則是矣 大清[illegible]志大清河[illegible]北自[illegible]
河縣流入又東北入濟陽縣界其上流即古濟水也

小清河在歷城縣北即古濼水也自漢至隋唐惟有濟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後始有大小清河之分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皆為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皆為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唐宋時河行漯川其後大清兼行河漯二川其小清所行則斷為濟之故道也[illegible]

濟水

漢建安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魏志

[illegible]元年四月濟決 [illegible]通志

[illegible]東封泰山以[illegible]使[illegible]濟[illegible]濟漯今齊[illegible]漯斷入[illegible]何故[illegible]是濟水東流爲[illegible]入于河今自濟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潛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泆而東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illegible]入之故謂濟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illegible]水[illegible]不失[illegible]能詳味禹貢潛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更分[illegible]不載祀典[illegible]而在[illegible]以餘水獨[illegible]也[illegible]大[illegible]而爲四時[illegible]有[illegible]而[illegible]支五[illegible]數也[illegible]也有[illegible]潛[illegible]大臣

[illegible] 太祖本紀

[illegible]師中知[illegible]城西南[illegible]之功[illegible] 本師中傳

[illegible]流地中今[illegible]下凡[illegible]地皆是流水世傳

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濟水煮膠謂之
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皆取濟
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痰今醫方
不載此意 書蔡傳

元至正二年六月癸丑夜濟南山水暴漲衝東西二關
流入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臥龍山水通流入
大清河漂沒上下居民千餘家溺死者無算 元史順帝本紀

濟之發源於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
山而東爲濟水一支爲濟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
今運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

二

兩...河惟兖州又道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
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
東入于海周官兖州其川河濟是已水經注及山海
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沇水東出溫縣
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于河
...過成皐溢出爲滎又東流逕陽武及封丘縣
北又東過冤朐縣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水
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爲二其一東北入鉅野澤
壽張西北...合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
北經齊郡東萊郡而入海也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
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宋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

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今按濟水在漢時
伏流不見惟汶水自泰安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
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爲運河明因之凡汶水入海
處皆築壩以遏其流而入漕之道遂多湮塞今所
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洸河者從張秋分流而入
會徐東南諸山泉溝渠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濼
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蒲臺利津諸州縣界
入海當濟河之故道也所謂小清河者即樂水發源
濟南趵突諸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亢不竭[illegible]明湖[illegible]

[illegible]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

[illegible]東流會巨合水[illegible]又東經

[illegible]合清河[illegible]又

[illegible]河[illegible]一水合流經

[illegible]平長山縣[illegible]會孝婦河[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經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於烏河[illegible]又北至馬車瀆入海或

[illegible]云[illegible]不自華不注山東北入爲大清河[illegible]濟

濼[illegible]之東行始爲小清河云[illegible]

[illegible]又按鄭

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多

涸竭[illegible]今[illegible]水勁疾能穴地伏流見無常乃

其本性[illegible]

又不[illegible]邑[illegible]見[illegible]爲滎

水又見[illegible]山東[illegible]泉水[illegible]爲大小清河其[illegible]

下[illegible]又[illegible]南子曰濟水通和宜麥

周官曰[illegible]不喻[illegible]劉

[illegible]濟能蕩滌垢濁通[illegible]川於海[illegible]雲雨則

濟水之德又古今所稱云[illegible]

以濟水之易伏者莫若河[illegible]而至於[illegible]若濟于

[illegible]積至五載始評以一言曰斬[illegible]枯而

[illegible]高宗[illegible]通而復枯歲出天數夫豈人謀蓋後

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

蕭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故杜釋春

秋[illegible]云今濟水至[illegible]入海者此復通也

[illegible]賢[illegible]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

入[illegible]而[illegible]似[illegible]不知有中[illegible]復通之[illegible]終絕

也[illegible]

[illegible]水[illegible]大小清[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引[illegible]謂[illegible]泉[illegible]爲大小清

[illegible]本[illegible]山東通志具有[illegible]見[illegible]水伏流發自

地中者[illegible]十二泉哉春秋襄十八年會于魯濟

莊三十年遇于魯濟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

濟在魯界爲魯濟由此觀之今濟南府之新泰萊蕪
二縣泰安州肥城縣兗州府之平陰縣東平州汶上
寧陽泗水曲阜滋陽五縣濟寧州魚臺鄒滕嶧四縣
青州府之蒙陰[illegible]皆有泉濟南青州皆齊地兗州魯
地齊魯之界皆有泉則皆是濟水矣故將各州縣之
泉臚列如左[illegible]

東平州泉十四[illegible]安圈泉吳家[illegible]泉銅鈁泉小黃泉[illegible]
人黃泉[illegible]王老溝泉席橋泉[illegible]泉[illegible]石頭泉
獨山泉鐵鈎嘴泉坎河泉[illegible] 汶上縣泉三
龍鬪泉[illegible]雷山泉雞爪泉[illegible] 平陰縣泉一
柳[illegible] 滋陽縣泉八[illegible]東北新泉闕黨泉古溝泉

負瑕泉[illegible]蔣詡泉[illegible]下蔣詡泉[illegible]西北新泉驛後新泉
[illegible]鄒縣泉十二[illegible]醴眼泉程家莊泉[illegible]孟母泉陳家
溝泉白馬泉岡山泉黃港溝泉[illegible]淵源泉柳青泉馬山泉
[illegible]勝水泉[illegible]二角灣泉[illegible] 曲阜縣泉二十[illegible]
[illegible]橫溝泉埠下泉新安泉變巧泉[illegible]清泥泉柳青泉東
輞泉[illegible]雙泉曲水泉歸泉温泉[illegible]珠泉新泉曲
溝泉[illegible]鄒村泉[illegible]文水泉[illegible]泉[illegible]泉[illegible]
[illegible] 泗水縣泉[illegible] 趵突泉[illegible]珠泉淘
蔡泉黑虎泉[illegible]泉白石泉[illegible]花泉新開
泉[illegible]水泉[illegible]下莊泉三台泉
[illegible]泉石[illegible]泉[illegible]新泉[illegible]金聚泉[illegible]琵琶泉[illegible]

[illegible]潘波[illegible]泉潘波新泉[illegible]黃陰泉吳家泉杜家泉曹家
泉蔣家泉里湧溝泉[illegible]石井泉[illegible]鮑村泉合德泉[illegible]趙家泉
蒙陰泉[illegible]眼泉[illegible]鷂尾泉[illegible]石縫泉珍珠泉[illegible]
黃溝泉[illegible]石河泉[illegible]泉小王溝泉大王溝泉蘆
城泉[illegible]周[illegible]泉[illegible]第二泉[illegible]天
[illegible]泉[illegible]泉[illegible]泉[illegible]新魏
莊泉[illegible]石橋泉二里橋泉[illegible]八烏
[illegible]泉[illegible]泉[illegible]泉[illegible]石橋泉
[illegible]泉[illegible]家莊泉[illegible]三山泉黃溝泉[illegible]山泉[illegible]水泉黃
安[illegible] 孝[illegible]泉[illegible]泉五[illegible]
[illegible]温水泉[illegible]井泉[illegible]池泉龍[illegible]泉[illegible] 寧

陽縣泉十一[illegible]泉[illegible]溝泉魯姑泉[illegible]當泉[illegible]蛇眼
泉[illegible]張家泉井泉三里溝泉[illegible]泉柳泉[illegible]
[illegible]金馬莊泉[illegible]坡泉[illegible] 魚臺縣泉[illegible]四[illegible]東龍泉平
山泉古泉[illegible]家灘泉[illegible]兩龍泉[illegible]母泉[illegible]黃良泉廟前泉滕
家泉[illegible]河頭泉[illegible]高家西泉[illegible]陳家泉[illegible]中[illegible]
泉[illegible] 濟寧州泉一[illegible]溝泉[illegible]泉[illegible]馬陵
泉[illegible] 泰安州泉三十八[illegible]泥溝泉
鯉魚溝泉[illegible]家營泉錢[illegible]泉清泉周家[illegible]泉雨泉
馬兒溝泉[illegible]溝[illegible]木[illegible]溝泉[illegible]泉[illegible]家莊
泉上[illegible]泉[illegible]泉[illegible]泉水[illegible]泉報恩
泉[illegible]泉[illegible]泉[illegible]河泉斜溝泉

合泉顏謝泉北滾泉順河泉韓家莊泉[illegible]力溝泉東柳泉神泉西柳泉龍堂泉水波泉[illegible] 新泰縣泉十四[illegible]南陳泉魏家泉南師家泉名公泉[illegible]張家泉公家莊泉孫村泉西周泉名灣泉[illegible]和莊泉西都泉古河泉劉杜泉靈查泉[illegible] 肥城縣泉九[illegible]東泉[illegible]鹽河泉[illegible]家泉[illegible]敵家泉吳家泉王家泉[illegible]河泉[illegible]馬房泉[illegible] 萊蕪縣泉十六[illegible]小龍灣泉[illegible]花池泉郭娘泉牛王泉鵝山泉[illegible]泉王家溝泉中暨店泉海眼泉[illegible]家莊泉[illegible]水河[illegible]魚池泉[illegible]新興泉[illegible]蒙陰[illegible] 沂水縣[illegible]

汶水源出王屋山伏見不常其流蓋分南北汶合北汶以入濟以入海而元人自安民山開河由壽張北至臨清謂之引汶絕濟達明初復汶全流從南旺分水屈曲西北達臨清為運道自奪大小清河東北出海故道即所謂北濟也泗合南濟故道以入淮元人於堽城之左作斗門遏汶南流至任城謂之引汶入濟達明初遏汶諸流並從今口東流兗州府城西出納闕黨泉至濟寧城東會洸之入天井閘今府城會河谷泉之所[illegible]水伏見之源[illegible]左右源流皆所謂汶合入泗之南[illegible]泉[illegible]出濟入[illegible]在北門有

汶上西北[illegible]諸水在南則有滋陽之[illegible]等泉 汶水之源有二一發泰山仙臺嶺一發萊蕪原山陽一發萊蕪寨子村會泰山諸泉至靜封鎮合王為一謂之大汶口轉西南與小汶河合小汶源出新泰宮山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大汶合流至寧陽西北分而為二其一為元人所改由堽城南流別為洸水其一由堽城西流至東平州東五十里會坎河諸泉至汶口西分其西流者入大清河由東阿而北至利津入海此故道也明永樂中濬會通河乃移堽城壩於戴村壩以遏其入洸之流於坎河之西築戴村壩以遏其入海之路使其全流盡出於汶上城

北二十五里受[illegible]諸泉[illegible]之[illegible]溝入[illegible]南流至城北二里受蒲灣泊水謂之草橋河又西南流十里謂之白馬河又西南流一十里謂之鵝河鵝河者故宋之運道也凋而為濼汶水由之又西南十五里謂之黑馬溝又西南至南旺入於漕南流者十之三四北流者十之六七是為分水口諸泉之由汶濟運者凡百四十有四新泰二十五萊蕪二十四泰安四十七肥城九平陰二寧陽四東平一十五汶上六蒙陰二

洸水即汶之支流汶水經寧陽之北元人既為水門於堽城之左遏之[illegible]復為閘於奉符鎮之為洸[illegible]未知分水南旺即於寧[illegible]會通閘分水故為會

通河之源者即洸也明初遏汶全流西北從南旺分
水仍於寧陽堽城西十里曹槊新壩一座於其南別開
河十里受之南流以存洸一線其後為積沙所壅更
於堽城作東西二閘以蓄閘西之柳泉使穿東閘出
北會寧陽縣南蛇眼等泉環流仍入東閘以歸於洸
西南流至濟寧會泗沂合流入天井閘濟運諸泉
之出洸入運者惟寧陽之西柳蛇眼等九泉　泗水
源出於陪尾山下四泉同發故曰泗水因以名其縣
四泉合而成流西南行經卞城其西有泉數十自縣
之南境北流入之又有泉數十自縣之北境南流者
入之自此西過其縣北又西過曲阜城北五里分為

二流北為洙瀆流繞聖墓之前而泗水經其後皆流
兗州府而後合為一西至兗州府城東五里金口閘東
有水雩水入之諸泉之由泗入運者本縣五十九曲
阜九　沂水源出尼山麓過曲阜南而東承雩水出
曲阜南馬跑泉過鄒縣境而東來同謂之沂水沂即
合泗於金口壩東復為二流其十之九即下金口閘
南由濟寧境入魯橋閘其十之一入兗州府城出西
門小南門與濟寧閘七泉合流六十里至濟寧城東復
一屈從南會於洸水入天井閘諸泉之由沂入運者曲
阜[illegible]入而濟寧之杞[illegible]等泉自入運者
[illegible]卷一

新泰縣[illegible]
[illegible]　南師泉距縣東北十五里出山坡石縫中自
南師店北起東流長一里入南師會河　魏家泉距
縣東北三十里出山坡石縫中自三山莊東流長一
里入南師會河　高峪泉距縣北三十里出土中自
北陌莊迤北南流長一里入南師會河　路踏泉距
縣東北四十里出石縫中自孤山莊迤北南流長五
里入南師會河　名公泉距縣東南三里出名公村
沙土中自長元莊迤西西南流長二里入南師會河
張家溝泉距縣南十里出土中自名公莊迤西南
流一里五十步入南師會河　嘯泉距縣南三里出

土中自大窪莊前流長五里入南師會河　已上七
泉俱入南師會河南師河自高峪鋪流至小汶長五
十里以下俱山東全河備考
北陳泉距縣東南十里出平地土中自北陳莊流長
五里入嶅山會河　南陳泉距縣東南十五里出沙
土中自南陳莊流二里入嶅山會河　北鮑泉距縣
東南十里出北鮑莊沙中自陵溪莊流[illegible]五里入嶅
山會河　太公泉距縣東北三十里出太公峪沙土中
自陵溪莊[illegible]流五里入嶅山會河　已上四泉入嶅
山會河[illegible]縣東八里[illegible]陵溪莊流至小汶六
十里

新西周泉距縣西北十五里出沙土中自西周莊流長一里入西周會河　西周泉距縣西北八里出沙土中自西周莊流長一里半入西周會河　杏山泉距縣西北十里出杏山西坡下流長八十五步入西周會河　金溝泉距縣西北十里出土中自杏山西北流長一里入西洲會河　公家莊泉即龔家莊泉距縣西南八里出石縫中自公家莊東流長一里入西周會河　賈周泉距縣西南十里出土中自公家莊南流長八十五步入西周會河　已上六泉入西周會河西周河自魏胡山流至小汶長四十五里

周家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周家莊土中自青萊

嶺流長五里入崖頭會河　崖頭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出土中自崖頭莊東流長二里入崖頭會河　搆溝泉距縣西三十里出土中自搆上村流長二里入崖頭會河　已上三泉入崖頭會河崖頭河自青萊嶺流至小汶七十五里

和庄泉距縣西北五十里出和莊村沙土中自和莊南西南流長二里入羊流會河　紅河泉距縣西北五十里出土中自裏頭城東南流長二里入名灣泉上源　釣魚臺泉距縣西北五十里出土中自裏頭城東南流長二里入名灣泉上源　名灣泉距縣西南門下里自裏頭城東南流長一里入羊流會河

已上四泉共會入羊流會河羊流河自蓮花山前起至小汶八十里

劉杜泉距縣西南四十里地名泉頭村出高坡石縫中自靈山寺前流長三里自劉杜泉入廣明河　萬歲泉即萬松泉距縣西南三十里出劉杜集石縫中自南流泉莊起西南九十里會劉杜入廣明河　澇坡泉距縣西南十里出土中自澇坡莊東流長十五里入廣明河　已上三泉俱入廣明會河廣明河自南澇坡大安界起至汶河長七十里

大峪泉距縣東南二十里出土中自大峪莊南流長一里徑入小汶　柳溝泉距縣南二十里出東都莊

南土中北流一里入小汶　孫村泉距縣西南十五里出孫莊前石縫中西南流一里入小汶　西都泉距縣南二十里出西都莊東石中池名老鼠汪北流長二里徑入小汶　里橋泉距縣西南二十里長一里會入古河泉五步會汶　古河泉距縣西南二十里古河莊出土中志云珠光迸出雨氣遙飛泉之傑出者流長一里徑入小汶　北流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石縫中自小莊北流長八里入小汶　劉杜泉距縣西南二十里出劉學莊東土中南流長二里入小汶　黄水灣泉距縣西南四十里出土中瓦窯頭北流長一里入小汶　靈杏泉距縣西南七十

里岀盤查莊南池土中西北流長一里入小汶　巳

上泉俱入小汶河小汶自蒙陰交界起至泰安州安

家莊止共長一百二十四里

按小汶水距縣東四十里源出龍堂山會平陽西南

流入大汶其外諸泉[illegible]羊流河源出新甫山右入汶

平陽河源出徂山左紆城東始城南入汶[illegible]寧河源

出周家泉南入汶蘇莊河源出新甫山南入汶[illegible]明

河源出關山北流入汶總由小汶納南師諸泉西南

流[illegible]　以上俱山東全河備考

濟水

萊蕪縣[illegible]

[illegible]海眼泉距縣東南六十里出黃山保土中

[illegible]河源也長[illegible]里水茂盛[illegible]流入

汶[illegible]泉[illegible]南六十里水茂盛長[illegible]里通流

入汶[illegible]泉[illegible]東南五十里[illegible]保[illegible]二里

西北入大汶[illegible]泉距縣東四十里長[illegible]里通

流入汶[illegible]泉一名[illegible]眼泉[illegible]名[illegible]縣東

南二十里出[illegible]莊[illegible]土中西南流入汶　朱家灣泉

距縣東南二十七里出黃山保土中北流入汶　張

家灣泉距縣東[illegible]二十六里出黃山保土中北流入

汶　蓮花泉距縣東南三十里十五里出碁山保山坡

下土中西流入汶　已上八泉從縣東入汶

鵰山泉距縣東[illegible]二十一里出鵰山麓石縫中卯發

[illegible]入汶[illegible]水茂盛長一里西南流會趙家

泉又二里入盤[illegible]又五里入大汶　趙家泉距縣

東[illegible]里[illegible]出古[illegible]南土中水茂盛長

里[illegible]入汶[illegible]泉距縣東二十四

里[illegible]龍河入汶[illegible]泉距縣東

十四里[illegible]河入汶　已上四泉東北

[illegible]河入[illegible]

半壁店泉距縣西三十五里出毛埠保土中西南流入汶　西夾溝泉距縣西三十四里入半壁店泉同入汶　青陽港泉距縣西南三十里長三里北流入汶　賀家灣泉距縣西南四十五里長一里北流入汶　王家溝泉距縣西二十八里出新莊保土中西南流二里半入汶　牛王山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南宮保土中蔭泉二長二里半西北流入汶　龐家莊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長八十步入牛王山泉轉流入汶　許家港泉距縣西南十五里出土中長一里西北流入汶　郭娘錦泉出石嶺下世傳郭娘濯錦於此距縣西南十四里長二里半西北流入汶

泉如萬斛噴涌者泉十九俗出泉者無數入其[illegible]因以名泉[illegible]泉之冠　尸鍋泉距縣西南十四里長一百二十步水盛北流入汶　坡草泉距縣西南五里出汶南保土中長一里半北流入汶　[illegible]馬河泉距縣北二里長二里半南流入汶　小龍灣泉距縣東北五十五里出蒼山保小龍灣土中西折如龍故名長一里至嘶馬河入汶　大龍灣泉距縣東北四十里水微細長一里至嘶馬河入汶　烏江岸泉距縣北二十五里出垂楊保沙中長二里西南會轄甲等泉至嘶馬河入汶　蔭泉二　北海眼泉距縣北二十五里長半里水盛入烏江岸泉轉至嘶馬

河入汶　垂楊泉距縣北二十七里長一里水盛入烏江岸泉至嘶馬河入汶　鎮里泉距縣西北二十八里出鎮里保平地石縫中長十里上源水微下流水盛西南流至嘶馬河轉入汶　青橋泉距縣西北二十五里水茂盛長半里入鎮里泉至嘶馬河轉入汶　西碧泉離城西北二十五里半水微細長一里入鎮里泉至嘶馬河入汶　龍興泉距縣西北十五里出垂楊保沙中長十四里水微細至嘶馬河入汶已上諸泉入嘶馬河轉入汶

北夾溝泉距縣北三十二里長半里入水河泉今枯　水河泉距縣西北三十二里出垂楊保土中長十

一里水微細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沙岸泉距縣西北三十四里長二里半水微細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劬沙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長一里水微細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李家灣泉距縣西北五十八里長半里水盛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凉坡泉距縣北六十里出南野保長一里入韓家莊泉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韓家莊泉距縣北六十里出南野保長一里水盛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illegible]泉[illegible]縣北六十一里[illegible]水盛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illegible]泉距縣西北六十[illegible]里水盛[illegible]里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新興泉距縣西北[illegible]五里出新興保[illegible]十里會

魚池等泉西流二十五里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魚池泉距縣西北四十五里出舊寨保長三里水盛下流會新興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星坡泉距縣西北六十里長十里水微細至泰安州鯉魚溝入汶　大憩泉距縣西北五十里長一里水盛至泰安州會入汶　已上諸泉入泰安州會河入汶

萊蕪古泉三十五眼舊設泉夫一百二十名後緣枯於僅存二十五泉而夫亦隨減存九十名近修續搜復古泉十處又增新開泉十一處通共泉源四十六而夫少疏濬竭蹷所宜按泉添夫者也

泰安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泉距州東四十里地名郭家莊出土中入汶　清泉距州東三十里出王莊土中入汶　纖佛堂泉距州東一十里地名侯家店出土中長二十里入沙河六里轉入汶　周家灣泉距州東二十五里地名聚林莊出土中入沙河六里轉入汶　皂泥溝泉距州東五十里地名喬家莊出土中西南流入汶　風雨泉距州東三十里出土中長六里入汶　已上諸泉南入汶

范家灣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長八里西南流入汶　鯉魚溝泉距州東五十里出新店莊土中長一里西南流會范家灣泉又西南轉入汶　大帆橋泉距州東六十里出土中長二十里入汶　板橋灣泉距州東六十里出板橋灣土中長八里西南入汶　𤀹潭泉距州東五十里出沙中長二里入汶　已上諸泉南入汶

[illegible]泉距州東六十里地名崦谷莊出沙土中長五里入汶　臨河泉距州東六十里出石縫中長二里小泉[illegible]會北流六里入汶　會泉距州東六十里出沙中長七里入沙河轉入汶　撒[illegible]井泉距州東六十里出沙中入沙河轉入汶　坡里泉距州東北六十里係沙泉出井中數步會前泉入沙河轉入汶

已上諸泉由沙河北入汶

[illegible]八十四　五

[illegible]泉距州東北十五里出沙中長二十五里入泮河轉入汶　金星泉距州西南一里出沙中會廣生泉轉入泮河　廣生泉距州西北二里出石中入泮河轉入汶　張家泉距州南八里出南村保沙土中入泮河　大頭溝泉距州[illegible]十二里係泥泉入泮河轉入汶　[illegible]泉距州南[illegible]五里係沙泉入泮河轉入汶　[illegible]泉距州南二十里出舊縣保土中[illegible]入汶

[illegible]泉距州[illegible]二十里係泥泉合明堂泉入泮轉入汶　梁家泉距州南二十里出高坡土中東南流入汶　已上諸泉由泮河轉入汶

吳山溝泉距州東南四十五里出崔家莊山澗中西
流入汶　滄浪溝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滄泊店山
根下西流入汶　顏謝泉訛為言謝距州南六十里
出顏謝村沙中南流入汶　西顏謝泉距州南五十
里出土中入顏謝泉轉入汶　白土涯泉距州南七
十里出沙中入汶　已上近山諸泉入汶
龍子泉距州南七十里地名香城保出沙中南流五
里入小汶　香城泉距州南七十里出土中入小汶
良莊泉距州東南八十里出沙中入小汶　韓家
莊泉距州南一百里地名山陰保石泉出土中北流
入小汶　皮狐泉距州東南九十里出沙中入小汶

水坡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土中西北流入小汶
石縫泉即新莊石縫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土中
入小汶　西柳泉又名二柳泉距州東南一百里係
沙泉地名樓底集東西二柳俱出石縫中西北合流
數步會小柳又十二里轉入小汶　東柳泉又名神
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入西柳泉　小柳泉距州東南
一百里出沙中入西柳泉轉入小汶　海旺泉距州
東南一百四十里出土中入西柳泉轉入小汶　黑虎泉
距州東南一百四十里係沙泉入西柳泉轉入小汶　力
溝泉距州東南一百里係沙泉地名力里村出土中
入小汶　羊舍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地名羊舍村與

石縫中西南流入汶　新興泉距州東南九十里出
土中入小汶　水泉距州東南八十里出土中入羊
舍泉下源轉入小汶　已上諸泉俱由小汶轉入大
汶
斜溝泉距州東南一百一十里地名汶西村出土中
西南流三里入小汶　濁河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地
名泉河集出平地石縫中[illegible]泉二西北流十五里入
小汶又七十里入汶　良溝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
土中入濁河泉轉入小汶　闞泉距州東南一百里
係石泉入良溝泉轉入小汶　已上諸泉俱由小汶
會東南諸泉入汶

上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石塢村石縫中廢泉一西
南流入濁河會馬蹄等泉入濁河四十八里入汶
水磨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地名西界保出土中入濁
河轉入汶　靈應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土中入上
泉轉入會河　新[illegible]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土中
入上泉轉入會河　[illegible]水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illegible]家
莊土中入上泉入會　馬蹄泉距州西南五十
里出土中入上泉轉入會河　洞港溝泉距州西南
五十五里出侯村土中　蒼泉一西南一里會上泉轉
入會河　豹[illegible]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下張保石縫
中入會河轉入汶　小泉一曰寶金西南流四十餘

步會入報恩泉　報恩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報恩寺井中石泉長五十步入狗跑泉轉入會河西南二十餘步會陷灣　陷灣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石寨村土中長一里入狗跑泉轉入會河䕺泉二西南流十里會狗跑　已上諸泉俱由濁河轉入汶

龍王泉距州西南一百里出石中入沙河轉入汶

坤溫泉距州西南一百里出沙中入沙河轉入汶

涼泉距州西南一百里出土中入沙河轉入汶　已上三泉極西在渠外入沙河轉入汶

胡家溝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南執保土中枯涸

馬黃溝泉距州西南九十里出土中入汶

肥城縣[illegible]

[illegible]鹹河泉距縣西南五十里在衛魚社沙土中西南流長二里會吳家等泉䕺泉六　董家泉距縣西六十里在衛魚社沙中䕺泉三西南流百步合入鹹河泉　鹹家泉距縣西六十里在衛魚社沙土中䕺泉二西南流百餘步會董家泉　已上三泉會[illegible]至吳家[illegible]家二泉長二里五十步　吳家泉距縣西六十里在衛魚社沙土中䕺泉七西南流二里會鹹家泉　黃家泉一名王家泉距縣西南六十里在衛魚社沙土中䕺泉七　已上五泉會柴?開河泉長二[illegible]

開河泉距縣西南四十五里在衛魚社大劉村土中長六里三十步下源至施車泉會流長八里五十步䕺泉四　施車泉距縣西南五十里在衛魚社劉家莊土中長二里二十步下源至馬房泉流又長十里二十步䕺泉四　馬房泉距縣西南五十里出馬房村沙溝中西南長十七里至平陰會泉界又長十二里二十步䕺泉一　聖惠泉距縣西四十里出土中

按大洋泉　大洋泉在聖惠泉[illegible]泉

引[illegible]泉在聖惠西出土中合聖惠大洋二泉俱入馬房泉　已上諸泉入衛魚河轉流入汶

清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安字村沙土中南流入汶

新開泉在六房社劉家村流入清泉河入汶　一、

錢泉一曰陶朱在陶山下從陶山牛山合流成河甚沛惜下源數十里散入坡地然志言從古不能開濬為䕺泉矣

按縣志大清河在縣城西北七十里即濟水故道俗呼鹽河以商販魚鹽舟楫不絕故名東北經平陰界又北[illegible]至利津縣東北入海矣今泉源內另有鹹河泉在衛魚社合諸泉西南流名衛魚河至東平州入汶者當以水味鹹而得名耳而實異矣

平陰縣[illegible]

[illegible]泊頭泉距縣東五十里出名岩真湧泉北出山溝

石中東北流十里餘入衛魚河　新柳泉距縣東南
二十五里地名柳溝村出高坡沙土中三十里入衛
魚河會肥城諸泉又南流至宮橋歷東平州一百四
十里入汶　橋口泉在縣東南七里山下西北流至
縣南河外東遶城周匝西行又十里鋪西南有泉東
北行至南門外西泮與此泉會又東溝水西流亦與
此泉會形如川字遇秋澄泓一派紋錯如錦色名錦
川以此皆入大清河為邑八景之一　天井泉在縣
東二十里山礀石井中泉勢如趵突飛流界道雖旱
不涸北入大清河為邑八景之一　拔井泉在縣西
南五十里出九峪山崖經石峽入大清河　馬跑泉

在縣西南五十里赤溝山北崖石竇間入大清河
按平陰泉東北流由衛魚河入汶者只泡頭新柳二
泉其餘東南西南諸山出泉有橋石天井拔井馬跑
泉即濟源發伏俱入大清河不濟運又縣西濟水下
流南岸有山蹲龍盤石跨[illegible]行舟宋時別鑿新開河
避之北行而大清河[illegible]西北岐東阿縣界三空橋五
空橋[illegible]東北[illegible]溫濟河入[illegible]圍隄防云
東平州[illegible]
[illegible]高家泉即州東南五十里出蒲橋村
十中在河南涯入蒲河即坎河[illegible]十四里西出口入
會河　坎河泉即州東南五十里出劉家所山根沙

土中在河北涯入蒲河西出水口其近滕泉二　鐵
村背泉去坎河泉六里出西莊村土中在河北涯有
[illegible]泉一處遶東入蒲河　已上二泉西出口入會河
高涯泉距州東南九十里係石泉在河北涯入蒲
河　雙阳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分
東西二股入蒲河　中眼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土
中在河東涯分二股入蒲河　已上二泉相近俱入
蒲河
蘆耳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崖　半畝泉
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南岸　二眼泉距州東
五十里在河北涯　安定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

在河東涯　勝水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北
涯　安圈泉距州東五十里出蒲橋村土中徐泉二
在河南涯分東西二流　鈴鐺泉距州東五十里出
土中在河東涯　已上七泉相近入蒲河
口頭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　浮問泉
當為浮汶泉州東北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　大
成泉距州東北五十里在河東涯　徐家泉距州東
北五十里出土中在河西岸　張貨郎泉距州東北
五十里出夏雲村土中在河西涯　[illegible]泉二　已上五
泉乾近相入蒲河由泉出口入會河
今河泉即今[illegible]泉即州東九十里出土中分東西二

處入蒲河　蒲橋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共廿六
處出水爲諸陂泉之總領　第二泉泉小出水近
第三泉泉小出水近　第四泉係石泉甚寬出水頗
遠　第五泉小路近　第六泉不甚寬出水頗遠
第七泉不甚寬出水亦近　第八泉小路近　第九
泉小路近　第十泉小路近　第十一泉小路近
第十二泉小路近　第十三泉小路近　第十四泉
小路近　第十五泉身頗大出水甚遠　第十六泉
即爲本泉下源出水甚近　已上諸泉並流差分遠
近各入蒲河
二黃泉距州東北五十里有陰泉三處爲三四五黃

洞入蒲河　大黃泉距州東北五十里出土中　王
老溝泉距州東北五十里出小雪村土中　已上兩
計一十二泉相近皆入蒲河會流
列泉距州東北四十里距獨山泉數步會入蒲河
獨山泉距州東北四十里出查寨村山谷石縫中麻
泉二東西流長二里會扒頭泉　扒頭泉即芭頭泉
距獨山二里爽會出山峽石縫中　源泉距芭頭數
步會入蒲河　郭家泉距州東北四十里出山溝土
中距源泉二里會入蒲河　淨泉距州東北四十里
出石縫中距郭家泉一里會入蒲河　小王泉即新
泉距淨泉五里自石縫中出　已上七泉俱係山泉

亦徵渠道或徑入或派歸蒲河然自蒲橋泉已下俱
西出口入會河
神𤋮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土中　湧泉距州東
北五十五里出土中　孫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
土中　遊龍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土中　吳家
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谷紅村土中泉身寬大并
陰泉五出水甚遠　已上五泉相近派流入蒲河又
東出口入會河　按出水口者自肥城衛魚河經本
州官橋蒲橋蒲河又經坎河[illegible]教村壩南流之會河
也
汶上縣[illegible]龍鬬泉

距縣東北五十里地名陶成出雲尾村土中泉脈鼎
沸如雨[illegible][illegible]然故名流一里會下源雞爪泉　薛
家溝泉在龍鬬東出土中流一里會下泉龍鬬泉
老源頭泉在龍鬬東北出土中地名[illegible]家流二里會
下源薛家溝泉　雞爪泉在龍鬬泉東一里地名陶
成出土中流一里會玲瓏泉　玲瓏泉即趙家橋泉
左右小泉二與龍鬬[illegible]　即也名泉村出土中流四
里會入坎石橋　[illegible]流[illegible][illegible]泉東北五十里出羅山
社在坡當地方土由[illegible][illegible]二里流二里十三步自
會入坎石橋　以上共六泉以龍鬬爲主而渠道則
同會入坎石橋西至金鈎口又西至崔家橋入汶水

大渠
次上泉渠自崔家橋經路家橋至張鎮橋共二十四
里至泊頭橋又七里至軍德橋又經畢家橋何家橋
便易橋共二十六里至金龍口此處總謂之曾溝又
經張家橋孫家橋大石衿屯橋共二十五里半乃至
樂濟泉又一里半至坡石橋諸泉之所滙入也三里
半至楊家橋又一里半至趙家橋左右玲瑙泉又一
里至淮水泉又一里至龍鬭泉自崇濟以下共八里
半至龍鬭尚餘三里為龍鬭應泉二一里至薛家溝
泉又二里至老源頭共長九十五里有奇而汶上泉
渠止矣上源至下源共長四十一里

馬莊泉距縣東南十八里出馬莊坡土中泉眼二十
四旋流十五里至城南伏地不見另出水口四里至
崔家橋則仍出城北同入前渠道
寧陽縣 [illegible] 蛇眼泉石口以泉孔如
蛇眼故名在縣北門外迤東一里出土中東南流長
半里會二里泉等入洸河　日澗泉石口出李家泉
在縣北門外迤北官廟後東南流長半里入古泉
會入蛇眼泉　古泉石口距縣北門外迤北一里東
流長半里會入蛇眼應泉一　三里溝泉土口在縣
東門外迤北一里餘出土中新發小泉口舊應泉七

流長一里會蛇眼　井泉石口在縣東門外迤北
六十步出土中西南流長二十步會蛇眼會三里溝
泉　金馬莊泉距縣東南八里出劉家村土中陰泉
二西南十二里會蛇眼　張家泉土口在城東蒲莊
村從東十二里向西流八里會蛇眼入洸河陰泉七
已上諸泉俱入洸河　按洸河即孫河歷蛇眼諸
泉水南流至府城北三十里入於洸即歸天井閘文
古城泉石口在城南十二里沙莊村出土中長五里
西南流十二里會入滋陽縣漕河接濟天井閘　曾
姑泉以曾姑葉子存婦得名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在
鶴山之陽出常家村土中西南流六十五里入洸瑚

山泉又西會汶上縣龍鬭泉入汶　濼當泉距縣西
北二十五里距曾姑十里出鐵山村土中陰泉六西
南流二里會汶上縣濼當入龍灣河又西二里入龍
鬭泉入汶　龍魚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土口出黃家
村土中陰泉二十九又王家等泉二十一西流十里
會龍港泉　龍港泉湧一派搖孔湧鳥花砂
碎蜿若珠璣雖旱不涸距縣東北五十里出韓家村
十中陰泉二十七又小河等二十七西北流二里會
龍前又二里入汶
柳泉距縣東北二十五里出柳家莊土中旱則無
水雨潦則有二眼接下源可入洸　羅星泉在縣

東北三十五里出殷家堂土中長十五里流入洸河去汶五里以沙阻閉入洸便　已上二泉久枯竭
柳泉土口泉[illegible]西十里舊南流十五里入洸至嘉靖初洸水久涸柳泉南入於洸者悉滲於沙不達於濟乃於洸河兩岸東西相對各立一閘大雨時行則閉閘門以防其溢冬水淺則啓閘門以達其流東會蛇眼等泉灑河合流遶至天井濟運道明末依前南流入洸至康熙二十年仍改東流經旋會諸泉以入濟
河

泗水縣　[illegible]
泉林寺諸泉

若鉢距縣東五十里西珍珠豹突黑虎淘米四泉俱出石縫中合流為泗源　珍珠泉北流五步入豹突泉　豹突泉一步入黑虎泉　黑虎泉一步入[illegible]甕泉即舊誌淘米　淘米泉一步會雪花泉　雪花泉出沙中　已上五泉俱在寺內龍王廟西一流分支又西北半里會繁星等泉同出水口四里至卞橋
繁星泉出石中西南流五步入白石泉　白石泉出沙中一步入蓮花泉　蓮花泉出沙中五步入雙晴泉　雙晴泉出沙中　已上四泉亦在寺內龍王廟前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
甘露泉出沙中西北流五步入甘露新泉　甘露新泉出沙中半步入西甘露泉　西甘露泉出泥中　已上三泉俱在寺龍王廟前一流分支西流半里會珍珠等泉又一里會潘坡等泉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

淘米泉即濤甕泉以音同致訛出沙中在龍王廟西南流二十步入三水泉　三水泉出石中五步入响水泉　响水泉出石中十步入醴橋泉　醴橋泉出沙中八步半入涓涓泉　涓涓泉出石中五泉一流分支行一步入紅石泉　紅石泉出石中十步入新開泉　新開泉出泥中九步入琵琶泉又一新開泉在醴橋紅石泉之間　琵琶泉出泥中三步入天井泉　天井泉出泥中十五步入奎聚泉　奎聚泉出泥中二十二步入西奎聚泉　西奎聚泉出泥中一十步入湧珠泉　湧珠泉出沙中　已上諸泉俱在龍王廟西南一流分支源頭諸水南流一里會珍珠等泉一里許會潘坡等泉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
古莊泉出泥中在泉林寺下[illegible]南西北流二十步入一合泉　一合泉出泥中亦在龍王廟前西北流一里入潘坡泉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　卞橋泉出石下在泉林寺西南水西北流二里逕入卞橋河二里至卞橋
潘坡泉即響珠泉距縣東五十里在潘坡村南出沙

中北流十步入齊湧泉臉泉一　齊湧泉出沙中十
步入瑪泉　瑪泉出沙中八步入留愚泉　留愚泉
出沙中五步入石寶泉　石寶泉出石中十步入石
漩泉　石漩泉出石中七步入雙石縫泉　雙石縫
泉出石中五步入淄坡小泉　淄坡小泉即石露泉
出沙中十步入石竅泉　石竅泉出沙中　已上諸
泉一流分支皆在淄坡村南北流四里會湧珠等泉
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　按卞橋金大定十年建去
縣四十五里地在泗源南社其聚有三曰石羅村曰
卞莊曰淄坡村白吟珠以下有繁星甘露淘米醴橋
卞莊卞橋淄坡等各泉頭相距不出南社三聚五里

遠近俱入卞橋會河卞橋一里入泗河也
激雪泉距縣東四十五里在石露村西北出沙中東
北流十五步入大黃陰泉　大黃陰泉出沙中東北
流二十步入小黃陰泉　小黃陰泉出泥中北流十
里入泗　吳老泉距縣東北三十五里在小黃溝村
東出泥中西南流一里入雙巧泉　雙巧泉出沙中
西流十步入大黃溝泉　大黃溝泉出沙中在大黃
溝村下東西南流六里入小河四里入泗　小黃溝
泉出泥中在大黃溝村下東西南流六里入小河四
里入泗　石井泉出泥中距縣東二十里在李家坡
西北地名杜家村北流二十步入泗　杜家泉出

沙中距縣東十九里在李家坡西北地名漠北社西
北流半里徑入泗　里家泉即李老溝泉距縣東十
入里在林泉村南出泥中西北流半里徑入泗　蔣
家泉距縣東十七里在林泉村南出石中西北流一
里徑入泗　曹家泉距縣東十五里在東岩店東出
石中西北流一里徑入泗　黃陵泉距縣東北十
八里在黃陵東北出泥中西南流九里入泗　四勝
泉距縣東十四里在東岩店西出泥中十步入趙家
泉　趙家泉水清可鑑出石中十步入黃花泉　黃
花泉出石中十七步入合德泉　合德泉有二巨石
在旬明季鑿出與趙家淘德相合故名三泉俱一流

分支距縣東十三里在東岩店西南水西北流一里
入從東岩石縫等泉下流合一股西北流八十步入
泗
三柒泉出泥中二十一步入珍珠泉　珍珠泉出石
中五十一步入東岩石縫泉　東岩石縫泉出高坡
石中十九步入天井泉　天井泉出石中　已上四
泉俱一流分支距縣東十四里在東岩店西南水西
北流一里半入泗
顏家泉出泥中距縣東十一里在大泉莊東北十四
步入顏陰泉　顏陰泉出沙中俱東北流二里半入
泗　大鮑村泉出石中池名曰鮑村陰泉一北流十

步入小鮑村泉　小鮑村泉出石中十一步入龍澤泉　龍澤泉出石中十步入東㾖出小泉　東㾖出小泉出泥中十三步入西㾖出小泉　西㾖出小泉出石中　已上五泉一流分支距城東八里俱在鮑村南西北流六里入泗

[illegible]南珍珠泉出高坡沙中距縣東南五里在醴泉莊南西北流半里入醴泉　醴泉出石中距縣東南四里半在醴前村南西北流三里入醴前泉六里半入泗　醴前泉距縣東南三里出石中在醴前村迤西北流四里入泗　七里泉出土中距縣西三里在湯家莊北西北流七里入泗　璧溝泉距縣西十五里在李白莊內地名中冊社南流十里入泗　大玉溝泉距縣西南十一里出土中又出平坡石縫中地名玉溝村北流二十六步入小玉溝泉　小玉溝泉出土中距大玉溝數步㾖泉一二十一步入西㾖出小泉　西㾖出小泉出沙中二十一步入龍震泉　龍震泉出沙中十五步入珠澤泉　珠澤泉出沙中　已上五泉一流分支在南玉溝村東北流八里入泗

馬莊泉出土中距縣西北二十里在馬莊村北西南流五里入馬跑泉會河三里入魏莊泉出水口十四里入泗　馬跑泉出沙中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在柏溝村東西南流五里入馬莊泉會河三里入魏莊泉十四里入泗　魏莊泉出土中距縣西北二十七里在魏莊村東南源頭水微中源底漏六里入馬莊馬跑兩泉會河九里入泗　三角灣泉出沙中距縣西三十里在三角灣村迤南地名仁里西流二里入泗　西巖石縫泉地名西巖村出平地石縫中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在蘇盧李迤東西流六里入盧城泉沙河九里入泗　盧城泉出沙中距縣西南二十三里在盧城村迤東西北流十里入西巖石縫泉沙河二里入泗　石河泉出土中距城北七里在城子崖地名曲北村出平地石縫中源頭水微二里徑入泗六十

卷第八十四

泗水

曲阜縣[illegible]達泉距縣東南三里在馬跑泉村東出土中水中石如伏龜然靈活潑可玩即左傳所稱逵泉是也西南流三十步會兩觀泉　兩觀泉出土中東南流十五步會逵泉　逵泉出土中西流二十步會車輞泉　車輞泉出土中東南流五步會雙泉　雙泉出土中西南流一十步入茶泉　茶泉出土中東南流八步會柳

青泉　柳青泉出土中西流十步會曲溝泉　曲溝泉距縣東南二里在馬跑泉村西北出土中東會[illegible]泉數步與柳青車輞近逵兩觀逵泉[illegible]流十步或[illegible]出共匯南流一里出口入沂[illegible]入沂　[illegible]不距縣東南四里出馬跑泉村東土中西北流一里經入沂　[illegible]河泉距縣東南三里出馬跑泉村西土中南流[illegible]步會[illegible]泉　新泉出土中地名竹園西南流一百步[illegible]水詠歸泉　曲水詠歸泉出土中南流二十步會濯纓泉　濯纓泉出土中北流[illegible]會[illegible]泉　[illegible]泉出土中西南流[illegible]泉入沂

城南新開泉在南關南一里出土中北流一里入海河會文獻泉　文獻泉在城東二步出土中即[illegible]舞雩[illegible]水二步入海河又西南流三里入沂　溫泉距縣東南十里雖寒冱水常暖即曾點浴處也在張曲村東北出土中府泉五西流一里會近溫泉　近溫泉距縣東九里在張曲村東北出土中西北流一里會黑虎泉　黑虎泉距縣東南八里出張曲村土中西北流半里會連珠泉　連珠泉距縣東南七里出[illegible]村北土中西北流六里同[illegible]泉入沂[illegible]泉距縣東南十五里出河頭村西北土中地名[illegible]西南流五里入沂　埠下泉距縣東北十五

里出句石橋村東土中西南流二里入泗　横溝泉距縣東北十六里出[illegible]村北土中西南流三里入泗　新安泉距縣北二十五里出泉頭莊東北土中西南流十五里入泗　睡安泉距縣西北二十里出泉頭莊土中西南流半里會新安泉入泗　[illegible]北新開泉距縣西北三十四里[illegible]安泉四里出柳莊村東土中南流十三里入泗　[illegible]巧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illegible]村南沙中西南流八里入泗　[illegible]泉距縣南一十里出大許村西南西南流一里會[illegible]縣[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河

[illegible]

史248-241

[illegible]東北
新泉距縣東北五里出井家林莊地名東隅社渠長
一里西流會闞黨泉　闞黨泉距縣東北四里古[illegible]
黨地西流會古溝泉　元對泉距縣東北六里會入
照星泉　照星泉距縣東北五里半會入惠泉　惠
泉距縣東北五里半會入旣濟泉　旣濟泉距縣北
五里長八十五步會入古溝泉　古溝泉距縣北五
里長一百五十步會入負瑕泉　負瑕泉距縣北五
里當以古瑕丘得名長三十步會入蔣詡泉[illegible]泉一
西流會闞黨泉　二義泉距縣東北四里在二義廟
前長七十步二里會入負瑕泉　上蔣詡泉距縣北

五里在紅花廠西地名紙房長七十步西流會下蔣
詡泉　下蔣詡泉距縣北五里在紙房廠東長九十
步南流轉西會西北新泉　西北新泉距縣西北五
里在郡廳墳東長六步一里會入紙房頭泉　紙房
頭泉距縣西四里在舊關東長九步三尺右流轉南
會驛後新泉　驛後新泉距縣西二里原泉長一里會
諸泉至平政橋入濟又十五里至婁闕又二十里至
杏林閘二十里舖為濟寧州交界皆入天井閘今會
入馬場湖濟運
濟寧州[illegible]
[illegible]蘆溝泉距州東南

七十里出雨城店土下泉頭五長十八里南流入南
陽閘由磨鎌溝出水濟運　馬陵泉發源馬陵山西
距州東南六十里東泉頭一西泉頭二長六里西流
入魯溝閘由龍家橋出水濟運　托基泉泉頭二距
州五十里出土中長二里西流入東林閘由龍家橋
出水　浣筆泉在州城東關外去會通河不數武出
土中一方池一圓池相傳為唐時李太白浣筆處南
流由通濟橋經入運
鄒縣[illegible]
[illegible]陳家溝泉距縣北二十里出原寨村原寨村平

地土中西北流三里入白馬泉又五里會馬山孟母
二泉口十里會尚山東頭二泉一里至白馬橋二里
會鵝跟泉口五里至雙橋村五里會新泉程莊泉口
十里至內官橋五里會黃茶泉口三十里至徐鋪橋
十里至白莊泉口十五里至黃塚橋二里至紙房頭
村五里會淵源泉口七里會柳青涛水二泉口十二
里至門東村分引入西河轉入魯橋　白馬泉距縣
北二十里出原寨村原寨村平地土中西北流五里
會馬山孟母二泉口　馬山泉距縣北三十里出莊
史社何莊村平地土中南流八里會孟母泉四里會
臨家嵩白馬二泉十里會尚山屯頭二泉口一里至

白馬橋　孟母泉距縣北二十五里出公孫社宜村平地土中西南流四里會陳家溝白馬二泉十里會岡山屯頭二泉口　屯頭泉距縣北二十里出中疃社白馬廠平地土中西流二里會淌山泉　淌山泉距縣北二十里出中疃社白馬廠村平地土中西南流三里入白馬河一里至白馬橋　鮎跟泉距縣北三十里出中疃社北貢村平地土中西流五里至楊柳橋八里至中疃村五里入白馬會河　黃溝泉距縣西十八里出故夏社羊廠村平地土中西流五里至過市橋三里入白馬河　已上諸泉俱從白馬河出魯橋派

新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出中疃社程家莊平地土中南流二里會程莊泉　程莊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出中疃社程家莊平地土中東南流八里至稻屯橋七里入白馬會河十五里至內官橋轉出魯橋　白莊泉距縣南三十里出莊朱社白莊村平地土中地名川寺坡西南流五里至叟村七里至西房橋八里入白馬河十五里至黃路橋三里至紙房頭五里會淵源泉口　淵源泉距縣西南七十里出安仁社鐵脚山下平地土中水深丈餘文浩瀚無底西北流四里入白馬河七里至柳青勝水二泉口　柳青泉距縣西南七十里出清潔社鄒營官橋平地土中西流八里入白馬河十二里入圖東村入泗河　勝水泉距縣西南八十里出清潔社朝陽村源出白泰白山半腰石縫中西北流至黃曲村四里至鎮頭村六里入柳青泉八里入白馬會河十二里至圖裏村入泗河　以上諸泉俱經白馬河入泗轉入魯橋　三角灣泉距縣西南八十里出曾梁社谷山坡平地土中滲泉七西流八里至兩川橋入泗轉入魯橋

魚臺縣舊志云魯地古棠邑春秋隱公五年公矢魚于棠即此今縣北十二里有高埠名觀魚臺因以名縣東[illegible]西[illegible]南至江南之豐邑北[illegible]入運之泉一十[illegible]其泉[illegible]隨地異名[illegible]為滿堤[illegible]

黃良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出黃山下土中東西長八十五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　廟前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在黃良南出土中東西長九十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　河頭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在黃良東出土中東西長一百七十二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　陳家泉中溫泉距縣東北四十里黃山土中東西長一百五十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　高家東泉高家西泉距縣東北四十里黃山土泉東西長一百十五步至三岔河共會一股　勝家泉勝水泉距縣東北四十里黃山上泉東西長一百二十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　已上九泉皆由三岔河會流由新開河入運南流八里至

南陽閘蓄濟

聖母池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係土泉石壞池岸南北長二百七十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　西龍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土中湧自石竇為池南北長二百三十丈至張家橋長十五里　有本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土中南北長一百七十五丈至張家橋長十五里　聖壽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小土泉南北長二百一十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源流長十五里　小龍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土泉南北長一百八十五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源流長十五里　陸小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土

泉南北長二百四十五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沙泉十五里　已上六泉俱會趙家口入運南流五里至利建閘蓄濟

東龍泉距縣東北九十里出池頭集沙土中石縫泉岸四時不竭不溢過旱滂雨即應西南會于山泉　平山泉距縣東北九十里池頭集土泉南北長一千八百二十丈至集泉橋共會一股　何家源泉距縣東北九十里池頭集土泉南北長二千一百四十丈三尺至集泉橋共會一股上下源長二十五里　夢豪源泉距縣東北九十里池頭集土泉東西長一千四百四十丈至集泉橋共會一股源流長二十五里

做古泉距縣九十里池頭集土泉南北長一千八百一十二丈五尺至集泉橋共會一股源長二十五里　已上五泉俱由獨山湖張家閘入運南流二里至郗家閘蓄濟

滕縣[illegible]北石橋泉距縣北二十五里出沙泉土中二十里入小白橋沙河共四十里入耿武莊河　滂水泉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出孫家莊土中十二里入騾莊泉共二十里入耿武莊湖　騾莊泉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出嘍羅村土中十里會滂水泉二十五里入耿武莊湖　大烏泉一作大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大烏集土中五

里會騾莊泉二十五里入耿武莊湖　二里橋泉距縣北三里出薛家莊土中十二里會七里泉上源至下源出水口五十五里會入耿武莊湖　七里泉距縣北十里出張家莊土中十五里入二里泉共五十里入耿武莊湖出滿家口濟運　已上諸泉北路流入耿武莊湖

趵突泉距縣東十五里出蔡村土中一里會入五花泉共七十里入姚家口濟運　荆溝泉距縣東十五里出荆溝村土中一里會入五花泉五里入東荆溝會河共七十里入姚家口　五花泉距縣東十二里出小宫村土中一里會入大沸泉共七十里入姚

家口濟運　大沸泉距縣東十二里出小宮村土中五十里入絞溝泉會河七十里入姚家口濟運　小沸泉距縣東十二里出小宮村土中五十里入絞溝泉會河共七十里入姚家口濟運　絞溝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絞溝村土中一里入西荊溝泉會河共七十五里入姚家口濟運　西荊溝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絞溝村土中五里入東荊溝會河共二十五里入姚家口濟運　趙溝泉距縣西南八里出朱續社趙溝莊久枯無水　劉溝泉距縣西八里出趙溝莊泥土一里會趙溝等泉上源至今源久枯無水

已上從東至西近縣等泉皆會趙溝入姚家口

南石橋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鄭莊土中五里入雙泉會河二十里至鮎魚弦濟運　雙泉距縣南四十里出何家樓土中二十里入鮎魚弦濟運　王花泉距縣東南二十五里出魏莊土中一里入魏莊泉會河共七十里入劉昌莊　魏莊泉距縣東南二十五里出魏莊村土中共七十里入劉昌莊　白溝泉距縣東南七十里出孫家莊土中八里入白山泉會河共十八里入劉昌莊濟運　白山泉又名竹山泉距縣南七十里出白山坡土中二里入馬蹄泉會河共六里入劉昌莊濟運　馬蹄泉距縣南七十里出白山坡土中一里入白山泉會河共五里入劉昌莊濟運

已上諸泉又南入劉昌莊

三山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莊村土中一里會入蕊珠泉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　蕊珠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莊村土中四十里入溫水泉會河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　大勝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莊村土中一里入三山泉會河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　雙勝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莊村土中一里入蕊珠泉會河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　溫水泉距縣南七十里出匡山下土中一里入[illegible]倉橋沙河共三十里入彭口濟運　龍灣泉又名泥溝泉距縣南七十里出臨城社种家樓土中五里入由山店沙河

共十二里入彭口濟運　黃家泉距縣東南七十里出黃山石縫中八里入洪家林會河共二十里入彭口濟運　已上諸泉入彭口

燦星泉距縣南九十里出張阿莊土中三里入運河

三界灣泉距縣一百九十里出微山石縫中流一里入微山湖濟運

嶧縣[illegible]濟浪泉距縣西北八里即濟浪閘出東拘山下[illegible]長[illegible]許池泉一里會入許池石室泉[illegible]兩道一西南五十五里至丁廟閘[illegible]大逆口入運　許池泉距縣[illegible]

北十里巖岸下突出五泉曰珍珠曰錦曰篩曰金綫
曰灰唯灰泉稍濁餘皆清澈可鑒趙石南會滄浪石
室二泉東南流至泥溝西伯王山泉自西北來會同
出大汶口今建石壩於泥溝迎之由馬蘭屯出針鈎
口又於馬蘭屯築土壩遏水向西行以濟丁廟閘
石窑只距縣八里其所出泉三十里北十里流至泥
溝西分兩道一至□所閘一至大汶口入運
許由泉距縣西北四十里以□泉許由□□得名
出陳郗集沙中蔣泉一舊西南會溫泉達河入滕縣
百中河至留城自開新河入呂孟湖今開泇河後流
至滕境西倉橋會彭口入運 撒井泉距縣西北六

十里出東級村土中舊二十五里由滕縣西倉橋四
十里入微山河今開泇河後亦由彭口入運 溫水
泉距縣西北五十里出石溝營土中舊由西北五十
里會撒井泉今開泇河後亦由彭口入運
牛山泉距縣西南二十里流至德勝閘入運 巫山
泉距縣東南四十五里南流徑□閘入運 伏孟泉
距縣西五十里東北流至張莊入泇 龍王泉出
黃山東南流西北流二十五里會□池泉今開泇
河後至萬年莊閘入運
蒙陰縣[illegible] 官橋泉
距縣北一百里出立山社沙中南流十五里入新泰

縣汶河 卞橋泉入官橋十里出土中西流至寨子
村口入汶是爲南汶 海眼泉距縣北一百十里針
山社水流百步入萊蕪縣汶河濟運 蔣溝泉距縣
北一百十五里清平村水流十步入萊蕪縣汶河濟
運從鳥峪鋪稍南入運 伏牛峪泉距縣西北十八
里出方山社山如伏牛泉出其下南流百餘步入小
汶又六十里入沂又百三十里入邳州濟運 泉河
泉距縣西北二十里出泉河社舊名合泉從地湧出
十餘泓北流入小汶又五十里入沂 順德泉距縣
東北七十里安平鄉南流入小汶 以上錄山東全河備考
山東自兗達於濟南地勢最高諸山蜿蜒宛如人身

之脊背泰山峙於東宛如昂首諸泉湧發於山趾
或自下也或自石罅初只七十二泉時塞時開今增
至二百四十要不過與大凡耳數實加倍不止也土
厚氣盛泉亦如之我明因元之舊溝通舟楫此乃天
地大運所關大豈偶然 沂州有沂居民百里每春
雨魚鼈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穴闊數十里名爲
漏陂村人且乘流拾魚鼈菽載而歸 泗源即漏
陂下游也陂在泗水縣陪尾山之西界接沂州方諸
水入俱湖其聲如雷故一名雷澤山之下有泉沼寺
左右出泉夾寺環之 而寺亦爲山之西泗淵之
泉出焉初出合爲四水名曰有淵中四泉流出其

爲石砑洞門高二尺許其水濆瀑沸騰匯爲池折入
西流跡咸之泉出焉由洞門直瀉埒石甃而大又流
而西玉鼓之泉出焉為渠悠然長遶其清見底水中
小石平布日光射之如繪如織遶寺之左泉出乎地
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各為一溪更相灌注大木千章
輪囷離奇凡三里抵卞橋古有卞縣始茂之水經於
其間上下數十里泉石最奇遶於曲阜逕孔林北西
流至濟南府東分而西北與沂水合又西至泗水縣
城東復合其自曲阜分流經孔林後西南合於沂者
曰洙實一水會諸泉入漕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汶水一出新泰縣東四十里者曰小汶河合

南師諸泉西至泰安州一出萊蕪縣之寒子村納海
眼諸泉一出原山之陽納木河諸泉並會于泰安州
泰安之水出仙臺嶺至靜村鎮合萊蕪之汶曰大汶
西南流受泮水又西與新泰之小汶合是爲入濟之
汶達于寧陽東平通於戴村壩南流經汶上縣城東
北二十五里受樂當諸泉[illegible]城北二
里受[illegible]河又下里[illegible]又二十里[illegible]
[illegible]河又十五里[illegible]溝至南旺分注南北漕河其
[illegible]水乃汶之支流自寧陽[illegible]分會蛇眼諸泉又西
[illegible]至濟寧州 濟水在兗州府[illegible]陽縣城東五里
[illegible]河[illegible]下流由曲阜分流入[illegible]於濟寧者蓄諸家

之說如此然濟水伏流時出地上原無定體定形故
汶泗皆有源有委而濟獨無可以概見乃萬兩溪謂
泰山諸泉皆濟水所沸匯于汶則東省之水惟有一
濟汶反爲下流而據滋陽之說則濟又爲汶之下流
矣考濟水禹貢潔流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于汶又
北東入于海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即汶水入
濟之道水經濟水故瀆又北合洪水註云洪水上承
鉅野又北經闞鄉與濟合則前說爲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張純[illegible]論曰泉之資於濟大矣而亦有不必用者
如[illegible]泉所以濟[illegible]河然自[illegible]家口黃河患由
[illegible]於泉北是以宏治中[illegible]徐公
[illegible]泉[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且小[illegible]

歲司人力如之何哉十九年決雞鳴岡由渦經亳以入淮二洪又涸向非王公以竭力開李景高口則二洪幾不濟矣然猶幸其可以智力成則人亦天也今所恃者天耳萬有不測甚而人力無所施則二洪涸安得不賴濟運之泉乎濟河涸又安得不賴蒙沂之泉乎是不可不預行也又得潛議廣泉源畧曰夫所貴乎泉者謂其湧溢也若冬春皆涸夏秋暴發無益也泉矣近據四門新泰諸泉皆此類也諸所當除發泉如官橋卞莊二泉下流俱入汶河夫非漕渠涓滴之助思以為勞力於無源之水莫若移力於有用之泉況其故道可尋因舊為易或者以為役泉仍須

役夫舊該縣原額泉夫百五十名自宏治十四年斬議停役今經百年所省當二萬計何莫[illegible]上而因此兩郡民手合銀將前項廢泉盡為修濬是役人夫仍以附近新泰泉官督之便又張克文新泉序曰凡泉家晚來兩數自萬木迤流達於京都南旺其勢吹而泉派其血脈也舊泉凡二百二十有六分齊南北諸人之計間室文太命泉理六月年壬申巡歷諸泉其曲從危然不能與者踈濬從之務窮其源凡舊泉所出悉按圖治之矣顧圖所不載者府州縣有之名父老問故曰泉豈有窮大則有限如開一泉必增數夫故凡者不及指有司不以告余因進諸長吏而失之

必不以泉益夫以水困民也惟取盈於舊額蠲其遠役而調停為如是而民心洽矣報新泉三十六處併而入河計所助之利視昔亦加多或曰新泉中有甚微細者顧亦取而濬之而記之何補不見聞乎水涸舟膠況夢之坂又從而困之乎應之曰其涓滴不為用也夫已涓滴而乘其流不涓滴乎導其源可乎別人不紀後將何稽并叙其說如此俟知言人之論泉之所係重矣而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尤為患河命脈每歲春夏宜嚴督官夫疏濬庶克有濟至于山泉沙磧頗多汶河每為淤墊須於大挑之期一併挑濬使泉流無阻名曰理白河其各處泉源

必於三四月查挑務及時而用之也乃自泉夫裁而挑濬無人泉為之壅矣且蔭泉宜多植柳[illegible]滿渠得以遮蔽盛夏烈日水不消耗尤需人培護之夫閘河千里所藉以利漕者惟此十七州縣之泉源屈曲瀦注而後我用苟以裁夫而致壅塞則病漕之害豈區區役食所能較其輕重耶是泉夫之宜復有不待再計而決者 山東全省泉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駕幸蒙縣至泗水東境觀泉林寺

駐蹕觀泉

御製泉林記曰朕披服至道而法孔子於詩書禮義

中美聽載見如聞其言論而接其聲容者匪伊朝夕矣
嘗以不得一登闕里之堂觀其車服禮器山川風物慨
然至聖之音徽每低徊於中而不能自已適者在廷之
臣咸謂古者天子巡省方岳觀察民俗敷俞其請因命
岱宗在望于蕴曲郊展昔所懷今茲可慰歲之冬月與
兖北還祇於泗水東境距其縣治五十里陪尾山之陽
衆泉出焉石竇呤呀清流蕩漾下合沂泗達波悠然相
傳爲子在川上處亦有古寺廠名泉林坡陀幽蹟樹
木茂密雖古今異時陵谷不改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
意者當日杖履所經而覽觀泉默契道體[illegible]發水哉
之歎者其即斯地耶於是停驂弭節瞻眺久之悦乎如

有所得殆移晷而後去也夫天地無終窮流水之出於
天地者亦無終窮聖人之道川流敦化萬古[illegible]心契天
地流水同其無終窮焉其何能已於予衷耶孔子繫易
其言天也曰行健言地也曰無疆孟子之言水也曰盈
科而後進君子之於聖人之道也淵源窮流學水至海
亦若是焉而已矣朕觀亭泉[illegible]至此非[illegible]而又覽
泉源勝地聖跡所存[illegible]其處也遂爲之記[illegible]

卷第八十五

行水金鑑　卷第八十六

[illegible]

導河水

冀州　夾右碣石入于河 禹貢

堯所都也碣石海畔山夾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 [illegible]

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illegible]

冀州東兖南豫西雍二面臨河夾右者海壖在其左也 [illegible]

冀州無貢賦者諸侯貢天子也唯諸侯有貢故獨載島夷貢道島夷自外至也 [illegible]

他州皆設山川以爲界獨冀不言者帝都不必言觀餘州所至可知亦以見王者無外之意也夾右碣石入于河帝都通漕運之道也九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之天下之大紛紛聯絡凡所貢賦不可無道以達於帝都也 [illegible]

此記島夷入貢之道耳餘不必皆自碣石入河也觀西傾因桓是來可見不獨西傾雍之浮積石亦然記遠不記近此經文之妙 [illegible]

冀北去帝都遠者自海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掖
掖九州貢道皆達河達河則達冀州矣 胡士行尚書詳解
冀州之域三面距河自積石東北流入於中國則折
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則折而東流
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于大伾則又折西北流兖
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
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
里而近自常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則冀州之境
界也此篇雖不言冀州之境界而冀州境界亦可以
互見餘州之間 林之奇尚書全解
或問河入海之道曰新安王氏辨之詳矣王曰禹貢

言夾右碣石入于河此禹河之舊也周定王五年河
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
繼決于頓丘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
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
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始壅塞
不通後二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
而下流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河夫河不行于
大伾之北而道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
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于禹貢不合故欲辨冀
州山川不可不先講求河之故道也 陳大猷書傳或問
冀州爲中土古軒轅陶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實

沈臺駘孫竹之封皆存焉春秋時可考者晉魏霍冀黎楊賈
沈姒蓐黃路赤狄邢鄘衛共凡
原雍邢虞權潞中山鼓肥鮮虞冀北燕韓絳終山戎
凡三十九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秦衛亦兼得其地
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爲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雁門雲中三川是漢
武置十三州此爲冀州幽州并州後漢魏晉
竝因之南北朝土地分裂增置漸多不可
勝紀唐承隋制州郡是郡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
下爲十道開元中又析爲十五道此爲河北道之汲

郡衛鄴郡魏廣平洺鉅鹿邢信都冀趙郡趙常山鎮博陵定河
間瀛文安饒陽深上谷易范陽幽景義歸化歸德等
嬀川漁陽密雲北平平柳城營等郡河東道之河東
陝郡平陽高平上黨潞樂平陽城大
寧文城西河太原昌化雁門代定襄安邊馬
邑雲中等郡又都畿之河內郡懷關內道之單于大
都護府按以上通與所列信都當全屬兖鄴郡之內
黃堯城臨河汲郡之黎陽衛境當分屬兖以今輿地
言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
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三府直隸則
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五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

西北境（[illegible]）大名府濬縣之西境（[illegible]）
（東屬兗）又新置宣化府（舊為萬全都司）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以大遼水為界）
（西屬冀東屬青）其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
東訖于大遼水皆古冀州域也　冀西距河河自今
塞外東受降城南而東至山西大同府廢東勝州界
折而南經平虜偏及太原府之河曲保德興縣汾州
府之臨縣永寧寧鄉石樓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州
鄉寧河津榮河臨晉蒲州是為西河與雍分界　冀
南亦距河河自蒲州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芮城平陸
垣曲及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溫縣武陟衛輝府
之獲嘉新鄉汲縣是為南河與豫分界　冀東亦以

河與兗分界自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禹河故道堙
廢而冀兗之界難分今按漢志魏郡鄴縣下云故大
河在東北入海故大河者即王橫所云禹之行河水
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河自汲縣南東北流至黎
陽縣西南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大伾山一名黎陽山[illegible]）
（[illegible]）蘇代謂之宿胥之口酈道
元謂之宿胥故瀆李垂謂之西河故瀆濬縣舊志云
在縣西十里蓋禹迹也（[illegible]）自此而北歷湯陰
安陽鄴縣斥丘（[illegible]）至列人斥漳之境存會衛漳經
所謂北過降水也（[illegible]）
（[illegible]）河自此東北入海及定王時南徙則衛漳

東出循河故道而下至東光縣西與大河合王莽時
河益徙而南漳水遂專達于海故斥漳以下水經通
謂之漳水東北歷平恩曲周鉅鹿經縣南宮堂陽扶
柳信都昌成西梁桃縣郭縣下博樂鄉武強武隧武
邑東昌弓高阜城樂成建成成平浮陽至章武平舒
入海蓋皆禹河之故道也而說經者皆以王莽河為
禹河謬矣（[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濬縣（屬直隸大名府）
湯陰安陽臨漳（[illegible]）成安肥鄉曲周（[illegible]）平鄉廣宗
鉅鹿（[illegible]）南宮新河冀州（[illegible]）東鹿（[illegible]）深州衡水武
邑武強（[illegible]）阜城獻縣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illegible]）
皆禹時冀東瀕河之地中流與兗分界王制謂之東

河北抵碣九河其經流爾雅謂之徒駭又同為逆河
東至碣石入海後世謂之勃海者也　冀東北與青
分界處于古傳記無可考今按碣石以西之渤海即
禹時逆河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兗分界又北歷寶
坻縣東南折而東歷豐潤灤州樂亭盧龍昌黎縣南
昌黎漢絫縣碣石在其地渤海之北岸皆冀域也自
此以東則為大海東歷撫寧縣東南又東歷山海關
南又東歷遼東寧遠廣寧等衛南是為漢遼西郡地
又折而南歷海州衛西南（[illegible]）曰梁房口關
大遼水于此入海（[illegible]）水經注云大遼水
出塞外衛白平山（[illegible]）東南入塞直遼東之望平縣

西歷石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襄平漢遼東郡治明為定遼中衛地）又
南逕遼隊縣故城西又南小遼水注之（水出[illegible]）又
東南逕房縣西左會白狼水（[illegible]）又東逕安市縣西
南入于海（[illegible]）
（[illegible]）望平襄平遼隊房縣安市皆漢遼東郡
之屬縣而遼水逕其西是知遼西為冀域遼東為青
域而碣石以東梁房以西之海則二州共之矣　冀
之北界亦無可考約畧言之當循陰山侯應曰北邊
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昔戰國時趙
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
（師古曰高闕山名在朔方之北）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

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
以距胡燕趙所築長城自雲中以迄遼西延袤可三
千里疑即堯時冀州之北界但今之長城未必皆古
跡其詳不可得聞耳北之西頭當起東受降城（[illegible]）
（[illegible]）即舜所
分幷州之西界東頭當抵醫巫閭山即舜所分幽州
之東界山在故遼東郡司廣寧衛西五里（[illegible]四百一十里）
職方氏幽州山鎮曰醫巫閭是也明一統志云舜分
冀州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分青東北為
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
為遼東郡蓋仍燕之舊以大遼水為限也　漢志右

北平驪成縣下云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遼
西郡絫縣下云有揭石水南入官（[illegible]）不言有山也及
文穎注武紀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入臨渝
此石著海旁（[illegible]）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為荊州從事
（[illegible]）即王粲贈詩送聘劉璋者也謂此山臨渝海旁
之孤石與班固異自穎始水經有魏晉間人所附益
故亦云碣石在臨渝後漢志無驪成劉昭補注遂於
臨渝言碣石晉省臨渝入肥如故後魏志碣石在肥
如隋省肥如入新昌尋又改新昌曰盧龍故隋志碣
石在盧龍自後漢迄隋言此山之所在曰絫縣曰臨
渝曰肥如曰盧龍縣名四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昌

黎縣東絫縣故城之南也至括地志始云碣石在盧
龍縣南二十三里與文穎異唐志及寰宇記則云石
城縣有碣石而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
易祓據之以釋禹貢按石城有四一在今大寧廢衛
界漢舊縣屬右北平（[illegible]）一在今永平府西北後魏
置屬建德郡（[illegible]）此二縣皆不瀕海一在今
灤州南唐置屬平州（[illegible]）一即今撫寧縣唐臨渝改
曰石城亦屬平州（[illegible]）此二縣皆瀕海志所稱石
城故驪成者今之撫寧乎抑灤州之南境乎撫寧本
漢臨渝（[illegible]）為遼西郡之東偏勢不得越今文（今遷安）絫
縣（今昌黎）肥如（今盧龍）海陽（今灤州）而屬右北平也驪成必不在此

地當試按圖而索之今灤州所領樂亭縣（縣在州東南初為石城縣地也）（案此盧龍縣地又為馬城縣地金大定末於置樂亭縣）有古城在西南二十里似即漢驪成治志所稱石城蓋指此地非臨渝更名之石城今為撫寧者也然樂亭縣境平衍無山即以州南瀕海之地為驪成地而亦無山唯縣西南四十里有祥雲李家桑坨三島迫近海濱豈即所謂大碣石與通典平州盧龍縣下云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仍用文穎說金元以來人皆知昌黎為絫縣而碣石在焉求之海旁不得求之水中又不得乃更求之向北之地故明一統志云碣石在昌黎縣北二十里或又以仙人臺上之巨石為天橋柱蓋皆依文穎言之然其山去海八九十里殊違夾右入河之義不可從也　欲辨碣石之所在莫若以今所謂灤河者證之灤河即濡水也漢志遼西肥如縣濡水南入海陽師古曰濡音乃官反讀若難後訛為灤以聲相近也遼因置灤州世遂目其水曰灤河不復知為古之濡水矣今碣石雖無其迹而灤河仍自遷安盧龍灤州至樂亭東南入海與酈注濡水入海之道無異則碣石舊在灤口之東可知矣贊水畢耳之谿淪于海中者當亦在樂亭縣西南也　山有名同而繫之以大小者如大別小別太華少華太室少室之類是也（古字太少與大小通用）驪成之山稱大碣石則必有小碣石在蓋即絫

縣海旁之石矣酈道元既宗文穎以為碣石在絫縣又引驪成大碣石以證之若以其山為跨二縣之境也者今按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逕令支故城東又南逕孤竹城西又東南逕紋城西分為一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新河系魏武王湯徵時作渠也）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而南入于海樂安亭者蓋即今樂亭縣東北之樂安故城也（[illegible]）絫縣在其南驪成在其西據濡水歷亭南而東又東南至碣石則碣石在亭之東南與驪成西南之大碣石相去闊絕安得連為一山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渝或云在驪成蓋兩存之愚謂在臨渝者為是或云漢志其可違乎曰班氏所占間有紕繆西縣之嶓冢氏道之養水武都之東漢水其尤甚者也他如安豐之大別安陸之陪尾尋陽之九江居延之流沙後人皆以為非而不從豈獨一驪成之碣石哉嶓冢漢水承誤數百年至魏收而始正世皆遵用其說文穎以建安時正班固之碣石猶王橫之以新莽時正史遷之禹河也不違而理無可疑穎說長于遷固即採之（[illegible]）穎說長于固今亦不可用耶　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此驪成之大碣石也何以知之絫縣之碣石在濡水之東繩水苟出其山勢不得

趙濡水而西注于河也又有二碣石史記索隱引太
康地志云樂浪遂成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秦
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盧龍之碣石北
齊文宣帝紀天保四年大破契丹于青山還至營州
登碣石山臨滄海唐志營州柳城縣北接契丹有東
北鎮醫巫閭祠又東有碣石山此即文宣之所登與
前在遂城者皆非禹貢之碣石也劉昭注補郡國志
言常山九門縣有碣石山按孔疏引鄭說云戰國策
碣石山在九門縣蓋別爲碣石不與此同今驗九門
無此山也（今直隸正定府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故縣也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無一山）至若燕昭王所
築之碣石宮以事騶衍者史記正義云在幽州薊縣

西二十里寧臺之東旁近無此山特取爲宮名耳凡
言九門薊縣有碣石山者皆妄也　史記秦始皇三
十二年至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
（[illegible]）二世
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漢書武帝元封元年東巡海
上至碣石此海濱之山十入海者（[illegible]）故
成帝時賈讓言禹之治水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
碣石凡山陵當路者毀之蓋伊闕類龍門夾峙兩岸
水出其間者也碣石類底柱橫絕中流當河之衝者
也析之破之不容已矣但此石猶著海旁不知何年
苞淪于海水經曰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鄭

注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illegible]）秦始皇漢武帝
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
矣又云漢司空掾王璜（[illegible]）言往昔天
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
在海中蓋淪于海水也（[illegible]）
（[illegible]）昔燕齊遼𤁋分置營州今
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illegible]）王璜之言信而有
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又云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
河故瀆合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
西絫縣絫縣幷屬臨渝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
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

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
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見之立于巨海之中
潮水大至（此句下似有脫文）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
之天橋柱也（[illegible]）狀若人造
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爲碣石濡水於此南
入海又按管子齊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涉贊水
今亦不知所在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
碣石苞淪洪波也酈氏之言碣石淪于海有其故有
其時有其證有其狀鑿鑿可據如此而世或詆爲妄
談以自伸其無稽之說不亦偵乎曹孟德詩曰東臨
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建安十二年征

烏桓過此而作(水經注云魏太祖征蹋頓與泃口俱導者世謂新河新河會濡水東南至碣石山而南入海則曹公征烏桓時道經碣石可知)後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東巡登碣石山望滄海改山名樂遊蓋此山雖淪于海而去北岸不遠猶可揚帆覽勝車駕東巡大軍出塞者率皆登山觀海以修故事道元家酈亭距臨渝纔五六百里所謂碣石淪洪波者乃以目驗知之而引王璜以爲證豈若程泰之生於南宋目不覩溟渤而徒憑古人之一言以恣其臆斷者哉世因程氏之妄而并疑酈氏之眞亦惑矣所可恨者此山不知至何時復遭蕩滅今昌黎縣南海中無一山自撫寧以東更二三百里海中亦無一山此酈氏之說所以不信于今也按道元卒

于魏孝昌二年歲在丙午下距齊文宣登碣石之歲天保四年癸酉凡二十八年而文宣所登乃在營州前此營州未聞有碣石疑是時平州之碣石已亡故假營州臨海之一山爲碣石而登之以修故事不然豈有舍此登彼之理自是以後登碣石者絕聞焉隋煬帝大業八年親征高麗三月渡遼水七月班師九月至東都而不聞登碣石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親征高麗大破之九月班師十月丙午次營州而不登碣石蓋以其山非眞而高洋之故事不足修耳丙辰入臨渝關戊午次漢武臺刻石紀功(水經注云魏氏土地記曰[illegible]縣東一百里有[illegible]武帝臺[illegible]六十丈俗云漢武帝東巡海上所築因學紀聞曰九域志[illegible]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自親征十九年伐高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illegible]成[illegible]之[illegible])

漢又一仙臺今名望海臺在縣城東北一百五十里而不刻碣石則其時無此山可知矣妄意推測碣石之亡當在魏齊之世丙午至癸酉二十八年間也宋儒不加考覈而占襲舊聞謂在平州南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宋時平州[illegible]言[illegible]故[illegible]謂在北岸五百餘里也)豈知爰在于巨海之中者後併化爲波濤也哉近世有郭造卿著碣石叢談以昌黎縣北十里仙人臺當之曰臺即碣石之頂也絕壁萬仞上凌霄漢其臺宗廣頂有巨石爲天橋柱人莫能至夫天橋柱者酈氏明言在海中其又可移之平陸耶劍去遠矣而鍥舟以求之非大愚不至此也　言有似是而非者爲害最甚如經云大行恒山至于碣石說者謂碣石與二山

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之山爲碣石(昌黎[illegible]漢[illegible]入[illegible]以後爲[illegible]縣地[illegible]後五[illegible]城[illegible]昌黎[illegible]又改日昌黎)而其實不然經云底柱析城至于王屋今底柱見在其能與析城王屋爭雄乎觀底柱則碣石可知矣不信海中之碣石而以昌黎縣北之山爲碣石則亦將不信河中之底柱而以陽城縣南之山爲底柱(陽城縣在[illegible]西八十里[illegible]有底柱山而傳之無[illegible]與昌黎縣北之碣石正是一類)然底柱無異論而碣石多枝辭何也一在一亡故也善言禹貢者當憑古記以推尋不可以在亡爲疑信海中之碣石水經注具有明文若昌黎縣北離海數十里之碣石孰言之而孰傳之耶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國人必皆識其處秦之滅燕未久也

始皇豈誤刻漢之去秦亦未久也武帝豈誤造曹孟德魏文成相望在數百年間也豈皆誤登道元北人家又近碣石其本朝故事亦必熟諳豈誤認海中一山爲先帝之所幸而改名如其誤也必别有一處爲秦漢諸君之古跡號曰碣石者而它書絶無聞焉舍道元之所說將安據乎世之言禹貢者拘攣拘之識廢昭曠之觀謂碣石無亡理而必求見在之山以實之斥古記爲荒唐求近志爲典要吾未知之何也已矣　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知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其易此說得之冀州三面距河是其設都之意實有取于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于下言所由以達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皆以河爲主蓋達于河則達于帝都故也傳以爲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于陸行而必循各州紆迴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鄭康成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如此則不當敘于田賦貢篚之後王肅謂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各州往還乘涉之水名今按所載皆達河之道非有往還乘涉之事諸說皆不可通至周氏之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勝前人處謂今必不古

若者曲士之見也 禹貢錐指

卷第八十六

運河水

濟河惟兗州　浮于濟漯達于河（禹貢）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孔氏傳）

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為兗州也（孔穎達疏）

浮水運也兗州朝貢之道或浮于濟或浮于漯以入于河而達冀州不言冀州舉河而冀州可知矣（書古文訓）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支流也兗之貢浮濟浮漯以達于河（蔡沈書傳）

濟自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豫徐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處　兗州有古帝顓頊之虛（[illegible]）有窮昆吾韋固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文公[illegible]）（成公又遷于帝丘）郕（[illegible]）胙（[illegible]）凡四國戰國時為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illegible]）齊郡（[illegible]）鉅鹿上谷（[illegible]）漢復置兗州（[illegible]）後漢魏晉並因之唐為河南道之靈昌（[illegible]）濮陽（[illegible]）濟陽（[illegible]）東平（[illegible]）等郡河北道之清河（[illegible]）魏郡（[illegible]）博平（[illegible]）平原（[illegible]）樂安（[illegible]）景城（[illegible]）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有當往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illegible]）

（大野之地須昌宿城壽張[illegible]縣故城在今東平州界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illegible]）魯郡之任城龔丘（[illegible]）改屬徐濟陰之南華（[illegible]）靈昌之匡城（[illegible]）改屬豫濟陽之長清（[illegible]）及東阿之東境（今東阿縣是）平陰之北境改屬青其南境改屬徐也（[illegible]）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郡及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illegible]）汲郡之黎陽東境其豫域則濟陰之乘氏也（[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河南衛輝府之胙城縣（[illegible]）直隸大名府（[illegible]）及真定河間二府之東南境（[illegible]）山東則東昌府其兗州府則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北境（[illegible]）皆古兗州域

也　東南據濟與豫分界當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知之按導水濟入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菏澤在今定陶縣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二澤之間為兗豫之界也濟水至曹州西分為二一水東南流為菏水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為濟瀆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酈道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即此地也濟水又北過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分界又北為陽穀茌平東與青分界轉東為濟南府之齊河濟陽齊東青城又東為青州府之高苑博興樂安（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illegible]入海處也）南與青

分界今歷城以東有小清河即濟水入海之故道其北為兖南為青也　西北距河與冀分界河自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北東至直隸大名府滑縣大伾山西折而北經河南彰德府界中又東北經直隸廣平順德真定河間四府界中東入于海此禹河之故道曲周以下即漢時漳水之所行也　九河濟漯入海並在兖東徒駭最北八枝次之漯在高津之南濟又在漯之南其所入皆勃海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冀分界南歷靜海縣東又南歷滄州東又南歷霑化利津蒲臺縣東折而東歷樂安縣北以小清河入海處與青分界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illegible]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叙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illegible]又東北逕黎陽縣南[illegible]又東北逕涼城縣[illegible]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illegible]又東北爲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illegible]河水又東逕鐵丘南[illegible]又東北逕濮陽縣北[illegible]又東北逕衛國縣南[illegible]又東逕鄄城縣北今濮州東十里有鄄縣故城唐濮州治也又東北逕范縣[illegible]

亭西[illegible]又東北逕委粟津[illegible]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為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illegible]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于此莽為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　出于武陽再出于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水經注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漯水出焉[illegible]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水亦[illegible]于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出郭逕陽平縣之岡城西[illegible]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illegible]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illegible]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illegible]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illegible]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illegible]右與黃溝合[illegible]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illegible]

[illegible]又逕高唐縣故城東[illegible]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以祭叔人丁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于所聞也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illegible]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illegible]又東北逕崔氏城北[illegible]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illegible]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illegible]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北逕東鄒城北[illegible]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illegible]又東北爲馬常坑[illegible]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illegible]此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漯川之原委也以今輿地考之濬縣滑縣開州清豐[illegible]觀城濮州范縣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illegible]禹城臨邑濟陽章丘鄒平齊東青城[illegible]高苑[illegible]諸州縣界中皆古漯水之所經自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絶而舊迹之

存者鮮矣　濟漯二水爲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獨兖也青承兖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承青曰達于河則由河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河可知矣淮通泗泗通河河通濟濟通漯漯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北滎澤之間無涉此其所以不言道也　禹時濟實通漯林少穎云案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非也如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illegible]必有舍舟行陸之事是爲大[illegible]何爲聖更定其文[illegible]由[illegible]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經旨灼然矣近儒朱長孺[illegible]漯知此意其所著禹貢長箋曰古時濟漯通汴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胡朏明亦云舊作一道者非是此適與閻氏闇合也新唐書許敬宗傳云高宗東封泰山次濮陽問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敬宗對曰沇濟自溫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云浮汶達濟不言今漯皆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或據此以駁濟與漯通之說余曰濟漯本相附近迨西漢末河行濟漯之間高唐以西至東武陽二水爲河所隔唐世猶然故高宗謂濟漯斷不相屬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憑臆以對殊失經旨未可以證禹貢也然則濟與漯通當

在何處曰是不可知按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四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illegible]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時濟漯之間為河所隔故云河分濟又云濟受河在禹時則固漯分濟或濟受漯也漢臨邑縣在今茌平縣東[illegible]四瀆津在臨邑故城東北[illegible]當為古濟漯通波處此亦不敢定以為是然濟與漯通必在會汶之後又北將東之際而臨邑適當其地東北接高唐故城為漯之所經枝津徑

通理無可疑　黃文叔云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于河愚謂兗之北境可徑浮漯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漯也準此以推則青之汶徐之淮揚之江海荆之江沱潛漢雍之龍門雖並列于經而或由或不由各隨其便唯豫之洛梁之潛沔渭為道所必由耳禹貢錐指

海岱惟青州　浮于汶達于濟禹貢

岱岱宗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濟固達于河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即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也謂此州將欲達于帝都當浮于汶以達于濟然後由濟以達于河也[illegible]

汶水五源皆出萊蕪奉符縣界至東平中都縣貫鉅澤入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由濟入河不言河兗已見也[illegible]

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易氏云唐兗州乾封縣本漢泰山郡博縣後改為襲慶府

奉符縣汶水出縣東北原山蓋博與萊蕪皆在兗州之西南故汶水所出之原山介兩邑間又有北汶嬴汶柴汶牟汶述征記云泰山郡水皆名汶今萊蕪界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其原山之汶水西南流經乾封縣治南去縣三里又西南流九十里入鄆州中都縣孔子為中都宰之地自濟之上流既絕故汶水入大野陂而不入濟[illegible]

孔疏曰堯時青州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青州為營州即遼東也漢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矣[illegible]

按成王賜太公履曰東至于海季札聞齊音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齊湣王謂張儀曰齊僻陋隱居東海

之上是東據海也而傳兼言北楚子謂齊侯曰君處北海蘇秦說齊王曰北有渤海蓋自今成山以至樂安者是也故云東北據海然自朝鮮以至日照皆青也所遺多矣專言東則固可該琅邪與朝鮮也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東南有博縣故城山在州北五里於故城爲西北也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史記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岱主南言與徐分界也而傳兼言西則岱不足以表其界蓋青西以濟爲兗界齊語正封疆西至于濟其明徵也北自琅槐以西亦以濟爲兗界故王莽改漢齊郡曰濟南而經不

言濟者蒙兗濟河之文從可知也傳兼言西則欲窮而反疎甚矣說經之難也 周禮正東曰青州其鎮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徐幷于青也賈疏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即孟豬經于豫州曰導菏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時幽州兩侵徐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貕養知之地理志琅邪長廣縣西有奚養澤琅邪郡屬徐州是知侵徐之地也渭按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古

青州域幽之所侵乃青地非徐地也不但此也其川河泲其浸菑時皆青地爲幽所侵而賈不言何其疎也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割入幽其西又爲兗所侵而損豫之東南境以益之徐則岱山大野皆入于兗是青亦不全得齊也鄭云青州即徐州亦占其大畧而已 青州有古爽鳩氏之虛爲季蒯有逢伯陵蒲姑氏之所因及甚灌斟尋寒浞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齊紀鄣州夷介萊凡七國戰國時爲齊楚二國地秦幷天下置齊郡琅邪遼東漢復置青州後漢魏並因之晉分置平州後改曰幽州唐爲河南道之北海濟南淄川

高密東萊東牟等郡河北道之安東都護府按以上通典所列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當往屬徐又有當屬兗者兗域濟陽之虛縣及東阿之東境平陰之北境徐域魯郡乾封萊蕪之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山東登州萊州二府其青州府則益都臨淄昌樂安丘壽光臨朐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境濟南府則肥城長清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及泰安萊蕪之北境兗州府則唯東阿及平陰之北境其東北跨海爲故遼東都司之東境及朝鮮國皆古青州域也 青之東境登萊二府之地斗入大海中東西長

八九百里形如吐舌史記徐世家云齊自泰山屬之瑯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蓋并登萊計之也海水自日照縣東與徐分界（日照本屬[illegible]縣屬瑯邪郡今屬青州府莒州）北歷諸城縣東折而東北歷膠州即墨萊陽棲霞文登諸縣南又東北出而西折歷寧海州及福山蓬萊二縣北（蓬萊登州府附郭 [illegible]）又西歷招遠（登州府）掖縣昌邑濰縣（俱萊州府）北與兗分界

青西及北以濟爲界鄭漁仲云不言濟者以兗州見之也按水經注濟水自臨邑過平陰盧縣歷城臺縣梁鄒臨濟安平樂安利縣至瑯槐入海以今輿地

言之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界中之大清河及章丘鄒平當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界中之小清河即漢時濟水會汶入海之故道古青兗分界處也　青之東北界無可考或云越海而有遼東之地恐未盡通典云青州之界東跨海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此說近是然三韓地太遠而（此開詳）菟不可遺竊疑漢武所開二郡皆古嵎夷之地在青州之域者而三韓不與焉蓋嵎夷義和之所宅朝鮮箕子之所封不應在化外先儒但云有遼東非也漢書言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後漢

書言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觀其土俗則青之東北界不止于遼東明矣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地東至海暨朝鮮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朝鮮列傳云自始全燕時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燕秦之所經略蓋禹貢嵎夷之地唐一行所謂北戒山河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以限戎狄者是也星傳謂北戒爲胡門明遼東都指揮使司兼轄漢遼東西二郡之地都司城西四百二十里爲廣寧衛本遼東無慮縣也衛西幽州域衛東營州域都司城東至鴨綠江五百六十

里與高麗分水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在今高麗舊界蓋即蒙恬所築起臨洮至遼東者也東漢以來故趾湮沒都司城北至三萬衛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衛西有開元城金置會寧府號爲上京禹貢青州之北界當極于此衛東北距長白山千餘里其水北流爲混同江南流爲鴨綠江唐書東夷傳云高麗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即此江也都司城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去登州不遠順風揚帆信宿可達明初遼東士子附山東鄉試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猶周之并營于幽也　按此經蒙兗之文曰達于濟則由漯以入

河可知矣其東北境徑淨濟不必從汶也　水經注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illegible] 西南逕嬴縣故城南 [illegible] 又東南逕奉高縣北 [illegible] 屈從縣西南流與一水合俗謂之牟汶 [illegible] 又南右合北汶 [illegible] 又西南逕徂徠山西 [illegible] 又南逕博縣故城東 [illegible] 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又西南逕亭亭山 [illegible] 又南右會淄水世謂之柴汶 [illegible]

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 [illegible] 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 [illegible] 又西洸水出焉 [illegible] 又西逕蛇丘縣南 [illegible] 又西南逕岡縣北 [illegible] 又西南逕東平章縣南 [illegible] 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 [illegible] 又西南逕壽張縣北 [illegible] 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 [illegible] 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 [illegible] 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郈鄉城南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又西逕危山南 [illegible] 又西合為一水西南入茂都澱 [illegible]

其一汶西逕郈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遂為澤渚其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故城 [illegible] 又西逕郈鄉城南又西南逕壽張縣故城北 [illegible] 又西入于濟以今輿地言之汶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合流以至于海北為逆也迨元人引汶絕濟為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堙於久矣　元和志乾封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紀流也 [illegible] 按[illegible]無嬴汶嬴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宮山之陰流合牟汶宮山者新甫之別名也山在新泰縣西北牟水源出泰

山分水嶺即北汶州志謂之輕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之外有小汶在州東南七十里源出宮山東逕徂徠山南又西入汶水所謂大汶口也嬴汶流合牟汶故瀆往不合[illegible]以小易嬴嘶為當矣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為浯汶據漢志琅邪靈門縣有高柔山浯水所出東北入[illegible]云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 [illegible] 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妄古耳東汶出朱虛縣小泰山北流至淳于縣入濰在今臨朐安丘界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入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即入濰之東汶曰入濟者淮南之誤也　曾彥和曰汶水有二

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渭按原山北接淄川延袤跨青徐之境汶雖徐水其導源處猶爲青域故青之貢道書曰浮于汶云（禹貢錐指）

卷第八十七

運河水

海岱及淮惟徐州　浮于淮泗達于河（禹貢　河字應作菏依許氏說文）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孔氏傳）

一州之境必有四面之至兗青揚荊豫梁雍皆載二面而徐州獨載三面與諸州異者不得不然若言海岱則嫌于青州若言淮海則嫌于揚州故必曰海岱及淮然後可以別其爲徐州之界然徐州雖言三面而其四境猶互見他州案爾雅曰濟東曰徐州是徐州之西境而水之所經也雖不言濟而濟在徐州東蓋可得而考（禹貢論）

菏謂菏澤說文菏字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徐鉉音古俄切隸从草作荷俗遂訛爲荷又訛爲河也許愼時經猶作菏而史記漢書並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濟水豬爲菏澤此經蒙青之文曰達于菏則由濟入漯可知矣　兗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河行乎兗而合兗一境言之其地必有達河者故隨其便于濟漯則使浮之以達于河故兗貢曰浮于濟漯達于河也青之浮汶入濟蓋期至河而非以至濟也經書青貢止曰達濟而不竟之於河者達濟則河自可遷不待復書也揚之道可沿江海以達淮泗而徐貢兼有淮泗亦可達濟然經于徐貢既越濟不

書而又泗上更得一水乃可因濟而求達于河經之
越濟其例既異他州而泗又無經達大河之道則水
道又不可曉故臣久求詳考始知泗之北濟之南有
菏水者自定陶而下經呂邑今鄉東緡魚臺四邑而
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為泗水許叔重以為菏水
菏泗古字應通然後知禹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
也正因菏以達也夫唯有菏以為達濟之因則江海
淮泗菏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不閡絕而經
[illegible]
文書例已書者更不再書述此經一例也[illegible]
爾雅濟東曰徐州郭注云自濟東至海似為禹貢徐
州之舊域然堯時揚州之境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
江南曰揚州蓋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觀堯時
之徐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禹貢徐州之山水皆
在焉蓋以徐為青地大半入焉而徐之西則又入
于兗云呂氏春秋泗上曰徐州鄭漁仲釋之曰泗水
出陪尾山至下邳入淮源委皆在徐州非若淮之與
揚共濟之與兗共也故不萃亦得以為說焉 徐州
有古大庭少皞之虛[illegible]
[illegible]有繒大彭奄邳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魯
滕茅薛徐邾莒蕭郯遂任宿須句顓臾鄫鄅陽鄣郡
[illegible]向極牟鑄鄣郭偪陽根牟鍾吾甲父凡二十九國

戰國時屬魯而宋齊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泗
水琅邪[illegible]薛郡漢改置東海郡復以其地為徐州[illegible]
後漢魏晉並因之[illegible]唐為河南道之彭城[illegible]臨淮[illegible]
魯郡[illegible]東海[illegible]琅邪[illegible]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唯魯郡
乾封萊蕪之北境當往屬青其當東屬者兗域東平
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濟陽平陰之南境
青域為高密之莒諸城之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
之江南徐州及鳳陽府之懷遠五河虹縣泗州宿州
靈璧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
贛榆山東兗州府則滋陽曲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
嶧縣金鄉魚臺濟寧嘉祥鉅野東平汶上沂州郯城
費縣及平陰南境濟南府則新泰及泰安萊蕪南境
青州府則蒙陰沂水莒州日照及諸城南境皆古徐
州域 海自江南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淮水入海
之口其北岸為安東縣也是為徐域海自縣東而北
歷海州東由有鬱林山[illegible]又
北歷贛榆縣東又東北歷山東日照縣東又東北歷
諸城縣東至琅邪臺迤北則為青域 徐北至岱岱
西南為東平南為泰安所謂汶陽之田也東南為萊
蕪新泰沂州莒州諸城皆以長城故阯與青分界
淮水今自鳳陽府壽州界東流經懷遠五河泗州南
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黃河合又東經安東

縣南而東北入于海中流與揚分界故曰南及淮也
岱濟之間與兖分界蓋在東平汶上鉅野之西濟
淮之間與豫分界蓋在金鄉碭山宿州懷遠之西
金氏曰達於河古文尚書作菏說文亦作菏蓋菏澤
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通菏下可通淮徐州浮淮
入泗自泗達菏也謂菏即菏澤在今定陶縣東北余說
固明而程氏云濟水經爲菏澤北經蒙毒之文曰達
于菏則由菏入濟其說更明徐東北境可浮沂泗以
達菏不必從淮其西北境亦可浮汶以達濟不必從
泗也　兖青徐揚四州之貢道前後相承不複不亂
汶與濟達故青曰浮于汶達于濟徐揚道由淮泗從

泗入濟必由菏澤故書曰達于菏若作河則複而舛
理河漯青且不言矣而徐復云達于河殘亂失次禹
貢必無此書法而人猶謂作河爲是者總由不知菏
澤之原委耳　水經注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
墟西北 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illegible]　又西過其縣故城西 [illegible]
數十南北交會入于泗水[illegible]　又西南逕魯縣北分爲二
[illegible]北爲洙瀆 [illegible]　南則泗水 [illegible]　泗水又南逕魯城西南合沂
水 [illegible]　又西逕瑕
丘縣東 [illegible]　屈從縣東南
流逕平陽縣故城西 [illegible]　又南逕高平縣
故城西洸水注之 [illegible]　又南
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屈東南過湖陸縣南大會南梁水 [illegible]
又南漷水注之 [illegible]　又南逕
薛之上邳城西 [illegible]　又南逕沛縣
東黃水注之 [illegible]　又南逕

小沛縣東 [illegible]　又東南逕廣戚縣故城南 [illegible]　又逕
留縣而南逕垞城東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南逕彭城縣東北 [illegible]　又南[illegible]彭城縣故城
東 [illegible]　又東南逕呂縣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南逕下邳縣葛嶧山東又東南逕其故城西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南沂水注之又東南
得睢水口 [illegible]　又

逕宿預城西又逕其城南[illegible]又東逕陵柵南[illegible]又東南逕淮陽城北[illegible]又東南逕魏陽城北[illegible]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illegible]沛縣徐州[illegible]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illegible]此禹迹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為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 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云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漢時湖陵縣安得有黃河此河字明係菏字之誤又在南謂菏水在縣南也酈道元泗水注引此文云菏水在

南水經濟水篇言菏水過湖陸縣南東入泗皆確證不獨許慎作菏也今按水經注菏水分濟于定陶東北[illegible]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illegible]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illegible]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逕方與縣北又東逕武棠亭北[illegible]又東逕泥母亭北[illegible]又東與鉅野黃水合又東逕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定陶鉅野金鄉魚臺界中[illegible]皆菏

水之所經也然此水乃菏澤之枝流泗水與澤相通之道經所謂菏主澤而言自乘氏以至胡陵名曰菏水乃出自後人禹時未有也 蘇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

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舟師之盛古今絕倫矣自泗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江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禹貢之言皆有此水道非後世所創開也蓋吳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渭按蘇氏因說者有謂河當作菏而以為不必然故發此論元黃公紹為之

辯曰浮于淮泗達于河説者牽合傅會或指鴻溝引
河入泗為禹迹或謂當時必有可達之理朱氏書傳
亦莫知所折衷今按説文菏字注引禹貢此文是則
達于菏非達于河也許慎所見蓋古文尚書後人傳
寫例以上下文達于河之句改菏為河陸德明又以
河音如字遂啟後人淮泗不能達河之疑然其下復
云説文作菏工可切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
河明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見閻閻百詩曰禹貢濟入
于河南溢而為滎而陶丘而菏而汶而海此禹時之
濟瀆發源注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
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于滎澤之北引河東
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者是
亦引濟水分流故漢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泲
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代有疏濬枝津別瀆不可
勝數則酈氏注所謂滎波河濟往復逕通者也雖然
其來古矣蘇秦説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
戰國前有之晉楚之戰楚軍于邲邲即汳水則春秋
前有之爾雅水自河出為灉灉本汳水則爾雅前有
之然莫不善于道元之言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蕣時
方枯豈禹塞之乎又曰昔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
引河滎陽河非禹引而謂禹之時已有乎余是以斷

自河渠書參以滎陽下引河不見禹貢之書為出禹
以後頗自幸其考比蘇氏差詳矣謂按可當作菏得
黃氏之疑而愈明蘇氏引高紀文穎注而忘其出于
河渠書也又安知上文有自是之後四字乎非但蘇
氏酈道元亦不察也今百詩唯據此四字判鴻溝非
禹迹真老吏斷獄手而愚更有進焉昔謂由泗入菏
由菏入濟是矣不自陶丘以西合鴻溝無達河之道
也焉得不指為禹之舊乎滎陽下引河出禹以後是
矣而由濟達河莫知其所經不顯示以一塗終何以
破千古之疑乎是當于濟漯之間求之蓋兗青徐揚
之貢道皆由濟入漯以達河而宋儒謂濟漯一水無

相通之處則浮濟者亦隔止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
于滎陽此蘇氏之論所以近理而人不敢深折其非
也誠知經所謂浮于濟者乃至菏會汶之濟而非陶
丘滎澤之濟則濟之所以通河皆漯也非鴻溝宜渡
汴水也而紛紛之説不攻自破矣　蔡傳許慎曰汳
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
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灉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泲
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原自
泲亦可以通河也渭按前説即道汴入河之意後説
不知許氏所謂泗受泲者泲即湖陵入泗之菏而乃
云泗水至大野而合泲謬甚蓋泗水南流合菏不西

注大野也上源亦可通河仍是鴻溝爲禹迹之說（禹貢錐指）（尚書通考曰因愛事者卓欽不率水[illegible]泰陰東氏[illegible]分爲一二水東北流爲八泰以南凡爲南泰通志云今北水與泰不通但皆大流自東氏至方與入泗而前人通在泗河則以達泗以達于河[illegible]書可以爲以此說亦似有理存以俟參考）

淮海惟揚州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禹貢）

貢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孔氏傳）

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杜佑通典　蔡傳同）

海岸雖自東北迤西南而經亦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可知也傳于青兗言北既爲失之而于揚專言南則失之愈甚通典改爲東南視傳爲優矣（禹貢錐指）

揚州貢路自江順流入海又自淮泗入菏泲入河

傳謂吳王夫差始通邗溝以禹貢考之淮南虞夏之間無水道也（書古文訓）

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而入海然後入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若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而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蓋誤指吳王夫差所通之水以爲禹迹其實非也使禹時江已與淮通則何須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爲是之迂回也哉孟子生周末去禹之世爲未遠而猶誤指當時所見之水以爲禹迹自孟子而來至今千餘年矣禹之舊迹湮滅者亦已甚矣而世之儒者乃欲以今日所見之水而配合禹貢之書豈不猶膠柱而調瑟者哉（四書今解）

黃文叔云揚州吳越之域地盡南海皆揚土也杜佑分嶺南爲古南越以爲非禹貢九州之域何所據依蓋禹貢冀北界碣石而著島夷則地窮沙漠凡今雲朔燕薊諸夷居于山者皆是也揚南界表海而著島夷則地窮漲海凡甌閩交廣諸夷居于山者皆是也是蓋聲教所暨聞威德而皆依臣爲唐虞之威安有四海之內而非禹貢九州之域者渭按說文島海中有山可依止也雲朔燕薊甌閩交廣之地皆不在海中安得謂之島夷且雲朔燕薊杜氏已列在薊域

甌閩亦列在揚域獨交廣爲南越耳交廣南至海謂海內皆九州之域可也若北海西海不知所極匈奴爲北海內地西域三十六國皆西海內地豈亦在九州之域者哉此不足深辨惟裴駰史記集解於畧定揚越下引張晏曰揚州之南越（[illegible]）而晉大康地志云交州本屬揚州取交趾以爲名虞之南極也二說相承已久習非不悟今駁正如左　古有百越之稱一在禹貢揚州之域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五年王翦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東越列傳秦并天下廢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以其地爲閩中郡是也一即南越又名

揚越在五嶺之南揚荊梁三州之徼外秦始皇本紀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索隱以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讀曰[illegible])遣戍是也漢
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徐廣曰今侯官)又立搖
為東海王都東甌(徐廣曰今永寧)此皆句踐之後在揚越地理
志以會稽為吳分者是也(言會稽郡有吳縣師古曰本吳越地)戰國策蔡澤
云吳起為楚南收揚越史記吳起列傳楚悼王時相
楚南平百越南越列傳云秦已并天下畧定揚越置
桂林南海象郡又云漢立尉佗為南越王使和集百
越太史公自序云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
南藩賈誼過秦論云南取百粵(即越)之地以為桂林象
郡鼂錯上書云揚粵之地少陰多陽秦之戍卒不能
其水土嚴安上書云秦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
攻百越此百越即揚越秦時號陸梁地地理志以蒼
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為粵分者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揚越猶於越閩越駱越之類字義古無可考按
見為揚州之南越耶自張晏倡為此說而顏師古張
守節皆從之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越守節曰
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學者翕然宗之至杜
佑作通典始于九州之外別列南越且云嶺南郡接
荊州不當捨荊而屬揚今按兩廣輿圖惟南雄韶州
廣州惠州四府地在古揚州之徼外而自肇慶以西

至潯州縣地千餘里皆在古荊州之徼外南寧以西
至安南則又在古梁州之徼外矣禹分九州揚地不
當并入西南數千里據後漢獻帝紀建安十八年復
禹貢九州注云省交州以并荊州益州則南越縱在
九州之域亦當分繫荊梁張晏魏人乃不諳故事而
以南越專屬揚州又誤中之誤([illegible])
([illegible])太康地志始有交州本屬揚州之說然
沈約宋書([illegible])州郡志並不言交廣為禹貢某
州之域至唐人修晉書始據太康地志于交廣二州
並書曰禹貢揚州之域([illegible])而其說遂牢不可破然神
功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為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
以限戎狄而隔中外是亦不從晉書至杜氏於九州
之外別列南越雖協經義而世猶不信愚謂以一事
折之齊以青州越海分齊為營今五嶺橫絶南北曷
不分揚之南境自為一州冀州南北大廣分衛為并
燕以北為幽今揚南之廣大不啻如冀北曷不分後
世交廣之地增置二州而乃止于十有二乎近史之
誤明甚　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故爾雅云江
南曰揚州蓋視夏之揚為小然其西又得禹貢荊州
之地何以知之按導水文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云
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
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東

江水之南也荆揚之界當于此分然則殷揚州之境縮于北而贏于西與夏之揚廣狹適相當矣周禮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不殊于禹貢特未知與殷制異同如何耳　揚州有古汪芒氏之封春秋時可考者蓼六越楚吳蔣弦黄舒宗巢舒庸舒鳩英桐鍾離濮　凡十七國戰國時初屬越後楚滅越而有其地秦幷天下置九江鄣郡會稽閩中南海　漢復置揚州　後漢魏晉並因之　唐為淮南道之廣陵　淮陰　鍾離　壽春　永陽　歷陽　廬江　同安　蘄春　弋陽　等郡江南東道之丹陽　晉陵　吳郡　吳興　餘杭　新定　新安　會稽　餘姚　臨海　縉雲　永嘉　東陽　信安　建安　長樂　清源　漳浦　臨汀　潮陽　等郡江南西道之豫章　鄱陽　潯陽　臨川　廬陵　宜春　南康　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無可更定者以今與地言之浙江江西福建皆是江南則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其鳳陽府則鳳陽臨淮定遠壽州霍山盱眙天長淮安府則山陽鹽城河南則汝寧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廣則黄州府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黄梅廣東則潮州府皆古揚州域也　淮水自今河南汝寧府息縣南東流經光山縣北是為揚域又東經光州北又東經

固始縣北又東北經江南鳳陽府潁州北又東經霍丘縣北潁上縣南又東逕壽州北與豫分界又東北經五河縣東南又東經泗州南盱眙縣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又東經山陽縣北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注于海與徐分界　海自山陽縣東北折而東南歷鹽城興化如皐縣東又南至通州東為江水入海之口其南岸則太倉州也自州東又東南歷上海縣金山衛東又南歷浙江鎮海象山縣折而西歷寧海縣東又西南歷黄巖太平樂清瑞安平陽縣東又南歷福建福寧州東又西南歷羅源連江長樂福清縣東又西南歷莆田惠安同安縣南又西南歷海澄漳浦詔安縣東南又西歷廣東澄海縣南又西至潮陽縣南揚州之海于斯極矣　揚之南界經無可見據通典以潮陽隸古揚州蓋自江西大庾嶺東南羣山緜亘以達于廣東潮州府之揭揚即揚之南界也大庾嶺在南安府大庾縣南十二里　南接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界　水經注以為五嶺之最東亦名東嶠漢書謂之塞上南越相呂嘉破漢將軍韓千秋于石門送漢節至于塞上即此地也後漢志名臺嶺山唐以後又稱梅嶺其西為騎都山萌水所出與湖廣郴州宜章縣接界裴淵廣州記曰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此與水經注小異桂陽

即騎田而無都龐有揭陽顏師古云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蓋依裴氏五嶺誌揭陽揭陽山一名揭嶺在今揭陽縣西北百五十里南北二支直抵惠州府興寧海豐二縣界山南揭陽故城漢縣也今西自越城騎田萌渚陂陁相屬直趨大庾嶺又循脊而下東包揭陽屬之海堧與江西福建分險唐一行所謂南戒山河至衡陽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以限蠻夷者是也星傳謂南戒為越門 揚之西界經亦無可見今據通典所隸郡縣約略言之蓋自河南光山縣與豫分界其南為湖廣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黃梅九江在黃州黃梅界故先山以下蓋屬前今以湖廣為九江[illegible]踰江而南則為江西之瑞昌又西南為武寧寧州萬載萍鄉永新永寧又東南為龍泉崇義大庾皆與荆分界處也 陳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此說亦通然吳語夫差曰余沿江泝淮又越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則沿對泝言明是順逆之辭與左傳沿漢泝江同當仍舊說 揚之貢道自常熟縣北之大江順流而下至太倉州北七鴉浦入海而東北經通州東又北經如臯興化鹽城山陽縣東而西入淮口泝流而上歷安東縣南山陽縣北又西至清河縣西南之清口入泗所謂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也清口本名泗口今其道為黃河所奪 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志中瀆水首受江自廣陵至山陽入淮是其水乃自南入北非自北入南也即以邗溝既開時言之孟子云淮注江亦誤然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別撰水經者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遂以為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疑高郵寶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illegible] 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過言由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入淮也水經殆不如地志之確禹貢錐指

行水金鑑卷八十八 一七

卷第八十八

運河水

禹貢

荊及衡陽惟荊州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孔氏傳

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浮此四水乃得至洛 孔氏[illegible]

荊山襄陽南漳縣衡山即南岳也荊州之貢由江沱潛漢者各從所便至豫州境陸行踰洛乃至于河曰南河者在冀州南猶其西為西河也 書古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此獲金簡玉書知治水之要

禹貢有兩荊山導岍及岐至于荊山孔氏云在雍州

導嶓冢至于荊山孔氏云在荊州唯此二山皆名荊故班孟堅有二條之說謂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此則荊州之荊山也謂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此則雍州之荊山也以此二荊山名相亂蘇氏謂自南條荊山至于衡山之陽謂荊州自北條荊山至于河為豫州者其意蓋謂荊州之言荊者南荊也豫州之言荊者北荊也雖以此二山分配二州然而以地理志考之其實不然此荊與河相去不甚遠苟以荊州為北荊之荊則豫州之境界不應如是之狹也曾氏曰臨沮之荊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荊州此說是也蓋荊之與豫亦猶岱之分青徐也　浮于江沱潛漢浮舟于此四水也江沱潛漢其相通之始末不可得而見矣逾于洛至于南河蘇氏曰江無達河之道舍舟行陸以達于洛故曰逾于洛自洛則達于河矣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曾氏以為漢與洛不相通故曰逾于洛自洛以至豫州之河故曰至於南河此二說皆相合然而蘇氏謂自江而逾洛曾氏謂自漢而逾洛此蓋為差異然而以文勢考之當從曾氏之說 尚書全解

荊州北界荊山南踰衡山尚書家謂之南條荊山揚紀陽鳥荊界至衡陽今衡岳南峰為廻鴈峰其號名猶有然歟貢道獨言沱潛則不及東境獨言江漢則

不及西境故兼稱之荊州初水運所從江漢而上乃舍舟陸運出汝葉至洛陽西逾各不復渡河至孟津而上故曰至于南河不復冒底柱之險也東南貢道入河者皆不過底柱〔尚書說〕

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江漢源發梁州流經荊州故梁荊皆有沱潛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江沱潛漢其水道出入不可詳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于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派也〔[illegible]〕

漢志云周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顏注謂省徐以入青併梁以合雍諸儒皆從其說而林少穎獨疑

之曰職方氏於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則徐合於青無足疑者若夫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梁州之山川無一存者果何所據而謂梁合于雍乎荊州其川江漢據江漢之水發源于梁由荊而東至揚然後入於海今以江漢為荊之川則禹貢之梁州其無合于職方氏之荊州乎按林氏此言發前人所未發

荊州之建國春秋時可考者楚夔鄖〔[illegible]〕權〔[illegible]〕羅貳軫凡九國〔[illegible]〕戰國時屬楚而韓秦亦少得其地秦并天下置南郡黔中長沙南陽〔[illegible]〕漢復置荊州〔[illegible]〕後漢魏晉並因之〔[illegible]〕唐為山南東道

之江陵〔[illegible]〕竟陵〔[illegible]〕富水〔[illegible]〕齊安〔[illegible]〕漢陽〔[illegible]〕夷陵〔[illegible]〕巴東〔[illegible]〕等郡江南西道之江夏〔[illegible]〕巴陵〔[illegible]〕長沙〔[illegible]〕衡陽〔[illegible]〕零陵〔[illegible]〕江華〔[illegible]〕桂陽〔[illegible]〕邵陽〔[illegible]〕武陵〔[illegible]〕澧陽〔[illegible]〕等郡黔中道之黔中〔[illegible]〕寧夷〔[illegible]〕涪川〔[illegible]〕盧溪〔[illegible]〕盧陽〔[illegible]〕靈溪〔[illegible]〕潭陽〔[illegible]〕清江〔[illegible]〕夜郎〔[illegible]〕義泉〔[illegible]〕龍標〔[illegible]〕溱溪〔[illegible]〕等郡又淮南道之安陸〔[illegible]〕義陽〔[illegible]〕及嶺南道之連山〔[illegible]〕等郡按以上[illegible]所[illegible]連山郡當[illegible]古南[illegible]〔[illegible]〕黔中寧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七郡皆梁南徼外蠻夷非古黔中地不在九州之限〔[illegible]〕

〔[illegible]〕又有當來屬者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及南越始安郡全義縣嶺北之地是也〔[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湖廣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illegible]其襄陽府則唯南漳縣〔[illegible]〕德安府則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及隨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黃州府則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川則夔州府之建始廣西則桂林

府之全州（[illegible]）及興安縣嶺北之地（縣在府東北一百十里[illegible]嶺在縣北[illegible]里）皆古荊州域也　荊之北界判自南漳縣之荊山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漳水所出其西爲遠安興山北與梁接界荊山之西百餘里爲景山水經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注云出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荊山首也故淮南子曰沮出荊山元和志云沮水出房州永清縣西南景山永清本漢房陵縣地也縣南一百一十三里有建鼓馬駿二山並高峻又竹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有白馬塞山孟達歎爲金城千里蓋皆景山之餘脈矣南卓以東爲荊門鍾祥京山（元和志大洪山在京山縣西北一百里[illegible]）及隨州之南境廢光化縣

地（光化故城在今隨州東南[illegible]）又東爲應山縣縣北有義陽三關（[illegible]）一曰平靖關（[illegible]）一曰黃峴關（又名百雁關[illegible]）一曰武陽關（又名澧山關元和志云在應山縣東北[illegible]）即古之大隧直轅冥阨也（[illegible]）又東爲黃安縣有大活關白沙關（[illegible]）又東爲麻城縣有穆陵關陰山關（[illegible]）諸關依山爲阻與荊山東西準望相直皆荊豫接界

處　荊之南界越衡山之陽大抵及嶺而止史記曰秦有五嶺之戍晉地理志曰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據水經志五嶺大庾最東爲第一嶺在揚域餘皆屬荊第二騎田嶺在郴州南（[illegible]）第三都龐嶺在衡州府藍山縣南（[illegible]）第四萌渚嶺在永州府江華縣南（[illegible]）第五越城嶺在桂林府興安縣北五嶺之最西嶺也（[illegible]）嶺北一百一十里接寶慶府城步縣界（[illegible]）夫知所極然酈氏有言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韓退之曰嶺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藉此表界差爲近理耳　荊之東界淮揚約略言之蓋自廬城黃州跨江而南爲武昌縣又西南爲通山咸寧崇陽通城又南爲瀏陽醴陵攸縣茶陵又東南爲興寧桂東桂陽又西南爲宜章皆與揚分界處也　荊之西界經緯可見今按戰國時巴楚分地約略言之蓋自巴東跨江而南爲建始施州麻陽沅州又東南爲黔陽靖州通道以迄於興安與貴州廣西接界　漢水北距洛水六七百里欲自漢逾洛則必泝山源而上其惟丹水乎漢志弘農郡丹水縣下云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illegible]）

赤水名按今南陽府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有丹水故城亦丹水一百步縣西有淅陽故城本漢析縣也 上雒縣下云禹
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今陝西西安府商州治即漢上洛縣地各南縣亦上洛地
華陰縣屬 水經注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領山商州志參
嶺在州西八十里其地有澗曰丹水所出 東南流與清池水合水出東北清池山 又東南
逕其縣南楚水注之水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于此 丹水自倉野又東歷
菟和山左傳哀四年楚人謀北方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杜預曰上洛縣東有菟和山今商州南百四十里
有倉野聚 又東南逕商縣南歷少習出武關應劭曰秦之南關也有南鄉郡左傳哀四年楚……[illegible]
又東南淅水注之水出析縣西北弘農盧氏縣大蒿山南流逕析縣故城北春秋之白羽也又東 又東南流入臼口歷其戍
下其縣東南至丹水縣注于丹水 又東南逕三戶城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
縣南有丹水南春秋之三戶也今內鄉縣西南有三戶城 又東南流至其縣南
崖山鎮 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城在今內鄉縣西南百里本漢析縣地 又東歷
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張儀以楚商於之地六百里紿楚即此地故曰商於
丹水又南合汋水汋音酌……謂之淅口
……按沔水注云沔水自武當
縣城東城即今鄖陽府均州治 又東南逕涉都縣東北……均水於
此入沔謂之均口在今穀城縣界均釣同或从水作
汋韻會均字下云隋置均州取汋水名之是均即汋
也史承水經之誤曰汋口晉桓溫伐秦水軍自襄陽
入汋口至南鄉是也或又曰汋均口齊陳顯達攻魏

馬圈軍入汋均口是也楚通少習漢入武關皆在丹
水之旁而南朝北伐其舟師必由均口而進可見爲
南北水陸之孔道商州西北諸山皆秦嶺也冢領亦
秦嶺之別名丹水出其東南洛水出其東北中隔一
嶺陸行當不甚遠禹貢逾洛之道計無便於此者以
今輿地言之浮漢水至穀城縣東北入均口泝丹水
而上經淅川南陽內鄉抵商州導源之處越冢領而
北浮洛水經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至鞏縣以達
于南河此荆州之貢道也 自漢逾洛之道黄文叔
云舍舟陸運出汝葉金吉甫云自漢入丹河白水河
即踰山路入洛今按唯行出汝葉則必更天息女几
爲少轘轅諸山中崎嶇二三百里貢道必不由此丹
河即丹水白水河蓋謂淯水是兩道淯水出盧氏縣
熊耳山泝此水而上亦可逾于洛然各水在縣南五
里淯源北去縣百五十里宋元嘉中伐魏龐季明柳
元景皆從山谷中度軍出盧氏不聞有水道淯洛之
間陸運百五十里殊費民力唯丹水爲自楚入秦之
捷徑水多陸少逾洛從此無疑唐書崔湜言山南可引丹水漕至商州自商鑱山出石門北抵藍田可通輓道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且不得通而傷財害民與前者事大不侔矣
或問底柱三門之險古今所同患荆豫及兖青徐
揚與冀之東北境貢入帝都必由南河經底柱將若
之何曰唐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

陸運以避其險疑禹時亦用此法貢物輕約易齎與漕穀不同避險從陸而改舟以達乎陽無難也然底柱初析關流之害除或不若後世之險絕亦未可知 禹貢錐指

荊河惟豫州　浮于洛達于河 禹貢

豫州南荊山北界河貢道由洛入河 書古文訓

北荊界南至於荊山荊山之南則荊州也北距河水河水之北則冀州也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則達于河達于河則達于帝都矣 尚書全解

豫州居天下之中四方道理適均湯之亳今河南偃師成王之洛邑今河南洛陽縣其地北距河南抵荊山東抵徐西抵雍梁今爲河南府號陝鄭汝陳蔡唐鄧許宋等州之地 新永書說

傳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曾氏曰臨沮之荊山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渭按荊山已見荊州河南河也後同其不言南者蒙上至于南河省文而可知也荊山主南言傳不當兼西亦猶青之岱主南言不當兼西也　豫州有古太皞祝融之虛及帝嚳成湯所都虞舜後所封陳戈邦封葛三鬷諸國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管蔡郜曹鄭東虢西虢凡胙祭杞宋焦申許蔡 左傳 七字楚子殺以戎王克州蓼 此作蓼漢志南陽縣故蓼國 宗隨厲唐戴沈息房 周頌 昭王娶于房 黃史汝南吳房縣故房國楚靈王所滅 滑鄶鄀穀鄧賴項頓胡江黃道柏州來絞蠻陸渾凡四十一國戰國時屬宋魏韓而秦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川碭郡潁川南陽 東境北南郡是 漢復置豫州 後漢爲司隸 治河南 豫州 治譙 魏因之晉分置司州 唐爲都畿之河南府 陝郡 臨汝 滎陽 等郡河南道之陳留睢陽 宋 濟陰 曹 譙郡 亳 潁川 許 淮陽 陳 汝陰 潁 汝南 蔡 等郡山南東道之淮安 唐 南陽 鄧 襄陽 漢東 隨 武當 均 等郡及河東道之弘農郡 虢 按以上通典所列濟陰之曹氏當往屬兗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當往屬荊又有當來屬者兗域冤句之匡城梁域上洛之上津東境廢長利縣地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河南則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及汝州直隸則大名府之東明長垣山東兗州府之定陶曹縣城武單縣江南則鳳陽府之潁州潁上太和亳州蒙城泗州湖廣則襄陽府之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均州鄖陽府之鄖縣保康及鄖西之東境德安府隨州之北境皆古豫州域也　豫之南界亦對荊南漳縣之荊山西起保康東宜城棗陽及隨州之北境故隨縣地 又東爲信陽羅山皆與荊接界處　豫北濱冀之南河其西與華陰接界華陰雍域也按職方豫州山鎮曰華山通典云即今華陰郡山連延東出故屬豫州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

雍十字分之四隅為四州也豫之北界由華山而東為閿鄉靈寶陝州澠池新安洛陽孟津鞏縣汜水河陰滎陽滎澤又東北為陽武延津皆在南河之南陽武自元 又東北抵濬縣大伾山黃兗豫三州之交也 豫東接兗徐揚三州之界自封丘而東為長垣長明又東為考城定陶曹縣城武單縣與兗接界又南為夏邑永城亳州潁州又東為潁上霍城皆在淮北與徐接界自潁州以西為商城息縣真陽確淮而南為信陽與揚接界 豫西自閿鄉以南為盧氏郎縣及郎西之東境故郎縣地與雍梁接界豫居中央為輻輳之地接界者七州唯青為兗徐所隔與豫不相接云 蔡氏曰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蔡氏此例諸州畧同但豫東之水禹時概不通河先儒以鴻溝為禹跡故其說如此然鴻溝禹時實未嘗有滎川始見於周官濟陂亦僅見春秋傳類皆非禹迹其通河者唯汜水耳汜水出浮戲山北流逕虎牢城東而北注于河源委頗短鄭地之舟或當由此入河而宋許陳蔡之郊自南而北其浮于汝潁不可鴻溝未開汝潁皆不與河通舟行不知從何處入河今按酈道元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盂山其西即盧氏界也大盂山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七十里而伊水出河南盧氏縣之巒山一

名問頓嶺若在縣東南百里伊汝二源相去甚近其間必有可逾之地陸行若干里浮伊入洛度亦不多也然則經還不書逾曰貢道亦紀其大畧州境廣遠間自小小絕水處若欲書逾何可勝書且豫之西境無所逾不待言逾于伊浮于洛故畧而不書此等富以意會也

卷第八十九

運河水

華陽黑水惟梁州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禹貢

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絕流曰亂 孔傳

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山之西則雍境也 [illegible]

梁州北界華山南距黑水黑水今瀘水也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若水馬湖江出姚州徼外吐番界中東北至敘州宜賓縣入江 [illegible]

孔氏謂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謂東據華山之陽者當是跨而越之也此說不然河流導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于底柱是河入華山之陰始折而東也雍州曰黑水西河唯雍州黑水之西蓋雍州之境梁州不應跨越華山而至於北也曾氏曰華山之陰為雍州其陽為梁州則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華為嚴而梁實在雍州之南矣此說雖是然其謂梁之北雍之南以華為畿則其說未盡據華山在雍梁之東若謂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為畿則得之矣

[illegible]

[illegible]

西土梁雍皆遠而梁尤遠禹時劍門金牛之道未鑿梁州之通於中州者梯緣蜀道之險而北行達至漢上而浮潛逾沔然後能入渭亂河以達帝都則其險遠可知　凡漢水分支可以容舟處皆潛也不言浮漢而言浮潛者隨其支流徑便不必至漢乃浮也桑欽敘漢自西樂城以上為沔度水口以下為漢大率漢之支流皆名潛漢之上流皆名沔此潛以達漢也沔在山南屬梁州渭在山北屬雍州水不可通自沔而北陸行度隴至於渭濱乃用舟順流而不可逾越渭口而遂渡河也文當曰入於沔逾于渭蓋二文互也 書纂言

黑水諸家遵孔傳謂出雍歷梁入南海為二州之西界故其說穿鑿支離不可得通蓋古之若水即禹貢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瀘水唐以後名金沙江而黑水之名遂隱然古記間有存者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一也山海經黑水之閒有若水二也水經注自朱提 音時 至僰 蒲北反 道有黑水三也輿地志黑水至僰道入江四也今瀘水西連若水南界滇池東經朱提僰道入

其為梁州之黑水無疑矣故斷從薛氏以南北易孔傳之東西亦甚明確也 漢志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南至大莋入繩 [illegible] 繩水出越嶲郡遂久縣徼外東至僰道入江行千四百里 [illegible] 水經注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 [illegible] 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降居斯水為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渡水 [illegible] 又南逕越嶲邛都縣西 [illegible] 又南逕大莋縣入繩 [illegible] 又南逕會無縣 [illegible] 與孫水合 [illegible] 繩水南逕邛南郡之遂久縣青蛉水入焉 [illegible] 又逕三絳縣西 [illegible] 又逕姑復縣北 [illegible] 淹水注之 [illegible] 又東與毋血水合 [illegible] 又東涂水注之 [illegible] 又東北至犍為

朱提縣西為瀘江水 [illegible] 朱提山名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為犍為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治縣故城 [illegible] 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 [illegible] 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 [illegible] 兩岸皆山高數百丈瀘峯最為高秀孤島三千餘丈 [illegible] 水之左右馬步之逕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也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三津之阻行者苦之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其艱險如此也若水逕越嶲之馬湖縣又謂之馬湖江 [illegible] 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或言至僰道入江 [illegible] 正是眾水沿注通為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今按府縣圖志若水在建昌衛俗名打沖河自冕山營西徼外 [illegible] 東南流至衛西鹽井營東南與雲南金沙江合 [illegible]

[illegible]金沙江源出吐蕃界至共龍山犛牛
石下南流漸廣本名犛水後訛為麗水東南流經麗
江府北又東經姚安府北即鹽井衞東南合打沖河又東合瀘
水又東經會川營南通典會川縣[illegible]元和志[illegible]又東至
東川府西折而東北經烏蒙府西北又東北經馬湖
府南又東經敘州府南而北入大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鹽井營東南鹽即漢大莋縣界繩若合流
處若為建昌衞西之打沖河繩則姚安府北之金沙
江也此水禹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所導唯潍州之
黑水　瀘本作盧如盧弓盧矢盧橘之類皆訓黑劉
熙釋名土黑曰盧沈括筆談云夷人謂黑為盧漢中
山盧奴縣有盧水酈道元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尤
盧水為黑水之切證也牧誓八國有盧人疑即居盧
水上者其字後加水作瀘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瀘
水一名若水則瀘若似非異源而酈元引益州記曰
瀘水源出曲羅嶲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峰有殺氣暑
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

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據此則瀘水自出曲羅
嶲其地當在若水之東下流合若水故若水兼瀘水
之目所謂隨決入而納通稱者也元和志云嶲州西
瀘縣東北至州一十七里本漢邛都縣地瀘水在縣
西一百十二里水峻急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作船而
渡一船勝七八人蓋即曲羅嶲出之瀘水也考其源
流不出漢越嶲犍為二郡界而杜氏通典云吐蕃有
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闊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
合流而東號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為瀘水瀘水即
黑水也程大昌金履祥之說皆出於此漾濞水見唐
書在今大理府西百里西洱河即葉榆河也出大理
鄧川州點蒼山後為巨湖周三百里亦曰西洱海今
按水經注葉榆河出益州郡葉榆縣縣東有葉榆澤
葉榆水之所鍾也其水自縣南枝分東北流逕遂久
縣東姑復縣西與淹水合淹水雖合繩若入蜀江而
葉榆初無黑水之名也何以知為黑水之源其經流
則自邪龍縣東南流逕貞池縣南又東與經江合又
東南至交趾麋泠縣入海此與會川相去懸絕並不
入繩若入蜀江安得謂樣鼻水東南出會川為瀘水
即滇池縣北所祠之黑水哉杜說非是又按水經注
永昌郡有蘭倉水出博南縣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
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

度博南越倉津其水東北流遲不偉縣與類水合又東與禁水合又北注瀘津水然則此蘭倉水仍東北合瀘水入蜀江也若今之所謂闌滄江元人指以為禹貢之黑水者則東南流至交趾入海與梁州絕無交涉影響附會之談殊不足信　漢志滇池澤在滇池縣西北有黑水祠後漢志縣北有黑水祠或以為武帝開置益州郡始立之非也使帝知郡界有黑水而立此祠則班史必知其所在而能言之矣竊謂此祠蓋從中相承已久黑水即金沙江東經會無縣南南直滇池縣縣故滇王國於其北立祠祭之宜矣自周衰以迄漢初聲教阻絕故尚書家莫能言梁州黑水之所在千載而下尚賴有此祠可以推測而得之語云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又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其一端也　杜佑以漾濞水經會川縣者為黑水樊綽以麗水合瀰諾江者為黑水程大昌以西洱河昔葉榆澤者為黑水元人則以闌滄江至交趾入海者為黑水而明李元陽引張立道之事以為證此皆轉相附會以求合於入南海之文非實有所驗也以是為雍界之黑水吾不敢知如謂梁界之黑水亦即斯川則梁州奄有雲南極於交趾以一州而兼數州之地何至若是之廣遠此可以理斷之而信其必不然者也　梁州之黑水自繩若而外又有五黑水禹漢

志符黑水出犍為南廣縣汾關山北至僰道入江一也〔符黑水有[illegible]水也一名[illegible]水〕水經注黑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二也又黑水出羌中西南入白水旦典扶州尚安縣有黑水元和志云出縣西北素嶺山三也〔[illegible]〕近志疊溪營城西北有黑水即古翼水源出黑水生番東南經茂州至安縣入于羅江四也又崇慶州西北有黑水入江元大一統志云源出常樂山溪石皆黑五也此皆水之小小者非禹貢之黑水也杜氏云顧野王輿地志言黑水至僰道入江與禹貢不合蓋謂其不入南海是為異耳而薛士龍以為野王指符黑水言之今籍書不傳未知然否按南廣水在敘州府城東十餘里出西南夷呂部蠻部自家城夷國過慶符縣東北至南廣洞入江源短而流狹野王之所指豈謂是與韓汝節謂梁州別自有黑水千古卓識而乃以疊溪黑水當之有以界南北乎抑以界東西乎吾不意韓氏復外誤至此也　梁州有古蜀山氏蠶叢氏之國又〔[illegible]〕蠶叢昌意所封及牧誓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庸巴濮麋褒凡五國戰國時屬秦而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漢中巴郡蜀郡隴西〔南境是〕內史〔南境是〕漢改置益州〔[illegible]〕魏分置梁州晉初因之〔益梁二州是領郡八〕後又分益州南境置寧州〔領郡四〕唐為

山南西道之漢中洋川通川潾山南平清化
始寧咸安符陽巴川河池順政益昌等郡
山南東道之房陵南賓南浦雲安等郡劒南
道之蜀郡唐安濛陽德陽通義梓潼巴西
普安閬中資陽臨邛通化交川越嶲南溪
遂寧仁壽犍爲盧山瀘川陽安安岳江源
陰平同昌油江臨翼歸誠靜川蓬山恭化
維川雲山和義盛山南充洪源雲南等郡又
京畿之上洛安康隴右道之武都同谷懷道
合川黔中道之涪陵南川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
雲南涪陵南川三郡乃梁南徼外蠻夷不在九州之

限其雲安之建始縣當往屬荆上洛之上津東境應
長利縣地當往屬豫而黔中寧夷涪川播川夜郎義
泉溱溪七郡列在荆域者雖附近蜀江之南亦係徼
外蠻夷不在九州之限以今輿地言之陝西漢中府
興安州及西安府之商州洛南山陽鎮安商南等四
府之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州文縣湖廣鄖陽府之
房縣竹山竹溪及鄖西縣之西境四川則成都保寧
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敘州
瀘州重慶夔州之江北諸州縣松潘衛疊溪營天全
六番招討司黎大所建昌衛皆古梁州域也其遵義
府永寧衛及東川烏蒙鎮雄三府並在瀘水之外

雲南郡唐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即今姚安府其非梁
域又不待言矣　梁北自洛南商州鎮安以西
爲洋縣城固褒城鳳縣兩當徽州成縣及
唐宕疊二州之地又西爲西傾山南唐
松州徼外覊縻之地皆與
雍接界其閒大山長谷遠者或數百里終南山東連
二華陳倉之南有子午道直達漢中岡巒綿亘
盩厔至武功郿縣爲太一山亦名太白山駱谷
斜谷之口皆當其地又西逕寶雞號於隴首山之深
巖高而長大者曰秦嶺西京記云長安正南山名秦
嶺東起商洛西盡汧隴東西八百里是也關中指此

爲南山漢中指此爲北山斯實雍梁之大限矣寶雞
西南爲鳳縣縣東北大散嶺與寶雞分界嶺
上有大散關當秦隴之會扼南北之交雍梁有事在
所必爭又西爲徽州州東南有鐵山懸崖萬仞劉子
羽曰蜀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是也州西有木皮嶺甚
高險唐黃巢之亂于鐸置關於此以遏秦隴又西爲
成縣縣有鷲峽虎頭峽龍門戍皆在仇池山北北兵
攻仇池必由此入又西爲洮州衛西傾山山東北
去衛四百餘里屬雍州其南則爲梁州所謂西傾因
桓是來者也以上諸山皆隴蜀之阸塞西傾與華陽
東西準望相直曾彥和云梁北雍南以華爲徼不兼

言東最得經旨而林少頴以爲華山在梁雍之東當云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爲幾夫雍言東則不足以該其西是謂欲密而反疎林氏蓋習聞西南距岱之說而不知其非故有此論　梁東自洛南商南以南為鄖西之西境故上津縣地又南為房縣與秦接界又南為竹山縣又南為王山縣與荊接界　梁南自宜賓以西至會川諸州縣凡在瀘水馬湖江之北者皆梁域宜賓以東至巫山諸州縣凡在大江之北者皆梁域蓋大江既合瀘水亦得互受通稱故隋改江陽縣曰瀘川置瀘州治焉其縣南大江寰宇記謂之瀘江瀘水即黑

水則梁左之南鄙亦當以此水表界也或曰梁州之水莫大於江經曷不界以江曰江自岷山導源大勢皆南行至敘州始折而東苟界以江則江右之地悉遺之域外矣故言黑水可以見左界而言江則不可以該右界也　梁西自西傾山歷唐羈縻州以南為當州奉州柘州又西南為始陽鎮又南為雅州黎州又西南為嶲州皆與蠻夷接界今松潘衛威州天全六番招討司雅州黎大所及越嶲見山營之北境皆昔營之西境是也唐當州在今松潘衛西南三百里州治通軌縣隋志縣有甘松山唐開元十九年吐蕃請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嶺

中國之阻不如許赤嶺即此也奉柘二州在今疊溪威州之西奉州西七十里有的博嶺韋皐嘗分兵出此圍維州柘州西北百里有大雪山一名蓬婆山杜甫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是蓬婆又在滴博之西也威州北有高碉山邊略云自松達茂不三百里夷碉碁布山巖如蜂房宋史有碉門元有碉門宣撫司即今天全六番招討司也蓋夷碉起自松州訖於始陽故謂之碉門矣　唐雅州治嚴道縣領羈縻吐蕃四十六州黎州治漢源縣管羈縻州五十七並蠻夷部落寰宇記

云雅州西去大渡河五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黎州西至廓清縣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則生羌蠻界高山萬重更無郡縣今黎大所北有邛來山九折坂後漢永平中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舉種奉貢越山坂緣負而至皆旄牛徼外蠻夷也嶲州即今建昌衛通典云南至姚州界五百六十里西至磨些生蠻六百六十里昔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邛沫若徵牂柯鏤靈山橋孫水蓋皆在此地矣　水經注以褒斜二水為白河入渭之道曰歷漢川至南鄭屬於褒水逾褒斜衙嶺之南溪水支灌於斜川屆武功而北達於渭水道相貫與

經文符合而考諸漢史則猶有可疑者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屬武都郡今漢中府之鳳縣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illegible]）蘇氏據此以說經曰沔無入渭之道漢人所言褒斜則其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為沔也傅同叔為之辨曰蔡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則是以漢為即沔自浮潛至沔即舍舟陸行而北入渭也然經言浮于潛逾于沔則是自潛逾沔非謂自沔逾渭也若以逾于沔為逾于渭則以逾于洛為逾于河可乎蘇氏求褒斜之道得之矣然亦以漢為即沔以禹時通謂褒為沔而說逾字與穎達無異吾固質之經而莫敢信也渭按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則謂不言逾而言入誠有可疑即通謂褒為沔亦無解於百餘里之阻隔傅同叔云上文既言逾沔可以該下而省文此說亦未當褒斜之間若更有一逾安得以逾沔該之愚竊謂褒斜二水禹時必有相通之道如水經注所云

衙嶺之南溪水支灌於斜川者及夏殷之際梁俗變為蠻夷貢職不修貢道遂廢周武王牧野之師八國雖嘗來會其後巴蜀恃險復不與中國通逾沔入渭之道其誰知之嘗觀江河之枝流日久亦多堙塞如夷水首受魚復江戰國時巴楚相攻舟師常出此路洎乎隋唐遂成斷港汴水引河為轉運之通渠宋南渡後廢而不用日就淺澀今水道斷續幾不可問而況深山窮谷之中溪流一線纔得通舟自禹至漢多歷年所豈能長存而不變褒斜二水相通之道禹時自有漢時自無不得據漢史而疑聖經亦不得據酈注而疑漢史也（禹貢錐指）

卷第九十

行水金鑑　卷第九十一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糧務海防河道按察使司副使加六級傅澤洪輯錄

運河水

黑水西河惟雍州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禹貢

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水北曰汭孔氏傳

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王制曰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毛詩傳曰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孔氏疏　積石在今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夏陽今西安府韓城縣也積石龍門日講

雍州西盡黑水東界西河貢道自積石乘河而下其東出於渭水凡有二河皆會西河書古文訓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中國折而南至華陰又折而東至大伾又折而北至冀州帝都界於三河之間故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其曰東曰西曰南皆自冀州而言之也濟河惟兗州此東河也蓋在冀州之東荊河惟豫州此南河也蓋在冀州之南黑水西河惟雍州此西河也蓋在冀州之西雖自冀州而言之有此三河其實一也冀州之西接於雍州以河為境雖冀州之西河然其實雍州之東境也黑水歷雍州梁州之西入於南海此二州皆以黑水為境漢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龍門之河孔氏所謂據乃跨而越之也冀州之與雍州分河之東西不應言據唐孔氏曰計雍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子雍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偏簡孔氏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此說是也九州之末載通于帝都之道者皆以達於河為至蓋帝都介於三河之間達于河則至於帝都矣此州達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尚書全解

會言貢道之會非會貢也尚書集解

雍梁荊三州其貢道相因者臣論沔漢嘗及其詳矣荊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途或循枝派期便於事而已也逾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荊之貢道其先梁而書者顯詳如此而梁貢南道亦與之同蓋自岷江順下至

今之漢漢陽遡漢以北與荊之入貢正共一塗故經既書之於荊而不再書於梁也梁之北境貢入之道去江則遠故必自今閬劒之北金洋與元之南取逕入潛以求達乎漢也然則不浮漢潛者凡漢水支流皆可名潛隨其逕便可達即達不容必待乎漢乃浮也自今日利閬北上轉東而道乎金牛以及漢中卻為夷徑而此時遠在秦前今金牛縣五丁之道未開則凡巴郡在北而遠江者其貢入正以浮潛為便而非舍劒利不由也既浮潛達沔又可以求逾乎褒而尾轉達斜以入於渭其逕道當然也褒今不名為沔然漢上為沔此褒既據漢水上流正與沔應雍之貢

入亦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於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于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貢文而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荊一律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說

爾雅河西曰雝州注云自西河至黑水疏引李巡云兼得梁州之地周禮正西曰雍州疏云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按梁併於雍說本漢志然雍州西北一邊世有戎翟之患自夏桀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言武丁能繼湯之烈也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太丁之時季歷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翟而戎之莫不賓服穆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宣王承厲王之後玁狁孔熾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雍州之域為戎翟所侵陵如此則其疆場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入職方者故杜氏以梁州當夏殷之間為蠻夷之國蓋即牧誓所稱庸蜀盧彭等是也雍之併梁亦虛

名耳今據周禮言之正東曰青州其南則有揚其北則有幽而西則不然曰雍州以正西其西北西南兩隅皆缺焉然則梁地為羈縻之國固不待言而雍之西境如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之區皆沒於戎翟禹貢之舊壤不可復問矣爾雅目雝州以河西則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暫損殷周之雍實小於禹貢或因併梁之說而反以為大此耳食之學未可與道古也

雍州為奧區神皋后稷始封於邰 一作斄又作漦 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及扈崇密須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虢 文王弟所封曰西虢 周召畢豐鄭 初封咸林之地漢為鄭縣屬京兆今華州是 秦芮梁崇密驪戎白狄

晉是凡十四國戰國時屬秦而魏趙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內史上郡北地九原隴西雲中漢以其地之西偏置守州而三輔則領於司隸後漢並因之魏分置秦州晉又分置雍州唐為京畿之京兆府華陰馮翊扶風新平等郡關內道之汧陽安定彭原安化平涼靈武五原寧朔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泰朔方九原榆林安北等郡隴右道之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臨洮和政寧塞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燉煌伊吾交河北庭安西等郡按以上通典

所列伊吾交河北庭安西自古為戎狄不在禹貢九州之限又河湟之間吐谷渾故地未嘗為郡縣故不入雍域以今輿地言之陝西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府其西安府則唯商州洛南山陽鎮安商南鞏昌府則唯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州文縣為梁域餘皆屬雍又榆林衛寧夏衛寧夏中衛及靖遠岷州洮州三衛行都司所領甘州莊浪等諸衛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二危北抵沙漠皆古雍州域也　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為戎翟所據及周宗東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染夷俗諸侯擯之不與中國會盟輶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況三

危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迺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與崑崙弱水同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尚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聞涉大川而西有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司馬彪亦無可言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其所謂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為義與他水歷敘所過之郡縣者詳略相去遠矣故杜佑以道元注水經鋭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唐初魏王泰撰括地志又云黑水出

伊吾縣北此與張掖雞山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絕三危者竟亦不可復尋按伊吾縣唐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自甘州以至伊州凡一千五百餘里郵傳不絕宦游之士商旅之往與夫出使西域者往來如織而不聞言燉煌之西有黑水焉此杜佑所以復有年代久遠或至堙涸之說也難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黃河之亞也何至於堙涸余曰堙涸之故當觀於黃河而知之矣夫下流壅塞則上流必決而徙道水之常也齊桓公時九河填閼下逮周定王五年不過四五十歲而全河南徙鄴東之故大河黎陽之宿胥故瀆漢世已不可得詳矣黑水

當亦如此蓋三危以南禹功不及易致壅塞下流既然則上流決而從道從塞外行不復經燉煌界中此三危之西鹽澤之東所以終不見有黑水也難者又曰水即不至其枯瀆寧無遺跡乎凡黄河既徙之後其枯瀆風沙填塞未幾而化為平陸況黑水經流沙之域風吹沙擁抑又甚焉遺迹無存固其所矣周定王時河徙史遷亦不能言賴有周譜載其事王横始得據此以推知禹河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彼黑水者不由中國入海又雍西久没於戎翟新流故道夫孰為紀之而孰為傳之邪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河歷千六百餘年而亦不免於徙則黑水之改流較

速疑當在定王之前自屈原已不能知而況伏生輩乎自古文尚書家已不能知而況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影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人而已

西河東與冀分界自今榆林衛故勝州東北折而南且西經府谷神木又西南經葭州吴堡又南經綏德清澗延川延長又東南經宜川(並屬延安府)又南經韓城郃陽朝邑以至于華陰(並屬西安府)與豫接界河行凡一千七百餘里

雍之南界自華陰太華山以西為華州渭南藍田鄠縣盩厔(並屬西安府)郿縣寶雞(並屬鳳翔府)皆以南山與梁分界又西為鳳縣有大散嶺又西為徽州有鐵山木皮嶺又西為成縣有鷲峽羊頭峽龍門戍(並屬鞏昌府)又西為岷州衛又西為洮州衛有西傾山皆與梁分界處自西傾又西歷吐谷渾南至大積石自積石又西歷吐谷渾南党項白蘭之北至于黑水吐谷渾本遼東鮮卑種也東晉初徙居枹罕宋景平中其子孫有阿豺者升西彊山觀墊江源則其地南至西傾矣又數傳為夸呂始自號可汗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時燒當羌亦嘗居之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皆與吐谷渾接吐谷渾在河湟之間即先零燒當諸羌

故地積石在其西南枹陽支河曲禹導河自此始則湟水之南積石之北西傾之西其為雍州之域無疑矣

雍之北界經無可見約略言之自今塞外東受降城之西與冀分界(元和志東受降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八里)又西四百里為中受降城(元和志中受降城[illegible]四百里)又西四百餘里為西受降城(元和志西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唐景龍二年張仁愿所築南直今榆林衛黄河經三城之南謂之北河河北有陰山為華夷大限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又西為高闕山戰國時趙築長城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及秦始皇斥逐匈奴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度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是也其

地又有光祿塞雞鹿塞漢受降城皆雲中五原二郡境也又西為河西四郡之北鄙漢太初中收匈奴休屠渾邪王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以通西域隔絕羌胡往來武威姑臧縣北三百里有白亭軍元和志云在馬城河東岸天寶十年哥舒翰置因白亭海為名也張掖東北一千五百餘里有地曰居延元狩二年霍去病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太初三年使路博德築居延澤上今甘州衛塞外居延故城是也亦曰居延塞元為亦集乃路地理志云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居延故城明洪武初馮勝拔肅州進至掃林山亦集乃路是

也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弱水由此東北入居延澤遮虜障在肅州酒泉縣北二百四十里李陵與單于戰處敦煌即今廢沙州衛衛北抵大磧磧外即古伊吾盧地唐置伊州今為廢哈密衛也自雲中至敦煌六郡皆古雍州之域後為戎翟所據至秦漢始收復者其北皆臨大磧大磧即沙蕃（漢人謂之莫蕃人謂之磧）東西數千里南北遠者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雖禽獸亦不能居之　蔡傳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王氏樵曰東北當云西北蓋雍東距河若東北境則直浮西河不須浮于積石也渭按雍之西北境遠近不同各從其便

以至龍門不盡由積石其曰浮于積石者舉遠以該近耳會於渭汭古出渭之舟逆流而上與浮河之舟相會于渭水之北　閻百詩云渭汭汭字解有作水北者有作水之隈曲者有作水曲流者有作水中州者總不若說文汭水相入也於此處為確解左氏一書莊四年曰漢汭閔二年曰渭汭宣八年曰滑汭昭元年曰雒汭四年曰夏汭五年曰羅汭二十四年曰豫章之汭二十七年曰沙汭定四年曰淮汭哀十五年曰桐汭水名下繫以汭者衆矣又何疑於禹貢渭按汭水相入與水之隈曲曰汭二義適相成而不相背蓋兩水相入其水會襟帶處必有隈曲詩大雅芮

鞫之即芮即職方涇汭之汭水名也漢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阮雍州川也師古曰阮讀與鞫同余因此悟水北曰汭之義蓋涇水東南流至邠州長武縣東芮水自平涼府靈臺縣界流經縣南而東注于涇公劉所居故豳城正在二水相會內曲之處及其後人衆而地不能容則又營其外曲以居之故曰止旅迺密芮鞫之即鄭箋曰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外即南內即北也推之洛汭亦然召誥太保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傳云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漢河南縣即周之王城東去鞏縣之什谷尚百有餘里召公治都邑之位豈適側洛水入河之口乎知

洛汭則知渭汭矣或曰雍州有二渭汭從孔義則凡
渭北之地皆爲渭汭此渭汭當爲漢高陵縣地後渭
汭當爲漢褱德縣地今朝邑同一渭汭而前後所指各別
經豈支離若是邪曰地異而其爲渭汭則同高陵者
涇渭二水之會也褱德者河渭二水之會也均爲水
北均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渭汭兼地而言不專
指水口也　渭汭在河之西岸華陰朝邑韓城之地
皆是也東與蒲州滎河分水此言雍之貢道故特以
西岸言之韓汝節云今蒲州舜所都也渭水之北今
朝邑郃陽境渭水至此東入河折而北三十里即蒲
州故舟皆會于渭北今按北船出龍門至滎河縣北
汾水入河處便當東轉泝汾無緣更順流而下至朝
邑與南船會也且禹告成當堯時帝都平陽距蒲阪
二百餘里韓城北連龍門東對汾口南北貢船相會
當在其間曷爲引蒲州以證乎禹貢錐指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傳曰三危西裔之山山
在西裔爲黑水所經則禹當日導黑水實未嘗究其
源但自雍導起經三危過梁境入南海傳曰自北而
南經三危入南海非是蓋三危去黑水之源尚遠雍
州經三危既宅傳同叔曰三危既宅此治黑水之成
功也林三山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
三危即得其故道從此以達南海之二說者講導水

甚明夫禹所導之黑水與雍梁二州之黑水同一水
耳明導水經文之黑水則知雍梁二州之黑水矣自
古言黑水者紛紛不一胡朏明先生言黑水三危並
見雍州雍州以若水爲黑水考据詳明然與經文入
南海之文未有合至云梁州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
之西者其說本之韓汝節終非篤論乎故不取焉唯
雲南通志載明人史秉佑周搢黑水辨以土人而言
彼中之水道當自不謬姑引其文而以諸說參注之
雖未嘗有所折衷然以此而求黑水當亦不遠矣辨
曰昔辨黑水名有如聚訟或問余曰黑水地志出犍
爲[illegible]矣[illegible]
[illegible]水經出張掖至燉煌過
三危入南海燉煌瓜州也實未嘗有此水跨越諸山
入南海武都樊氏之說詳矣[illegible]
[illegible]唐樊綽又指麗
水爲黑水麗水金沙江也金沙果黑水乎余曰金沙
出吐蕃經麗江鶴慶姚安武定入馬湖會岷江入東
海此爲黑水所謂入於南海何居[illegible]

外大遠故臣不敢定執其詳也而東信所指則與張機所考北金沙江與瀾滄相合處以北金沙江源出吐蕃共[illegible]川界千下謂之犛牛河亦曰犛水[illegible]異又名麗江即古麗水[illegible]以其多金故名金沙可達宋取大理因革囊以濟者即此也其流經吐蕃鐵橋至麗江府巨津寶山一州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西安府又[illegible]至大理[illegible]為四川之一亦即此江又自武定下流入貴德[illegible]以通行東行[illegible]遠名金沙從又西邊四小東川府一名黑水[illegible]皆名金沙江[illegible]又經四川[illegible]以建德傳易打衝河[illegible]所又經馬湖府[illegible]流會[illegible]合[illegible]流至[illegible]江[illegible]

或又曰程氏以麗水狹不足界二州西洱河與漢葉榆澤相貫廣可二十里其流正趨南海西洱今大理海也西洱果黑水乎余曰西洱源一發於鶴分水嶺一發於浪穹罷谷此爲黑水所謂惟雍州者何居[illegible]

里水祠又云在其地[illegible]

或又曰西遠吳方有大金沙江發源崑崙西北吐蕃地廣五里產黃金綠玉琥珀水甚其流正趨南海西南惟此水爲大張機曾有考然則大金沙爲黑水乎余曰洱水之西爲瀾滄再西爲潞江又再西爲大金沙大金沙者長廣三倍於瀾潞遠出蕃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金齒黃貞元言之甚悉第此水去梁荒遠此爲黑水所謂華陽者何居所謂至於三危者又何居[illegible]

西北有黑水與[illegible]遠[illegible]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illegible]遠也[illegible]

[illegible]江源自[illegible]錯相合葉榆李仁甫黑水辨以瀾滄江爲黑水云蜀隴滇三省鼎立隴西南斜長入蜀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滇隴之間如三足鑪然黑水源正在鑪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以山論麗雪山與蜀松州諸山相接松去雍不遠計瀾滄之源當在雍之西元張道立使交阯由黑水入三崇山瀾滄經其麓地有黑水祠仁甫考究不無據[illegible]

[illegible]

考蔡沈

梁雍二州皆以黑水爲界黑水自雍西北直出梁

西南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岷山岡

脊以東之水既入於河嶓冢山岡脊以西之水入於

南海即爲黑水此說廣而有據何也鶴之山皆自西

北來凡脊以東之水皆歸東海金沙江是也脊以西

之水皆歸南海瀾滄江是也則此中爲岡脊疇能易

之如鶴走揄經山神哨舊名分水嶺草間湍出盡亂

流耳北流者入漾江會金沙歸東海南流者合浪穹

水滙爲西洱歸南海夫咫尺間分水東南海之異於

岡脊之說誠有驗合考人自不察耳或曰信斯言脊

以西之水皆黑水瀾滄也西洱也大金沙也皆黑水

矣[illegible]酈道元謂西洱葉榆積瀆所成謂之黑

水豈岡脊以西皆榆乎余曰脊以西雖不必皆榆然

西南之山千霄翳地隨刊未施時山木積瀆成渠何

必榆始黑也朱子云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不經

中國知言哉山海西山經云崑崙之北西流於大杅

軒轅之丘洵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所指皆西南是

黑水實不入中國也或又曰顧野王輿地志黑水由

僰道入江余曰僰道烏蒙地也入南海者曰入江可

爲噴飯若夫遼東黑河趨東海肅州有黑水無跨河

越脊理若水名黑水即北金沙入東海皆非禹貢之

黑水不足辨矣　吾友閔中書詠刊　大清一統天下

全圖撰云本之　欽治典訓方略會典一統志諸書

其山川位置自無苟且按圖金沙江一源自阿六江

一源自烏思藏皆南流至共龍旋牛石下枝分東流

爲金沙江折而南又東流經永北府南又東至程湖
又東至馬喇東瀘水即古若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
流少西至大姚又西折而南又東至姚安姚州又東
至元謀復西南流至楚雄府而旋牛石分枝之麗江
南流至劍川又南流至浪穹折而東至大理太和爲
西洱即古葉榆水也又東流至賓川又東至定遠而
與金沙江合又東南流至南安少西而瀾滄江自西
南流至蘭州漾備江亦自西南流至蘭州與瀾滄江
合又南流至點蒼山少東至打牛平又東南流與金
沙江合又南流至茶山西又南流至元江少折而東
爲九龍江即瀾滄江流入安南界入於南海者也其

金沙江㥀東南流至馬喇與瀘水合流處又東流至會
川西孫水自北來注之又自會川東北流至大赤口
羅羅小赤口羅羅少東其處亦名金沙江又東北至
馬湖又東至敘州宜賓流入岷江而金沙江又自大
不口羅羅分枝南流至東川之西會理之東又南流
至烏蒙之西祿勸之東又西南流至雲南滙爲昆明
池即滇池也據此則金沙江瀾滄江瀘水孫水皆與
源同流合而入於南海者而其分枝則又入於岷江
入於滇池皆非禹貢之黑水也張機以大盈江爲大
金沙定爲禹貢之黑水閻氏圖亦載之大盈江自西
天竺萬山中來西南流有檳榔江自西來注之合流

至孟養折而東至猛卯有麓川江自北來注之合流
至猛密而潞江亦自北來注之合流至緬甸之東入
百媳婦之西入於南海而大盈江之來自西天也圖
中亦莫究其源按而求之蓋在星宿海大流沙之西
北抵三危過沙州至哈密漢之燉煌郡北境即伊吾
盧也括地志言黑水出伊吾南流絕三危山此正與
圖相合亦與張機所稱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
吐蕃地相合此乃禹貢之黑水無可疑者經云華陽
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蓋伊吾沙州爲雍之
西境雅黎天全徼外吐蕃以及於南海皆梁之西境
是可見黑水源流至遠且大如此眞足以界二州之
疆域矣 小谷口薈蕞

卷第九十一

行水金鑑　卷第九十二

運河水

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左傳）

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一作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小字注）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國語）

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道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小字注）年

揚州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哀十三年會黃池（小字注）此自淮入汴之道也（小字注）

吳越春秋吳將伐齊自廣陵闕江通淮口渠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又名中瀆水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

逕山陽城西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是也山陽本漢射陽縣屬臨淮郡晉義熙中改曰山陽　吳幼清云江北淮南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二水之間猶一橫溝兩端築隄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渭按後世堰閘之法可以隨時啓閉舟至則閘舟過則閉今運河諸閘皆然不聞有拽舟之事邗溝當亦如此且左氏明言溝通江淮何以云未嘗通流邪　或問吳自哀九年溝通江淮之後十年伐齊十一年又伐齊十二年會魯於橐皋十三年會晉於黃池國語云夫差既退使告勞於周曰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閒其所沿泝者非即邗江至末口之道乎曰非也射陽以南之水引江以通湖不可謂之江射陽以北諸路由湖以達淮不可謂之淮其所稱沿江泝淮蓋即禹貢揚州之貢道耳何以知之邗溝之開杜注但云通糧道其水未必能深廣觀隋開皇中山陽瀆既開而猶不勝戰艦則吳人所乘餘皇戈船之類不可由此瀆明矣故哀公十年公會吳伐齊左傳云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三年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嚮使伐齊由邗溝則徐承何獨帥舟師泛海其自會而歸越師欲絕

其路亦必泝江而不泝淮矣故知吳王沿江泝淮仍用禹貢揚州之貢道也禹貢錐指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糶之處受害[illegible]

使天下飛芻輓粟[illegible]起於黃腄[illegible]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illegible]率三十鍾而致一石[illegible]

漢興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illegible]

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文獻通考

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

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新書

當是時漢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糧率十餘鍾致一石[illegible]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史記平準書

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illegible]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illegible]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illegible]溉皮氏汾陰下[illegible]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illegible]民茭牧其中耳[illegible]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

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 索隱曰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入入之於少府）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illegible]）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曰[illegible]）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正義曰南陽[illegible]）上沔入褒褒之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illegible]）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

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illegible]）不可漕（史記河渠書）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史記平準書）

漢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漢書武帝本紀）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後漢書明帝本紀）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入都貢賦重于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旣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以渠起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爲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負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

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文獻通考）

鄧訓字平叔（南陽新野人）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illegible]）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遷護烏桓校尉（後漢書[illegible]）

漢章帝建初三年夏四月己巳罷常山呼沱石臼河漕（後漢書章帝本紀 [illegible]）

虞詡遷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由沮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

名沮今鞏州以政則也下縣令成州同谷縣也且者七余反數十里皆燒石剪水開漕船道漢續書曰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後漢書虞詡傳

興州今號[illegible]漢中府略陽縣成州今鞏昌府成縣[illegible]

漢獻帝建安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三國志

漢獻帝建安十一年鑿渠自滹沱入泒水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泃音句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三國志

三國時遼西烏桓以袁尚兄弟入寨曹操將討之乃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滹沱入泒水謂之平虜渠一自泃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說文泒水出鴈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泃水出無終西山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于潞河又東合泉水渠口曹操所築也渠東至樂安亭南與濡水合入海按二水當時通漕以制遼左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即滹沱入運處也唯泉州渠乃在京北而東入遼海不知定在何處若因其遺跡通之以饋平盧遼西亦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illegible]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九月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三國志水經注是年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百姓得其利[illegible]

賈逵為豫州刺史州南與吳接逵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illegible]

鄧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宣帝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三國志鄧艾傳

魏正始三年三月奏開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　四年秋九月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晉書宣帝本紀

大皇時使陳勳於句容縣鑿開水道立十二埭以通吳會諸郡故船不復由京口（吳錄）

晉武帝泰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晉書武帝紀）

杜預都督荊州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晉書杜預傳）

李矩為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堨以利運漕（晉書李矩傳）

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積石為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堨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水（[illegible]）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文帝修王張故績也堨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也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逮於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脅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堨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澇即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為今堨（[illegible]）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宋本作為）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輸（宋本作踰）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堨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代龍渠即九龍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堨公私賴之水積年渠堨頹毀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修復故

堨按千金堨石人西脅下文云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狐立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堨新成未患於水是以不敢預修通之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磧淪敗故迹可憑（水經注）

兗州既平（[illegible]）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堨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宋書[illegible]傳）

隋文帝受禪薛胄三遷兗州刺史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

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
公豐兖渠 北史薛胄傳

隋文帝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
備於是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
十二州置募運米丁又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
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
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
募人能于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
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
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輳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
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

慮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
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
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
不能往復操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
公私之弊情甚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
開通漕渠量事成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
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
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
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殷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
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
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
關內賴之　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潁
等諸州達於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沈溺十八年天子遣
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困
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
免自是頻有年矣 隋書食貨志

隋文帝開皇四年六月壬子開渠自渭達河以通運漕 隋書高祖本紀

蘇孝慈爲太子右衛率兵部尚書明年上於陝州置常
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
于是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 隋書蘇孝慈傳

開皇中徵衍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
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
人渠 北史郭衍傳

隋文帝開皇七年夏四月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
運漕 隋書高祖本紀

隋煬帝大業元年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
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 隋書煬帝本紀

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
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或曰浪宕渠或曰浚儀
渠或曰石門渠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於

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蔚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桓溫將通之而不果者晉太和之中也劉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以漕運者義熙之間也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之起滎陽入淮千有餘里更名之曰通濟渠者隋大業之初也後世因其利焉 曾子固集

隋煬帝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 隋書煬帝本紀

大業元年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五十餘萬開通濟渠自河起滎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南諸州郡丁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入江二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通龍舟兩岸爲大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二千餘里樹陰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爲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 三年六月敕開永濟渠引汾水入河又自汾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於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 [illegible]

唯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觀廣陵圖翼日與大臣言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時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臣皆默帝乃出敕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即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淵爲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署命之爲卞渠因名其府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爲吏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既集東西橫布數千里及開汴梁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

折二萬三千人功既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陽還駕大梁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舳艫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 開河記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蕩渠也 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鬭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於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 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氾水又東經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 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寶應縣北沈入淮

口者上又自楚州寶應縣下字宜□蓋上文是淮入江不應復云北入淮也

大業六年十二月敕開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水面闊十餘丈又擬通龍舟驛宮草頓並足欲東巡會稽 大事記

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於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揚子達於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為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因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為一則通濟之迹也濬沱豫章則永濟之迹也煬帝此舉為其國促數年之祚而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邊城之利皆非長城之遺耶噫夫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道也

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卷第九十二

運河水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罷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十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役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 唐書食貨志

唐高祖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 舊唐書食貨志 隴州汧源縣有五節堰引隴川水通漕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開 [illegible] 唐書地理志

唐高宗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鈲於胷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 唐書食貨志

唐高宗咸亨三年關中饑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運晉絳州倉粟以贍之上委以運職河渭之間舟檝相繼會於渭南自師順始之也 舊唐書食貨志

趙州昭慶縣有澧水渠儀鳳三年令李[illegible]開以溉田通漕 [illegible] 唐書地理志

邢州武陟縣有永泰渠[illegible]光宅中刺史胡處立開通漕且爲火備 [illegible] 唐書地理志

岐州郿縣西北有昇原渠引汧水至咸陽[illegible]垂拱初運岐隴水入京城有高泉渠如意元年開引水入縣城 [illegible] 唐書地理志

泗州漣水縣故有新漕渠南通淮[illegible]垂拱四年開以通海沂密等州 [illegible] 唐書地理志

陳留郡開封縣有湛渠[illegible]載初元年引渠注白溝以通曹兗賦稅 [illegible] 唐書地理志

唐則天皇后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諸州租船 [illegible] 河南府河南縣考各曹新潭大足元年開以置租船 [illegible] 唐書地理志

唐中宗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水爲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平虜渠以避海艱運糧 舊唐書食貨志

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汎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鄣水至隄址輒去其北燥爲腴田又維艚以梁

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爲法（唐書韋景駿傳 舊唐書景駿傳汴津水舊有縣村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造爲石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

泗州盱眙縣有直河太極元年敕使魏景清引淮水至黃土岡以通揚州（唐書地理志盱眙下注盱眙今屬泗州府無直河直河在泗州東北十里以盱眙縣通之可知也）

齊澣定州義豐人開元初爲汴州刺史以淮至徐城險急鑿長十八里入清水人便其漕（唐書齊澣傳）

姜師度魏人開元初遷陝州刺史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常自倉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遂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再遷同州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穫萬計特

加金紫光祿大夫（舊唐書姜師度傳）

唐明皇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舊唐書食貨志）李傑本名務光滏陽人開元初爲河南尹先是河汴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刊石水濱以紀其績尋代宋璟爲御史大夫（舊唐書李傑傳）孟州河陰縣有梁公堰在河汴間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因故渠浚之以便漕運（唐書地理志 河陰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開元二年姜師度鑿以洩水害五年刺史樊忱復鑿之使通渭漕（唐書地理志 華陰縣今屬陝西西安府陝西通志敷水渠在今華陰縣西二十里原出大敷谷）

唐明皇開元十年五月四日伊水泛漲毀都城南龍門平地水深丈尺以上入漕河水次屋舍樹木蕩盡（舊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開元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瀍水暴漲流入洛漕漂沒諸州租船數百艘溺死者甚衆（舊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開元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滎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衛率府冑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開舊河口旬日而

畢（舊唐書食貨志）

唐明皇開元十八年六月乙丑東都瀍水暴漲漂損揚楚淄德等州租船　壬午東都洛水泛漲壞天津永濟二橋及漕渠斗門漂損提象門外助鋪及仗舍又損居人廬舍千餘家（舊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開元十九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舊唐書）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户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

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於
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
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
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
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廟諱）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
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廟諱）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
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
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僱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
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
避三門之水險（廟諱）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
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
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
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廟諱）宗大悅拜耀卿爲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
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爲副使益漕晉絳魏濮
邢貝齊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
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
之直增以函腳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
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
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
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

裴耀卿遷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京師饑帝將幸東都
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
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
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無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
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貞觀永徽時祿廩者少歲漕粟
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寖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
就敖粟爲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
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
陝洛運費又益半爲營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
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爲
水所支尚羨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誤工不便河
漕處處俾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
自僱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敖倉自東至者東
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鑿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
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
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
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洛
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
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獻吏
爲和市費遷侍中（唐書裴耀卿傳）
潤州丹陽縣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以州北隔江舟

行繞瓜步回遠六十里多風濤乃於京口埭下直趨渡江二十里開伊婁河二十五里渡揚子立埭歲利百億舟不漂溺 唐書地理志 舊唐書明皇本紀載其事在開元二十六年 丹陽縣今為江南鎮江府屬 一統志伊婁河在鎮江府城南

成都府溫江縣有新源水開元二十三年長史章仇兼瓊因蜀王秀故渠開通漕西山竹木 唐書地理志 溫江縣即今四川成都府屬

瀛州河間縣西南五里有長豐渠開元二十五年刺史盧暉自東城平舒引滹沱河東入淇通漕溉田五百餘頃 唐書地理志 河間縣今為直隸河間府附郭 一統志長豐渠在河間縣西北自河間府城東城引滹沱水東流通漕溉田

齊澣遷潤州刺史潤州北界隔大江至瓜步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所漂損澣乃移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數年復為汴州刺史淮汴水運路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難制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入於清河百餘里出清水又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險之害久之新河水復迅急又多僵石漕運艱澀行旅弊之澣因高力士中助連為兩道採訪使遂與開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復勾剝貨財賂遺中貴物議薄之 舊唐書齊澣傳

宿州虹縣廣濟新渠開元二十七年採訪使齊澣開自虹至淮陰北十八里入淮以便漕運既成湍急不可行遂廢 唐書地理志 [illegible] 為虹縣志廣 [illegible] 北從陸家溝至泗河南由界溝至淮河南北交通南來舟艘由高郵由運河至泗州上五河界溝至虹縣又由虹至陸家溝出泗洋河入縣界湖北回舟艘由路 [illegible]

[illegible] 虹縣開河不專守陸家溝一道 [illegible] 入清河出城東 [illegible] 由淮陰入長直溝 [illegible] 清淮可引以 [illegible] 陸家溝 [illegible] 是以舊漕載此開故 [illegible] 之運道開之可以為利

魏州北州鄴縣有西渠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 唐書地理志 [illegible]

[illegible]縣古海陽城也開元二十八年置以通水運 [illegible]

唐明皇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闢三門巔巖之險地俾負索引艓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 舊唐書食貨志

是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挽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 唐書食貨志 [illegible]

是年暴水伊洛及支川皆溢損居人廬舍秋稼無遺壞東都天津橋及東西漕河南北諸用皆多漂沒 [illegible]

唐明皇天寶元年春正月甲寅陝郡太守李齊物先鑿三門辛未渠成放流 舊唐書明皇本紀

陝州平陸縣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 唐書地理志 齊物于時 [illegible] 食貨志既明 [illegible] 地理志復言其利則渠水湍怒之處 [illegible]

（天寶…今山西平陸縣）是年命陝郡太守韋堅引滻水開廣運潭
於望春亭之東以通河渭京兆尹韓朝宗又分渭水入
自金光門置潭於西市之兩衙以貯材木（舊唐書明皇本紀）
唐明皇天寶二年三月壬子韋堅開廣濟潭畢功盛陳
舟艦（舊唐書明皇本紀）
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滻經
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唐書地理志）
韋堅萬年人天寶元年爲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
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山東租賦奏請
於咸陽擁渭水作興成堰截灞滻水傍渭東注至關西
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坡下滻水之

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
年而成（舊唐書韋堅傳）堅始鑿潭多壞民冢墓起江淮至長安公
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鉤索堅罪補台府夫曹
史所在獄皆滿郡縣剝斂償輸責及鄰伍多裸死牢戶
林甫死乃止（新唐書韋堅傳）
韋堅（…）爲水陸運使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
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與
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
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栿上先
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
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

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
十闋自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
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
衆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
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
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
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
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
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
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
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
亂矣（唐書食貨志）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東漕運艱難乃傍北山鑿石
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又
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經直長五里
餘闊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
鏵長二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
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錄）
唐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
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
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
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

一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
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
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顧傭分吏
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
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
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艎支江船二千艘
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
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
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
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
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

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
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
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
是河漕不涸（唐書食貨志）
唐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己未第五琦開決汴河（唐書代宗本紀）
唐代宗永泰二年九月庚申京兆尹黎幹以京城薪炭
不給奏開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薦福寺東街北
抵景風延喜門入苑闊八尺深一丈渠成是日上幸安
福門以觀之（舊唐書代宗本紀　新唐書載此事在大曆元年）
唐代宗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

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
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建中二年）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
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
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
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
絕京師大恐（唐書食貨志）
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
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晏乃自
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
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爲通濟渠視李
傑新隄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

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
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
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
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
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險可追貞
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見
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
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
滅木所在廞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
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爲
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

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
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内擅朝權既得
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
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鄷侯也凡
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唐書劉晏傳晏字士安南華人〕

唐德宗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惡晏乃奪其權其年三
月以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字君卿京兆人〕杜
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絶蔡河至陳州
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
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
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
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
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
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
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
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
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
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頗利門上乃
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
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
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
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
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
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
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
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
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准詔滉復以爲江
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
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
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
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
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
舟入三門僱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
上謠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
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
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
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illegible]〕
李泌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
以便饟漕以勞遷檢校禮部尚書〔[illegible]〕

[illegible]

揚州江都縣有愛敬陂水門貞元四年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隅以通漕溉夾陂田（唐書地理志）亞拜淮西節度使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啓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悅賴（唐書杜亞傳）[illegible]

卷第九十三

行水金鑑　卷第九十四

運河水

唐德宗貞元八年詔東南兩稅財賦自河南江淮嶺南山南東道至於渭橋以戶部侍郎張滂主之河東劍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舊唐書食貨志）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浸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新唐書食貨志）

唐順宗即位以杜佑判鹽鐵轉運使理於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榷酤漕運由其操割而國用日耗巽既為使大正其事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渭倉劉晏歿久不登其數唯巽秉使三載無升斗之闕焉巽卒以河東節度使李鄘代之（舊唐書食貨志）

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居三歲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閼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唐書李吉甫傳[illegible]一統志）

唐憲宗元和五年李鄘為淮南節度使以宣州觀察使盧坦代之（舊唐書食貨志）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

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
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
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
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
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專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
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
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
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
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
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
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
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唐書食貨志○按公綽為鹽鐵轉運使在元和十三年長慶元年復為京兆尹）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為常州刺史元和八年詔加金紫
封郡開古孟瀆長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為廉
使狀其課績是有詔加之命是歲徵拜為給事中（唐書孟簡傳）
常州武進縣有孟瀆引江水南注通漕溉田四千頃元
和八年刺史孟簡因故渠開無錫縣有泰伯瀆東連蠡
湖亦元和八年孟簡所開（唐書地理志○按孟瀆在常州府城西一十八里南通運河北接長江入大江泰伯瀆在無錫縣東南五里西接運河東連蠡湖）
越州山陰縣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運道塘皆元
和十年觀察使孟簡開（唐書地理志○山陰縣今屬紹興府）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十二月甲寅初置淮潁水運使運
揚子院米自淮陰泝流至壽州四百里入潁口又泝流
至潁州沈丘界五百里至於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溵
河又三百里輸於郾城得米五十萬石茭一千五百萬
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唐書憲宗本紀）
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
三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唐書地理志）
（長舉廢縣在今沔內漢中府略陽縣西百里）
王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即
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閶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
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
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
阻後政賴之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舊唐書王播傳）揚州江都
縣寶曆二年漕渠淺輸不及期鹽鐵使王播自七里港
引渠東注官河以便漕運（唐書地理志）
唐文宗太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
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
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
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
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
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為
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

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羣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新唐書食貨志

李石隴西人開成元年領鹽鐵轉運使奏咸陽令韓遼請開興成渠舊漕在咸陽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以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遼計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勤則轄下牛盡得歸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陳奏實

秦中之利但恐徵役令非其時上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慮也舊唐書李石傳

華州華陰縣有敷水渠開成二年姜師度鑿以洩水害五年刺史樊忱復鑿之使通渭漕唐書地理志

唐文宗開成二年夏揚州運河竭唐書文宗本紀

唐宣宗大中五年二月以戶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其後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歲至七十餘隻緣河姦犯大紊晏法休使寮屬按之委河次縣令董之自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傭計緡二十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吏無得

侵牟舉之為法凡十事奏之帝大悅詔曰裴休興利除害深見奉公盡可其奏由是三歲漕米至渭濱積一百二十萬斛無升合沉棄焉舊唐書食貨志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瀕河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新唐書食貨志

桂州理定縣西十里有靈渠引灕水故秦史祿所鑿後廢寶曆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十八以通漕俄又廢咸通九年刺史魚孟威以石為鏵隄亘四十里植大木為斗門至十八重乃通巨舟唐書地理志 [illegible]

[illegible]

唐同光二年二月辛巳詔蔡州刺史朱勍浚索水通漕運 [illegible]

唐長興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轉運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從之五代史補

晉天福三年冬十月戊寅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使於滑運建東京於汴州 自此升汴州爲東京[illegible] 通鑑

後漢乾祐二年右補闕盧振上言臣伏見汴河隄兩岸隄堰不牢每年潰決正當農時勞民功役以臣愚管沿汴水有故河道陂澤處置立斗門水漲溢時以分其勢即澇歲無漂沒之患旱年獲澆溉之饒庶幾編甿差免勞役 五代史補

周顯德二年十一月乙未汴水自唐末潰決縣埇橋東南悉爲汚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隄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illegible] 通鑑

周世宗顯德四年四月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 [illegible] 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五代史

周顯德五年春正月己丑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 [illegible] 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 [illegible] 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爲神　三月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illegible] 通鑑

周顯德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 五代史王朴傳

是年二月丙子朔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 [illegible] 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 [illegible] 以通陳潁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 通鑑

周顯德間浚汴口之渠導河水達於淮水以通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潁之漕又於都城之東浚汴水爲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濼以通齊魯之漕此皆宋之漕運所由始也 宋史

世宗開御河本爲薊燕漕運計御河其不可廢也 [illegible]

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昪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遂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 五代史吳越世家

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貢使汎海自登萊朝貢於梁使者入海覆溺歲常十三四 五代史閩世家 [illegible]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周顯德初爲華州刺史未幾改鎮潁

州州境舊有通商渠距淮三百里歲久湮塞溥疏導之遂通舟楫郡無水患歷鄭州團練使陞宿州防禦課民鑿井築城北隄以禦水災（宋史王溥傳）

周顯德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宋史韓通傳）韓令坤武安人周世宗入揚州命權知軍府六年春命以汴亳民導汴水入於蔡（宋史韓令坤傳）

宋太祖即位仁朗從討李重進還與右神武統軍陳承昭浚五丈河以通漕（宋史田仁朗傳）劉載字德輿范陽人宋初浚五丈河自陳橋達曹州之西境命載護其役建隆四年權知貝州（宋史劉載傳）

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丁巳導蔡水入潁　二月壬申疏五丈河　甲戌幸城南觀修水匱（宋史太祖本紀）

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諸州歲受稅租及筦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　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為汴首受黃河之口屬於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為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諸水莫此為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為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並緣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二年春導索水自旃然與須水合入於汴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於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隄防（宋史河渠志）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帝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為橫絕散漫無所故

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漕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阻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即虛舟而往其為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潦決溢為虞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冀日明哲之士闓悟積慮言復禹迹始信茲言之不謬（丁謂談錄）

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潩水以通舟閔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於蔡是為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鄢陵東南歷扶溝合於蔡潩水出鄭之大隗山注

臨潁歷鄢陵扶溝合於蔡凡許鄭諸水令堅白鴈丈八溝京索合西河褚河湖河雙河欒霸河皆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横棧棧為水之節啓閉以時建隆二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距通許鎮三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水南入潁川 廣濟河導菏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

咸利二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造西水磑 洛水貫西京多暴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橋成甃巨石為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來上降詔褒美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橋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淤以通汴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於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歷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為大輪激之南注晉王第宋史河渠志

睢陽當漕舟之路定陶乃東運之衝其後河截清水頗涉艱阻宋史河渠志 是年宋州汴河溢宋史五行志 陳承昭江表人宋初入覲太祖以承昭習知水利督治惠民五丈二河以通漕運都人利之建隆二年河成賜錢三十萬四年春大發近甸丁壯數萬修畿內河隄命承昭董其役又令督諸軍子弟數千鑿池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宋史陳承昭傳

宋太祖乾德元年二月癸丑導潩水入京 丁巳浚汴河 四月甲辰詔疏鑿三門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乾德三年二月令陳承昭率丁夫數千鑿渠自

長社引潩水至京師合閔水潩水本出密縣大隗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渠成無水患閔河益通漕焉宋史河渠志 四月癸亥募諸軍子弟濬五丈河通皇城為池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乾德四年八月宿州汴水溢壞隄宋史五行志

李符字德昌內黃人乾德中遷起居郎兼八作營材汴河以護漕運發和州三縣丁壯給其役宋史李符傳

宋太祖開寶二年秋七月癸酉汴決下邑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乙酉汴決穀熟 七月癸亥汴決宋城宋史太祖本紀 六月汴水決宋州穀熟縣濟陽鎮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五年六月己丑汴決穀熟宋史太祖本紀 六月汴水

決忠州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六年七月歷亭縣御河決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八年十二月庚子幸惠民河觀築堤宋史太祖本紀
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
丁夫及鄉兵凡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其役
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宋史河渠志
李懷忠范陽人改日騎左右廂都指揮使上幸西京愛
其地形勢俾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懷忠乘間進曰東
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人
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欲

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宋史李懷忠傳
周瑩景城人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
西水入中牟渠修滑州河堤太宗潛邸瑩得給事左右
即位補殿直歷西上閤門使與郝守濬護塞宋州決河
歷知澶州卒贈侍中謚元惠宋史周瑩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開封府汴水溢壞大寧隄
浸害民田宋史五行志　七月開封府言汴水溢壞開封大寧隄
浸民田害稼詔發懷孟丁夫三千五百人塞之　白河
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二年正月西京轉運使程
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迴水入石塘沙河合蔡
河達於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穎許蔡陳鄭

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宅使
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等護其役塹山堙
谷歷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里月餘抵方城地勢高
水不能至能復請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
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堙廢焉宋史河渠志　九月汴水溢
宋史太宗本紀　李繼隆太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嘗詔與王文寶
李神祐劉承珪同護浚京西河又與梁迥竇神寶治決
河迴鹘肥碩所乘舟弊不能濟繼隆易以己舟而繼隆
舟果覆棲枯桑杪賴他舟以度宋史李繼隆傳　是年京西轉運使
程能議開新河自襄漢至京師引白河水注焉以通湘
潭之漕詔發唐鄧汝穎許蔡陳鄭丁夫數萬赴其役發

諸州兵萬人助之命文寶與六宅使李繼隆作坊副使
李神祐劉承珪分往護作宋史王文寶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戊戌開襄漢漕渠渠成而
水不上卒廢　辛丑浚廣濟惠民及蔡三河　乙巳浚
汴口宋史太宗本紀　是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　發軍
士千人浚汴口　六月宋州言寧陵縣河溢隄決詔發
宋亳丁夫四千五百人分遣使臣護役宋史河渠志　五月汴水
決宋州寧陵縣境六月泗州汴水又漲一丈塞州北門
宋史五行志　梁迥以平江南功領順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三年
夏汴水大決詔迥發畿內丁男三千護塞汴口宋史梁迥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河又決於宋城縣以本州諸縣

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宋史河渠志）史珪太平興國四年為右
衛將軍領平州刺史督浚惠民河自尉氏達京九十里
數旬而畢民咸便之（宋史史珪傳）
曹翰大名人太平興國五年為幽州行營都部署詔督
役開南河自雄莫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宋史曹翰傳）
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
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
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
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
數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
百萬石江南淮南兩浙荊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
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
諸州泉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州菽粟自黃
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
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
至京師者陳潁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
河北衞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
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
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
州水運達荊南自荊南遣綱吏送京師（宋史食貨志）河北諸水
有通轉向者有為方田限邊人者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於邊境者皆疏導

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關
南之漕悉通濟焉（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秋七月易水溢（宋史太宗本紀）七月大名
府御河漲壞滑口　京兆府咸陽渭水漲壞浮梁工人
溺死者五十四人（宋史五行志）

卷第九十四

行水金鑑　　卷第九十五

運河水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六月雄州易水漲壞民廬舍
河南府澍雨洛水漲五丈餘壞鞏縣官署軍營民舍殆
盡穀洛伊瀍四水暴漲壞京城官署軍營寺觀祠廟民
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又壞河清縣豐饒務倉庫軍
營民舍百餘區（宋史五行志）七月滹沱及祁之資瀛之胡盧雄
之易惡池水皆溢爲患（宋史太宗本紀）
盧之翰字維周祁州人太平興國時爲工部員外郎建
議導漢河合于淮達許州以便漕運以勞加戶部員外
郎（宋史盧之翰傳）

宋雄幽州人雍熙中知均唐二州未幾護河陰屯兵以
知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達轉漕京師
賴之（宋史宋雄傳）
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迅急多有沉溺之患雍熙中轉運
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完而受代喬維岳
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宋史河渠志）
喬維岳爲淮南轉運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
勢湍悍運舟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
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澨五堰運舟所
至十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綱卒
緣此爲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創二斗門於西河第三
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覆以夏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
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
而運舟往來無滯矣罷使職權知楚州（宋史喬維岳傳）
宋太宗端拱元年供奉官閤門祗候閻文遜苗忠俱上
言開荆南城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荆峽漕路
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作使石
全振往視之遂發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
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宋史河渠志）
孔守正浚儀人淳化初權高陽關副都明年護浚惠民
河塞滄州決河就知州軍（宋史孔守正傳）
宋太宗淳化二年六月乙酉以汴水決浚儀縣帝親督

衛士塞之（宋史太宗本紀）是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
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
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
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
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
日未旰水勢遂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
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
於宋城縣發近縣丁夫二千人塞之是年從河北轉運
使請自深州新砦鎮開新河導胡盧河分爲一派凡二
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
河鎮入深州武強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

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視永靜軍判官林伸東光縣令張言衆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仍復遣劉璯李直躬考實而璯等卒如昉言伸等坐貶官

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為屯田用實軍廩且為備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泊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張從古同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事仍以懋為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經畫悉如懋奏是年以汜水汎溢浸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濮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淳化三年七月洛水溢（宋史太宗本紀）七月河南府洛水漲壞七里鎮國二橋（宋史五行志）李繼宣浚儀人淳化三年知保州又轉莊宅使築關城浚外濠造船二百艘入雞距泉河以運糧人咸便之（宋史李繼宣傳）

宋太宗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皋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于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菪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菪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於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

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于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開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黄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卻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已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絶于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堙涂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趣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泝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横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河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絶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至道二年三月内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奏疏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蔗苗水濟私幸功成遂罷其役（宋史河渠志）

六月河南灃澗洛三水漲壞鎮國橋七月宋州汴河決穀熟縣（宋史五行志）

宋時漕運自荊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由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為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餘話）

王嗣宗為江浙荆湖發運使初漕運經泗州浮橋舟多覆壞嗣宗徙至城隅遂獲安濟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常少卿（宋史王嗣宗傳）

宋真宗咸平四年知静戎軍王能請自姜女廟東決鮑河水北入閻臺淀又自静戎之東引北注三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復請自静戎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之西引入威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糧漕隔遼騎帝許之獨盟臺淀稍髙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詔莫州部署石普并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引軍爆馬村以西開鑿深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此則遼人倉卒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洨河至趙州有詔褒之（宋史河渠志）王能定陶人咸平中知静戎軍建議決鮑河斷長城口北注雄州塘水為戎馬限方舟通漕以實塞下（宋史王能傳）

宋真宗咸平五年六月京師大雨漂壞廬舍民有壓死者積潦浸道路自朱雀門東抵宣化門尤甚皆注惠民河河復漲溢軍營（宋史五行志）七月乙巳疏丁岡河（宋史真宗本紀）七月京師霖雨溝洫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壞廬舍知開封府寇準治丁岡古河泄導之（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咸平六年邢用之為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宋史河渠志）楊日嚴改京東轉運使開清河八十里抵暖水河並隄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史館徙益州（宋史楊日嚴傳）

宋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壬子開定州河通漕（宋史真宗本紀）九月宋州言汴河決浸民田壞廬舍遣使護塞踰月功就是年夏北面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釃而為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雞距泉以息挽州之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饒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詔滄州乾寧軍謹視斗門水口壅湖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溉蔭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則決渠為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罷之因下詔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事姑務息民自今邊城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得輒有濬治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涇原都鈐轄曹瑋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為渠令民導以溉田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並詔嘉獎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偽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水以限遼騎而已（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景德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沿汴萬勝鎮先

置斗門以減河水令汴河分注濁水入廣濟河堙塞不利帝曰此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害以爲始因京索河遇雨即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通洩若遽堙塞復慮決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雖甚大而餘波亦可減去 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景德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漲詔覘候水勢并工修補增起堤岸工畢復遣使致祭 宋史河渠志 七月應天府汴水決南至亳州合浪宕渠東入於淮 宋史五行志 九月甲子浚汴口 宋史眞宗本紀 是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既成遣使覆視繪圖來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非可漕運罷之 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景德四年六月鄭州索水漲高四丈許漂滎陽縣居民有溺死者 宋史五行志

李溥河南人景德中任制置江淮等路並發運使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爲長堤自是舟行無患 宋史李溥傳

謝德權提總京城四排岸領護汴河兼督輦運前是歲役浚河夫三十萬人而主者因循堤防不固但挑沙擁岸阯或河流泛溢即中流復塡淤矣德權須以沙盡至土爲垠棄沙堤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爲大錐以試築堤之虛實或引錐可入者即坐所轄官吏多被譴免者植樹數十萬以固岸改崇儀副使 宋史謝德權傳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甲戌大雪停汴口蔡河夫役 宋史眞宗本紀 六月開封府言尉氏縣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 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四月陳州言州地洿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浚減水河及補棗村舊河以入蔡河從之八月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選使乘傳減汴口水勢既而水減阻滯漕運復遣浚汴口 宋史河渠志 是年八月丙戌京東惠民河溢居民避水所過津渡戒有司勿算九月甲子浚汴口 宋史眞宗本紀 是年十月京畿惠民河決壞民田 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大名府御河溢合流壞府城害田人多溺死 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八月庚戌淮南旱減運河水灌民田仍寬租限州縣不能存恤致民流亡者罪之 宋史眞宗本紀

[illegible]

宋眞宗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河南府洛水漲 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詔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護八月太常少卿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闊五丈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費即詔遣使計度修浚使還上言泗州西至開封府界岸闊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自泗州夾岡用功八十六萬

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亳丁夫充計減工七百三十一萬仍請于沿河作頭踏道擗岸其淺處爲鋸牙以束水勢使其後成河道止用河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吏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滎澤縣各置開減水河並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九年知許州石普請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視四月詔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礶子以通舟運 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天禧元年九月甲寅詔能拯救汴渠覆溺者給賞或溺者貧者以官錢給之 十二月壬辰遣使緣汴河收瘞流尸 宋史眞宗本紀

宋眞宗天禧二年八月乙卯詔賦索河水入金水河 宋史眞宗本紀 是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眞陽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力罷於牽挽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閤門祇候李居中按視以爲當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與二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 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天禧三年六月癸未浚淮南漕渠廢三堰 宋史眞宗本紀 薛奎字宿藝正平人爲江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 宋史薛奎傳 是年十二月都官員外郎鄭希甫言汴河兩岸皆是陂水廣浸民田隄腳並無流泄之處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望詔轉運使規度以聞 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天禧四年正月丙寅開揚州運河 宋史眞宗本紀 王臻擢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使建議濬淮南漕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爲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名爲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臻坐前异議降監察御史知睦州 宋史王臻傳

崔立字本之鄢陵人天禧中知江陰軍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寺少卿 宋史崔立傳

陳知微歷京東轉運副使決古廣濟河通運路罷夾黃河歲減夫役數萬計遷右司諫 宋史陳知微傳

劉湜爲鹽鐵副使兼領河渠事汴水絕發河陰新渠通漕運如故 宋史劉湜傳

徐起徙江東轉運使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 宋史徐起傳

張君平嘗勾汴口建言歲閉汴口當擇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有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柳爲令佐使臣課最及瘞汴河流屍悉從其言 宋史張君平傳

宋仁宗天聖二年春二月庚午遣內臣收瘞汴口流屍仍祭奠之 宋史仁宗本紀 二月崇儀副使趙護惠民河田承說獻議重修許州合流鎮大河堰斗門刱開減水河通漕省

迁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聞（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三年汴流淺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漲隄危衆情恟恟詔度京城西賈陂岡地洩之于護龍河（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四年五月己酉復陝西永豐渠以通解鹽（宋史仁宗本紀）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畢數相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場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濬渠自陝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迨今湮沒水甚淺澀舟檝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宋史河渠志） 是年汴水溢決陳留隄又決京城西賈陂入護龍河以殺其勢（宋史五行志） 王曾以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宋史王曾傳）

宋仁宗天聖五年八月都大巡護惠民河王克基言先準宣惠民京索河水淺小緣出源西京鄭許州界惠民河下合橫溝白鴈溝京索河下合西河湖河雙河欒霸河丈八溝各爲民間截水蒔稻灌園宜令州縣巡察（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尚書駕部員外郎閻貽慶言五丈河下接濟州之合蔡鎮通利梁山濼近者大河決蕩溺民田淤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因詔貽慶與水官李守忠規度計功料以聞 是年勾當汴口康德輿言行視陽武橋萬勝鎮宜存斗門其梁固斗門三宜廢去祥符界北岸請爲別竇分減溢流而勾當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孫村之石限悉從其請（宋史河渠志） 高化遷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隄夜馳至城西隄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過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盡取以實隄乃得無患仁宗嘉之進神龍衞四廂都指揮使（宋史高化傳）

宋仁宗天聖七年康德輿言修河芟地爲甚擾農戶所役詔限一月使自貿檢括以還縣官 是年王克基言按舊制蔡河斗門棧板須依時啓閉調停水勢（宋史河渠志） 康德輿天聖中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建沿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宋史康德輿傳）

張綸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築漕河隄二百里於高郵北旁錮巨石爲十礎以洩橫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爲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豈不可耶表三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逋戶二千六百州民利

之為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昭州刺史綸有
材畧所至興利除害為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見漕卒凍
餒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
錢市襦千數衣不能自存者宋史張綸傳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何時舊傳召伯埭謝
公所為按李翔來南録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
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眞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
為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
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副使表行之始為眞州閘
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
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為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

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
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為利予元豐
中過眞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臥石乃胡武平為水
閘記畧叙其事而不甚詳具夢溪筆談

宋仁宗景祐元年閏六月甲子泗州淮汴溢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慶曆元年三月汴流不通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慶曆四年三月省廣濟河歲漕軍儲二十萬石
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皇祐元年二月甲戌河北黃御二河決並注于
乾寧軍河朔頻年水災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皇祐三年宋史仁宗本紀五行志作一年是年命使詣中牟治堤明
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歲以為常舊
制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楚兵八作排岸兵負土列
河上以防河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支而或數張數
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歲七
月始制防河兵日給錢簿其數才比特支十分之一軍
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宋史河渠志

楊佐遷河陰發運判官乾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
不常漕舟不能屬佐度地鑿渠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
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
霖潦佐開永濟河疏溝瀆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議治
孟陽河議者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

乃致亡幾倘不濬復舊跡後將廢矣乃從其策出為江
淮發運使孟陽之役調夫七八千吏止募百數怨讟盈
塞詔削封勒治官吏獨舍佐不問糾察刑獄劉敞請加
貶黜不報召為鹽鐵副使宋史楊佐傳

郭諮嘗明作汴桑索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
西山七里店豁峽谿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
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卒宋史郭諮傳

陳襄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為常蘇
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授以浚法
未幾遂刷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為開封推官宋史陳襄傳

按入相為編秘閣校理知
常州則在至和一年

王素知開封府至和二年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
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心怦
怦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遣詔止其役水亦不害（宋史王素傳）

中憲大夫分巡淮[illegible]

運河水

宋仁宗嘉祐元年九月癸卯自京至泗州置汴河木岸（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嘉祐三年正月戊戌鑿永通河　秋七月丙子
詔廣濟河溢遣官行視民田（宋史仁宗本紀）　正月開京城西葛家
岡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請自祥符縣界
葛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
以紓京城之患（宋史河渠志）　司馬旦知宜興縣時王安石守常
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大而亟民有不勝則其患
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緩必成安石
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宋史司馬旦傳　安石知常州在嘉祐[illegible]）

汴西諸州穀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嘉祐
四年罷所運穀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宋史食貨志）

宋仁宗嘉祐六年汴水淺澀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
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
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為木岸狹河扼束
水勢令深駛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

為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徙河矣俗好沮敗事
宜勿聽役即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雉椿岸成而言者始
息舊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為驛直平夷操舟往
來便之 宋史□□傳

余良肱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司汴水
殺溢流且緩執政主狹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不與水
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使水
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堤木以資狹河良肱言自泗
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者行多病暍藉蔭以休又
其根盤錯與堤為固伐之不便屢爭不能得乃請不與
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為屈改太常少卿知潤州 宋史余良肱傳

符生□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患民河與汴河合流
歲多決溢害民田贊忠自宋樓鎮張宮橋浚村置二斗
門殺水勢以接蔡河至河自是無復有水患陝西用兵
除下邳路兵民餘轄乃知溫州三司使都議奏留都大
管勾汴河使建議以為京有實狹若水涸而行緩則沙
淀下不利於舟請即其廣處東以木岸三司以為不便
後卒用其議再遷西上閤門副使 宋史□□傳

張方平自益州名為三司使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
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恃重兵以立國耳
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

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
減役費為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
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
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
宋史張方平傳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知開封府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
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
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還諫議去 宋史包拯傳

王守規明道時遷入內殿頭選治京城水決汴河於公
賈村決蔡河於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 宋史王守規傳

鍾離瑾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
伯埭東至瓜洲浚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瑾規度以
工大不可就止罷隨名伯埭旁人以為利 宋史鍾離瑾傳

馬仲甫廬江人為度支判官內侍楊永德請自淮汴
閘淮水絕鋪為便詔仲甫偕往議可否還言其害十餘
條議遂格為戶部判官為發運使自淮陰徑泗上浮長
淮風波覆舟歲羅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當
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 宋史馬仲甫傳

王琪知潤州轉運使欲廢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
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

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宋史王琪傳
鄭向爲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抵於江人以
爲便宋史鄭向傳
周湛從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溉州縣職
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宋史周湛傳
徐的爲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
如皋縣漕河詔未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浚治之出滯鹽
三百萬計得錢八百萬緡遂爲制宋史徐的傳
李師中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窒舟
滯師中即焚石鑿而通之宋史李師中傳
賈逵爲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

都水監以急變聞英宗遣逵督護丞簍土塞門水乃止
議者欲穴隄以洩其勢逵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
水然後決之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宋史賈逵傳
劉彝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神宗擇水官以彝爲東
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啓楊
橋斗門水即退爲兩浙轉運判官知處州宋史劉彝傳
李禹卿判蘇州築隄太湖八十里爲渠益漕運又蓄
水溉田千餘頃江南通志
宋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
亭三堰監護使臣並以管幹河塘繫銜仍同所屬令佐
巡視修固以時啓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淮之請

也宋史河渠志
滹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
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
深州祁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
盧河增治之宋史河渠志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
於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
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先
是議者欲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
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
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雖

於河流爲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尤多不若開烏欄
隄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五股河復故道尤便
詔河北提舉糴便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按
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
寒食後入役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二年三月甲申先是家民瞻建議廢呂城
堰又即望亭堰置閘而不用及因濬河隳敗古涇函石
閘石礎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瞻等貶降有差宋史
河渠志是年閏十一月庚子濬御河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三年正月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
年夏秋一稔瘡痍未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

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
州舊以次邊未嘗差失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
後入役比滿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相
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即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量
減差夫而輟修塘隄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
漕運通流不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
千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提
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宮苑副
使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訾家口日役夫四萬饒一月而
成纔三月已淺澀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水稍順
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柏嶺下當河流之衝其便
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則泄以斗門水小則為輔渠於下
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說　七月程昉請閉宋家等隄畎
水以助漕運八月三班借職楊琰請增置上下壩閘蓄
水以備淺涸詔琰掌其事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
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
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
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
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
兼以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
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
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
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
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
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
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
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為王安石發也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
京索二水為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
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
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
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為漕河
引黃河一支乃為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
漕為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璯同叔獻度
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濉河至於淮八百里乞分三
年興修其發汴河復白溝畢功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
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隷河清兵赴役從之　是年夏都
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於府界閑田安石力主之水
既數放或至絕流公私重舟不可盪有閣折者帝以人
情不安當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府界提點官往視
十一月范子奇建議冬不閉汴口以外江綱運直入汴

至京廢運般安石以為然詔汴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說
是後高麗入貢令泝汴赴闕　九月戊辰將作監尚宗
儒言議者請置蔡河木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宋史河渠志）
熙寧中滑陽界中發汴隄淤田汴水暴至隄防頗壞
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涖其役相視
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隄注水入古城中下
流遂涸急使人治隄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
而隄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
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夢溪筆談）

宋神宗熙寧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漬汴南諸
水近者失於疏浚為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
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
溝不可為而御獨見可為安石曰果不可為罷之誠宜
若可為即俟時為之何必計校人言也　是年春河水
壅溢積潦敗隄八月御史盛陶謂汴河開兩口非便命
同判都水監宋昌言視兩口水勢檄同提舉汴口官王
珫珫言訾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昌言請塞訾家口而
留輔渠時韓絳呂惠卿當國許之　是年趙濟言河淺
廢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以便公私詔張士澄楊
琰修治八月都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欲與通津門汴河
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下通廣濟以便行運從之（宋
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八年春王安石再相叔獻言昨疏浚汴河
自南京至泗州槩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礓石
三十里餘不可疏浚乞募民開修詔檢計工糧以聞七
月叔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役今惟用
訾家口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淺河淸一指揮從之
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汴口
是年詔京西運米於河北於是侯叔獻請因丁字河故
道鑿隄置牐引汴水於蔡以通舟運不可行尋廢十月
詔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　是年又遣楊琰同
陳祐甫因汴河置滲水塘又自孫賈斗門置虛隄及滲

水入西賈陂由減水河注霧澤陂皆為河之上源　程
昉與劉璯言衞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浚引大河
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其利
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
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於御
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啓
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
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
（宋史河渠志）是年六月丙午釃汴水入蔡河以通漕（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九年詔以原額漕粟京東仍修壩牐為啓
閉之節　三月詔遣官修廣濟河壩牐　七月提轄修

京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索簽
入副堤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簽直
河身及於染院後簽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京索
河實為長利從之　是年秋程昉奏御河畢工中書欲
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
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
舟楫徑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深落不定
所行舟栰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工料極多今御河上
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
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
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
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浚況
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
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備謂通江淮之漕則又不然自江
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
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於北京自北京和雇
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
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
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隄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
尤疎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
遣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
痍未平今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

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
河隄防方議開置河口況御河隄道僅如蔡河之類若
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
彊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
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
不效都無譴罰臣謂吏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
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牐倣舟船
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
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至
應接沿邊榷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
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
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
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
置牐鑿隄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
至畢凡用錢米工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
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
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栰六百二十五而衛州
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渰浸
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
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
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隄而已今穴隄引河
而置牐之地纔及隄身之半詢之土人云自慶曆八年

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隄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齧水暴漲則河身乃在牆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得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栰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隄壅新口存新牆而勿治庶可以消洑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　十月詔都水度量疏濬汴河深淺仍記其地分（宋史河渠志）是年四月戊戌復廣濟河漕　九月戊午浚汴河（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杷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然請候今冬疏浚畢將杷具舟船等分給逐地分使臣於閑口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導大抵皆無甚利已而清汴之役興（宋史河渠志）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爾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為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夢溪筆談）

孫洙知海州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浚漕渠以通鹽河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宋史孫洙傳）

劉琦為侍御史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劾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宋史劉琦傳）

宋神宗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閉修隄防通漕纔一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嚙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嵩渚

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隄為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牐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濼皆可引以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隄築大隄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於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二年正月使還以為工費浩大不可為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為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楗為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為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為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於黃河上下置牐啟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即洛河舊口置水澾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即以魏樓滎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隄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河道使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為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氾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為隄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閉汴口徙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修河道宋史河渠志

是年三月庚寅疏汴洛宋史神宗本紀

是年浚淮南運河自名伯堰至儀真十四節玉海

宋神宗元豐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澀乞狹河六十里為二十一萬六千步詔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溢深州諸邑為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為便順而屯田司懼填淤塘濼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於真定府中渡創繫浮梁增費數倍既非形勢控扼請歲入九月易以板橋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權用船渡從之宋史河渠志

卷第九十六

運河水

宋神宗元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輦運司移上供物自淮揚軍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爲名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泝流入汴遠近險易較然廢之非是詔監司詳議　提舉河北黃河隄防司言御河狹隘隄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爲漲水所冒亦或湮沒　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隄河入于綮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宇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　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　十月狹河工畢 宋史河渠志九

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 宋史文彥博傳

王存元豐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 宋史王存傳

宋神宗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漏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複河取淮爲源不置堰牐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牐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爲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

刷隄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
常　八月范子淵又請于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
修隄及壓埽隄又新河南岸築新隄計役兵六千人二
百日成開一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
四萬二千人期五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汴水增
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隄岸今近京惟孔固
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入廣濟
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
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
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詔從其請仍
作二年開修（宋史河渠志）閏月丙戌汴水溢（宋史神宗本紀）蔣之奇字穎
叔宜興人擢江淮荊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
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
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置二秩加
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宋史蔣之奇傳）
宋神宗元豐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閉縱其
分流止護廣武三埽　都大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
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澀若因修京城令役兵近汴穴
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漕舟可通是一舉
而兩利也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七月甲辰伊洛溢　十月浚
真楚運河（宋史神宗本紀）
　元豐間彧先公為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戒之

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為朕優恤兵民（朱彧萍洲可談 先公謂朱服）
也
宋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
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
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
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
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
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
水止得五月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
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
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
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
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固計何闕而小
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為愧況今水患近在
國門而恬不為怪甚非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
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二月轍又乞令
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
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
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
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
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
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即給元直聖恩深厚尋利與

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追近水匱爲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仍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月遂罷水匱　詔斥祥符霧澤陂募民承佃增置水匱又即宣澤門外仍舊引京索源河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皆以爲廣濟淺澀之備三月三省言廣濟河輦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河輦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言廣濟河以京索河爲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即令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宋史河渠）

三月己卯復廣濟河輦運　冬始閉汴口（宋史哲宗本紀）

宋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撐户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牐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實爲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　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州奔牛皆置牐　是年冬御□□□□□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善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隄闢大河於隄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門名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爲欺罔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税屋之利恬不爲慮而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盪漫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爲今之計

宜復爲汴口仍因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爲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爲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費時節啓閉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税錢爲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而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

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臥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臥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闢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又歲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為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宋史河渠志

汴河舊歷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與夫開導至石板石人以為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師內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患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亳陳潁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隄直抵東西一橋左右皆瀦澤也漁舟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於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瀦積之地為良田自是汴河夫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棧子謂之外添裏補河身夯究即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行地上矣宋本

鞏聞見近錄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比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謂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特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豪者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潦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泥沙渾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尋劃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牐俟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宋史河渠志

軾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貨物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

請復舊從之宋史紀軼書哲宗紀七年
宋哲宗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名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
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
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攔水簽
堤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大溢
注於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為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
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
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決口
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
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
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
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為
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
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
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
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
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
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
無二三而汴口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
稱自元豐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
豐條例明年正月庚戌用臣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
六月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即督沿河官吏伐

冰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
導清汴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凍
解止將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流自
無壅遏之患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洛水溢宋史哲宗本紀
宋哲宗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
石䃮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
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紹聖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李
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運建言西京鞏
縣河縣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
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宋用臣
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武等堤
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況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
別為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
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
力河流且無壅遏決溢之患望遣諳河事官相視施行
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為節約之限罷去清汴
牐口　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奏大河東流御河
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紹聖四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
入京西界大白龍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
運詔賈種民同琰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

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賈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運并轉運司同視利害以聞　五月乙亥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為洛口名汴河為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遏清水以備淺澀而助行流元祐間却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達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丈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知樞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為天源河蓋有深意元祐中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為國姓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　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兩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 宋史河渠志

曾孝蘊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為牐以便漕運商賈既成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illegible]州議開直河以避張渚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勳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名為戶部侍郎 宋史曾孝蘊傳

蘇京紹聖中令丹陽募民重浚練湖易置斗門十數 江南通志

宋哲宗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言呂城牐當宜

單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給許量差索駕兵卒併力為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　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疊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　二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 宋史河渠志

丙子築熙河通會關 宋史哲宗本紀

王宗望為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始成之為公私利代吳安持為都水使者 宋史王宗望傳

宋哲宗元符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牐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牐利害因命孝蘊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啓閉日限之法 宋史河渠志

吳居厚為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道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名拜戶部尚書 宋史吳居厚傳

鄭驤知溧陽縣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凋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驤條析利病力止之 宋史鄭驤傳

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惠民河修簽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　是年冬詔侯臨同北外都水丞司開臨清縣壩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軍積水入

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二年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自眞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大觀元年夏京畿大水詔工部都水監疏導至於八角鎮（宋史五行志）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宋史徽宗本紀）十二月詔開濮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之請也（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大觀二年八月詔常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　徽宗即位以來無大改作汴渠稍湮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胡師文昨爲發運使創開泗州直河及築簽堤因遏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狂妄生事誣奏圖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文由是自知州降充宮觀（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　是年知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害稼比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請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丘入項城以達於淮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言錢塘江東距

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趨赤岸瓶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於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　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舍聊門外白溝河閘㨿放水仍舊通流　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眞州古來河道湮塞者凡七處以成運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浸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頃者凡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圩田例名人户自備財力與修詔沈鏻等相度措置（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御河東堤爲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强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爲椿木（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六年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運使濬治（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十年四月己未尚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

成騷擾詔權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宋史河渠志

任諒爲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版諒親部卒築堤徙民就高賑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宋史任諒傳 向子諲言汴河高汴渠數丈而京師東連綱以致江淮運河身高於今循突過宮堰焚京師之陷溺不及也

卷第九十七

行水金鑑 卷第九十八

運河水

宋徽宗重和元年二月前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眞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牐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 六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墉牐滲澄水道水入內庭池籞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即竭宋史河渠志

與恪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淺隄壞此亡可若何今決而淺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堤注之河汴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賴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診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戒宣和初遷尙書宋史宗室傳

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猝遐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畜深廣湍悍浚激東南

而流其勢未艾若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
變不虞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
采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非
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
河下通梁山濼乃已七月壬子都提舉言近因野水衝
蕩沒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役河清功力不勝望候
農隙顧夫開修從之宋史河渠志五月大雨水都城西北牟
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詔都水使者決西城
索河堤殺其勢城南居民冢墓俱被浸水至溢猛直冒
安上南薰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將溢於是募
人決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濼乃平宋史五行志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欽聖皇后從姪也補承奉郎宣
和初除江淮發運主管文字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子
諲言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浚之使平決不可救有司三
日一啟閘復作堰儲水故水不乏比年直達之法啟閘
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
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宋史向子諲傳
陳遘徙淮南轉運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遘使決
呂城陳公兩塘達於渠漕路甫通而花石綱塞道遘捕
繫其人上章自劾宋史陳遘傳
宋徽宗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

伯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畎水運河限三
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集
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
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引江
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畎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
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
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
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
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繞
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
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

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
以聞六月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綱舟
篙工附載私物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
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
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制置
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
發運使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
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
甫廢閘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滔運河流發運使
曾孝蘊嚴三日一啟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
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啟

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牐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拔其弊宜於眞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眞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牐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韋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淺澀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浙專委王復淮南專委向子諲同發運使李琮措置車水通濟舟運四月又命王仲閔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庚專往來措置常潤運河又詔東南六路諸牐啓閉有時比聞綱舟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啓版走泄河水妨滯綱運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使提舉等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

是月臣僚言鎮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

十二月庚子詔諸路州縣創添欄河鎖稅歲額公私不以為便其遵舊制（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六年九月盧宗原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綱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至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謗云拆船灣言舟至此必毀折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杜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折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七年九月丙子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溧水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宋史河渠志）

周因累遷京西轉運副使宣和中春旱朝廷欲決澴口伊洛二水以益汴因奏洛民恃二水為生決之不能益汴請於河陰決黃流入汴民亦不失二水之利

陳求道靖康間判都水監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為襄鄧隨郢鎮撫（宋史陳求道傳）

靖康後汴河上流為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皆來兩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為沿汴巡檢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各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溢云（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綱運輸送平江

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三綱輸送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過兩浙許輸送平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亦許輸送江寧府三年又詔諸路綱運見錢并糧輸送建康府戶部其金銀絹帛並輸送行在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荊湖之粟餉鄂岳荊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宋史食貨志）

宋建炎間吳中開江淮發運使自洪澤鑿渠六十里以避長淮漕運之險（宋史河渠志）

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縣梁河堰東運河淺澀令發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令佐監督濬治既而都省言餘姚縣境內運河淺澀壩牐隳壞阻滯綱運遂命漕臣發一萬七千餘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橋開撩河身夾塘詔漕司給錢米蕭山縣西興鎮通江兩牐近為江沙壅塞舟楫不通（宋史河渠志）

紹興初漕粟嘉陵濟軍興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為帥議轉般法費減十七故蜀人謂承公為湖州鏡此法我朝用之極便鏡之所及遠矣（宋史胡世將傳）

宋高宗紹興二年十月宰臣奏開修運河淺澀帝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兵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為害甚大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當遷避至於餘隄所經沙泥所積當決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便恐議者以為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浮言何恤焉（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四年詔燒毀揚州灣頭港口牐泰州姜堰通州白莆堰其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毀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毀拆真陽堰牐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州至淮口運河淺澀之處（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呂城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勤尋遣官屬李濶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復興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決故湖水不能瀦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一帶良田亦被淹沒臣已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二斗門一石䃦及修補隄防盡復舊跡庶為永久之利（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八年命（臨安）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開濬運河堙塞以通往來舟楫（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五月壬申浚運河（宋史高宗本紀）

宋孝宗隆興二年（臨安）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口通流灌入府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至都亭驛一帶河道

地勢自昔高峻今欲先於望仙橋城外保安牐兩頭作壩於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牽運水引入保安門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驛橋可以通徹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三年六月知荊南府王炎言臨安居民繁夥河港堙塞雖屢開導緣裁減工費不能迄功臣嘗措置開河錢十萬緡乞候農暇特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支費庶幾河渠復通公私為利上俞其請 守臣言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浚牐裏運河十三里通便綱運民旅皆利復恐潮水不定復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綱運至多宜差注指揮一人專以開撩西興沙河緊衛及發捍江兵士五十名專充開撩沙淺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屋居之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四年臨安守臣周淙出公帑錢招集遊民開濬城內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之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澀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前橋垛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餘卒開浚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七年二月詔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澀之處如法開撩 是年以臣僚言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其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寖緩其禁以惠民故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瀦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為河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圮闕不能貯水彊家因而專利耕以為田遂致淤澱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堙塞立為盜決侵耕之法著於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詔兩浙漕臣沈度專一措置修築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二年兩浙漕臣趙磻老言臨安府長安牐至許村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開浚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牐遇城中河水淺涸啟板納潮繼即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牐板聽舟楫往還為便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五年以漕臣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濬無錫縣以西橫林小井及奔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處以通漕舟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牐六百四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金使往來事曰運河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擾民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九年知常州章沖奏常州東北曰深港利港黃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泰伯瀆烈塘江陰之東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港皆古人開導以為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堙

塞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
渠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爲悠久之利
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
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浚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
南曰西蠡湖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浚二十餘里若更
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浚治之
擾至若望亭堰牐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朝之嘉祐
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臣謂設此堰牐有三利
焉陽羡諸瀆之水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
三邑必無下流淫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
十五里運河亦有所節則沿河之田旱歲資以灌溉二

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
以時足通舟楫復免車畝灌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
浚宋史河渠志

耿秉淳熙十年知鎮江軍上疏曰如遇亢旱聽民車
河水孝宗問大臣曰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對曰恐
人使往來水淺故不許孝宗曰緣瀆事大可從秉請
以史考之人使往來者謂省使往來之運道也觀此則知明言如遇旱年事少水淺不令民放涓滴之水以灌田也南宋君臣愛民之心若此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冬臣僚言浙西運河之浚自北關至
秀州杉青各有牐堰自可瀦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
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
岸涇巷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
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
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
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閶門至常州有
楓橋滸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
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浚惟無錫五瀉牐損壞累年
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
從舊修築不獨瀦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陽
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
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奔牛呂城二牐別無湖港瀦水
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
濟遠兩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爲甚所當先

濬上以爲然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
瓜州真州兩牐瀦積今河水走泄緣瓜州上中二牐久
不修治獨潮牐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
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牐亦復損漏令有
司葺理上下二牐以防走泄從之宋史河渠志

張孝祥知荊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荊州無
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宋史張孝祥傳

蔡洸知鎮江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
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
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俾

我不奪蔡公是賴（宋史蔡抗傳）

陳敏爲都統制兼知高郵軍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𥔵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敏言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南朝司命願朝廷留意（宋史陳敏傳）

李浩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上言大臣門李告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葺治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宋史李浩傳）

貝欽世知江陰縣縣有運河堙塞欽世浚治之大家爭捐金相助不踰月而成（江南通志）

宋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創立隄堰以爲瀦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隄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柴墟舊有隄堰乃泰州泄水之處其牐壞久亦於此創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於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於江共爲石𥔵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爲名鑱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隄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判官（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慶元五年兩浙轉運浙西提舉言以鎮江府守臣重修呂城兩牐畢再造一新牐以固隄防庶爲便利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嘉泰元年守臣李珏言州境北據揚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蜀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於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橫河五瀉諸港通於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爲支溝斷汊曲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溢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終所受旋即走泄南入於湖北歸大江東徑注於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傍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泄堰日爲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

堙塞故雖有江湖之僥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況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使客於此往返每遇水涸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溉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浚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牐固護水源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嘉泰二年六月壬午浚浙西運河 宋史寧宗本紀

宋寧宗嘉定間臣僚言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牐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比年以來鎮江牐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淮東總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撩 宋史河渠志

汪綱知高郵軍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舄鹵守毛澤民置石䃮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於朝增一秩知紹興府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泥淤不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闉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勤 宋史汪綱傳

陳居仁守鎮江治古海鮮界港爲石䃮丹徒境上蓄洩以時以通漕運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 宋史陳居仁傳

李庭芝主管兩淮制置司事乎揚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 宋史李庭芝傳

卷第九十八

運河水

金都於燕東去潞水五十里故為牐以節高良河白蓮潭諸水以通山東河北之粟凡諸路瀕河之城則置倉以貯傍郡之稅若恩州之臨清歷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皆置倉之地也其通漕之水舊黃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滄州會川之境漳水東北為御河則通蘇門獲嘉新鄉衛州濬州黎陽衛縣彰德磁州洺州之饒衡水則經深州會于滹沱以來獻州清州之餉皆合于信安海壖泝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牐十餘日而後至於京師其他若霸州之巨馬河雄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清河皆其灌輸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流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故常從事陸輓人頗艱之　世宗之世言者請開盧溝金口以通漕運役衆數年竟無成功事見漕渠其後亦以牐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車輓矣其制春運以冰消行暑雨畢秋運以八月行冬凍畢其綱將發也乃合衆以所載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視與所封樣同則受凡綱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裝一綱裝畢以三日啟行計道里分泝流沿流為限至所受之倉以三日卸又三日給收付凡輓漕腳直水運鹽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釐七毫粟四十文一分

三毫錢則每貫一文七分　釐八毫凡使司院務納課傭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諸民戶射賃官船漕運者其腳直以十分為率初年尅二分一年尅一分八釐三年尅一分七釐四年尅一分五釐五年以上尅一分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四年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召問其故主者云戶部不為經畫所致上召戶部侍郎曹望之責曰有河不加濬使百姓陸運勞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宮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五百里內軍夫浚治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滹沱犯真定命發河北西路及河間太原冀州民夫二萬八千繕完其隄岸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上忻然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千里內民夫上命免被災之地以百官從人助役已而敕宰相曰山東歲饑工役興則妨農作能無怨乎開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罷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復開之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北入壕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計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還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相責以所餘三十日徒妨農

費工卿等何爲慮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滓成淺不能勝舟其後上謂宰臣曰分盧溝爲漕渠竟未見功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至京師而價賤矣平章政事駙馬元忠曰請求識河道者按視其地竟不能行而罷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七月大雨滹沱盧溝水溢 金史世宗本紀 會滹沱決白馬岡有司以聞詔遣使固塞發真定五百里內民夫以十八年二月一日興役命同知真定尹鶻沙虎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徐偉監護 金史河渠志

劉仲洙宛平人大定三年進士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

時秋成水忽暴漲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以賢能進官一階升河北西路轉運 金史劉仲洙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春正月詔有司修護滹沱河所須工物一切並從官給毋令擾民 金史世宗本紀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儲積不廣詔沿河恩獻等六州粟百萬餘石運至通州輦入京師 金史食貨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五月盧溝決於上陽村先是決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至是復決朝廷恐枉費工物遂令且勿治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五月戊子盧溝決於上陽村湍流成河遂因之 金史世宗本紀

張大節五臺人爲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嚙安次承詔護視隄成擢修內司使 金史張大節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牐下視都城高一百四十餘尺止以射糧軍守之恐不足恃儻遇暴漲人或爲姦其害非細若固塞之則所灌稻田俱爲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土不然則更立重牐仍於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幾可以無虞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夏四月丙子詔封盧溝水神爲安平侯 金史河渠志

徒單克寧爲左丞相初盧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河神爲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

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災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 金史徒單克寧傳

劉璣益都人除同知漕運司事嘗奏今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授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隄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甚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璣向言漕運省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擢濰州刺史 金史劉璣傳

金章宗明昌二年六月漳河及盧溝河隄決詔命速塞之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三年三月盧溝橋成敕命名曰廣利先是大定二十八年詔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章宗更命建石橋至是成有司謂車駕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請官建東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間自應為之左丞守貞言但恐為豪右所占況罔利之人多止東岸若官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便於觀望也遂從之六月盧溝堤決詔速遏塞之無令泛溢為害右拾遺路鐸上疏言當從水勢分流以行不必補修劉𠍣口以下丁村以上舊堤上命宰臣議之遂命工部尚書胥持國及路鐸同檢視其堤道　四月尚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自

大務清口并咸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制可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四年春正月癸未有司言修漳河隄埽計三十八萬餘工詔依盧溝河例招被水闕食人充夫官支錢米不足則調礙水人戶依上支給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承安五年邊河倉州縣可令折納粟二十萬石漕以入京驗品級養馬於俸內帶支仍漕麥十萬石各支本色乃命都水監丞田櫟相視運糧河道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元年尚書省以景州漕運司所管六河倉歲稅不下六萬餘石其科州縣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賄延阻人不勝苦雖近官監之亦然遂命監察御史一員往來糾察之　金史河渠志

烏古論慶壽泰和四年遷近侍局提點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　金史烏古論慶壽傳

金章宗泰和五年正月丁丑謁山東河北軍夫改治漕渠　金史本紀　是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淺澀敕尚書省發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之犯屯田戶地者官對給之民田則多酬其價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六年尚書省以凡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以為無與於己致多淺滯使綱戶以盤淺剝載為名姦弊百出於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經之地州府官衙內皆

帶提控漕河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俾催檢綱運營護堤岸為府三大興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滄清獻深衛滑磁洺通縣三十三大名元城館陶夏津武城歷亭臨清吳橋將陵東光南皮清池靖海興濟會川交河樂壽武強安陽湯陰臨漳成安滏陽內黃黎陽衛蘇門獲嘉新鄉汲路武清香河漷陰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張行信言船自通州入牐凡十餘日方至京師而官支五日轉腳之費遂增給之　金史河渠志

韓玉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　金史韓玉傳

張翰秀容人宣宗還汴翰以戶部侍郎規措扈從事宜至眞定上書言五事一謂當按蔡汴舊渠以通漕運上施行之 金史張翰傳

金宣宗貞祐二年六月潮白河溢漂古北口鐵裹關門至老王谷 金史宣宗本紀

金宣宗貞祐三年既遷于汴以陳潁二州瀕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觀州漕運司設提舉官募船戶而籍之命戶部句當官往來巡督 金史河渠志

侯摯東阿人貞祐四年進拜尚書右丞嘗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 金史侯摯傳 是年從右丞侯摯言開沁水以便餽運上又念京師轉輸之勞命出尚廐牛及官車以助其力 是年諭皇太子曰中京運糧護送官當擇其人萬有一失樞密官亦有罪矣其船當用毛花輦所造兩首尾者仍張幟如渡軍之狀勿令敵知爲糧也陜西行省把胡魯言陜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可以紓民力遂命嚴其偵候如有警則皆維於南岸時朝廷以邳徐宿泗軍儲京東縣輓運者歲十餘萬石民甚苦之 金史河渠志 把胡魯興定四年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於京兆時陜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寖困胡魯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以爲便 金史把胡魯傳

金宣宗元光元年於歸德府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以受東郡之粟定國節度使李復亨言河南駐驛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即仰給陜西陜西地腴歲豐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軍運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度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餘萬斛且無稽滯之患上從之時又於靈壁縣潼郡鎭設倉都監及監支納以方開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泗以貯粟也 金史河渠志

金哀宗天興元年五月丁亥鑿洧川漕渠尋罷之 金史哀宗本紀

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功至元十九

年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為海運可行於是請於朝命上海總管羅壁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刱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䚟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中戶忙兀䚟為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二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運也二十四年始立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四府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并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

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元史食貨志

羅壁鎮江人陞明威將軍總管鎮金山至元四年徙鎮上海督造海舟六十艘兩月而畢十二年始運江南糧而河運弗便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三而以璧與朱清張瑄為之乃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入京師賜金

虎符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户兼管海道運糧二十四
年乃顏叛壁復以漕舟至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
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督漕至直沽倉
潞河決水溢幾及倉壁樹柵率所部畚土築隄捍之陞
昭毅大將軍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歷都水監改正奉
大夫通州復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而
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鎮
江卒元史張瑄傳

朱張海餉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且言自古所未嘗
行此道防自今始然杜少陵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
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
照耀與臺船又昔遊詩云幽燕風用武供給亦勞哉
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然則自昔燕地皆海運非
始於今矣困學齋雜錄

朱清張瑄者海上亡命也久為盜魁出沒險阻若風
與鬼劫略商販人甚苦之至元二十一年伯顏建議
海運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户押運糧三萬五千石
仍立海道萬户府三以清瑄與羅璧為萬户轄千户
百户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
三百石自劉家港出楊子江盤轉黃連沙觜月餘始
至淮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眞島望北行轉成山
西行到九皐島劉公島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收界河
兩月餘抵直沽實為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
萬石二月開洋四月直沽交卸五月還復運夏糧至
八月回一歲兩運是時船小人多恐懼至元二十七
年朱萬户請長興李福四押運自楊子江開洋落潮
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眞
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洋進界河不過一
月或半月至直沽漕運利便是歲加朱為浙江省參
政張為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大德七
年招兩浙上户自造船與脚價十一兩五錢分撥春
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
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京師稱便然南番貢亦通

蓋自上海至直沽內陽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
十里不出月餘可以達省費不貲若長樂港出福州
經崇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我朝洪武三十年
絹倣其制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樂間通會
河成始不復講出私居雜錄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
始自至元二十年至於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
為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為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
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
恆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黷脚
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户貧乏耗損益甚兼以

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剥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邇為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

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於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於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於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澀船履艱苦粟之載於舟者為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元史食貨志

京師之在燕自元始故漕運之自南而北亦自元始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至元二十年李粵魯赤自任城開穿河渠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從東阿舍舟陸運抵臨清下漳御至京陸運道經茌平地勢卑下夏秋霖潦艱阻萬狀

公私病之至元二十六年用壽張尹韓仲暉言自安山西開河由壽張西北過東昌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決汶流以趨之舟楫連檣而下建堰閘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盈縮賜名會通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未罷 山東全河備考

元之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有仙鶴哨船每船三十隻為一綱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為三十每綱設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為之其行船者又顧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

之又專責清理輩但加秩耳不易其人此所以享其
利幾百年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至正之末天下分
崩猶藉張士誠給數年豈非以措置得宜久而不變
哉通漕類編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
修理河隄為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
而京師無轉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
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眞定免決嚙之患開會通河
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一代之事功不可泯也　通惠
河其源出於白浮甕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

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牐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
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
水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為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
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
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二百一十步壩牐一十處共二
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為便益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
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河凡役軍
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
十九沒官囚隸百七十二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
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
興之日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牐之處往

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
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
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其壩牐之名曰廣源牐西城牐
二上牐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牐在和義水門西三
步海子牐在都城內文明牐二上牐在麗正門外水門
東南下牐在文明門西南一里魏村牐二上牐在文明
門東南一里下牐西至上牐一里籍東牐二在都城東
南王家莊郊亭牐二在都城東南二十五里銀王莊通
州牐二上牐在通州西門外下牐在通州南門外楊尹
牐二在都城東南三十里朝宗牐二上牐在萬億庫南
百步下牐去上牐百步成宗元貞元年四月中書省臣

言新開運河牐宜用軍一千五百以守護兼巡防往來
船內姦宄之人從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創造牐壩所
費不貲雖已成功全藉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擬
設提領三員管領人夫專一巡護降印給俸其西城牐
改名會川海子牐改名澄清文明牐仍用舊名魏村牐
改名惠和籍東牐改名慶豐郊亭牐改名平津通州牐
改名通流河門牐改名廣利楊尹牐改名溥濟武宗至
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運糧河牐始務速成
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旦俱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
勞今為永固計宜用磚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
年始修完焉文宗天曆二年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時

開挑通惠河安置牐座全藉上源白浮一畝等泉之水
以通漕運今各支及諸寺觀權勢私決隄堰澆灌稻田
水碾園圃致河淺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甕山直抵
大都運糧河隄堰泉水諸人毋挾勢偷決大司農司都
水監可嚴禁之元史河渠志

卷第九十九

行水金鑑　卷第一百

運河水

歐陽原功中書右丞相領通惠河都水監事政績碑
中書右丞相定住公自居平章首席既而陞左相又
陞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卯之正月迄今數
年之中濬治舊規抑塞新弊水政大修都水監長貳
賓佐共具實蹟請於翰林歐陽玄文其事於石以昭
後世玄曰丞相上佐天子下理百官日紛萬幾朝野
政務莫非相業所經綸也奚獨於水政紀述乎其長
貳賓佐進曰我國家之置都水也始於至元之辛卯
丞相完澤實領其端當時聖君賢相爲慮甚周爲制
甚密導昌平白浮之水西流循西山之麓會馬眼諸
泉瀦爲七里泺東流入自城西水門匯積水潭又東並
宮牆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
又循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二百里
是爲通惠河置牐二十有四跨諸牐之上通京師內
外經行之道置橋百五十有六牐以制蓄洩橋以惠
往來乃即運糧提舉司串戶千四百五十有一共隸
監專治其事牐與橋初置于延祐中易木以石次第而
械之命牐戶學爲石工木鐵煉堅皆習其技歲械牐
工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爲常約歲若
干諸牐皆石一切工役取具牐戶不擾而集國計之

不匱民用之不乏皆利賴焉近年有司擅以碾戶抑
配各驛以給驛至元延祐以來祖宗之良法美意日
就蠹壞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若干戶餘州縣之
侵軼碾戶者悉禁絶之他戶有避徭役之類仍因而
亡者咸復其舊故得水利不廢漕法不滯有關國計
民用甚重也且通惠河之將入海也衛漳貫之逆漳
西南涉瀛博之野南至于臨清堂邑之壩過衛而南
爲會通河盡隸兗青徐四州境上之水入河絶淮至
大江而止二河相通其爲水利博矣有如京城西之
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瓴一蟻穴之漏則措潰莫
制守隄吏與碾戶晝夜分番邏視不懈則借兵士於

樞密所係尤重故水政之修碾戶之復丞相有功于
斯甚大可無紀述乎廟諱聞其言乃考古而徵今水在
唐虞爲澤虞在成周爲川衡西漢太常大司農少府
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貳武帝置水衡都尉成
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隄謁者晉改都水
臺又置前後中左右五水衡以五使領之劉宋置水
衡令蕭梁改爲大舟卿宇文置都水中大夫隋置都
水臺使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沿革不一
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
置都尉趙宋爲都水監置判監判及丞主簿等員大
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政兼總舟航桴筏之算

就同其政以充用故漢太常諸卿各有水衡盡征其
入給俸祿所稱水衡錢是也聖代捐國家之厚費以
利天下而秋毫不征其貲視古之都水有不可同年
語者矣但歷代建都秦漢唐多都雍州隔關隘之險
漕運極艱用水域少其後有都洛陽大梁亦不過濬
洛入汴淪汝蔡入淮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而暨于河
南暨于江北至大漠火消消以上皆爲我國家用東
南之粟水漕數百萬石由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達
東西貢賦凡百上供之物以億萬計絶江淮河而至
道通惠河以達商貨懋遷與夫民生日用之所須不
可悉數二河沿泝南北物貨或入或出遍天下者猶

不在是數又自崑崙西南水入海者遠出南詔之後
壓交趾闍婆真臘占城百粵之國東南過琉球日本
東至三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奇產航海而至或
踰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闕下斯又古今載籍之所
未有者也水政之重可不以重臣領之乎昔者舜舉
十六相共治海內禹治水七益治川澤今之水政禹
益益嘗司之然則重臣之與水政唐虞以來之遺事
也歟廟諱職在太史紀載爲宜右丞相康里氏定柱其
名乃祖乃父三世宿德建事列聖篤于忠貞數從王
師戰金入蔡多積功伐不妄俘戮不希寵榮有陰德
餘慶施于後人丞相踵之歷臺閣三十餘年清慎

如一熟知國家典故及居台揆雅量鎮浮坐決大政不徽辭色百度自貞有古大臣之風來求文以紀其蹟者都水野素達爾段定僧少監完澤鐵睦爾太平奴薛徹篤監丞鎖南滿慈普化沙喇贊卜馬兒古顏經歷山山知事祁思道爰系以詩曰國治水官象天元冥都水有攸治國大事於穆皇元龍興朔方秉令天一苞牧八荒乃據析津廼建神州襄游漁派衡從其流東瀦白浮遵彼西山則是天津流畢晶開西掘紫宮南出皇畿又東注海萬派攸歸東溟天池若爲我諸給我漕輓徑達宸居河濟淮江陳若指掌我鑿二渠利盡穹壤雖云盡利我則不征損利利民治水

水平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措不煩戶籍先正昔命牖戶習鍛習躅鍵木膠塈各程其藝制水有牖通道有梁息耗有則啟閉有常夫何牖戶俾役辟爾是求善書俾掣之肘相君既告牖戶內復每歲旉工督匠來族水政既鼎國計以滋都人日用源委莫知彼水在國血脈在身百體翰精五官嗇神相爲股肱水利實與榮衛不疑股肱宜能維相君量彭蠡大野汪洋淵渟安靜整暇維相君力砥柱龍門捍彼衝潰國之樊垣有方斯定有量斯寬燮調雍容歲溢旱乾重華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底績百川是障世皇濟宗相曰完澤身先水官相彼原隰洵美相君海內稱賢罔俾

哲輔專美于前六府三事治先乎水九敘惟歌作者太史太史作詞載以龜趺 [illegible]

大通河發源于昌平之白浮村神山泉西南會一畝馬眼玉泉繞出甕山後滙爲七里泊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又稍東出月橋入內府環繞宮殿南出東河檢水門東行會南北城河二流由大通橋東下通州高麗庄入白河 [illegible]

白浮甕山即通惠河上源之所出也白浮泉水在昌平縣界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都城焉成宗大德七年六月甕山等處看牐提領呂自問五月二十九日始晝夜雨不止六月九日夜半山水暴漲漫流堤上衝決水口於是都水監委官督軍夫自九月二十一日

入役至是月中皶工實役軍夫九百九十三人十一年三月都水監言巡視白浮甕山河堤崩三十餘里宜編荊笆爲水口以泄水勢計修笆口十一處四月興工十月工畢仁宗皇慶元年正月都水監言白浮甕山隄多低薄崩陷處宜修治來春二月入役八月修完總修長三十七里二百十五步計七萬二千七百七十三工延祐元年四月都水監言自白浮甕山下至廣源牐隄堰多淤澱淺塞源泉微細不能通流擬疏滌由是會計工程差軍千人疏治泰定四年八月都水監言八月三日至六日霖雨不止山水泛溢衝壞甕山諸處笆口浸沒民田計料工物移文工部關支修治自八月二十六日

興工九月十二日工畢役軍夫二千名實役六萬工四十五日 元史河渠志

壩河亦名阜通七壩成宗大德六年三月京畿漕運司言歲漕米百萬全藉船壩夫力自冰開發運至河凍時計[illegible]四十[illegible]糧四千六百餘石所轄船夫一千三百餘人壩夫七百三十占役俱盡晝夜不息今歲水漲衝決壩隄六十餘處雖已修畢恐霖雨衝圮走泄運水以此點視河隄淺澀低薄去處請加修理自五月四日入役六月十二日畢深溝壩九處計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三工王村壩二處計七百十三工鄭村壩一處計一千一百二十五工西陽壩三處計一千二百六十二工郭村壩三處計一千九百八十七工千斯壩下一處計一萬工總用工三萬六百四十 元史河渠志

雙塔河源出昌平縣孟村一畝泉經雙塔店而東至豐善村入榆河至元三年四月六日巡河官言雙塔河時將泛溢不早爲備恐至潰決臨期卒難措手乃計會閘水口工物閘申都水監期開雙塔河未及堅久今已及水漲之時倘或決壞走泄水勢慢運船不便省準制國用司給所需都水監差夫修治爲凡合閘水口五處用工二千一百五十五 元史河渠志 [illegible]

盧溝河其源出于代地名曰小黃河以流濁故也自奉聖州界流入宛平縣境至都城四十里東麻谷分爲二派太宗七年歲乙未八月敕近劉沖祿言率水工二百餘人已依期築閉盧溝河元破牙梳口若不修隄固護恐不時漲水衝壞或貪利之人盜決溉灌請令禁之劉沖祿可就主領毋致衝塌盜決犯者以違制論徒二年決杖七十如遇修築時所用丁夫器具應差處調發之其舊有水手人夫內五十人差官存留不妨已委管領常切巡視體究歲一交番所司有不應副者罪之 元史河

渾河本盧溝水從大興縣流至東安州武清縣入漷州界至大二年十月渾河水決左都威衛營西大隄泛溢南流沒左右二翊及後衛屯田麥由是左都威衛言十月五日水決武清縣王甫村隄闕五十餘步深五尺許水西南漫平地流環圍營倉局水不沒者無幾恐來春冰消夏雨水作衝決成渠軍民被害或遷置營司或多差軍民修塞庶免墊溺三年二月十二日省準下左右翊及後衛大都路委官督工修治至五月二十日工畢皇慶元年二月十七日東安州言渾河水溢決黃堝隄一十七所都水監計工物移文工部二十七日樞密知

院塔失帖木兒奏左衛言渾河決隄口二處屯田浸不耕種已發軍五百修治臣等議治水有司職耳宜令中書敕所屬用心修治從之七月省委工部員外郎張彬言巡視渾河六月三十日霖雨水漲及丈餘決隄口二百餘步漂民廬沒禾稼乞委官修治發民丁刈雜草興築延祐元年六月十七日左衛言六月十四日渾河決武清縣劉家莊隄口差軍七百與東安州民夫協力同修之三年三月省議渾河決隄堰沒田禾軍民蒙害既已奏聞差官相視上自石徑山金口下至武清縣界舊隄長計三百四十八里中間因舊修築者大小四十七處漲水所害合修補者一十九處無隄剏修者八處宜

疏通者二處計工三十八萬一百役軍夫三萬五千九十六日可畢如通築則役大難成就今分作三年爲之省院差官先發軍民夫匠萬人興工以修其要處是月二十日樞府奏撥軍三千委中衛僉事督修治之七年五月營田提舉司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一日屯戶巡視廣賦屯北渾河隄二百餘步將崩恐春首土解水漲浸沒爲患乞修治都水監委官會營田提舉司官武清縣官督夫修完廣武屯北陷薄隄一處計二千五百工永興屯北隄低薄一處計四千一百六十六工落垡村西衝圮一處計三千七百三十三工永興屯北崩圮一處計六千五百十八工北王村莊西河東岸至白墳兒

南至韓村西道口計六千九十三工劉邢莊西河東岸北至寶僧百戶屯南至白墳兒計三萬七百十二工總用工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二泰定四年四月省議三年六月內霖雨山水暴漲泛沒大興縣諸鄉桑棗田園移文樞府於七衛屯田及見有軍內差三千人修治 元史河渠志

同上

盧溝河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湯湧爲金龍池過東下曰桑乾河雁門雲中諸水皆會由大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州過山夾行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徑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遷徙不常至看丹口分爲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

是為渾河一南流至霸州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

運河 吳文恪公集

盧溝本桑乾河俗曰渾河在都城西南四十里有石橋橫跨二百餘步橋上兩傍皆石欄雕刻石獅形狀奇巧金明昌間所造兩岸多旅舍以其密邇京師驛道四海行人使客往來絡繹疎星曉月曙景蒼然亦一奇也戴西河集　舊志云盧溝河在宛平縣西南一十五里本桑乾水又名盧水亦名渾河黃河別派也源出山西太原府寧武山下經太行山入宛平縣界流卜義口至東安縣界[illegible]盧溝以其黑故[illegible]可以其黑故謂盧溝[illegible]人以黑為盧[illegible]一也

白河在漷州東四里北出通州潞縣南入于通州境又東南至香河縣界又流入于武清縣境達於靜海縣界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運糧河全仰白榆渾三

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歲新開牐河分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白李二寺至通州三十餘里河道淺澀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處糧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載淹延歲月致虧糧數先是都水監相視白河自東岸吳家莊前就大河西南斜開小河二里許引榆河合流至深溝壩下以通漕舟今大量自深溝榆河上灣至吳家莊龍王廟前白河西南至壩河八百步及巡視知榆河上源築閉其水盡趨通惠河止有白佛靈溝一子母三小河水入榆河泉脈微不能勝舟擬自吳家莊就龍王廟前閉白河於西南開小渠引水自壩河上灣入榆河庶可漕運又深溝樂歲五倉積貯新

舊糧七十餘萬石站車輓運艱緩由是訪視通州城北通惠河積水至深溝村西水渠去樂歲廣儲等倉甚近擬自積水處由舊渠北開四百步至樂歲倉西北以小料船運載甚便都省准焉通惠河自通州城北至樂歲西北水陸共長五百步計役八萬六百五十工大德二年五月中書省劄付都水監運糧河隄自楊村至河西務三十五處用葦一萬九千一百四十束軍夫二千六百四十九名度二十日畢於是本監分官率濠寨至楊村歷視壞隄督巡河夫修理以霖雨水溢故工役倍元料自寺洵口北至蔡村清口孫家務辛莊河西務隄就用元料葦草修補里薄捌築月隄頗有成功其楊村兩

岸相對出水河口四處葦草不敷就令軍夫採刈至九月住役楊村河上接通惠諸河下通滹沱入江淮使官民舟楫直達都邑利國便民奈楊村隄岸隨修隨圮蓋為用力不固徒煩工役其未修者候來春水涸土乾調軍夫修治延祐六年十月省臣言漕運糧儲及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直沽達通惠河今岸崩泥淺不早疏浚有礙舟行必致物價翔湧都水監職專水利宜分官一員以時巡視遇有頽圮淺澀隨宜修築如功力不敷有司差夫助役怠事者究治從之至治元年正月十一日漕司言夏運海糧一百八十九萬餘石轉漕往返全藉河道通便今小直沽汊河口潮汐往來淤泥壅積七

十餘處漕運不能通行宜移文都水監疏濬工部議昨農作方興兼民多艱食若不差軍助役民力有所不逮樞密院言軍人不敷省議若差民丁方今東作之時恐妨歲事其令大都募民夫三千日給傭鈔一兩糙粳米一升委正官提調驗日支給令都水監漕司官同督其事四月十一日入役五月十日工畢泰定元年二月益都府臣奏臨清萬戶府言至治元年霖雨決壞運糧河岸宜差軍修築臣等議誠利益事令本府差軍三百執役從之三年三月都水監言河西務菜市灣水勢衝嚙與倉相近將來為患宜於劉二總管營相對河東岸截河築堤改水道與舊河合可杜後患四年正月省臣奏準樞府差軍五千大都路募夫五千人日支糙米五升中統鈔一兩本監工部委官與前衛董指揮同監役是年三月十八日興工六月十一日工畢致和元年六月六日臨清御河萬戶府言泰定四年八月二十日河溢壞營北門堤約五十步漂舊樁木百餘崩圮猶未已工部議河岸崩摧理宜修治既都水監會計工物各處支給其役夫三千人若擬差民方春恐妨農務宜移文樞密院撥軍者准修舊堤岸展闊新河口東岸計工五萬九千九百三十七用軍三千木匠十人天曆二年三月漕司言元開劉二總管營相對河北舊河運糧迂遠乞委官相視復開舊河便四月九日奏准差軍七千委兵部

員外郎邵衡都水監丞阿里漕使太不花等督工修浚役以冬寒候東解興役三年工部移文大都於近甸募民夫三千日支糙粳米三升中統鈔一兩兵部改委辛侍郎暨元委官修闢至順元年六月都水監言二十三日夜白河水驟漲丈餘觀音寺新修護倉堤已督有司差夫救護今水落尺餘宜候伏槽興作元史河渠志

白河經密雲諸山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隄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淤沙河淺遏塞不常運行甚艱惟用剝船數千隻治河官夫遏淺即濬庶盤剝可省矣近有議於白河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他決底皆淤沙閘必易損且河徙無定閘難改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問水集

謹按白河源出密雲縣霧靈山南經通州漷縣香河武清會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同入於海榆河源出昌平州南月兒灣下流為沙河會清河經順義縣入白河朝河源出密雲縣至順義縣牛欄山入白河富河源出甕山口會霸河至通州東北入白河桑乾河源出山西大同府桑乾山流至宛平縣盧溝橋南看丹口分為二其一名渾河一名盧溝河渾河東流至通州張家灣下馬頭入白河三里河出都城西過都城東南十里河至煙墩港入渾河白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盧溝河東南流經

固安縣又經霸州苑家口至武清縣丁字沽凡四百
里入白河以上諸水併入白河而通惠泉源混混又
來自上流白河渠狹而流長勢險而禍烈舉目即瞭
然矣[illegible]
御河自大名路魏縣界經元城縣泉源鄉于村渡南北
約十里東北流至包家渡下接館陶縣界三口御河上
從交河縣下入清池縣界又永濟河在清池縣西三十
里自南皮縣來入清州今呼為御河也至元三年七月
六日都水監言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

自兵興以來失於修治清州之南景州以北頹闕岸口
三十餘處淤塞河流十五里至癸巳年朝廷役夫四千
修築浚滌乃復行舟今又三十餘年無官主領滄州地
分水面高于平地全藉隄堰防護其園圃之家掘隄作
井深至丈餘或二丈引水以溉蔬花復有瀕河人民就
隄取土漸至闕破走洩水勢不惟澀行舟妨運糧或致
漂民居沒禾稼其長蘆以北索家馬頭之南水內暗藏
樁橛破舟船壞糧物部議以濱河州縣佐貳之官兼河
防事於各地分巡視如有闕破即率眾修治拔去樁橛
仍禁園圃之家毋穿隄作井栽樹取土都省准議七年
省臣言御河水泛武清縣計疏浚役夫一十工八十日

可畢從之至大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左翼屯田萬戶府
呈五月十八日申時水決會川縣孫家口岸約二十餘
步南流灌本管屯田已移文河間路武清縣清州有司
多發丁夫管領修治由是樞密院檄河間路左翼屯田
萬戶府差軍併工築塞十月大名路濬州言七月十一
日連雨至十七日清石二河水溢李家道東南橫流詢
社長高良輩稱水源自衛輝路汲縣東北連本州淇門
西舊黑蕩泊溢流出岸漫黃河古隄東北流入本州齊
賈泊復入御河漂及門民舍籍計今歲水勢逆行乃下
流淤水漲溢渴絕不能通以致若此實非人力可勝又
西關水手佐聚稱七月十二日卯時御河水驟漲三尺

十八日復添四尺其水逆流明是下流淤水壅逆擬差
官巡治延祐三年七月滄州言清池縣民告往年景州
吳橋諸處御河水溢衝決隄岸萬戶千奴為恐傷其屯
田差軍築塞舊洩水郎兒口故水無所洩浸民廬及已
熟田數萬頃乞遣官疏闢引水入海及七月四日決吳
橋縣柳斜口東岸三十餘步千戶移僧又遣軍閉塞郎
兒口水壅不得洩必致漂蕩張管許河孟村三十餘村
黍穀廬舍故本州摘官相視移文約會開闢不從四年
五月都水監遣官與河間路官相視元塞郎兒口東西
長二十五步南北闊二十尺及隄南高一丈四尺北高
二丈餘復按視郎兒口下流故河至滄州約三十餘里

上下古跡寬闊乃減水故道名曰盤河令為開闢郎兒口增濬故河決積水由滄州城北達滹沱河以入于海泰定元年九月都水監遣官督丁夫五千八百九十八人是年二月八日興工十月二日工畢一史河渠志 故城縣志一晉衡下御河在縣東十五里即衛河俗名御河隋為永濟渠亦曰御河舊發源於河南衛輝府輝縣至臨清今開入天津衛合直沽大名府下流河在魏縣東南流惠民年河不為害又于御河即白溝水隋煬帝引以水為道所謂名今不見於府於衛河後人謂曰御河下河南彰德衛河在府境內八十里西出輝河山東入大名府元城縣界舊志云自衛輝東北綠志又下入濬縣界經濬縣不雅衛河古之至異若此

卷第一百

行水金鑑　卷第一百一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河務管河道兼管屯田事務按察使司副使加十級傅澤洪錄

運河水

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書參議孛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直至西山石峽鐵板開水古金口一百二十餘里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至高麗莊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時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許有壬言尤力脫脫排羣議不納務於必行有壬因條陳其利害略曰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為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至順元年因行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過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工部官并河道提舉司大都路及合屬官員耆老等相視議擬水由二城中間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自來未嘗有漁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此時若可行船當時何不於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却於四十里外通州為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

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於萬一若一時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且亡金時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遺跡安知非作而復輟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澀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人挑洗盖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臭之用盖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興傳聞於外萬口一辭以為不可若以為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既上丞相終不從

遂以正月興工至四月功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毁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繼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孛羅帖木兒傳佐俱伏誅今附載其事於此用為妄言水利者之戒 元史河渠志

灤河源出金蓮川中由松亭北經遷安東平州西瀕灤州入海也王曾北行錄云自偏槍嶺四十里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為名至元二十八年八月省臣奏姚演言奉敕疏浚灤河漕運上都乞應副沿河盖露囷工匠什物仍預備來歲所用漕船五百艘水手一萬牽船夫二萬四千臣等集議近歲東南荒歉民力凋弊造舟調夫其事非輕一時並行必致重困請先造舟十艘量撥水手試行之如果便續增益制可其奏先以五十艘行之仍選能人同事大德五年八月十三日平灤路言六月九日霖雨至十五日夜灤河與肥如三河並溢衝圮城東西二處舊護城隄東西南三面城牆横流入城漂郭外三關瀕河及在城官民屋廬糧物没田苗溺人畜死者甚衆而雨猶不止至二十四日夜灤漆肥如諸河水復漲入城餘屋漂蕩殆盡乃委吏部馬員外同都水監官修之東西二隄計用工三十六萬一千五十鈔八千八十七錠十五兩糙粳米三千一百一十石五斗楮木等價鈔二百七十四錠二十六兩四錢延祐四年六

月十六日上都留守司言正月一日城南御河西北岸為水衝囓漸至頹圮若不修治恐來春水泛漲漂没民居又開平縣言四月二十六日霖雨至二十八日夜東關灤河水漲衝損北岸宜擬修築本司議即自仲夏霖雨其水復溢必大為害乃委官督夫匠興役開平發民夫幼小不任役請調軍供作庶可速成五月二十一日留守司言灤河水漲決隄計修築用軍六百宜令樞密院差調官給其食制曰令維其時移文樞密院發軍速為之虎賁司發軍三百治焉泰定二年三月十三日永平路屯田總管府言國家經費咸出於民民之所生無過農作本屯闢田收糧以供億内府之用不為不重訪

馬城東北五里許張家莊龍灣頭在昔有司差夫築隄
以防灤水西南連清水河至公安橋皆本屯地分去歲
霖雨水溢衝盪皆盡浸死屯民田苗終歲無收方今農
隙若不預修必致爲害工部移文都水監差濠寨泊本
屯官及灤州官親詣相視督令有司差夫補築三年五
月十日上都留守司及本路總管府言巡視大西關南
馬市口灤河遞北隄侵囓漸崩不預治恐夏霖雨水泛
貽害居民於是送都城所丈量計用物修治工部移文
上都分部施行七月二日右丞相塔失帖木兒等奏斡
耳朶思住冬營盤爲灤河走凌河水衝壞將築護水隄
宜令樞密院發軍千二百人以供役從之樞密院請遣

軍千二百人 元史河渠志　畿輔通志灤河源出口北開平東南五 經遷安縣界至盧龍縣合漆河又南至樂亭縣入海
河間河在河間路界泰定三年三月都水監言河間路
水患古儉河自北門外始依舊疏通至大成縣界以洩
上源水勢引入鹽河古陳玉帶河自軍司口浚治至雄
州歸信縣界以導淀濼積潦注之易河黃龍港自鎖井
口開鑿至文安縣玳瑁口以通濼水經火燒淀轉流入
海計河宜疏者三十處總役三萬三十日可畢是月省
臣奏準遣斷事官定住同元委都水孫監丞泊本處有
司官於旁近州縣發丁夫三萬日給鈔一兩米一升先
詣古陳玉帶河尋以歲旱民饑役興人勞罷俟年登爲
之

冶河在眞定路平山縣西門外經井陘縣流來本縣東
北十里入滹沱河元貞元年正月十八日丞相完澤等
言往年先帝嘗命開眞定冶河已發丁夫人役適值先
帝昇遐以聚衆罷之今請遵舊制俾卒其事從之皇慶
元年七月二日眞定路言龍花判官莊諸處壞隄計工
物申請省委都水監及本路官自平山縣西北歷視滹
沱冶河合流急注眞定西南關由是再議照冶河故道
自平山縣西北河內改修滾水石隄下修龍塘隄東南
至水碾村改引河道一里蒲吾橋西改闢河道一里上
至平山縣西北下至寧晉縣疏其淤澱築隄分其上源
入舊河以殺其勢復有程同程章二石橋阻咽水勢擬

開減水月河二道可久且便下相欒城縣南視趙州寧
晉縣諸河北之下源地形低下恐水泛經欒城趙州壞
石橋阻河流爲害由是議於欒城縣北聖母堂東冶河
東岸開減水河可去眞定之患省準於二年二月都水
監委官與本路及廉訪司官同詣平山縣相視會計修
治總計冶河始自平山縣北關西龍神廟北獨石通長
五千八百六步共役夫五千爲工十八萬八百七無風
雨妨工三十六日可畢 元史河渠志　畿輔通志冶河在欒城縣西北 [illegible]河分兩東[illegible]南入[illegible]大陸澤相 傳爲冀大白[illegible] 間供陶合之用故名
滹沱河源出於西山在眞定路眞定縣南一里經欒城
縣北一里經平山縣北十里寰宇記載經靈壽縣西南

二十里此河連貫真定諸郡經流去處皆曰滹沱水也
延祐七年十一月真定路言真定縣城南滹沱河北決
隄寖近城每歲修築聞其源本微與冶河不相通後二
水合其勢遂猛屢壞金大隄爲患本路達魯花赤哈散
於至元三十年言準引闢冶河自作一流滹沱河水十
退三四至大元年七月水漂南關百餘家淤塞冶河口
其水復滹河自後歲有潰決之患略舉大德十年至皇
慶元年節次修隄用捲埽葦草二百餘萬官給夫糧備
傭直百餘萬錠及延祐元年三月至五月修隄二百七
十餘步其明堂判官勉村三處就用橋木爲樁徵夫五
百餘人執役月餘不能畢近年米價翔貴民匱於食有

丁者正身應役單丁者必須募人人曰傭直不下三五
貫前工未畢後役迭至至七月八日又衝塌李玉飛等
莊及木方胡營等村三處隄長一千二百四十步申請
委官相視差夫築月隄延祐二年本路前總管馬思忽
嘗闢冶河已復湮塞今歲霖雨水溢北岸數處淩沒田
禾其河元經康家莊村南流不記歲月徙於村北數年
修築皆於隄北取土故南高北低水愈就下侵齧西至
木方村東至護城隄數約二千餘步比來春必須修治
用樁梢築土隄亦非永久之計若濬木方村南舊湮枯
河引水南流脩閉北岸河口於南岸取土築隄下至合
頭村北與本河合如此去城稍遠庶可無患都水監差

官相視截河築隄闊千餘步新開古岸北闊六十步恐
不能制禦千步之勢若於北岸闕破低薄處比元料增
夫力葦草捲埽補築便計葦草丁夫若令責辦民間緣
今歲旱澇相仍民食匱乏擬均科各州縣上中户價錢
及食米於官錢内支給限二月二十日興工役夫五千
爲工十六萬七百一十九度三十二日可畢總計補築
滹沱河北岸防水隄十處長一千九百一十步高闊不
一計三百四十萬七千七百五十尺用推埽梯二十五
每梯用大椽三小椽三計大小椽一百五十草三十五
萬八百束葦二十八萬六百四十束梢柴七千二百束
至治元年三月真定路言真定將滹沱河每遇水泛衝

隄岸浸没民田已差募丁夫修築與廉訪司官相視講
究如將木方村南舊湮河道疏闢導水東南行脩閉北
岸却於河南取土修築至合頭村合入本河似望可以
民安都水監與真定路官相視議夫治水者行其所無
事蓋以順其性也脩閉滹沱河口截河築隄一千餘步
開掘故河老岸闊六十步長三十餘里改水東南行流
霖雨之時水拍兩岸截河隄堰阻逆水性新開故河止
闊六十步焉能吞受千步之勢上嚥下滯必致潰決徒
糜官錢空勞民力若順其自然將河北岸舊隄比之元
料增添工物如法捲埽堅固修築誠爲官民便益省準
補築滹沱河北岸縷水隄一十處通長一千九百一十

步役夫五百名計一十六萬七百三十九工泰定四年八月七日省臣奏真定路言滹沱河水連年泛溢爲害都水監廉訪司真定路及瀕河州縣官洎耆老會議其源自五臺諸山來至平山縣王母村山口下與平定州娘子廟石泉冶河合夏秋霖雨水漲瀰漫城郭每年勞民築隄莫能除害宜自王子村辛安村鑿河長四里餘接魯家灣舊澗復開二百餘步合入冶河以分殺其勢又木方村滹沱河南岸故道疏滌三十里北岸下椿捲埽築隄捍水令東流今歲儲材九月興役期十一月功成所用石鐵石灰諸物夫匠工糧官爲供給力省功多可永無害工部議若從所請二河並治役大民勞擬先闢治河其真定路徵民夫如不敷可於鄰郡順德路差募人夫日給中統鈔一兩五錢如侵礙民田官酬其直中書省都水監差官率知水利濠寨督本路及當該州縣用工廉訪司添力咸就滹河近後再議從之九月發都水監官洎本道廉訪司真定路同監督有司併工修治後真定路言閏九月五日爲始興工間據趙州臨城諸縣申天寒地凍難於用工候春煖開闢便已於十月七日放散人民部議人夫既散宜準所擬凡已給夫鈔二萬六千八百三十二錠地價錢六百三十錠元史河渠志畿輔通志云滹沱河在真定府城南雉圍城南貫所謂滹者是也叙滹於山西繁峙經雁門由靈壽平山縣府城南滙道而東經藁城晉州衛水深州武強武邑入直沽而達於海每夏暴漲潰決隄防甚爲民害

會通河起東昌路須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於臨清以達於御河至元二十六年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建言開河置牐引汶水達舟於御河以便公私漕販省遣漕副馬之貞與源等按視地勢商度工用於是圖上可開之狀詔出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斤以爲傭直備器用徵旁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忙速兒禮部尚書張孔孫兵部尚書李處巽等董其役首事於是年正月己亥起於須城安山之西南止於臨清之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邇以節蓄洩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賜名曰會通河二十七年省以馬之貞言霖雨岸崩河道淤淺宜加修浚奏撥放罷輸運站戶三千專供其役仍俾采伐木石等以充用是後歲委都水監官一員佩分監印率令史奏差濠寨官往職巡視且督工易牐以石而視所損緩急爲後先至泰定二年始克畢事會通鎮牐三土壩二在臨清縣北頭牐長一百尺闊八十尺兩直身各長四十尺兩雁翅各斜長三十尺高二尺牐空闊二丈自至元三十年正月一日興工凡役夫匠六百六十名至十月二十九日工畢中牐南至隘船牐三里元貞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興工至大德二年三月十三日工畢夫匠四百四十三長廣與上牐同隘船南至

李海務牐一百五十二里延祐元年八月十五日興工
九月二十五日工畢夫匠五百牐空闊九尺長廣同上
土壩二李海務牐南至周家店牐一十二里元貞二年
二月二日興工五月二十日工畢夫匠五百二十七名
長廣與會通鎮牐同周家店牐南至七級牐一十二里
大德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興工八月二十日工畢夫匠
四百四十二長廣與上同七級牐二北牐南至南牐三
里大德元年五月一日興工十月六日工畢夫匠四百
四十三名長廣如周家店牐南牐南至阿城牐一十二
里元貞二年正月二十日興工十月五日工畢夫匠四
百五十名長廣同北牐阿城牐二北牐南至南牐三里

大德三年三月五日興工七月二十八日工畢夫匠四
百四十一名長廣上同南牐南至荊門北牐一十里大
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興工十月一日工畢夫匠四百
四十六名長廣上同荊門牐二北牐南至荊門南牐二
里半大德三年六月初一日興工至十月二十五日工
畢役夫三百一十名長廣同南牐南至壽張牐六十三
里大德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興工六月二十九日工畢
長廣同北牐壽張牐南至安山牐八里至元二十一年
正月一日興工五月二十日工畢安山牐南至開河牐
八十五里至元二十六年建開河牐南至濟州牐一百
二十四里濟州牐三上牐南至中牐三里大德元年以三

月十二日興工七月二十八日工畢中牐南至下牐二
里至治元年三月一日興工六月六日工畢下牐南至
趙村牐六里大德七年二月十三日興工五月二十一
日工畢趙村牐南至石佛牐七里泰定四年二月十八
日興工五月二十日工畢石佛牐南至辛店牐一十三
里延祐六年二月十日興工四月二十九日工畢辛店
牐南至師家店牐二十四里大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興工四月一日工畢師家店牐南至棗林牐一十五里
大德二年二月三日興工五月二十三日工畢棗林牐
南至孟陽泊牐九十五里延祐五年二月四日興工五
月二十二日工畢孟陽泊牐南至金溝牐九十里大德

八年正月四日興工五月十七日工畢金溝牐南至隘
船牐一十二里大德十年閏正月二十五日興工四月
二十日工畢沽頭牐二北隘船牐南至下牐二里延祐
二年二月六日興工五月十五日工畢南牐南至徐州
一百二十里大德十一年二月興工五月十四日工畢
三汊口牐入鹽河南至土山牐一十八里泰定二年正
月十九日興工四月十三日工畢土山牐南至三汊口
牐二十五里入鹽河兗州牐同城牐延祐元年二月二
十日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皆由會通河以達於
都為其河淺澀大船充塞於其中阻礙餘船不得來往
每歲省臺差人巡視其所差官言始開河時止許行百

五十料船近年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
四百料或五百料船於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官民舟楫
如於沽頭置小石牐一止許行百五十料船便臣等議
宜依所言中書及都水監差官於沽頭置小牐一及於
隘津相視宜置牐處亦置小牐一禁約二百料之上船
不許入河行運從之至治三年四月十日都水分監言
會通河沛縣東金溝沽頭諸處地形高峻旱則水淺舟
澀省部已准置二滾水堰近延祐二年沽頭牐上增置
隘牐一以限巨舟每經霖雨則三牐月河截河土堰盡
為衝決自秋摘夫刈薪至冬水落或來歲春首修治工
夫浩大動用丁夫千百束薪十萬之餘數月方完勞費

萬倍又況延祐六年雨多水溢月河土堰及石牐兩翅
日被衝嚙土石相離深及數丈其工倍多至今未完今
若運金溝沽頭并隘牐三處見有石於沽頭月河內修
堰牐一所更將隘牐移置金溝牐月河或沽頭牐月河
內水大則大牐俱閉使水得通流小則閉金溝大牐上
閘隘牐沽頭則閉隘牐而啓正牐行舟如此歲省修治
之費亦可免丁夫冬寒入水之苦誠為一勞永逸移文
工部令委官與有司同議於是差濠寨約會濟寧路官
相視就問金溝牐提領周德興言每歲夏秋霖雨衝失
牐隄必候水落役夫采薪修治不下三兩月方畢冬寒
水作苦不勝言會驗監察御史言延祐初元省臣亦嘗

請置隘牐以限巨舟臣等議其言當請從之於是議梭
板等船乃御河江淮可行之物宜遣出任其所之於金
溝沽頭兩牐中置隘牐二各闊一丈以限大船若欲於
通惠會通河行運者止許一百五十料違者罪之仍於
其船其大都江南權勢紅頭花船一體不許來往準擬
拆移沽頭隘牐置於金溝大牐之南仍作連環牐其間
空地北作滾水石堰水漲即開大小三牐水落即鎖閉
大牐止於隘牐通舟果有小料船及官用巨物許申稟
上司權開大牐仍添金溝牐板積水以便行舟其沽頭
截河土堰依例改修石堰盡除舊有土堰三道金溝牐
月河內創建滾水石堰長一百七十尺高一丈闊一丈

沽頭牐月河內依舊截河堰長一百八十尺高一丈一尺
底闊二丈上闊一丈泰定四年四月御史臺臣言巡視
河道自通州至真揚會集都水分監及濵河州縣官民
詢考利病不出兩端一曰壅決二曰經行卑職參詳自
古立國引漕皆有成式自世祖屈羣策濟萬民疏河渠
引清濟汶泗立牐節水以通燕薊江淮舟楫萬里振古
所無後人篤守成規苟能葺其廢隳而已實萬世無窮
之利也蓋水性流變不常久廢不修舊規漸壞雖有智
者不能善後以故詳歷考視酌古准今參會衆議輒有
管見編纂采錄責任水監謹守勿失能事畢矣不窮利
病之源頻歲差人具文巡視徒為煩擾無益於事都水

監元立南北隘牐各闊九尺二百料下船梁頭八尺五寸可以入牐愚民嗜利無厭爲隘牐所限改造減舷添倉長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皆五六百料入至牐內不能回轉動輒淺閣阻礙餘舟蓋緣隘牐之法不能限其長短今卑職至兗州問得造船作頭稱過閘船梁八尺五寸船該長六丈五尺計二百料由是參詳宜於隘牐下岸立石則遇船入牐必須驗量長不過則然後放入違者罪之牐內舊有長船立限遣出省下都水監委濠寨官約會濟寧路委官同歷視議擬隘牐下約八十步河北立二石則中間相離六十五尺如舟至彼驗量如式方許入牐有長者罪遣退之又與東昌路官親詣

議擬於元立隘牐西約一里依已定丈尺置石則驗量行舟有不依元料者罪之天曆三年三月詔諭中外都水監言世祖費國家財用開闢會通河以通漕運往來使臣下番百姓及隨從使臣各枝幹脫權勢之人到牐不候水則恃勢捶撻看牐人等頻頻起放又漕運糧船凡遇水淺於河內築土壩積水以漸行舟以故壞牐乞禁治事命後諸王駙馬各枝往來使臣及幹脫權勢之人下番使臣等并運官糧船如到牐依舊定例啓閉若似前不候水則恃勢捶拷守牐人等勒令啓牐及河內用土築壩壞牐之人治其罪如守牐之人恃有聖旨合啓牐時故意遲延阻滯使臣客旅欺要錢物乃不畏常

憲也仍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體察 元史河渠志

楊文郁開會通河功成之碑云聖神文武大光孝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內外罔不拱北臣順奔走率職汶合泗分流以達東阿乃置汶泗都漕運使司控引江淮嶺海以供億京師自東阿至臨清二百里舍舟而陸車輸至御河徒民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六户除租庸調奈道經茌平其間地勢卑下遇夏秋霖潦牛僨輹脫艱阻萬狀或使驛旁午貢獻相望負戴底滯晦暝呼警行居騷然公私以爲病久矣壽張縣尹韓仲暉前太史邊源相繼建言汶水屬之御河比陸運利相十百詔以都漕運副使馬之貞同源

按視之貞等至則循行地形商度功用參之衆議圖上可聞狀上俞允賜中統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斤以給傭直備器用徵傍近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忙速兒禮部尚書張孔孫兵部尚書李處巽洎之貞源同主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須城安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吏謹督程人悉致力渠尋畢功益加浚治以六月辛亥決汶流以趨之滔滔汩汩傾注順適如復故道舟楫連檣而下仍起堰牐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凡用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瀕渠之民老幼攜扶喜見泛舟

之役於是大駕臨幸上都驛置以聞上詔翰林院其爲運河命名且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旨拜稽首屬辭曰謹按書以食貨爲八政之首易稱舟楫有濟川之利故大舜命禹既平水土定九州之貢賦皆浮舟達河以入冀都自兹以降漢用鄭當時之言引渭至河以利西部唐用劉晏之策由汴入河以濟關輔蓋京師者四方輻輳兆姓實集六師所依以强自可所資以辦不豐儲積攻將奚先我國家新天邑於析木之津建萬億年無疆之基規模宏遠治具周密若夫漕運流通國之大計舟車致遠功利懸絕所宜講而行之雖費而不可省勞而不可已者今則費取於官利及於民役不逾時功垂後世加以隆時豐歉權事重輕致國殷富由此途出臣備員北門職在紀事仰奉明詔以識歲月至若神功聖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蓋非鑿河渠溝洫者所能彷彿也山東全河備考

卷第一百一

運河水

兗州牐已見前至元二十七年四月都漕運副使馬之貞言淮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牒文相視兗州牐堰事先於至元十二年蒙丞相伯顏訪問自江淮達大都河道之貞乃言宋金以來汶泗相通河道郭都水按視可以通漕於二十年中書省奏准委兵部李尚書等開鑿擬修石牐十四二十一年省委之貞與尚監察等同相視擬修石牐八石堰二除已修畢外有石牐一石堰一堈城石堰一至今未修據濟州以南徐邳沿河捧道橋梁二十二年添立邳州水站移文沿河州縣修治已完二十三年調之貞充漕運副使委管牐接放綱船沿河捧道元無崩損去處在前年例當麻麥盛時差官修理捧道督責地主割刈麻麥并滕州開決稻堰泗源牐堰差人於呂梁百步等洪及濟州牐監督江淮綱運船隻過洪出牐不令阻滯客旅苟取錢物據新開會通并濟州汶泗相通河非自然長流河道於兗州立牐堰約泗水西流堈城立牐堨分汶水入河南會於濟州以六牐撙節水勢啓閉通放舟楫南通淮泗以入新開會通河至於通州迄去歲四月江淮都漕運使司言本司掃壩經濟河至東阿交割前者濟州運司不時移文瀕河官司修治捧道若有緩急處所正官取招呈省路經歷縣

達魯花赤以下就便斷罪令濟州漕司革罷其河道撥屬都漕運司管領本司糧運未到東阿凡有阻滯並是本司遲慢迤南河道從此無人管領不時水勢泛溢隄岸摧塌澀滯河道又濟州牐前濟州運司正官親臨監視其押綱船户不敢分爭即日各處官司差人管領與綱官船户各無統攝爭要水勢及搀越過牐互相毆打以致損壞船隻淹沒官糧擬將東阿河道撥付江淮都漕運司提調管領庶幾不誤糧運都省準焉又准江淮都漕運司副使言除委官看管牐堰外據汶泗堽城二牐一堰泗河兗州牐堰濟州城南滙乃會通河上源之喉衿去歲流水衝壞堽城汶河上堰兗州泗河土堰必須移文兗州泰安州差夫修閉又被漲水衝破梁山一帶堤堰走洩水勢通入舊河以致新河水小澀糧船乞移文斷事等官轉下東平路修閉上流撥屬江淮漕運司下流屬之貞管領若已後新河水小直下濟州監牐官并泰安兗州東平修理據兗州石牐一所石堰一道堽城石牐一道合用材物已行措置完備必須修理雖初經之貞相視會計即令不隸管領乞移文江淮漕司修治其泰安州堽城安梁山一帶隄岸濟州牐等處雖是撥屬江淮漕司今後倘若水漲衝壞堤堰亦乞照會東平濟寧泰安如承文字亦仰奉行又東阿須城界安山牐爲糧船不由舊河來往江淮所委監牐官已去目今無人看管必須之貞修理以此權委人守焉 元史河渠志

濟州河者新開以通漕運也世祖至元十七年七月耿參政阿里尚書奏爲姚演言開河事令阿合馬與耆舊臣集議以鈔萬錠爲傭直仍給糧食世祖從之十八年九月中書丞相火魯火孫等奏姚總管等言請免益都淄萊寧海三州一歲賦入折傭直以爲開河之用平章阿合馬與諸老臣議以爲一歲民賦雖多較之官給傭直行之甚便遂從之十月火魯火孫等奏阿八失所開河經濟州而其地又有一河傍有民田開之甚便臣等議若開此河阿八失所管一方屯田宜移之他處不阻水勢世祖令移之十二月差奧魯赤劉都水及精算數者一人給宣差印往濟州定開河夫役令大名衛州新附軍亦往助工三十一年御史臺言膠萊海道淺澀不能行舟臺官玉速帖木兒奏阿八失所開河省遣牙亦速失來謂漕船泛河則失少泛海則損多既而漕臣囊加解萬户孫偉又言漕海舟疾且便右丞麥术丁又奏斡奴兀奴解凡三移文言阿八失所開河益少損多不便轉漕水手軍人二萬舟千艘見閑不用如得之可歲漕百萬石昨奉旨復忙古解來共議海道便則阿八失河可廢今忙古解已自海道運糧回有一二南人自願運糧萬石已許之囊加解孫萬户復請用軍驗試海運省院官暨衆議阿八失河所用水手五千軍五千船千

艘畀揚州省教習漕運今擬以此水手軍人就用平灤船從利津海漕運世祖從之阿八赤所開河遂廢元史河渠志

揚州運河宋時嘗設軍疏滌世祖取宋之後河漸壅塞至元末年江淮行省嘗以爲言雖有旨濬治有司奉行未見實効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兩淮運司言鹽課甚重運河淺澀無源止仰天雨請加修治明年二月中書移文河南省選官洎運司有司官相視會計工程費用於是河南行省委都事張奉政及淮東道宣慰司官運司官會州縣倉場官偏歷巡視集議河長二千三百五十里有司差瀕河有田之家雇倩丁夫開修一千八百六十九里倉場鹽司不妨辦課協濟有司開修四百八

十二里運司言近歲課額增多而船灶反日益貧苦宜令有司通行修治省減官錢省臣奏準諸色户内顧募丁夫萬人日支鹽糧錢二兩計用鈔二萬錠於運司鹽課及減駁船錢内支用委官與都水監淮南行省淮東宣慰司官專董其事廉訪司體察樞密院遣官鎮遏乘農隙併工疏治元史河渠志

練湖在鎮江元有江南之後豪勢之家於湖中築隄圍田耕種侵占既廣不足受水遂致泛溢世祖末年參政暗都剌奏請依宋例委人提調疏治其侵占者驗畝加賦至治三年十二月省臣奏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爲上源官司漕運供億京師及商賈販載

農民來往其舟楫莫不由此宋時專設人夫以時修濬練湖潴蓄潦水若運河淺阻開放湖水一寸則可濟河水一尺近年淤淺舟楫不通凡有官物差民運遞甚爲不便委官相視疏治運河自鎮江路至吕城壩長百三十一里計役夫萬五百十三人六十日可畢又用三千餘人浚滌練湖九十日可完人日支糧三升中統鈔一兩行省行臺分官監督所用船物今歲預備來春興工合行事宜依江浙行省所擬仍行旨都省移文江浙行省委參政董中奉率合屬正官親臨督役於是董中奉言所委前都水少監崇明州知州任奉政鎮江路總管毛中議等議練湖運河此非一事宜依假山諸湖農民

取泥之法用船千艘艘三人用竹兜撈取淤泥日可三載月計九萬載三月之間通取二十七萬載就用所取泥增築湖岸自鎮江在城程公壩至常州武進縣吕城壩河長百三十一里一百四十六步擬開河面闊五丈底闊三丈深四尺與見有水二尺可積深六尺所役夫於平江鎮江常州江陰州又建康路所轄溧陽州田多上户内差倩若濬湖開河二役並興卒難辦集宜趁農隙先開運河工畢就濬練湖省准所言與都事王徵事等於泰定元年正月至鎮江丹陽縣泊各監工官沿湖相視上湖沙岡黄土下湖茭根叢雜泥亦堅硬不可簡取又議兩役並興相離三百餘里往來監督供給爲難

顧以所督夫一萬三千五百十二人先開運河期四十七日畢次濬練湖二十日可完緫有江南行臺侍御史及浙西廉訪司副使俱至乃議首事運河備文咨稟議於是月十七日入役二月十八日省臣奏開濬運河練湖重役也宜依行省所議仍令便宜從事後各監工官言已分運河作三壩依元料深闊丈尺開浚至三月四日工畢數內平江崑山嘉定二州實役二十六日常熟吳江二州長洲吳縣實役二十八日餘皆役三十日已於三月七日積水行舟又監修練湖官首任奉議指劃元料增築隄堰及舊有土基共增闊一丈二尺平面至高底灘脚增築共量斜高二丈五尺依中堰西石磋東

舊堤臥羊灘修築如舊堤高闊已及所料之上者遇有崩缺修築合完中堰西石磋至五百婁隄西上增高土一尺有缺亦補之五百婁堤至馬林橋堤水勢稍緩不須修治其隄底間有滲漏者窒塞之三月六日破土九日入役至十一日工畢實役三日歸勘任少監元料闊運河夫萬五百十二人六十日畢濬練湖夫三千人九十日畢人日支鈔一兩米三升共該鈔萬八千一百四錠二十兩米二萬七千二十一石六斗實徵夫萬三千五百十二人共役三十三日支鈔八千六百七十九錠三十六兩糧萬三千十九石五斗八升比附元料省鈔九千三百三十四錠三十四兩糧萬四千二石二升其

練湖未里相視地形水勢再議參政等中奉入言練湖舊有湖兵四十二人添補五十七名共百人於本路州縣苗糧三石之下二石之上差充專任修築湖岸設提領二員壕寨二人司吏三人於有出身人內選用工部議練湖所設提領人等即行同湖兵宜咨本省備行議擬又鎮江路言運河練湖今已開濬若不設法關防徒勞民力除關本路達魯花赤兀魯失海牙總治其事同知哈散知事程郇專管啓閉斗門行有從之 元史河渠志

元憲宗三年癸丑 即宋理宗寶祐元年 世祖築城汴又鑿之入渠轉曹嘉陵 元史世祖本紀

元憲宗四年甲寅 即宋寶祐二年 張柔移鎮亳州以渦水北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糧餉衆皆不至乃築甬路自亳抵汴堤百二十里流深乃不能築復為橋十五丈廣二十尺橫以二堡成之 元史張柔傳

元憲宗五年乙卯 即宋寶祐三年 秋九月張柔會大帥於符離以百丈口為宋往來之道可容萬艘遂築甬路自亳而南六十餘里中為橫江堡又以路東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柵水中唯密置伺邏於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考城楚丘南頓無宋患陳蔡潁息皆通矣 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中統二年 即宋理宗景定二年 秋七月辛巳命西京宣撫司造船備西夏漕運　八月己酉敕西京運糧於沙井北京運糧於魚兒泊　九月丙子敕今歲田租輸沿河近倉

官為轉漕不可勞民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中統三年即宋理宗景定三年夏四月辛卯修河中禹廟賜名
建極宮　八月己丑郭守敬請開玉泉水以通漕運從
之元史世祖本紀守敬字若思邢臺人從劉秉忠學中統三年用
薦世祖名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
州引玉泉水以通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
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
避浮雞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
中分為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
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既修成河其田即可
耕種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筏其四磁州

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
經雞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
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
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
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
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
世祖歎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為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
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
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
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
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

立牐堰皆復其舊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
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
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
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
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
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蹟使水得通
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於
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
突入之患帝善之十二年丞相伯顏南征議立水站命
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為圖奏之二十八年守
敬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

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
入城環滙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
糧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為牐七距里許上重
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過舟止水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
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相以下皆親畚
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
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
皆罷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
惠河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
河漕運事守敬又言於疊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
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

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守
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
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
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
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執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
言不用耳延祐三年卒（元史郭守敬傳）

郭守敬奉詔興水利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
西折而南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經甕山泊至
西水門入都城按神山白浮皆在州之東南地勢西
高東下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曉（顧炎武昌平山水記）

元世祖至元元年（即宋理宗景定五年）二月壬子發北京都元帥阿海

所領軍疏雙塔漕渠　四月戊申以彰德洺磁路引漳
滏洹水灌田致御河淺澀鹽運不通塞分渠以復水勢
五月乙亥詔遣唆脫顏郭守敬行視西夏河渠俾具
圖來上（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年（即宋度宗咸淳元年）十二月戊辰命選善水者一人
沿黃河計水程達東勝可通漕運馳驛以聞　六月辛
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京師河南北水溢御河
沁河渾河水溢没人畜廬舍甚衆　秋七月己亥漳河
泛溢至廣平城下（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三年六月衛輝淫雨至七月丹沁二河泛
漲與城西御河通流平地深二丈餘漂没人民房舍田
禾甚衆民皆棲於樹木郡守僧家奴以舟載飯食之移
老弱居城頭日給糧餉月餘水方退　十一月戊戌濬
御河立漕倉　十二月丁亥鑿金口導盧溝水以漕西
山木石（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六年十二月戊子築東安渾河堤（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七年二月丙辰浚武縣御河（元史世祖本紀）

朱文英知平鄉縣至元七年奉命開南和之澧河將
通漕朱文英相視地形以此溝渠之地農事方殷安
可奪有用之功以興無益之務乎慨然言之於總府
遂罷役去官後邑人思之刻石頌德（畿輔通志）

元世祖至元九年十月乙未築渾河堤（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正月甲午穿濟州漕渠　七月甲
寅以楊村至浮雞泊漕渠迴遠改從孫家務　八月己
巳穿武清蒙村漕渠　九月辛丑遣瀘州屯田軍四千
轉漕重慶（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十二月乙亥永年縣水免今年田
租導任河（元史世祖本紀）董文用藁城人爲衛輝路總管至元十
四年詣汴漕司言事適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
以便漕文用曰衛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出百
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於河即浸淫及衛今又引之
使來豈唯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

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
事遂寢 元史董文用傳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六月辛丑以通州水路淺舟運甚難命樞密院發軍五千仍令食祿諸官僱役千人開浚以五十日訖工 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庚子發侍衛軍三千浚通州運糧河 七月戊午用姚演言開膠東河及收集逃民屯田通海 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癸卯浚濟州河 元史世祖本紀 是年命張君佐率新附漢軍萬人修膠西閘壩以通漕運二十一年兼海道運糧事 元史張君佐傳君佐為鎮國大將軍行總管不知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五月己卯用王積翁言江南運糧於阿八赤新開神山河及海道兩道運 八月丁未濟州新開河成 十月癸卯中書省臣言阿八赤新開河二處皆有倉宜造小船分海運從之 元史世祖本紀 是月涿州巨馬河溢 元史五行志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二月辛巳浚揚州漕河 己亥罷阿八赤開河之役以其軍及水手各萬人運海道糧 四月己亥涿州巨馬河決衝突二十餘里 十月戊子命北京宣慰司修濬河道 十二月乙巳以丁壯萬人開神山河立萬戶府以總之 元史世祖本紀

俞時中修任城東閘記云至元二十年朝廷初以江淮水運不通乃命前兵部尚書李奧魯赤等調丁夫給庸糧自濟州任城委曲開穿河渠導洸汶泗水由安民山至東阿三百餘里以通轉漕然地勢有高下水流有緩急故不能無阻艱之患二十一年有司創為石閘者八各置守卒春秋觀水之漲落以時啟閉雖歲或亢暘而利足以濟舟楫惟是任城閘東距師家莊衰六十里土壤疏惡霖潦瀰注承乏歲月至是始壞時都水少監分都水監事石抹奉議適臨其任聞之中書省易而新之陶土為甓伐石於山其材用所需不費於官不取於民悉指役夫為之不數月厥功告成仍即其地之西偏修飾廳事以為使者往

來休憩之所公退因錄其同事者職役姓氏俾刻諸石以告後之來者 山東全河備考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發五衛及新附軍浚蒙村漕渠 二月乙巳增濟州漕舟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初江淮歲漕米百萬石於京師海運十萬石膠萊六十萬石而濟之所運三十萬石水淺舟大恒不能達更以百石之舟舟用四人故夫數增多 寔渾河堤決役夫四千人 穿河西務河 丙辰詔罷膠萊所鑿新河而以軍萬人隸江浙行省習水戰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津達於京師 戊辰增濟州漕運司軍萬二千人 十一月癸巳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

麗之合浦（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乙丑中書省臣言朱清
等海道運糧以四歲計之總百一萬石斗斛耗折願如
數以償風浪覆舟請免其徵從之遂以昭勇大將軍沿
海招討使張瑄明威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船
朱清並為海道運糧萬戶仍佩虎符（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戊辰以修築柳林河堤
南軍三千浚河西務漕渠　三月乙卯命都水監開汶
泗水以達京師汴梁河水泛溢役夫七千修完故堤
十二月丁丑以朱清張瑄海漕有勞遙授宣慰使（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戊申詔中興西涼無得沮
壞河渠　二月庚申浚滄州鹽運渠　四月癸亥渾河
決發軍築堤捍之　冬十月庚午桑哥言安山至臨清
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開浚之為工三百萬當用鈔三
萬錠米四萬石鹽五萬斤其陸運夫萬三千戶復罷為
民其賦入及芻粟之估為鈔二萬八千錠費略相當然
渠成亦萬世之利請以今冬備糧費來春浚之制可（元史世祖本紀）
何榮祖廣平人為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宣慰使樂實
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戢諸人沮撓糧船遇暴風多
漂覆樂實輩信督諸漕卒償之搒掠慘毒自殺者相繼

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曰第言之若朝廷見譴吾
自當之即草辭以奏詔免其徵名入為尚書參知政事（元史何榮祖傳）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壬寅海船萬戶府言山東
宣慰使樂實所運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閘者七然後
入海歲止二十萬石若由江陰入江至直沽倉民無陸
負之苦且米石省運估八貫有奇乞罷膠萊海道運糧
萬戶府而以漕事責臣當歲運二十萬石詔許之　二
月辛亥濬滄州御河　夏四月庚午沙河決發民築堤
以障之　五月庚辰發武衛親軍千人浚河西務至通
州漕渠　辛丑御河溢入會通渠漂東昌民廬舍　秋

七月辛巳罷安山渠成河渠官禮部尚書張孔孫兵部
郎中李處巽員外郎馬之貞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
運古所未有詔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事（元史世祖本紀）
韓仲暉至元間為壽張尹時糧運艱難暉奏開會通
河以便公私漕販于是遣官總理河成至今賴之（一[illegible]通志）
至元中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
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牐三
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　邱
文莊曰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

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通漕類編

卷第一百二

行水金鑑　卷第一百三

運河水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七月甲午御河溢　癸卯沙河溢鐵燈竿隄決 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七月魏縣御河溢害稼免其租　九月丁未御河決高唐沒民田命有司塞之　十一月乙丑易水溢雄莫任丘新安田廬漂沒無遺命有司築隄障之 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辛卯浚運糧壩河築隄防 元史世祖本紀 是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可直泊於都城之匯帝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其細民勅四怯薛人及諸府人專其役度其高深畫地分賦之刻日使畢工月赤察兒率其屬著役者服畚鍤即所賦以倡趨者雲集依刻而渠成賜名曰通惠河公私便之帝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與手成不速也 元史月赤察兒傳 是年源還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人蒙其利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 元史烏兒傳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六月辛亥中書省臣言今歲江南海運糧至京師者一百五萬石至遼陽者十三萬石比往歲無耗折不足者　八月丙午用郭守敬言浚通州至大都漕河十有四役軍匠二萬人又鑿六渠灌昌

平諸水　十月戊子詔浚浙西河道導水入海 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二月庚申以平章政事范文虎董疏漕河之役　七月丁丑賜新開漕河名曰通惠　十月癸未賜冠城疏河董役軍民衣各一襲戊子詔修沛提　是月甲辰以段貞董開河修倉之役加平章政事 元史世祖本紀

是年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天顏爲之開懌特賜都水監郭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 元名臣事略

都人呼飛放泊爲南海子積水潭爲西海子按海子之名見於唐季王鎔爲鎮帥有海子園晉館李匡威於此北人凡水之積者輒目爲海若寶坻之七里海昌平北之四海治是也元時運船直至積水潭王元章詩燕山三月風和柔海子酒船如畫樓想見舟楫之盛自武寧改築北平城後運河海子截而爲二城內積土日高雖有舟楫橋梁不能度矣 識餘錄

禁城中外海子即古燕市積水潭也源出西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匯爲七里濼紆迴向西南行數十里稱高梁河將近城分爲二外繞都城開水門內注潭中入爲內海子繞禁城出巽方流玉河橋合外湟入於大通河 [illegible]小品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八月己丑 成宗已即位 以大都留守段貞平章政事范文虎監浚通惠河給二品銀印　十月乙未朱淸張瑄從海道歲運糧百萬石以京畿所儲充足詔止運三十萬石 元史世祖本紀

元成宗元貞元年十二月甲子減海運脚價鈔一貫計每石六貫五百文著爲令 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元貞二年十一月辛未增海運明年糧爲六十萬石 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二年三月丁亥[illegible]大名路故河隄壞 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三年八月平灤郡南灤河溢 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四年春正月癸卯浚淮東漕渠 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五年十月丙辰朔以畿內歲飢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 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六年春正月乙卯築渾河堤長八十里仍禁豪家毋侵舊河令屯田軍及民耕種　夏四月乙亥浚永清縣南河戊子修盧溝上流石徑山河隄　五月歸德府徐州邳州睢寧縣雨五十日沂武二河合流水大溢　東安州渾河溢壞民田一千八百餘頃 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七年五月甲寅浚上都灤河　六月乙巳命甘肅行省修阿合潭曲尤壕以通漕運　十月戊子

以浙江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八年五月壬申中書省臣言吳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餘里況海運亦由是而出宜於租戶萬五千人浚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程從之　十一月壬申增海漕米為百七十萬石（元史成宗本紀）

是年建魚臺孟陽薄石閘趙文昌記略云聖元以神武定天下遐邇率職來享來庭而江淮漕運商旅之轉販仕宦之往來非舟楫無以濟不通此會通河之所以作也河工告成於今幾二十年歲月滋久霖潦浸淫岸移谷遷不無堙塞都水監上下巡視求其利

病以沛縣之金溝沽頭魚臺之孟陽薄沙深水淺地形峻急皆不能舟遇有官物往來必驅率瀕河之民推之挽之者不下千餘妨農動衆民恒苦之遂條陳其事都省委右都事王濟都水太監馬之貞等臨視與所說合議曰夫水積之不厚不足以負大舟蓄之不廣不足以供下洩今莫若立堰以積水立閘以通舟堰貴長閘貴堅漲水時至使漫流於上如斯而已矣於是視地之高下程廣狹量淺深繪圖計工以報都省議修之從孟陽薄始今值歲晚先辦物料興工以春首為期用夫匠一千二百三十二名監夫不足於近邑差雇五百七十二名就給工價米糧一切物料官為和買給中統鈔五萬五千緡不敷於濟寧路官錢內支選差覈實可提舉仇銳來董是役預辦所需金石材木諸物指分工役其堰橫長一十二丈中為閘門外石內甓高一丈四尺基縱廣八丈閘下廣五丈殺之如壇級以及於上五分廣之三起於大德八年正月訖於五月凡用工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中統鈔十萬三千三百五十緡糧一千二百四十七石落成之日鼓聲四起閘門啟鑰篙師序次以進前艘一指通數十百艘於談笑之頃乃命謝里高立不遠千里而來請文至再予不揆因記修閘之歲月如此（山東全河備考）

元成宗大德十年春正月丙午浚吳松江等處漕河　庚戌濬真陽等州漕河令鹽商每引輸鈔二貫以為傭工之費（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九月丙子（武宗已即位矣）中書省臣言兩淮漕河淤澀官議疏浚鹽一引帶鈔二貫以為傭費計鈔二萬八千錠今河流已通宜移以賑饑民制可　十月丙辰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從之（元史成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三年二月己未浚會通河給鈔四千八百錠糧二萬一千石以募民命河南省平章政事塔失海

牙董其役　七月己亥禁權要商販挾聖旨懿旨令旨
阻礙會通河民船者　十月壬申江浙省臣言曩者朱
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
直均平比歲賦斂横出漕户困乏逃亡者有之今歲運
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
動本省左丞沙不丁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澉浦
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為海道運糧都漕萬
户府官各以己力輸運官糧萬户千户並如軍官例承
襲寬恤漕户增給顧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請以馬
合謀但的為遥授右丞海外諸蕃宣慰使都元帥領海
道運糧都漕運萬户府事設千户所十每所設達魯花
赤一千户三副千户二百户四制可　十一月戊子以
朱清子虎張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百
頃給之　元史武宗本紀
元仁宗皇慶元年九月丁酉增江浙海漕糧二十萬石
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元年六月涿州范陽房山二縣渾河溢壞
民田四百九十餘頃　七月乙亥武清縣渾河隄決淹
没民田發廩賑之　十二月庚子遣官浚揚州淮安等
處運河　元史仁宗本紀
是年於金溝沽頭兩牐中置隘牐二以限船　自新
開會通河路為大船阻礙餘船不得往來乃置隘牐

闊一丈限大船止去一百五十料船行其後愚民嗜
利故造減舦添倉長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皆五
六百料入牐重輒淺閣乃又於隘牐下約八十步河
北立二石中間相離六十五丈舟至量如式方許入
牐長者罪遣退之　南河全考
元仁宗延祐二年春正月丙寅霖雨壞渾河隄堰没民
田發卒補之又發卒浚鄧州漕河　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己卯復浚揚州運河　元史仁宗本紀
是年重修金口閘劉德智記云皇元膺天命撫方夏
極天地之覆載皆臣服惟謹東南去京師萬里粟米
絲枲纖縞貝錦象犀羽毛金珠琛篤之貢視四方尤
繁重車輓陸運民甚苦之至元中穿會通河引泗汶
會漳以達於幽由是天下利於轉輸泗之源會雩於
兗之東門其東多大山水潦暴至漫為民患職水者
訪其利病隄土以防其溢束石以洩其流其一洞歲
久石摧不足以吞吐今近北改作二洞以閘啓閉中
書省以聞天子可其議命下之日當延祐四年都水
太監闊闊分治山東寬勤恪恭敏於事會曹掾王元
從理簿書壕寨官李克温董工役役長張聚李林路
詳宋贊秦澤分任其事夫匠一千九十石二千五百
甃三萬灰五萬木六千四百鐵錠鐵鉤鐵環不數取

諸官錢以買兗州知州尋敬提調州吏鹿某經始於
四年閏正月成於三月工告訖大祠[illegible]莫醮酒割牲
燔燎瘞埋吹擊笙鼓風日清明役徒謳歌人神歡悅
乃相與請辭鐫諸石以紀其始終遂以命德智洪惟
皇元起漠北以深仁厚德奄有天下公家世鼎鼐參
贊化育今誠能實於己而勤於官忠於上而信於下
亡不妄發事不輕改故民易信而功易成雖然又豈
水曹爲然推此誠實以理天下則被澤溥矣辭不獲
命因書所聞以爲記 山東金石備考

元仁宗延祐六年閏八月甲子浚會通河 九月癸卯
浚鎮江練湖 十月己卯浚通惠河 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七年八月[illegible]霸州文安大成二縣滹沱
河溢害稼 是歲滹沱決文安大成等縣渾河溢壞民
田廬 元史仁宗本紀

元英宗至治元年三月丁丑發民丁疏小直沽白河
六月己巳渾河溢被災者二萬三千三百戶 霸州大
水渾河溢被災者三萬餘戶 秋七月戊寅通州潞縣
榆棣水決 庚辰滹沱河及范陽縣巨馬河溢 乙酉
大雨渾河防決 元史英宗本紀

張仲仁都水丞至治元年改建會源閘自臨清南至
彭城延袤七百里疏其淤塞築其隄防爲杠九十有
八爲渠五十有八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閘署揭

傒斯記云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
會源閘成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
師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
四海辨方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通漕度乃改任城
爲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汶泗以會其
源置閘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山入於新河達於臨
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六以達於漳南至沽頭地降
百十有六尺爲閘十又南入於河北至奉符爲閘一
以節汶水東北至兗州爲閘一以節泗水而會源閘
制於其中歲久政弛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爲憂延
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修復舊政南疏北導

靡所寧處明年冬以及期請代弗許行視濟閘峻怒
狠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岌不可持乃伐石區里
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工即功明年皇帝建元至治
三月甲戌朔侯朝至於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堨
其上下而竭其中以儲衆材撤故閘夷湫泓徙其南
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基下錯植巨栗如列星貫以長
松實以白灰縈視其地鉅有罅漏衡五十尺縱百六
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蹙其南之三北之一以敞
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
墉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
附於防三分門縱間於北之二以爲門中央樹石鑿

以納懸板五分門縱去其一以爲鏊崇翼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縱皆三百三十尺爰琢爰甃犬牙相入苴以白蘇固以石脈關以鐵冠以飛梁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羣屬宴於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旄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閘決堨艤權啓鑰水平舟行伐鼓讙呼稱功頌德雷動雲合且拜曰惟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工計石工百六十人木工千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其廣厚皆倍於舊甓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五

千五百麻二千三百石之灰三億二萬三百三十有四以石計粟千二百有五十視他閘三之視故閘倍之其出於縣官者鐵若麻十之七石五之一粟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闢壅者滌決者塞拔藻荇禁芻牧隆其防而廣其址修其石之岩陁穿漏者築其壞之疏惡者延袤贏七百里防之外增爲長隄以閑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爲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藺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錮潰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陪尾絶者通之鬱者斲之爲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

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閘之署以嚴官守樹河伯龍君祠入故都水少監馬之貞兵部尚書李奧魯赤中書斷事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經命藏冰以待渴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殍則男女異瘞之餓者爲粥以食之死而藏饑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於茲役然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見向使侯竟代去雖懷極忠其智無能究於其職是亦侯之遇也惟此閘地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爲最盛故詳於是碑以告後之人侯名仲仁河南人其辭曰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魯涉齊以

達京師河渠既成四海車從萬世是賴朝帆夕檣垂四十年乾慢而發巽巽張侯受命仁宗詔令風馳徵工發徒既滌既疏濟閘攸基先難而興既畢而休觿冒炎暍疾者藥之死者槥之奚有渴飢拊循勞徠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遹績於成知周或遺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遵大逵舳艫相啣罔敢後先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北自南傾聆嗟咨曰惟京師爲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務四方之共於千萬世如出跬步聖繼明承命官選材惟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歲不數再今以億庾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恕汝

元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己巳修滹沱河堰　三月辛酉咸平府清河滾河合流失故道壞隄堰勑蒙古軍千人及民丁修之　八月辛丑衛輝路汲縣河溢　九月丁丑浚河間陳玉帶河開元路三河溢　是歲御河水溢 元史泰定帝本紀

元泰定帝泰定三年七月東安檀順漷四州雨渾河決溢檜水溢傷稼 元史泰定帝本紀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春正月丁卯浚會通河　三月壬戌渾河決發軍民萬人塞之　五月睢州河溢　七月寧州黑河水溢　八月滹沱河水溢發丁浚治河以殺其勢 元史泰定帝本紀

自當改工部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渾河自當往視之以為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以成功言於朝河役乃罷 元史自當傳

元文宗天曆二年夏四月壬辰浚鄣州漕運　八月乙巳浚通惠河 元史文宗本紀

元文宗至順三年三月奉元朝邑縣洛水溢　五月丁酉滹沱河決沒河間青州等處屯田 元史文宗本紀

元順帝元統元年二月灤河漆河溢永平諸縣水災　六月涇河溢關中水災 元史順帝本紀

李黼領人還宣文閣監書博士中書命黼巡視河渠黼

河之會有截其閘有苑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永世是度 山東全河備考

王結改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隄迟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疏為斗門以泄之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 元史王結傳

元英宗至治二年五月己巳修滹沱河隄　六月丙子修渾河隄 元史英宗本紀

元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己巳修廣惠河牐十有九所　十二月壬戌浚鎮江路漕河及練湖役丁萬三千五百人 元史英宗本紀

至治三年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為上源漕運商販舟楫無不由此以供億前朝嘗濬此湖豬蓄潦水若運河水淺開放練湖一寸可添河水一尺近年於淺以致遞運不通乞加修治制可工畢又置河兵百人專任修理 漕運類編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夏四月甲子發兵民築渾河隄　六月大同渾源河真定滹沱河皆溢並漂民廬舍　七月戊申大都路固安州清河溢順德路任縣沙澧洺水溢　定州屯河溢山崩免河渠營田租　八月丁丑罷浚玉泉山河役　九月癸丑奉元路長安縣大雨澧水溢延安路洛水溢　十月壬申真州珠金沙河松江府吳江州諸河淤塞詔所在有司傭民丁浚之 元史泰定帝

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隄今河底堙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横潰爲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運物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不報升秘書太監元史李[illegible]傳

元順帝至元二年五月乙卯至於六月甲申滹河白河大溢水爲災元史順帝本紀

卷第一百三

行水金鑑

卷第一百四

元順帝至元三年六月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京師河南北水溢御河黄河沁河渾河水溢沒人畜廬舍甚衆元史順帝本紀

運河水

至元五年改作東大牐李惟明記曰泗别於滋陽兗道之汶支於奉符之堽城洸引之西南會於任城會通河受之昔汶不通洸國初歲丁巳濟倅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始於汶水之陰堽城之左作一斗門遏汶水入洸益泗漕以餉宿蘄戍邊之衆且以溉濟兗間田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至元二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乃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以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至東阿由東阿陸轉僅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輸京師二十六年又自安民山穿渠北至臨清引汶絶濟直屬漳御於是汶之利被南北矣始輔爲直堽城西北隅作石斗門一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雙虹懸門闘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水易圮乃改西虹爲今閘制通謂之東閘謂輔國所作斗門爲西閘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閘受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采薪積沙於二閘左絶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洸至春全堨餘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

衝突則堅閘二閘不聽其入水至徑壞堰而西從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流東閘突入洸河兩閘被其害而洸亦爲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汶魯大川底沙深闊若修石堰須高平水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塡高必溢爲害況河上廣石材不勝用縱竭力作成漲濤懸注傾敗可待晉杜預作沙堰於宛陽堨白水溉田缺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聽浮議

妄興石堰重困民雍遏漲水大爲民害重修堽城閘因自作記勒其言於石至是果如其言閘壞岸崩碑沈於水爲土石所壓是年九月都水監馬元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堽城謂衆曰堽城洸汶交會通之喉襟閘壞河塞上源要害役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閘爲一大閘之議命濟寧守臣仲祥李讓計徒庸度材用量工程乃以狀上從其請明年一月命工入山取石陶甓煅灰以濟寧官王守恭董之市物於有司謀將以五月經始衆議以爲茲役實大非朝夕可成暑雨方行必妨興事曷以來年公曰霖雨天道豈可預必安能優游度日待來年以已事

誤後人乎乃親爲經營揆度以舊址弊於屢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四尺順水性也衆其南北爲尺百廣其東西爲尺八十下於平地爲尺二十有二土木之工又入其下八尺上爲石基以承閘閘之崇於地平自基以上縮掘地之深一尺兩壁直南北爲身皆長五十尺其南張兩翼爲鴈翅皆長四十五尺其北短折以東西各附於旁亦長四十五尺不爲兩翼斂其首隘漲水也前盡基肩岸受水欲其前也後邇基入之一疊石爲座承之出基之南五尺長爲尺二十有五五分基之廣闊其中之一以爲明入明三分身之一爲金口廣尺深尺板十有三方盈

金口之廣長亘明入金口兩端各拉其身上下以啓閉者十二其一不動閘以大石爲兩臬夾制其前卻始議參用新舊石舊石薄小而新石少公因爲度材所堪差別其用無尺寸之材新舊以嚴又皆大石自其至額凡十一疊舊一不用爲石相疊比則以鐵沙磨其際必附合無間故其縮構之工鉅砌之密會通諸閘所未有凡用石大小以段計二千六十有奇自方以尺計三萬三千六百五十甓以萬計一千有六石灰以斤計四十六萬三千瓦礫以擔計二萬四千木大小以株計一萬三百一十鐵剛柔以斤計三萬九百一十五麻炭諸物稱是糜錢一萬七千餘緡

徒役千人木石之工二百八十人始事於五月七日
畢役於九月十日間既成衆請識其事於石屬筆於
予予曰汶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則為轉漕之益
為灌溉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橫潰之役有墊溺之患
水性非異蓋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既善用之又碑其
言以示來者其為慮深矣不有以役易彰馬公之識
其言已驗碑什於水而改作石堰之碑尚存豈天忌
馬公之言先發其機邪將使後人獨受其害而不蒙
其利耶惟是兩暘時若漕運無愆天其或者悔禍於
人俾思馬公之言乎既不獲辭遂為敘其始末以見
今日堤堰閘水利咲碑且表馬公之言為鑒

也先不華都水監丞至正初建黃棟林新閘楚惟善
記曰會通河導汶泗北絕濟合漳南復泗水故道入
於河自漳抵河袤千里分流地峻散渙不能負舟前
後置閘若沙河若穀亭者十三新店至師氏莊猶淺
澀有難處每漕船至此上下畢力終日叫號進寸退
尺必資車於陸而運始達議立閘久不決都水監丞
也先不華分治東平之明年繹熙前功以紓民力慨
然以興作為己任乃躬相地宜黃棟林適居二閘間
遂即其地庀徒藏事經始於至正改元春二月訖工
於夏五月辛酉閘基深常有四尺廣三其深有六尺
長視廣又尋有七尺閘基長三分基之一崇弱五寸

不及身之半又於東岸創河神祠西岸創公署制度
纖悉備極精緻落成之日舟無留行役者忘勞居者
聚觀往來者歡忭稱慶傳佐耆宿衆相與謀謂不伐
石以識無以彰公之勤且懼來者之功不繼而前功
遂隳也先是役民於河凡大興作率有常虞是役將
興時適薦饑公請俾貧窶者得竄其身藉以有養久
未獲命不忍坐視斯民餓且殍遂出公帑人貸錢二
千緡約衆春入役還官無何撫亦至民爭趨令其軫
民瘼如此又初闢月河於河東岸闢地及尺礱礫錮
出錮無所施迨營閘基近西數武黃壤及泉訖無留
礙精誠感格鬼神陰有以相之也公為人明敏果斷

操守絕人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律學醫方靡不精究
始由近侍三轉官受今除是役也董工於其所者令
史李中掾寨官薛源改其工師徒長具列碑陰 二記並
山東全河備考

許有壬轉中書左丞後至正二年囊加慶善八及孛羅
帖木兒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
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
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地勢高下甚有
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 元史許有壬傳

元順帝至正二年正月丙戌開京師金口河深五十尺
廣一百五十尺役夫十萬 元史順帝本紀

伯顔察兒同知東平路事至正二年浚洸河淺澀者五十六里李惟明記云洸河乃汶水之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或因舊而加以新名尤不可知其源則出於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之陽折而之南達於會通漕運南北其利無窮會通之源洸也洸之源汶也時霖雨作泰岱萬壑溝瀆之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湧泥沙涸奔徑入於洸此洸所以淤塡也至元六年監丞宋公浚自閘口至石剌事鐫於珉然洸之源雖通而其流猶梗公謂不疏其流源將安之又恐前功徒費後患復萌使會通之津從而涸也詢及其佐得壕寨岳聚所度自石剌至高吳橋南王家道口淺澀者延

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準中書符下東平濟寧兼贊厥役本監及二路夫以口計者萬有二千浚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於三月十四日以舉武計者二萬三百四十有奇以尺爲工計者四十萬七百數同知東平路事伯顔察兒僉議少監公之功宜勒石以昭悠久乃請文於予義弗獲辭遂援筆而記其歲月 山東全河備考

元順帝至正四年六月河南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數百家 七月灤河水溢出平地丈餘 元史順帝本紀

是年夏五月大雨黃河水溢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堤濱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省臣以聞朝廷患之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 南河全考

元順帝至正九年三月丁酉壩河淺澀以軍士民夫各一萬浚之 五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十年八月庚午命樞密院以軍士五百修築白河隄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一十一年六月發軍一千從直沽至通州疏浚河道 元史順帝本紀 是年崔敬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

河淤數年中書省委敬浚治之給鈔數萬錠募工萬人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 元史崔敬傳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五月己巳命東安州武清大興宛平三縣正官添給河防職名從都水監官巡視渾河隄岸或有損壞即修理之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四月命各衛軍人修白浮甕山等處隄堰 六月河南府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沒民居溺死三百餘人 元史順帝本紀

丁好禮蠡州人除京畿漕運使建議置司於通州專講究漕運利病皆爲成法人皆便之除戶部尚書 元史丁好禮傳

國初都金陵則漕於江其餉遼亦猶漕於海自永樂都燕後歲漕東南四百萬石由江涉高寶諸湖絕淮入河經會通河出衞河白河潞河大通河以達於京師諸洪泉壩閘以次修舉至於今纖悉具備故並載焉

大通河即潞河舊為通惠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滙為七里濼東貫都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餘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為一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永樂以來諸閘猶多存者仍設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德間累命疏之功不果嘉靖六年遣漕運總兵錦衣衞都指揮及御史會濬之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每名工食銀八兩造剝船三百隻每隻費銀三十五兩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米雇役遞相轉輸軍民稱便明會典

[illegible]

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源出胡地經密雲縣合大通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衞河入海源遠流迅河皆淤沙每夏秋暴漲最易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築屢築屢決正統三年命官相視地勢自河西務徑二十里改鑿順下河遂安流每淤淺處設鋪舍置夫甲專管挑浚舟過則招呼使避淺而行自此而南運河淺鋪以次而設明會典[illegible]

[illegible]

衞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為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為運河自臨清至直沽[illegible]七州縣[illegible]百五十七處此河自德州

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於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
治嘉靖十二年議準恩縣東光滄州興濟四處各建減
水閘一座以洩漲溢之水[illegible]

[illegible]

會通河自臨清逕南至濟寧州元初由任城[illegible]開渠至
安民山[illegible]一百五十里復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渠由壽
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
濟直歸漳衛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
曹州鄆城縣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漸淤永樂九
年因海運艱阻遣尚書都督等官疏浚元人故道乃於
東平州戴村汶水入海處築一土壩橫亘五里遏汶水
使西流盡出南旺分流四分往南接濟徐呂六分往北
以達臨清自後添設新閘修築舊岸大為漕運之利自臨

[illegible]明會典

汶河一出新泰縣宮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安州仙
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縣寨子村俱至州之靜封
鎮合流曰大汶河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會焉經寧陽
縣北堽城壩汶上東平東阿又東北流入海元於堽城
之左築壩遏汶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以達於
淮自永樂間築戴村壩汶水盡出南旺於是洸泗自
會濟而汶不復通洸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
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邳州淮河洪河乃汶水之
支流出寧陽縣北三十里堽城西南流又循縣南流三
十里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出天
井閘河明會典
沂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為二一西流至金口
壩上即與泗會一南流會與泗會出洪里河又自出沂
水縣艾山者會蒙陰諸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
州入淮明會典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尼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城
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五里
金口作壩建閘遏泗之南獲國朝因而修築每夏秋水
長則啟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嶧里河出師家莊閘冬
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濟又南流會

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閘（明會典）

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於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障育河（明會典）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明會典）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以濟徐呂二洪每年水勢淺深尺寸管洪官按季奏報前代嘗引沁以通衛正統以前其支流猶自武陟山原村東北由紅荊口經衛輝凡六十里與衛通天順七年河趨陳潁入淮乃開沁以達徐復引河以合泗而故道始湮（明會典）

南陽新河在昭陽湖之東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嘉靖六年以河決命官開濬垂成而止四十四年復決乃因舊跡疏鑿又起留城至境山濬復舊河五十三里凡役夫九萬一千有奇八閱月而成隆慶元年山水衝決復濬新河之三河口（舊河口即明會典故名）乃經理沙薛上流各開支流築黃家口彖裏溝等壩引薛河由呂孟湖出地浜溝築宋家壩引沙河由尹家湖出鮎魚口築黃甫壩引沙河由滿家湖入南陽湖次年工成又爲三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隄三十餘里凡建閘九築壩十三減水閘二十開支河九十六里三年又於昭陽湖以東沙薛二水所從入舊河處開鴻溝廢渠達李家口回河築而東出留城閘計六十餘里積水俱有宣洩隄防利之（明會典）

徐州洪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立凡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成化四年命官鑿石以利行舟又甃石路長一百三十餘丈以便牽挽二十年置石壩長八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嘉靖二十年於洪下置石閘一座（明會典）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要害成化八年命官甃二石隄共長七十餘丈十六年命官築石壩長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隄二十餘丈洪東甃石路四百二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

時修築嘉靖二十年於洪下置石閘一座（明會典）

羊山新河萬曆十一年議準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閘河置閘以避歲漲之溜（明會典）

淮安運道自漢以來即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永樂間通淮河爲運道築隄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建清江等閘遞互啓閉又築土壩以息水勢後閘壩禁弛河渠淤塞嘉靖八年疏浚復舊隆慶中高家堰廢淮水由黃浦口決入漫衍民田萬曆四年開草灣河渠長六十二里分殺黃河以緩清口之衝七

年復築高堰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
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黄河入海而黄淮不復衝決又以
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坍損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
河口斜向西南使黄水不得直射同啓新莊閘又改
福興閘於壽州厰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
議修復五壩惟仁字壩久廢不用禮智二壩加築仍舊
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南工閘相鄰恐有衝決移築天
妃閘內八年用石包砌高堰九年又於府城南運河之
旁自窯灣楊家閘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
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浦之險十一年建清江浦
外河石隄長一里磯觜七座又建西橋石隄長九十八
丈以禦淮黄之衝 明會典

揚州高寶運道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淮管
家白馬二湖隄黄浦八淺及寳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
接西抵泗州盱眙縣界皆運道所經湖東有隄長三十
餘里洪武九年用甎修高家潭等處成化二十一年甃
石隄漸修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隄
運道緣隄往往敗溺弘治三年命官於高郵河隄東開
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中爲圈田南北置閘以時啓
閉西岸傍隄以石嘉靖五年題准於氾光湖東傍舊隄
開新河長三十里並康濟河又自寶應至界首凡有
溝可通注於海者造平水閘十座十年又自寶應湖東
築月隄長二十一里萬曆五年淮水由黄浦口決入石
隄多壞七年命官修築改建減水閘四座加高石閘九
座自是寶應諸湖隄岸相接十二年題准於石隄之東
傍隄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
河 明會典

儀真上下江口及瓜州便河皆由江達淮運道襟喉宋
時儀真嘗建三閘洪武中即其地築爲壩弘治元年始
建東關羅泗二閘十二年復於濱江建攔潮閘嘉靖五
年題準湖長開閘放船潮退盤壩不許候閘久萬曆
四年於朱輝港鑰匙河清江等處各開河以便停泊
瓜洲江口舊建土壩江北糧船空回拔壩以出而江南
重船反令盤壩擬剝艱難風濤守候隆慶六年題準自
時家洲以達花園港開渠六里有奇建瓜洲通江閘二
座自此漕艘始免車盤之苦萬曆四年於瓜洲開港塢
以泊運船 明會典

卷第一百四

運河水

元時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抵淮安路鹽城縣歷海寧府東海縣又經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行路多淺少旬月始抵成山計自上海至直沽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其後再變自劉家港出揚子江開洋落漷東北行離萬里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入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至直沽其道差直三變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入沙門

放萊州大洋至直沽如遇風順由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月而已其道徑便國初海運猶仍元舊自會通河成報罷嘉靖中尋膠萊故道挑鑿馬家壕十五里訖於麻灣隆慶五年議因其故開新河令江南之糧由淮安至江浦口歷新壩口馬家壕麻灣口海倉口行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其海行者止由海套不泛海洋但馬家壕分水嶺二處開鑿為難遂升官坊報竟以無源水多沙積乃止以下皆見會典

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為運道所關徐沛山東諸湖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揚諸湖即為運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為五入汶者為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閘漕河者為天井派入白馬河及南陽棗林魯橋留河者為魯橋派入南陽新河者為新河派即沙河派入邳州河者為邳州派今備載焉

安山湖在東平州週圍八十三里零一百二十二步舊有二閘底高於河水不能入湖之下口雖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止於湖中築堤十餘里而湖益狹後乃漸復焉

南旺湖在濟寧州周圍一百五十餘里漕渠貫其中西岸為南旺西湖東岸為南旺東湖汶水自東北來界分

東湖為二二湖之下北為馬踏湖又北為伍莊湖南為蜀山湖又南為馬場湖各湖通連無間凡與西湖盡處相對者即為東湖東西湖中為長堤二西堤設斗門為減水閘十有八隨時啓閉以濟運河漕有淤淺隨時挑濬每二年一大挑隆慶中開南旺月河二十里有奇以便大挑北至王家窪南出尹家窪稍北里餘各建通河大閘一座

馬場湖週圍四十里舊有堤壞與運河相通河水稍盈即洩入湖每致淺澀嘉靖十四年築堤長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更置減水閘五座運河易盈湖水亦有蓄洩

蒲灣泊武家湖在汶上縣

南陽湖在魚臺即獨山坡匯為湖週圍七十六里引沙河經其中入新河

昭陽大湖長十八里小湖長十三里二湖相連北屬滕南屬沛週圍八十餘里納諸縣之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舊運河後以河決黃沽頭於湖東開新河則南陽在東昭陽在西去黃水益遠運河乃安

赤山湖微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四湖相連長八十里在徐州引薛河出地浜溝入新河

蛤蟃湖長二十里連汪湖長一十五里周湖長二十里柳湖長一十五里在邳州

落馬湖長六十里茅茨湖長六十里黃墩湖長二十里侍丘湖長三十里倉基湖長三十里埠子湖長八十里在宿遷縣

大莊湖長十里崔鎮湖長三十里在桃源縣

朱村湖長十里萬家湖長十里在清河縣

管家湖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堤永樂十四年命官於湖中築長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白馬湖長三里氾光湖即寶應湖長三十里界首湖即津湖長三里在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在高郵州

邵伯湖長十八里在江都縣諸湖延袤高寶以抵揚州上下相接 以上諸湖

東平州泉十四 舊九新五 汶上縣泉三 舊二新一 平陰縣泉一 舊

滋陽縣泉八 舊四新四 鄒縣泉十二 [illegible] 曲阜縣泉二十 舊十九新一 泗水縣泉五十二 [illegible] 滕縣泉十八 舊十六新二

嶧縣泉五 舊四新一 寧陽縣泉十二 [illegible] 魚臺縣泉十四 舊五新九

濟寧州泉三 舊 泰安州泉三十八 [illegible] 新泰縣泉十四 舊十二新二 肥城縣泉九 舊五新四 萊蕪縣泉十六 舊十一新五

蒙陰縣五 舊泉 沂水縣 [illegible] 不復載

寧平縣閘五 青龍閘 白石閘 廣源閘 高梁閘 澄清閘

大興縣閘三 慶豐閘 平津上下二閘

通州閘五 普濟閘 南普閘 土橋閘 廣利閘 通流閘 [illegible] 石壩一

臨清州閘五 南板閘 新閘上閘 沙灣減水閘 潘官屯減水閘 觀音嘴減水小閘 [illegible]

清平縣閘三 戴家灣閘 李家口減水閘 魏家灣減水閘

堂邑縣閘四 梁家鄉閘 土橋閘 土橋進水閘 新開口進水閘 [illegible]

博平縣閘五 第一至第五五減水閘 [illegible]

聊城縣閘十 通濟橋閘 李海務閘 周家店閘 龍灣西柳行二進水閘官窰口裴家口方家口李家口耿家

口五減水閘

暘穀縣（閘六）七級上下二閘　阿城上下二閘　荊門上下二閘

寧陽縣（閘二）洸河東西二閘（嘉靖六年建[illegible]）　[illegible]

滋陽縣（閘一壩一）金口閘　金口石壩（成化八年[illegible]今廢）

邪縣（[illegible]）

東阿縣（閘一）通源閘

壽張縣（閘一壩一）沙灣積水閘　師家壩　野豬腦堰

東平州（閘七壩一）戴村閘（舊）　戴家廟閘（嘉靖九年建）　安山閘（成化十二年建）　新家口閘（嘉靖四年建）　袁家口閘　安山湖東西二小閘　戴村壩

坎河口堤壩（舊有西營減水閘今廢）

汶上縣（閘十六）開河閘　南旺上下二閘　寺前鋪閘　界首石口二積水閘（舊）　焦欒張全劉元彭秀孔宗邢家常家閘冢李泰田家口十減水閘

鉅野縣（閘一壩一）長溝減水閘（嘉靖十九年建）　蓮子山壩

濟寧州（閘十四）天井閘　在城閘　趙村閘　石佛閘　新店閘　新閘（[illegible]）　仲家淺閘（[illegible]年建）　師家莊閘　魯橋閘（[illegible]）　上新閘　中新閘　下新閘（[illegible]年建）　棗林閘（[illegible]）　四里灣減水閘（舊有分水閘[illegible]）

濟寧衛（閘四）永通減水閘　五里營平水閘　十里鋪平水閘　安居平水閘

魚臺縣（閘十六壩一）南陽閘（宣德[illegible]年建）　利建閘（[illegible]）　新河十四減水閘（[illegible]）　蘇家壩（[illegible]）

滕縣（閘一壩八）佃戶屯減水閘　東邵壩　王家口壩　豸裡壩　宋家壩　黃甫壩（以上閘壩俱[illegible]）

沛縣（閘十壩一）珠梅閘　楊莊閘　夏鎮閘　滿家閘　西柳莊閘　馬家橋閘　留城閘（[illegible]）

沙河口壩（隆慶元年築）　薛河口石壩（[illegible]）　羅家城壩（[illegible]）

徐州（閘四壩[illegible]）黃家閘（天啓三年建）　梁境閘（[illegible]）　內華閘　古洪閘（[illegible]）　徐州洪石壩　呂梁洪石壩（[illegible]今廢）

邳州（閘一）匙頭灣減水閘（萬曆八年建）

桃源縣（閘一壩四）馬廠坡減水閘（萬曆八年建）　崔鎮徐昇季太三義四減水石壩（萬曆十年建）

清河縣（[illegible]）通濟閘（[illegible]）　天妃壩（[illegible]）

山陽縣（[illegible]）福興閘（[illegible]）　清江閘　板閘　龍江閘　永清閘　窯灣閘（[illegible]）　黃浦減水閘（[illegible]）　方家壩　新建壩　仁義禮智四字壩　高家堰石堤（萬曆[illegible]年建）

寶應縣（[illegible]）弘濟河南北二閘　長沙溝減水閘　朱馬灣減水閘　劉家堡減水閘（[illegible]十二年建）　江橋北等八減水閘（[illegible]）

高郵州（[illegible]）康濟河南北二閘（萬曆四年建）　城南河堤三減水閘

嘉靖中建新中堤四減水閘萬曆元年建蛤蜊壩

江都縣廣惠閘 通惠閘 部伯九減水閘

芒稻河減水閘萬曆十一年建沙壩將家馬家渡南潭四平水

閘萬曆元年建瓜洲十壩灣頭滾水壩

儀真縣響水閘 通濟閘 羅泗閘 臨閘 攔潮閘

一壩至五壩 新壩

丹徒縣大積山閘萬曆十一年建

丹陽縣黃泥壩閘

會通河之源以南為逆以北為順南接豊沛北迄天津凡一千五百餘里而推輓之勞不事焉然河之源其最微者莫若會通黃水衝之則隨而他奔而漕不行故壩以障其入源微而支分則其流益少而漕亦不行故墻以障其出洩駛而不積則泐故閘閘以須其盈盈而啓之以次而進漕乃可通潦溢而不洩必潰於是有減水閘溢而減河以入湖涸而放湖以入河於是有水櫃櫃者蓄也湖之別名也而與水為埭謂之堰沙淤之處謂之淺淺有鋪鋪有夫以時挑濬

由沛縣北九十里入魚臺境為閘者二曰利建即宋家口明嘉靖四十五年建月河長七十五丈迤北十八里口南陽元至順二年建月河長三十五丈明宣德七年重修減水閘十四俱明隆慶二年建以洩新河水入南陽湖者也壩一曰南陽明隆慶元年建淺鋪二十一湖一曰獨山即南陽湖明隆慶元年北岸築石堤三十餘里

舊運河在路陽湖西為閘者三曰孟陽泊在縣治東元大德八年建月河長十二丈迤北八里曰八里灣明宣德八年建月河長二十七丈又北八里曰穀亭元至順二年建月河長五十八丈積水閘二壩一今皆廢淺二十一

由魚臺而北九十里達於濟寧其東岸鄒縣境也為小閘一明成化十年建淺一曰棲里

由鄒縣而北入濟寧境自州以西則濟寧衛分地也為閘十四曰棗林距南陽十二里元延祐五年建月河長八十丈明正德二年重修迤北六里曰魯橋明永樂十三年建正德二年重修月河長一千一百六十五丈在河西岸明隆慶四年改為正河又北五里曰師家莊元大德二年建月河長四十丈又北十五里曰仲家淺明宣德五年建月河長五十一丈明萬曆十二年重修又北五里曰新閘元至正元年建月河長五十一丈又北八里曰新店元大德元年建月河長五十一丈明嘉靖十四年重修又北十八里曰

石佛元延祐六年建掘土中得石佛像十二故名月河長七十九丈明弘治六年重修又北八里曰趙村元至正七年建月河長九十八丈明弘治十二年重修又西北三里曰在城元大德七年建明弘治十二年重修又西北一里曰天井元至治元年建一云唐尉遲敬德所剏也其西南曰分水元大德五年建月河閘三上下二閘俱明天順三年改建曰下新即在城月河曰中新至上新一里明成化十一年建曰上新即天井月河減水閘六新店新閘仲家淺各一屬州五里營十里鋪安居鎮各一屬衛明萬曆十七年建壩一曰趙村月河石壩明弘治初建淺十七曰硯瓦溝曰棗林曰魯橋[illegible]曰仲家淺曰新閘曰新店曰花家曰石佛曰楊溝曰趙村曰五里曰十里曰安居曰永通曰曹井橋湖一曰馬場一名任湖在五里東周圍四十里上受獨山湖之水

起魚臺至濟寧有舊運道焉有閘四曰廣運上明弘治四年建曰廣運曰永通下明成化十一年建曰永通明洪武四年建今俱廢淺二十

由濟寧而北一百里至汶上縣之開河驛其左為鉅野有閘一曰通濟距天井三十五里明萬曆十六年建月河長七十二丈壩一曰蓮子山一名彭祖上壩明成化四年築淺五曰大頭灣曰梁家口曰白嘴兒曰小長溝曰黃沙

由鉅野而北其莊為嘉祥有減水閘六壩一淺四壩大長溝曰十字河曰寺前曰孫村

由嘉祥而北為汶上境有閘五曰寺前距通濟三十五里明正德元年建遞北十五里曰南旺上一名柳林閘又北九里曰南旺下俱明成化六年建又北十五里曰開河元至正間建明永樂九年重修月河長一百二十六丈又北十二里曰袁家口明正德元年建月河長九十九丈月河閘二在南旺上下明成化間建減水閘九曰焦欒曰盛進曰張全曰劉元曰孫強曰彭室曰常家曰開家大曰兼濟壩一曰五里鋪滾水石壩在河西岸明萬曆十七年建淺十四曰南界首曰石口曰柳堤曰南旺曰鵝河口曰田家口曰關城曰開河口曰劉家口曰袁家口曰開家口曰張八老口曰步家口曰北界首湖一曰南旺在漕河兩涯周圍一百八十里中為二長堤漕渠貫其中明嘉靖二十二年重修其中畫為三在漕渠之西者曰西湖縈迴九十三里明成化四年始砌石隄嘉靖二十二年重修萬曆十七年加築舊隄一萬二千餘丈添築東面子隄一千二百餘丈其東曰蜀山湖周圍六十五里明嘉靖二十年創築東隄萬曆二十五年重修曰馬踏湖周迴三十四里明萬曆十七年築堤二千

二百丈

由汶上而北至東平七十里有閘二曰靳家口距袁家口十八里明正德十二年建月河長一百八十四丈迤北三十里曰安山明成化十八年建又北三十里曰戴家廟明嘉靖十六年建洩水閘一曰金線在戴家廟北明景泰五年建湖口閘二北曰似蛇溝南曰八里灣明萬曆二十二年建壩二曰戴家壩至州六十里明永樂九年建曰坎河口石壩明萬曆十七年建淺十七曰沙堆口曰邢家莊曰蘇家莊曰譚家莊口曰安山上曰安山下曰積水湖曰馮家莊曰劉家莊曰李家莊曰王仲口曰果家莊曰靳家口曰戴家廟曰韓家口曰張家口曰劉家口

由東平七十里至陽穀縣之荊門驛其閘有入壽張縣境有積水閘一曰沙灣明成化七年建壩一曰師家過黃河水使入通源閘以分沙灣之勢堰一曰野豬腦縈迴三十餘里用以潴水使不衝決漕河

由壽張而北入東阿縣境有閘一曰通源在張秋城南運河西岸即廣濟渠也明景泰四年徐有貞治沙灣決河先為疏水之渠起張秋金隄通壽張之沙河西南至於竹口又西南至大瀦潭乃踰范暨濮而上又西北接河沁之水命曰廣濟渠渠口為通源閘有石隄二道自大感應廟起至沙灣長一百六十丈明

天順八年修創自沙灣起至荊門驛長一千九百三丈有五空橋在張秋城南與沙灣相對以減水石壩廣袤各十五丈又於上覆石為五竇以漕渠餘水入之下鹽河明弘治四年建淺八曰搭鍋曰新添曰沙灣曰北灣口曰安家口曰仲渡口曰南浮橋曰北浮橋

由東阿而北入陽穀境有閘六在張秋北十里曰荊門上又北二里曰荊門下又北十里曰阿城上又北二里曰阿城下又北十二里曰七級上又北三里曰七級下皆元時建明永樂間修淺十曰何家口東岸曰何家口西岸曰館驛灣東岸曰館驛灣西岸曰張家口曰秦家口曰劉家口曰義河口曰官窑口曰渡口

由陽穀九十里至東昌府聊城縣之崇武驛其聊城縣東岸北至博平縣境西岸北至堂邑縣境有閘四曰周家店距七級十二里元大德四年建迤北十二里曰李海務元元貞二年建又北二十里曰通濟橋又北二十五里曰永通俱明永樂十六年建減水閘四淺鋪二十三曰北壩口曰徐家口曰柳行口曰房家口曰呂家灣口曰龍灣曰宋家口曰破閘口曰林家口曰于家口曰周家店曰北壩口曰稍長閘曰柳行口曰白廟口曰雙隄口曰裴家口曰方家口曰李家口曰米家口曰耿家口曰蔡家口曰官窑口

聊城西岸南自龍灣鋪北至西北壩鋪平山東昌二衛分地也有淺二口中淺曰小淺以上古十六衛分地今則官[illegible]俱屬之以衛而東昌衛汶與河近之處矣

由聊城七十里至清平之清陽驛由清平縣北至清平縣境有減水閘一淺鋪六曰朱家灣曰老隄頭曰南減水閘曰袁家灣曰朱家屯曰梭隄

由堂邑縣北至清平縣境有閘二曰梁家鄉距通濟三十里明宣德四年建迤北十五里曰土橋明成化七年建減水閘三曰函谷洞曰上橋曰梁家鄉淺七曰函谷洞曰土橋口中閘口曰馬家灣曰北梁家鄉曰新閘口曰南梁家鄉

由清平縣北至臨清州六十里有閘一曰戴家灣距土橋四十八里明成化元年建減水閘二曰魏家灣曰李家口東岸淺鋪八曰朱家曰張家口十里井曰趙官屯曰戴家曰陳官屯曰趙家口潘家橋西岸淺鋪六曰張家曰李家曰李官屯曰王官屯曰丁家曰魏家灣

河自衛輝來背歷館陶縣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而北其淺鋪十二曰灘尚口窩兒頭曰還隄曰秤勾灣曰小馬頭曰南館陶曰安精曰黃花臺曰李家曰馬頭曰馬欄廠曰尖冢

由臨清州東岸北至夏津縣境有閘二曰新閘上距戴家灣三十里迤北五里曰南板俱明永樂十五年建淺鋪五曰弔馬橋曰房村廠曰上口曰丁家馬頭曰下杖柳西岸北至清河縣境有淺鋪八曰尖家曰白廟曰羅家曰孟家口趙家曰郭家曰陳家曰王家南岸西至板閘口有淺鋪六曰潘家屯曰七里墩曰潘家橋曰新莊曰沙灣曰閘口

由清河縣西岸北至夏津縣境有淺鋪八曰二哥營曰嚴家口吳家曰孫家曰蒲萄曰草廟曰黃家曰賈家

由夏津縣北至武城縣境有淺鋪六曰新開口曰草廟曰郝家曰小口子曰大口子曰橫河

由臨清至武城縣之甲馬營驛為一百四十里其間仍有一渡口驛亦州境也而武城縣東岸北至恩縣境有淺鋪十三曰尚家口白龍口白家曰大龍曰灣頭曰柳林曰大還口高家曰陳家曰何家曰半邊店曰陳家曰方遷西岸北至故城縣境有淺鋪十二曰劉家曰侯家曰周家曰南誠舖曰北調舖曰西關曰小流口孟家曰王家曰張家曰果子曰絕河

由恩縣東岸北至德州境有淺鋪七曰白馬廟曰高師姑曰滕家口曰回龍廟曰八里堂曰新開口曰曹家口而回龍廟之北有丁官屯一鋪德州衛地也有減水閘一在四女樹

史248-402

由故城縣西岸北至德州衛境有淺鋪四曰鄭家口曰范家圈曰焦姑寺口孟家灣

由甲馬營驛一百一十五里北至德州之梁家莊驛而德州東岸北至德州左衛境有淺鋪三曰新窰口曰飲牛口曰耿家灣

由德州衛西岸北至德州境有淺鋪一曰南場務

由德州西岸北至德州左衛境有淺鋪三曰上八里曰蔡張成曰劉皮口

由德州左衛東西岸俱北至德州衛境有淺鋪四曰小西門曰鄭家口曰四里屯曰下八里屯

由德州之梁家莊驛歷七十里為安德驛再七十里

為良店驛再七十里為吳橋之連窩驛也而德州衛東岸北至吳橋縣境西岸北至景州境有淺鋪九曰張家灣口圈窩口曰五里莊口降民口曰丁官屯曰劉官屯曰四里屯曰八里屯曰高官厰

由景州西岸北至吳橋縣境有淺鋪四曰羅家口曰薄皮口曰坡唐口曰狼家口

由吳橋縣東西岸俱北至東光縣境有淺鋪七曰降民屯曰鐵河圈曰朱官屯曰小馬營口郭家圈曰二里曰王家

由連窩驛而北七十里至交河之新橋驛即今泊頭鎮然東光縣東岸北至南皮縣境有淺鋪四曰下口曰李家曰任家曰狄拾西岸北至交河縣境有淺鋪五曰古埕曰大龍曰桑園曰油房曰白家而二縣之界有滄陽衛地焉[illegible]

由南皮縣東岸北至天津右衛境有淺鋪五曰北下口曰白家壞曰雙堂曰三角隄曰馮家口

由泊頭而北走七十里至滄州之甎河驛然其間交河縣西岸北至青縣境有淺鋪五曰李道灣曰丁家口曰大流口曰菱角窩曰白洋橋而其中三十八里屬河間衛

由天津右衛東岸北至滄州境有淺鋪四曰小白洋橋曰大白洋橋曰南楊家口曰北楊家口

由甎河驛七十里至興濟縣之乾寧驛而滄州東岸北至天津左衛境有淺鋪七曰甎河南口曰王家圈曰寇家圈曰回回灣曰紅孩兒口曰華嚴口曰朱家墳口

由天津左衛東岸北至興濟縣境有淺鋪九曰孫家口曰大掃灣曰高家馬頭口曰安都寨曰宗家馬頭曰北橫隄曰南橫隄曰許家淺曰南絶隄

由興濟縣東岸北至天津衛境有淺鋪七曰安都寨口曰王家曰流洪口曰安家口曰柳巷口曰李家曰八里堂

由乾寧驛七十里至青縣之流河驛而青縣西岸北

至靜海縣境有淺鋪六曰䨔河口曰運坊曰李家口曰留小口曰流河曰新莊口而䨔河之北運坊之南天津左衛境也有淺鋪五曰流佛寺曰北絶隄曰管莊口曰蓮花口曰石堂

由天津衛東岸北至靜海縣有淺鋪九曰沟張口新莊曰寨里曰東漫撒曰馬濟曰王家曰李家曰呂家曰蔡家而新莊之北三里霸州分地也有淺口家新

由靜海縣東岸北至天津右衛境西岸北至武清縣境有淺鋪八曰釣臺曰雙堂曰在城口獨流曰沙窩至靜海之奉新驛又一百里至武清縣之陽青驛是為天津入於海自此而北復為運河矣河程記 北河續紀 不知何人作

卷第一百五

行水金鑑 卷第百六

[illegible]

運河水

元至正二十五年十月乙巳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舟師明太祖實錄

明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illegible]

時薛祥為京畿都漕運使管長淮大河等衛官軍分司淮安自揚至蔡達濟壩堰皆沙塞崩塌疏通修築晝夜無息役使均平衆皆悅從[illegible]

明太祖洪武四年二月辛未上謂中書省臣曰臨濠為朕興王之地今置中都宜以傍近州縣通水路漕運者隸之於是省臣議以壽邳徐宿潁息光六安信陽九州五河懷遠定遠中立蒙城霍丘英山宿遷睢寧碭山靈璧潁上泰和固始光山豐沛蕭一十八縣悉隸中都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五年二月辛巳命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移通泰等州批驗所于儀真縣仍疏浚運河以便商旅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六年傅友德奏北平歲旱疏陳五事一永平府民挽運軍儲由雅洪橋至北平道里頗遠宜通清

河湫水故道漕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十二月庚申工部奏河南開封府自小木至陳州沙河口十八閘淤塞六十三處宜疏濬以通漕運從之（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致仕兵部尚書單安仁言由大江入黃泥灘口過儀真縣南壩入轉運河自南壩至朴樹灣約三十里宜濬以通往來舟楫其湖廣江西等處運糧船可由大江黃泥灘口入轉運河過淮安壩以達鳳陽及迤北郡縣其兩淮鹽運船可由揚子橋過縣南灘入黃泥灘出江以達京師其浙江等處運糧船可從下江入深港過揚子橋至轉運河過淮安壩以達鳳陽凡運磚木之船皆自瓜州過壩不相混雜如

是則官船無風水之虞民船無停滯之患其轉運河及江都縣深港亦宜考其故道而疏濬之上曰所言雖善然恐此役一興未免重勞民力姑緩之（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浚揚州府官河自揚子橋至黃泥灘凡九千四百三十六丈（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十二月癸未浚揚州儀征湖九千一百廿丈置閘壩十三處（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閏十月壬寅修築江都縣深港壩浚河道五百六十七丈（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癸酉命工部主事楊德禮往高郵督有司修築並湖隄岸因揚州府同知任祥之

言堤岸圮壞故有是命（明太祖實錄）

王晏洪武二十年歷山東右參政督理運河濱岸有梁山泊者在勝國時壁垣皆甃以巨石公悉取造梁莊諸閘共事者初有難色公曰此非名賢其事不經無裨風教今先務爲急吾但知紓民力耳遑問其他其謀事向方而敢於爲義類此（陵縣志王公傳　晏字士亨明仁人以舉人任[illegible]）

（如廟號稱祖行事及特旨者應不知是）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辛亥北平布政使司左參議周倬言通州白河北接太山諸河水道東南至直沽海口每霖雨時降水勢泛漲橋梁頹圮修築勞民其通州舊有糧船六十餘艘罷運已久宜改爲浮梁於白

河之上以便經行　十一月己未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枝河通永寧界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架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中壩）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者便之（明太祖實錄）

是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縣鄆城兩河口漫過安山而會通河淤乃自濟寧以北陸運至德州入河（北河續紀）

按此河決而未治也故次年命舳艫侯朱壽率舟師海運（河志）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八月丙戌命崇山侯李新往溧

水縣暫覡有司開臙脂河上面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
京師歲實繁浩一自浙河至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
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
欲自畿甸疏鑿河流以通於浙俾運輸者不勞商旅獲
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事惟勤役民勿暴祈頓
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明太祖實錄）
崇山侯李新督有司開臙脂河於溧水西達大江東
通兩浙以濟漕運河成民甚便之（明史稿）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二月丙午常州府武進縣言本
縣犇牛呂城二壩河道淺澀請浚深以便漕運從之（明太祖實錄）

劉辰金華人建文中知鎮江府瀕江田八十餘頃久
淪於水賦如故辰請除之京口閘廢轉漕者道新河
出江舟數敗辰修故閘公私便之漕河易涸仰練河
益水三十門久廢辰修築之運舟既通河下田益稔
（明史稿）
辰知鎮江府京口閘廢東南漕運轉新河江陰二港
以出江多爲風濤阻溺公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
里去淤塞甃石作壩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
私便之然漕河源淺易涸每仰練河以益水湖有三
十門亦廢公又修築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既通湖
下之田益稔時浙湖轉輸之民道其境上死者爲收

瘞疾者給米命以小舟送出境載以活者數百人永
樂元年以領修郡史知故實賜白金文綺龍衣丹江
西左參政（[illegible]行狀）
明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十一月癸未（太宗已即位）修常州府武
進縣剝鍜河閘（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元年三月戊戌濬陽屯衛軍士唐順言
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山下其流自
縣治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纔五十
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厫受南方所運糧餉
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更詳
議如議可行亦俟民力少甦行之　四月戊午浚松江
華亭上海運鹽河金山衛閘港曹溪分水港等處　七
月丙申戶部尚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
饋運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
河沙河至陳州潁歧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
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
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　九月戊子
修兗州府郯城縣沭沂二河決口　十月壬戌以河道
淤塞革濟寧州之耐牢坡聊城縣之周家店李海務臨
清縣之臨清閘會通閘五壩官　甲戌修山東膠州水
決堤岸　十一月丙子修山東濰縣白浪等河決岸
丙申浚鎮江府丹徒縣甘露港等處河渠　閏十一月

庚午浚揚州府江都縣瓜洲壩河道　十二月己卯修
揚州府江都縣永貞沙邊江圩岸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年正月戊申揚州府高郵州耆民言自
州北門至張家溝湖岸兩京之要路民田之巨防胡納
天長盱眙諸水雨潦漲溢風波衝決隄岸每歲修築旋
復傾圮阻絕驛路傷損民田乞遣人相度重爲修理從
之　五月癸丑修山東鄒平縣小清河隄岸三百八十
四丈　九月己卯修順天府固安縣渾河決岸　十一
月癸卯鎮守淮安都指揮施文言淮安諸壩舟航往來
每遇天旱壩下淤淺重勞人力近城舊有清江浦二閘
比年坍壞乞命有司修砌以便往來從之　浚儀真清

江壩下水港　丙辰工部侍郎趙毅等奏鎮江府民言
乞於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月
可成請遣官驗視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制其事而
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困爲甚非有大不得已
之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即役用如許人供給
之騷動數十州縣爲百姓植禍矣豈不殆哉毅等惶恐
頓首謝遂寢不行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三年三月壬申修山東歷城縣小清河等
處水決堤岸　五月癸亥淮安府海州言臨洪場民歲
於莞瀆場界耕種輸作陸運艱難州北舊有河上通高
橋下接臨洪近年淤塞乞疏濬以便舟楫從之　七月

己亥浚淮安府山陽縣運鹽河計一十八里　十一月
乙丑浚淮安府支家河長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丈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四年八月壬辰工部言高郵洪霖雨水決
近河路并圍溝橋一十九丈六尺宜發民修理從之
九月癸亥揚州府泰州判官黃通理言州境舊有運鹽
官河每遇霖雨輒泛溢傷民田宅乞於舊定泰潼河及
西溪南儀阡三處各置水口使下流經興化鹽城界入
海仍各置閘以時啓閉永爲民利從之　十月己亥浚
蘇州府常熟縣福山塘計三十六里　十一月癸亥戶
部言高郵州東河等處塘岸頹圮江都縣劉家圩港淤

塞命有司發民修浚　十二月丁亥常州府孟瀆河閘
官裴讓言河自蘭陵溝北至閘六千三百三十丈南至
奔牛鎮一千二百二十丈年久湮塞艱於漕運乞發民
疏治命右通政張璉發蘇松鎮江常州民丁十萬浚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五年二月辛亥修淮安隄　庚午東昌府
言衛河隄岸自臨清至渡口驛潰決凡七處命工部遣
官修築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六月癸卯順天府固安縣言渾河決
賀家口傷禾稼命工部亟遣官修築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八年三月己卯修鎮江府丹陽縣練河塘

十二月癸卯蘇州府吳江縣言石塘官路右臨太湖
左邊松江南至平望嘉興連年土石崩塌橋梁斷壞請
及時修理計用三萬七千四百餘人五月可完從之敕
通政趙君任督之務令堅固毋虛勞民力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九年正月丙戌揚州府高郵州言城北張
家溝塘岸三十里舊用磚石包砌防遏甓社等九湖及
天長諸水近因夏雨浸浮各水暴漲衝決塘岸九百八
十丈又自張家溝北至寶應縣兩并江都縣東至興化
縣界塘岸百餘里間有坍塌乞發丁夫如舊修治皇太
子令工部覈實修築 二月己亥山東沂州言沭河口
水衝決五百二十餘丈請發民修築從之 庚戌山東
齊東縣知縣張昇言境內小清河納湖灘諸山谿澗之
水去歲洪水橫泛陂堰衝決淹沒下固隄官臺等處鹽
場及青州郡縣民田請浚上流修隄防使水由故道皇
太子令工部速遣官相度修浚 己未開會通河河自
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沙岸衝決河道淤塞故
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餘輛歲
久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
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
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唯山東之民免轉輸之
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往
視禮等還極陳疏浚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

於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及直隸徐州民丁繼發應天
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賞而蠲其他役
及今年田租命尚書宋禮總督之遣吏部侍郎師逵以
太牢祭山川城隍之神仍命御史二員監督 二月壬
申浚揚州府瓜洲壩河道及修通江港水二閘 庚辰
修蘇州至嘉興石土塘橋路七十餘里泄水洞百三十
一處 六月辛丑淮安府沭陽縣知縣王泰言縣南沭
河北連山東南通淮安洪武間嘗疏浚以便轉運今壅
塞四十餘里轉輸艱難水復為患乞於農隙浚治從之
乙卯會通河成河以汶泗為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
出兗州府至濟寧州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
於淮而河則其西北流也由開河過東昌府入臨清縣
計三百八十五里深一丈二尺廣三丈二尺役軍夫三
十萬用工十旬蠲租稅百一十萬二千五百有奇自濟
寧至臨清置閘十五閘置官立水則以時啓閉舟行便
之 八月甲午浚常州府江陰縣青暘等處河道 壬
寅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及耆民百三十七人以會通河
成詣闕謝恩上以開河之議肇自叔正賜紗衣一襲鈔
一錠耆民人五錠 庚戌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開
會通河畢還京師命禮部定賞格禮部言都督周長循
私廢公虐害軍夫不當給賞其餘宜分四等總督官尚
書宋禮等三員人賞鈔二百錠綵幣二表裏續差管事

興安伯徐亨等七員人賞鈔百錠綵幣一表裏分遣管
工戶部郎中賓奇等五十四員人賞鈔四十錠工部辦
事官蘭芳等三十五員人賞鈔十錠命如所定給之
甲寅巡按北京監察御史朱敏言大名等府漳衛二水
決隄岸淹田禾請發民修築從之　戊午工部尚書宋
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
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河一入徐州一入
臨清河流淺深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然泊水夏
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
淺澀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堽城閘已築壩堰使
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

流至十路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
浚況沙河至十路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浚者
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一月丁丑
修浙江仁和海寧海鹽三縣土石塘岸萬一千一百八
十五丈閏十二月己卯革常州府武進縣之剩銀河閘
時河淤塞已別開孟瀆河故革之（明太宗實錄）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為山西按察
司僉事永樂二年拜工部尚書七年丁母憂詔留視
事九年命開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至元中以壽張尹
韓仲暉言自東平安民山鑿河至臨清引汶絕濟屬
之衛河為轉漕道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故終元世

海運為多明初輸餉遼東北平專用海道洪武二十
四年河決原武絕安山湖會通遂淤成祖初建北京
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
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輓至衛輝入河歷八遞運所
民苦其勞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會通河
四百五十餘里淤者乃三之一濬之便於是命禮及
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往治之至則發山東及徐
州應天鎮江民三十萬蠲租一百十萬二千石有奇
二十旬而河成初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
上老人白英策築堽城及戴村壩橫亘五里遏汶流
使無南入洸而北歸海匯諸泉之水盡出汶上至南

旺中分之為二道南流接徐沛十之四北流達臨清
十之六南旺者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
也又相地置閘以時蓄洩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九
十尺置閘十有七而達於衛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
六尺置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禮又奏濬沙河入馬常
泊以益汶是年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濬
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復舊黃河道命禮兼董之明
年命相度衛河水患奏請自魏家灣開支河二泄水
入土河復自德州西北開支河一泄水入舊黃河使
至海豐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後成之禮等還京論
漕渠功禮第一賜寶鏹文綺以潘叔正首建河議賜

衣及鈔旌其功　金純字德修泗州人國子監生歷
刑部左侍郎永樂九年命與宋禮同治會通河又同
徐亨蔣廷瓚濬魚王口黃河故道初太祖用兵梁晉
間使大將軍達開塌場口通河於泗又開濟寧西耐
牢坡引曹鄆河水以通中原之運其後故道寖塞至
是純疏治之自開封北引水達鄆城入塌場出穀亭
北十里爲永通廣運二閘還改禮部左侍郎進禮部
尚書　明史稿

周長天長人從靖難歷官督府永樂九年奉命同宋
禮治漕駐濟寧修浚會通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

潘叔正仙居人永樂九年由太學生任濟寧州同知
奏請開漕渠自濟寧抵臨清以通東南漕輓朝廷嘉
之賜寶鏹錦幣　山東全河備考

是年夏五月甲申罷築漳河隄防先因臨漳主簿趙
永中言去年漳河泛溢決張固村河口與釜陽河合
流低下田土悉爲汪浸今若復修隄防或終決潰是
虛負民力也乞令沮洳之民別於漳河之旁近擇高
阜荒地開種從之　河南通志

明太宗永樂十年正月己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許堪
言去秋衛河水溢河岸低窪之處四散漫衍其時雖累
修理今已復有倒塌者自臨清至直沽大率皆然乞勅
有司預期修理上命工部移文尚書宋禮相度措置

四月庚申浚北京通流等四閘河道共一萬七百三十
七丈　壬戌尚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
命臣相度措置臣嘗因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
一處竊謂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隄岸恐水復
衝坍不免連年動勞民力今欲除患須定長久之計臣
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
以泄於土河則雖遇水漲下流衛河自然無漫衍之患
見已分撥軍夫用工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泄水
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內五
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
入舊黃河則至海豐縣大沽河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
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上諭工部臣曰禮所言
誠當但今農務方興可令俟秋成後爲之　十月甲寅
修山東安丘縣紅河等處水決隄岸　戊午修揚州府
海門縣捍潮隄岸縣故有隄東瀕海南並江延袤百三
十餘里年久決隤有司奏請修築上命平江伯陳瑄督
丁夫四十萬築之計萬八千餘丈　壬申浚山東平度
州濰縣白浪河　十一月丙戌修揚州府儀眞縣緑江
隄岸及浚夾港等處河道　戊戌北京行太僕寺卿楊
砥言吳橋東光興濟交河諸縣及天津等衛屯田雨水
決隄傷稼切見德州良店驛東南二十五里有黃河故
道州南有土河與舊河通若於二處開河置閘則水勢

分可以便民時土河已命置閘上命工部侍郎藺芳往
經理之德州東有古黃河亦有南津枯河即枯河也 河間府獻縣言夏雨霖淫西山
暴水衝決真定之饒陽武強恭儉等處堤岸淹沒田廬
乞集夫修築從之 丙午浚鎮江府京口新港甘露三
港達於江 十二月甲寅修靜海縣至青縣河隄 癸
亥保定府安州奏天雨決直亭等河口八十九處計用
六千三百人修築一月可完上以天氣寒沍命俟春煖
築之 辛未湖廣華容縣言縣安津等四十六處水決
隄防傷民禾稼方今農隙可以修築然本縣民少未易
成功上曰東作在邇亟興旁縣民丁併力修之明太宗實錄
藺芳夏縣人從宋禮治會通河復爲工部主事以禮
薦遷右侍郎乞何行太僕卿楊砥言吳橋東光興濟
交河及天津屯田雨水決隄傷稼乞開德州良店東
南黃河故道以分水勢復命芳往治之所經郡邑有
不便民者輒疏以聞 楊砥禮部左侍郎坐巡視河
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歷太僕寺卿吳橋至天津等衞
大水決堤傷稼砥請開德州東南黃河故道及土河
以殺水勢帝命工部侍郎藺芳經理之明史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悉由大江至洪武十二年
海運遼東以供軍餉文皇肇建北京江南糧船一由
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至通州一由江入淮歷黃
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衞輝府由衞河運至通州永樂

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部
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
濟寧至臨清二百八十五里漕舟始達於通州而永
樂十年宋禮以海船造艱太倉議造淺船五百艘撥
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由會通衛運以補
海運一年之數永樂十三年始罷皇明紀要
明太宗永樂十一年正月丁亥蘇州府同知柳敬中言
崑山之太平河東通大海西接福典河上達楊林湖爲
利最博近年淤塞旱潦俱不便今欲疏浚約用人七萬
八千四百計二十五日可完上曰役久則民勞遲則妨
農其徵旁近民夫十萬亟成之 庚子順天府保定縣
言去年秋淫雨決河岸五十四處接文安大城二縣之
界乞以三縣民協力修築從之 二月壬戌修河間府
水決隄岸 三月癸未順天府言新河口圩岸爲風濤
衝齧四十餘丈皇太子命工部修築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二年八月甲辰浚淮安府海州城南官
河二百四十里 丁未修通州三河等處水決隄岸
九月丁卯修山東聊城縣龍灣河及濮州紅船口范縣
曹村河隄岸 丙子順天府武清縣白河決要兒渡口
六百五十餘丈命工部遣官修築 辛巳修鳳陽府安
豐塘水門十六座及牛角壩至新倉鋪傾圮隄岸萬三
千五百餘丈 十月甲午常州府江陰縣請浚萬歲河

及塘涇等河從之　十一月辛亥浚蘇州府崑山縣太平河明太宗實錄

是年平江伯陳瑄請鑿徐呂二洪以通漕運更於洪口建閘　按宋元祐四年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水手牛驢牽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官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閘以時啓閉通放舟船實爲長利此即瑄所鑿之道而當時開鑿之官遂不可考南河全考

明太宗永樂十三年二月己巳朔浚揚州府瓜洲壩河道一至瓜州巡檢司一至江口通六百餘丈　三月辛亥山西解州言硝池水溢決谿口等處流入鹽河蓋由姚暹渠涑水河并流水道淤塞乞發民修治從之　五月乙丑開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度淮以達清河口挽運者不勝勞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聞遂發軍民開河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甚便之　十二月乙丑河南彰德府磁州言今夏多雨滏漳二河水溢漂民廬舍渰沒田稼間有高阜稼亦不實乞免民間今歲稅糧從之明太宗實錄

是年建淮安五壩運船經壩入淮　仁字壩義字壩在新城東門外東北自城南引湖水抵壩口外即淮河過清江口淤塞運船經此入淮禮字壩智字壩信字壩在新城西門外西北引湖水抵壩口外即淮河過清江口淤塞則官民商船經此達於淮南河全考

明太宗永樂十四年正月庚午東昌府臨清縣臨清壩成置壩官一員　四月壬午設直隸淮安府山陽縣之清河福興清河縣之新莊邳州之乾溝徐州之沽頭上沽頭下沛縣之金溝山東濟寧州之谷亭孟陽泊魯橋十閘置閘官各一員　五月庚子修揚州府邵伯鎮上下二閘明太宗實錄

是年平江伯陳瑄疏濬故沙河置閘通舟　先是漕至淮安悉從府東北車壩入淮逆水行六十里至是瑄因宋喬維嶽所開沙河舊渠益加疏治置閘通舟踰年而功成漕人德之爲立祠焉南河全考

明太宗永樂十五年五月乙未遣官巡視北京通州至儀真河道明太宗實錄

劉觀都察院左都御史永樂十五年督浚河漕十九年巡撫陝西明史稿

明太宗永樂十七年秋七月庚申遣鎮遠侯顧興祖巡視呂梁洪初上以洪險隘舟楫難過多傾覆特命忻城伯趙彝鎮徐州兼理洪道而彝以貪縱廢事至是復遣

與祖巡視仍以敕諭舜曰朕急於利民念徐州呂梁洪險阨命爾兼理爾乃弱於酒色貨賄坐視民患恬不究心得免於罪乎今姑宥不問宜改志易行以蓋前愆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九年九月丙寅修直隸高郵州新開湖塘岸 十月丁酉修浙江海寧等縣塘岸明太宗實錄

趙泰永樂中爲常州府同知浚孟瀆得勝二河作魏村閘諸所興築民無言勞省遷工部郎中奉命塞東呂決河周忱薦爲協同都運益勤其職明史稿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辛卯仁宗已登極矣平江伯陳瑄上言七事一蘇民力今天下歲運糧餉惟湖廣浙江江西三布政司及直隸蘇松等府州去北京甚遠又河道有洪閘壩及淺澳之阻往復踰歲所費數倍正糧上通公租下妨農務皆由於此乞令運於近便淮安徐州等處交納別令官軍接運至北京如此則民力可蘇而農務不妨上覽奏以付翰林臣曰瑄言皆當令所司速行明仁宗實錄

卷第一百六

運河水

明洪熙元年秋七月戊辰朔宣宗已即位順天府通州武清固安漷縣各奏六月二十二日驟雨河溢衝決河西務白浮宋家口隄岸 丙戌河南臨漳縣奏六月大雨漳滏二河皆漲衝決三冢等村隄岸二十四處上命行在工部就發所在軍民修築 辛卯真定府奏六月以來霖雨滹沱等河皆漲衝決隄岸定晉深三州藁城無極饒陽新樂寧晉五縣低田皆沒上命行在戶部遣人勘視 丙申北京順天河間保定三府順義懷柔壽寧任丘靜海慶都清苑雄八縣及永平府灤州各奏今年夏秋多雨河水泛溢淹沒田苗命戶部遣人勘視 十一月癸亥濬儀真瓜州壩河先是平江伯陳瑄奏儀真瓜洲壩下河道年久淤塞請發附近軍民疏濬上以東作方興姑俟農隙至是命鎮江揚州常州三府儀真揚州鎮江三衛共以軍民二萬疏濬仍命瑄董之 癸巳行在工部奏去年冬平江伯陳瑄總軍夫疏濬儀真瓜洲壩下河道至歲終罷役今尚有未疏導者請仍以舊集軍夫及時用工從之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三年六月庚寅順天府武清固安二縣言霖雨連旬洪水衝決河西務及當渠里秦家口隄岸傷民田禾上命二縣民及屯軍合力亟修 丁酉霖雨通

州河溢及城趾深一丈餘城壞者一百三十餘丈　甲
辰巡按北直隸監察御史張瑩奏五月六月連雨不已
河決隄岸渰死軍民壞通州良鄉等處官民屋宇及渰
沒宛平大興順義大城保定文安永清寶坻香河霸州
并保定等府新城等縣田苗上諭尚書夏原吉曰災不
虛至必有其咎宜勉思寬恤之道　丁亥命左都御史
劉觀巡視河道敕諭之曰比年以來緣河提督官徇私
滅公貪弊百出侍郎曹太催督秋糧所至諸閘作威肆
害唯以所督運者得度其他處運糧及通民商賈皆不
得行舟楫積滯而水緣發傷壞者多今特命卿自北京
直抵南京巡視凡河道淤淺閘壩損壞躬自提督修浚
務俾舟楫順利輸運無阻公私兩便卿其夙夜盡心毋
怠所事庶稱委任　十二月庚戌修廣莊橋浚水所決
河口　行在工部言通州要兒渡可度水從東注而正
河淺澀舟行不便請急修築從之[illegible]
明宣宗宣德四年正月戊辰平江伯陳瑄言山東濟寧
以北舊河自長溝至棗林閘一百二十里沙土淤淺漕
舟難行今議輟解餽運辦興約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
月可成命山東起集民兵與今運木軍士相兼用工
二月戊寅命隆平侯張信同太監沐敬浚河西務河道
及修隄岸先是河西務要兒渡等處河岸衝決命行在
工部修築水急民少久無成功至是命信等往督發在
京操備軍士五萬一千人益之　四月丁亥上語右都
御史顧佐等曰臨清以南諸閘專為蓄水以便行舟比
聞閘官軟弱多為權勢所脅不時開放輒泄水利張梁
者即度良善者候經旬日甚至忿鬭溺死者有之爾即
揭榜禁約惟進薦新物者舟行不禁其餘不分公私必
俟積水及則方得開閘若有公事不可緩者即於所在
官司轉給馬驢以行有仍前擅制聽從者皆論罪不貸
六月己卯命山東三司遣官專理河道時總兵官平
江伯陳瑄奏濟寧長溝至棗林閘河道淤淺漕運不便
初朝廷專命侍郎蒲芳及山東三司遣官督視疏濬往
來無阻比年不遣大臣惟都司按察司有官如舊督視
而布政司亦不遣官乞令遣官如故仍乞敕三司所遣
官專理河道不與他事庶幾以便漕運從之　十一月
壬子直隸廣平府成安縣奏本縣今年四月五月苦雨
漳滏二河泛溢渰沒田苗一百二十八頃有奇上命行
在戶部覆視免其秋租　丙辰總兵官平江伯陳瑄奏
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轉運甚艱今遣官巡視謝溝
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皆當置閘其從來諸山泉源所
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修濬庶有停蓄得以通利
往來從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五年五月癸卯總兵官平江伯陳瑄言淮
安西湖河岸乃牽輓舟船往來通路比因風浪衝激岸

多崩塌椿木下存淮安府滿浦五壩閘廢已久其官吏
壩夫俱無差役乞令守視西湖隄岸遇有損壞就令修
治從之　丁卯命永康侯徐安行在工部侍郎羅汝敬
自張家灣抵直沽緣河提督運木就令設法俾軍民商
賈舟楫通行不相妨礙如河岸衝決就督夫修築
七月丁巳行在吏部郎中趙新自江西還言臨清河道
窄狹往來舟楫阻滯廣積倉納糧民船離倉灣泊負米
上倉甚難乞遣官會平江伯陳瑄於倉東開月河泊船
于河北置壩一所則車輛往來皆便上諭行在戶部臣
曰開河置閘令平江伯計議用人力多少即及時興工
九月壬子直隸鉅鹿縣奏六月苦雨漳河泛溢衝決

隄堰瀕河低田皆被災上命行在戶部臣曰凡被災傷
處皆覆勘除其租　十月癸酉總兵官平江伯陳瑄言
臨清至安山河道春夏水淺舟難行張秋西南舊有汶
河通濟朝廷嘗遣官修治灉水小時于金龍口堰水入
河下注臨清以便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利漕運實難
乞如其舊上命行在戶部從其言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六年二月戊戌命濬金龍口引河水達徐
州以便漕運用御史白圭之言也　河南布政司言祥
符縣舊有新開河直抵黃陵岡凡四百五十餘里中多
淤塞請加疏濬從之　庚申巡撫侍郎趙新言五事一
揚州儀真設五壩以通江南舟楫一壩專過官船及官

運竹木諸物餘三壩專過民船晝夜往來亦常阻
滯有旬日不得渡者又壩下河窄舟無泊處乞令有司
衛中再開二壩以便舟行泊及增開河一道上覽之謂
侍臣曰置壩開河令六部會議以聞　五月壬申順天
府夫霸州保定縣地低窪臨渾河往者河岸缺壞皆
是保定文安大城諸縣民夫同軍衛修築今河水衝決
岸上漸薄且有坍塌之處若水漲決潰必傷田苗請如
舊集衆頒修庶幾有備無患從之　六月丁未順天府
固安縣奏今夏久雨渾河漲溢衝決徐家等口上命工
部撥工修築之　七月壬寅疏濬滹沱舊河時巡按章聰
言真定府滹沱淤塞比山水泛溢又衝壞河岸及軍民

廬舍舊有護城河隄亦被沖決宜令修築　八月己未
浚白塔河及儀真等壩河先是御史陳祚言白塔河宜
開浚置閘又侍郎趙新言宜浚白塔河及儀真舊江口
鑰匙河黃泥灘清江閘俱宜浚季上遣主事潘厚及揚
州淮安府官審視仍與平江伯陳瑄議可否及所用人
力至是厚還奏開浚實便白塔河儀真壩河約用四萬
五千八百人計四十日可完清江閘河用一萬八千人
計十五日可完上從之於是工部請發揚州淮安軍夫
先開白塔河置閘工畢就浚清江閘儀真鑰匙河上曰
三處用工勞人太甚其儀真鑰匙河俟明年農隙修浚
九月戊子直隸武進縣民奏閘浙官民舟船及今漕

運必由本縣孟瀆河出逆水行三百餘里始達瓜洲壩往往為風浪漂溺縣舊有新河四十餘里出江正對揚州府泰興縣新河入至泰州壩一百二十餘里至揚子灣出運糧大河比今白塔河尤為便利第歲久泥淤難通重載乞加修浚實為便利命平江伯陳瑄侍郎周忱審計　十月乙未濟川衛奏六月苦雨河水泛溢溺死屯軍十七人淹田稼一十六頃　甲辰蘇州府教諭唐敏言常熟縣舊有耿涇塘南接梅里塘通昆明湖北通揚子大江旱歲賴其灌溉年深壅塞洪武中嘗發長洲等縣民浚導民獲其利今復壅塞請如舊例發民浚導從之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七年正月己丑重建大興縣平津閘修通州羊營閘橋時平橋之水衝閘隄岸皆圮羊營者輓運所經之路橋壞已久行在戶部以聞故有是命　三月壬戌水決固安縣馬莊等處隄岸命順天府發民修築　行在工部尚書李友直奏通州至直沽河道紆曲尤多難淺舟行阻滯永樂中嘗命侯伯一人總督浚治乃得通行請如故事上命行在戶部侍郎王佐往督之　七月辛未順天府霸州三河香河豐潤漷東安永清六縣及永平府灤州各奏今夏苦雨河水漲溢低田所種黍穀俱傷無收　壬申置呂梁漕渠石閘初平江伯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陡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于舊洪西岸鑿渠深二丈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啟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併力成之　十一月辛酉初行在戶部右侍郎王佐自通州至河西務河道淺狹漕船動以萬計載四方商旅舟楫往來無港汊可泊張家灣之西舊有軍河皆疏濬近京師一二十里更加充廣以為停泊令可泊船公私俱便命都督馮斌尚書李友直同往審視至是斌等以圖進上覽之謂其役重大命姑止之 明宣宗實錄

宣德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寶應氾光白馬諸湖長堤以度牽道又開揚州白塔河置新閘潘家莊大

橋江口四閘令江南糧船從常州府西北孟瀆河過江入白塔河至灣頭達漕河以省瓜洲盤壩之費初江南舟由瓜洲車壩入漕河自白塔河開瓜壩棄不用近白塔置壩舟行瓜儀 [illegible]

明宣宗宣德八年九月丙寅平江伯陳瑄卒瑄永樂中成董漕事時以海運艱險後山東舊河通北京始建議造平底淺船以運人便之歲增運至五百萬石又建議於淮安城北開清江浦引管家河入鴨陳口以達清河免過壩及風濤之患又緣管家河築隄十餘里以蓄水益河且便行者於清江浦江上及徐州臨清通州皆置倉受糧以次轉運疏儀真瓜洲壩下事鑿呂梁徐州洪

傍亂石於刁陽湖南旺湖皆築堤緣河多置閘以時閉
泄利舟楫凡所經營俱有條理 明名臣言行錄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成祖即位封平江伯先是漕舟
道海島人恐多閉置瑄招令互市平其直人交便
之海溢隄圮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命瑄以四
十萬卒築治之爲捍潮隄萬八千餘丈瑄言嘉定瀕
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高山大陵可依請於青
浦築土山方百丈高三十餘丈立堠表識既成賜名
寶山帝親爲文記之宋禮既治會通河成朝廷議罷
海運仍以瑄董漕運議造淺船二千餘艘初運百二
萬石寖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時江南漕舟抵淮安

率陸運過壩踰淮達清河勞費甚鉅瑄用故老言自
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爲清江浦導湖水入
淮築四閘以洩宣之又緣湖十里築隄引舟由是漕
舟直達於河省費不訾其後復濬徐州至濟寧河又
以呂梁洪險惡於西別鑿一渠置二閘蓄水通漕漕
舟便之又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隄開泰州
白塔河通大江又築高郵湖隄於隄內鑿渠四十里
避風濤之險又自淮至臨清相水勢置閘四十有七
作常盈倉四十區於淮上及徐州臨清通州皆置倉
便轉輸慮漕舟膠淺自淮至通置舍五百六十八舍
置卒導舟避淺復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行人凡所

規畫精密宏遠自理漕河者三十年舉無遺策終明
之世漕運賴之卒封平江侯謚恭襄 明史稿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既導運河緣隄皆樹楊棗二木
蓋淮北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啖又易長多陰悉
聽運夫爲利其後土民并據伐之其東近官舍者並
輸入官運夫既不敢謀而官司亦不復問矣 [illegible]
明宣宗宣德九年六月丙辰行在工部尚書吳中奏北
京城東南有雨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爲河水所壞今
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餘丈即與郊壇
後河通流可泄水勢上曰盛夏炎暑未宜疲勞民姑緩
之　庚午水決北京渾河東岸自狼窩口至小屯廠

乙亥右副總兵都指揮僉事吳亮言督糧船萬餘艘已
達北河而河水泛溢難進且河西務東西上下水決隄
防一十五處奔流迅激勢益猛悍重載之舟恐失利乞
早修築上命行在工部發軍民修築命豐城侯李賢總
督之 明宣宗實錄
明宣德十年六月甲辰 英宗已即位未改元 直隸廣平府永平縣縣丞
李祐奏請修明漳河以防民患疏通衛河以濟舟楫事
下行在工部請從所言其漳衛二河宜遣本部官一人
往會所在官司發軍民從宜濬治上命河道不必遣官
第令所在軍衛有司理之　七月己卯修築乾河橋通
州直沽受兒渡口等處隄岸　九月壬辰贊運糧總兵

兵官及各處巡撫侍郎與羣臣會議軍民利病及正統
元年合行事宜內一淮安清江浦淮河口及濟寧至東
昌運河淺滯宜加疏濬一徐州呂梁洪原引睢水入焉
今睢水過隋賢會汴入淮各洪淺狹宜于鳳池口或歸
德新設廠設閘復引睢水以濟各洪一沙灣張秋運河
舊引黃河支流自金龍口入焉今年久沙聚河水壅塞
而運河幾絕宜加疏鑿一彰德河往時東入衛河至臨
清與運河會今北流入滹沱而衛河亦淺宜障而東之
上以所議皆當從之 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七月乙未命行在工部左侍郎李庸
修狼窩口等處隄先是大雨浹旬水溢渾河狼窩口及

盧溝橋小屯廠西湖東笆口高梁等閘隄岸皆決命庸
治之至是庸奏請工匠千五百人役夫二萬人上從所
請且諭之曰此皆要害汝其盡心理之必完必固毋徒
勞民 己酉運河要兒渡決行在工部奏請令副總兵
都督僉事武興發漕運軍士及近河軍衛有司發丁夫
併力修築上以漕卒不可重勞特敕太監沐敬安遠侯
柳溥尚書李友直別為從宜區處 九月甲午直隸河
間府獻縣奏滹沱河溢大郭鼉窩口隄岸命河間府遣
官及河間等衛與獻縣協力修築之 督運糧儲總兵
官及各處巡撫侍郎至京會議軍民利便事宜以聞一
鎮江府新港壩至常州奔牛壩運河一百五十里原有

水車捲江湖灌注河內通利舟楫浸溉田禾年久廢
弛宜命巡撫侍郎提督有司支給官錢置車給壩官領
之以時灌注通漕溉田一浙江等處軍民運船俱由常
州夏港孟瀆河出或河道淺澀爭占攙越宜專委工部
主事一員提督令軍民糧船務從資次爭占攙越者罪
之至春閘之時仍聽巡撫侍郎並遣官糧一東南漕運
船俱於瓜洲過壩原有東西二港通壩一十五座永樂
中營造於廠貯木東港淤塞止有西港七壩比年大江
風浪險惡糧船與捲收泊多至失所請以堆貯木植歸
併附近取回看廠內外官員革去廠房仍疏東港修築
舊壩以通漕運一金龍口水接張秋大黃寺鳳池口水

接徐州呂梁二洪俱是引水通運之處宜令工部委官
一員巡視提督遇有淤塞會同河南三司鳩工疏濬一
徐呂二洪中溜窄狹水淺石峻重船至彼剝空方可往
來洪西原有小河運木剝淺甚為便利宜於農隙之時
量起附近軍夫命管洪官提督疏濬合用剝船水車令
江西湖廣浙江衛所給之仍令淮安船廠改造小舡備
用上命俱准行之 [illegible]
明英宗正統二年正月戊午減省直隸揚州府邵伯鎮
閘壩官吏并江都等縣守壩夫先是揚州府奏邵伯鎮
二閘一壩各設官吏人夫以防高郵湖水泛溢今湖水

既于往來舟艦乞截其半又江都儀眞二縣有雷公上
下句城陳公四塘舊設夫三百三十五人守之今運河
轉輸不絶塘水宜洩入河夫可盡罷事下工部作郎曹
弘覆實至是弘奏塘水無源若盡洩之則涸矣仍留二
百人守其蓄洩以濟運河但舊夫隸鹽運司今宜改隸
揚州府爲便其邵伯鎮關霸官吏各一人夫九十人俱
宜減省從之　二月癸酉以運河要兒渡決敕五軍各
營發軍一萬工部發畿內夫一萬往築之　三月丙辰
行在工部奏運河時有淤淺恐妨糧船往來乞命官總
督上以河道重事濟寧以南敕侍郎鄭辰治之以北敕
副都御史賈諒治之王瑜武興亦令更相往來協心提

督務使河通人便且須處分得宜毋重勞擾　三月庚
戌行在工部奏要兒渡口修隄已完又新開河人甚便
之乞令武清縣復民三十家常巡視其隄毋致傾壞且
立神廟以鎮之上從其請賜號爲通濟河之神　九月
乙卯山東寧海州壽張東阿汶上陽穀鄆城范等縣各
奏六月以來淫雨河漲衝決隄防淹漂田廬牲畜等物
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賑恤其民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三年三月壬子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表文
爲本司副使文提督濟寧等處河道與水利以通輸運
民便之九載任滿東昌等府耆民二千餘人奏乞留之
故有是命　八月己未築高郵湖隄隄長四百二十五

丈舊用土築遇風擣激輒毀間有木樁草束蔽護亦不
經久至是甃以磚石復以糯米糊和灰以固之始堅緻
可久矣　九月辛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詔奏膠州
新沽二河東平州嘉祥等縣皆因大雨隄岸衝決民居
并沒濟寧州城北門及清寧衛軍器局亦被灌塌上命
布政司及管河官候農隙發民修築　九月庚戌增置
山東東昌府通判一員專理河道以本府通判戴浩言
所屬河道八百餘里閘十有二所督理疏濬必得專
責故也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四年六月壬午小屯廠西隄爲渾河水所
決通州至直沽隄閘三十一處爲雨潦所決詔發附近

丁夫修築以工部侍郎李庸董之　七月庚戌久雨滹
沱沁漳等水決饒陽隱女隄獻縣郭家口隄衞輝彰德
等處隄有司以聞詔隨宜修築　八月丙子朔久雨白
溝渾河二水溢決順天府保定縣及保定府安州隄五
十餘處有司乞借附近丁夫協力修理從之　壬午先
是雨水決河西務隄岸發順天府寶坻等縣民夫修築
至是行在大理寺右少卿李畛奏較存問被災州縣具
疏請罷修不急隄堰敕回督工官員從之　九月壬子
直隸深州滹沱河決淹民居田稼百餘里命有司修築
之　甲子應天府奏所屬溧水溧陽句容上元江寧五
縣因天雨山水泛漲衝淹人口頭畜倉庫糧鈔官民房

屋田地已委官賑濟踏勘謹具以聞　十月壬午順天府大興縣請修平津閘河間府青縣請築衛河隄岸俱從之 明英宗實錄

正統四年都督武興奏揚州白塔河泄水閘不行仍從瓜壩過船惑於浮言故也 南河全考

明英宗正統五年正月壬子初監察御史李僥等言儀真瓜洲二壩下港淺狹水落則大舟俱艤於江宜浚其港新伯至寶應湖隄或決輒壞民田宜令漕舟歸者載石付所司築隄事下督漕總兵官都督僉事武興等覆之至是興奏壩下港以湖泥淤淺農暇輒浚以為常湖隄壞者方興役築塞若欲盡甃以石又役漕卒恐勞力費過當也上從其言 江北七府皆[illegible]由[illegible]入運 江安及江南等府由儀真若屯積江外風浪[illegible]閘有不可[illegible]閘用石[illegible] 都督武興但不可役及漕卒上從其言何以當也　二月壬午初直隸淮安府知府彭遠言永樂中平江伯陳瑄總督漕運於淮安西湖中築隄十餘里為輓舟路令淮安滿浦南鎮三壩夫巡視之又令漕卒順載小木暨土積之隄上遇隄壞即修今壩夫止役故隄弗完請仍行瑄故事事下巡按御史及總督漕運總兵官覈實至是御史李彬等奏宜令淮安府邳州等州縣發丁夫於旁近地採雜木運之河壩候漕舟還令載以往若土則令漕舟及商舟皆載以輸從之

三月乙巳直隸淮安府鹽城縣奏伍祐新興二場運河堙塞阻商旅行舟乞浚之事下行在工部覆奏請下淮安府俟豐年興役從之　七月壬寅山東兗州諸府自六月迨今淫雨連綿湖河泛溢事聞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視之　丁卯修句邅縣邵店社至黃墩社一帶隄

九月辛亥修河西務及直沽等處河隄　十月丁丑命修香河縣白河隄從知縣張蔼言河水衝決民田被渰故也 明英宗實錄

卷第一百七

行水金鑑　卷第一百八

運河水

明英宗正統六年二月辛巳直隸高郵州知州韓簡言州管河西設新開河東通興化縣舊設上下二閘以時啟閉舟行甚便今閘壞河不通且子嬰溝塞溝旁田皆荒蕪又減水陰洞常閉塞其岸東田旱潦輒不收請俱浚治之事下行在工部請令揚州府發丁興役毋輕擾民從之　五月癸亥徙張家灣至河西務沿河民舍三百十三家以礙運船牽路故也　六月壬辰漕運右參將都指揮僉事湯節言徐州至濟寧諸閘本積水以便漕舟今使客怙威至即起閘吏胥莫能禁臣見徐州呂梁二洪剝淺小船可令給與各閘傳送使客庶利於積水從之　七月甲寅漕運右參將都指揮僉事湯節言閘河水淺糧艘不能進緣河南金龍口及山東徂徠金溝等泉缺官提督疏濬之故臣請遴選廉幹官分投提督及移文河南山東各委官及時疏理上皆從之　八月癸酉命修高郵州北門起至張家溝一帶河隄　十二月丁丙命廟祀平江恭襄侯陳瑄初瑄為總兵官督糧運疏鑿清江浦等處增設移風等閘堅築隄防以蓄水行舟至常盈倉積糧甚多及歿民感其惠於清江浦東立祠堂塑像崇奉禱者屢有靈應至是上聞命有司春秋致祭（明英宗實錄　楊士奇作瑄神道碑公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illegible]）

[illegible]

明英宗正統七年七月癸亥久雨水決武清縣甘兒港漷縣中馬頭小蒙村河西務上馬頭隄岸共三十二處詔修其易為功者其功力繁多者計費以聞　癸未修築淮安西湖中路十餘里以便漕運（明英宗實錄）

正統七年參將湯節因洪水迅急數壞舟楫建議於徐州洪之上流築堰逼水歸月河於月河南口設閘以蓄積水勢至景泰間水漲閘壞（南河全考）

明英宗正統八年三月壬午濬下河濶東港洪武間瓜洲壩有東西二港永樂間廢東港壩為廠以貯材木正統初廷臣議徙木濬港未果至是督漕總兵官都督僉事武興言壩廢港塞非唯舟楫往來遲延且艤泊大江有風濤之虞請俟秋成於鎮江揚州二府僉夫七千餘人修復從之　乙酉漕運總兵官都督僉事武興巡撫侍郎周忱等奏常州府武進縣民言漕舟出夏港溯大江風濤險阻害不可勝言常州西城有德勝新河北入江江北揚州府泰興縣有北新河皆開有淤淺者俱宜浚之以避大江險阻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蕭華言永樂宣德間漕舟自常州府孟瀆河出江入白塔河江行不踰十日今孟瀆河淤淺請浚之廣東按察司知事黃武浙江處州衛指揮使牛通皆以為言事下臣等計

議華等所言皆有據請先浚孟瀆河其白塔河有四閘
可於其中大橋閘築壩候運河水泛則啟閘行舟水落
則仍閉塞德勝河亦宜修浚惟北新河計當役一十五
萬五千人一月方完比者連年災傷不可興大役請俟
後理孟瀆河白塔河德勝河完再議上從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九年正月庚辰福建按察司謝莊奏請浚
鎮江府丹徒縣甘露壩至常州府城東河道從之 閏
七月辛巳工部右侍郎王佑言臣奉敕與太監阮安往
視水決河岸自蒲溝兒至濬縣二十餘處其要兒渡尤
甚乞發丁夫物料修築爲便從之 庚子工部言河南
山水泛溢灌衛河沒衛輝開封懷慶彰德民舍壞官武

衛懷慶守禦所城上命所在隨宜修理民失所者撫恤
之 八月壬子革臨清壩官初平江伯陳瑄奏設臨清
閘壩遂發至是乃革其官 八月辛未直隸固安縣奏
請築水屯廠等隄從之 十月丙午修德州耿家灣等
處隄 十二月戊申疏常州鎮江運河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十年五月丙子漕運參將都指揮僉事湯
節言滕縣七里河近者淤塞水不至運河致糧船不能
進乞濬自沛縣魏家灣直抵雞鳴臺流出運河仍置閘
以時開閉其沙河泥溝泉河濟寧州盧家溝等泉源鄒
縣淵源舊泉河口亦宜疏通各置小閘蓄水事下工部
尚書王巹言宜令所司按實起夫疏濬從之 九月丙

申河南按察司副使榮華言運河沽頭上閘至金溝閘
數十里淤淺糧船停滯雖減糧挑淺然終非長久計宜
於淺處置金溝上閘加邊沽頭上閘糧船膠淺即啟二
閘兩水交下積水必深可無停滯又呂梁上洪之西舊
有石閘二因水勢陡險無船經行徒爲虛設宜拆之以
爲金溝上閘庶不勞他費事下工部尚書王巹等請移
文漕運總兵官都督武興勘視宜否從之 十二月辛
酉湖廣廣濟縣奏本縣及附近黃梅縣每歲輸運秋糧
於望牛墩當不下三萬餘石皆雇小車盤運一車上載
四石而雇直二斗及天陰雨雇直倍之民實不堪臣見
本縣連城湖港廖家口舊有溝直抵望牛墩第沙塞水

淺不能行船請同黃梅縣各率夫役疏濬用船載運實
爲民便從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十一年三月癸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奏
淮安府滿浦淮安南鎖三壩舊以無閘而設後立移風
等五閘其三壩皆發不用揚州邵伯閘壩舊以築隄恐
泄水利而設今隄已完其閘壩亦皆不用白塔河大橋
潘家莊新閘江口等閘舊以地勢斗峻泄水而設今築
塞年久其所設官吏人夫皆冗濫乞減省之事下工部
覆奏滿浦淮安南鎖等壩留官吏各一員人夫去其半
邵伯閘壩官吏革去止留夫四十名隸邵伯驛大橋潘
家莊二閘官吏革去其夫隸新開江口二閘從之 明英宗

資料

明英宗正統十三年二月乙巳徐州呂梁二洪皆分黄河水以通舟楫共泰皇寺巴河原係分水之處年久淤塞水脈微細先此都督同知武興奏請疏濬以冬寒土堅而止至是復請上命所司發軍夫濬之　丙寅湖廣五開衛奏本衛地臨苗境山路險仄軍餉難於轉輸去衛三十餘里有水下通靖州江其中亂石沙灘二十餘處計役五百人疏濬一月有餘可以成功於轉輸甚便從之　三月戊子監察御史林廷舉言漳河自山西沁州發源七十餘溝會而為一至肥鄉縣等處隄岸逼隘水勢湍激以故為民患元時分支流入衛河以殺其勢永樂間湮塞舊跡尚存去廣平大留村十八里宜發丁夫鑿通仍於漳河置閘遇水轉入之其肥鄉等處亦宜疏廣之如此非惟漳河水減可免居民之患而衛河日增亦足為漕舟之便從之

是年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曹濮以入運河決張秋地至兗州府沙灣之東隄大洞口而決齊汶諸水皆從之又經蒙城縣至懷遠界入於淮海會通河遂淤治水之闕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東南行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名渠曰廣濟閘曰通源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九隄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由是議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凡入役夫五萬八千有奇材九萬六千有奇竹以竿計倍之鐵十三萬斤有奇鉅三千絙百八釜三千八百有奇麻百萬繫倍之藁秸又倍之石若土則不可以數計糧五萬石　續文獻通考

是年秋七月河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隄奪濟汶入海尋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淮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弗效尋復以侍郎王永和代璞舊黄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又南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績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為罷海運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與淮分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于淮以趨海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矣故視古尤急 山書大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春正月辛卯修山東金口堰

月癸巳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黑洋山西灣已通其水由泰黄寺資運河東昌之水復置分水閘設二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其八柳樹猶未宜用工沙灣隄宜常放分水閘二空以泄上流之水則不爲後患上皆從之仍戒永和等速修完以休軍夫毋久德人誤其生業 四月辛未修直隸高郵州甎河堤 九月庚辰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錢清等言臨清口閘爲黄河水決上下淤皆失利其南舊有撞圈灣河可濬之令船自此達衛河爲便工部請下委官主事黄璣等議行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元年四月癸巳監察御史陳全言初黄河水決山東沙灣隄已修其大半止留西岸二缺口泄水近者東阿縣以西大洪口鯉連河水落河身漸露與缺口相去甚近恐將會通河水落掣入東去不便漕運乞築其二缺口爲便從之 五月癸酉久雨決通濟河東西岸命有司修築之 七月丁巳直隸江都儀真二縣以水災聞命所司修其圩墻之被決恤其人民之被災者 十二月丁酉工部奏通州抵徐州運河一帶皆淤塞不通不預疏濬恐妨漕運徐州等處請敕僉都御史王竑通州等處宜遣在京大臣一員提督疏濬詔不必遣大臣其令都察院擇御史廉能者一人往理之（明英宗實錄）

是年設淮安漕運部御史兼理通州至儀真河道（會典）

明景帝景泰二年正月甲子濬直隸鎮江常州運河

二月壬午敕山東左參政王毅按察司僉事王琬督工浚沙灣運河以河決水淺故也 丙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全奏運河沙灣當以衝決修置土壩故今損壞不能蓄水致妨漕運請以拆毀舊壩改造板閘二座從之 六月戊辰朔勅巡撫山東河南左副都御史洪英右副都御史王暹曰近者黄河衝決水失故道官臨清抵徐州以南漕運艱難爾等即各督所屬三司官從長計議相度地形水勢畫圖計[illegible]里起達[illegible]河南疏濬故道淤塞[illegible]南山東因其水勢緩處修築岸口使分淮南北濟寧臨清閘河應用物料俱聽爾等從宜措辦務令水歸漕河軍民糧運商旅往來無阻爾等欽哉毋負朕命 七月庚申初以河決沙灣水皆東注徐呂二洪淺澀敕右副都御史王竑處置至是竑上言黄河自崑崙發源流入中國其所經歷之處自陝州以西有山峽不能爲害陝州以東則地勢平緩水易泛溢故爲害甚多國朝自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流從汴梁北行離四五里許東南轉至鳳陽入淮者爲大黄河其支流分出徐州以南者爲小黄河以通漕運自正統十三年以來河復故道從黑洋山後徑趨沙灣入海止存小黄河從徐州出岸高水低隨濬隨塞故徐州之南不得飽水臣等遵聖諭自黑洋山東南直至徐州督同河南三司疏濬其臨清以南可令副都

御史洪英督同山東三司疏浚從之　八月壬辰給事
中張文質劾巡撫都御史王暹洪英治水無績且言濟
寧以西耐牢坡閘南直抵魚臺縣南陽閘有塌場河可
引水濟徐呂二洪沙灣之決可於潘家渡以北濬支流
以殺水勢其沙灣浮橋以西開築河口閘座引水以灌
臨清宜別命官以責其成詔不允仍令暹英詳度慎無
偏執誤事　十月己丑浙江台州府千戶王武奏徐州
洪先因巖石嶇嶮舟船失利平江伯陳瑄於洪東設二
閘行船後以閘遏水急仍於舊洪行船近者黃河水小
洪閘淺涸臣見舊閘北有土岸長二百餘步可鑿成河
道將閘移置此處則水勢平緩舟楫可行事下工部覆

奏令總督漕運右僉都御史王洪相度處置從之　明英宗實錄

王暹巡撫河南奉勅修築沙灣奏修河用工次第宜
自黑洋山抵蕭縣每十里置舖舍人提督修治　[illegible]王公奏章

明景帝景泰三年正月己卯監察御史練綱言江南漕
船俱從江陰夏港并孟瀆河出大江遡流三百里抵瓜
州往往風水失利今江南岸有南新河在常州府城西
江北岸有北新河在泰興縣正相對江北又有白塔河
在江都縣與江南孟瀆河參差相對若由此二處横渡
江面甚近但北新河白塔河淤塞但用疏濬北新河須

二十萬夫白塔河須七萬夫可就宣德間曾於白塔河
置閘潮漲入閘則沙土積塞潮落放閘則運河水洩今
可易閘以壩章下工部覆奏綱言是當以蘇松常鎮揚
淮六府共事帝以未經按視令移文尚書石璞措置
丙辰山東右參議劉琫僉事王琬以沙灣河決率丁壯
奉之日久無功人多逃遁爲右僉都御史王竑所劾詔
宥其罪俾隨尚書石璞立功自効　五月丙申築沙灣
隄成自河決沙灣水徑趨海運河膠淺或言沙灣以南
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或云引耐牢坡水可灌運河但
不免經沙灣宜別開河以避其衝決之勢或云引耐牢
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澀矣或言沙灣水勢湍急石

鐵沉下若羽非人力可爲宜以成行僧道設齋醮符呪
以禳之[illegible]命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石璞往治之封河神爲
朝宗顯正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璞至以決口未易
築濬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舟而沙灣之決如故乃
命內官黎賢阮落御史彭誼往協璞等於沙灣築石隄
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至是
水流漸微細克築塞之　六月大雨決河復決沙灣
北馬頭七十餘丈潰運河之水以東近河田地悉皆淹
沒　七月戊戌河南按察司僉事劉清奏沁河至武陟
入黃河正統四年沁河決馬曲灣入衛河因此沁河黃
河衛河三水相通舟楫往來將及半年今決口已塞衛

河膠淺運船皆由黃河常遭沈溺請敕廷臣相視河原決之處濬其水以資衛河使軍民運船或由黃河或衛河視其遠近之便而為轉輸長久之計事下工部請移文巡撫右都御史及藩臬三司官議其利否而為行止從之 八月甲午直隸清河縣儒學訓導唐學成言臨清口自以前決而然也所以決者以地下臨黃河徑挾其急勢莫能禦故今年四月修完而五月卻決也沙灣決而臨清亭有不通者乎臨清至沙灣有閘十二有水之日其勢甚逆請俟今秋漕運畢日濬乾閘河於臨清濬月河以通船不必由閘其臨清以南俱從月河疏濬不動原閘直抵沙灣其隄岸低薄者培厚之河道狹窄者濬廣之如此則水勢自緩衛決無由而漕運通矣章下工部請令學成往同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及巡河御史有司等官相度宜否從之 乙丑山東兖州府奏雨水泛漲禾稼渰沒人民缺食糧草無徵御史羅鑒亦奏徐州抵濟寧一帶平地水高一丈民居盡皆坍塌老弱妻孥流離道路事下戶部請差官赴山東會同巡撫官右都御史洪英於各府縣設法賑卹從之浙江參政胡清言直隸鎮江府有河通常州府汀有新港奔牛等壩止能容小船往來而輸運糧草大船俱涉歷大江風濤不測常致損溺請勅有司開疏其河第去其壩准置石閘以蓄水則船通而害除矣事下工部移

文覈實咸以為便從之 丁丑先是總兵官都督僉事徐英奏沙灣北馬頭復決乞勅有司修築詔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督三司官理之至是英言水勢洶湧未易用工請俟冬月水消量萃夫料修築奏下工部請如英言從之 七月癸卯山東右參議劉整奏臣與僉事王琬專理河道北抵州閘之吳橋南至徐州之沽頭遠路一千餘里閘壩四十餘座臣等不能周歷凡有急務必移文各州縣官委各官不即躬親修理上令各閘管生等常率夫役致常逃竄誤事乞敕吏部於臨河府州縣各添設官一員專理河道仍賜臣等敕提督修理庶事有統屬不致乖誤從之 戊申敕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劉整按察司僉事王琬修築沙灣隄岸以已完之隄又復衝決也 壬子初訓導陳晁以治沙灣河陞教授至是沙灣復決晁奏欲息斯患在用臣言事下工部恐晁妄許請遣人送往山東巡撫都御史等官處責其成功否則械送京師懲治詔從之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降榜求治河之策然而未有言者也晁嘗有修治之績矣今以為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臣惟河決莫大之患若仗一人之力而能成功則原遣諸臣已成之於曩昔而無復告患於今日矣況區區一晁而使之受制於巡撫等官望其有功不亦難哉且晁所言皆為朝廷也若以言而見罪臣恐聖諭雖切人皆緘口

不言其河道通行方畧終不得以上聞而其他利病有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哉一晃不足惜而所關國體甚重伏望令晃協同巡撫等官設法築修爲巡撫者毋賤其卑而自尊爲晃者亦毋恃其言而自肆在和同計議以求成功果有優績量加賞擢若然臣將見天下之人有長策者俱爲陛下言也又何憂乎河道之功之不成哉從之　十二月癸巳以沙灣河決久未成功而運河膠淺有妨漕運復敕內官黎賢武良工部左侍郎趙榮往理之　壬辰遣工部左侍郎趙榮祭河伯之神以疏塞東昌沙灣故也 明英宗實錄

是年春二月河決沙隄灣命左副都御史王文巡視河道 明外史本紀

趙榮字孟仁景泰中遷工部侍郎張秋河決命榮董治之卒復故道天順初升本部尚書 獻徵錄

明景帝景泰四年正月壬午河復決沙灣新塞口之南　二月乙未以沙灣累修累決詔加封河神爲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大河之神　戊戌工部左侍郎趙榮言黃河之趨運河勢甚峻急而沙灣抵張秋舊岸低薄故此方築完彼復決潰不爲設計恐其患終不息也臣等議請於新決之處用石置鐵水櫃以殺其勢使東入鹽河則運河之水可蓄以通運舟矣然後加高厚其隄岸填實其缺口庶無後患從之仍命京廠給鐵牛十八鐵牌十二與之　四月戊子朔復築沙灣決口畢工監察御史彭誼言河隄僅完人力實罷今民夫雖已陳放寧家而所設看樁撈淺者猶供役且貧難缺食乞每人月給糧三斗從之　五月癸酉山東布政司右參議陳雲鵬奏運河之水偶爾泛漲三月四日放沙灣減水牐起七日又決南分水墩自是於五月水落沙淤岸崎築皆被衝壞而北馬頭決五丈有奇漕舟今難暫通臣恐此後水勢益大一帶堤岸皆未能必其無虞宜預積工料多備築所竹木之類已於濟寧等處措辦其不敷者莫動僚爲計雖有山東諸府郡人夫恐不足用臣請在京法作已息讀以山東河南等處該班兵鐵等工匠發前赴於附近山場採運柴草挨次其河南司亦如山東之作運石於沙灣聽用事下工部言河南北直隸旱潦人民艱食聽其於山東起取丁二萬人採運物料務在修築堅完漕運不阻從之　乙酉沙灣大雷雨決北馬頭河岸四十餘丈運河水皆入鹽河漕運之舟悉阻不行　七月乙丑命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往治沙灣決河時有旨命工部司務吳禍往治已就遣給事中賈銓等言沙灣之役累較大臣尚不能就況久計吳禍庸下豈能濟事況決口甚大需用工料甚繁亦不宜獨使山東其河南南北直隸人匠准此臨淸及龍江瓦脩廠省抽分木料亦宜許其取用詔是

之乃徵福還而以璞往監察御史練綱言沙灣之決昨
見敎諭彭頎請立閘以節制水勢開河以分析上流其
言頗似近理又往來舟人淹留日久必皆怨讟急但
得設法前進雖或稍傷其財力無不樂趨事功者可因
而借用之詔是其言令與尚書石璞措置　丁卯河南
右叅議豐慶言江南漕船阻於張秋之決計無所出臣
請自淮安清河口入黃河至開封府滎澤縣河口轉至
衛輝府胙城縣泊於沙門陸輓三十里至衛河船運至
京往時議者以河道初改恐阻礙不行今河道已通數
年往來船不絕豈糧船獨不可行章上命總督漕運都
督僉事徐恭等覆實回報　壬午漕運總兵官都督僉

事徐恭奏沙灣河決水皆東注以致運河無水舟不得
進者過半雖設法令漕運軍民挑濬月河築壩遏水北
流然北高東下時遇東南風則水暫北上舟可通行設
遇西北風則水仍東注舟不得動況秋氣已深西北之
風常多經旬累日舟行不過數里誠恐天寒水凍不敢
必其得達京師乞早為定計事下戶部議宜敕恭與石
璞王竑計補如舟可前進則令運赴通州上納如不得
進則令沙灣以北者於臨清上納以南者於東昌及濟
寧上納漕輓軍民令回本處運次年糧儲從之 明英宗實錄

運河水

明景帝景泰四年八月辛卯河南按察司僉事劉清奏
東南漕舟以淺涉難進可由淮入黃河至滎澤轉入沁
河經武陟縣馬曲灣裝載到頭濬一百十九里以通衛
河張秋之決由沁水合黃河漾浸奔急之勢若引沁水
入衛河則張秋無衝決之患矣行人王晏亦言開閘頭
置閘分沁水使南入黃河北達衛河水漲則閉閘如此
漕運可永無患衛輝縣糧十四萬餘每一石令民出石
一尺可得一萬四千餘尺糧一石令挑河二尺可能一
百六十餘里今所濬地不過百三十里免衛輝一府糧

可成其事何恤此小費而棄莫大之利也章上詔令總
督漕運右僉都御史王竑等覆奏以聞　丙午太子太
保兼工部尚書石璞得請歸省給事中國威等劾奏璞
奉命往治沙灣未有成功正宜日夜勤勞求副上意乃
詐以母老誣辭請去於三過其門不入者異矣宜下法
司治罪詔工部移文令璞速赴沙灣毋致誤事　九月
庚申常州府江陰縣民言本處順塘河長十里許東接
永利倉運河西通夏港及揚子江可通舟楫灌溉田畝
近為沙土於塞乞敕巡撫侍郎李敏勘實開通以為民
利從之　乙丑沙灣之決尚書石璞等鑿一河長三里
以避決口上下與運河通其決口亦築壩截令新河運

河俱可行船至是以畢工聞工部欲取璞回帝恐不能經久令璞且留處置　十月乙酉吏部言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奏保東昌府推官田峻魚臺縣典史彭埴俱有才能乞各陞一級俾專理修河緣近河府縣已撥管河官員難從所保帝曰璞整理河道未見成功陞移濫保官員本當究問但無他故姑恕之　十月甲午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徐有貞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治沙灣[illegible]

是年正月築沙灣決口功成五月復大決北馬頭河岸四十餘丈運道絕復遣石璞往十月命都御史徐有貞治之始塞乃於開封金龍口筒瓦箱開渠二十里引黃河水東北入漕河以濟運[illegible]

是年塞沙灣決口更作九堰入閘以制水勢[illegible]

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凡七年皆績弗成乃集廷臣議於文淵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乃進有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沚循大河道濮范還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理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即平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所以阻臣然欲驟堙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下流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上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景帝景泰五年七月癸丑白溝河[illegible]決保定杜村口從該府奏可復水路修築　己巳直隸揚州府奏六月大風雨湖水泛溢決高郵寶應隄岸命左副都御史王竑督有司修築之　八月戊戌河南巡按御史張瀾奏先於原武縣黃河東岸開二河合黑洋山舊河道引水濟徐呂二洪今黃河改決而北其新開二河淤塞不通臣恐徐呂乏水有妨漕運請於黑洋山北舊行河之處自其缺口吹挑一河以接舊道開舊行路其工可二萬人其期可一月完從之　九月辛亥先是沁河決武陟馬曲灣堤五百七十餘丈漫流新鄉獲嘉入衛河沒民田廬甚衆至是詔有司修築之　庚午總督漕運都督徐恭左副都御史王竑言運河膠淺南北軍民糧船蟻聚臨清閘上下者不下萬數蓋因黃河上源水塞亦以沙灣閘口未塞而修治者之弗克事也臣唯治理之要

有經有權經者常行不易之道權者一時通變之宜以沙灣閘口不可合留之以洩大水之勢經也始塞沙灣閘口引水注運河以通漕舟權也苟唯常道是執臣見糧船淺東不啻有誤今歲之糧來年之計亦必誤矣請敕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將閘口趂今水小急督工築塞庶不致事詔是之勅有貞務博詢衆策毋偏守已見有貞言臨清河淺自昔已然非爲閘口未塞也亦非臣偏守已見而固欲不塞也泫等不察而以塞閘口爲急殊不知秋冬雖僅能閉明年春夏亦必復決勞費徒施而無益此臣所以不敢邀近功也如塞而無患臣雖至愚寧不早爲之詔從有貞言糧運亦無阻焉 戊寅戶科

右給事中何陞言臣往年使河南見衛輝南沁河有漏港今年水溢決已成河商船皆由之往來其臨清屯聚膠淺之舟若令其從漏港出沁河入黃河順流而下不二十日可至淮乞遣官往勘果如臣言即令以卸糧空船從漏港試其險易庶事有變通船無阻滯章入詔不必遣官其令都御史王竑徐有貞理之 十月丁亥工部奏近閘儀眞瓜洲二壩每遇冬春湖水退縮之時往來舟船膠淺難行宜於二壩下各置閘於湖水漲時閉閘蓄水用通舟船從之 辛卯先是行人王晏請疏沁河漕運詔以其事廉問於有司及鄰河故老皆言弗利至是晏復備陳地勢水性之宜以質廉報之非帝命工

部會文武臣議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直等言地形水勢非可遙度宜遣官往彼相度利害詢知衆議必歸乎公無患於後或如晏言或外有長策奏報區處詔是之命工部右侍郎趙榮同晏往視既榮亦言弗利請治晏罪詔宥之 十一月辛亥詔修南京河口隄岸

丙子左僉都御史徐有貞言沙灣治河三策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堙塞昔禹鑿龍門闢伊闕無非爲疏導計故漢武之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浚渠逾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獨樂浪王景所述若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

爲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高長水五尺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河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流通之利無堙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恆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河水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則有古大金堤可倚以爲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溢爲害小亦不致乾淺以阻

漕運一挑浚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莫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弗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尚書宋禮即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但以流沙恆易於壅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鋪又督軍丁疲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於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盟河上下固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章入諸工部移文諸有司使即如其言行之（[illegible]）

治河者有數其議者曰不能禦河令不爲患而開之令爲患耶上遣中使問有貞有貞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疏策之爲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渠成賜名廣濟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濤截流柵木落竹以石實之而鍵以鐵曰合土木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閘有八度水至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原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當是時蠲瀕河民牧馬庸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決口始塞復於開封金龍口銅瓦箱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濟運事不中制

役以有成（南河全考）

景泰五年甲戌陳泰遷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呂梁二洪及運河（明史稿）

明景帝景泰六年二月辛未工部右侍郎趙榮奏先奉敕會山東河南三司相度河道然務身不到日泉或復之榮合懇以山東三司亦不親至委官後嘗辱罵之又以其委官不即遣人採河不覺笑之揮令大探之以所過有司供需稍不謹飄撻之山東三司都指揮王佑左布政使裴理按察使劉孜及其委官署都指揮陳忠參議梅森僉事胡鼎等因各亦言榮留兵馳走軍民驚疑杖傷縣官聞康眾於民多取直等狀巡撫尚書薛希璉巡按御史張琛亦以聞命左副都御史徐有貞覆之具得其情事下法司議榮應正罪自探河水雖若失大體然終爲有於國事而米乃辦事官爲之官夫於鈐東信等輒敢違法加兒毆詐欲爲風頭搆達危言抗拒敕旨命錦衣衛執之明正其罪希璉及琛符同信等奏榮亦宜付法司奏入帝曰此輩以私忿相訐奏本當究問但時方用工河道恐益稽緩姑置不問信等令巡按御史責取招狀俾悉心修理務期成功若再誤事不宥　壬寅湖廣華容縣醫學訓科王正中言本縣民夜運京儲皆經行洞庭湖春夏水漲人多被溺秋冬水涸舟復不通往復搬運勞苦萬狀臣見附近有河

一道昔晉杜預所開者但淤淺少水乞敕有司於農閒之日督率工役如舊疏浚使運船悉由此達大江之京倉實為民便帝命工部移文有司視其果利便書而後為之　三月己巳先是帝諭工部臣曰國家事務在漕運今聞河自沙灣抵臨清皆淤塞不通爾工部其集文武議其疏治方略以聞於是太子少師工部尚書江淵會同五府六部官議言運河之阻在疏浚之而已但今山東河南人力已罷且農事伊始難起夫役請將在京存操步隊官軍五萬人敕內臣及文武大臣各一人往同僉都御史徐有貞計度疏浚期明年二月興工四月可畢其器具合量給銀兩令自買之仍先敕河南山東

八

有司預積物料蓄軍糧以待帝並敕有司集河南山東毀實餘夫民壯各一萬人先給之付有司言宜以頻疏浚下力相繼若官軍一動糧餉銀兩輒有千萬之費況水派則復坐費無所施知今沙口已合決隄已堅挑河者已如命用工臣請仍舊例置撈淺夫唯用沿河州縣之民免其雜役救養之日使專事於此仍令管河官督領役小則量數起之役大則舉戶皆行其非近河之人皆休放使力農如此將遠者得安生業近者甘事河道不久利無弊者吾未之信也帝以為然工部之議遂寢　五月辛亥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奏運河疏濬功成帝謂工部曰河道雖暫通恐不能久其務又有貞尚宜督沿河夫

役以時挑浚勿致阻滯舟船　七月乙亥築沙灣決口成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是會黃河南流入淮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始克奏功凡費木鐵竹石等物累數萬計工五百五十五日帝以河道難完尚恐未堅命有貞明年春仍往視之　丙戌命修直隸容城縣白溝河杜村口及固安縣楊家等口決隄　八月丁亥管河主事李蕃奏初為徐呂二洪水淺礙舟乃開沙河引黃河之水然後舟楫流通近又見起夫浚封丘縣新集等處分渫沙灣水以濟沙灣緣渫沙灣水微細不能兼濟二洪恐沙灣得水而徐呂乾澀得一失一乞計之若從新集地高費用頗多乞敕左僉都御史徐有貞等量度處置從之

九

九月戊子右僉都御史陳泰奏敕督浚儀真瓜洲江都高郵寶應及淮安一帶河道至是以工完上聞凡浚河一百八十里築決口九處壩三座役人夫六萬餘　十二月甲寅復命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巡視沙灣　戊午免秋沿河濟寧等十二州縣修河民所負官馬并雜料役以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夫力役方勤不宜科取故也　丁卯提督濟河西岸沙灘及築東岸堤隄明英宗實錄

陞檢為山東右布政河決張秋朝命僉都御史徐有貞塞之公督其役七工所集者數萬為設方略編制為營以土石塞而決之水患遂息尋轉左布政

明景帝景泰七年九月戊辰朔以右僉都御史陳泰巡撫南直隸蘇松等處時在揚州疏濬河道巡撫鄒來學卒戶部以聞故命泰代之　辛巳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奏京畿及山東自七月大雨至八月諸河水溢頗高岸亦有丈餘隄岸衝決民田廬淹沒商船漂溺者無算幸新造水門一帶隄堰無患其衝決不甚害者臣已俾有司督工修理唯戊應祠舊隄所決既大所係尤要必置樂水埽如水門埽堰之制仍於濟寧抵臨清增置減水閘始可經久其修築人夫乞免他徭仍人給口糧庶易成績帝是之仍敕有貞等督軍衛有司措置物料務在堅完勿遺後患　十二月癸卯陞徐有貞為左副都御史有貞以修河竣事回京入見帝顧問良久獎勞甚至因命吏部特陞之明英宗實錄

是年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功成先是有貞疏上既報可乃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隼由李隼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二十里至大豬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

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九堰既設水遂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貸灌溉者為田百數千萬頃凡堰建以水門縱以虹隄堤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什之門之廣二十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隄長倍之架濤截流栝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五行用之水性而導汶泗之源出諸山匯瀠澩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闊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用其衣道初議者欲棄渠

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固奏罷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畢力功蓋三年而告成進副都御史明紀事本末

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珵吳人宣德八年進士景泰二年遷右諭德河決沙灣七載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治之至張秋相度水勢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艘請急塞決口帝敕有貞如竑議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

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諂從其言有
貞於是大集民夫躬親督率閱五百五十日而工成
方工之未成也帝以轉漕爲急命廷臣議方畧工部
尚書江淵等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
往助役期二月畢工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遏
張秋束手坐視無所施力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但
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廷議遂寢事竣召還佐院事
帝厚勞之復出巡視漕河濟寧十三州縣河夫多負
官馬及他雜辦所司趣之急有貞爲言免之七年秋
山東大水河隄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
隄決口自臨清抵濟寧各置減水閘水患悉平還朝

帝召見獎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明史本傳
武功在張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尚書曰
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殺爲各支
流去而時或泛溢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
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從浮出如是者數處
武功曰水未則不受物浮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
曰此乃眞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七石若
無效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
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
下殆有龍窟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
鐵柱洞釜底貫而下爲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
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爲人道之見續[illegible]
明英宗天順元年十二月丁巳尚寶司少卿凌信奏江
南運糧者泛大江至瓜洲壩有風浪之險宜從鎮江府
裏河而裏河自新港至奔牛一百六十餘里河道淺狹
又有三壩大船不利車盤七里港口又有金山橫阻江
水不得入以致糧船多冒險損壞宜通七里港口引江
水灌入濬新港至奔牛一帶爲便奏下工部覆奏宜令
管理漕河道官僉都御史李秉及郎中范𣑊提調附
近有司通濬從之明英宗實錄 是年令總兵官兼理河道明會典
明英宗天順二年三月癸丑管河主事孫榮奏濟寧州

濟安閘水勢陡峻損壞船隻可移入二十餘步其舊閘
岸改砌月樣以殺水性令不得橫激上命所司勘實移
之 十二月己巳先是直隸大河衛百戶閔恭奏南京
并直隸各衛歲運薊州等衛倉糧三十萬石駕船三百
五十隻用旗軍六千三百人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
惡滯流旬月及有覆風閘船行至中途忽爾又值風變
人船糧米多被沉溺實非漕運之便臣見新開沽河北
望薊州正與水套沽河相對止有四十餘里河得水深
堪行舟楫但其間十里之地阻隔若挑通之由此攢運
則海濤之患可免雖勞人力於一時實千百年之計也
事下工部請移文鎮守薊州總兵巡按直隸御史勘其

利否至是都督僉事宗勝監察御史李敏皆報恭言導其河應挑闊五丈深一丈五尺於附近天津永平薊州寶坻等衛府州縣發一萬人夫委官督領俟明年春和農暇之日興工然各處軍民艱辛者多宜一月人與行糧三斗仍官給器具庶無勞損而功易成從之 明英宗實錄

崔恭天順二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與都督徐公浚儀真漕河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已大治吳淞江起崑山夏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自白鶴江至嘉定卞家渡迄莊家涇凡浚萬四千二百餘丈又浚曹家港蒲匯塘新涇諸水民賴其利 明史稿

林鵠天順初知鎮江府漕故經孟瀆險甚巡撫崔恭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江險古道里遠多石且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浚之令通舟春夏啟閘秋冬度壩功力省便恭從其議遂爲永利 明史稿

明英宗天順三年四月辛巳工部奏國家大計莫先於糧運今聞自通州以南直抵揚州河道淤淺糧運難行宜馳文於管河道官令量起附近衛所府州縣軍民設法疏濬其水瀉泉源亦宜疏通以濟運河從之 明英宗實錄

天順三年戶部尚書楊鼎上言阿羅出住牧河套數入寇掠費用浩繁凡銀兩引鹽收馬撥運之法盡行尚爲未足又起預徵之例民困財竭所不忍言惟黃河乃漢唐漕運河即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遡流饋運庶幾軍餉可足民力亦蘇或摘漕糧數千石赴陝就令教習山西陝西河南之人待舟楫通後乃許迴運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有增矣詔從之後阻不行然倪岳許論嘗欲通舟河漕渭轉漕邊鎮要皆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也 陝西通志

卷第一百九

運河水

明英宗天順五年二月丙戌漕運總兵官右都督徐恭奏運河諸閘多狹隘臨清一閘尤甚而近造糧船高大閘狹不能容請敕山東軍衛有司積工措料修移舊閘五十丈濬深三尺六寸增廣三尺庶不阻漕運上曰臨清南北要衝之地其閘乃淺狹如此即令有司修築之

乙未陝西按察司僉事李觀言涇水出涇陽仲山谷道高陵至櫟陽入渭袤二百里昔漢穿渠溉田萬頃宋元俱設官主之今雖有瓠口鄭白二渠皆其事者不職隄堰摧決溝洫壅潴民弗蒙其利官稅因之拖欠乞敕布按二司堂上官督同該管州縣人夫依時疏鑿上命有司浚之　七月乙丑修河西務灣兒渡口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六年三月丁巳命疏浚淮安以南運河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八年正月己未命修高郵湖岸三十餘里以年久風浪撞激其磚石樁木皆脫落故也明憲宗實錄

明天順八年七月壬申時憲宗已即位都察院都事金景輝言會通河自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俱有汶水若春月少雨則水脈漸微而舟行淺滯其濟寧城北陳橋舊有古河一道北由長垣經曹州至鉅野縣安興墓巡檢司地界乃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溢有舟往來其間雖陳橋迤西一舍許水道淺狹水小之際不能流通請興工開浚亦可分引沁水仍置二閘以司啓閉則徐州臨清二河均得利濟而衛河之水亦得增長且長垣曹鄆諸處糧稅可免飛輓之勞而江淮民舟又可由徐之浮橋達於陳橋至臨清而無濟寧一路壅塞之苦其利多矣事下工部請按實以聞　十二月壬午工部主事郭昇請修臨清新閘上覽從之　乙未直隸邳州知州孟琳奏本州諸行諸社俱臨沂河以久雨河岸為水所嚙者二十有八處諸社卑田淹没殆盡乞量與工役修築工部覆奏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元年三月庚申詔浚通濟河灣兒渡口命工部主事蔣珽都督同知陳逵董其役　五月庚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陳泰請修築高郵湖岸自杭家嘴北起至張家溝鎮南止凡二十里有奇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年四月辛酉浚薊州等處新開沽河

十二月甲子命御史一員提督通州迤南抵臨清及衛輝一帶河道先是命巡鹽御史兼巡河道至是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滕昭言河道淺澀非專任不能疏通工部請如所言從之　九月丙子戶部會官議南京管糧都御史及漕運總兵等官所言事宜一兗州府城東舊有金口壩蓄水接濟運河每遇山水泛漲輒衝決費工修築宜將濟兗二府原設泉夫秋冬空閒之時采石壘

包砌前墻一通州直抵儀真瓜洲一帶河岸墻堰閘座近年多有坍塌損壞蓋沿河軍衛有司官不遵舊例以時修築遂致河道淤淺阻滯船隻乞各委堂上佐貳官專一修理以便漕運議上俱從之

明憲宗成化三年七月戊辰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滕昭言儀真瓜洲並潰諸處河港乃貢賦必由之道舊因淺滯令旁近揚州鎮江常州諸府衛與二疏浚是後弊令三年一浚然所司怠玩淺不以時甚至窮冬召衆興役凡手足皸瘃雖浚無實徒為勞擾請自後每於冬初即為興工從之　九月壬申戶部會六部等衙門官議漕運總兵及各處巡撫等官所言事宜條奏一徐呂二洪全藉河南滎沙岡等處水溜注接濟近揭先年設主事一員後又添設河南參議一員專理近乃裁去尊管於河南布政司分巡官以致二洪淤塞水利不興請如舊增置參議為便一濟寧州小大溝至開河驛堤上接汶泗等河下通黑馬等溝導引泉水以濟糧運元時州之西苫孫村南望二湖之水設減水閘十餘座水大量為減泄小則流入官河甚利今久失修舊日溢坍塌且每歲山水先壞隄岸春時無水接濟夏月漫流渰沒田禾舟楫難行請如前修築一儀真至通州俱係運道而淮揚一帶水路各有專官管理唯自直河至通州俱係運道事多廢墮請令張家灣收甎主事督同所在軍衛有司委官提調各淺夫老以時採取椿草每春糧運之時遇有水淺漫流如法築置壩堰逼水歸洪庶糧運無滯流之患上皆准議行之

明憲宗成化四年六月癸卯工部管洪主事郭昇奏徐州洪勢最險自昔兩隄磨陷避水漲舟行無路往來甚艱而關河上下一壩勢亦如之雖頃年修築亦唯取辦一時殊非經久之策又如外洪翻梁等石裏洪滾下一灣尤為險惡屢壞行舟今欲以大石修砌而足其外則鋼以鐵錠其內則塡以雜石而又鑿去外洪翻梁惡石用石鋪平裏洪隄岸以便來往須勸率往來中外官員及遠近客商以給其費及冬淺夫及木洪溜夫以供其役工部以聞詔可

明憲宗成化五年三月丁亥工部奏自通州抵天津衛河道淤塞漕運不通宜加疏浚其自天津衛南直抵揚州一帶河道亦有淤淺宜敕總督等官通行疏通以便漕運從之

明憲宗成化六年七月庚子監察御史康驥奏請疏濬張家灣橫河口小灣套以泊運船修整自京城抵通州往來要路以便糧運上命俟年豐為之　壬寅工部奏通州至武清縣蔡家口河口并凡岸被水衝開一十九處宜起倩兵民并工修築以便漕運上從之命侍郎李顒董其役　癸卯巡按直隸御史張誥奏請修築靜海

以南臨清以北一帶河口之放水衝塌者以便漕運從
之　九月己丑鎮守密雲都指揮僉事王榮奏山水
泛漲衝塌古北口潮河白河龍王峪沿邊一帶關城墩
塞隄壩及密雲中衛南北城垣請撥軍修築從之　上
月己酉戶部會官議上總漕運等官所陳事宜一運糧
船隻凡遇水淺之處宜行漕運衙門令各該把總指
揮提督官督各管旗船摃車及當地淺夫併力挑撈
於少埔通河洪使前船既過後船接續而行違者究問
憲宗成化七年正月甲申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
處右副都御史陳濂奏通州一帶漕運為中而南北分
流久不流淺窄水不多況兩京往來內外官多不治國
計不候各閘積水滿板輒欲開放以便己私而南京進
貢內臣尤甚以此走泄水利阻滯糧運今欲會同山東
巡撫守臣計工挑浚見閘皆禁約事下工部覆奏從之
　十月乙亥以南京刑部左侍郎王恕為刑部左侍郎
奉敕總理河道陞工部員外郎郭昇為郎中山東按察
司僉事陳善為副使與工部郎中陸鏞分理之時太監
韋煥等奏運河淺請量增昇等職專理河道事下戶
部會同吏部尚書姚夔等擬議覆奏以為太宗皇帝肇
建北京以元人海運不便命平江伯陳瑄經略糧運河
道是以六七十年間漕運通利京儲山峙其良法美意
度越前代近年以來河道舊規日以廢弛淤少壅塞不
加疏洗泉源侵伏不加撈濬湖泊占為田園鋪舍廢為
荒落人夫虛設樹井皆枯運船遇淺動經旬日轉僱盤
剝財殫力耗及至通州則水陸僦車費多出息稱貸
勞苦萬狀皆以河道日廢所致河道既久日壞一日殊
非經國利便機所宜職為急務然自通州至儀真瓜洲
二三千里往來修治非一二人能辦況首尾不接歲月
不常時無統制功難責成今宜進工部郎中專理沛縣至
儀真瓜州一帶令副使管理山東地方兼管通州河道
郎中陸鏞專理通州至德州一帶河道簡命重臣大臣一
員請敕總理其事凡河道事宜根究本末以次修復其
舊務為久便其侵占阻滯者仍須審度人情事勢隨其
緩急輕重以為先後他有便宜方略可奉行者聽斟酌
之限以三年底於成效不得虛應故事致誤國計上從
其議賜恕敕曰朕惟京師轉饟仰給東南轉運自平江
伯陳瑄經理河道之後管河者多不得人舊規日以廢
弛糧船阻淺轉輸延遲若非委任責成豈不有誤國計
今分官管理一帶河道特命爾總理其事爾宜往來巡
視嚴督各官并一帶軍衛有司人等用心整理閘壩損
壞者修之河道狹塞者浚之河泊務謹隄防泉源毋令
淺澀沿河淺鋪樹井及一應河道事宜但係平江伯舊
規者一一修復不許諸人侵占阻滯凡有便宜方略可

舉行者悉聽爾斟酌施行一應官員人等敢有違誤者
或量情懲治或具奏拏問爾仍須審度人情事勢隨其
緩急輕重以為後先毋急以擾人毋怠以失事限以三
年務底成績如或因循不理致誤國計責有攸歸爾其
勉之慎之　丙戌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疏
通惠河舊道事宜先是漕運總兵官都督楊茂奏每歲
漕運自張家灣舍舟陸運過西泥灣等處僱車一兩僅
載八九石其費皆出於軍考得通州至京城四十餘里
古有通惠河故道石閘尚存永樂間曾於此河搬運大
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先年曾奏欲於元河搬木發運
又有議欲於三里河從張家灣烟墩橋以西疏挑二十
里灣泊糧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
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疏挑唯用閘蓄水今運糧船所
每船二十五隻造一剝船自備米袋挨次剝運如此則
運士得省腳費而困憊少蘇矣事下工部尚書王復同
太傅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姚夔等官議得古通州
河道閘座設若開濬修砌可以泊船可以運糧誠有益
於國計但地形水勢高下并合用軍夫物料俱難約度
宜請自簡命戶工二部堂上官各一員會漕運參將袁
佑熟識達水利官匠前往相度如果利便量將該用軍
夫物料修理事宜具奏會議定奪上以命鼎毅還同參
將袁佑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

州地方三里河各河道將行船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
史并各閘見樹碑文所載事迹稽考回奏云閘河原有
舊閘二十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時水在宮墻外船得進
入城內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
道行船須用從宜改闢論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
泉水往西逆流經過祖宗山陵恐於地理不宜及一畝
泉水經過白羊口山溝兩水衝截俱難導引外及勘得
城南三里河至張家灣運河口袤延六十餘里舊無河
源正統間因修城濠作壩蓄水歲恐雨多水溢故於正
陽橋東南低窪處開通濠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
自濠口三里至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人家廬舍
墳冢流向十里迤南全接舊河入張家灣白河其水深
處止有二三尺淺處一尺餘或處僅丈餘窄處不及一
丈今若用此河行船凡河身窄狹淤淺處必用浚深開
闊凡是人家房屋墳所必須拆毀移且以今寬處一
丈許之水深二尺若散於五尺之寬止深四寸況春夏
天旱泉脉易乾流水更少糧船剝船俱難行使兼且沿
河陡岸高者必須剷削低者缺者必須增築填塞又有
走沙易淤處俱要砌閘設夫修挑倘水淺少又須增引
別處水來相濟若引西河之水則自河口迤西直至西
湖隄岸未免浚鑿費廣若引草橋之水必須於大社壇
迤一路創鑿溝渠亦恐有礙況其源又止出彰義門外

玉匠局等處馬跑等地泉亦不深遠大抵此河天旱則淤塞淺澀雨潦則散漫衝突徒勞人力終難成功決不可開況元人開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其勢洶湧衝沒民舍船不能行卒為廢河此乃不可行之明驗也今會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諸水其源皆出於西北一帶山麓堪以導引湮於西湖見今大半流出清河若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閉住引至玉泉諸水從高梁河量其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餘從都城外壕流轉通會流於正陽門東城壕再時泄入三里河水閘往供流入大通橋閘河暨時閘閉天旱水小則閉閘積水短運剝船雨澇水大則開閘泄水放行大舟

況河道閘座見存不用增造官吏閘夫見有不須添設臣等勘時曾將慶豐平津通流等閘下板七寸剝船已驗可行若板下至官定水則其大船亦可通行止是閘座河渠間有決壞淤淺處要逐加修浚較之欲創三里河工程甚省況前元開創此河漕運七八十年公私便宜後來廢弛今若復興則舟楫得以環城灣泊糧儲得以近倉上納在內食糧官軍得以就近關給通州該上糧儲又得運來都城與夫天下百官之朝覲四方外夷之貢獻其行李方物皆得直抵都城下卸此事果行定實天意暢洽人心歡悅足以壯觀我聖朝京師萬萬年太平之氣象也伏望聖明早賜裁處乞敕各該衙門會計物料量撥官匠并在營見操官軍人等自西山玉泉一帶并都城周圍濠塹大通橋直抵通州張家灣一路河道分工挑一修浚如此則不惟省一時糧運之脚價實足以垂萬世無窮之利益矣疏入命下所司 十一月癸丑霸州知州蔣愷固安縣知縣賈貴各奏霸州城北古有草橋界河一道上接渾河下至小直沽順流東注於海永樂間渾河改往西南流逕固安新城雄縣沿至霸州新河一帶水勢不順漸已淤塞累衝決為居民患近者衝決孫家口東流入河又東抵三角淀小直沽入海乃其故道需固其口勿令下流壅塞築堤岸使順流注海免貽後患上命順天府官勘實從之明憲宗實錄

王恕遷刑部右侍郎父憂服除以原官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河修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旋改南京户部左侍郎明史稿

明憲宗成化八年正月己未工部奏漕運總兵官楊茂先乞敕通州至大通橋舊河石閘以免官軍車運之費有旨命户部尚書楊鼎等勘報鼎等報云自西山玉泉并京城濠塹抵張家灣一路河道俱宜修浚已准撥官軍九萬餘名修理矣會有災異停各項工役而修河一事宜取旨上命依原擬量撥官軍四萬令總兵官趙輔郭登統領先浚京城壕塹仍以太監王賜工部尚書王復兼董其役其通州一路俟工完以聞 二月戊辰朔

鎮守永平山海總兵官東寧伯焦壽言薊州新開沽河淤塞一千二百丈糧運不通而欲照先年奏准三年一浚事例於順天永平二府及東勝等衛起撥軍民興工緣今災傷人民缺食且農事將興欲行巡按御史親詣其城勘視酌量暫濟漕運俟明年三月以後并工疏浚庶於民力少蘇漕運亦濟從之　八月癸巳修築淮安抵儀真瓜洲湖河堤岸衝決者一十五處 明憲宗實錄

是年河道侍郎王恕請治揚州至淮安湖塘堤閘碶引塘水接濟運河 [illegible]

明憲宗成化九年正月辛亥巡按直隸御史婁謙言漕河自通州直抵臨清多淤淺請於通州一帶各設管河官一員及委軍衛官相兼管理疏通并令撫按官下河道侍郎王恕議以為當工部遂請移文吏部於順天河間淮揚四府各添設管河通判一員通州等州各設判官一員各該衛所俱推選廉幹官相兼管理仍行總理管河等官往來提督奏上上以河道只仍舊委官管理不必添設　已未總督漕運平江伯陳鋭奏儀真瓜洲運河原無水源全賴揚州雷公陳公二塘及高郵寶應部伯等湖積水接濟清河迤北至徐呂二洪則藉河南黃河鳳池口金龍口沁河等處諸水濟運南北閘河則賴徂徠沂泗泰山曲阜等處諸泉源并臨陽南旺孫郵等湖水近所司視為泛常不為疏浚修築是致水利不

通糧運有阻撥啟所由蓋因通州至儀真相離二三千里往來巡視非一二人力所能辦宜酌量遠近自通州至德州責令郎中陸鏞專理自德州至濟寧則責之副使陳善自沛縣至儀真則責之郎中郭昇仍敕大臣一員總督其事庶事體歸一而工力可成工部議以為宜從之　三月丙申總河侍郎王恕言淮安府儀真瓜洲湖河隄岸被水衝決者一十五處其餘坍塌者二百餘里及儀真二壩衛閘修理物料俱揚州出辦今連年災傷民力不給欲於池州安慶二府支取遺類并南京龍江瓦屑壩一竹木局所抽分支什蒜木令南京兵部馬快船運赴事下工部請行南京工部查勘定奪從之

明憲宗實錄

十年秩□公錫陽登人成化壬辰進士為都水司主事管河臨清改作板閘 [illegible] 改刑部郎中從侍郎何喬新賑荒山西開渠澤渠以溉田進鴻臚少卿 [illegible]

明憲宗成化十年八月辛亥戶部會官議覆漕運總督等官所言事宜一睢寧縣沂運河北自徐州南至宿遷二百餘里水多淺澀宜添設管理河道官一員其通州儀真一帶管河官止令專理河道不許別有差委一江浦縣地方北城圩舊有古溝河一道北通滁河其浦子口城東亦有黑水泉古溝一道南入大江兩溝之間中有岡隴然崇若因其舊蹟去其岡隴開成河道則

可引江湖以資灌漑潦則可洩水勢宜行令巡視屯田
御史督同應天府及浦子口橫海等五衛軍民開通務
責成效疏入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一年八月辛巳命浚舊通會河敕平江
伯陳鋭右副都御史李裕戶部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
侍郎王詔督漕卒疏浚先是鋭等奏通州至京舊有運
河一道廢閘尚存但年久淤塞損壞欲照尚書楊鼎奏
准事理就借漕卒用工疏浚閘閘積水以運糧儲至是
特令鋭等會議提督漕卒自下流為始疏浚壅塞修閘
造船合用糧料匠作於各司取用務求成功仍委附近
公差御史察其不聽約束者以聞　九月己酉巡撫山

東左僉都御史牟俸奏山東舊有小清河上接濟南趵
突等泉下通樂安沿海高家港等鹽場大清河上接東
平坎河等泉下通濱州海豐利津富國等鹽場後因於
塞衝決舟楫不通民苦般剝兼雨水渰沒其患尤甚近
勸農叅政唐虞為之修浚造閘水利始通繼今非得人
提督恐久而或廢乞令虞兼治水利後繼任者亦如之
詔可　十月癸未增設工部管理河道官一員漕運總
兵官平江伯陳鋭等奏比奉詔疏浚通州至京河道工
將就緒請設官理之并提督青龍等橋廣源等閘及西
山一帶泉源時工部郎中陸鏞丁憂服闋因以命之
十二月辛卯置儀眞縣河港三閘先是工部郎中郭昇

奏江南進貢糧運等船至儀眞壩雖夏月潮滅亦須人
力絞輓方能達河少有鉗失船即損壞而裏河壩岸恐
為潮水衝決多開缺口以殺其勢水落復修為費甚大
儀眞縣羅泗橋舊有通江河港上至裏河幾四里許潮
大之時內外水勢相等此港可置三閘潮來先啓臨江
閘使船入閘而進候潮平乃啓中二閘啓之如此不
惟往來舟船利便而裏河水勢亦可流洩不待決口重
費也詔可之冣會督漕都御史李裕悉議修完而儀眞
店戶惡其營已利竊囑所司假以走洩水利閉之至是
昇復條陳開閘之利不閉之患工部覆奏以昇言誠有
益經久之策宜允所請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二月己丑工部言永平府暨通州
等衛各奏原派疏浚通惠河并直沽新開沽人夫地方
多有遠近欲得彼此相易為便會保定等縣亦言各縣
河岸衝決數多有妨耕種乞存留原派協濟通惠河人
夫以便修築而本部委官徐九思等亦各言蘆溝橋及
直沽天津迤北南營要兒渡口一帶河道衝決淤塞有
妨漕運比之通惠河尤急宜如所奏准其存留移易其
直沽處淤一帶河岸道路亦宜酌量緩急暫撥通惠河
人夫用工唯要兒等渡則照原定人夫不必更動為便
從之　五月壬戌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鋭等奏通者
修造通惠河閘成欲將山東泉源河道并通州等處水

閘閘座與永通橋閘俱量為疏浚修改以便漕運上從
其議下所司知之　六月丁亥浚通惠河成自都城東
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里興卒七千人費城磚
二十萬石灰一百五十萬斤閘板椿木四萬餘蘇鐵桐
油各數萬計浚泉三增閘四凡十月而畢漕舟稍通都
人聚觀增平江伯陳銳祿米歲二百石賞侍郎翁世資
王詔綵緞表裏銳又為浚河官乞恩乃命郡州衛指揮
分事單鏞高郵州判官林烈等十員俱陞署職一級其
餘職役匠卒皆賜綵緞絹布有差是河之源在元時引
昌平縣之三泉俱不深廣今三泉俱有故難引獨引西
湖一泉又僅分其半而河制窄狹漕舟首尾相銜至者

僅數十艘而已無停泊之處又沙水易淤雨則漲溢旱
則淺涸不踰二載而淺澀如故舟不復通然銳之所增
祿米猶歲給不絕識者愧之　丙申陞山東兗州府通
判陳翼為順天府通判專理通州以上河道并西山一
帶泉源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等言翼長於治水嘗
疏濬寧州永通河改修耐牢坡等閘具有成績故有是
命　七月丙午總漕李裕等奏新開揚州白塔河濟水
往來恐久而淤淺宜下所司與瓜洲儀真漕河皆三年
一浚又言江南孟瀆河亦多淤淺乞下巡撫巡按等官
勘驗疏浚以便漕運工部覆奏從之　甲寅增設直隸
江都縣留潮通江二閘　九月丙辰漕運總兵官平江

伯陳銳奏通惠河雖已通行然其間猶有未畢工者欲
再疏浚使加深爲擬撥江北運糧衛所軍約一萬名委
都指揮等官督管於明年二月興工乞官給以廩給口
糧食鹽從之 明憲宗實錄

卷第一百十

[illegible]

運河水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七月戊子管理河道工部郎中楊恭奏六月以來久雨水溢運河東西兩岸衝決甚多有妨糧運乞撥京營官軍修築仍命文武大臣董之庶克濟事章下工部議宜移文都督同知陳逵同楊恭於通州直隸天津等衛附近處所量起軍餘三千名順天府沿河州縣起民夫一千名相兼隄淺人夫并工修築以便漕運并行戶部每名給與行糧仍令董工官盡心提

督務在堅厚以圖經久從之明憲宗實錄

李裕成化中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浚白塔孟瀆二河以便漕張秋南旺及淮安西湖舊編木捍衝激勞費無已裕與郎中楊恭等謀易以石遂為永利明史稿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二月丙午管河郎中楊恭奏兗州汶上縣直抵濟寧運河隄岸衝決一百一十里今欲并理每夫一名乞月支口糧三斗從之　三月辛卯太監汪直言高郵邵伯寶應白馬四湖每遇西北風作則糧運官民等船多被隄石樁木衝破漂沒宜築重隄於隄之東積水行舟以避風浪工部議合行漕運總兵巡撫等官相度增築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五年九月壬申詔修南京內外河道先是南京監察御史何舜賓奏南京城內外河道淤淺宜發丁夫疏浚下南京工部移守備等官按視以為宜如所奏其工力於京民丁多而家富者量役之及浙江蘇松等府大戶運糧至京亦令量助仍令舜賓等管理聽其設法以補不給從之　十月壬子理工部郎中楊恭為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道恭管理江南直抵濟寧一帶河道六年考滿漕運總兵等官奏保陞職仍舊任事吏部議擬通政司參議詔以恭既管河勤能陞右通政恭在河道承奉太監汪直故有不次之擢也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六年九月口口戶部會官議漕運及巡撫等官所陳事宜一大名府元城縣小灘官軍兌糧河道淤淺宜於元城館陶二縣增置主簿一員職專疏濬明憲宗實錄

是年甃呂梁洪二石堤長七十餘丈築石壩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隄二十餘丈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道要害南河全考

明憲宗成化十七年五月庚辰南京工部員外郎吳理言近御史何舜賓建議乞疏濬南京河道以便糧運今天時亢旱人心靡寧乞暫為停止以蘇民困事下工部

覆奏請如瑄言候豐年再陳區處上曰河資於浚宜在
疏濬惟慎擇官董之不必止也 明憲宗實錄
成化十七年既塞河南決口又自揚州鑿河四十里
以泄積潦歲災賑饑伐材為屋以居流民比還民遮
道留之 王恕撰戶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公名遠以工部侍郎治河
明憲宗成化十八年二月己未工部以管河右通政楊
恭巡河監察御史莊英會勘漕運總兵官陳銳所奏欲
於臨清縣南三里開通月河分殺水勢誠為利便但言
東平州戴村修砌減水石堰欲行山東科派夫料而歲
荒不能給宜於銳原借本部修路銀內支用或人力不
足於附近無災縣分取之庶事易集而民不勞從之

秋八月久雨衛漳滹沱等河漲溢運河口岸多決自清
平縣至天津衛凡八十六處大家等村屯凡九處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九年九月丁巳戶部會官議奏漕運巡
撫等官所上事宜一武陟等縣沁河其源出太行山下
流接徐州運河舊各縣無管河官巡視修理遇夏秋水
泛堤岸多被衝決請於武陟新鄉獲嘉原武陽武封丘
祥符等縣各增設主簿一員專巡河道如議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十月丁巳停總理河道通政司右
通政楊恭俸三月以漕河淺澀運船多過期不至為戶
部所參奏也 十二月戊午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

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上下供用多取給江南然
必藉船運而後可達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
南懷慶府地方築堤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
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
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諸
泉歲久不浚亦多壅塞以致河身淺澀糧運艱遲及四
方進貢方物等船不便往來雖工部亦嘗奏行兩地巡
撫巡按管河官員督工修理但恐仍前泛視未為運道
不得水利接濟所係非輕請敕工部重推一員選領諸
該屬官一員前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
之處修築疏浚上是之命工部侍郎杜謙率其屬郎中

蕭冕員外郎李濬往董其事因敕謙曰朕惟國家公私
物用取給江南而運道水利關係甚重近年以來河水
淤淺加以天旱沁水決入黃河汶泗洸諸泉又多壅塞
以致水利不通有妨漕運特命爾謙自通州臨清直抵
淮揚一帶會同山東河南巡撫巡按督責三司府衛官
并管河管泉官員逐一踏勘凡係蓄水接濟運河堤岸
何處衝決所當修築泉源何處壅塞所當疏浚及會計
合用工作木料預為措辦待明年凍開相度事勢緩急
工程小大起集軍民趁時修理務俾水利通行舟楫無
阻斯為有益此誠國家大計凡事有相關及敕內該載
不盡者聽爾計議便宜而行文武官敢有怠慢誤事者

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徑自執送問刑衙
門問理四品以上并方面軍職參奏執問各巡撫巡按
有不用心者亦具實來聞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庚戌命修河夫月給米人
三斗時遣工部左侍郎杜謙自通州抵淮揚督修謙以
所在民饑請量給官廩戶部議如其言從之　七月辛
未工部左侍郎杜謙奏奉敕修浚河南山東等處運河
沁衛二水已經相度緩急修浚既有次第臣今竊究其
弊緣無大臣總理雖有管河官員多為親臨上司役委
頗疲失此不得專於職務乞如侍郎王恕總理河道事
例增設工部侍郎一員其沁衛二河河水經涉地遠邇

有旱澇人夫浚治無官管攝乞如山東泉源事例增設
主事一員及臨清以北至德州俱無管河官乞依臨清
以南事例增設管河判官主簿一員本部議覆上曰侍
郎不必增設餘如所議 明憲宗實錄
杜謙字益之昌黎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即
淮徐呂二洪洪當運道中迅流立石錯如齒列盤渦
盪漾舟行失利則人與貨俱沒公至相其地勢詢其
水患稍加平治舟賴以濟歲適歉山東淮北流離飢
餓之民叢集兩岸隨舟上下號呼乞食公設法勸糶
得米為淖糜以食之全活甚眾後佐工部時漕河淤
塞糧道不繼眾議舉公往任修復之事公自通州循

河流以抵淮揚相地勢去淤塞導源泉修閘壩漕河
復通竣事復命上嘉之有文綺楮幣之賜 杜公墓志
成化壬辰銳鎮淮揚督漕運紀已亥於淮河壩改石
閘修造移風清江理與四閘包砌堤岸疏通泉源辛
丑仍於濟寧分水龍王廟南北□□里各置一
閘以節蓄水利總漕事二十四年河道之修築轉漕之
利弊政事之得失前後建言有數章廿一年乙巳致
管南京中府事 陳銳傳 明史本傳
明憲宗成化廿三年二月庚辰工部奏直沽通惠寺口新開
沽河道例應三年一浚宜遣官并行巡撫都御史李回
等如例起夫六千給以口糧并工疏浚從之 明憲宗實錄

明成化間開濟寧西湖自耐牢坡至塌場口長九十
里決水入湖改耐牢坡閘名永通 北河紀
成化間有議疏天津水運至宣大省兵餉者主事楊讚
相度地有游沙不可容水勢相懸有至二百丈又多
天險人力難施遂止 [illegible]
明孝宗弘治元年二月辛亥修儀真瓜洲二處壩下河
口及淮安府福興閘　八月丁巳南京守備太監蔣琮
奏揚州儀真地方羅泗橋舊有通江港口閘閘放船成
化間巡河工部郎中郭昇奏浚通河西岸一帶潮滿則
閘開退則閉船隻經過無復盤費損傷之患時有奸豪
侵占要路於沿河水次起蓋浮舖為買賣者巧□斯閘一

開必致折毀往往以河水易洩為辭欲毀其成牐因力辨浮議條陳五利冀以行之久遠而司漕運者偏聽奸詞擅行築塞致令往來船艘仍前受害近潮居民謂為得計就於臨河舊路起蓋文天祥祠宇欲使後來不敢輕易改拆而守備指揮亦於閘上擅自蓋亭索取財物乞依前修濬開放及將奸豪侵占舊路所蓋鋪屋祠宇俱為折改則奸弊可革便利可興工部覆奏命巡撫官會同總兵官從公勘議以聞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二年四月丙午修滹沱河白馬口及近城隄共三千九百餘丈 明孝宗實錄

弘治二年河決故道泛及汴堤巡撫大臣具疏奏聞事下工部集議舉可以治水者令刑部左侍郎白公昂居南京兵部僉以其名對詔可乃改公戶部遣人特敕賜之以行公受命乃言河患甚急非臣一人所能獨治唯郎中婁性為臣屬官其才可任詔亦可於是婁君往受公謀畫以河舊自歸德府之飲馬池東入睢水經宿州靈璧至宿遷小河口入泗唯睢淺隘不能受故其勢瀰漫橫溢并及永城夏邑蕭縣碭山睢寧等處其治之無緩婁君以為然乃協謀于巡按憲臣命鳳陽知府章銳相其便宜以興工役而推官李渭宿州知州萬本分行治之自宿遷而上至歸德而止並加疏濬使淺者以深隘者以闊其旁民居田

畝悉築堤以護其崇一丈又於符離橋南鑿月河一道長五百丈闊十丈深二丈五尺沿河置減水閘七及濬渠一皆為防河計也凡役工夫三萬人經始於三年之夏五月至秋八月而畢 宿州志

洪瑞字德徵成化乙未進士弘治己酉歷工部郎中治濟寧以南河道值久旱舟膠不前公知之兼程抵任相宜從事鑿新河濬舊河增築閘時蓄洩水通而舟前渾民稱便高郵甓社湖風濤覆舟舟人多溺死公度傍湖田鑿複河延袤四十里得風舟由複河可免覆溺功成而田賦額存民患之同事者議撥荒田補賦公以為非便上疏乞蠲除下戶部議覆如公疏至今利賴辛亥以疾乞歸 寧宗縣英鄉曲景志

明孝宗弘治三年二月辛卯疏濬直沽達東海口并新開沽一帶河道 十一月癸未侍郎白昂奏處置河道事宜乞令揚州府管河通判常居瓜洲總管閘壩不許回府營幹他事南北直隸山東府州縣管河官令其沿河居住管理河道不許別有差委其兗州府通判則令常居南旺分水地方專管撈淺并提調各閘若山東布政司勸農參政則令兼管河道修理疏濬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明孝宗實錄

白公昂見高郵之甓社湖風浪時作多覆舟或舟觸岸輒壞議即其東開複河以避其患河成舟安行無

險名其河曰康濟人思公惠別名白公堤（[illegible]）時監察
御史孫君衍工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巡撫右副
都御史李公鼎漕帥署都督僉事郗公勝署都指揮
同知郭君鋐合議高郵州運道九十里入新開河湖
東直南北爲隄舟行其下自國初以來障以椿木固
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幾甓社北則與七里張
良雙社石臼平阿諸湖通縈迴數百里每西風大作
波濤洶湧舟與沿隄故椿石遇輒壞多沉溺前此董
河事者嘗議修湖東纍復河以避風濤便往來不果
行今欲舉運河便利宜莫先於此者白公議運遂相
地興工闢鑿起州北三里之杭家嘴至張家溝而上
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皆甃土爲隄椿
木磚石之固如河岸首尾有閘與湖通岸之東又爲
閘四涵洞一每湖水盛時使從減殺焉以三年三月
始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者人獲康濟白
公采衆議聞之上名曰康濟河（[illegible]）
四年漕運總兵官都督郗勝請濬揚州揚子橋灣頭河道
發丁夫萬餘役中掘得都巡檢漢壽亭侯都統制觀
察使印四顆（明會典）
明孝宗弘治五年六月己未南京戶科給事中羅鑒等
應詔言五事一理漕河金溝淺之阻宜於大河西岸開

河避之南旺湖之阻宜於孫村西岸開河避之　八月
丙寅惜薪司左司副何鼎奏通州倉貯糧一時權宜初
非經久軍士不便於關支警急不便於防守請於都城
附近增置倉廒移此用倉糧於其中且請修濬大通橋
以東石閘河道令漕舟直至橋下以省轉輓之勞戶部
會議以爲京倉之建固善但時詘未可舉疏河閘之說
另俟豐年後施行從之　九月己巳朔直隸鳳陽府知府
章銳應詔言六事一謹河防沛縣迤北臨清迤南閘座
多被附近無籍小人作弊有於始建之時通同匠作將
閘底高起致水搏激又有陽雖閉蓄陰實泄放乞敕各
處管河郎中御史等官禁治下所司知之（明孝宗實錄）
李景繁字邦泰儀封人成化五年進士歷都水郎中
管漕河時漕塞自儀真入淮凡三百里舟膠不行有
詔命都御史暨郎中治景繁獨任之募夫八萬人初
濬邵伯湖揚子橋三汊河廣皆六丈次濬廣陵驛東
廣倍於三汊次濬樸樹灣廣二倍於初次濬儀真瓜
洲二壩廣倍於樸樹者深於舊者各五景繁行瓜
洲隄上見東南多沮洳問土人此何所也曰江潮
之匯也景繁導之自石洲港劉家灣入漕渠曰今漕
渠非得江流注之舟終不可行如值江潮時開壩閘
導江北走已即塞之天復大雨漕事成矣土人曰河
高而江下非壩障之則河水悉倒流入江漕渠益淺

都御史而下伐石築堤萬子午口江水故道開灘
則謂殺其湍退水可易制也遂下令有司具上鍾石
湖子大決禱制江水奔潰水勢洶洶如雷泉繁乃屬
灘開數丈舟大通雖水漏洞竅岸舟乃大行以禪
徐州沿州將瀉居人賴以永繁又作石堤河不能為
害弘治六年遷山西右參議理餉轉四川右參政致
仕（宗明狀山西參政李公碑）

明孝宗弘治六年十月戊辰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
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金二渠懷慶
府有廣濟渠及方口堰許州有衆栽河汞南陽府有召
公等渠汝寧府有桃陂等堰其他故渠廢堰在在有之
濬治之功灌溉之利故老相傳舊志所載不可誣也臣
行分守等官疏導興革求專委難以責成請敕布政司
撫民參政朱瑄專領其事從之賜瑄敕曰邇者官奏河
南郡縣歲時不雨輒赤地相望流移載道水利一事所
當預圖其河南等府伊洛等渠歲久湮蕪多被王府屯
營侵塞及勢要之家占作碾磨雖已行令分守分巡官
設法修理然不專於責成未免視此失彼且更代不一難
以責成以爾專前去諸不遠艱險可委專理督其親詣
各項渠堰逐一相量時宜以次興舉合用木石等料於
各該田多有力之家從公勸諭或別為措置量起所在
附近軍民人夫相兼整理遴委的當官員人等提調務
臻實效無事虛文原舊閘壩仍舊修築以時啟閉仍將
得利之家地土頃畝逐一勘明籍記在官遇旱則官為
斟酌驗畝分水以杜紛爭以復挾塞說令得利軍民併
工開濬有淤淺之處亦先培築堤防務期經久其豪強
官民敢有仍前截水占渠侵佔者聽爾依律究問
故敕

以上增設工部主事一員管理沿河上中下三
閘先是大理寺左少卿屠勳言沿漕於勢家為易瞭從
來當設主事管理人以為便近內革去往來有勢力者
不時啟閉民船動淹旬月乞敕工部移文管河郎中常
川在彼管理工部覆奏以為管河郎中自有寧以巡儀
真所經地方千有餘里若坐守一方不免顧此失彼宜
仍設主事一員專理從之（明孝宗實錄）

弘治癸丑河決張秋甲寅六月公奉敕往治之加太
子太保乙卯回京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見…）

明孝宗弘治七年三月壬午工部言頃河決張秋命右
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今聞河防修築未完自臨清
至沙灣運河俱淤淺而管河郎中陳璚方在役督役恐
不能兼理清河等處宜命各部郎中各往會大夏計
處以相其成運淤淺者所以多方疏濬事畢而還從之
（以上明孝宗實錄 …）

七月乙丑高郵康濟河成初南京
兵部左侍郎白昂奏凡高郵湖行船最忌西北風往來
舟楫多致覆溺若於磚塘內開複河一道引水行舟可

免風濤之患於是巡河監察御史孫衍管河郎中吳瑞
因共提審所置閘壩築隄岸以利牽挽往來稱便（陽穀……）
（事在六年副使楊茂元奏狀　八年五月某是始得……）十月戊寅副使楊茂元奏山東連
年荒旱今歲雖稍有收而河又衝決修塞張秋決河供給不貲差
役繁數請取回鎮守臨清右監丞李全別用兵部覆奏
請將臨清鎮守官當取回別用一旦復設中外駭訝宜從
茂元所請凡在臨清內外供給亦請悉從節省上曰臨
清地方亦須用人鎮守李全不必取回餘如議行之
十二月壬申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張縉為通政司右
通政提調沙河至德州河道太監李興等言縉修河有
功今決河已塞仍須令管理河道因以命之（明孝宗實錄）

張縉為山東參政弘治癸丑河決張秋上命平江伯
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百需悉委調度甲寅功成
遂陞其秩為通政司右通政屬之行河時衝決之餘
隄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浚與所遺又於決口
之東甃石岸數里以圖勿壞又新築南旺東堤樹柳
其上每歲夏秋水溢輓舟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山東通志）

明孝宗弘治八年十月丙寅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
陳銳都御史劉大夏奏河防糧運六事一謂漕河水利
全藉山東諸泉每年夏秋瀦蓄南旺等湖至旱乾時以
濟糧舟比豪強軍民或決堤泄水以圖栽蒔或阻遏泉
源以資灌溉乞照先年侍郎白昂奏行事例禁治一謂
南北運河止是汶水分流接濟春夏旱乾水源微細必
積各閘積水以時啟閉庶可行船往往官員隨到隨開
以致糧運阻滯乞申明列聖詔旨致加禁約一謂管河
官員責任太輕事多掣肘乞敕河南管河副使張鼐大
名府帶管隄防參政李瓚俱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
巡視聽其便宜行事巡撫等衙門不得有所阻撓一謂
安平鎮黃陵岡荊隆口及新築于家店以下隄防俱用
人守視水涸則積土備用水漲則防護修築若有重大
工程臨時調附近丁夫協同修理一謂大名府所築長
隄必須逐年增修庶保經久乞行參政李瓚以所屬隄

北人戶編定班次每年農隙之時調發若干均修一月
諫放隄北軍屯與寄居人戶亦一體從輕編定輪流調
發庶免起夫科擾之弊一謂濟寧迤北南旺開河鄆家
廟一帶比之他處最要而安平鎮地方土脈疎薄新築
決口尤須提調官員不時檢點今自濟寧直抵通州相
去一千八百餘里而天津北上逆水尤難若止責與一
人提調恐致誤事乞敕該部依戶等所奏仍分其地為
三南北各設工部郎中一員中間增設通政一員提調
下工部覆奏俱從之（明孝宗實錄）
喬縉字廷儀洛陽人成化八年進士為都水司主事
督理山東泉源初漕由魚臺至臨清行洸汶沂泗四

水其地復有泉百七十餘道會於四水而分流於漕渠為閘凡三十有六設守津吏以時啓閉為淺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治然歲遠法弛諸泉湮塞或為豪右侵匿漕運屢屢告艱稽行郡得埋塞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合六百餘泉會於四水濟運大濟工部以績奏改兵部職方歷四川參議（宋濂楷作書人傳）

運河水

明孝宗弘治九年四月庚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鄧璋言高郵湖為運河咽襟之地而自祐家岡迄於張家鎮凡三十餘里其隄歯故瓻為風濤所嚙屢修輒壞勞費知算宜易以石庶幾可久而新修康濟河西岸亦須預為甃築以免衝決之虞河之北閘仍宜北遷五里許庶舟行可以盡避湖面之險事下工部請如所擬以淮揚廬鳳等府贖罪米價并兩淮運司餘鹽價銀一萬八千兩為買石之價工匠日食則移文儀真淮安批驗鹽引所并淮揚鈔關勸借商船米給之事畢即止上從之仍諭令甃築期於堅固經久不得虛費物力（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年十月丙戌總督漕運都御史李蕙請於瓜洲新壩至倉壩一壩至四壩港口儀真鑰匙河及歇馬亭各建一閘以便糧運工部覆奏謂二壩邊臨大江潮長則壩低水高因易於車放潮落則壩高水低殊不為便莫若於江口總港內各建一閘潮平之時下板蓄水令與壩相平為便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七月甲子刑科右給事中周旋言六事一通運道南旺湖上游舊有湖數里足以蓄水今其隄岸淤漲又為豪右所據蓄水無地湖流乾涸有妨糧運乞遣官查勘開濬下所司知之　九月戊午工部

疏奏刑科給事中周旋所言疏濬南旺湖並河管河官通政張縉留心水利亦已得人若又差官不免掣肘宜令縉自行處置修濬爲便從之　十月壬子巡按直隷監察御史史載德奏修築泰州運河隄岸三千二百一十二丈請令所司給役夫工食從之明孝宗實録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三月乙丑四川平茶峒長官司吏目許潛陳四事一通剝運以蘇漕卒之罷都城西山之水流注通州白河向年浚之通漕運糧撥至大通橋矣但以河狹岸峻沙土易壅不能久耳設欲浚掘深廣恐犯拘忌今擬止於河身仍舊准於舊閘壩上及張灣河口量增壩堰畧高數尺引水貯滿其旁各爲減閘以洩潦漲每壩之上置造剝船如浙江市河船式每遇糧船到壩以之遞送每壩倒換與閘陰晴民間有能造船裝載者亦聽其便仍於大通橋南一帶創造揭房暫上堆停旋令小車騾驢運入各倉收納甚爲利便竊計車運工價若遇泥濘時每過一石約銀一錢以剝船運之每船貯米一百餘石每石止錢幾文較之車價奚止倍蓰乞敕該部講議舟車利便定爲經久之規以濟民用下其奏於所司明孝宗實録

弘治庚申高郵諸湖堤久且壞總督漕運張公敷華爲深溝數道以緩湖水實膺地多平隆公檄令築隄隄成而水至李東陽撰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刑部尚書張公神道碑　公諱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

明孝宗弘治十四年正月辛未巡撫直隷蘇松等處都察院都御史彭禮等奏鎮江府所屬運河南抵奔牛壩北至新港壩先因河道淺狹運船俱從孟瀆河大江經行徑抵瓜洲逓年起夫四千往瓜洲壩挑淺近年運河既通亦用夫疏濬又待瓜洲挑淺民實勞於重役乞令本府人夫止於本處挑濬其瓜洲壩一帶運河令江北揚州府屬并附近州縣人夫撈淺庶民無重役之勞事下工部請行總督漕運都御史張敷華議處以聞從之

二月乙未停革蘇松常鎮四府導河夫役初管河工主事姚文灝奏於四府每歲均徭外令民納僱役銀以備治水之用謂之導河夫其後官吏因之侵剋民甚病之至是巡撫都御史彭禮以爲言命革之　三月辛未修築安平鎮灘河隄岸從管河通政韓鼎奏也明孝宗實録

高貫字曾唯江陰人弘治己未進士辛酉爲都水主事分治三沽諸閘多所興革其大者釐正蕭碭豐沛歲役夫修昭陽湖隄匯泉以濟漕涸又修沽頭南北堤爲横流蔽民田獲利流移復歸往來估勢者聞風欽誡隱然爲河渠重者三年改戶部郎官題名方敷司　明倪岳留素集

明孝宗弘治十六年正月戊寅工部管理河道郎中商良輔以直隷河間天津等處堤岸水衝決者一百四十一處請量撥人夫用本府原收折色椿草料銀兩支買

物料并工修築從之　八月壬戌修通州至儀真一帶
河道　十一月辛酉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奏漕河地
勢濟寧最高必引受汶泗上源以為接濟然上源要處
莫如洸河其口在寧陽縣堽城石瀕之上元時於此治
閘作堰遏水入河我朝因之至成化間以土堰歲費椿
草丁夫乃易以石以為一勞永逸殊不知元濟州馬之
貞勒言於石以戒後人切勿妄興石堰以遺大患蓋土
堰之利水小則遏水入洸水大則嚴閘口以防壅沙
驟水徑自壞堰西流故雖歲一勞民而洸河自通自石
堰一成水遂橫逆石堰既壞民田亦衝洸河沙塞雖有
閘門壓不能啟汶水不復入洸河之貞之言至是愈驗

乞簡命大臣一員提督拆毀石堰移於上源仍作土堰
以復舊規及將洸河壅沙自洸口至濟寧百三十里分
工挑濬堽城迤西春城口子衝決堤岸併工修築章下
工部會廷臣議以為難行上令更議工部言本部主事
張文淵亦言堽城石壩為漕運之害欲將壩閘革去使
汶水由分水河口接濟南旺一帶河道宜併行勘處上
曰運河重事即差堂上官一員往巡撫并管河等官從
公勘議奏聞處置於是工部右侍郎李鐩奉命以行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二月乙未工部覆奏禮科右給事
中王禎等所言河道事謂河道艱澀有妨糧運不但清

河等處而自通州至儀真一帶運河隄岸亦恐淤決請
令漕運管河等官各督所屬修濬從之　閏四月庚午
工部右侍郎李鐩會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及管理河
道等官勘報源所奏寧陽縣閘壩堽城石壩淤口七
處水小則從各口順流水大則從壩上漫出一可以阻
捐淤沙不為南旺湖之害一可以減殺水勢不慮氣村
壩之衝難以拆毀但今三十餘年約損三分之一合趁
時修補其近壩上下積沙宜令挑撈舊堽城壩稍東有
元時舊閘一座比因濟寧迤北不通漕道故置閘壩開
濬洸河引水直入濟寧南流接濟徐呂二處運河東平
州戴村社地方汶水入海故道永樂間始橫築一壩以

遏汶水盡入南旺湖龍王廟前分流南接濟寧北達臨
清漕河遂通今據分水龍王廟前起至濟寧大津閘通
計九十里水共高三丈有奇候水出徐下若將洸河濬
深則汶水盡出濟寧南流[illegible]濟寧迤北直至臨清
四百餘里仍復淤澀[illegible]妨漕運又洸河上截內舊堽城
壩口起至柳泉凡[illegible]里廢棄年久無[illegible]道河不必
挑濬自柳泉迤至[illegible]時水會流之處內四十
餘里淤塞者半應令[illegible]通導引一水東接濟寧迤南運
河又春城口子外汶水內防民田委是低薄走泄水
利淤沒禾苗并戴村壩一道俱係緊關去處應合修築
乞將堽城戴村二壩令管泉主事[illegible]攻春

城口子令參政崔巖洸河令僉事袁經分地督理仍聽徐源親臨閱視章上工部覆奏請令徐源并管河通政韓鼎及管泉主事歐陽瓊右參政呂政管理修浚從之　十月壬申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縉奏揚州淮安一帶運河七月以後雨水不通至今乾淺恐深冬無雪來年運艘必至阻礙乞令所司疏濬及將清江口等壩塞淮安府仁信等壩修完以蓄水利命所司知之　十一月乙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沂卒沂字希曾武進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弘治十四年巡撫真定等府時滹沱河水溢壞民田廬奏請築隄捍之三疏乞休不允卒官　十二月癸未工部覆議漕運巡撫等官會議事一復漕河以通糧運浙江蘇松等處運糧船隻俱由夏港口并孟瀆河出江二三百餘里方到瓜洲與大江中有黃岡等山風濤險惡往年糧運皆由常州府奔牛壩直抵鎮江府京口閘不過一百五十餘里經過江面就抵瓜洲近年以來此河淤淺宜下所司起附近軍民夫併力疏濬及考究事實修復練湖導引水源以防歲旱仍三年兩次疏濬務底永久之計命河道閘座宜亟修治不許誤悞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正月庚戌管理河道工部郎中張璋奏高郵等州縣原設石閘石橋涵洞蓋專為湖河之計將以時其啓閉而蓄洩水利比來為近堤人家私立

洞口掌理遇水溢則竊自開塞水消又竊塞堤岸以致衝決遺患動費財力不可勝計乞將涵洞築塞每五里改砌減水石閘一座以絶盜決之弊工部請如所奏下巡撫等官勘處以聞從之　二月庚子管理河道工部郎中張璋奏徐呂二洪上流消縮致運行艱難乞令河南北撫按等官於婦場州決口等處築閘瀦蓄之宜令工部覆奏從之 明孝宗實錄

合肥郭鋐總漕運累遷都督同知督浚通州河二十里罷壩令淺船撥運歲省白金數萬當孝宗時鋐董漕十三年 明史稿

泰陵復土戶部郎嚴紹督役轉餉為艱鋐言以舟自路河達天壽山甚便且安從之省費萬計今不知可行否 涌幢小品

明武宗正德元年二月庚申命工部修築盧溝橋堤岸以去年六月為水衝壞六百餘丈故也　三月丙申添設汶上縣袁家口寺前鋪二石閘以其地在南旺之南閘河之北地勢高下懸絶至春末水淺舟膠漕運阻滯故也　十月戊申濬滏陽河河舊在順德府任縣新店村之東北涉出磁州經永年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百泉等河北流兩岸皆徵糧地景泰間漳水併入漫流衝曲周等縣地方沿河各築隄以備泛溢成化間舊河淤塞於村之西南衝決為新河合沙洺等河入穆家口兩

岸亦築堤備之弘治初漳水徙入御河民棄堤不復修
理近年漳水復入新河西岸地皆淪沒任縣民高暘等
以為言下巡撫官勘處至是民奏言穆家口乃衆河之
委請從此先濬乃并濬舊河新河令兩處分流以殺其
勢堤岸亦漸加修築庶民患可除工部覆奏從之十
二月己巳命戶部郎中郝海工部員外郎畢昭會同漕
運參將梁璽修理會通河仍戒其毋得急援河起大通
橋迄於張家灣有閘數座然地形高下懸絕蓄水甚難
卒不能通入舟楫 明武宗實錄
洪鍾字宣之錢塘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正德初由巡
撫貴州召督漕運明年就進右都御史蘇松浙江運

舟由下港口及孟瀆河泝大江以達瓜洲道涉之苦
甚不能堪甚至於漂沒鍾言孟瀆對江有夾河可抵
白塔河口舊有四閘行數十里卒宜陵鎮北抵揚州
甚為徑捷急宜開濬為便從之改掌南京都察院 明史稿
明武宗正德二年二月辛酉添設清江浦新壩閘二座
議者謂春冬淮水退消清江浦淤淺外河與裏河湖水
高下懸隔設壩盤剝舟行未便宜將壩改作內外二閘
以時啟閉節水通舟事下工部覆議從之 六月辛未
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先是總督漕
運都御史洪鍾言蘇松運舟由下港口并孟瀆河泝大

江以達於瓜州者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往覆於風浪
惟孟瀆河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設四閘經四
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即抵揚州運河於舟行甚便
請開濬如舊至是成 九月丙午戶部郎中郝海工部
員外郎畢昭等奏修浚大通橋至通州河道及閘十二
壩四十一凡用銀四萬五百七十兩有奇議者謂漕粟
自張家灣入京儲車甚費故欲開河通船以免陸運之
艱然地形水勢高下懸絕河難閉而無所濟也 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四年九月辛亥復軍前守都督同知郭
鋐卒鋐字彥和其先虛之合肥人初以指揮使成化丙
午充漕運參將弘治乙卯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總

督漕運兼鎮守淮安後進都督同知奉命涖通州官河
廿餘里置減水壩令淺船撥運歲可省數萬舊但鏟不
拘小節散物自推人以是短之正德丁卯致仕還理府
事至是卒 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五年五月庚午工部議覆漕運都御史屈
直等奏揚州淮安一帶湖河設有涵洞等閘減水等閘
以便蓄洩邇為漕河計也近管河官多不得人沿河種
藝田民雨多則開閘湖不使洩水天旱則盜水以資
灌溉欲將前項閘洞如法築塞仍行各管河官自通州
至抵揚州有仍盜決者問入官發附者永戍邊衛諸
生滅仍令出榜禁約 六月乙酉復濬沽河之役先是

巡撫僉都御史劉聰等建議令工部委官開濬自沽河
抵鴨鴻橋河以便輸運至是工部言其非便從之　八
月庚戌命鎮遠侯顧仕隆充總兵官提督漕運兼鎮守
淮安地方

李清公嶽任陸督漕議開會通河同空王公瓏申請
之至今稱便蓋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
達京師未聞有貯留儲於五十里之外者國初僅有
神武中衛小倉耳因漕運後期暫將京儲收貯通州
以待轉輸因循苟且歲月遂延權勢家由鞴日何而
乘上之急牙儈趑趄吏胥破冒猶其小者邊關寒堡
閒道可通倘有為之嚮道者而輕騎疾馳者守至或
焚倉厫或肆燒燬因嗜不一守予且京城大通橋至
張家灣一帶河流為元時轉運通渠也當都水監郭
守敬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
丞相以下皆親畚鍤為之倡永樂間亦循故道抵京
竟為浮言所阻正德元年始一行之奸徒倡議復中
止夫運糧至農務興秋而降泥淖不得前與人索厚
直費且不貲節浮費以紓民困與國家自然無窮之
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計無過於此者嘉靖庚戌
虜衆薄近郊闌通州廩粟賴此藥也而同人成服公
之淵河大略云

明武宗正德六年五月辛亥革慶豐通流等閘新設閘
夫及剝船以工部奏河為沙淤剝運不便也　十月丙
辰戶部議奏近年運船為流賊焚劫以致國賦虧損貨
物踴貴今賊勢未可計日平恐饑饉流移之人又復竊
發宜如前議選大臣整理河道凡有補於漕運者悉聽
經畫因以捕盜都御史陳天祥漕運都御史張縉及蘇
松巡撫張鳳可分任諸東昌以北屬祥徐州以南屬縉
不妨原職東昌至沛縣屬鳳

葉天球字良器發源人進士知東昌府府北有減水
閘蓋浚聊堂莘三邑流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閘圮淫
雨漫溢屢沒民田公請以椿草折銀復建之害由此
息調蜀發州歷四川參政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七月壬辰大學士梁儲等言今年
自五月以後各處水患非常鳳陽臨淮天長五河盱眙
等縣軍民房屋盡被衝損田野禾稼淹沒無存老稚男
婦溺死甚衆淮揚等處為南北襟喉之地自儀真以北
至於清河遠近一望茫無畔岸房屋掃蕩人畜漂溺難
以數計淮安新舊城內駕船行走居民半棲船上河堤
決口阻壞船隻後糧運無計前行京城內外順天河
間真保等府陰雨連旬數十年以來所未有者通州張
家灣一帶彌望皆水衝壞糧船浮流草木不知其幾疏
入不省　八月戊寅巡按直隸御史吳賜言長蘆濟寧
諸處沿河夫役本以備疏濬修築之用及至冬月寒凍

不用其力乃徵椿草銀其法未為不善但因循既久實
去名存欲乞今後沿河夫役量留三分聽用冬月仍徵
椿草銀七分官收其直管河判使以時督令所屬收買
備工公私兩便又見通州至天津河道淤塞夫役逃竄
盜賊竊發奸弊多端蓋由其地軍民雜處官無專職所
致乞照成化年例添設順天府通判一員即河西務為
治所專治天津一帶河道夫役兼捕盜理訟以安畿甸
疏下工部覆議皆從之（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正月乙巳命工部管河郎中畢濟
時會山東巡河分守等官疏濬南旺一帶河道時於墊
者八十餘里運船滯不得通故也　三月丁未修淺運

河先是都御史臧鳳奏近年以來常州一帶河流漸淺
高郵諸湖水溢堤決徐北兩岸淹沒南旺上下又役於
淺漕舟運阻職此之由乞令總理河道并巡撫管河等
官及時挑濬修築工部議覆從之仍敕都御史龔弘督
其事（明武宗實錄）

正德十六年漕運都御史臧鳳請修復五塘灌民田
資糧運管河郎中楊最奏寶應湖極險宜准高郵康
濟河事例修築越河以免沉溺　按五塘儀真陳公
塘上雷塘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而寶應越河則御
史王鼎聞人銓員外范韶按察司仲本皆以為言萬
曆十二年始行開挑焉（南河全考）

正德十六年六月丙戌（世宗實錄）工部都水司郎中楊最言
寶應縣范光湖西南高東北下往來糧運等船入湖行
三十餘里始出東北堤岸去湖面僅三尺許每兩遇風
急輒至衝決不惟糧運阻礙兼鹽城興化通泰等州縣
民田悉遭淹沒請如昔年刑部侍郎白昂修築高郵康
濟河例專敕大臣一員加修內河仍於舊堤增石積土
以為外堤一勞永逸可保百年無患是為上策其次莫
如照湖密次椿柳數層以為捍禦遮障風波而舊堤
重加修葺亦可支持數年若但如年例修補滲缺苟冀
無事一遇淫潦驟發即無所措其手足策之下也疏上
用其次策（明武宗實錄）　七月庚申南京給事中陳江上

言三事一恤民隱言儀真以北孫家灣以南諸湖河地
方疲困已極復被水災宜加優恤令民無出今年租稅
下戶部覆言漕河諸郡詔書已放半租不得盡蠲致虧
國計上是之　九月辛亥工部覆總漕運指揮王瓚
奏直沽東北有新河以轉輸薊州所司以淤阻不及時疏
濬河流阻澀必俟潮至舟乃可行以致覆溺損船往往
告匱請敕管河郎中及天津兵備副使親督所司濬使
深廣以通漕運從之（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元年正月壬戌命主事汪珊等督理新河
工程先是海口淤塞漕舟從天津出海復折入梁河而
達薊州道遠水淺舟數為敗議者謂自沽東北岸有二

道一曰新開一口水從北接梁河徑四十里可以避潦成河改由北道無涉海之虞謂之新河行之天順間民大稱便歲久湮塞濟臣以爲言工部覆議於治河郎中之外別委請廉主事一員會官踏勘疏浚名以前從之

二月己亥兵部覆管河郎中畢亨疏一言臨清以北沿河所設卜爲軍屯今軍屯之地鋪舍盡毀官柳盡伐堤岸不修河洪不濬軍民船泊盜劫爲常皆爲武職兼勤者少而撫按又委以別差軍士設伍者多而丁壯空缺以他役委覬河道爲泛常耳今宜依軍政考選例得廉勤指揮一員專理河道一言南京進貢快船宜請明詔裁定數目申明禁例不許勒抑夫錢拒閘嚇座阻撓運道詔從之

秋七月乙巳朔塞東鹿城西滹沱河決口築護城堤修晉州紫城口堤成

九月乙卯修撰唐皐疏言比見運河地勢高其水易涸丁夫挑淺沿岸挑泥是以隨挑隨淤終歲不休宜倣嘉湖取淖作桑之法以舟運泥至近岸別令人轉運搭去河灘遠則一歲之役可免數歲勞又山東泉脈甚衆須管河官頻多轉委於人疏浚無方以致泉流散漫不入於河乞敕分司主事親督其役如法疏濬衆泉流成川亦運道之一助也事下工部議覆從之

丙辰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譚暫奏言河南山東修河人夫每歲以數十萬計皆近河貧民奔走窮年不得休息請令管河官通行合屬地方均派上中二則人户徵銀僱役便工部覆議從之

十一月丙午户部上言河道通塞關係漕運請預加經理爲來年計仍由司禁約進鮮等項船隻及勺外官員倚勢阻撓者各奏名罪下然之命悉如議實行

十二月乙酉户部覆提督漕運總兵官楊洪奏言今運道淤淺查得閘河白河一帶久有額派挑淺夫役官司因循廢弛以致漕舟困於稽剝事竟門而虛耗請行總督河道及管理泉閘諸臣時時臨閘淺處督工疏濬仍令所在軍衞有司驗視漕舟修補破敝以備役運從之

卷第百十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年三月庚戌御史向信言大通橋至張家灣舊有廣利等八閘今宜修復以紓民陸輓之苦又濟寧至臨清在在有淺而長溝新家口尤甚宜於兩處建閘以時蓄洩工部議行河道侍郎相度以聞從之

五月丁亥總理河道侍郎李瓚以天旱水涸漕舟不通自劾乞休不允　庚寅儀眞江都二縣有官塘五區築閘蓄水以灌民田後豪民規以爲業古蹟廢壞克揚之閘運道梗阻御史秦鉞請浚之部覆得旨命總理河道侍郎及管河郎中相視修築占種盜決者處以重法仍追地租入官　十一月辛丑裁革湖陵城頭金溝謝溝新興黃家等八閘官吏革存溜夫添設長溝淺新家口閘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年春正月戊午把總運糧指揮使劉錫乞挑濬海口新河以便漕運工部覆議從之　十二月壬寅總理河道侍郎李瓚言前年河決安平故閘北河以徙水勢中間建閘四淺鋪一十設閘官四員閘夫二百二十名淺鋪夫二百名今河歸故漕宜革閘官夫並宜裁省工部覆議從之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五年六月丁卯工部郎中陳毓賢言揚州寶應縣氾光湖爲糧運必由之路湖旧西岸水勢瀰

漫僅以三尺之隄障之一旦積雨水發則橫奔衝決不惟阻糧運而河隄以東田土俱成巨浸此第一患也臣以爲隄水所當先洩水亦不可緩請於河隄以東修築月河以分水勢如工費浩繁財力有限則請自淮安而下自寶應至高郵建平閘數處以洩其流亦中策也得旨令治河郎御史章拯督曹郎御史高友璣會議相度果閘築月河有益即定計爲之毋惜小費 明世宗實錄

是年御史戴金請濬隄下久壅河道　按子嬰溝接連河下廣洋湖長沙溝通官莊亦入廣洋湖劉家溝通瓦溝溪望直溝出宮河二里溝通七里溝出葛頭溝寶應縣東門外起至流星溝君師廟起至章思蕩葛頭溝起至射陽湖以便泄水以通舟楫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六年三月庚辰漕運都御史高友璣言徐邳下至清河乃運道所經實此南咽喉要地頃年以東黃河泛溢沛方患民不聊生近日沛縣官河患沙淤塞雖通該御史等官戴金等奏稱黃河入淮之道有三爲河白河二道爲上源年久堙塞其水併入汴河是以徐州之南獨受其患若小浮至符離小河一帶丘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去處逐一挑浚則趨進之水不止而徐州水患可以少殺　十月戊午御史吳

仲言通州運河元時郭守敬創建已有明效先朝漕運
名臣平江伯陳銳等亦累以爲請今通流等八閘遺跡
尚存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之爲力甚易而權勢罔利
之家從中撓之或假風水之説或謂絶灣民之利皆不
足信歳令閘運歳可省脚價一十餘萬又漢唐宋時漕
皆從汴渭直達京師未有貯倉於五十里之外者今
令京軍支糧通州亦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閘道可
通設虜因鄰導輕騎突駛旋日可至燒燬倉庾則所儲
一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以臣言下戶工二部定議
修濬覺舟夫累運百萬斛之與陸運兼行歳次第就渠
徑達京倉此興無窮之利而杜不測之虞於計便上曰

疏濬閘河誠轉漕便計自永樂以來屢議修復因大小
臣工不肯實心任事以致因循至今爲奸人嗜利者所
阻今轉輸日煩軍民交敝苟有息肩之策何憚紛更戶
工二部其各委堂上官一員會通運官及御史吳仲等
親行相度地形計處工力以聞若大事可成則勞費不
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足恤如有奸豪阻議之人聽
廠衛緝治如律因命戶部侍郎王軏工部侍郎何詔及
御史吳仲等董其事至是軏等言地形從大通橋至白
河高可六丈若大興工浚之深至七丈通引白河則漕
船可直達京城諸閘可盡罷此永久之利然未易議也
爲今之計惟應修濬河閘然從通流閘經二水門南浦

土橋廣利三閘皆徹市閭閘中不便轉搬從溫泥河濱
舊小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誠修築之令通普
濟閘則徑易可省四閘兩閘轉般之難舊壩皆宜添設
官吏人夫守視臣等復計修閘浚河築壩之費當用銀
一萬五閘置船各六十一船日運糧萬石造船之費可
一萬五百通漕糧二百二十萬石歳省脚價可十萬三千
五百兩稍多然少費以東糧米陸并從運軍事易竣亦
可早置宜令戶工二部各選屬官一人與臣等推舉指揮
一人委專司修理館運諸務會同巡倉御史各奉
敕行事募軍餘萬人作之其夫匠又每閘壩各置公廨
其費取之修倉餘銀巡倉贓罰及所省脚價其木石等

取之各廠又言通州京輔重地軍民全集亦當積蓄以
安人心不宜過慮自起驚疑河源自西山經流大內至
大通橋或旱澇乾溢啟閉通塞亦非外人所能與僕上
親擇時上意已決命戶工二部亟如所擬舉行即於今
冬具備工料以來春興工仍敕諸臣協心共事勿偏執
異同致妨經國大計　壬寅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言西
水支流原自豐縣浸溢至沛縮貫運河衝決毀岸其勢
徑趨昭陽湖以北運河南流勢緩停淤沙泥幾與岸平
今故道疏築已通而東岸勢卑土疏善崩秋水泛漲恐
復淤決乞僉復蕭碭原額淺夫并令在沛時常防守仍
令徐州管河判官暫同沛縣主簿照管往來照視隨宜

疏築凡遇秋水時至徐州管洪主事量調徐呂二洪夫
役協力修濬其管河等官有能平治得宜三年無患者
超格賞擢工部覆奏從之　十一月乙亥朔禮部尚書
杜營上疏稱修通惠河不便請改修三里河以其疏
下大學士楊一清張璁擬票一清言通惠河閘舊開行
轉搬之法可以省運軍之力宜勅行之勿為浮言所阻
照京古通州河道經元郭守敬修濬今閘壩俱存臣聞
京城至通州五十里地形高下纔五十尺以五十里之
遠近攤五十尺之高下無所不可誠溶濬山源以蓄諸
山水引神山泉以合下流之歸迂回以順其地形因時
以謹其蓄治此一勞永逸計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

鋭建議開修此河憲宗皇帝命大臣督理而河道已通
運船已至城外適有黑眚之異惑於訛言遂止識者惜
之今欲開修此河因仍舊道誠易易耳況一舟之運約
當十車每年運船已到則令剝運新糧未到則令司運
通州積糧庶京師充實永無意外之患矣至杜等所論
開修三里河則費廣而見効難非直有地理之忌而已
也上深然璁言因諭一清曰覽卿疏具見忠愛朕居深
宮外面事情何由得知卿輔導元臣正當直說庶不失
政事等所奏必有浮言伊輒聽信不但誤了朝廷之事
亦失了大臣謀國之意彼疏朕看數過亦知不可欲直
之之非待大臣之禮故諭卿等要來行意在其中矣我

孝宗伯考時已命整理開修此河不意當時黑眚為異
大黑眚之起非為修河蓋灣裏住的鄉民正恐失利乘
此為言俗叫為麻唬卒被破事當時若有一識事剛正
之臣告我伯考黑眚之異原非修河道所招奸詐之
徒乘機射利遂及愚民不可聽其詐訟伏惟剛斷而行
之如此伯考豈無聽察哉前日勘官回奏停當已有旨
行春暖興工朕亦恐有言者左說破事而等即為首也
夫等與璁替朕有所不建功為等也若論識時利達事
體則等以十不及璁一二也朕欲降一密旨與等云昨
御奏開河一疏足見詳慎至意但前已有旨了況先朝
亦有成算不必改議恐起營利者復事卿疏朕留覽未

知可否復與卿計一清言聖裁允當遂命如前旨傳行
濬天津海口新河 明世宗實錄
是年漕運都御史高友璣於瓜洲西江嘴置瓜口閘
時監工者不慎致工人受賂禁砌不如法鎮人復倡
為泄水之說閘竟不用 南河全考
漕寧河道公總理河道欲疏支流殺悍猛築長堤防
衝潰然後浚曹沛自無淤阻費千萬緡可足考攄精
詳與喜事臣議弗協天旱公禱泰山既降甘雨寧陽
泉忽湧數尺南旺眾舟乃行工部請別遣重臣特陛
公本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於是白河孫家渡工始
興明年夏潦驟發公以人言乞罷廷推盛公應期代

之迎合無成復代潘公希曾如公議乃厎績[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七年正月乙酉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言沛
縣迤北河道地形庳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塞今詢
之官民咸稱昭陽河東自北進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約
長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
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較
之挑濬舊河勞逸遠甚且可爲永久之利計用夫六萬
五千人於山東南北直隸相近府分僉派仍量行催募
用銀二十萬兩有奇取之兩淮鹽價而以山東官帑所
貯佐之期六月而畢章下廷臣雜議皆言應期議是上

乃命應期及春和督官興事且諭各巡按等官同心協
力共成大功應期請乞管河郎中柯維熊員外王大化
於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役工挑濬以殺上流
之勢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築長堤以防北潰之虞
俱從之　四月庚午吏部等衙門尚書桂萼等以修省
會議條陳十二事一言近以運河淤塞邊報緊急議遣
大臣提督勞費特甚宜並取還邊墻省務止令守邊官
計處俟年豐舉行新河夫盡數歸農而以河南山東京
操班軍暫借一季免其赴京分遣修築　六月乙巳御
史吳仲郎中何棟尹嗣忠都指揮陳璠奉敕開濬通惠
河成仲等因疏五事一時疏濬以通運道言大通橋起

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有餘中設慶豐等
五閘蓄水今已通運然地勢陡峻土皆流沙夏秋大雨
河流暴漲衝決淤塞所宜預處請行管閘主事坐守閘
壩往來巡視一遇衝塞隨即挑築[illegible]毋致溢決
仍將閘運和省腳價銀內每歲量支千兩寄通州庫隨
便興工如不足仍聽奏討一專委任以責成效言大通
閘河上設主事一員又兼他務不無妨廢請令並爲通
州專理河道通州添設管河同知或判官一員所管起
大通橋者鮮由閘合用錢糧應支知當掣價不應行事
宜及委用官員悉聽管閘主事處分仍敕戶部歲三月
初旬遣郎中或員外一員奉敕往通州會巡倉御史沿

河往來催儧天津以北糧運驗算輕賫銀兩待運完日
造册奏繳一改閘座以防水患言夏秋久雨西山水發
皆由閘河東流閘門隘小水泄不及遂至泛濫衝決堤
壩比出不測非人可爲原議慶水石壩今已作成又通
流閘在通州城中市井環繞積六丈餘又西水關久浸
水中俱非長便若有廣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拆
運通州西水關外創造石閘一座將前石壩南移二十
餘丈改造石閘一座平時閉板水落啟洩踰入上以遞
河先朝屢經勘議未得成功仲等僅四閱月而就緒嘉
其勤勞命升遷官查驗行賞所條事宜部議亦稱便上
悉從其所言　壬子御史吳仲言通惠閘河成功不易

持久為難請留原差工部郎中何棟管理三歲一更聽
動支餘銀扣省脚費催倩軍民夫役挑浚上流改造閘
座嚴防山水泛漲法禁盜決河防隨處帶石包岸逐年
栽[illegible]護堤堰埜槽竟補蓋廠房修船引縴及兼理天津
一帶河道又各河道俱設有司水利官附於近地所屬
勤敏者改陞一人或同知或判官駐劄通州專管河道
其督運戶部郎中尹嗣忠請如侍郎王軏疏仍留坐守
催督終始其事以後不必專設率歲二月請差郎中或
員外一人奉敕前去會同工部郎中巡倉御史督運完
日回京及將來剝船編入漕司必須設官專管方為久
計疏下戶工二部覆如其議上曰然河工方竣計非親
其事者不可責成何棟令住劄通州往來督理及天津
一帶軍衛有司官事干河道俱聽委用毋得阻撓歲滿
勞著陞改職銜照舊行事吳仲仍提督京通等倉兼督
理通惠河與何棟尹嗣忠陳璠等協心共濟尹嗣忠督
運糧回部歲差如議改軍自運及添設專官俟漕運會
議具奏　七月庚辰總理河道都御史盛應期疏當貽
陽湖東一帶新河工已及半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新
河之開非計詔罷其役併罷諸治河官應期請俟秋深
果舊河通流則已如仍有阻礙須終新河之功為經久
利戶部請從之且言河道總理官不可罷得旨應期回
京別用另選忠誠才望大臣代之竟罷新河之役　九

月庚午朔罷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管河郎中柯
維熊俱冠帶閑住初應期奏開新河維熊贊之甚力朝
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毋停工役其終事維熊復甚言
其不便應期亦上疏自理詔嚴而罷之應期果毅任事
既奏開新河因謗議紛起欲急於成功以杜衆口遂以
嚴急與怨功未成而罷然其所開新河役三十餘年卒
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受利不淺也　己卯刑部尚
書胡世寧疏言新河之議首倡自臣既而盛應期先因
僉事江良材具疏偶與臣合遂圖奏報為國家興莫大
之利第初議限以六月而應期急於集事功僅四月已
十成八九遂致官吏嚴急怨讟頗興朝議以安人心為
重亟止其事尋命應期與維熊同罷彼維熊之反覆變
詐陰陷大臣私誤國事其罪當不止此至於應期平日
執性過嚴所至物情不協非遇寬大之朝不止罷黜之
罪今得此非不幸也但自古國家每值大事必追責首
議之人應期祇因臣妄言新河之役得罪以去則是不
惟誤彼徒費工力而使後任事之臣盡以應期為戒皆
臣一言之所致也請與應期同罷或更加重擬或薄示
降調使天下後世皆知我皇上馭臣賞罰之公愚臣死
不敢欺之義上報曰覽卿所奏已悉至情但應期受命
治河責任非人督責過嚴以致怨讟載道不能無罪業
已處分矣卿宜安心供事不必引咎自責　明世宗實錄

是年春正月鑿新漕不成先是河決曹單城武陽家口梁靖口吳士舉庄衙雞鳴臺沽北皆爲巨浸東溢逆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刑部尚書胡世寧上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汴梁經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道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匯於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

濫所以豐沛徐州漫爲巨浸逆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淤然壅淤既久勢必變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小決而東北前宋濬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矣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受流久而北徙欲修武城以南廢隄至於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於運道臣與季承勳同行擬議莫若於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地名獨

山新安社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闊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東冬冰結摺止更加濬闊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汪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民夫萬人分標興鑿已而其地居河上流土皆沙淤功費浩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率數萬治之百姓流怨言者謂棄前功勞民力功必不可成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渠之議寢焉以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豐沛單二縣隄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浙湖吳江人以薦起為都御史總理河道工部郎中

柯維熊謂之皆時趙皮寨爲上流其地視河高數尺

而其上又皆沙也隨疏隨淤久之功未成坐論免歸

[illegible]

盛期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顧其急功

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故爾中止今猶可復也或

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注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

正東出徐州小浮橋留溝二道擇害一道以少殺其

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縣堤以防豐沛漫

流或修梁靖北廟道口堤以防新決河口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應期役丁夫九萬八千開渠自南陽經三河口過夏

村抵留城百四十里已閱四月怨謗上聞權職停工

自是四十年無敢言改河者乃終嘉靖之世河之入

漕爲梗者六其決口歷歷在穀亭孟陽湖陵廟道口

閘而其害惟庚寅北徙爲大漕之寄於河而受梗者

屢見莫大於辛亥房村之決大決亦大費小決亦小

費爲漕故無所惜特患工之不能久耳中丞劉天和

濬漕河上流使漫流就下以殺二洪爲利垂十年辛

亥壬子間復專治徐淮下流爲漕利亦垂十餘年而

上流積淤受淤迫而縱橫衝射如亡之全河造行

爲從來河患所未有事窮則變於是有思成公新河

之績者矣 [illegible]

何棟字彷直漁縣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七年上命

修通惠河棟以工部郎中疏鑿故道諸閘上源建閘

築堤務圖久遠由五月告成自是糧運直抵大通省

歲省腳費十二萬兩上心嘉之升俸紀賜白金綵

幣升右通政仍督河務 王明實錄[illegible]

嘉靖七年漕運都御史唐龍奏乞於三汊河口儀真

上游之地置閘以通漕利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九年正月甲辰敕通政司右通政何棟專

理通惠河道棟先任都水司郎中修濬通惠河閘工成

陞通政工部言棟治河有成績宜專任之以究其用故

有是命 明世宗實錄

是年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縱流湍射下數

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一四遠近駭

懼舟戒弗行公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殺從河

通之東兩厓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逼河流激溢乃

決入故河奔放衝漱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

舊是役也有風公終新河之縮者有謂當倏新河之
害以歸者公一弗從蓋公之功成上乃詔加公尚書
俸級仍總理之十年改兵部右侍郎朱公尚書傳

卷第百十三

行水金鑑　卷第百十四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十年八月壬辰滄州南花園漕河淤阻户
科都給事中蔡經等劾奏都御史李緋身任治河之責
既不知先事預防及當此潰決之時復不即躬臨督理
以致事功難成阻滞糧運乞敕諭切責令其速詣決所
督率有司與各總運官軍修治事竣仍令據實回奏并
查參各管河官員以聞第今阻淺糧船甚多若至灣之
日猶拘泥故事京通四六撥派則恐空船回遲來歲漕
運復誤矣更乞下户部酌議暫於今次多派通倉就近
便輸其空船令速催回輕賫銀扣貯太倉或因剝淺費
多者聽巡倉御史勘覈補給後不為例事下户部覆如
經言上從之命奪緋并管河郎中等官俸有差　九月
己未滄州築月河工成　辛未巡按直隸御史詹寛言
河堤率以草束土累築而成故堤善崩宜及時加土以
障其河洪仍興復絕堤與濟二閘以石甃之時其蓄洩
以殺水勢又德州當衛漳滹沱下流積宜易東宜便置
閘以為減水之區東兖諸郡所積河道銀足以當石閘
之費事下工部請令總理河道等官計處從之　壬申
工科都給事中趙漢條陳河道便宜六事一濟寧上下
河道皆仰徂徠山等處諸泉及諸溝渠皆漕河之委宜
以時巡視疏築至汶泗諸河尤當經理一淮揚之間故

壇高郵諸湖為堤以便舟楫頃漸多類壞而清江浦為入淮要路數有淤墊之虞宜使議經久之策工部覆議從之　十二月辛卯户部員外郎范韶御史開人銓各言寶應縣氾光湖為歲漕必由之道而湖闊水洶患常不測請開築越河一道使舟行河中以免傾覆之患若河堤不堅決之甚易宜建減水閘五座[illegible]長五條築堤蓄水以防衝決之虞工部言韶生長湖濱銓昔宰茲縣見聞必審其說當從上是之令總漕遣都御史等官會同勘議計處至當以聞[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二月丙申刑科給事中徐俊民疏言南北咽喉莫急運道茲惟銓任當在得人竊見河道都御史李緋曹政不修一籌莫展乞更賢行旨緋曠職令閑住[illegible]　二月庚子詔以通惠河腳價銀五千兩修築天津迤北一帶要兒渡黑龍口龍花口等處決口　五月辛亥工部覆中軍都督府經歷司經花鎮言吋奏請濬大通橋至通州運河增添閘座多修船運通州運入京城以實根本修自都城至儀真運河浚淺自良鄉及涿州達保定河間真定迤南一帶陸路低窪以保轉輸報可　庚午太僕寺卿何棟言奉旨相勘河患大端有二一曰滹沱河發源山西渾源州會諸山之

水東趨真定由晉州紫城口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此故道也但晉地形西高南下因衝決紫城口東流而東鹿深州諸處奔為巨浸欲築此決口須起藁城縣張村至晉州周堤築堤一十八里高二丈闊三十丈多用樁木從截捲埽務大堅厚足以禦衝後挑濬河身三十餘里導水南行使歸故道一曰[illegible]河沙河滋河俱發源山西五臺山會諸支河之水至唐河蒲家圈合流入河間府東南任丘霸州天津入海此故道也但河間府地形東南高東北下因衝決賈家口東北溢為[illegible]新安諸邑罹其淹沒欲築此決口計六十餘丈浚河故道自劉家口至陸城止計三百餘里通計二役工力浩大適民方救死不給官帑又歲歉已窮民大水時至興役為難二麥被野[illegible]可從大工未可遽議宜先令府州縣官隨地修築以免暫時之患俟防處財力有餘然後舉前二役又看得涿州有胡良河自拒馬河分流至涿州東入渾河良鄉有琉璃河發源磁家務潛入地中至良鄉東入渾河皆其故道也以渾河淤沙阻塞二河下流遂致平地泛溢漫至數千餘頃勘得下流壅塞之沙僅四五里用力頗易計費不多所當亟為疏浚臣請以胡良河委涿州知州張經綸琉璃河委興州中屯衛指揮李思恭各給夫一千名責之月終報竣以二臣才力必能集事工部覆奏得旨允行　七月己巳户

部郎中徐元祉疏言元祉受命賑濟保河二府以地方
災害由水患未消述古順天真定保定河間四府河患
謂以大分古順天利害相半真定利多害少保定利少
害多河間即全受其害蓋水之害有二一曰河二曰淀
河本以洩水今下壅而不宣淀本以瀦水今上溢而不
受是洞無涯民瘼特甚弘治正德間蓋嘗築建長堤排
塞決口水捍土由隨即潰敗為今之計惟有疏濬而已
臣周相原隰備訪僉議敷陳疏浚六事一濬本河以開
其源蓋今所稱九河悉自西山而東南與滹沱合則侵
真定諸郡北與白溝合則侵保定諸郡所謂本河也濬
之使河身寬深足納衆流乃今日治水之第一義也一

濬支河以分其勢蓋九河由紫城口入大清河涅槃口
入文都村藺家口入白洋淀楊村河入章哥窪所謂支
河也濬之使河身直達以納細流則水勢分矣一濬決
河以防其漸蓋九河當其安流自成一道本支二河受
之有餘陡遇急雨連衝岸口四衝所謂決河也宜視水
勢所便每衝量留一口深濬順導數處共成一渠以殺
湍急且杜淫溢之漸一濬淀河以疏其宗蓋九河溢於
既滿停於不洩壞田疇為淵藪所謂淀河也濬之使淀
淀相通達於本支等河庶下有所洩不至泛濫一濬淤
河以順其性蓋九河東逝原有故道或為泥滓之凝結
或為豪強之曲防所謂淤河也宜依故道疏之使高者

下下者通占阻作梗者抵罪勿貸一濬下河以接其流
蓋九河一自青縣出一自丁字沽出其於二流相匯者
如苑家口尤其皆所謂下河也濬之使本支等河兩涯
不滯直達於海則治水之功成矣以上數事不過闢阻
水之高岡寬受水之故道分其衆勢通其去脈此其大
畧也若夫施工之序則自苑家口始於此首事必專其
責任然後一行真定府先濬滹沱河以保護城池培植
要路次晉州東鹿武強等縣於紫城涅槃等口羅絡河
間府獻河等縣於賓村單橋淮鎮濬流窮源俾水循滹
沱一派以出青縣一行保定府先濬楊村河藺家口白
洋淀大安州新雄任丘等縣於呂公月樣等橋聯絡順

天府文大等縣於龍灣張青苑家口俾水引沙窪一派
出丁字沽斯可以抑九河之患而民害可息矣下二部
議覆四府河患先該太僕寺卿何棟劾奏章疏工程浩
大民困未紓須料才力有餘乃可興工已奉俞旨今元
祉所奏又極詳明大水害不除則民災終不可免恐不
可以財力之詘坐視斯民之弱乞降專敕一道令順天
巡撫王大用保定巡撫許宗魯督同各該兵備有司官
照依所奏事理覆行勘視凡故河淤塞所在迴流窮源
道加開濬其一切橫流散漫之水亦須究其弊原順流
下導務使趨河就海不可顧此棄彼以鄰境為壑其諸
官豪阻截水利者即行改正若更抗拒從重參治體勘

明白即書域鳩夫及時成事一面具實奏聞詔悉從之

癸酉陝西巡撫都御史王竑封奏陝西各邊歲仰食縣官者不可勝數考之黃河運道自汴城入洛河至孫家灣下載陸轉可數百里而達陝州復由黃河經潼關通渭南不四十里抵陝城而陝之金州等處徑湖廣襄陽漢江皆有水可漕誠循此道改立漕倉增置牛車先轉河南湖廣原派臨德二倉米十萬石於金州積貯附近陝州等處折糧二十萬石各與浮車轉而達於陝則可以不煩內帑而用饒足矣戶部覆言漢唐盛時漕關中粟數十萬石耳然漢番係議作渠田不欲漕張湯議通褒斜不能漕唐褚朗鑿三門山爲梁而功不成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舟而輓卒多墜死李齊物鑿砥柱以通舟而不能入漕俟水漲乃上蓋皆畏砥柱之險敗亡過半故至呼河中山爲米山謂催門匠爲無道而我朝成化間亦曾轉漕二十萬石至陝有斗錢易斗米之費竟不能達今徒受獲穀之利而不知利之不償其害是揚雄所謂耗十而受一之說也宜下廷臣會議可否以聞既而廷臣皆以爲不便罷不行 明世宗實録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八月壬申順天府香河縣郭家莊自開新河一道長一百七十丈闊五十一丈有奇路較舊河近十餘里有司以聞詔管河諸臣亟爲善治并修告河神 明世宗實録

總河朱裳條陳運道疏畧云弘治以前河分四支若孫家渡渦河口趙皮寨梁靖口近年俱以堙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等處侵擾沛縣又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穀亭口害殊可虞況今漕渠穿臨洪閘東捍以全河入之自不能容惟當分濬以殺其勢今梁靖趙皮寺已疏通孫家渡亦行挑濬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雞岡正河五十餘里淤於平地注入渦河宜挑濬深廣導引漫水使歸入正河而入睢州張建口起築長堤至歸德州郭村計凡一百餘里以防泛溢仍特疏梁靖口下流且挑儀封於莊村月河入之達於小浮橋則北崖水勢殺矣其北崖自河南原武縣至山東曹州原有長堤以防東北入海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激所宜急爲修築兼添築月河以御奔衝及查河道魚臺其流益北行於趙濟穿趙安平東入海之漸爲患欲塞谷河口以安運道然以臣計之其可虞者有三水勢洶湧難堵塞一也縱令塞之勢益流散夏秋水漲衆恐橫岸決北二也決口既塞徐州上至魚臺沉沙淤積山東泉水微運道必淤三也今宜特留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相其要害圖之以石泄之以牆自城武至濟寧州創築縷水大堤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魚臺縣至穀亭鎮開通沭河引水入漕以紓其患即所謂

順水之性不與水爭道者也 山東人[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庚寅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為害亦大邇來黃河改衝一支從虞城蕭碭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而於旂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以淤塞斷流不入利去而害獨存明春糧運已迫今宜及自魯橋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塞修築[illegible]莊至黃家閘之間[illegible]及行管河郎中主事疏浚將泉源與運河接濟又請發山東河南兩直隸四省夫役及議處工價料役限各郡縣刻觀官速回任以充委用申明運軍不許多帶貨物以致

淺阻復疏請設法預聞主事并各閘官吏夫役工部議覆上從之詔以疏通運河係國家急務天和所陳兩疏具見盡忠仍賜敕命作急督理一應司府軍衛俱聽節制務剋期完工以圖永久 明世宗實錄

公總督漕運至淮會漕塞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濟汶卿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始紓目前之急乃疏黃河故道固堤岸毋令走洩未幾漕利 李時[illegible]公[illegible]

臣林喬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十年任總督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七月癸未御史曾翀奏漕河自臨清而下汶水與衛水漳水淇水合流北至青縣復合滹沱諸水經流千里始達直沽每遇大雨時行百川灌河其勢衝決散漫蕩析田廬淤沒糧運請於滄州之上流如滄州之絕堤興濟之小埽灣德州之四女樹景州之泊頭鎮各修復減水壩閘股引諸水以入於海則大勢分而不為害乞敕河臣程督之報可　九月庚申初建西海神祠先是上召禮部尚書夏言於無逸殿諭之曰西海子歲以午日奉兩宮游宴止行望祀宜特建祠宇言退乃上疏曰禁內西海子者即古燕京積水潭也源出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匯為七里濼東入都城瀦為積水潭南出玉河入於大通河轉漕亦賴其利比之五祀其功較大宜特祀請於北闢口湧玉亭後隙地建祠以答神貺詔可　十二月辛亥總理河

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泗州祖陵其一壽春王墳[illegible]其一近年黃河入運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爾自魚臺北至濟寧及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加疏濬務俾匀水悉入漕河其一南旺閘漕湖堤已築成一百餘里堪以積水其舊設減水閘壩俱宜查復其一曹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昔議砌石以禦橫流今黃河既已南徙聞河汶泉水微培堤亦已高厚毋容更議其一淮安清河口板閘迤南淤淺河道併工疏浚築為堤岸其一新莊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啓閉工部以其議為當上從之 明世宗實錄

古者河北流伊洛汁泥不入河雖以衛淇漳之水過

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議今則伊洛沁汴汜諸水衆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邪將導沁入衛緘衛輝宗藩已困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衛決不可復益以水惟汶泉之水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狹[illegible]運舟恒苦淺澀若於武陟境內沁河擬建滾水石壩於東岸闢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illegible]經延津縣南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衙張秋故道[illegible]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處[illegible]北向張秋之道則設一閘[illegible]南向濟寧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永通閘

入運河[自黃河撥入運者至此一百餘里]旱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澇則年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復增一汶爲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況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邪但大勢未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妥通曷敢以輕議也　國朝治河司運惟宋司空禮陳平江瑄經理之功爲大然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弘治間黃河自至徐武功有貞白康敏昂劉忠宣大夏亦皆強排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其至則橫決去則淤墊修治之工無時可已而運舟運卒之衝溺爲害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華公誠有見於此矣嘉靖甲午冬十月黃河從趙

皮寨南徙運道淤阻時議者有引黃河[illegible]濬閘河二説莫能決余甚憂之迺相度二河道里遠近工役巨細權利害輕重而折衷之引黃河濬淤幾四百里既深且廣其遠其費倍於濬閘河計非數月可完誤營運諸料物誤糧運京師公私仰給之絶兼之故道難復縱復將即淤濬河修閘之費卒不可免是以其勞貽後人也況所濬曾橋下至黃家閘百七十里爾自曾橋北至臨清五百里罷引猶資汶水諸泉初無預於黃河也迺始決策濬河修閘惟將來天旱泉微[illegible]運舟不免淺閣歐陽修有言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

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猶愈於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則欲爲運道建萬世之利者亦惟引沁爲愈爾[illegible]通州上達都城近已修閘轉般濟運歲費大省元郭守敬雖嘗行之卒於中止惟我明既決策修復爲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雲渡山且全受渾於諸河之水夏秋暴漲堤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浮淺涌塞不常運行甚艱殊無策以治之惟用兜杓數千具治河官夫巡淺即濬此外運舟各攜四五具二三百月即可得千餘具合力以濬頃刻而通盤剝大省矣但是帝利於盤剝者方可間支御價少資用焉而終歲

勞苦固可憫也如即以盤剝之費償運卒淤淺之勞則運卒受實惠不愈於歸剝船邪兼官置剝船千艘程遲不滯矣近有議於白河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他決底皆淤沙閘必易損且河徙無定（[illegible]）閘難改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　運河數千里惟白河堤防大壞嘗觀河底兩岸率皆淤沙以故易於衝決遷改與中州黃河畧同治堤宜遠宜堅宜植六柳諸法亦畧同更有異焉每見村莊凡遭積沙成巨堤上復多柳云以（御）水詢之乃先於平地植低柳成行以俟風沙摶聚旋自成堤柳愈繁則沙愈聚根株盤結水至無害也治河者如之不亦大省民力邪然惟漏

望乎沙無可取土者方用此法若堅實河岸仍須土堤低下衝決之口仍須堅土倍築高厚更植深柳為完美爾（以上白河）衛合淇漳之水故其流盛臨清而下去海猶遠而岸亦高衝決猶少德州而下河身既狹去海漸近兩岸復卑滄州以下尤卑易盈易決矣近因縣東光滄州興濟連建四閘誠足以洩漲溢之水但入海之道須修濬深廣無壅成功也　滄德天津之間河決無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而決者皆盡由隄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瀕薄地土盜決以圖淤肥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彼岸（[illegible]）巡守當嚴而防察當預也　臨

清板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即壁入閘或漫閘面以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為停阻宜增培閘面早滂眾須下板啓閉（[illegible]）蓋啓閉閘下之淤每日衝洗可盡開則衛水不入閘河之水積盈及啓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可閘者所宜審也（[illegible]）元人議汶分流北出陽穀以通衛南出濟寧以通泗名會通河然分水之處地勢稍卬僅勝小舟永樂九年宋司空禮等築戴村壩以遏汶盡一西南流四十里出新河口南旺湖中地勢下矣然後分流南北方可勝巨載漕運永利焉夫人知宋尊汶濬河之功而不考其故為著於此　汶水出泰萊諸山伏秋流亦混濁

率皆虛浮淤沙故老相傳成化間戴村壩以下河道猶未淤滿意者開導未久耳近則沙淤直至南旺河皆平滿矣故水易漲溢（[illegible]）頻年挑濬沙積兩岸或平鋪地上風起飛揚仍歸河內運河命脈全賴該流雖勺水當惜眾議兩岸築堤以約攬之猶虞水漲堤壞遂議開減水閘滾水壩各四（[illegible]）以洩暴水嘉靖十三年秋築東堤（[illegible]）尚須培補高厚十四年秋築西堤（[illegible]）去河遠（[illegible]）而高厚閘壩亦計料修建剛而治之運道其永賴矣汶水自泰萊至南旺幾三百里遠近咸謂汶泉水微而不考其故蓋盈河淤沙深廣春夏久旱亢暘沙極乾燥汶泉經之多

滲入河底所經既遠安得不微耶嘗測其上原下流各深廣尺寸蓋所耗十之三四然數百里之淤沙不可盡濬且將復淤所濬兩岸之沙終歸河內勞費無已而卒莫能效直無以為處有獻議者云汶水自春城口以下河流迂遠宜於春城口置石壩一道中為數硂洞別開小河入里餘取徑入魯姑能關二泉之量加濬廣尺六十三里餘而至黑馬溝伏秋水盛流濁則閉硂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旱水微流清則發水由硂洞下出黑馬溝口即可避汶河自數十里之沙滲余大奇之隨因中道有五泉隔絕而能入遂止如將五泉者橫汶開溝以入焉亦無不可合水

者尚其審諸汶河決田盜決對岸盜決之弊與衛河同[illegible] 自徐州北至臨清七百里間為閘四十有三自元建者二十餘聖朝永樂至今先後增建若干下有餘[illegible] 故閘面閘底高下不一如下閘過低積水盈板即猝啓閘上閘之水必迅急而舟難入必易閘而舟難行矣余問水歷觀而竊疑之然未敢以為必然至冬黃汶斷從諸閘有僅露閘面者有沒入泥底者而閘下之泥不甚不一乃一以閘面平石至泥水平面測之所謂棗林閘露閘面一尺餘各有占[illegible] 唯棗林閘下之南陽閘已沒入泥底閘面泥淤仍四尺六寸八

里灣閘面泥淤仍五尺始知舊傳棗林閘之過高而不知其下南陽閘之過低也迺一以棗林閘為準餘悉揩而平之由是啓閘水不復洩仍各測其深淺其閘底淤淺者則留底板均止以十二板啓閘[illegible] 上閘[illegible] 則閘上之水益深於非久旱水微固可直達亦可行之而夫役甫息未還也聞河自魯橋以下為黃河衝洗以為而廣了未濬河止以底廣五丈為準蓋南旺上源也分水處河底僅四丈下流愈廣則愈

淺矣閘河僅取通舟水路而觀美於人有因水散至以板為岸岸而水行舟可驗矣治水者貴無病其然而必為廣大也惟河廣於深闊復下墮河底不及五丈者方以時濬之而已余治河至二柳樹灣迺入里灣孟陽泊二閘之間役夫云下皆生土河底舊止此矣余待病其淺一老叟進云閘之先輩兩閘之間須留利淺一處余始然而悟蓋中道皆深下閘一開上閘之水盡洩閘近者積水猶易盈閘遠者倍費時日矣故中道留淺[illegible] 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閘即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頗速矣益知前人用心之勤為慮之遠若此為之歎眾自愧不能已後

之人愼毋忽也凡閘所甃石及砌岸用石皆須內外兩面各用完整石塊砌高而中填以碎石灌以泥灰即永遠無坍損矣 [illegible]

卷第百十四

行水金鑑

卷第百十五

運河水

二洪古稱險惡水三十餘流湍四十里舊各有閘 [illegible] 而莫知建置之由土人稱王統閘今守閘管洪水淺急數壞舟建議於洪上流築壩逼水歸月河徐州洪閘於房口呂梁洪閘於上下二口各建閘積水以行舟蓄至晚也及黃河從河南決潰於沛沒南徙二洪俱受閘河之水遂從河南條度之洪亦導沁水下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以濟二洪水勢淺澀故節議建閘 [illegible] 今天旱水澀則蘂濺河勢遠水入內洪猶是閘遺法也今梁靖之流已甚微 [illegible] 是日近衝之溜水勢甚盛而洪隄城南之口亦阻山甚狹兩塞靡常 [illegible] 然則建閘之法不可不預講也如月河各以石砌堅而條閘以俟冬春水澀則築壩從閘永久之利也但二洪役夫籍險以爲利非累許以必行之不可得也有云二洪之後皆可開月河以建閘者 [illegible] 一洪之險大矣皆山脈皆堅石所費更不貲耳 [illegible] 二洪之役夫戍餘二萬得以出數歲之費以鑿之萬世之利也 [illegible] 淮自荊山而下即受黃河從過宿遷一支之水至清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從 [illegible] 中出直達海口近年漲沙下壅上流故然口議浚海口矣初云其

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安蓋淮陰之地甚卑而
徐呂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當陸沉而徐呂爲安流
矣審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而南口
更衝齧中淮清江浦頻年外河黃水漫入帆檣
治無已運舟每爲阻滯詢之父老有云自啟閘而下
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河口亦建閘各高其隄
防於引濬其一而閉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淤矣淮揚
諸湖每遇異漲風浪觸隄則隄壞舟行遲之則損溺
近於光湖議於隄外開支河行舟以避前患民心仁
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諸湖之廣而水勢盛者皆可
爲支河蓋隄外之地本下取土爲隄不數尺即可通

舟費亦無多治水者歲歲圖之久則效矣余深有望
焉但支河至湖塘岸須多留隙地寬栽深柳每濬河
淤泥則以培之塘岸永固矣諸湖更多閘滾水石墻
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
致衝岸壩下則開深潭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
免漫沒之害矣儀真河口舊無閘近方建閘謂從湖
入江者閉以積水俾舟可直濟下似矣然五壩之舟
與由一閘以入已多稽遲每江上風起漁舟　時不
能待入閘者衝撞覆損其害甚大權其輕重閘固可
廢也南旺湖志稱縈迴百五十里漕渠貫其中
以東西兩岸之湖皆爲南旺甚明蓋宋司空導汶水

自東北流至湖中而後分流南北則湖析而爲二矣
近年惟以西岸爲南旺湖而東岸界分之二湖悉冒
其名近居民指其北爲馬踏坡湖南爲蜀山坡湖率
皆從白討深其上余疑而徧詢之久乃得弘治中督
漕政[illegible]新鑄南旺圖[illegible]所甚藍以岸爲南
[illegible]湖東岸二湖爲南旺東湖二湖之下方爲馬踏
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爲伍莊坡湖蜀山之下爲馬
場坡湖也但諸湖連接而[illegible]隔[illegible]其形勢又與
西岸甚相對者即爲東湖以下方爲別當如此說碻
宜移置南旺分司以免徒從南旺運河減水閘十有
八積軍丈水俱載石閘閣引水以入湖冬春則

閉閘蓄水以防旱湖之水增余田[illegible]夏承流沙時
又皆河皆淺[illegible]南旺[illegible]岸環[illegible]而之堤[illegible]
[illegible]又以從[illegible]屬役夫以治之週五十一里
餘復請儲水閘之患瘀者及秋點旱水亦頗積但[illegible]
中地形[illegible]下此可從舊以牛閘下出廣運閘口濟白
處以下運[illegible]所運河之現蓄水既從此
以入[illegible]又安能從此以出[illegible]議者不[illegible]謂[illegible]河[illegible]
故湖水不[illegible]富[illegible]官[illegible]今南[illegible]
閘如[illegible]卜矣安有涉焉耶惟南旺分
水湖口[illegible]做宋司空引河就下之遺[illegible]
導汶直至[illegible]閘中最窪下處南則從[illegible]

開舊河出廣運閘口或出永通閘口北則從舊河直
出安山閘口以避北南旺二百餘里之淺澀閘運道
無礙之利也且皆舊河未年凡水漲即從此行舟故
道近雖淤廢不湮修治及移南旺數閘而已如以改
創為難姑修復以為南旺一月河未為不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汶水大發閘河不能容
北則注於南旺東湖及馬踏坡伍莊坡三湖南亦注
於南旺東湖及蜀山坡馬場坡三湖而伍莊坡馬場
坡二湖為尤深廣承勢就下故爾今若以南旺東湖
蜀山坡之下各地形稍高水勢稍淺之處橫築高厚
土堤中留淺水石壩俱各蓄水各閘減水小閘以通

運河旱則出之以濟力省而利大矣蓋東岸諸湖地
形本高水可以出非若南旺西湖也若馬踏坡上下
水勢通連未可輕議耳安山湖昔稱縈迴百餘里而
不詳其界至弘治十三年韓通政鼎始踏四界東至
馬家湖西至舊東湖南至安山北至運河其十里鋪
在湖中界自鋪至安山湖廣十五里四閘東自馬家
口西至戴家廟長二十二里六分自戴家廟北至冉
張集長二十四里三分自壽張集東至趙家莊長二
十四里七分自趙家莊南至馬家口長八里八分週
圍共八十里四分置立界牌栽植柳株用心勤矣但
積水通湖二閘底高河水非甚漲不能入四圍多傍

占而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間治水者
不玫其故止於湖中新築堤週迴僅十餘里號為水
櫃湖之廣益狹矣以漸復之可也馬場坡湖與運河
一相通[illegible]一漫河水稍盈即洩入湖而湖廣幾二十
里運河安得免淺涸耶十四年冬委屬役夫為築堤
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illegible]
[illegible]更置減水五閘運河之水易涸深之水蓄
洩有備矣昭陽湖舊甚廣南口建二閘啓閉出金溝
口以濟沽頭諸閘嘉靖七年黃河衝決東堤入昭陽
湖淤漫漸高二閘已沒入泥底不復見湖亦狹而金
溝口之流亦微濬河則淤澀費廣惟湖上流北口通

雞鳴臺小河如下口因黃河已淤高仰之地更築橫
堤以益之遏湖水由雞鳴臺入運則自此以至沽頭
七十里皆可濟矣蓋因其勢而利導之爾十四年夏
秋已濬雞鳴臺口出水入運但下口堤猶未修築高
厚當培益之更將湖東新河隔絕之泉口口築壩悉
引以入湖則水積而利益大矣[illegible]運道以徐兗閘
河為喉襟閘河以諸泉為本源泉源修舉運道之通
塞繫焉可不重耶泉志紀載詳矣惜未能紀泉所出
及測其穴數大小形狀以故官夫疏濬率多虛文未
可考矣至有堙沒莫知所在者且泉源四時微盛各
殊[illegible]渠流深廣亦不一必四時遍測而後可

驗堙各紀其方向(在州縣東南西北)遠近(去州縣若干里)係社(某甲)村莊(某村莊東西南北若干步)所出(或山或平地出泉)穴數(或十或八眼)大小形狀(如甕如盆如鍋如錢之類)
備測泉口成渠之深廣尺寸(自泉源流至若干步深廣若干)入汶運之里
至遠近(或入小泉會某泉或入汶入運)沿途之渠道堤防圍不詳備(有此者次第開書)
(中實害云)司泉者若有所稽考未盡復者闕而不之備載於
志可免湮沒矣近傳黃河入運山東諸泉悉皆湮廢
蓋遠地未始經歷之訛傳也開河自徐達沛七百里
黃河正德己巳方決沛縣飛雲橋所濟自沛至徐百
餘里耳嘉靖九年十年間衝北出孟陽泊泥河口出
穀亭口所濟自魚臺至徐二百餘里耳舒猶今資汶
泉也如畫堙漕運不遠廢類泥於近小而忘其遠且

大者可乎惟魚臺滕縣而下泉源渠道爲黃水淤漫
近雖疏治而或猶未盡其利爾嗣而濬之復其舊矣
齊魯之地多泉近於東平州詢訪即得新泉五第民
間病於開渠占地之勞費匿不肯言爾凡久旱地涸
之處其下必泉司泉者能懸以厚賞而過求之雖尺
寸之水有益運道矣漢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爲
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歷試之信然(以上王寵問水集)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五月己未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李
如圭條治河五事一任才能以舉泉政漕河全賴泉水
頃年泉源淤塞以致泉流微細宜專設兗州府同知一
員管理一置閘座以均水利漕河一帶閘座隨時增改

者多比盈彼涸往往稱淺宜仍舊便此後必相度得宜
乃聽改作一砌閘牆以垂永久漕河閘牆類皆土築甚
勸宜採石修砌一治湖陂以裨運道山東漕河專資泉
流而昭陽南旺蜀山馬場五丈安山等湖陂俱受水所
可爲運河之濟但年久不治委之無用甚至湮沒爲害
或被人侵占宜責令退出官爲修治一嚴稽考以革奸
弊河道銀兩先年散貯各衙門遂致那借侵欺無從查
考宜令所司專聽河道支用從之 六月丙午致仕右
都御史盛應期卒應期吳江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授主
事歷今官致仕卒應期有謀智過事敢爲所至有績效
而殊不理於口留城新河之濬實漕道永利應期創議

而撓於浮言功無成而敗蓋首事之難如此 九月壬
午户部等衙門會議漕運事宜一議將管理通州郎中
移劄楊村等處地方每年當仲春秋杪之際嚴督各該
夫老人等遇有淤淺即酌量工力疏濬候運船到灣仍
詣通惠河提調其臨清迤南自東昌以至南旺等閘應
添設主事專管閘河等閘督令各該官夫如法啟閉詔
如議行 閏十二月壬子朔總督漕運周金言淮安清
河口抵瓜儀四百餘里乃運道咽喉其閘座止藉白馬
范光高郵邵伯諸湖津派皆無源之水往黃河北徙或
由沛縣飛雲橋或由穀亭鎮流入漕渠是以沽頭諸閘
頗得其濟自嘉靖六年後河流盡南一支入渦河直下

長淮一支仍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一支由趙皮寨出宿遷小河口各入清河口匯由新莊閘入裏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訪諸故老皆言河自汴來本濁而渦淮泗清新莊閘正當二水之口河淮既合昔之爲沛縣害者今移淮安矣興工挑濬公私勞費動以萬計臣甚慮之竊計新莊口兩諸閘一遇水發必須築壩及責使與勢宮經過旋復掘放恐非長計請於新莊閘更置一渠約長五丈立閘二層重加防護水發則三板齊下可常封固雖有滲漏勢亦微細而挑浚不難仍飭管河屬官毋得營求別差擅發職業下工部議可從之明世宗實錄

戴發字時化鄞縣人嘉靖乙未進士丁酉授工部主事治徐州洪洪故有二道外洪大石嶔踞小者亦列時時破舟殺人而內洪則紆迴滯澀沙石壅閉不可以舟又堤岸善崩齧而窄者大半公至則殫力經畫琢其巉巖碎其碧磧直其捲曲扶其壅塞以堤以路延袤二里許舳艫上下如履平地而數十年之害一旦竟之督漕大司農約菴周公稱之張時徹撰戴公墓志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二月乙卯山東巡撫胡瓚宗奏青登萊三府舊有元時新河一道南北距海三百餘里原設閘座故跡猶存惟馬家橋中多頑石乃元人疏鑿未竟者今已募夫鑿通尚有停口窩淺豈於塞乞動支官帑開浚永爲民利從之　丁卯覆巡撫順天都御史黨以平奏薊州運河自殷留莊大口至舊倉店淤淺一百十六里請發椿草銀六百四十兩糧米五萬石及時疏濬詔可　七月丙子修濬地丘店丁家道口河工完賞總理河道都御史于湛巡撫河南都御史易瓚巡按御史王鎬各銀幣有差按察司副使張綸等各陞俸一級明世宗實錄

嘉靖十七年漕運都御史周金奏修寶應一帶提岸時工部郎中涂按畢[illegible]相知府朱懷幹通判洽相淮安府同知陳[illegible]協[illegible]工[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九月壬寅運糧千戶李顯疏築運河三事其一謂揚州南自儀真北抵淮安俱藉寶應范光湖諸水接濟乃湖南北相去三百里廣百二十餘里平有暴風漂蕩不測議於范光湖堤迤東開築月河以免水患其一謂北自淮安南至瓜儀水勢上下相去丈許惟稅瓜儀二壩閘防先年壩決水衝河道於淺宜令瓜洲陳家灣儀真新城地方并揚子橋及揚州東關各增一閘若瓜洲壩衝決則下陳家灣閘儀真壩衝決則下新城閘如二閘閉水不及則下揚子橋閘再不及則下東水關閘以留水利其一謂儀真下接揚子橋大江商舶輻輳河道壅塞糧運艱澁成化年間當令將新城通江舊河疏浚寬廣亦置一壩河道疏通官民稱便後

癈不修今宜仍前修浚以裨漕政上命工部議行明世宗實錄
萬表字民望定遠人襲世職歷漕運參將至南京中
軍都督僉書嘉靖中于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
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汶沂泗諸
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資沙灣
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
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
德六年黃始盛來浸浸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
淺水涸易盈沿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繇滯也今二洪
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

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
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防原備河衛入為漕害
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
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為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
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鋼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
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
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
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為費不貲以
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
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衛決非常訣
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以衛輝置

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
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
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為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
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
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
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僱直量
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為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
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還
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
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
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

志中且極陳本末通融為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
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為漸減歲漕之地尤根
本至論識者韙之焦太史書國集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四月甲戌總督漕運左都御史周
金奏黃河支流淤塞徐呂二洪水淺并鎮江等處河道
阻滯請及時挑浚以濟糧運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郭
持平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魏有本各奏黃河遷徙大
勢自睢州野雞岡至亳州入淮其由孫繼口并考城縣
至丁家道口虞城入徐呂二洪者十分之二此運道所
關非特河南一省之責即今沙淤四十餘里疏濬之費
動計鉅萬乞發山東南北直隸椿草夫役銀兩數萬於

睢州貯庫協濟工部議覆從之已而户科給事中劉綸
奏黄河大勢南徙其支派細微以致徐呂二洪涸淺有
妨運道乞嚴責河道官疏浚丁家道口等處及汶濟諸
泉工科左給事中沈良才奏山東泰安州等處計一百
七十六泉舊設管泉主事并同知等官通者視爲泛常
以致泉源微細乞行撫按及管泉主事督率人役極力
浚導兵科給事中張翼翔奏黄河南入渦河經亳州過
近陵寢乞浚孫繼口等處以濟漕河並築堤防以止黄
河南下工部覆議上曰徐呂二洪阻淺非尋常挑浚所
能通濟即行漕運河道都御史及撫按督率各官盡心
議處以聞　五月丁亥工科都給事中韓威等劾奏總

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等修河半載尚未成功給事中
林庭學復奏持平已報睢州野雞岡孫繼口挑濬新河
工完徐呂二洪糧運無阻而漕運都御史周金等又稱
桃源宿遷等處淺澀徐呂水不盈尺歲運艱難各相背
戾上乃降持平等俸因命兵部右侍郎王以旂往督理
以旂並條陳河道事宜疏下工部覆議一管河官止令
專理河道不得別遣効勞著績者不問崇卑一體旌擢
一河道貯庫及椿草銀兩并本部事例户部無礙官銀
俱聽隨宜支用一各項船隻停泊已久一遇河通勢必
競先宜申明條約先儘運船及進鮮黄船發行餘皆不
許攙越把總等官無得遲延帶貨一國初漕河惟導徂

徠諸泉及汶泗諸水至景泰弘治年間黄河始自至于
時督理大臣如徐有貞白昂劉大夏術極力排塞不資
以濟運也以其勢猛水濁來易衝決去則淤塞且遷徙
不常害多利少耳今幸黄河南徙詔閉復舊其野雞岡
新開河道宜浚山東諸泉入之以濟徐呂二洪沛縣南
仍築長堤聚水如閘河制務在有司利漕運而已又今
之議者有謂引沁水自武陟而東至曹州向濟寧出永
通閘入運河者有謂引漕舟由江淮入黄河達於陽武
陸運百里入衛河直達天津通州者又謂海運可難中
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嘗有治闢直達
安東北悉由内洋而行路捷且無險者此皆今日所當

多方講求擇便而從事者也上曰海運迂遠難行不必
妄議生擾決浚山東諸泉乃今日要務其如議行　湖
廣布政司右參議方遠宜請開海運上曰運河一時淺
阻已命官往治海運有旨勿得妄議方遠宜多言亂謀
姑勿究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二月辛酉總督漕運都御史王
杲總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奏睢州野雞岡原有支河
通徐呂二洪以資運道近因黄河衝野雞岡流渦河經
亳泗大勢南徙於是孫繼口遂淤徐呂二洪水微而泗
州祖陵鳳陽白塔壽春等王墳水遂歸旨乞築野雞岡
口挑濬孫繼口磨運口李景高口三河使水勢東行由

黃陽自徐州入運河以濟二洪庶運道有利陵寢無虞又邳州桃源河廣流遠多淺塞處乞循依古法築壩捞沙水流中漕可無壅滯疏下工部覆如其言詔差工部郎中郭應奎及欽天監官會同巡按官查議勘報

九月庚午督理河道都御史王以旂疏陳四事一漕河仰給山東諸泉貴以時疏浚近已會同各官清查舊泉一百七十八處復開新泉三十一處俱入河濟運但恐一失疏濬尋即湮塞主事一員勢難遍歷乞分隸各地方守巡兵備等官兼理其事一徐呂二洪爲運道咽喉山石險峻非水深數尺莫能行舟聞舊嘗置閘束水乞於境山鎮二洪下各建石閘旁留月河以洩暴水沙坊等淺由河廣漫流更宜築四木壩武家溝小河口石城匙頭灣諸淺預置方船以備捞浚一漕河兩岸原有南旺安山馬場昭陽四湖名爲水櫃所以匯諸泉濟漕河也被豪強占種蓄水不多而昭陽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國初設湖初意乞委官清查添置閘壩斗門培築堤岸多開溝渠浚深河底以復四櫃一黃河南徙舊口俱塞惟孫繼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下徐呂二洪此濟運道之大者近已俱工挑浚但黃河變遷無常難保不復淤塞乞於本口多開一二溝及時疏濬庶上流有所受下流有所洩而二洪常得接濟矣疏入工部覆議當從但以管泉責之有司事體不一仍令各部官司之惟於總督河道官加工部侍郎銜以便督責上依擬仍詔管河官委任服勤遵行永久不許始勤終怠以隳前功

癸酉督理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以旂奉命回京辭免兼官許之

王以旂以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竭漕舟滯不行淮安濟寧兩院以聞臺諫諸臣合詞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一員督治於是公受命兼右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覘泉脈循經流塞分段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若干座又相地形引沁暫築土壩若干座河流時運漕舟皆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勢豪侵沒多缺德邸藉其章制放水灌田成沃壤官因循而不問民隱忍而諱言爲弊頗久乃公廉實謂四水櫃復庶蓄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涸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至今賴焉事竣上嘉悅之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

卷第百十七

欽差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illegible]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十月辛卯工部管河郎中歐陽烈奏木槃店河口及各堤岸衝決乞加補塞衛河自臨清抵直沽止有三減水閘乞於德州以北增修減水石壩一座仍於沿河築攔水月堤以護河岸并將天津等衛軍補撥夫審編正副遞堤編巡修補工部議覆從之 明世宗實錄

都御史于湛題名記畧云或謂海運由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邱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策予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修諸臣之功示諸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效尤於元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為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虜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勝國之所忍於民人也奈何今日亦忍於民人哉河運之費豈

於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為家又奚恤哉 [illegible]

于湛字瑩中金壇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右都御史巡撫陝西會黃河徙運道艱阻遷總督河道鑿野雞河九十餘里以達運河之終蒙張陸起戶部右侍郎撫治鄖陽卒賜祭葬祀鄉賢 南畿志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七月辛未戶兵二部議覆巡倉御史阮鶚陳漕運事宜一天津以北河道宜令管河郎中每年三月親詣淺所疏濬一天津一帶河道宜令屬巡倉御史管理一河西務起至石土二壩宜刻立水則淺深其起剝多寡可坐而定議入從之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己未工科右給事中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畧謂通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聞之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巡海副使王獻以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寔按元遺跡鑿馬壕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蓄淺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湖以濟水道見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抵麻灣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抵天津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以至北口僅三

百三十餘里各有湖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諸流可引其淤塞未通宜量加浚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浚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工以聞其二今之用工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乞選才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亟為修舉洗入工部覆行所在撫按詳議具奏報可明世宗實錄

是年大水衞河決工部員外郎周思兼督衆築塞之上海縣志

連鑛字伯金永年人嘉靖丙戌進士辛亥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總理河道是歲河決運堤衝潰隄後督四千七百餘艘公自濟遡邳極力疏通至十一月而悉就下流矣上疏曰北河張秋濟寧地高而水

奇文全纂卷一百十六

易涸患在春月故啓泉門以濟之南河自徐州小浮橋引黃河以濟運而清淮一帶橫流浩蕩犯之尤難必春夏未盛之前可乘地運早過淮則南河免泛濫之憂北可當順利之勢識者皆以為確論因請造運船補軍夫先將徵兌皆過淮挑浚新莊等閘以為永泰運地上下上命以原職總督漕運兼撫治鳳陽等處是歲五月運即過淮矣六月河決新安房村復阻後督二千餘艘公往來二地之間至十月而運皆京浚開黃流沿房村淤塞及浚黃河下流使復故道公始至淮賓承水殘傷之後蕭徐邳宿俱為巨川百姓轉死劫掠者不可勝數公奏蠲夏稅秋糧發粟振饑使民應募河工水落田出則示有司給牛種勸樹畜而淮徐之間稍休息矣去之日疾作於途卒於家鄭曉作連公神道碑

陳茂禮字叔卿臨邑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壬子河決徐邳漕運阻塞言官議開膠萊新河通南北海道天子下其議時當道方慶徐邳之幸海運或可必行大司空請以茂禮往視可否茂禮乃歷膠萊覘南北所謂海道者上議曰石礦既難鑿而絕無他泉可引通舟必須穿引海水非挖地二餘丈不可且瀦海必須更造海船而海運方出沒諸利害有難逆覩至於工鉅之難成又其小者於是議寢奏大司農金

奇文全纂卷一百十六　日

錢以億萬計兩浙名賢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二月甲戌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條陳治河事宜一酌挑濬之法以濟新運謂徐州以上河道淤塞宜借發驛遞夫役及山東河南鳳揚義餘銀兩以助河工一開新河之利以備非常謂自膠州由新河以達淮州僅百七十里中間不通者惟分水嶺十五里耳宜疏鑿新河以省漕運之費工部議下所司勘處報可　十二月丙午以漕河工完命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曾鈞為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視職如故仍令禮部祭告河神明世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趨東北段家口則分六股為大溜溝小

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皆由運河至徐入洪
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爲龍
溝毋河梁樓溝謝店溝亦從小浮橋入洪 續文獻通考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丁巳議開膠萊新河遣雲
南道監察御史何廷鈺賫敕視之　五月庚午巡按山
西御史宋儀望請疏桑乾河通宣大糧餉言桑乾河發
源於金龍池下竇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入盧溝橋一
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宣府則黑龍灣有
石崖頗險其險與亂石不越四五十里水淺處亦深二
三尺誠疏鑿之爲力甚易當時撫臣侯鉞嘗駕小舟至
懷來過卜村踰黑龍灣坦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三十

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河足便漕有明徵矣時朝
廷新行定運之法山谷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石部臣
謀所以易之未得其便及儀望疏下兵部任其可行且
稱都御史趙錦嘗使人從桑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
城下若稍加疏鑿不惟通漕且因可以捍虜詔會工部
計之工部謂遠河重役請俟詳勘衆行遂報罷　六月
壬申詔復設管河郎中一員於江南既而罷之初漕運
侍郎鄭曉奏糧船過淮往期皆坐鎮江以南內河淤阻
之故乞特遣一部臣督帥有司疏通河道章下工部議
以爲便從之吏部因言江南舊有水利郎中一員兼管
鎮江運道後因權輕不便鈐轄乃以其事專責之巡撫

今復設部官他日又將以爲不便矣上曰管河郎中既
有前旨裁革罷勿遣其經理河道事宜仍責成巡撫如
故　七月丙午以久雨通惠河水溢命有司修築閘壩
堤岸 明世宗實錄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癸酉詔罷開膠萊河議先
是御史何廷鈺請疏濬新河詔遣廷鈺往會山東撫按
官勘報至是言膠萊新河一帶係元人已開故道特因
馬家壕南北長四里內有石岡難鑿而止前海道副使
王獻曾鳩工聚財焚以烈火鑿通此壕隨於分水嶺南
北河道併力挑濬設立閘座八處工已十之三四尋以
本官遷去工竟未就即今此壕舊迹猶存特兩岸沙土

日久頹下遂致於塞挑濬亦不甚難至於分水嶺地本
高阜故白河之水至此分流然度其地勢終不甚峻今
在南者爲積沙所淤水惟北流若加開濬深廣中間雖
有碙砌難鑿石亦是人力可施司道諸臣稱舊估二百
七十餘萬恐必有增歲其委官通判羅士賢等所估亦
稍一百六十萬兩臣雖心計不足竊欲估如士賢所擬
數三分之歲給一分年終總挈工費幾何而次歲因可
定矣其通海一節則中間地勢既高若必使兩潮兩接
須谷深及八九丈恐海濱之地鑿下數尺水泉溢出人
無所置足勢必難成而所費且不下數百萬矣計惟一
意引河添設上下閘座疏理各處泉源隨宜因勢而爲

之雖未免重費而視鑿通兩河猶爲稍省第現河之流不雨即涸而白河其流亦微遇夏秋水泛則二河自合而沙恒多其膠河無沙視現白河源亦稍減顧又在分嶺以北不達於南張魯河雖無源而中有泉亦必從東都泊之地引之計二十餘里然後可通沽河水勢大而沙尤多若於吳家口閘之下因小派而引之可以齊南行之水但恐沙隨水走河益深淤蓋新河原係人力所開南北俱潮水所入之地惟其勢不甚峻故水泛不甚衝決而水因潮逆則沙雖隨水泛而流亦因水緩而停必須歲歲挑浚而後可此司道諸臣所慮泉源不足者臣意於疏理之時廣加尋引而於王副使所設入閘如陳村楊圈已損壞者與而葺之其餘完存者添而修之及膠河等處之口亦添設小閘大約共計大小十三四座所增既密啟閉以時自足濟用若猶慮水微閘小不足恃則如委官築壩之說亦可諸蓄不洩諸臣乃復慮山水驟發衝激之虞及出入河海船隻撥剝虞患計費至此可謂纖悉無遺矣至於南北兩海臣備查博訪知之頗悉在北者無風可以篙行南自淮安海口由雲梯關至馬家濠風便不過三四日之程中有鶯遊山可以灣避又沿海崖一路係行鹽地方少加疏達而行尤爲穩便且新河南北迂迴計二百四十餘里俱挑深廣爲力固難然不計工費而爲之則亦無不可成者其所難者如諸臣之慮所引泉源恐或未足歲加挑濬其費不窮餘之此時南北兵革未寧而近日災傷尤異常時工役今且暫停此役一興難假以三年之從容亦須每歲給以銀兩五十餘萬當此財力詘乏之時何從出辦又況膠河建閘所費已百萬以上之財而三四次轉剝必須多造船隻費益無所出東土窮荒公私俱竭此河若開又必循會通河設官編夫體例方可永久通行不無愈增虧損此則又當相時審力兩處之者也乞下工部酌其行止得旨報罷　丙子總督戴金保定軍務都御史楊博疏請開密雲白河以濟糧運於楊莊地方築塞新口使白河之故道疏通與海河之水合而爲一仍於密雲城西修築泊岸以防城牆崩塌之患從之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於新集趨段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又由碭山趨郭貫樓析爲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明會典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先是巡撫遼東都御史侯汝諒以遼東大饑議開山東之登萊北直隸之天津二海道轉粟入遼陽部臣以海道迂險行令覆勘既而汝諒勘上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達遼陽中間若曹泊店月沱桑陀美女墳桃花島咸可灣泊各相去不過四五十里可免

虱沒盜賊之虞請勳支該餉賑濟銀五千兩造船二百
艘約每舟可容粟一百五十石委官督發至天津通河
等處招商販運仍令彼此覺察不許夾帶私貨下戶部
議覆據勘天津海道路近而事便當如議行第造船止
須一百艘令與彼中鳥船相兼載運其登萊海道姑勿
輕議以啟後患從之 明世宗實錄
嘉靖中河道都御史王廷奏畧曰宋禮陳瑄經營漕
河既已成績乃建議請設水櫃以濟漕渠在汶上曰
南旺河在東平曰安山湖在濟寧曰馬場湖在沛縣
曰昭陽湖名爲四水櫃水櫃即湖也非湖之外別有
水櫃也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
建閘壩以時啓閉故問刑條例一欵凡故決盜決山
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蜀山湖安山積水湖各隄岸
爲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係軍調發邊衛各充軍此見
在條例可考仰測累朝嚴禁之意豈不知各湖可耕
以與民以取征賦之入哉蓋以利有大於此慮有遠
於此者不可以小害大以近妨遠也昔人云事有煩
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者正今日湖地之謂耳臣近
巡歷泰安寧陽等處竊見漕河所資止泰山諸泉自
新泰萊蕪等縣經流汶上故曰汶河雖以河名而實
諸泉之委匯也然諸泉之水濬則流不濬則伏雨則
盛不雨則微故汶河至南旺分流南北則水勢益小

非有閘座以時蓄洩則其涸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
之交天旱水涸而阿城七級之閘如置水堂坳之上
舟膠而不可行非借安山等湖之水以濟緯挽即進
鮮船隻亦不能依限入京矣故宋禮諸臣議設水櫃
者誠有見於此耳計今一百六七十年爲國家久長
之利豈其微哉今四湖俱存而昭陽湖因先年黃河
水淤平漫如掌已議召佃而安山南旺二湖不知何
時被人盜決盜種認執籽粒以致河乾水少民又於
安山湖內復置小水櫃以免淹漫遂致運道枯澀漕
艘不通嘉靖十二三等年加以黃河南徙兩洪水澀
其時在朝諸臣講海運則迷失其故道答膠萊河又
徒費而不成上廑皇上宵旰之憂敕遣兵部侍郎王
以旂往視漕河并爲經理以旂至此訪究弊源建議
修復官河築堤岸建水門閘座以圖永久書嘗盜種
盜決之民盡行問遣驅逐不許佃種以啟弊端題奉
欽依施行迄今漕河無阻然自官湖議復後而東平
汶上之民垂涎湖地何嘗一日忘情哉今據各官開
報之數湖中水落露出高阜地土止四百四十三頃
非不可以召人佃種但成事不可破臣方不可開且
小民奸頑日甚惟欲利己罔知國法頃者議復官湖
已嘗懲創恬不知畏若再奉例召令佃種辦籽粒則
將一家開報數名占種不許頃畝過水發入湖恐傷

禾稼必盡決堤防以滿其望是所名水櫃者將來為一望禾黍之場耳而漕河何所賴哉今山東地方鄰滕沂費泰安等州縣即東平汶上之間拋荒地土不知幾千百萬頃即安山湖外荒地亦不知幾千百頃而東平汶上之民必欲舍彼而就此者以民田納糧舂馬當差寧拋荒而不顧湖地止認納籽粒更無別差湖必種而後已況未必皆貧困之民也昔東平民曾以安山湖地投獻德府隱占地畝莫能詰何役被查出方歸於湖且安山湖舊稱延袤百里今止量七十三里以此推之寧望其歸納籽粒但全河堤耶今據郎中汪泌主事陳南金（嘉靖二十六年奏　見山東全河備考）名納過人數

計算每畝照今例五分止得銀六百兩有奇若盡湖中高阜地止得二千二百兩有奇亦非有大利也今每年河漕轉輸四百萬石之外輸將於京師者又不知幾千百萬焉則其利孰多孰寡而京儲與邊餉孰重孰輕此不較而知也萬一河水告竭漕河夫利臣恐所得不償所失而其為費又不知其幾往年山東議開膠州河布政司即議費銀六十萬兩又未必其能成也今之欲種河地者乃倡為水入而不能出之說臣近親歷各湖湖高於河殆六七尺春夏水涸每借各河之水以濟河漕況各湖原設水車各三百五十輛若遇歲旱亦令車水以濟奚謂入而不出乎臣

又覽觀地勢詢訪民謡湖櫃之設不但漕河有利而庶民亦有賴焉蓋泰山以西地勢窪下夏秋水發俱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水泊之亂今東平去梁山不遠而水既入湖湖外皆納糧民田也若堤防稍廢則水將漫衍淹沒而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又成巨浸矣是所利者止數百家而所害者將幾千百萬家及數州縣也事有名實法有啓如不尤可慮乎此說其害於下者言之耳若湖廢河乾漕運不通其所關係尤重且大又不可不深慮也（全河備考）

山東水櫃原以蓄洩濟運遇有淤淺即當開浚深通

復其舊界無如濱水之民貪利占佃膚吏縱令陞科水櫃盡變民田以致潦則水無所歸泛濫為災旱則水無所積運河涸竭七為公私之害不獨山東為然如淮北之射陽湖江南之陳家湖皆水櫃也今盡行陞科蓄洩無餘官民交困為水官者有能知其所以然之故乎或曰然則陞科不可行歟曰陞科原為朝廷增賦有吏之所為也而於濟運之處獨不可明成化中杜謙以工部侍郎行河自通州抵淮揚相地勢去淤塞復水櫃導泉源修閘壩河乃復舊此十五字誠為治河司運者之要訣矣匪但水櫃即黃河淤灘亦不可陞科昔高御史明曰河徙無常記糧不改

干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額民何以堪旨哉言乎
或曰然則將聽其棄爲汙萊歟曰此又不可不若仍
爲官地責令汛官廣植榆柳蘆葦之類歲收其材以
爲河工之料不亦利乎夫陞科之法斷不可行於兩
河之間其爲利甚小而其爲害甚大也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壬辰大同巡撫李文進奏
大同邊餉缺乏米價翔貴乞開桑乾河以通運道自大
同鎮古定橋至盧溝橋務里村水運五節計程七百二
十七里陸運二節計程八十八里總該造船二百六十
隻置驢三百五十頭夫役一千三百四十餘人官十九
員春秋二運可得米二萬五千餘石且久大通貿易實
廣公私俱利又盧溝迤南達天津另造淺船運米百石
者改小難充運由天津遞達盧溝橋務里村交兌尤爲
省便仍乞給通惠事例於務里村青白口等八處建公
廨倉廒以備撥運堆積工部議覆本河不係長河泛溢
則迅駛難制乾涸則一葦不通又多山石阻礙俟議輒
止今撫臣既有成畫當令如議就行如有窒礙亦當從
實奏罷上從部議 明世宗實錄

徐九思貴溪人歷工部郎中治張秋河道漕河與鹽
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則泛溢爲田患九思議築減
水橋於沙灣俾二水相通漕河溢則有所洩以入海
而不使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於涸工成遂爲永利

遷高州知府 明史本傳

嘉靖四十三年高郵河堤議用石河道都御史陳堯
謂石取道遠而河勢薄不至嚙多樹木隔以板茭土
實之費半省半及萬曆中卒易以石費不貲於隄不
足有無大半實用事皆案余也見之如椿木借用杉
則以此相代之採石不及十一而財民輸將尺中戶
以下階砌及市肆石混然乃免亦零星表成不久即
費 [illegible]

卷第百十二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湖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溢於徐命官往治乃按六年所鑿故跡役夫浚之為南陽新河又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又堤馬家橋還河流之出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唯茶城時有淺阻 明會典

是年秋七月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東行踰漕入昭陽湖泛溢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徐邳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初漕渠左視昭

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始工未半為異議所阻至是漕運以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漕鑿衡與僉都御史潘季馴尋應期所開故道以為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役丁夫九萬餘八月而成而水始南趨秦溝 明紀事本末

是年總河朱衡奏略曰初至沛縣乘舟徧歷黃水無處不漫獨南陽河口直抵留城一帶黃水少浸先年曾挑開類河形臣於彼時竊已在念猶冀水消工畢再行詳勘處理詎意運河漫水未消黃河又難分導

則於此地應亟勘理臣即與河道都御史孫慎漕運都御史馬森山東巡撫戶部左侍郎霍冀河南巡撫戶部右侍郎遲鳳翔又委郎中程道東主事李汝吳善言王纘宗副使梁夢龍徐節張任胡湧恭攻能梓僉事劉贊等前往南陽留城一帶相勘隨據道東等呈稱遵依踏勘南陽閘起至留城一帶計長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先年曾挑開類河形須加創挑方可成河隨委鄒縣知縣章時鸞李學衡指揮李肇芳等即日帶領吏書及慣熟知地人等勘得上自南陽閘起至新莊橋六十里下自滿家橋起至留城四十里中段新莊橋至滿家橋四十里尚未成河合用

人工挑挖方可通水又勘得三河口沙河一道每年山水大發應築壩堵塞為防水患東有薛河中有趙牛溝上白山東滕縣閘橋諸泉發源水向西行出金溝今議於兩岸築壩二道引水入河接濟共算挑土三十四萬九百一十方該用夫六十八萬一千八百二十工又勘得地形北高南下水易傾洩合於沙河口為照國家重務莫切於漕運妨運莫重於黃水黃水之性湍激浩蕩難以禦治即或治之而工費不貲況其變遷無常屢為運害如嘉靖六年決於沛縣十三年決於魚臺縣皆旋挑旋淤迄無成績今歲黃水

復決徐沛汎濫運河於連百里至今水尚未消工難措手驚惕於中莫知爲計蒙委徧歷踏勘看得此地兩岸形高土俱堅實二十餘年黃水不侵雖今歲水勢瀰漫亦未侵及況河路徑直挽輸更便成功以後可保無虞實天留此以貽國家億萬年通漕之利者也臣看得黃河上源既難分導水勢散漫不能施工雖河坡之水暫藉行舟然乾溼無常終不可恃來歲糧運實切隱憂反覆思維計無所出所據斯議開通新河以便轉漕委宜亟處臣即與河道都御史等前往南陽留城一帶看得此處地遠黃水可免侵淤人力堪施開挑成河不惟近可以濟來歲之運而又遠可以垂無疆之休此實我皇上至德潛孚精誠昭格天啟其機地顯其靈載觀人情僉謀允協臣願督率羣工於此効力務期一勞永逸少申微臣體國之念以仰答皇上知遇之恩 北河續記

舊河自南越沛縣上中下沽頭等閘處今淤平是年黃河水異常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汎濫自沙河至徐州全河俱入北股至曹縣棠林集以下向北分二股南一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一股遶豐縣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汪洋入運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達徐 南河全考

黃河泛徐州將溜溝以上運河淤凡一百六十餘丈以下淤七十餘丈又自境山至茶城五里許小閘至沛金溝口一十三里許俱淤其沛縣黃河赤徑衝晉村淺西岸猪謝家莊至上閘上淺仍東北衝由三教灣一帶一十五里盡淤乃以朱衡爲工部尚書往治河衡議開南陽口至留城一帶新河以備運道又開留城口至白洋淺一帶舊河以接新河費銀四萬有奇役三萬有奇功將告訖言官劾奏衡等亡濟自南陽口至仲家口俱報可行舟但三河口至夏村口二十餘里微淺[illegible]是年六月黃河水發漫長堤二百餘丈其所挑舊河與沽頭閘數里復淤自中橋至留城一帶新河堤又決百十餘丈及留城至白洋淺運河仍淤言官復劾奏 [illegible]

章時寀號孟泉青陽人嘉靖甲午舉於鄉知鄒縣時河淤道阻天子遣尚書朱公衡經理其事令沿河官集議公首創開南陽新河用其策底績論功升兗州同知仍管河務隆慶六年九月用給事中雒遵薦陞河南按察司副使督築黃河南堤往來相視不避風雨舟居經年遂中濕以病乞歸 [illegible]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二月辛巳遣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往勘河工時尚書朱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於呂孟等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獨以爲

新河土淺泉湧勞費不貲不如濬留城故道由是與衡
有隙衡持前疏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命者用重法
繩之時浮議籍籍有謂衡違衆自用故興難成之役以
要功者有謂衡擅用腰斬裁髮之刑致死萬餘人者給
事中鄭欽信之上疏言狀工部覆非常之功怨謗易起
請遣官勘視問新河與舊河孰便然後議衡功罪報可
三月己未詔開新河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奉詔至
沛縣勘河工還上言舊河之難復有五黃河全徙必殺
上流如新集龎家屯趙家圈等處皆以不貲之財而投
之於河流已棄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
爲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餘里寨棠無路十萬

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淖陷築岸則無土且南塞
則北潰四也夏秋漬潦大陸澤後難保不淤五也新河
內多舊堤高埠黃水難侵開鑿之費視舊河爲省且可
遠將來潰決之患故尚書朱衡任其必可開開成運道
必利而議者見謂難成亦有三焉一以夏村迤北十六
七里地高恐難接水然地勢北高南低大約止深二丈
一照水平加深夫何患水淺一以三河口積沙深厚水
勢湍急不無滯阻然既建壩攔截或用石包砌每歲挑
淺如例夫何患沙壅一以馬家橋兩岸築堤五里微山
取土不便又水口投埽勢必不堅恐難經久然此亦在
委任得人培築高厚無必不可措力之理臣又觀居民

之情在新河者則稱新河可開在舊河者則執舊河可
復皆爲市廛之私非爲國家運道計也夫天下之事勢
窮則變變則通沛縣河患至此極矣往時舊河淤塞未
深都御史盛應期開新河垂成而廢至今惜之今黃水
異常伏漕無日尚可溺於人情安土而不爲通變之謀
哉故臣斷以爲開新河便宜如衡言開新河而不全棄
舊河宜如季馴言疏入下工部會廷臣議僉令工竟乃
決詔勘限開新河仍不得藉口遲成苟且完事　七月
戊午始通天津海運時漕永平議事永平自庚戌邊患
後薊河石門二路所增主客兵餉歲計二十萬石有餘
而該郡土瘠歲收不給緣薊水旱水陸絕無商販全恃

空運前巡撫都御史溫景葵遂倡通漕之議會以疾去
詔總督都御史耿隨朝勘奏及是勘上該郡有青灤二
河青河爲工鉅不可開灤河自永平西門外經流一百
五十四里至紀各莊入海自紀各莊至天津衛四百二
十六里悉並岸行舟中間開洋僅一百二十里沿途有
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流遇風可以引避宜於紀各莊
修建倉廒自天津漕粟於此卸囤轉載小舟由灤河達
之永平永豐倉力半功倍可爲左輔永利部覆報可自
是每歲通漕省國帑十二灤東諸邑漸稱饒阜云　九
月庚戌新河工成工科都給事中王　元春以新河未通
劾奏總理河道工部　尚書朱衡倖功欲速無爲國計長

久意宜罷黜因請訪求元人海運故道初衡議開新河
自南陽至留城凡一百九十四里有奇八月間工垂成
矣祇餘十餘里未通值黃河暴漲堤岸有潰決者於是
朝議紛紛謂新河必不可成元春及給事中何起鳴御
史黃寀等咸請亟罷衡起鳴初主新河之議者至是亦
自變其說疏俱下部覆而衡與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
新河工告成言大帮運由境山達河渡薛河至南陽出
口數處河水通滿堤岸坦平並無阻且於是舉艱然
吏工二部乃覆請互疏謂河工既有成緒似宜留用令
會同季馴悉心料理以圖永久從之　十月己未詔潘
豐潤縣環香河轉運太平等寨軍餉從順天巡按御史

鮑承蔭奏也河漕自成化間設豐盈倉於該縣舟運粟
十萬餘石貯之以便東路官軍支給倉廒及所設官攢
具存乃河道堙廢舟楫不通久矣近歲薊鎮警報日繁
其太平寨一路主客兵餉俱赴薊州關領如喜峯三屯
等處遠者至四五百里公私俱稱不便承蔭乃查復舊
河運道仍於北徐莊張官屯鴉鴻橋設三閘以潴水云
穆宗實錄
公念新渠在昭陽湖之東河即橫決得湖而止勢必
不來規以爲渠宜無河患乃決策奏請有詔從尚書
畫公廬於河旁晝夜調度目不交睫手不停書六月
正午去蓋立堤上汗流被面或深夜風雨單車小舸

出入波濤衣帷濕裂又其時役夫多疾公親行其中
問疾施藥與同甘苦吏人戴其恩義有流涕者聚衆
十餘萬竟無他虞其明年丙寅功且就緒諸故河堤
市人以渠他徙貿販不通流言新渠不便上命都諫
何公起鳴往視還奏故渠難復者五語如初議明年
渠成萬艘流通頌聲大著嘉其功賦詩曰章志喜
以示在直諸臣方議爵公而讒毀之升矣經歷登極
晉大子少保加一品俸留總理漕河事既又閱歲河
渠大備召大司空缺名還掌部事 [illegible]
士進
明穆宗隆慶元年正月辛未吏科給事中何起鳴言按

會典沿河閘壩每三處設御史一員主催漕運今宜復國
初之舊於南直隸浙江杭嘉湖添差御史一員給之敕
旨令其專理漕運其漕寧以南河道舊屬兩淮巡鹽御
史帶管者并以委之鹽差時則巡歷淮安以南水盛時
則巡歷徐州以北此河道漕運可並攝而並舉者也戶
部覆奏從之　四月丁未工部覆御史李惟觀奏言城
河閘壩工程宜定爲規制三歲一繳用省積久浩大之
費廣源青龍二閘相去窑遠宜令閘官兼攝并太原派
閘夫之一從之　五月己未河工成先是黃河決新集
龐家屯等處汎溢徐沛間故道沮洳不可復後尚書朱
衡議從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及東南至留城凡一百四

十一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鑿河形在焉又其地高阜黃河卬至昭陽湖不能復東乃鑿舊渠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堤遏河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潭人五十三里凡為閘八減水閘二十為壩十有二為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堤三十里已而鑿黃家嘴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漳沙河入獨山湖凡為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由是運道遂通

癸亥總河尚書朱衡言河工告成宜分官督理黃河上自曹縣直抵豐縣堤界新河自南陽起至宋家口可屬之山東驛傳道自宋家口西南及黃河自豐縣堤界

西南可屬之徐州兵備道其預防黃河經理新河事宜皆聽計畫合用夫力黃河得調閘溜淺夫新河得調漕運等縣堤夫互相協助其扣貯山東漕河徭夫工食及河道銀兩有事許呈請支費諸管河官員悉聽二道委用又請於曹縣上下築縷水壩修埽臺以防秋水衝決之患其工費於兩淮工本銀及山東河南料價支給上皆從之　詔運船過臨清免其帶磚以漕軍重困也

甲子總理河道尚書朱衡條議新河應舉事宜　一改移官夫議以舊河謝溝等八閘官夫改撥新河留城馬家橋滿家橋夏村宋家口楊莊西柳莊西馬家口八閘應役其沛縣宋家口北入山東界中宜劃屬濟寧主事縣西柳莊南入直隸界中宜劃屬沽頭主事各提調約管以便約束一建設堤夫議以新河南自留城至佃戶屯北自南陽至新莊橋新築堤岸及三河口壩堰俱建鋪設夫防護修理即以舊河堤夫充役一查復淺夫議以三河口及留城以南至獨山皆有沙淺其淺夫除防守堤壩外俱應留用仍如前註事例三年兩班與南河淺夫并力開濬一改移驛遞議移沛縣泗亭驛遞運所於三河口山東河接理谷亭遞運所於南陽沛縣夫廠於河口令滕嶧等縣協濟如故　一分定職掌議自宋家口以南至白洋淺屬南河郎中督理自宋家口以北屬北河郎中督理各州縣掌印管河等官悉聽察舉其沽

頭分司移建夏村徐州沛縣魚臺管河官移駐滿河以便巡視一申明漕規議令徐淮臨德倉主事嚴限催督運船查革私載遷延希圖寄囤等弊一蠲免稅糧議新河獨山等處水占地土免其租稅及南陽一帶積水之地立法瀦水以濟運道上皆從之　癸未修理昔濟閘以河水衝溢也　六月乙酉新河鮎魚口等處山水暴決漂沒運船數百隻人民溺死無算　乙未修理河西務馬營道口等處堤岸以水災衝決也　丙申叙治河功加工部尚書朱衡太子少保仍陞俸一級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季馴為右副都御史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俟四品京堂缺推用先後經理河道漕運都御

史馬森霍冀遲鳳翔張翰孫愼龔鍊洪朝選孟養性先
後巡按御史尚德恒蘇朝宗韓君恩孫丕揚孫以仁李
文續管河郎中程道東員外郎游季勳主事陳楠李承
緒吳善言副使徐節原任參政熊桴副使梁夢龍胡涍
郎中李茂等主事唐鍊等各賚銀幣有差　丙午御史
劉翾奏北直隸武淸縣等處山東汶上縣等處水災異
常壞漕河堤岸橋閘及民間廬舍田禾芒衆請下撫按
官查勘蠲賑章下所司　八月癸未朔工科左給事中
吳時來言臣屬者從漕河來睹記治河之事猶在議論
發而要實未審也其甚者惟新河三難之說臣請得而
解之夫黃河運河故道難復無論已乃今新河以三難
稱者豈不以馬家橋易淺沙河易淤薛河易衝爲患哉
臣以爲此患在委耳源之不通委將安屬故治源者急
也夫新河與青原山至近也而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
水注焉以一堤而捍羣流又當大山瀉下之勢與素號
瀦水之區能保其不潰乎故疏瀹分殺之謀宜豫也夏
村迤邐數十里地勢居高必導水於薛河非開支河引
薛河上流以分其派及三河口鮎魚泉諸地鑿口築堤
益以啟閉之閘能免衝決淤塞之虞乎故蓄洩之計宜
愼也願自今以河渠事命憲臣一人與藩臬之佐一人
專之罷濟沽南旺部臣之分理者上然其言命尚書朱
衡計處以聞　甲申南京工科給事中張應治等言近

日三河口之決以新渠地高不能受汶泗滕薛諸水故
一遇霖雨至於潰溢而工部尚書朱衡故多大言功不
補患昔既棄彼二河而爲大河皮及之區今又穴此一
溝而萃全兗合流之水咎有所歸宜加罰治得旨降衡
俸一級仍令悉心經理以圖後效　十月總河尚書朱
衡請於東鄒閘支河三道以洩河流又於東鄒之上別
開支河歷東倉橋以達百中橋築爲壩堵諸處爲渠使
水入六山湖鋪之以歸呂孟湖下景山而上至沙河水
築壩於支河之下令水歸此以止鮎魚泉而於泉之對
河開續築堤以約其流而殺其勢因言楊莊南陽佃戶
屯留拔諸閘或宜改建或宜修理俱必不可已之工而
有司多不得人如徐州守鄒臣督建爲馬家橋閘旋就
傾圮宜重懲之上從其言下撫臣巡按御史按問且詰
治河官以實心敏理毋猶前轍　己丑工科都給事中
馬成能言臣從新河所來相度南北地勢可慮者有三
一新河自南陽而下至鮎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
以平流積滯之故漫溢四野致奔衝墊之氾又諸閘半
就淹沒而長堤崩潰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者也一三
河匯萬流以西注既漫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之高屋
建瓴衝擊彌甚故泥沙填壅之區澇則瀰漫旱則慳淺
此中流之患可慮者也一夏村以南諸閘水勢高下相
懸幾及一丈啟閉之節蓄洩爲難此下流之患可慮者

也以上三患皆縣三河上下地既居高水復平行雖日
削告成宜逆為未然之備上以其疏示尚書朱衡令熟
計以聞（明穆宗實錄）

按三河口在滕縣西南五十里以上源薛河沙河趕
牛溝三處之水俱由此會故謂之三河口本年三河
口復決乃於薛河則築王家口壩東溝等壩開支
河引水由呂孟湖出地浜溝於沙河則築皇甫等壩
開支河引水會獨山溝等泉出滿家湖東入南陽湖是
閘九座一名利建屢此河其處以南入閘為夏鎮
壩十三處又薛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滿石堤二十餘
里減水閘一十四座（山東全書）

明穆宗隆慶元年十月庚辰總河尚書朱衡奏言黃甫
東郊宋家口王家口至彭裏溝境挑支河四處皆係納
糧民地乞行履畝除豁或將昭陽湖官地及於舊集
佃之人丈量免雜差一年又近河州縣夫役二歲如山
東之濟寧滕嶧魚臺滋陽鄒平陰鉅野宜分派靜德等
州閣布東平等州存留米一二年而南直隸之徐邳沛
三州縣亦宜寬恤部覆從之　癸巳巡按浙江監察御
史蒙詔條議四事一河工既成請悉按民田受患者獨
山以南自湖陵城至回回墓薛河新改支河自王家口
至呂孟湖宜設法開導使水有所歸不重為民害其三
河壩堰功緒初成當倍加葺濬預為久遠之謀一寶應
湖風濤叵測往往有沉覆之虞宜如高郵康濟河故事
別鑿一河以近隄民田為之使之計畝受值免其征稅
一高郵康濟河故有木匣涵洞相旱澇為啟閉之節今
歲久浸廢加之節年大水衝齧內外堤僅如一線宜及
其未敗以次經理一徐呂二洪相距二舍事務可以兼
攝宜罷徐州部使令呂梁分司總之且汰冗閑官夫之
虛設者工部覆奏詔如議行已而工科都給事中孫枝
言比來江淮諸郡旱潦頻費不任興作即欲如詔議開
寶應越河以避險阻亦當俟國用少裕徐議之詔上是
之（明穆宗實錄）

卷第百十七

運河水

明穆宗隆慶三年三月戊辰裁革山東利建魯橋東林新閘師家莊各閘官一員及各處閘夫溜夫泉壩夫淺鋪夫傳役夫共六千餘名時新渠既成都御史翁大立乃建議請裁冗費以便民而尚書朱衡上其奏曰今運河自魚沛一帶乃元人故道而我成祖命先臣宋禮濬治之於時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視徐州境山山頂相準北高南下懸至三十丈故魯橋閘以南積啓土溜自徐州至濟寧往往待水須半月始達雖屢議增閘添夫猶不免膠淺之患蓋東兗之民苦於力作者百六十年

於茲矣屬者改鑿新渠舍卑就高因之遠避黃流而地形平衍泉源密邇異時舊河之陡駛今皆無之是以自揚莊閘迄新店閘俱不事啟閉舟楫日行可百餘里陸徐州至濟寧度不過三四日止耳而濟寧以北舊渠之水亦遂停蓄不竭故閘官與各夫徒株守河濱漫無事事請如大立言罷各官之虛設者以所汰夫役歲直為改編銀差徵解東省用儲河渠之費報可　四月丁丑總河翁大立言新河之成勝於舊河者其利有五地形稍仰黃水南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蓺四也舟楫利涉不煩牽挽五也顧道路之言或稱未便者以魚臺縣沛

沮洳成湖谷亭沽頭市廛失利乃倡浮言以搖國是耳臣請以一得之慮熟陳於前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為之積瀦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為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籌畫殫思獨到者今新河寔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為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為蓄瀦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必有鉅堅隄始無虞宜大與人宰縣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於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引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地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蓺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於此者上

從之　閏六月丁卯總河翁大立言薛河之水眾稱湍悍今盡注於郗山湖入微山湖以達於呂孟湖此尚書朱衡經理之績也惟呂孟湖之南為邵家嶺黃流填閼地形高仰以故秋水時至會納者小而反浸淫平野奪民田之利又微山之西為馬家橋屬者草創一堤以開運道土未及堅而時為積水所撼以尋丈之址二流夾攻慮有傾圮宜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以入漕河則湖地可耕河堤不潰而更於馬家橋建減水閘相旱澇以為啟閉之節斯通漕之長策也上採納之　九月癸酉總河翁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梁山至於境山入地浜溝直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間可

別開一河以漕其利有十自秦溝濁河至徐州洪諸狂
瀾數湍遠不相涉一也依山爲堤雖有洪濤必不泛濫
二也漕舟循堤而上牽挽不難三也無茶城淤淺之患
省盤剝之費四也由馬家橋至境山四十里由境山至
徐州洪四十五里視舊河爲近驛遞夫價並可減省五
也驛路改從新堤往來徑捷六也徐州募夫可併呂梁
二洪縴夫可遂裁革七也計沛縣六舖至境山築堤百
里當用銀十三萬有奇今開新河則長堤可緩費益大
省八也糴穀貯食假工役以濟饑民兼節財賑荒弭盜
之衝九也棄舊河以爲水壑由河決谷亭沛縣從漕溝
以泄經從魚浮橋下徐洪運道無梗十也顧其難亦有
三地洪溝當築大壩接黑龍潭堤至楊山壩西當別開
一道至舊河繞出茶城及開渠建閘費皆不貲此其難
在工費歲屬大饑而招夫工食往往不繼待哺之民怨
讟易生此其難在工食役夫二萬仍聽番休而錢糧不
益奄以歲月必招謗議此其難在工程犯此三難以興
十利臣固未易辦也淮上速集廷臣議之章下工部以
大立議爲便請行撫按及巡鹽官相度地形并議錢糧
夫役以請從之　丙子山東莒州沂州郯城等處水溢
從直河出邳州人民溺死無算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
聞都給事中嚴用和言淮安徐邳皆輸糧咽喉邇淤潰
決運道爲梗關國計不細疏瀹修築之務不可不亟宜

令趙孔昭及翁大立協心共濟不得廢事失時工部覆
如用和議且言淮安湖陂故有大堤往時商人決以逃
稅故多水患宜及今修築今河決草灣北合鹽河至海
州入海亦可疏濬以殺水勢并行一臣會勘興工從之
十二月丙辰時淮河自板閘至西湖嘴開濬垂成而
巢口等處復塞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以工費不給請
蠲處錢糧因言清江一帶黃河五十里宜築堤以防河
溢淮河高家堰一帶七十餘里宜築堰以防淮漲工部
覆請以錢糧事下孔昭及河道都御史翁大立通融措
助其巢口等處亟行開濬以築堤事宜及海口築塞實
應拯河二事均酌議舉行從之　乙丑總理河道都御
史翁大立言治河之役宜以調撥夫役收發椿草屬部
臣計處錢糧追徵工食屬兵備令畫地責成則河工可
計日而就於是工部覆議以儀真至揚州淤淺高郵一
帶湖堤剝蝕屬淮揚兵備會同南河郎中儀真主事經
理以通濟閘內外清江浦上下淤淺屬淮揚徐州二兵
備會同南河郎中清江廠主事經理以廬鳳二府協濟
椿草錢糧役夫工食及寶應湖堤泗洲等處堤岸屬潁
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理以大淮兩岸沙嘴清河縣
東西河堤魚溝河以下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
理以邳州沂武二河與乾河口淤塞房村及境山黑龍
潭堤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管洪主事經理以沛

縣三鋪四鋪大堤豐縣縷水堤接華山寨飛雲橋故道
及薛河下流屬徐州兵備會同夏鎮主事經理以臨清
萊市口尖塚集白廟兒等處堤岸屬臨清兵備會同北
河郎中兼廠員外郎經理以內黃南樂二縣下河沙塞
及小灘上下膠淺黃盧河乙家河屬大名兵備會同北
河郎中經理以吳橋縣衝決朱官屯交河縣衝決徐家
馬頭等處青縣衝決鹽古口等處與滄景二州南皮靜
海二縣及天津衛堤屬天津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經理
以蒙村蔡村耍兒渡等處堤岸河西務上下淤淺屬霸
州兵備會同通州郎中經理上皆從之明穆宗實錄
劉應節字子和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隆慶初歷

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
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
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東
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永平官民自運焉四年秋進
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
保定軍務又建議通漕密雲上疏曰密雲環控潮白
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
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陸運至龍慶倉輸輓甚
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
壩合為一流水深漕便報可明史稿
明穆宗隆慶四年二月癸亥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

言挑濬運河請發運司餘鹽銀二萬兩齎工部覆餘鹽
銀係供邊之需宜量發五千兩不足於淮安揚州二府
商稅及河夫樁草存留贓罰內動支詔可　三月壬申
工部覆御史楊家相所陳一開河道以利漕輓謂朝陽
門外故有河渠雖歲久湮沒尚可復之以便東倉之運
與夫寶應湖之說開度瀹河鎮江一帶之議濬淺阻塡
塞者皆通漕孔道所宜亟舉一建閘座以省耗費謂
邳州土壩剝運甚艱莫知建閘之便又境山諸閘日就
頹毀宜及時修理上俱如議行　四月甲子總理河道
都御史翁大立奏高郵等處堤岸剝蝕請將徐州倉那
貯截留漕糧二萬六千餘石移買淮南召集饑民修築

從之　五月乙酉工部覆總河翁大立條陳議處河工
錢糧三事一寶應河濱碧霞元君祠香錢宜擇府佐之
治河者綜其出入一開新莊閘以通商船量船廣狹徵
稅徑一丈六尺以上者銀五兩一丈四尺以上者三兩
一丈以上者銀一兩由儀真閘者以遞減之一濟汶以
北各湖地皆膏沃之土壤宜募民田作每畝徵銀四分
輸之工所從之　八月庚戌詔建河神祠於夏鎮梁山
各一賜名曰洪濟昭靈命夏鎮閘徐州洪主事以春秋
致祭先是河道都御史翁大立欲濬治梁山河禱於神
忽水落成渠可以通舟大立以為此神助非人力也請
建立祠宇領於有司以答靈貺故有是命　十月己酉

以運河淤阻漕舟不至詔奪提督漕運總兵官鎮遠侯顧寰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總理河道侍郎翁大立各祿俸半年降管河郎中張純徐州兵備副使劉經緯參將顧承勳各一級俱戴罪管事尋以工部言純初自北河徙官而南尚未視事復宥之 明穆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決睢寧縣曲頭等集數口兩分門運道百里淤重儲船九百餘潘季馴築塞決河水歸正道諸船盡出 南河全考

是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茨反為河時河水橫流漕舟飄損八百餘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餘萬石御史萬恭疏言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於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湖既盛河水復湧河不得入海乃流入淮淮不能容則必衝決今淮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科臣李貴和言河決不能轉餉請開膠萊新河以濟運其策又在萬恭下矣 按萬恭之策深得河性古有分上流之說萬恭專主浚下流之議簡便可行然未有鑒於海運之議蓋萬恭與貴和論皆未行也 河志

馮敏功字元卿平湖人嘉靖乙卯舉於鄉隆慶四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飭徐州兵備兼治漕河甫至而河決睢寧鄒白浪淺而入青陽決者六皆巨新安左右決者七差小其水不制睢寧之陸淮為湖曹口而上故河百餘里以南盡為陸淤泥中之漕艘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算公甫至受計大吏調士民晝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決塞水就緒漕舟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暴漲諸塞盡潰湖與河一夾攻邳公時按部邳下令士其門水勢重不能御公助解衣裙囊沙而塞之諸從官吏率市人爭效公闔沙皆滿水遂退解公乃行視諸決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閘家口以西牟戈山左右堤百餘丈公又築之自是堤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靈璧諸邑舊堤潰公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宮曲頭抵青田八十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曹郎合治者直河以下南岸幾千丈又自茶城踰華家山曹家單堤一百六十里以護衛漕河之闕者諸經畫版築樁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堠約束唯公行之最精監司曹郎咸取則焉 浙江通志載敏功事蹟見明萬曆十年

明穆宗隆慶五年二月癸卯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劾奏總理河道侍郎翁大立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前以治河無策遲誤漕糧方議薄罰不宜遽使離任俾脫後責宜罷斥以儆任事諸臣又請飭都御史潘季馴陳畛協心共濟如運到而河尚未通則罪河道河通而運不過淮則罪漕運戶工二部覆請上是其言令大立孔昭

戴罪回籍俟河通運完之日奏處　三月丁卯初嘉靖間山東按察司副使王獻建議請循元人海運遺跡於膠萊間開河渠一道舟綠淮安清江浦歷新壩口馬家濠麻灣口海倉口以達天津道里甚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興會獻去官遂罷役至是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海運以濟餉道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給事中胡槚往視之　五月壬申工科給事中張憲請改瓜洲土壩為閘以便漕舟工部覆言前議行勘已久而所司莫為奏報比必待私弊剝之徒得言阻撓而當事者憚於改作故議久不決宜督河道

漕運諸臣刻期會勘以聞有旨從之　庚辰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以漕舟尚未抵洪入閘請嚴敕河道漕運二臣悉心經畫得旨潘季馴陳炌各務盡心幹理俾河道疏通糧運早至不得推諉誤事　辛丑巡倉御史唐鍊條奏漕運事一白河沙谷等淺僅五里淺而以轉搬得費運軍不勝其苦宜令所司及時疏濬戶工二部覆議詔允行　六月庚申工科左給事中胡槚勘視膠萊諸河及山東撫按議皆以為不便疏治乃奏言今為新河之議者徒指元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聽說非能涉歷三百餘里間親覩其利害也臣嘗濬分水嶺驗問獻所鑿渠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細流不足灌

注至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汙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村閘以下夏秋雨集衝流積沙為河大害縱謂諸水可引亦安能以數寸之流濟全河之用則諸水之不足恃明矣或謂新河頗多積水可引用為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下流壅塞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河在高密西去新河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可濟則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邊海通潮又皆頑石糜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達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涸枯無可仰給下流則浮

沙易潰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貨志以為勞費而無成國初嘗訪運道舍此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勘而不行良由於此苟率意輕動捐內帑百萬之費以起三百里無用之渠如誤國病民何臣請亟罷其事並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今人既誤而復誤後人也上乃罷之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　八月丙午總督漕運都御史陳炌上疏報邳州河決漕船淹阻狀戶部覆今歲漕船過淮獨早而入閘者十不及二三雖河流為梗然諸臣怠玩之罪亦不容辭乞遣風力憲臣督視以重國計會給事中宋良佐御史唐鍊亦以為言得旨炌與總兵陳王謨參將顧承勳俱

傳倭飘罪管事命雲南道御史張憲翔沿河督趣之
九月辛酉總督倉場侍郎陳紹儒條上漕政五事一時
疏濬言京口小灘等處原設淺溜人夫宜令有司從實
督治　丙寅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據遼東
因元故道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而遮洋一總猶
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寺遮洋大諸
衛衆棟之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者矣今
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遮洋一
總量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仍行撫按拓加
該總隸山東者兌北糧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
直衛兌南糧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講訪國初並海
諸衛所舊制使列障聯屯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此
塞彼通亦思患預防之術也戶部覆言遮洋一總先時
俱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遽
次請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
以聞報可　戊寅戶部覆漕運都御史陳炌等會議漕
政事宜一疏濬常鎮寧國及浙江海寧崇德等處河道
仍開復練湖以濟運河之用報可　乙酉山東巡撫都
御史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款開
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
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
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

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
一千五百石各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
淮安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況舟皆
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
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略故道實爲安便大略每歲自五
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
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萬艘保無他患可以接
濟京儲羽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閘之苦而防海衛
所犬牙錯落又可以聯海於壯神都甚便者下戶部覆
云海運法廢已久非常之事難以盡復乞敕漕司量撥
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工部即發與節省銀五
千兩爲僱募海舟之資淮揚商販亦許聽支萬五千兩
充僱召水手之費從之　萬曆元年實錄
翁大立字儒參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隆慶二年
命督河道朱衡既開新河漕渠便利大立因自新河
之利有五而請濬回回墓以達鴻溝引昭陽之水沿
鴻溝出留城以灌湖下腴田千頃未幾又請鑿邵家
嶺令水由地濱溝出境山入漕河帝皆從之三年七
月河大決沛縣漕艘阻不進帝從大立請大行賑貸
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
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皆勢習罔愁困狀奇莫
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者六上此

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頹何恃以守賊騎可虞二也畿輔山東河南霪雨既久城郭不完猝有狂盜何以備之內地可慮三也江海之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鹵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帝留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當是時黃河既決淮水復漲自清河縣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郯城水溢從沂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經營

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帝嘉錫賚有差時大立已陞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為左會代者陳大賓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白泰山廟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為給事中宋良佐劾罷 明史稿

明穆宗隆慶六年正月丁卯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條治運河五事一自茶城至清河五百五十里為運道咽喉宜修築長堤增卑倍薄三里置鋪鋪置十夫十五鋪設一官畫地而守以防潰決一自淮抵揚州一路堤岸衝決閘座廢壞者宜令補築自大江以南抵浙江水有淺淤者宜令疏濬一濟寧南旺閘河全藉洸汶二水宜疏通泉源而臨清河西務等處修濬之工亦不可緩工部覆奏上皆允行　二月丁酉山東撫按等官梁夢龍等言海運因河患異常廟堂畫策傍海通運誠千萬年經久之圖顧今經理之急其要有四沿海城池廢墜不修不可不備如大嵩靈山等數衛宜及時修葺以壯門戶杜窺伺一也海運既開奸人或乘便通番宜嚴諭商民不得飄私下海即下海者第行島嶼間不得遠泛大洋違者許官兵擒住二也自海禁久弛私販極多欲驟革之則海道摺其指引即縱緩之則接引之奸不可勝詰今宜明諭商民入海者責令往何給引查銷則巡察者既

有所驗而私販者難容其奸三也海運既行如利津等縣二巡檢司各有沿海信地運船往來有護送警備之嚴宜復巡檢司及弓兵原額四也戶工二部覆議如夢龍等言從之　閏二月戊辰巡按山東御史吳從憲言淮安而上清河而下正淮泗河海衝流之會河漕內出海潮逆流停蓄移時沙泥旋聚以故日就壅塞宜以春夏時濬治則下流疏暢泛溢自平工部議行尚書朱衡河道漕運各都御史及時勘議從之　壬申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會勘泇口河議以為不便乃言泇口河從馬家橋東過微山赤山呂孟等湖踰葛墟嶺而南經侯家灣良城至泇口鎮又涉蛤鰻周柳諸湖乃達邳州直河

口以入黃河凡二百六十里取道雖捷施工實難葛墟
嶺高出河底六丈餘開鑿僅至二丈硼石水泉湧出侯
家灣良城雖有河形水中多伏石不可施鑿縱鑿之湍
石不可以通漕且蛤鰻周柳諸湖築堤水中功費無算
微山赤山呂孟等湖雖可築堤然可鑿葛墟嶺以洩正
派開地濱溝以殺餘波要其施工又自有序夫與其煩
勞厚費以開泇口之河孰若時加修防如期儹運保百
數十餘年之故道疏上詔尚書朱衡會同總理河道都
御史翁大立覆勘以聞　二月辛卯工部尚書朱衡條陳
經理北河八事一復舊革山東徭夫七十餘名接輿河
工一復夏津魚臺二縣管河主簿隨時看守修葺一清

查馬場湖南旺湖南陽湖蓄水以濟運河之涸南旺西
湖安山湖洩水以宣運河之溢毋使居民侵占一呂孟
微山張莊諸湖爲山東滕嶧山水之會宜洩無路衝溢
稅地損傷堤岸乞建二閘以洩積水一築馬家橋東岸
石堤一河南掛了船納稅於呂梁洪殊爲不便乞改納
於徐州洪一管河官不許差委以妨河務一修河祭祀
椿草錢糧積年逋負乞嚴有司之罰每於年終聽河道
官開數具奏詔如所擬　丙午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
沐言國計之有漕猶人身之血脈血脈通則人身康漕
運通則國計足我朝運河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疏通
無滯邇來事多溢漭無以黃河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

復議海運而縉紳之虞猥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
子知之然其利害有辯古語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
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近南水煖則蛟龍窟
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
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
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行舟至登
萊寅其曉達以取其遠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
河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倖海運之訣計無便於此
者然此猶舉時宜而言耳若語今勢島其說有三一曰
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唐人都秦右
擁峨涼而右憑隴渭是有險可依而無大通利也宋人

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
也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
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
乃使塞不通爲豈非太平之道慮乎此所謂天下大勢
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絶也然唐人裴耀卿劉
晏輩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輸輓所必由故
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
而專於海者彼終歲用兵無暇於事河也彼又以爲河
運入閘則兩舟難並不可速也魚貫逆溯一舟壞則連
猶數十舟同時俱靡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艣皆停
此腰脊咽喉之礙先臣邱濬所憂不可散也若我朝太

平熙治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馮左臂從脇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衡也我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其首猶北向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閻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逆盤遶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為患詎直今日然哉且去年之漂流諸臣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失利於河又不能通變於海則計將安出故富人造室必啓傍門防中堂閉則可自防入也此所謂目前急勢也風波係天數臣豈能逆覩其必無然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采擇因條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言海運既行宜定撥額糧以便徵兌除隆慶六年已有設船糧米足備支用以後請將淮安揚州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派海運行令各州縣於附近水次取便交兌遇有災傷改折則更撥鳳陽糧米足之一議船料言漕運二十餘萬通計用船四百三十六艘淮上木貴不能猝辦宜酌派湖廣儀真各廠買造其合用料價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兩有奇即將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

價并浙江湖廣本年折耗減存及湖南班匠等銀解用不足以撫按及巡鹽衙門罰贖銀兩抵補一議官軍言起運糧船宜分派淮大台溫等一十四衛責令撥軍領駕每艘照遮洋舊例用軍十二人以九人起運其三人扣解糧銀添顧水手設海運把總一員統之其領幇官員於沿海衛所選補所須什物即將河船免運軍丁糧銀扣解置辦一議防范言糧船出入海口宜責令沿海司道等官定派吉島小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一議起剝言糧船至天津海口水淺者照須用剝船轉運至壩每百石給水脚銀二兩九錢其輕齎銀兩先期委官由陸路起解聽各督糧官收候應用一議回貨言海運冒險比之河運不同旗軍完糧回南每船許私貨八十擔給票免稅以示優恤一崇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今海運所畏者蛟與風耳宜舉廟祀以妥神明疏下部覆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四月戊辰巡按直隸御史張憲翔疏劾管理河道主事詹世用失時不修閘壩及招集客舟壅塞河口以致漕艘漂損諸罪狀得旨世用降三級調外任　己卯吏科都給事中雒遵言南陽魚沛之間開浚新河淹沒民田者數千畝往者雖有蠲賦之令而有司旋復徵稅又督責徐邳諸郡逋負甚亟民何以堪請賜民數年租稅及緩征逋賦以廣軫恤之惠戶部覆用其言　五月丙戌工部尚書朱衡及河道漕運

諸臣會議瓜州建閘事宜有五便詔從之　戊申工部尚書朱衡等奏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水患大爲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者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爲糧運正道旣多方以築之則宜多方以守之因上議夫役議鋪舍議定期三事自徐州至小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三里建一鋪計屋三楹四鋪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廵視其期以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堤願攜妻子居住者聽疏上得旨允行（明穆宗實錄）

運河水

朱衡字士平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故址尚在乃定議開之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濬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漕儲副使柴淶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蓬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黃襄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群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山巔相準北高南下懸流三十丈故魯橋閘以

南稍啓立涸舟行半月始達東兖之民增閘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屬者改鑿新渠遠避黄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衍諸閘不煩啓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閘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餘直為修渠費四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閲視河道給事中雒遵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朝（明史稿）

六年侍郎萬恭更請建瓜洲閘自時家洲以達於花園港闢渠長六里有奇其年冬閘成一名廣惠一名通惠於是五總船始下壩（南河全考）

隆慶六年六月巳巳（神宗已登極矣）督理河道工部都水司使署郎中事主事陳應薦奏挑挖海口新河工竣河長十里有奇闊五丈五尺深一丈七尺凡用夫六千四百八十九名支米九百六十七石八升　巳卯工部尚書朱衡疏報徐邳等處河堤工完并請寢泇河之議言泇口河開鑿之難有三一則葛墟嶺開深之難一則良城侯家村鑿石之難一則呂孟等湖築堤之難先是漕河淤塞損船傷米臣思前河臣翁大立請開泇河以救燃眉之患今漕河通利徐邳之間堤高水深使歲加修葺之工自可無患固不煩別為建置況公帑空虛支費不給瀕

河生靈從事徐邳之役勞者未息呻吟猶聞揆之時勢誠所弗宜　庚辰定漕運程限每歲十月開倉十一月兌完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閘四月到灣永為定例從尚書朱衡議也　壬午派魚沛南陽留城等處堤木河木於各州縣仍給前築堤沿閘河所占民田價值又以獨山微山呂孟等水櫃有傷民地蠲其湖米　七月丁亥初通漕運於密雲尋復密雲漕糧五萬石先是總督侍郎劉應節等言塞備以儲餉為急軍需以漕輓為便密雲一城環控白潮二水若天開以便漕者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故剝船自通州而上者亦至牛欄山止若至龍慶倉從陸輸輓軍民艱苦之狀

水次露積之虞難以悉狀今白水徙流西城下去潮水不二百武前於城東北業築三合土堤障水防城近有疏渠於上埧壩於下邀潮入白合為一派水漕深便剝船可達密雲無碍漕渠既通漕額宜復　八月戊寅工部言南旺三河等處三年兩挑正月興工二月告完既據河臣萬恭等議糧運既早則明春大挑之日正來年運行之時擬改九月中興工十月依限告完挑浚之時惟進氷鮮船隻設法前進其餘俱暫停止且言大挑莫便於秋冬莫不便於春間新運踵至停積河流既虞風濤又稽程限不便一均役更換夫役未集追呼號召每至愆期不便二春事方殷民無暇力追之工作田野不

安不便三青黄未接室如懸磬頭會箕斂工食狠窘不
便四堅氷初解時尚嚴寒驅之泥淖之中責以疏鑿之
力不便五如今改擬則回空已盡築壩流絶疏浚一完
籍氷封閉春融凍解溺流無碍則新運便舊夫未更按
冊可籍正役者不勞再籍僱役者無事更張則徵夫便
秋事完成農多暇日既無私慮自急公家則民力便今
秋豐稔民多蓋藏閭閻利以供輸夫役易於徵斂則工
食便天霽秋清氣候涼爽河鮮沮洳鍬鍤易施則用工
便上是之
十月已未先是南京戶科給事中張㦿疏
論總督漕運王宗沐六月內飛報海運米十一萬石於
某日由淮安次天津抵灣粒米無失比聞人言嘖嘖咸

謂海運入舟米三千二百石忽遭風漂沒渺無影響宗
沐蓋預計有此令人賫銀三萬兩糴補臣思宗沐受國
家財賦之託鋭意此事意非不良糧船有失據實陳乞
未爲不可何至粉飾觀聽大臣實心任事之體當不若
是米可補人命亦可補耶當今之行海運譬北方之種
稻始必樹藝少許以試地利何如而漸次爲之可也若
不論南北之高下寒燠菽粟與稻並樹則雖三尺之童
亦知稻之所獲不如菽粟之嘗多矣河運之與海運其
經取久暫之宜殆亦類此來年倍加米數一節乞敕該
部從長計畫疏下戶部覆言先該科道請叙海運之功
臣等謂萬世之利在河一時之急用海繼因漕臣議增

海運二十四萬臣等謂海道風波難定但當習熟此路
以供緩急不必加增今煩言嚣興臣等議司至言漂沒
糧石發銀買補臣等不意宗沐之明達乃巧於拙至此
但事出風聞難以深求而首事勇敢之臣可以情恕以
觀後效萬曆元年爲始海運止以十二萬爲則候數年
之外另行裁酌宗沐亦疏辨臣固知駭見之黜諸谷咸
事非易可居然不意乃懸空妄傳若此使臣有一毫不
誠但爲身計則按守舊規可以畢事何必更措革故力
舉海運自添一事以致彈射也況海運人船募數省之
人發行經數月之久按歷步三省之遠其同事而不可
欺者各省撫按十數人沿海守令及護行守備等官百

餘人官軍水手三千餘人使有沉溺豈待言官今日始
言二萬出之淮庫自有卷籍人船出於僱募各有貫址
乞敕戶部會同法司行巡按御史查核疏下部十
一月丙申河道侍郎萬恭奏議河夫工食言二洪閘溜
淺夫山東東兗二府額一萬二千七百餘名每名工食
一十二兩歲該銀一十五萬三千餘兩江北淮揚徐三
府州額五千三百餘名工食八兩二錢歲該銀六萬四
千餘兩各椿草銀不與焉在銀兩視舊額俱已增加在
戶夫視今編愚已安便然漕糧朝廷之命脈漕河朝廷
之咽喉當以朝廷之力治漕不當以瀕河之民力治漕
今運道工役十倍於前民力凋敝十倍于舊竭疲民以

事弊河丞宜改轍查舊議單有兌運所折耗銀有剝運
所省脚價近新建瓜閘又有所省過壩米三項歲不下
十餘萬兩若悉給發以治河道可減派各疲弊府州之
半工部言耗米銀後改徵本色給軍脚價除扣修通惠
河餘解太倉濟邊惟有過壩餘米可歲給河道少助夫
役工食報可　甲辰漕運總督王宗沐奏辦海運漂沒
事乞回籍聽勘戶部以漕運在邇請敕宗沐矢心任事
仍照原議習熟海道備一時權宜之計從之　庚戌河
道侍郎萬恭條奏河漕事宜四款一嚴運連之令黃河
伏秋水高運船所避宜令江南糧儲道各督尾幫違限
過徐州洪勿至與怒河鬬三月過洪者以上勞敘爲四

月過者次之延至五月後者議罰因而遇水漂沒者從
重擬議一別遠近之宜南北河道遐殊到灣之期非可
槩定宜令各省運船不過閘者限二月到灣過閘限三
月過閘又過黃者限四月過閘過黃又過江者限五月
巡漕御史按限期行殿最焉一專兌運之權今議早運
徵發期會急如星火監兌部臣無殿最之權有司慢而
軍衛易又轉求督糧頗難兌運必致衍期宜照浙江例
各省俱以御史帶理兌運則官與軍民俱受一服官民
之情江南山谷州縣仲冬水涸不可以舟迨水發時兌
運已緩宜從其便齎銀至會城市米候兌但責早兌不
必問所從來豐未相資官民相利兌運行早過江過淮

入閘抵灣自然如期疏下戶部議覆惟監兌部臣照舊
恭又言春間大挑待本年之運者累朝之舊法秋中大
挑待來年之運者皇上之新規今南旺一帶及三河口
諸處河道九月興工十月竣事但臣所治者河耳使運
船不達至將焉用河明歲全運四百萬石計船一萬艘
須以正二三四月盡數過洪遠避黃水計每月當過洪
入閘者二千五百艘每日當八十餘艘乞敕各糧儲道
如期督至庶河有實用疏下工部以上穆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元年正月乙巳河道侍郎萬恭奏創建瓜
洲二閘工完免挑盤催剝之苦因敘郎中吳自新及道
府諸臣勞績恭先又檄浚蘇松常鎮一帶河道建三汶

河東水吊橋自是吳浙之運可與江西湖廣徵發相同
因言瓜閘既成商舶由壩者可去險就安應比照儀眞
事例一體抽分疏下工部俱覆行之　二月壬寅河道
侍郎萬恭奏江南糧運開幫期於歲十二月在江楚長
江大河則可至若湖浙之舟阻於京口閘必待季春開
閘方可開幫今年早運者實由臣挑浚京口所致顧事
必專官而後善計必遠慮而後成江南河道水利原設
有都水司郎中一員後革郎中令兵備道帶管權阻於
逶制力分於他務三江運道遂至湮滯今宜比照惠通
北河南河事例復設郎中駐劄鎮江以其餘力兼治三
吳水利工部言三吳水利積弊已極非工部郎中所能

任巳責成應天巡按督理其京口閘挑浚事務仍舊分責各道而亦統領於督臣便上從部議行之　戊申令呂平兵備僉事張廷弼疏濬鞏華城外舊河廷弼原勘河通可省陸運費歲八千金及運船至而淤塞不前究運司官楊可大以爲言戶部奏行廷弼速濬之　四月辛未河道侍郎萬恭奏事莫善於法祖法莫病於因循今年之運既得以善其終明年之運不可不慮其始祖宗以四百萬之糧兌近萬之淺船豈不知滿載省舟之爲便而爲是經年造船紛紛者以閘河故蓋南旺運河之脊又得全汶之利故每船可運四百石然夏旱則汶流微又不敢過四百石特爲淺船之制底平倉淺底平

則入水不深倉淺則負載不滿又爲限淺船用水不得過六篙今各省不務遵原運而務搭原僱船有三害搭運有五害皆足以病河道今年賴皇上主持諸臣竭力上水諸淺深皆四尺至七尺旱枯之時幸不敗事然終非全算乞敕該部勿以目前幸濟而忽遠圖勿循今日弊端而廢祖制務足近萬之額船載四百萬之額糧盡復入水不過六篙之舊制令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其僱船搭運坐困之弊一切痛革部覆從之　乙亥工部請建復淮南平水閘與淺船淺夫及建天妃廟口石閘修復境山閘從之儀真建平水閘二座江都一座高郵十座寶應八座山陽二座凡二十三座座三百金自

儀真至山陽有五十一淺設撈淺一小船船七金淺夫十名天妃口大閘一門除堪改廢閘石料仍用二千五百金境山舊閘五百二十金凡費工料一萬餘金悉聽河道便宜酌處不煩請發閘多則水易落而堤堅浚勤則河愈深而堤厚建天妃閘則時閉時啓而省挑浚修境山閘則有留有接而省盤剝既裨運道且資民生議發於恭而衡覆行之誠萬世之利云　五月乙未開通廣西府江水陸諸路　巳亥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請申飭運務二事一濬河渠以利運軍言于家淺銀魚嘴一帶河道淺澀難前宜令挑濬深廣堤岸卑薄者修築高厚一造官船以便民運言白糧民船大小參差播

塞河道宜依漕船式樣打造官船下戶部　六月辛酉戶科都給事中賈三近奏往因運渠梗咽當事者議復海運悉心講畫法非不周然風濤險阻終屬可虞所以歲運祇限十二萬石意正爲此今聞海運至山東即墨縣福島等處忽遭異常風雨衝壞糧船七隻哨船三隻漂消正耗糧米幾五千石淹死隨軍水手十五名臣因此反覆其事海道之勢與河道異河道之可恃者常海道之可恃者暫特數百艘行數千里巨浸僥倖於暫可恃未有無虞者也海運畏途當時建議者計出於不得巳始既以不得已議行則今當因可已以議罷近漕渠一帶諸臣綜理振飭大異昔時據今年江南諸艘入閘

最早即更加十餘萬何有爲世有夷途安取九折坂人
有參苓薑桂可以插生何試命鳥附以苟萬一乞敕詳
勘將海運姑暫停止仍以額糧十二萬盡入河運時巡
倉御史鮑希顏山東撫按傅希摯俞一貫疏俱加三近
指疏下戶部議俱之　甲戌兵科給事中趙思誠奏請
撫馭山東島人教習海運船卒以避風險旨下該部
七月丁酉山東按察使兼右參政潘允端條陳軍民二
運事宜一議建轄以便糧運凡沿河管河官員乞聽臣
兼攝庶便督責修濬及時運船不至淺閣部覆如議行
戊戌工部覆御史田樂疏言四府所屬州縣頻年水
災昏墊已極蓋滹沱黑洋白溝諸水會合經行之地下
流壅塞輸洩無路一遇暴漲則畢瀦是渚方數千里田
産被其覆沒臣等請敕責成二處按臣蓋水之爲患多
在順河二府水之出口多在真定所屬利不必出其土
害不可委於隣令踏勘被災地方下流阻滯作何疏通
上源泛濫作何約束應挑浚者浚之應堤築者築之故
道可復則復橋梁可建則建苟有利於生靈宜無分於
彼此今民夫役錢糧及淤出地土錢糧應否加派濟占
田應賦稅應否蠲豁嚴限具奏請旨上報可　八月
丁未工部奏今歲河道通利糧餉早達乃聞茶城於八
月內於淺致回空糧船阻滯不得南還者數千隻回空
之船既遲則新運之期必愆今須晝夜疏利方保不誤

允事且茶城之淤歲甚一歲宜照舊說於境山上下高
建一閘沙灌則閉而避水積則放而衝至於徐邳一帶
堤岸逼近河身土疎浪高今秋房村之役方合迅決可
爲明鑑宜照原議再築遙堤凡一應河防事宜務兼聽
集思紓謀遠慮求建長治之策勿苟目前之安報曰運
船淤淺至數千隻明年糧運必致有誤便行與萬恭上
緊設法挑浚毋蹈虛聲務收實效　工科署部給事中
宋南雍參河道侍郎萬恭言防河甚於防邊爲河臣者
事必預報處堂方可據以處分功必實國計方可藉
以利濟臣備詢河務歲謂茶城淤塞二十餘里萬恭起
夫數萬挑浚閉放回空糧船數千阻泊於上河者不下
五十餘里幸黃水旁衝小溝恭督軍民拖拽空船從小
溝出日不能七八隻正河仍未開通今據恭奏河通於
九月十二日距恭具疏纔五日耳挨神運思輸安能於
五日間盡回數十里糧船始之失事既屬蒙蔽今之奏
詞又屬朦朧彌縫一時之失職倖後日之成功且不
圖目前之難而談古法之沿革不虞上流之塞而討下
流之淺深恭蓋曰河道通塞自古已然下流俱深一淺
何害又何莫非掩過倖功之心夫今歲南回之空船即
明年北上之重船使茶城一日不開則空船即一日不
下明年之運將有欲早而不可得者乞敕令萬恭戴罪
管事悉心河務以贖前愆工部覆亦罪恭下嚴旨切責

之　甲寅江西道御史盧明章奏開濬河道事宜一曰詳踏勘一曰專修理古酌保河真訟按岐而為二兵備分而為四勢既不相統屬議自不能通融其兵備及州縣正官方在開濬忽令還轄不惟本處工程不完即上承下接均有不便功何由成宜差司官一員駐劄道中地方同各州縣正官細加踏看預定河身凡干係開河兵備州縣正官及委官員從工有次第方得緒責專轄工部以司官權輕仍守前議石請停還各官以便責成上是之　辛酉工部奏明年春照例挑濬天津衛海口新河恐礙運艘也　九月庚寅戶部議漕運都御史王宗沐議復遮洋總言國初海運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海後會通河成海運遂廢然尚留遮洋一總原有深意至嘉靖末給事中胡應嘉建議裁革并入山東江北諸總前制盡罷應嘉以鄉土之故忍變成法有識者未嘗不惋惜而歎近因河道淤阻曹事諸臣紛起新議勞費更多海運二年道路稍諳今雖議罷宜查復遮洋一總即改海運把總為遮洋把總領兇河運北糧仍知會兵部海汛有警暫調海口為狼山聲援從之　十一月壬午河道侍郎萬恭奏江南運道延袤八百餘里每歲夏初開運河水充溢運道無虞今改於年前十二月開壩正屬各河淺滯諸壩斷流京口封閉之候挑濬工費動以數萬計仰給於導河銀是以杯水救車火且病農

派夫於丁田則病民借辦於鋪行則病商取給於協濟則病隣俱屬偏枯非久計也查江南漕運幾二百萬石每石舊帶徵修船腳米七升近瓜洲建閘運船徑抵水次交兌此米遂羇宜仍每石徵一升歲折銀一萬兩查各府河務輕重分發收貯名曰運河銀凡運漕渠挑淺築堤建閘修壩僱募夫役買辦什物一應工費悉於此項動支應用分毫再不干擾農商貽累隣境以瓜閘所省江南之費為江南運道通融之用似為長便下工部覆行之　兩朝從信錄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山東左布政使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遣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旨優恤又以河決無常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自會通河開通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在官山東嘗修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虞而虞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衆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唐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

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阻運河之窮計無便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漕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紀功賚予俱從優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八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辯求勘詔行前議會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即墨颶風大起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曆元年也明史稿

運河一帶平江伯陳瑄用力於南工部尚書宋禮實勞於北禮用臨清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老人白英言築壩戴村亘五里遏汶水至南旺分析兩河以其七北注臨清度地降九十尺閘十七三南注豐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閘二十一禮沒後至萬曆元年總河萬恭追頌其功立祠贈禮太子太保一孫入監白英先以平頂巾執工簿立于側亦賜冠帶坐世令一人充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illegible]

卷第百十九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年六月丁未調河南左參政馮敏功於山東　七月癸巳吏部候選歲貢生員許汝愚上言東南運道水勢之澀莫甚於丹陽地勢之高莫甚於夾港閘初於此置爲閘者四曰京口曰丹徒二閘居上以防二江之易涸曰呂城曰奔牛二閘居下以防五湖之易洩自丹陽起至鎮江蓄爲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子曰杜墅以濟漕河之用遂免淮運之艱以故四月交兌五月過淮臨時雨澤大降江漲歲行不假湖水亦足以濟歲久廷製居民侵爲田畝焦杜二湖俱爲平陸僅存練湖猶有侵者而四閘俱空設矣今欲爲十月臨倉雨澤既少江水杪落不免剝淺繞數十里之路有閘三四月而不得盡達於江若雖添設漕運往費推挽而閘河之議起矣夫夾港兩岸高者數十丈而河僅闊數丈許下之開濬愈深則上之坍塌愈速頻冬役民以浚之春來淤塞如故年年與此大役民何以堪爲今之計莫若修三閘之故址就四閘之完基蓄洩以時下修呂城奔牛二閘以時糧運之入上修京口丹徒以時糧運之出況乎上流既溢則奔牛而下又何不通之患哉彼此說者必以淹沒民田爲辭不知前此占湖爲田今仍舊修葺非廢田以爲湖也即欲補此數頃之田則沿江一帶新漲

常稔沮田無慮千頃民方爭佃搆訟不息其皆隸於丹徒以此相易不亦可乎年年官司欲興水利輒為豪富破壞遂以湖淺河長為解試併修二湖而於丹陽水閘下板則河如此其長湖亦如此其闊寧有不足之理此皆上下習見而緘口不言則利害之心惕之也工部覆行彼處撫按踏勘具奏從之　九月丙子工部覆工科給事中吳文佳言茶城黃淮交會數千艘皆由此一線之路如數十里之茶城一淤則有許疏通與救旦夕否得先年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建議欲從子詹山梁山至馬家橋上下約八十餘里另開新河置舊河於堤外凡黃河出口之地並不相及而波濤可避良為得

策但稱由梁山之下張孤山之東南花山之西新衝河形南出戚家港會於黃河亦可通舟因勢利導就下為川頗與原議稍異宜令總理河道等官親詣茶城踏勘從之　閏十二月乙未議李濟寧汶上二湖舊界總理河道傅希摯勘清湖地高者准令佃種分等徵租低者照舊蓄水濟漕嚴禁佃戶不許曲為堤防侵那減少工部覆言委於國計民生有裨但與先泉任尚書朱衡稱支河新河之身堤基皆係民間田地合將昭陽湖官地及於平舊河准令對畝給業免其納稅以河之廢土補河之占地亦可舒濱河失業之困應行併議從之明神宗實錄

漢唐以前至春秋戰國大江由六合迴邗溝取道於高郵寶應諸湖之西北達長淮江南之漕俱由邗溝而苦淺阻陳平江乃堤揚州以及於淮西邊諸湖之水遂匯為一湖港相通二百七十里達於黃河餉道大通邗溝遂絕今不必泥古妄圖恢復惟濬之洩淮則可　高郵諸湖西受七十二河之水歲苦溢乃於東堤建減水閘數十洩水東注閘下為支河總會於射陽湖鹽城入海歲久悉湮弘治中乃開儀真閘苦不得洩治水者歲高長堤而湖水歲溢隆慶初水高於高寶城中者數尺每決堤卽高寶興化悉成廣淵隆慶六年萬曆元年建平水閘二十一於長堤又加

建瓜洲閘併儀真閘為二十三湖水大平淮漲不能過寶應又復淺船淺夫但許深湖不許高堤舊制初建瓜洲花園港通惠閘得故金焚韓世忠船板改廣惠閘又得故閘基椿石椿大四圍甚明之則花園港故閘道也而或恐二十三閘洩高寶八百里七十二河之水欲閉瓜儀舊諸湖利餉道誤哉　各湖水南注者儀河窄而淺瓜湖廣而浮余瞿瓜之奪儀也乃於三汊河建揚子橋橋口如閘制以節東之儀湖不病淺矣而瓜閘江潮近六十里則早至而遲落更便於儀閘鎮江截流官舫徑趨江都真州省糧食征夫之役又利儀閘云　高郵湖弘治三年白公以七十餘

萬金成康濟河商議便也第不當東纏圍民田一萬
八千畝康濟與湖通水如城田若盂不得已於月河
之底沉三涵洞穿月河而東洩野行澗之上方未七
十年松板洞室不復從穿月河水匯田中是老堤之
東又益一萬八千畝之田湖也左哉左設老隄如綫
浸萬頃中八面受敵而大堤壞中堤故卑薄大湖推
田湖濤擊之而中堤壞二堤俱壞則康濟東堤直弱
縞當萬石之弩耳豈不危哉今議因老堤塞金門決
康濟涸湖田乃循老堤之東去十丈為之東堤一護
老堤一成月河歲加修築則運與民與商翃萬世之
利也　寶應湖堤袤三十里軍民舶由湖中西風大

作歲溺湖中以數千人運之險道也今為東護堤如
議高郵新月河之制東堤成則月河成一舉兩得之
計了此不過十萬金耳省中堤故也視白公縮費六
十萬金歲加修築可保數百年無事謀國者各有見
乎　天妃口自陳平江開清江浦六十里由此入黃
河官民便之嘉靖中黃水泛入清江淤河臣費十萬
開新河以北接於淮其說以為接清流勿接濁流可
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水盛則西擁淮
流併灌新開河夫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若淮黃會
於新開口是二淤也乃歲役千夫濬淮黃交會之淺
而患愈博矣余於天妃口建石閘直出黃河黃水盛

則閉閘謝絕黃水以杜於黃水落又啟閘以利官民
一新開口勿濬可也新河可用故　夏秋高寶諸湖水
溢瓜儀二閘宜洞開之　高寶諸湖今建平水閘俱
引支流入射陽湖注於海此道也而鹽城范公堤有
入海五道今湮其四下流不疏此高寶與鹽之多水
患乎　夏鎮新河馬家橋之左呂孟微山諸湖夏水
泛漲外傷漕堤內淹民田者徐州七分滕縣二分嶧
縣一分公私未便也余自北堤斷家樓至鐵河止開
水口建石閘宣洩湖水以左出民田右濟漕河而大
役以頃畝出之二年乃成　泇口河從馬家橋入經
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於利國監經蟃蛤柳諸

湖出邳州直河入黃河有六難焉微山諸湖水中不
可堤一也梁城侯家灣葛墟嶺皆數十里頑石不可
鑿二也硐石水中隨掘隨合金火不可施三也扇南
去徐呂二洪一舍耳二洪高下相等避徐呂二洪險
葛墟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泇河即不治徐邳河尤
可慮　泇河成歲治之而徐邳河非無事之水也而
又台是兩役也勞不已甚乎五也計鑿梁城侯家灣
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河五百年之患也況未
必成六也治泇可策宜永罷之　糧運盛行運舟過
盡次則貢舟官舟次之民舟又次之閘乃啟　汶水
發而南旺析七分北濟張秋東昌臨清三分南注濟

寧南陽夏鎮是北濟者道近分數多南濟者道遠分
數少則恃呂孟昭陽等湖也故運艘行則濟寧而上
發蜀山湖南陽而下左發呂孟諸湖右發昭陽湖以
濟黃家閘勢不得不汲汲矣　夏鎮新河萬世之計
也往聞由南陽穀亭沽頭沛縣出留城地勢大卬視
南陽以上高下相懸各閘水峻故多淺又昭陽湖在
其東黃水每踰漕趨昭陽故閘河多淤隆慶初朱少
保開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里地故等與南陽等置
新閘烏舊閘多泥水中漕水大平不患諸淺第三湖
口受沙薛二河之水夏秋水發流沙入漕為梗乃於
二河上源為皇甫東邵諸壩遏二河入微山諸湖即

沙入湖中若石投水新河無沙患矣石堤累累如擺
坳陰依依若茨牆船月夜簫鼓中流百里湖光萬頃
金碧蓋不讓西湖蘇堤焉　南旺分水河每年汶水
大發則流沙及新河三河口沙薛二河水發則流沙
舊制三年二挑俱正月興工三月竣事是治本年之
河為本年之運者也倉本周張令運艘早蓋二月行
過南旺者矣則挑坳亦宜早故隆慶六年改冊大挑
是治頭年九月之河為次年二月之運者也剝道達
大利焉故糧務舊以冬兌而夏開封兩年事也今則
冬兌而夕開幫合之而為一河務舊以春挑而夏行
舟一年事也今則秋挑而春行舟分之而為二或合

或分百世不能易矣　兩河大挑有五不便有五便
舊以正月興工二月竣事則新運踵至停積河流既
虞風濤復稽程限一不便夫役年終徭役更換舊役
已滿新役未來二不便春事方興民無暇力迫之工
作田野不安三不便未接青黃室如懸磬頭會箕斂
工食艱窘四不便堅冰初解時尚嚴凝驅之泥淖之
中責以疏鑿之力五不便若改期九月興工十月竣
事則回空已盡築壩絕流疏濬甫完藉冰封閉春融
凍解河即有行是新運之便也舊夫未更按冊可籍
正役者不勞於再籍僱役者無事於更張是徵夫之
便也秋事告成農多暇日既無私慮自急公家是民

力之便也新秋豐熟民多蓋藏閭閻刱以供輸夫役
易於徵斂是工食之便也天霽秋高氣候清爽河鮮
沮洳鍬鍤易施是用工之便也天津逆入白河至
張家灣源出密雲山後諸流五六月水張則流沙二
四月行舟輒膠非無水也蓋頭年淤沙　河閘則
浚耳余復夫老如大挑故事歲舉之以待次年春夏
之運運畢水溢流沙復平九月復濬以待善宗工也
創瓜洲上下二閘及開花園港六里買石僱夫費
河道銀萬金有奇亦萬世之利也焉論費　瓜州上
曰通惠閘下曰廣惠閘青石市諸蘇州麻石市諸上
元閘淺取諸夏鎮丁夫築之江北經三月而後成排

萬口而始定議百年而方興難矣哉　南旺大挑薄
制壩南北而絕之流舟揖弗通余先為之南壩偪汶
盡北流而挑其南北舟悉艤南旺而待南挑畢余又
為之北壩偪汶盡南流而挑其北乃決南壩舟順流
而趨於黃河此濬淺行舟兩利之策也　植柳固堤
六柳之法盡之矣然必立春前所植交春後則生氣
動多蟲嚙之患舊制不活者罰銀錢余念貧夫安所
得銀錢第一株罰栽五株耳而柳益衆自張家灣以
及於瓜儀循河二千餘里萬曆初植至七十餘萬株
後來者踵行之則柳巷二千里捲埽者有餘材輓運
者有餘蔭矣黃河圖說　山東濱東海水盡東注海者勢也

運水而西以濟會通河始於元然其時主海運海運
為寇所扼則治賈魯河而元因以亡是元人不得會
通河之利也宋少保禮於永樂九年因元舊始開會
通河五百里然非述者蓋作者也夫元人因山東之
泉悉入汶河又以汶河雜洸洸併泗不能勝東注則
為堙城壩截汶會洸泗西南流以會於濟寧州之天
井閘而分水焉蓋以濟寧以南截諸淮安入海濟寧
以北截諸天津入海云耳不知陽穀脊張之交地勢
聳於濟寧數丈而可倒使北注如尉遲敬德武德七
年之詭事乎夫敬德為盧龍節度使一鎮之餉耳嘗
試為之也而元以全運餉上都而又可襲詭嘗試乎

宋康惠弗之是也乃壩戴村遏汶西南流入於南旺
據陽穀之脊而分水待之矣然併諸泉而歸諸汶是
也汶水盛發勢不能攻戴村壩則從戴村之東龍山
之西攻闕名曰坎河口注鹽河以復歸於青州故道
而山東水復東傾蓋九分東注特一分泝入南之安
東北之天津餉道頻年幸河不乏絕隆慶六年余以
主事張克文言循南旺百里而上歷戴村壩壩故堅
汶不可破也又東數里為坎河口東北注若駛余顧
張水部曰何縱汶曰歲堤坎河口歲敗亡益也余顧
東龍山拔有亂石盡取石灘坎河之口里許若天成
平水焉汶溢則縱之令還東注面目汶平則留之令

全汶西南注以其七北灌入天津之海又以其三南
灌入淮安之海是因勢而鼎足分之者以坎河灘故
也遂灘坎河口萬曆元年漕大利嗟後之人使會通
河可廢則坎河口請勿灘如不可廢治水者尚慎旃
哉尚慎旃哉　宋少保禮河南永寧人永樂初治會
通河先是國朝都金陵餉道悉仰給於南江右湖廣
之粟江而至兩浙吳會之粟浙河而至鳳泗之粟淮
而至河南山東之粟黃河而至而金陵據舟楫之會
而灌輸焉置餉道弗講永樂中治北京上供百官六
軍悉待哺於江南之稻粱永樂初治海運運艘兩浙
自浙入於海吳會自三江入於海湖廣江西自洋子

江入於海淮北河南自河淮入於海山東各以濱海州縣入於海皆會直沽達於天津而懷慶衛輝以其舟順衛河入天津來會俱遡白河逆於張家灣輸上都而舟溺亡算計臣曰海道險不可運乃令江南之運皆入高寶諸湖渡淮達黃河陸運百七十里入衛河指天津輸上都而車費亡算計臣曰陸道費不可運少保乃請治會通故道顧元末鼎沸不暇治餉事故道廢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爲平沙公乃究尉遲公之舊跡及元人之遺則自汶之上流唐元爲堽城壩遏汶入洸河會泗水東南注濟寧濟寧今天井閘尉遲建也以天井之南注淮安以天井之北注天

津而南旺地特聳濟寧水上行終元之世第舟載上供數十石耳海運若故少保公患之適有戴村老人白英者獻策曰南旺地聳盍分水焉第勿令汶南注洸河北傾坎河導使趨南旺南九十里流於天井北百八十里流於張秋樓船可濟也少保乃造梁室汶之入洸者大壩戴村遏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通淺船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浮閘從徐州至臨清幾九百里直涉虛然爲罷海運河成會北京建宮殿五敕公採大木六十四卒於蜀乃以餉道績屬平江公平江居河上三十年功多在淮南而會通河則仍少

保之舊平江以帝姻且久河工聠景鑠而少保自蜀葬於永寧曾學士棨表墓又不著河工子孫皆微爲庶人又不克揚先人之烈弘治中僅僅廟食公南旺足矣白英尤泯不聞悲夫隆慶末余治水歷戴村遂灘坎河口拔楚茨涉流沙謁白老人之廟則榱撓像頹冠平定巾老人已爾返謁宋公祠則凄涼古舍中工部尚書已爾亡有贈謚蔭叙余以聞廟堂悲之乃贈公太子少保謚康惠蔭一孫入監讀書而英亦給冠服英之後世冠帶老人而國家所以報開河元勳者備矣無已則必如平江例乃同勳同賞乎而況少保有明堂之功亡獻舟之過也　閘之啓閉宜以水

爲則不宜以日爲則水盈板而不啓則溢不及板而啓之則洩視水而疏數焉可也　兖州府有泗水穿城而過之西注于報功祠自濟寧左而會汶水由長溝東注於報功祠自濟寧右而會則任城固一都會也故建國最久泗水故道多堙水溢則經兖府東潰金口堰而南出魯橋豈徒少濟六十里之運且導洩兖城之氣而絕任城之青龍水又不利於商船之泛兖府者萬曆春余築金口導泗流一貫城一遶城北濠而皆會於天井焉　閘有三叢石爲之有龍門有鴈翅有龍骨有燕尾曰石閘漕長恐水之洩也則木板爲之視漕之廣狹而多寡焉中留龍門十有八尺

遇淺則施深則否可導而上下者也曰活閘閘水出口與河上下相懸為之壩以留水與河接也龍門如制曰土閘皆濟石閘之不及也　閘漕與河接若河下而易傾則萃漕船塞閘河之口數重閘水為船所扼不得急奔則停廻卽深留一口牽而上遞相為塞障而壅水也命曰船堤是以船治船者也　閘漕下流通河者必留一淺長數丈戒勿濬以蓄上流以一淺省多淺若棄之與啓閘等而上流諸淺見矣此以淺治淺也　閘漕一里積令舟滿漕可容九十艘舊制魚貫三十艘而過之余令之九十艘盈漕焉漕盈則水溢且上閘之水不得直遂也而善停蓄水可逆

灌上閘矣此以漕治漕者也　白河天津至通州凡五十九淺有淺夫以濬淺有堤夫以築堤百八十年堤夫猶故也而以淺夫為引舟夫者誤余為之復舊制云　河道夫役以類從焉一曰堤夫若高寶邵徐閘崖從事笆鍬修築者是也二曰淺夫若高寶湖之用船覽閘漕之用五齒爬杏葉杓水刮板者是也三曰閘夫若諸閘之啓閉支篙執靠打火者是也四曰溜夫若河洪之挽溜牽洪諸閘之絞關執纜者是也五曰壩夫若奔牛之勒舟淮安之絞壩者是也而今白河以淺夫改為引夫高寶以淺夫併為堤夫失制久矣今悉改正之　淮南建閘舊取石江南綱運殊

為勞費不貲萬曆元年高寶諸閘余令石工鑿徐州山第給匠氏之餼耳而令回空糧船順載之每歲約回空八千餘艘每艘載石者三則每歲當得石二萬四千可建二十閘矣勿勞舟費勿擾商舶便計也而何若江南之官民為　國家造黃冊之法若奇零不可窮詰且滋弊藪也為之法曰逢三丢逢七收蓋如以分計者如遇三釐則損之為一分如遇七釐則益之亦為一分善數也今乃推之以至於不可盡之數吏緣為奸余令估河工堤如百丈者止於尺千丈者止於丈萬丈者止於十丈銀如百兩者止於錢千兩者止於兩萬兩者止於十兩糧如百石者止於斗千

石者止於石萬石者止於十石灰如百斤者止于兩千斤者止于斤萬斤者止于十斤假令不盡奇零則三丢而七收之分數明吏弊絕（黃運兩河估計皆同）　瓜儀天妃各閘啓閉不定期限以江河消長為候如江河消則啓板以通舟悉令由閘使商者省盤剝之艱如江河長則閉板以障流悉令由壩使居者得挑盤之利若水長閘閉願候水落由閘者不强之使由壩水消閘啓自願過壩者亦不强之使由閘則閘壩俱安商民兼利　閘河水櫃凡八一曰馬場湖隸濟寧周四十里有奇俱水占可櫃不可田二曰南旺湖隸汶上周七十九里有奇可田者三百七十四頃六十畝可櫃

者一千六百七頃八十畝三曰蜀山湖隸汶上周長五十九里有奇可田者一百七十二頃可櫃者一千五百三十九頃五十畝四曰馬踏湖隸汶上隆慶元年均地踏丈陞科者爲官占不經陞科者爲民占可櫃者無幾方稽核而未報也五曰大聄陽湖隸沛縣原額五百頃可田者三百九十七頃可櫃者一百三頃六曰小聄陽湖隸沛縣原額二百一十八頃有奇可田者一百八頃可櫃者一百一十頃七曰安山湖不可櫃八曰沙灣湖可櫃夫可櫃者湖高於河不可櫃者河高於湖故也然而聄陽可櫃不能大濟蓋洪溝之出涓涓耳無足恃也若獨山赤山微山呂孟原

非櫃也新河障田成湖而馬家橋諸口決之大清運無櫃之名有櫃之實盍捐田税毋病民而櫃焉以益運乎余葢嘗請之不報　運河之存也以堤堤之固也以民自張家灣南迄瓜儀延袤二千四百餘里河臣鄙懼民居之毀堤也而逐之余大名民之居堤者與約法三章耳商賈輻輳者爲上堤歲輸地租如例民集而商賈不停者爲中堤三載量征之若野曠民稀者爲下堤直令世業也永勿征葢半稔而來者三千廬焉循是行之則二千四百里閭童叟往來木樹掩映舟行兩堤之中亦天下之至安至適也已是全堤也焉用逐　通州至天津爲淺鋪者九十五鋪設淺夫十名小甲老人一名每歲水溢沙平則濬之是歲工也百七十年河臣以淺夫爲引夫有司革淺役爲民役白河之不治也久矣萬曆元年復之 治水筌蹄

卷第百二十